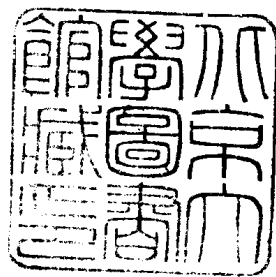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五九册目次

顧文康公續稿六卷　〔明〕顧鼎臣撰　明崇禎十六年刻本……一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三十四卷（一）　〔明〕陳仁錫撰　明崇禎六年張一鳴刻本……八九

顧文康公續稿六卷

〔明〕顧鼎臣撰

明崇禎十六年刻本

顧文康公續稿目錄

卷之一

廷試策　續輯

卷之二

經筵講章　續輯

洪範 全

中庸首章

卷之三

樂章　續輯

太社太稷所報樂章

大祀殿祈穀樂章

太廟歲暮祫祭樂章

九廟時祫樂章

九廟特饗樂章

九廟通用樂章

郊祀慶成樂歌

卷之四

誥勑　補遺

光祿寺良醞署署丞方策并妻

方策父母

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張寰

賦　補遺

七陵謁祀禮成賦

恭和　聖製福瑞賦

恭和　聖製初夏西遊奉　聖母舟行賦

恭和　聖製五月九日視工遇雨賦

頌　續輯

瑞雪頌

卿雲頌

卷之五

表　前刻有闕今蒐全首

重書　寶訓　寶錄　錫宴及　賜白金衣

馬　手勑加官謝表 嘉靖十五年

賜貂鼠封領及金餅謝表 嘉靖十七年

致語　續輯

端午日西海泛龍舟並宴　兩宮致語

記 補遺
霽雨堂記
高玄嘉慶堂記
墓誌 補遺
贈南京太常寺卿思菴王公墓誌銘
醫學正科王君配盧碩人合葬墓誌銘
東園盛君配陶氏合葬墓誌銘
銘 續輯
郭武定侯藏賜扇珍笥銘
像贊 續輯
朱英齋先生像贊
朱德溫先生像贊
朱丹石像贊
跋 續輯
跋鄭山人詩表後
書牘 補遺
與張碧崖僉憲書
卷之六

詩 補遺
高雲篇 已下五言古詩
題周氏世壽堂
送銅仁府推諸孫文郁之任
和孔昭侄苦熱長句
賀錦衣陳君葵軒生子週歲
贈秋官孫從龍謫懷遠
題菊 已下七言古詩
王母篇
玉泉山觀泉源 已下五言律詩
送周侍御
水村太宰宅壽筵觀燈 已下七言律詩
即席詠燈
偕盧侍御遊西山和韻
望湖亭
出功德寺至香山
文華夜講和元人韻
初見白髮

南郊視牲馬上口占
黄丹岩冒雪行戲贈
幽花
和中秋聯句韻呈莕東孤卿
謝汝湖太宰席上口占
南山孫丈人席賦視用少陵韻
九日暢飲至醉用周少宰白川韻呈笑
登玉峯 辛酉二月
鹿鳴宴 辛酉
贈楊玄隱道會還覓
壽玄隱楊鍊師七十
乙未春正二月三旬內連得二曾孫志喜
丙申中秋冬又連誕二曾孫用前韻
題夜合花
　題顧山山茶
恭和　聖製魚入舟詩 已下七言絕句
荆婦朱宰預　太廟陪祀口號志喜
西山

題錢舜舉西旅貢獒圖 二首
戲寫三圖自題 三首
詞 補遺
恭和　御製西湖詞 二闋
和桂洲相公黄河詞 二首
桂洲閣前紅芍藥盛開用韻紀勝
壽周泉坡少司冦六十
和桂洲相公見賀麟袍之賜
賀桂洲相公卜居兼祝克閤之慶
賀序菴相公遷居兼祝難老
閣前蓮子遺桂洲相公致祝
題梅 附

廷試策

臣顧鼎臣

臣對臣聞帝王有治天下之大體有治天下之大用體者何道是也用者何法是也道根於心法之所繇立也法施於政道之所繇行也法而非道則所以主張之者無其本道而非法則所以經綸之者無其具皆非所以治天下也然有是道則其法可立未有善立是法而不本於道者也有是法則其道可行未有能行其道而不知守乎法者也道行而無斁法立而能守則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外無不據內無不安遠無不至邇無不服端拱於九重之上而操縱翕張所向如意運用於四海之間而渾融貫徹所在歸極尚何治之不古若哉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我
皇祖之所以刱造

列聖之所以繼述皆不外此彼漢唐宋者道非其道法非其法又何怪乎治效之不能比於唐虞三代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天啓
聖神日新
德學大化神明洽於遠邇至治馨香徹於上下所謂學於古訓而有獲監於成憲而無愆者益卓卓乎足以光前而裕後矣茲者開賢科擢多士御大廷降
明詔猶謂治效未臻其極而拳拳以行道守法為問臣雖至陋寧不鼓舞感動思罄愚衷以對揚
休命乎竊惟天生萬物不能自理而命之聖人故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夫以一人之身加於兆民之上而付之以君師治教之責亦大且難矣求盡是責以無負乎天之所命令道與法二者其奚以哉是故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治之道也道者治之體也建立紀綱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嘗考朱熹之訓曰道猶路也法法度也董仲舒亦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謂之路則可見其爲人之所共繇謂之度則可見其爲人之所當守是二者理與事有精粗之異而本與末亦若二致焉豈可以無別乎

聖策所謂名義之攸在者葢如此然孟子曰徒

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顥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胡宏又曰道德者法制之隱法制者道德之顯有道德以結民而無法制者爲無用無用者亡有法制以繫民而無道德者爲無體無體者滅是其本末雖有先後之殊而顯微則無彼此之間也豈可以偏廢乎

聖策所謂序之相須者葢如此古者聖人迭興皆天所命帝莫過於堯舜王莫過於禹湯文武其道與法垂之古今如日中天而昭示無極如水行地而澤潤不窮功化之美又孰有加於是乎

聖策首詢乎此臣有以知

陛下嘉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而能自得師矣臣請稽諸經傳而陳其大可乎堯之明峻德以至於和萬邦舜之徽五典以至於敘百揆禹之敷命率常湯之綏猷修紀文武之

廸彝教建皇極至若精一執中之授受典禮損益之因革此帝王之道也是道也大公而至正盡善而盡美不狃於功利之好不牽於詐力之私小自於一身而目於六合之大近自於日用而放乎四海之遠造端於愚夫愚婦之所能而極於天地化育之所不能盡實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堯之曆象授時垂衣制器舜之封山濬川頒瑞考績禹之慎財賦詒典則湯之懋功賞

制官刑文武之貧麗陳教列爵分土至若
封建井田之制學較征伐之典此帝王之
法也是法也詳爲之慮曲爲之防本諸身
徵諸庶民法乎天時因乎地利合乎人情
宜於土俗當百世守之而勿失者也道以
立其體而法以善其用致治之盛萬世如
見有繇然矣自是以降若漢唐宋賢明之
君創業於前守成於後其道與法固皆出
於帝王然徒竊夫糠粃之似而無其實得

夫糟粕之淺而失其眞雖有事功不過小
補其孰能與於古哉
聖策繼及乎此臣有以知
陛下陋漢唐宋於下風而有所不爲矣臣請摭
諸史册而陳其槩可乎漢高祖之豁達大
度孝文之清凈玄默唐太宗之聰明英武
玄宗之好賢樂善宋藝祖之嚴重孝友仁
宗之温恭節儉於道似有得矣然而雜霸
術尚黄老大綱不正閫門慚德仁厚有餘
剛明不足非帝王之所謂道也漢之著律
令定稅賦唐之租庸調府衛兵宋之庠貧
格嚴科禁其法似亦善矣然而不事詩書
禮文多闕騁矜大之心極奢侈之欲聲容
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非帝王之
所謂法也蓋斯道既微法亦隨變治效之
成終不古若何足疑乎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誕膺
天命掃除胡元立帝王自立之中國傳帝王相

傳之正統建極垂憲詒謀萬世臣沐浴膏
澤嘗竊窺一二敢拜手稽首爲
陛下陳之敬天勤民防非窒慾身之脩也宮房
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家之齊也　君臣同
遊之盛朝野晝一政國之治也武功以戡
禍亂文德以興太平天下之平也我
祖宗之道非即帝王之道乎六卿分治庶僚承
服百職舉矣臺諫以糾正於内憲司以廉
察於外紀綱肅矣帟旗服物之有章宫室

器用之有等制度一矣學較選舉之有條
兵刑財賦之有制庶事康矣我
祖宗之法非即帝王之法乎自是以來
聖子神孫善繼善述不愆不忘治化之成蓋遠
過於漢唐宋矣而
聖策復以治效未臻其極夙夜兢兢圖光
先烈爲言者此
陛下聖不自聖務欲福躋皇極化協泰和超千
古而特出跨百王而獨盛也臣愚何足以

知之臣竊以爲欲師帝王先師
祖宗能行
祖宗之道則帝王之道在是矣能守
祖宗之法則帝王之法在是矣
陛下大孝格
天至仁育物謙恭逮下明智燭微日
御經筵講求治理數
召大臣咨詢時政所以行
祖宗之道而守

祖宗之法蓋無可訾議者但近歲以來災異迭
見水旱相仍而時雍風動之休未洽黎民
阻饑赤子弄兵而鼓腹擊壤之謠未聞夷
虜跳梁而軍政未可謂修府庫告竭而蓄
積未可謂富內外臣工率多因循苟且取
辦簿書廉靖之節日衆華競之風日長而
文武未可謂盡得其人則
聖策所謂行道守法未盡若古者臣不敢謂其
不然也臣愚以爲

陛下之德如是學如是虛懷望治之誠如是以
陛下而慮此宜無足爲者但恐不加之意耳夫
道雖不一其要在於脩身身有不修而妄
意於蹤等之爲謂之能行道不可也法雖
至繁其要在於紀綱紀綱不振而疲神於
不急之務謂之能守法不可也然修身不
外於威儀言動而紀綱不外於舉措刑賞
陛下誠能左之右之周旋乎規矩準繩之中一
言一動從容乎仁義禮樂之蘊則道成於

上而身修矣身既修則家可齊國可治而
天下可平尚何
祖宗之道有不行乎舉直措枉必協乎天下之
公論賞善刑惡不徇乎褻近之私情法行
自近紀綱振矣紀綱既振則百職可舉制
度可一天下之事可與尚何
祖宗之法有不守乎如是則俊良登崇而讒邪
遠出入有度而財用足武備修而蠻夷攝
服刑罰威而姦宄銷亡災異息靈瑞臻而

百姓乂寧萬物順遂治效之隆豈不足以
並美於唐虞三代也哉雖然此
陛下所以策臣者而言之爾猶未要其極而舉
其全也臣請究極本原探索精微爲終篇
獻焉蓋心之主宰一身無事不體而天之主
宰萬物亦無往不在天者理之所從以出
者天之心與吾心之天一也是以帝王之
道雖要於修身而欲脩其身必先於正心
帝王之法雖要於紀綱而欲振紀綱惟在

於順天不正其心不順乎天則雖宵旰憂
勤思以行道守法亦苟焉而已爾何謂正
心致知以明此心誠意以實此心聲色貨
利之欲此心之鴆毒則遠之車馬宮室之
樂此心之斧斤則禁之諂諛邪佞足以移
此心則斥之便嬖近幸足以撓此心則絕
之凡吾威儀言動之發莫非自然必使吾
心泰而百體從令也吾心大而萬物咸備
也是之謂正心何謂順天無貳無虞曰上

帝臨女也有嚴有翼曰鬼神在旁也匹夫
匹婦勿謂可下曰此天民也一命一秩勿
謂可忽曰此天職也創制立度恐其悖天
揆事成務恐其違天凡吾舉措刑賞之施
不敢自專曰天命有德也天討有罪也是
之謂順天能順天則天與吾心爲一而吾
心自無不正能正心則吾心與天無間而
於天自無不順以是行
祖宗之道則道焉無弊足以主張乎法以是守

祖宗之法則法焉弗失足以經綸乎道體無不
立用無不行所謂光
先烈而臻至治者惟
陛下所欲而致之無難矣如是則君師治教之
責以盡上天寵綏之命以凝而磐石之宗
苞桑之業豈不可以永保於億萬年而無
虞也哉臣竊伏海濱荷
生成作養之德有年矣平居所學固不出乎
道法之間每念異日幸挈

清光奉
大對期有所論列敷啓以盡責難之恭而今
也實其時也顧草茅迂疎不知忌諱敢直
述所見聞者如此伏願
陛下留神澄省果切於萬分有一之用
俯賜采行不勝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之至臣謹對

顧文康公續稿卷之一 終

聖諭

嘉靖七年戊子八月三十日

上諭輔臣曰朕爲洪範一書於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實爲親切講解須委一人庶得接續貫通欲令鼎臣通篇進講分段計日從容講解務使盡其所言以爲朕爲學求治之助

是年九月八日

上又諭曰鼎臣所講洪範盡心指解復慮詞語長多恐溫書之日有所失記少爲删去幾句從容講說以發明朕心使有所得直解揭帖內可撰寫精全朕得覽閱以求旨義爲爲治之助

是年閏十月二十日

上又諭曰今已寒月例免經筵日講朕以洪範未終篇故未循例又曰爲學貴終始亦在乎篤行不在急迫與徒知也鼎臣暫免朝參止入講殿庶得從容進講朕亦安聽或得于領會矣

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又諭曰鼎臣進講洪範終篇盡心指陳陛詹事府詹事仍兼翰林院學士賜白金文綺

謹按府君在講筵最久受知世廟最深　溫旨褒嘉不一而足敬就闡發洪範者首錄于此以見一時君臣相得寔懸

肅皇帝遜志時敏而府君微誠有以上格也外此聖諭雖眷切而不關洪範者不敢載

孫晉璠謹識

經筵講章

洪範

洪是大範是法洪範書篇名言其爲治天下之大法也本大禹則洛書以序疇而箕子推衍增益以成此篇因武王訪道而告焉者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道是史臣記事之辭十有三祀卽泰誓之十有三年商曰祀周曰年因箕子商家舊臣所以不曰年而曰祀訪是就而問之史臣記武

王十有三年旣勝商而有天下乃釋箕子之囚往就其居而問之以大道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恊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騭是定相是助恊是合彝倫是人倫日用之常理叙是各得其道之謂武王乃嘆息呼箕子而問之說道惟上天於㝠㝠之中安定下民輔相保合其所居然教而化之使率其秉彝之性蓋夫人倫之道是乃爲君師者之責我不知彝倫之所以叙者何如也夫武王旣爲天子而卑辭屈體於箕子亡國之臣蓋重其道焉爾此聖人所以爲不可及與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乃言是重其答陻是塞汨是亂陳是列畀是與疇字解做類字斁是敗錫賜與也箕子廼

告武王說道我聞在昔帝堯之時使鯀治水鯀逆水之性而陻塞之使五行皆汨亂不順其生成之序所以上帝震怒不將洪範九疇與他彝倫於是敗壞鯀乃爲舜所殛而死其後大禹繼鯀治水能順水之性使地平天成天乃賜以神龜載書出于洛水禹因則之以爲洪範九疇繇是三才之道盡在其中而禹推之以治天下此彝倫所以叙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

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這便是大禹所序九疇之綱蓋洛書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其中是以大禹序疇曰初曰次起于一而終于九也天道不外于五行事物莫有先於此者所以初一曰五行人道不外於五事能敬則五事得所以次二曰敬用五事八政乃爲

治之大經不曰民而曰農力本厚生政無有不資于農者所以次三曰農用八政五紀者因天道而制節之以示人欲其合乎自然之運所以次四曰協用五紀五爲中數人君居中以御四方欲其立人道之標準以爲四方取則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三德者君之所以治民矯其偏以防其過故次六曰乂用三德稽疑者人有所惑而質之於鬼神以取決焉故次七曰明用稽疑庶徵者因天時之休咎

徵人事之得失欲其省驗而不忘故次八曰念用庶徵五福者人之所欲可以勸六極者人之所畏可以懲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大法豈復有加于此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上言九疇之綱自此以下列九疇之目也一五行這句與初一曰五行不同初一的一字是洛書之數這箇一字衍九疇之標目也後皆倣此天地之初陰陽二氣而已陽變陰合乃生五行五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生生

不已循環無窮故曰五行一二三四五者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生出之序本如此也水曰潤下水之爲物滋潤而又就下也火曰炎上火之爲用炎熾而又騰上也木之體不一既曲而又直也金之體不常既從而又革也從隨也革變革也土爰稼穡爰於也下種曰稼收成曰穡土爲冲氣五穀得天地之中和土尤宜於稼穡也此五行自然之性也水煮海可以爲

鹽故曰潤下作鹹火炕物久則苦故曰炎上作苦木之實多酸故酸本于曲直金之氣皆辛故辛本于從革土之稼穡爲甘觀之粮餌飴糖可知此五行自然之味也不言聲色與氣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故也臣按五行之在地曰水火木金土其成象于天則爲五星迭運于四時則爲五氣稟于物形則爲五臟賦于人性則爲五常盈天地之間皆五者而已是宜大禹叙之於九疇之首也與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這第二條衍五事之疇也貌是容貌從是順睿者通乎微也肅是嚴整乂是有條理的意思哲是智謀是度聖者無不通也五事貌言視聽思是也容貌屬腎水之潤澤也言出于心火之發揚也目之視屬肝散木也耳之聽屬肺收金也天下之物惟金最有聲色思屬於脾不思則不能通思通土也人初生而形

色具矣既生而聲音發矣漸長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此一二三四五之序也容貌貴乎恭敬言語貴乎順理視欲其明無不見聽欲其聰無不聞思欲其通乎幽微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也貌恭則自然嚴整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曰作肅言從則自有條理不傷于誕不傷于支故曰作乂視而明者非但視以一巳之目也推而明四目則明無不

焴智識可以周乎萬物矣聽而聰者非但聽以一巳之耳也推而達四聰則聰無不聞謀慮可以及乎天下矣思而睿則精義體道窮神知化可以作聖而無不通矣肅乂哲謀聖五德之用也臣按五事皆切於人然五者之中以思爲要人患不能思是以昏昧放逸五事皆廢思而至於通微則志氣清明乂理昭著自能敬用五事而皇極之建亦基于此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這是第三條衍八政之疇也一曰食者民以食爲天無食則民饑而死故食居其首也二曰貨者民資財以爲用無財則民貧而爲盜故貨居其二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祀所以報本也故祀居其三司空掌邦土所以安民之居司徒掌邦教所以成民之性司寇掌邦禁所以治民之姦故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也賓是賓旅禮有往來交際所謂柔遠人懷諸侯是也師是兵師所以除殘去暴用兵非聖人之得巳故賓居其七而師居其末也臣按此八者特舉其條目而巳未言其作爲如何也古先聖王所以足民之食阜民之財安民之居與夫格神人和上下治內外使善者勸而惡者戒近者說而遠者來莫不有紀綱法度之施焉其本在於人君修身取人得賢臣以任之爾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曆數

這是第四條衍五紀之疇也一曰歲者天一日遶地一周凡三百六十日而與日會是爲春夏秋冬以成一歲歲統十二月故居一也二曰月者月之行凡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爲晦朔弦望以成一月月統三十日故居二也三曰日者日每日行一周天因晨昏出沒以定晝夜長短一日統十二時故居三也四曰星辰二十八宿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

爲緯日月所會十二次爲辰其成象因乎日
月者也故居四五日曆數曆數者占步之法
閏餘之數所以紀日月星辰之節度者也故
居五 臣按天地之化渾淪磅礴其消息盈虛
爲晝夜爲寒暑爲生長收藏以成歲功者皆
日月之所爲也故醫經云天明則日月不明
此雖以喻人身造化而人君爲治之[illegible]不越
乎此也然日月星辰天道之常也曆數乃聖
人所以裁成輔相而敬授人時者尤人君所
當重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這是第五條衍皇極之疇也皇是君建者樹
立之意極是大中至正標準之名歛者自我
而求之敷者散而布之於下也這兩箇錫字
雖有上下之分皆賜予之意重之也人君中
天下而立爲四方所取正故必大中至正聲
爲律身爲度體天德盡人倫行王道樹立箇
標準以爲天下臣民法則如天之北極在中
央最高處日月星辰四面旋繞而歸向之斟
酌元氣運行四時生長萬物皆從此出也謂
之曰有極者本之吾心固有之理非鑿空
虛爲之也君能建極則五福咸萃于身若有
以收而歛之是即詩之所謂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者也然不但獲福於已又推之以敷錫
於庶民蓋庶民皆感發興起於維皇之極則
保佑自天五福之來寔吾君之所賜也當時

之民亦皆於君所建之極與之保守使久安
長治不至廢墜是乃民之所以報其上而錫
之者也上有感化之本下有丕應之休始焉
建極固賴於君終焉保極又資于[illegible]民有
相感之機上下有相須之勢蓋如此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是邪朋是黨人指在位之人比附也作是
鼓舞作興的意思無道之世[illegible]民多罔上行
私各相朋比天下之亂率繇於此是以箕子

於皇極之疇特揭此一條以告武王欲其謹極以率下也其意蓋道凡彼天下庶民皆守法奉公不立淫邪之黨在位之人皆同寅協恭不以私相比附爲德如是者豈刑威所能禁制智術所能防閑惟是人君建極于上大中至正以天下爲公則自然有以鼓舞臣民使皆興起於善而不敢爲惡爾於此見皇極之不容以不建而上文所謂斂福敷錫者亦不外於此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念是懷念受是容納福者爵祿之謂箕子言人君固當建極以作民然庶民之材質不齊又須因人以成就之故於那有知慮能謀事的有作爲能幹事的有操守不爲事物所摇奪的這三樣人都是可用之才汝則愛而念之不可忽忘又有一等人雖不合於皇極亦未嘗陷於罪戾這是可與爲善可與爲惡的人皇則容而受之不可便棄絶他若其體貌安舒顔色嚴整中心好德自其口出這是上等好人汝則予之以爵祿使居位以治民是人斯其歸于皇極而無不協者矣詳觀這一節書曰汝則念之曰汝則錫之福是固擇其賢者能者而用之矣如何於那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的却說皇則受之想這皇字甚有意義葢皇本訓做大天以包含徧覆爲德故稱

皇天人君所以稱皇亦言其大耳大抵庶民之中不上不下的人最多人君容而養之皆可使進于善若因其不協于極而遂棄絶之便都流於惡矣所以曰皇曰受之者明人君當大其德亦如天之包含徧覆而無棄物也念之受之錫之福則相感發相勸勉皆帰于皇極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這一節是結上章以起下章之意煢獨是庶

民中至困極的高明是庶位中至尊顯的各舉甚者而言也虐是淩虐畏是畏憚箕子之意蓋謂人君不務修德以建極多有肆暴於小民而受制於世臣大家者故特舉以告武王說道庶民之中有那顛連孤寡的所謂煢獨也他雖是微賤皆吾之赤子毋謂其可侮而淩虐之恤其饑寒救其疾苦務使澤究于下可也庶位之中有那富貴尊顯的所謂高明也他雖有權力皆吾之臣子勿以其可畏

而姑息之善其善惡其惡務使法行自近可也臣按這節書雖是一句然其所包甚廣蓋高明者煢獨之反上自高明下至煢獨則天下臣民皆在其中矣而是承上起下之辭夫煢獨之民其勢弱弱者易忽高明之人其勢強強者難制固未有畏高明而不虐煢獨亦未有虐煢獨而不畏高明者又況天下之患嘗不在於其所難制而多生於其所易忽所以中間下箇而字說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以

深戒武王也人君欲從事於此亦曰建其有極而已能建極則此心之義推之可以正百官此心之仁廓之可以育萬民而治天下猶運之掌矣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這一節是專說有位之人羞是進正人是在官的人穀是善辜是罪也箕子說凡人之在

位者既有材智有施爲人君須是鼓舞作興他使進修其行做才德兼全的君子纔是任而用之則治化日隆邦家其昌盛矣大凡在官的人又必厚之以祿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可責其爲善若是俸祿貧薄不免於俯仰之累父母妻子必然抱怨他是汝不能使和好於其家也如是之人必將黷貨玩法而陷於罪矣若於其不好德之人而予之以爵祿則爲汝用過惡之人而善者

皆不知勸矣此又申言祿以予賢不可濫及
於惡德也已上三節言所以待臣民之道至
詳且盡尤萬世人君所當究心者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
這一節箕子推衍皇極之理爲敷言以教武
王　之體也偏是不中陂是不平遵是循
的意思路即道也黨是私比蕩蕩是
廣遠平平是坦夷倍常謂之反不正謂之側
會是會合而來歸者來而至其所也這幾箇
無字都是禁戒之辭這兩箇有極即上文所
謂建其有極者也箕子之意說道人心本無
偏陂只爲私意蔽固便至於偏而不中陂而
不平人君有義以正萬民須要繇之而勿失
故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人不能無好惡但
作箇意見便或好其所不當好惡其所不當

惡人君有道以率天下須要循之而弗違故
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人若偏倚而行私比周以爲黨便狹隘不廣
遠險阻不坦夷王道豈容有此故曰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又反之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人若倍其常道逆其正理便頗僻不端方邪
曲不洞達王道豈容有此故曰無反無側王
道　夫遵義遵道遵路則會合于極而不
違　乎正直則歸縮于極而無不至矣
極之敷言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
情者也夫和協以諧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
之以私以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以感發其
善性諷詠之間怳然而悟悠然而得則人欲
淨盡天理流行而會歸于皇極有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者矣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是起語辭敷言即上文之言彝是常帝者
天之主宰也箕子又說已上數衍皇極之言

是古今不易之常理亦是古今不刊之大訓然却非吾人駕空撰得出來乃惟皇上帝所以訓於天下萬世者特假人以言爾蓋理出乎天言本乎理是非帝之訓而何哉敷言之大一至於此夫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箕子迺諄諄於敷言之訓何也蓋人君建其有極則以身教者固無不盡矣苟非敷言以感發而興起之則民未必便化正如天之生物

必已流行若無那雷霆風雨鼓動

忽終未暢達敷言之不可已也如
身若漢唐宋英君誼辟非無化民之心敷言之訓但己身不正而徒托諸空言彌文則亦何補於治哉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日者庶民之辭也箕子說凡厥庶民於皇極之敷言施之於教訓見之於躬行則將爲上所舉用而近天子道德之光華矣蓋天子與庶民雖有高下貴賤之不同然其性一而已矣庶民既協於皇極而近天子之光故其言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曰父母親之也曰王尊之也蓋樂其養育之恩感其君長之德而愛戴歸往之誠發於中心自不能已爾中庸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意蓋如此

噫不容輕易看過蓋人君所居

之福[illegible]天下之極也若
君皇[illegible]以當之哉然天下之極在於吾身吾身之極又在於心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能正其心則身修而極建矣是以大學一書既詳正心修身之條目而於平天下章特發明絜矩之道蓋絜矩皆自吾心推之即皇極之運用居中以御四方者也若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指示尤爲親切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人君有志於建

極於是是三者可不講究而體行之哉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這是第六條衍三德之疇也克是治友是順燮是調和的意思正直剛柔三德也剛克柔克德之用也箕子說人君乂用三德者其一曰正直無有邪曲廼經常之道也其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因夫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而失者也世治而民和是曰平康則

之正直[illegible]也彊梗而弗[illegible]剛[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刑以[illegible]之赦其小過矜[illegible]沈潛退柔而不及乎中者也則[illegible]之使行克之以剛以濟其柔高亢明爽剛而過乎中者也則抑遏其驕悍之氣消沮其躁妄之心克之以柔以濟其剛夫平康正直不剛不柔無爲而治者也其他四者或以剛克剛或以柔克柔或以剛克柔或以柔克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威福予奪抑揚進退所以納天下臣民於皇極之中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辟是大君福是爵祿之類威是刑罰之類玉食珍奇之品貴重之物也威福上之所以御乎下玉食下之所以奉乎上者也箕子說爵祿予人而錫之以福刑罰加人而董之用威

這威與福惟大君得以作之羅四方珍異之物供九重膳羞之用這玉食惟大君得以享之若人臣雖有大勛勞大名位無有作福作威玉食之事蓋非其分之所宜有故也非其分而有之則其凶與害將如下文所云矣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頗是不平僻是邪僻僭踰越忒過差也箕子又說爲人臣者不守其[illegible][illegible]之分作福作威

以竊大君生殺予奪之柄玉食以享大君竝奇貴重之奉則爲大夫者必害於而家不能有其家矣爲諸侯者必凶於而國不能有其國矣凡在位之人固將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雖庶民之微亦必陵僭差忒而不守其常矣蓋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僭諸侯士庶人僭大夫上行下效勢所必至無足怪者上一節是戒人君攬其權不可使下移這一節是戒人臣守其分不可以上僭也

[illegible]人君經世宰物低昂輕重[illegible]貴乎達時措之宜而紀綱法度又貴乎嚴一定之分二者闕其一焉則彊侵弱衆暴寡下陵上替而禍亂作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這是第七條衍稽疑之疇也灼龜曰卜揲蓍曰筮箕子說道人君之御天下一日二日萬幾未免有疑惑而不能決者旣謀之於人又須質之於鬼神上古聖人聰明睿智曉得蓍龜是天地間靈物能前知吉凶之事故制而用之以立卜筮之法矣然非得人以專治其事則無以傳鬼神之意而明吉凶之報故必擇夫衆人之中有那精一無私可以交於鬼神的建立以爲卜筮之人而命之以卜筮凡事有疑小則筮大則卜其又大則先筮而後卜於是可以斷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故曰明用稽疑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illegible]曰蒙絡驛不相屬曰驛交錯相勝曰克觀夫兆之所應以斷夫事之吉凶也臣按洪範註疏驛原作圛謂兆氣落驛不連屬也又洪武正韻觧圛爲回行又引逸書文云圛圛升雲則非不連屬也蔡傳泥於五行生出之序以蒙兆爲木驛兆爲金克兆爲土且訓驛爲絡驛不屬似皆未安故臣愚竊敢因夫字義而講解若此然亦未知其是否也

曰貞曰悔

此筮之卦也伏羲初畫奇偶三畫以成八卦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自下而上故以下卦爲貞貞者正也卦之體也上卦爲悔悔者動則有悔卦之用也若卦有變動之爻則以本卦爲貞變卦爲悔凡所占之事考夫貞悔二卦或得或失以斷吉凶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衍是推衍忒蔡傳訓作過朱熹訓作變蓋卜[illegible]疑未錄推人事之過差以是觀之朱熹爲優這一節是總言蓍龜之用凡七事上有雨霽蒙驛克五兆占用貞悔二卦合而爲七也蓋蓍龜之變無窮參伍不齊有似於[illegible]差錯所以曰忒故卜筮之道不過因陰陽五行之理以推衍事物無窮之變而已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承上文而言建立是人使之專理卜筮凡事有疑或筮或卜必用三人以相參考其曰吉曰凶二人之言相同則從之也若三人之言皆同則從之無疑固不待說矣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大疑是大有所疑惑非尋常之事謀是思慮商確之謂從是順而不違的意思箕子告武王說道汝既建立卜筮之人矣那時有大事欲待行又待不行疑而未決者必先謀及於[illegible]理[illegible]天時人[illegible]之卿士以[illegible]又謀及在官之庶人與國中[illegible]群情之何如謀之於人者既[illegible]謀之於卜筮以聽夫鬼神吉凶之報何如若汝心既從龜之兆筮之卦皆從卿士庶民無有不從幽明交贊天人協應如此是之謂大同矣然後施之於政事見之於作爲則自天祐之已身康彊而出入無疾子

不備其來也各應節候當雨而雨當暘而暘當燠而燠當寒而寒當風而風各以其時則庶草蕃多而豐茂矣草爲物之至微庶草且蕃廡則百穀成果蓏熟胎不殰卵不殈物阜民殷固不待言矣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是過於多極無是過於少凶是凶歉蓋雨水以潤萬物暘日以晅萬物春煖夏暑以生萬物秋凉冬寒以成萬物風有大小遠近

吹噓鼓動以遂物之生成這五件都要恰好一不可過於多一不可過於少若過多過少則萬物反被其侵害而歲功凶歉矣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休是休美咎是凶咎時者應其節恒者過其度也若訓做順箕子又說這庶徵之應有休徵有咎徵何謂休徵人君貌恭而肅有凝重潤澤之意則時雨順而應之言從而乂有條理開明之意則時暘順而應之視明作哲哲有昭融之意則時燠順而應之聽聰作謀謀有嚴密之意則時寒順而應之思睿作聖聖通而化物則時風順而應之五者時備休美之徵也何謂咎徵肅之反曰狂狂者泛濫則恒雨爲之順應乂之反曰僭僭者驕亢則恒暘爲之順應哲之反曰豫豫者怠緩則恒

燠爲之順應急者謀之反寡謀而急切則恒寒爲之順應蒙者聖之反蒙昧而不通則恒風爲之順應五者恒若凶咎之徵也夫庶徵之休咎本於五事之得失如此天人感應之際亦嚴矣爲皇極大君者可不以時而省驗之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省是省察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箕子又說王者天地之主關係最大其得失之徵以歲

故王所省者一歲之休咎也卿士列職於朝關係差小得失之徵以月其所省者一月之休咎也師尹分職以治民關係尤小得失之徵以日其所省者一日之休咎也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自天子以至於庶官皆當省察而不可忽非但建用皇極之君所當念而已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

用平康

這箇時字即庶徵之時易是變易乂是政治俊民俊傑之民家是邦家天子以天下為一家也箕子又說歲月日之中雨暘燠寒風五者各以時至無有變易則凡百穀之可為民食者罔不成熟歲豐人和政治休明俊傑之民皆章顯在位邦家繇是平定而康安矣人君敬用五事而休徵應之其效如此先言百穀者蓋食足而民富然後禮義興禮義興然後政教行賢才出而天下平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歲之中庶徵變易而失其時則百穀荒蕪民窮盜起政教昏亂而不明俊民隱微而弗章邦家繇是無平康之望矣五事失而咎徵應其患必至於此也上一節言歲月日者以大而統其小這一節言日月歲者繇小以著其大蓋休徵一歲不可無咎徵一日不可有也

庶民唯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承上章而言庶民微賤不若卿士師尹有所關係其生聚於下土精神之感召唯星耳自天子以下皆有省於庶徵庶民獨不言省者下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爾然民生有欲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欲得其養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之責也故星亦

各有所好有好風者如箕宿之類是也有好雨者如畢宿之類是也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則日月之行固卿士師尹之職也日行黃道極南至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之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有九行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皆出入乎黃道之內外此日月行度之常猶卿士師尹之有常職也月東北入於箕則其時多風

西南入於畢則其時多雨此以月之常行而或從星之異好亦猶卿士師尹從民之欲而與之聚之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爾日之從星不可得而見也言月日而不言歲者日月運則四時行而歲功成矣臣按大禹叙疇曰念用庶徵特指君身而言箕子推而衍之及於卿士師尹而終之以庶民所以明君臣之道雖勢位有尊卑職任有大小然所當敬身畏天進賢才養庶民以當邪

家者同一體耳此固大禹未發之意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道是第九條衍福極之疇也歲年長永謂之壽財祿充裕謂之富身無疾病心無憂患謂之康寧嘉善樂道謂之攸好德考是成命是天命終者終其事也箕子說所謂嚮用五福者其一曰壽人之所欲莫先於此有壽而後能享諸福也其二曰富有財祿然後得以利

用厚生壽而不富非福也其三曰康寧人有疾與憂則身不安心不寧雖壽而富何益故康寧乃所以爲福也其四曰攸好德不好德則悖人理而逆天道罔之生也幸而免爾何足貴哉故好德則自求多福矣其五曰考終命命稟於天身體受之父母順受其正全而歸之君子所以成其終也福豈有大於此者哉是蓋以民心所嚮之先後緩急爲次第焉爾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極者福之反困窮之謂也箕子又說所謂威用六極者其一曰凶短折横夭而非其正命考終與壽之反也其二曰疾三曰憂者氣失其平則身有疾事或生患則心有憂康寧之反也四曰貧者資財不充則無以聊其生富之反也五曰惡六曰弱者剛之過而陷於不道柔之過而不能自立好德之反也此六者以民心所畏之先後緩急爲次第焉耳臣按五福六極一疇固因民之所畏慕而爲之勸懲但下愚之人徒知慕五福而不知所以求之之道畏六極而不知所以去之之方惟在上之人開導誘掖措之於平康之地而納之於仁壽之域爾此斂福敷錫之言所以互見於皇極一疇也抑此特爲庶民言爾其卿士師尹與夫在位之人好德義行固自然而獲福矣若夫大君建其有極則皇天之所眷命臣民之所頌禱萬壽無疆而百福咸萃是益理之必然又何待於言哉

嘉靖八年己丑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奉安
先聖先師神位於文華殿之東室行釋菜禮
特命輔臣及府君等十人瞻拜復召至西室
親承
天語期勉　賜茶而退繼又頒
聖諭令十臣各敷陳經義關切於君德治道者
以獻府君撰述中庸首章講義一篇進呈
謹按府君自

世廟龍飛開文華講讀即充經筵日講官首尾
十餘年撰次講章積累成帙不能悉載是
篇奉
特旨敷陳比尋常講義不同因表而出之
孫晋省謹識

經筵講章

中庸天命之謂性一章

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故作中庸以詔後世此其第一章也命猶令率是循修品節之也理畀於有生之物而具於心曰性理行於事而為人物所共繇曰道聖人因人物所當行而裁制之以垂訓作則曰教須臾是少頃戒慎恐懼是敬畏不敢放肆驕惰的意思隱暗處微細事獨者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地

也致是推而極之位者安其所育者遂其生也子思之意說道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而健順五常之德亦隨以賦焉古今聖愚均稟而弗違如命令一般是之謂性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而於日用事物之間各行其所當行是之謂道聖人繼天立極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後世是之謂教夫是道也乃性之德具於心而形諸應事接物之間非自外至故雖須臾之頃

不可得而暫離也若使可離於須臾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繇教入道之君子戒慎於目所不及睹恐懼乎耳所不及聞不待聞見而後敬畏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然幽暗得肆之中似乎隱矣乃大著見而不可掩事幾方萌之始似乎微矣乃甚明顯而不可隱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隱微獨知之地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于將萌而不使離道之遠也果何以見道之

不可離夫人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所性渾然無所偏倚這箇便謂之中及夫物感而應喜怒哀樂發皆中節無所乖戾這箇便謂之和這箇中便是天命之性事物之理皆繇此出乃天下之大本道之體也這箇和便是率性之謂往古來今所共繇之路乃天下之達道道之用也夫道之體用不外于吾身性情之德可見其不可須臾離矣君子戒懼慎獨之功無所不至性之所存極其中而大本立情之所發極其和而達道行則自然天位乎上雨暘時若七政順度而妖沴不生矣地位乎下山川以寧九壤靜謐而災變不作矣百穀登庶類蕃胎不殰卵不殈人民生息賢哲並興中夏夷狄各得其理而萬物育矣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所謂修道之教亦豈外于此哉臣愚謹按精一執中堯舜禹三聖心傳口授開萬世道學之源自時厥後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

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雖聖不嘗有而代產英賢識其大者君臣父子師弟之間更相授受統紀甚明時更春秋戰國世道日降去聖愈遠異端起而大義乖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是以遠宗堯舜之旨近述父師之言以作中庸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其繼往聖開來學之功足以方駕六經而首章又一書之體要也自今言之性曰仁義禮智信道曰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朋友敘曰禮樂刑政之屬人人能知之能言之至於即性情以致中和則非世儒所易知也夫人人之喜怒哀樂何關於天地萬物而能使之位且育也蓋人身虛靈之府寄於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之正中其大不過方寸而可以彌綸天地宰制萬化主張萬類者也聖人生知安行下學上達故能窮神知化盡性至命以極夫參贊位育之功其工夫次第則戒懼謹獨以致中和是即所謂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者也仰惟

皇上聰明睿知稟聖人之資溥博淵泉備聖人之德遜志勵精不遑暇逸十年於茲宜乎登

世道於雍熙躋

聖功於三五矣然而教化未盡孚灾沴未盡息百官未盡承式兆民未盡敏德群生之物未盡得所者何哉意者求道於外而或遺其內徒博焉而未約於要之故與抑大臣庶職不能同心僇力而昧於承弼替襄之過也夫四

海之廣兆民之衆百[illegible]務之繁斷非一人之耳目所能及心思所能遍故人君之體在用人用人之道在修身修身之要在正心心既正而天下可運之掌矣何謂正心致中和是也何謂致中自其性之本體而不汨于外物外物非必聲色貨利凡有所執著皆是也何謂致和謹其情之所發而不涉于私意私意非必比昵阿徇凡有所激抗皆是也二者言之甚易而至之寔甚難

皇上試體驗省察夫一日之間萬幾之暇

聖心曾有思慮莫起寂然不動之時乎是即道之中也若雖淵默端居不接一物而未免私慮纏擾不可祛除則性為物汨容或有所偏倚而不中矣喜怒哀樂果皆隨感而應發皆中節乎是即道之和也若曰本無私繫而事緒紛擾毫釐有差則情與理違容或有所乖戾而不和矣偏倚乖戾有一焉皆所謂離道于須臾也臣愚伏願

皇上謙抑自勵戒慎不忘當其靜也則使此心之有至虛至明不留一物五性在中渾然至善無少偏倚則極其中而有以立天下之大本矣當其動也必使政令之行至精至當四情所發皆中其節無少乖戾則極其和而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矣蓋必體既立而後用以行則一以貫之自然而然不待勉强斯爲致中和之全功而心正矣心正則身無不修身修則賢臣可得繇是政善而民安化行而俗

美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以馴致乎位天地育萬物有不難矣伏望

皇上細繹此書講求子思引而未發之旨洞然無疑然後身體而力行之勇往直前上接周孔以來二千餘年不傳之道統則天下幸甚

萬世幸甚

顧文康公續稿卷之二 終

傾文康公續稿卷之三

太社太稷祈報樂章 嘉靖十年

迎神 時和之曲

東金風兮地脉以融首務萬寶以充忻成兮稼穡之工祀神於此兮苑中願來格兮慰予衷

初獻 壽和之曲

神兮臨止禮薦清醑非幣在笥初獻式遵神其鑒茲享斯藻蘋我祀伊何祈報是因神兮錫祉財阜吾民

亞獻 雍和之曲

二觴再舉申此懇懃神悅兮以納祥靄兮氤氳

終獻 寧和之曲

禮終兮酒三行青茂寔兮稷黍粱農事待兮豐康予稽首兮以望

徹饌 保和之曲

祀事告終三獻既周徹之罔遲惠沾田疇迓以休貺庇茲有秋

送神 虞和之曲 望瘞同

耕耨伊首告訖力事豆籩粢盛賴之於此大田予將以祀神其少延願留嘉祉副我潔虔肅駕兮雲旋普予兮有年

大祀殿祈穀樂章 嘉靖十年

迎帝神 中和之曲

臣惟穹昊兮民物之初為民請命兮祀禮昭諸修筵率職兮祈洪庥臣衷微眇兮悃懇誠

攄遙瞻駕降兮霽色輝歡迎鼓舞兮迓龍輿臣愧菲才兮后斯民願福斯民兮聖恩渠

奠玉帛 肅和之曲

烝民勤職兮農事願豐工亦慎兮固桑阡玉帛祇奉兮暨豆籩仰祈大化兮錫以豐年

進俎 咸和之曲

炰烹兮氣馨香羞兮旨醴 帝垂享兮以歆烝民蒙福兮以寧

初獻 壽和之曲

禮嚴兮初獻行百職趨蹌兮珮琤鳴臣謹進
兮玉觥　帝心歆鑒兮歲豐亨

亞獻　景和之曲

二觴舉兮致虔清醴載斟兮奉前仰音容兮
忻穆臣感聖恩寔拳拳

終獻　永和之曲

三獻兮一誠微裡禮告成兮　帝鑒是依烝
民沭德兮歲豊機臣拜首兮竭誠祈

徹饌　寧和之曲

三獻周兮肅乃儀俎豆徹徹兮弗遲願留福
兮丕而日兩日暘兮若時

送帝神　清和之曲

祀禮告備兮　帝鑒彰臣情上達兮感昊蒼
雲程肅駕兮返　帝鄉臣荷恩眷兮何以忘
祥風瑞靄兮彌壇壝烝民率土兮悉獲豐康

望燎　太和之曲

遂睹兮天衢長退彼寥廓兮去上方束帛薦
火兮希昇闢烟幅已通兮沛澤長樂終九奏
兮神人以和臣同率土兮感荷恩光

太廟歲暮祫祭樂章　嘉靖十五年

迎神　太和之曲

仰慶源兮大發祥惟世德兮深長時惟歲殘
大祫洪張
祖宗聖神明明皇皇遙瞻兮頊首世德兮何以
忘

初獻　壽和之曲

神之格兮慰我思慰我思兮捧玉卮捧來前
兮慄慄仰歆納兮是幸已而

亞獻　豫和之曲

再舉瑶漿樂舞群張小孫在位陪助賢良百
工羅從大禮肅將惟我
祖宗顯錫恩光

終獻　寧和之曲

恩
祖功兮深長景

宗德兮馨香報歲事之既成兮典則先王惟功德之莫報兮何以量

徹饌　雍和之曲

三酌既終一誠感通仰聖靈兮居歆萬禩是舉兮庶乎酬報之衷

還宮　安和之曲

顯兮幽兮神運無跡神運無跡兮化無方靈返天兮主返室願神功聖德兮啓佑無終玄孫拜送兮以謝以祈

九廟時祫樂章　嘉靖十五年

孟夏

迎神　太和之曲

序屆夏首兮風氣薰禮嚴時祫兮戞擊鍾鼓迎群主來合享交欣於皇列聖正南面以申崇報皇勳

初獻　壽和之曲

瞻曙色方昕仰列聖在上奠金觥而捧幣紋小孫執盈兮敢不懼慤

亞獻　豫和之曲

思皇祖仰聖神來　列主會太宸時祫修循古倫惟聖鑒歆愚孫忱恂

終獻　寧和之曲

齊醴清兮麥熟新籩豆潔兮孝念申仰祖功兮　宗德願降佑兮後人

徹饌　雍和之曲

樂終兮禮成告王振兮訖金聲徹之弗違以肅精誠

還宮　安和之曲

三獻就兮祖宗鑒享一誠露兮念惟長思弗盡兮思弗忘深荷德澤之啓佑小孫惟賴以餘允神返宮永安保家國益昌

孟秋

迎神 太和之曲
時兮孟秋火西流感時歲祀兮爽氣回嘉金
風兮飄來仰
祖宗兮來慕哉秋祫是舉兮希鑒歆小孫躬迓
兮捧素裁
初獻 壽和之曲
皇祖降筵
列聖靈聯執事恐嗔樂舞蹁躚小孫捧盈兮敢
弗虔

亞獻 豫和之曲
再酌兮玉漿潔淨兮馨香
祖宗垂享兮錫胤昌萬歲兮此禮行
終獻 寧和之曲
進酒三觴歌舞雍雝鍾鼓轟錚
皇祖 列聖求享思誠
徹饌 雍和之曲
秋嘗是舉稌黍豐農三獻既周
聖靈顯容小孫時思恩德兮惟懾

還宮 安和之曲
仰
皇祖兮聖神功祀典陳兮報莫窮嘗祫告竣鑾
馭旋宮
皇靈在天主在室萬禩陟降何有終
孟冬
迎神 太和之曲
時兮孟冬凜以凄感時歲祀兮氣潛回遡朔
風兮北來仰

祖宗兮來慕哉冬祫是舉兮希鑒歆小孫恭迓
兮捧素裁
初獻亞獻終獻 俱同立秋
徹饌 雍和之曲
冬烝是舉俎豆維豐三獻既周 聖靈顯容
小孫時思恩德兮惟懾
還宮 同立秋但改嘗祫爲烝祫
九廟特享樂章 嘉靖十五年

太廟

迎神　太和之曲

於皇於皇兮仰我
聖祖乃武乃文攘夷正華爲天下大君粤比隆
於古越彼放勛肇造王業佑啟予小孫功德
超邁太室攸尊首稱春祀誠敬用申維神格
思萬世如存

初獻　壽和之曲

薦帛於篚絜牲於俎嘉我稷黍酌我清酤思

孫毖祀禋獻初舉翼翼精誠對越我
皇祖居然顧歆來錫純佑

亞獻　豫和之曲

籥舞既還八音洋洋工歌喤喤醇醴載羞齊
明其將之來佑于子孫歲事其承之俾嗣續
克承百世其保之

終獻　寧和之曲

三爵既崇禮秩有終盈溢乎顛顯相肅雍維
皇祖格哉以繹以融申錫無窮暨於臣民萬福
攸同

徹饌　豫和之曲

禮畢樂成神悅人宜籩豆靜嘉敬徹不遲移
穆有容秩秩其儀益祇以嚴矧敢歎於斯

還宮　安和之曲

於皇我
祖陟降在天清廟翼翼禋祀首虔明神既留寢
祐靜淵介福綏祿錫胤綿綿以惠我家邦億
萬斯年

太宗廟

迎神　太和之曲

於維
文皇重光是宜克戡内難旋坤轉乾外讋百蠻
威行八埏詒典則於子孫不忘不愆聖德神
功格於
皇天作廟奕奕百世不遷祀事孔明億萬斯年

初獻亞獻終獻徹饌還宮與太廟同

仁廟

迎神　太和之曲

明明我
祖盛德天成至治訏謨遹駿有聲專禋致享維
古經是程春祀有嚴以迓
聖靈維陟降在庭以賚我思成

初獻　壽和之曲

幣牲載陳金石在懸清酒方獻百執事有度
明神洋洋降歆自天俾我孝孫德音孔宣

亞獻　豫和之曲

中誠方殷明神如存醞齊孔醇再舉罍尊福
祿穰穰攸介攸臻追遠報酬罔極之思

終獻　寧和之曲

樂比聲歌佾舞婆娑稱彼王爵酒旨且多獻
享維終神聽以和孝孫在位受福不那

徹饌　雍和之曲

牷牲在俎稷黍在簠孝享多儀格我
皇祖稱歆進徹髦士膴膴孝孫受福以敷錫於
下土

還宮　安和之曲

犧享孔明物備禮成於昭在天以莫不聽明
神即安維華寢是憑肇祀迄今百世祗承

宣廟
英廟
憲廟　俱與仁廟同
孝廟

迎神　太和之曲

列祖垂統景運重熙於維

孝皇敬德允持用光於大烈化被烝黎專廟以
享經禮攸宜俎豆式陳庶幾來思

初獻　壽和之曲

粢盛孔蠲腯肥牲牷考鼓鼘鼘萬舞躚躚清
酤初酌對越在天明神居歆式昭厥度

亞獻　豫和之曲

祀事孔勤精意未分樂感鳳儀禮虔駿奔醞
齊挹清載奠瑶尊神其格思爾祿來臻

終獻　寧和之曲

樂舞既成獻享維終明明對越彌篤其恭篤
恭維何明德是崇神之聽之萬福來同
徹饌 雍和之曲
牲牢醴陳我享我將黍稷蘋藻潔白馨香徹
以告成降禧穰穰神錫無疆祐我萬方
還宮 安和之曲
禮享既洽神御聿興廟寢煌煌以憑以寧維
神匪遐上下在庭於寢孔安永底我烝民之
生

寢廟
迎神 太和之曲
於穆
神皇秉德凝道仁厚積累配於穹昊流慶顯休
萃於眇躬施於無窮以似以續以光紹我
皇宗維茲氣始俎豆是共循厥典禮式敬式崇
神其至止以鑒愚衷
祊獻 肅和之曲
制帛牲牢庶羞芬膋玉戚朱干協於韶蕭清

爾在筵中情纏綿神之格思儀刑僾然
亞獻 豫和之曲
瑤爵再陳侑以工歌籥舞蹌蹌八音諧和孝
思肫肫感格
聖靈致懿則存如聞其聲
終獻 寧和之曲
儀式弗踰真爵維三樂舞雍容以雅以南仰
仁源德澤嶽崇海淵顧啓我子孫緝熙光明
維兩儀是參

徹饌 雍和之曲
嘉饌芇只亦既歆只登歌迅徹敬終維始維
神孔昭賚永成於孝矣
還宮 安和之曲
幽顯莫測神之無方祀事既成神返諸
帝鄉中發休祥俾徹嗣蕃昌宜君兮宜王歷世
無疆
武廟
迎神 太和之曲

列祖垂統景運重熙於惟
武皇昭德勑威用剪除姦宄大業弗懸專廟以
享經禮攸宜俎豆式陳庶幾來思
〔初獻亞獻終獻徹饌還宮〕俱與孝廟同

九廟通用樂章

〔迎神〕中和之曲

慶源發祥世德惟崇致我眇躬開基建功京
都之内

親廟在東維我子孫永懷
祖宗氣體則同呼吸相通來格來崇
皇靈顯融 祖宗致我眇躬一句後改用助我

〔初獻〕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思皇
先祖燿靈於天源衍慶流繇高遠玄玄孫受命
追遠其先明禋世崇億萬斯年

〔亞獻〕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在庭如
見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發乎中情

〔終獻〕熙和之曲文德之舞

承前人之德化家爲國毋曰予小子基命成
績欲報其德昊天罔極殷勤三獻我心悅懌
承前人之德四句後改用前人之功肇膺天曆延及予小子爰受方國

〔徹饌〕雍和之曲

樂奏儀肅神其燕娭告成於
祖亦佑皇妣敬徹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
以嘉祉

〔還宮〕安和之曲

顯兮幽兮神運無跡鸞馭遄遥安其所適其
靈在天其主在室子子孫孫孝思無斁

郊祀慶成樂歌

萬歲樂

五百昌期貞元會啟大明車書萬國喜逢着

禮樂中興日祝

聖壽千千歲

新水令

五雲深護九重城感

天恩

一人有慶黃鍾陽漸長大報禮初成

聖德

天生表率的萬邦正

顧文康公續稿卷之四

誥勑

光祿寺良醞署署丞方策

勑曰朕稽古崇禮宗祀
祖考於明堂以配
上帝寔惟小大百執事各率厥職罔有弗欽迨
禮典告成嘉與臣民並受釐祉焉爾光祿寺
良醞署署丞方策爲南京太常寺鄉鵬之子
名家俊秀太學英才本幹既豊才用宜茂眷
茲光祿之司即古尚食之職爾筮仕未久良
稱厥修薦馨香以格明神崇尊卣以享賓客
毖茲大祀爾預有勞焉茲特授爾階徵仕郎
錫之勑命爾其盡心舉職光於家教益樹嘉
績以需顯陟欽哉

勑曰朝廷錫命群臣而必逮其室家者所以厚
人倫之本也爾光祿寺良醞署署丞方策妻
周氏婉娩克從安貞廸吉揚芬右族配德名
門主饋共祀砥礪儉勤儆戒相成祇服圖箴
之訓工容不衡聿嚴閨閫之儀宜錫寵章以
旌賢淑茲特封爲孺人茂迓龍光永宜象服

光祿寺良醞署署丞方策父母

制曰朕以大典告成霈澤寰區凡厥群工例得
貤封所生罔有靳惜矧我耆德儒臣躬勞於
國家者哉爾南京太常寺鄉方鵬乃光祿寺
良醞署署丞策之父畿甸譽髦甲科俊彥績
學飭行夙抱才猷歷官郎署賢聲籍甚迨副
外憲董學政未及施教尋以疾引去朕念昔
諸臣講議大禮以格我天彝起置宮端表樹
詞垣典試畿閩緒聞爾讜論有裨於國是宦
庶之求奉嘗之擢寔簡自朕心方切倚任爾
乃決志養恬急流勇退固自樂其高蹈然終
負其平生方以輿章交薦命所司召用寔資
匡濟於老成姑以令子賢勞推恩所自特封
爲通議大夫官尚如故服茲隆渥茂介壽祺
以副朕側席求舊之懷欽哉

制曰朕聞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古有是言朕

茲褒命群臣母與父偕所以酬艱功勞而勸
慈與孝也爾封宜人高氏乃光祿寺良醞署
署丞方策之母賦資醇懿廸行柔嘉維夫維
子咸有令聞爾之賢可徵也已茲仍以夫階
加封爲恭人重沐顯休益崇閫範欽哉

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張寀

制曰朕習聞民隱思重牧守謹刑罰期毋殃吾
民大夫士習於故嘗鮮體至懷爾刑部山西
清吏司員外郎張寀世宦家子嗣聲甲科歷

守戎州乃克剪盜魁載戢庶良廸內遷刑曹
益謹三尺明績聿聞朕甚嘉焉用特階爾爲
奉直大夫錫之誥命爾尚優學勵行勉策勛
業將來申褒顯陟寧爾斬哉

七陵謁祀禮成賦有序

嘉靖丙申我
皇上御極十有五年矣凡事神奉先導民廸士
之禮罔不修舉惟展謁
列聖陵寢大典久闕往來於宸衷叅數稔於茲
屬今朝野晏然歲登民熙遐邇底寧
上以諮於輔臣禮卿暨三四文武大臣僉曰維
時哉
上乃稽諸舊志預戒令於內外百司申飭居行

機宜庶務卜以春三月之二十有一日丙子
上祇奉
聖母率
后妃嬪御質明啓行百官扈從各以其職受
事焉是日駐蹕於沙河昌平州長貳官庠舍
師生耆老悉拜迎道周朝行殿如儀明日辰
刻駕發申達天壽山先是
上命以己卯庚辰二日次第舉
七陵謁祭之禮休前後各一日重

聖母勞也禮成
上賦恭謁
七陵紀述七言律詩一章命輔臣李時禮部夏
言及臣恭和進呈壬午囘鑾復次於沙河州
官率衆辭
上降敕慰勞免今年田租三之二賜高年米絹
布有差生員人給燈油八十斤衆頓首呼萬
歲者三舞忭而去明日抵金山遂祭
恭讓章皇后

景皇帝二陵暨凡神鬼應祀者先後命內外大
臣行事俱竣
上廼奉
聖母觀玉泉因泛舟西湖夕命輔臣時禮部言
即事各撰賦一篇明日令乘內苑小艇仍給
上方筆札以從
上御龍舟製謁
陵禮成奉
聖母舟還京紀事述懷賦一篇和

恭穆獻皇帝辭　陵詩韻一章賜二臣及武定
侯郭勛覲仍命錄以示臣是日駕還士女老
幼得快覩威顏歡聲喜色宣溢口面咸謂不
世之盛際也斯舉也仁孝之德達於幽明惠
利之澤周于上下迨夫禮文義制淹速軒輊
之節悉中意慮蓋根於天性斷自
聖心者眞足以垂懿範於無窮焉臣謬以非才
叨陪末議旣扈從之列復塵供奉之班親
覩禮成又得莊誦

御製欣幸感激倍越庸情謹述顛末撰古賦一
篇將以傳播四方昭示後世云其辭曰
覽堪輿之北戒兮糾山川脉絡以爲綱維太
行衍迤以西來兮瀛海滙於東垂仰
文祖之訏謨兮因玄社以開基嚮離明而安貝
止兮握乾坤終始之機定鴻業於億萬斯年
兮
列聖繼起而勛業彌張赫寶曆徯歸于有道兮
上天顧畀我

皇粤更化以善治兮宜八葉之重光既文恢武
戢而華夏率俾兮蠻夷重譯以獻琛日翘
陵山之望兮益思
祖德之高深屬歲行在申兮感春陽布澤之浸
遥爰修展謁之曠典兮矢嗣服之初心維舉
動之協于神人兮詢謀僉同率
后妃嬪御以奉
聖慈兮粤先導而後從諏良辰備法駕以啓行
兮化景方新其曈曨翠華縹緲以晻靄兮再

辰即安於行宮簡元僚集侍從以扈蹕兮文
武執事有恪六師布絡于原野兮風雲滃其
廻薄百神奔走而效職兮寘山魈與海若羃
天光嘘地靈兮氤融秀於巖壑瞻
七陵之差峩兮動
聖情而歔欷杲日灼其垂光兮敞玄宮之金扉
酌芳醴陳潔羞兮牲牷碩而腯肥禮序成于
薦獻兮恍惚
列聖陟降交錫大蕃釐勑鑾儀回龍馭兮載慰

於沙河降璽書以勞吏民兮德音洋溢而惠
澤滂沱群生沐浴于道化兮拜舞婆娑騰嵩
呼於萬口兮人情欣欣其大和移仙仗而西
邁兮即彼金山嘅
二陵之湫隘兮有慼夫天顏義同孝享兮中心
是單徧群祀而遣攝兮禮云周而不煩大典
告成兮
聖慈悦康乃扶寶輿兮降觀玉泉于濫觴既而
棹鳳揖進龍舟兮泛重湖之寘茫益微仙源

之深遠兮澤流斯長真景契夫淵衷兮發天
葩而敷睿藻挽文瀾於筆端兮馳川流之浩
浩左右儒臣承制以騁辭兮譬則溝澮集夫
行潦亦猶剪製以成花萼兮敢於化工而競
巧厥明乃遵修渚而登大道兮望顥顥之金
城都民扶老攜幼兮紛闐闐而瞻仰曰吾
皇
聖母玉體久勞兮遄康寧饗内殿以告至兮朝
群臣于大廷羌拜首獻辭而稱賀兮將起入

延之頌聲永作
宗祧民物之主兮熙熙乎皡皡兮開萬世之太
平許曰神龍天行威赫奕兮歷涉山川匪遊
佚兮肅備典則發孝德兮聖人有作垂無極
兮祭則受福子孫千億兮

恭和
御製福瑞賦有序
鴻惟我
皇上體道精義制作
郊
廟典禮已超古今而獨盛矣重念
太宗文皇帝神謨聖烈再安宗社永定大業功
德並隆
獻皇帝大德格天維新寶命啓慶源於萬世而

謚號未稱乃嘉靖戊戌秋九月辛未恭上冊
寶加尊
太宗文皇帝爲
成祖
獻皇帝爲
睿宗遂舉
祖廟合享之禮時天景融霽人情歡協而
皇上精純對越臣工駿奔有恪洋洋
列祖臨之在上與獻既成方受福之際

上旒珠左右糾結爲二龍之象蓋
祖考顧歆錫福於聖子神孫無窮之兆也
上悅述爲福瑞賦欽示勛輔大僚臣禹臣因得
莊誦焉字字句句肫肫乎仁孝之誠發自丹
衷而詞氣渾厚格韻高古真可賡諸前王而
作則後聖者也臣鼓舞欣忭不能自已謹綴
韓陳言恭和成篇上塵
聖覽臣年齡衰邁才力淺劣不能揄揚功化之
盛無任悚仄其辭曰

天眷昭代兮真人龍興
二祖重華兮萬邦協和而庶績其凝
列聖繼體兮垂拱仰承
睿皇慶澤集於
聖躬兮大猷允升用光前烈而裕後昆兮萬福
是膺薦鴻號於
祖
考兮邦家之祜以莫不增湛齋明以對越兮肅
登降之兢兢累孝德底於高厚兮

列聖是依而是凭昭福瑞於冕旒兮垂珠交結
而胱焉莫勝象龍飛於天衢兮祥雲從之而
上騰同神光於天藻兮將百世而文獻是徵
仰普天之成化兮覩
聖人之所恒綿子孫於千億兮
祖武是繩詩曰
高帝創業丕成
文皇聿清寰宇光於殷湯聖作六七於乎
前王受命啟運赫哉

睿考我
皇一德孚格玄昊詞臣稽首載歌天保

恭和
聖製初夏西遊奉
聖母舟行賦
維
皇明之開運兮寶祚靈長粤嘉靖十有六載兮
屬節序當乾之六陽望湖山之秀麗兮品彙
向茂紛魚鳥之洋洋
聖孝兮
慈輿以遊觀兮晨雷引鍾鼓之喤喤戒雨師先

灑道兮纖塵淨乎不揚靈飈倏迅發兮雲開
羲和御六龍以上升兮普離炤于萬方城西
橋岸侍鑾御而登龍舸兮旌旗甲冑映水色
之與天光率錦纜以泝流兮簫鼓間作萬夫
欣欣歌夏諺兮頌主聖而臣良相行宮之攸
建兮將復視
園陵營作之孔臧盍尊
祖孝親省農育物固帝王之修軌兮親賢樂利
雖千百世其猶未忘何
聖心之戒謙兮動遵
祖訓且云仰
上帝之眷以臣許曰禮樂功成
皇情豫兮上下同樂以補助兮聖謨孔彰先敬
慮兮壽千萬年保福祚兮

恭和

聖製五月九日視工遇雨賦

昌期啓運兮仰

聖主之當陽搆穹宇以崇訓録兮巍乎大哉若

乾覆而坤藏粤

祖宗開基垂統兮建極維

皇總彙成憲以示子孫兮俾永監于

先王念功德之隆貞超越于前代兮非史臣妄

意而鋪張闡民彝昭物則兮列數十之宏綱

文謨武烈佑啓無窮兮固宜開千百年有道

之長勤王體親視大工兮翠華旖旎而出宮

墻俄風清塵雨灑道雷轟電掣兮感神化倏

儵而無方長養萬物兮瑞蕢增莢而指佞抽

芒庶民子來而沾惠澤兮若去炎燠而濯清

凉庶司群工欣瞻龍顏而致頌祝兮介萬壽

而彌康詩曰石室金匱襲藏

帝珍

功

宗德極拱星陳訶撝擁衛森列明神子孫保之

悖於一人

瑞雪頌有序

皇帝昭受寶命光紹大統清心飭躬敏學勤政
敬天憂民期臻至理九年於茲乃嘉靖己丑
飛蝗告災蔓延滋廣民生殄瘁雖屢降恩綸
渙居振之勅戒守宰輯寧撫字未底于績
皇帝用側席旰食焦勞不遑是歲秋仲迄於冬
至雨澤無幾雪祥未應
皇帝重惟農艱益深閔恤爰命禮官蕆庶司卜
以十一月之十有六日戊申躬禱于

南郊以及山川太歲諸神十七日己酉禱於
社稷先日祇告
太廟
世廟端居致齋心恂對越至日未明法駕出郊
精禋斯舉文武群臣敬承休德罔不明肅方
在祼將山川出雲月星宵晦人情大懽清蹕
戒塗行復朗霽是夕雲氣晻靄乍陽乍陰入
夜未央天宇開豁月星明麗
皇帝夙興即壇致享俄而玄雲四興油然混合

遠邇同色謂天蓋甲微霰飄颻瑞雪繼降自
丑及亥輝祥積和竟日未已駿奔小臣親覩
瑞應神速如斯仰惟
聖主殷憂之誠齋明之德昭格之符喜深感極
幾於垂涕乃知聖經有言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焉是皆寔理自然豈虛語哉慨自秦漢以還
非鮮英明之辟舉弗能奉天弘道優入古帝
王之域真自棄也抑退而竊思

大聖人之心不自滿假雖曰得天之應弗以自
喜適以自勵將益畏
上帝惻下民平政謹刑內修外攘日新厥德以
承
天休猗與大哉臣叨陪侍從謬職論思欣忭之
情樸愚之忠非假文辭曷繇宣洩乃謹拜首
稽首而獻頌曰於惟我
皇龍飛于潛華夷聳瞻
帝命有嚴有翼伊何啓

聖寔多淵秉粹和性成靡它翼翼淵秉萬善斯
鍾千聖攸同紹述統宗夙造嶶猷匹休唐侯
仁覆九州朝覲歌謳放勳是程維墻維羹羅
宪群經施于政刑天心孔仁基泰于屯沴氣
是因割越黎民微予未回飛蝗彌灾百穀成
埃殃及蒿萊多方籲天
皇心盡焉深宮細讁日省予愆冬來秋徂土膏
乾枯三白仍逋三晨重痛精誠吉諏禱于
圜丘明德是遹百神懷柔雲師效靈風伯不與

維霰先零寖羃縈英都人從宮萬口騰歡厥
心寔单格
天非難太平清朝貴奚封條毒害凌消麥禾驕
驕神功無私以隆以施遍于邠圻旁礴四垂
黄竹之章周穆未荒號寒無裳旦夕勿忘衛
侯累梱哀閭負薪達于君人散財眴貧有唐
帝明振耀天經志斷師成寔下蔡城宋祖憂
勤屈萬乘尊於相臣門謀定太原梁園齊宮
于樂歌鐘客藻思工騁辭奚庸

聖皇明欽克享
天心瑞應自今膏澤浸湰我
皇則云治功未般武靖遐氛亨成于文善政維
宜祥刑維思股肱弗怠庶績錞熙
聖惟不矜
帝眷日升陰陽和貞百祥畢呈曰綏萬邦歲豊
人豗萬福斯降如河如江
聖壽萬年　本支綿延無極維天徵此頌焉
嘉靖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進二十四日奉
聖旨覽奏具悉忠爱頌留覽該衙門知道

景雲頌 有序

皇帝臨御之十有七年念
郊
廟諸祀典咸備惟季秋大享禮未舉乃詔禮部
集廷議文武臣工不謀同辭僉曰先王仁育
生民季理天下之切務也下逮蒭甸庶民皆
歡呼傳播萬口一談罔不惠和遂卜是歲九
月之二十一日祀
上帝於內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蓋法古禮而不泥其迹
聖人之行權也先期顓告
郊
廟社稷暨於群神乃十有九日之巳時景雲見
於日旁司天以聞禮部累疏請上表稱賀臣
謹按古記云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又曰
天子孝則景雲見
皇帝恭祀
山陵孝享
宗廟蓋越千古而僅見矣茲又惟物成于秋民
荷 帝功爰舉享報大典休祥之應捷於桴
鼓微臣躬際昌辰目擊神化欽仰鼓舞不能
自已謹拜首稽首獻頌曰維天聰明握機持
衡日監於寅亮勉我
皇仁覆萬方王治馨香典祀其欽格于天心是
顧是歆穰年杪秋百昌斯擎爰稱大獻宗禋
孔時碩維拴犧醇醴芻豢監于古先
嚴父配

天大德崇宣精神昭回九關先開休祥乃來厥
祥維何飈御羲和景雲莪莪曰維景雲郁郁
紛紛五色輪囷雲容輝輝炳于太微大神訶
揮化日將中雲彩彌空繪維天工玉葉金柯
叶璀粲天葩明德之華景雲在南太史奏占
萬國顒瞻宗伯陳圖群工讙呼近代則無軒
轅造端雲庸紀官青史弗刊帝舜賡歌世登
泰和禮樂漸摩吾
皇聖神黃虞是承禮備樂成化洽玄施如雲斯

垂賁蔭群黎享

帝享

親孝子仁人佑命維申天章翔龍景雲斯從瀹

蔚

帝躬垂衣明堂四夷來王

聖壽無疆

顧文康公續稿卷之四終

顧文康公續稿卷之五

重書　寶訓實錄　錫宴及　賜白金衣

馬　手勑加官謝表 嘉靖十五年

嘉靖十五年八月十九日該監錄官太師兼
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總視經理官少保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時等
恭進重書完
祖宗列聖　寶訓實錄臣謬以同經理官荷蒙
聖眷與同郭勛等　賜宴於　謹身殿仍賞賜

白金八十兩彩段四表裏羅衣一襲鞍馬一
匹副特降　手勑加臣太子太保餘官如故
臣洊荷　寵榮無任悚仄竊以　作君作師
懋建　維皇之極善繼善述聿隆達孝之稱
惟　聖智獨邁於百王故　訓錄重光於
九帝煌煌乎縹帙琅函之什巍巍乎　金匱
石室之尊崇仰之彌高於斯爲盛恭惟
皇帝陛下體道敬一秉心塞淵賤金玉而善人
與垂衣裳而天下治謂
祖宗典則可以詒於子孫　聖神功化可以被
於來世是用重書　皇史藏之　寶宬遠恢
堯舜之勛華近昭文武之謨烈河圖大訓秘
璧府以垂光太乙鈞陳覲薇垣而被寵鹿鳴
同於周燕馬錫擬於晉侯宮錦裁成義嚴在
笥雲章彩煥禮重承筐念臣竊祿詞林愧論
思之靡及備員史局顧經理之無能許身愧
比於南金空群未超於北馬駑駘弱質論功
寔恥拔鞍組織賤工絜德何能補袞卜其晝

未卜其夜有僕已占於既醉稱其德不稱其
力無邪載頌於斯徂臣寧不感恩圖沓時惕
素飽之慚拜惠思忠益勵羔羊之節書有竭
於致遠勉惟報於涓埃上熙解衣卑財帝載
之休功下佐飽食作居民生之至理稱彼兕觥
而祝壽稽厥角以颺言臣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貂鼠封領及金餅表嘉靖十七年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恭遇
聖駕發自　天壽山於紅門外　賜貂鼠封領
一事又於清河　金殿中　賜金餅二枚臣
謹稽首頓首拜受者竊惟　寵數關心秋毫
知皆　帝力　恩庥被體春意覺自　天來
珍品頒於　上方芳膏襲於下土衰殘是賴
溫飽自將恭惟
皇上聖智察微至仁育物俯憐扈從特荷優崇

其所謂解衣以衣推食以食者也臣忝厠簪
紳覊知章句易稱貂鼠戒竊位以示占詩著
有皮蒞無儀而興刺惟辟玉食之訓炳列箕
疇遂我來牟之祥式陳周頌錫茲二物又重
百朋韋與布而相資錫與賚而具羨遲遲宮
漏催刀尺以裁成翼翼仙庖鼓煌韝而劑製
挾辟寒之溫王披拂霜華團曜冶之精金光
搖月魄馮唐易老矢矜心而益壯范叔一寒
堅晚節而非誇敢不夙夜在公益效捧頭之
寵清忠許國詎蒙素飽之譏臣無任激切感
戴
天恩之至　原刻二表佚後半茲蒐[illegible]全刊

端午日西海泛龍舟並宴　兩宮致語

伏以化日舒長羲馭回光於東井鈞天寥泬
仙宗敞宴於西池
七陵展謁之禮既成
兩宮宸遊之典斯舉風行朝野喜協神人茲蓋
伏遇
皇上居正乾行纘明離炤大德同於帝舜齊聖
邁於成湯恭惟
昭聖慈壽皇太后陛下克勵徽音久垂懿範內

治肅於　先朝禧澤流於宗宇
章聖慈仁皇太后陛下祥鍾　宸極慶洽　皇
圖德並厚於坤輿福比深於溟渤茲者月當
夏仲節届天中蕤賓律應於虞弦競渡風傳
於楚俗仰一人之有慶奉
二聖以同歡翼翼仙舟泝流光於玉河金海巍
巍御座挹晧彩於貝闕珠宮行廚絡繹送八
珍何止駝峰犇脯法部喧闐呈百技直教魚
躍鳶飛允泛萬年觴壽荷尊之薦祉香傳九
子粽符荇藻以呈祥豈惟對時以歡娛
聖慈亦將因心以化成天下某樂優末技幸際
昌辰使
聖人多男式效華封之祝敷　皇極五福聿感
箕子之疇欲罄下情先陳口號辭曰
太液波澄御宴開六龍雙導翠輿來龍舟噴
薄三山動鳳棹騰喧百谷迴玄圃芝蘭添雨
露薰風燕雀繞蓬萊中天虹彩流華渚南極
星光接上台

霖雨堂記

弘治甲子秋八月余將赴省試謁公移于南京禮部部門外有粥舊畫者列數幅於地其一乃所翁所畫龍頭也品甚神奇復題四言於下方曰明良風雲神寄斯畫大溥霖雨以澤天下心竊喜曰此祥兆也以青錢百二十購得之明年省試入式及春

大對遂以第一人及第乃知天數前定如此非人力也迨正德戊寅夏建小堂四楹于邸第之丑方前此連月不雨是日大雨學士儼山陸先生爲題曰霖雨堂作小篆匾見遺謝不敢當迨嘉靖戊戌夏四月因購得東鄰張氏堂四楹頗高爽撤以建置于邸第之丙方前此仍連數月不雨是日大雨如注遠近沾足親故僚友喜而賀曰往歲陸公所贈霖雨堂名者斯不足以當之乎余復唯唯遜謝是歲秋八月蒙

主上知異特降　手勑命入內閣參預機務冬十月少傅桂洲夏公來索龍頭視之稱嘆不已因俯水龍吟詞一闋亦大書霖雨堂爲贈於是重違諸公命乃梓之揭於堂楣壯觀一時余思所翁題畫之言于今事又相符合益知天數前定如此非人力也余惟商高宗之相傅說本諸

帝賚蓋一時貞元之際明良之會事豈偶然至歲大旱用女作霖雨數言高宗責望至重非說曷足以當之余迂愚衰朽非惟德學有愧于古人且精神弗逮于前時冒膺股肱之任夙夜兢兢期免於罪戾敢希與分表者乎抑

主上嗣登大寶之初叨預掄選日侍講讀不敢自謂曾少效啟沃之忠而

上之遜學修德責望於近臣者真與高宗同一揆矣特恨無說者對揚休命焉耳顧今日之急務惟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以匡乃辟康兆民庶不負

主上寵眷之意而龍頭之屬也其當勉而盡耶遂書以記之

右霖雨堂記乃太保顧文康公所著也偶失
原稿其曾孫咸和于書肆購得之癸亥歲余
與咸和同在京師一日會于斯堂出此記示
余併將元人所畫龍頭索書上方余謂明年
又乙丑矣寔公掄魁之期也顧氏其殆復有
振乎敬爲書之以致望焉　長洲文嘉題

附桂洲相公水龍吟詞

文章獨占龍頭昔年已識絲綸手身歷
三朝寵登一品當今耆舊晚入黃扉平生青瑣

相看白首喜長安霖雨堂成羨神仙宰相人
知否　甲第高連北斗又何用錦袍明晝晝
寢凝香朱門列戟紫衣奔走燈火樓臺笙歌
院落年年春酒與蒼生長作萬間廣廈爲相
公壽

高玄嘉慶堂記

壽考維祺而子孫衆多嗣世長遠皆天也愚人
恃其盛強多行不義一旦明刑幽禍剗決破蕩
無類不■遺吉人爲善上合天道雖遭罹厄會
頻於危殆鬼神相之全其身以及其子孫歸氏
吳中舊族也齒最長而賢曰南隱翁字文美其
祖彥則洪武中避仇巴蜀轉播之丁山山神來
共止宿導以避寇得免於■患後歸鄉年九十
六以終是豈不善者而天神顯相若是南隱翁

偉容觀言論簡確爲人爽愷寬厚皆先修撰文
莫逆月集耆宿爲延齡會周旋獻酬秩秩有儀
譴談轟飲至醉愈恭而不亂眞所謂吉人也今
年壽八十五榮膺高年章服已數稔而筋力康
強飲食言笑無減昔時九月十三日爲其誕辰
親賓萃止子孫峙列青袍畫繡蘭蓀芝芽森然
滿堂自翁而下凡五世焉大恭吳公揮使朱侯
輩嘆曰不易得也於事爲齊逢於人爲具美於
家爲大慶相與名其堂曰高玄嘉慶而謂愚臣

嘗執筆記之惟素節公以孤身擠遷荒野迨返而安其故廬共間宗祀之危引千鈞于一髮再傳至南隱翁在昆弟間子孫獨蕃又以年躋壽考而目見曾玄是豈人力也哉翁子五人鳳鸞鵬鶴鶚孫十一人紳綬綺經繻本相樞模楷格曾孫又若干人其所謂高玄者則鳳生紳紳生中與正中生有嘉正生有光其仕而貴則鳳繇鄉貢進士終山東城武知縣鸞授蘇州衛指揮僉事其通經而將仕則鶴繻中正皆縣學生員

騰騫有期其少秀知務學則弁而角而孩提所造皆未可量爭榮競爽承歡於翁之左右前後者祖得其孫父率其子兄介其弟夫以其婦合五十餘人而其來者又蟄蟄焉何其盛歟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非翁能繩祖武勉於爲善而天嘿佑之何以得此翁今雖老足徵閱九度百而擢賢科儀　天朝者頡頏彙興家門之慶將不啻如今日而已也思天道培善本以演慶澤於無窮勉哉丘翁之後人堂在城南半里許

巋然須浦之濱爲翁累世舊業云

贈南京太常寺卿思菴王公墓誌銘

崑多王姓居丁涇里者家世尤舊鄉民世呼其宅傍橋曰王家橋目覩思菴祖孫相承今又四世矣公諱棠字懋思別號思菴曾祖考宗慶仕元千戶長入

國朝爲里正長祖考瑛考銘妣錢氏世隱居力農公少有秀姿舉止殊庸兒邑彥陸延齡氏見而奇之妻以孫女托以幼孤使持其家公曰丈夫事止此耶乃受學於外兄錢履素先生習肄甚力竟奪於兩家事莫售初志既長以材能聞有司選主公稅勤勞出入垂二十年事集而民便年五十公私一切之務舉付諸子乃偕梁府倅北莊先生輩結文酒社過從遊衍無虛日年六十預縣庠鄉飲歷年既耄儀度秩然嘉靖初

詔賜民高年冠服公自顧德薄不敢當縣官即其廬勸之且諭以大義乃拜受是歲壬午孫崙舉于鄉癸未登進士第遺書以少年登科當官以三事勗之丁亥公年八十作重慶堂成崙適以使事得過家拜慶因遍請

朝中搢紳詩文爲壽燕會親賓珠玉盈座遠近傳誦以爲盛事戊子九月二十六日忽得痰疾遂卒公生于正統戊辰六月廿有四日享年八十有一配即陸氏先卒子男四渭瀾濟洵洵殀女二適支倖李巽孫男三長即崙今爲刑部湖廣司員外郎次㮚次炤孫女八曾孫男尚幼公墓在丁涇里菜字圩之原葬在某年月日合陸氏兆也公氣和而色温然侃侃以信義自許里中少年誣人以人命府通判毛公瑄承御史牒行縣鞫治特召公問公對以寔事得白楊知縣子器初下車境之蔡村盜殺人誣及良民數輩搒掠瀕死公直入鳴其寃楊公因鞫得其情盡什之鄉閭爭辨曲直就公以決不可縷數公治家嚴整外內井然教子孫日夕道古今成敗以爲勸戒自幼涉獵書史至老披閱不倦能爲五七言詩温厚閒雅類其人未卒之前數月猶寄贈一律予讀之曰情辭兼茂是翁壽未涯也擬

倚韻和和未果嗚呼轉盻之間乃爲公作誌耶
然述於公子渭予亦稔知公爲之銘銘曰
世有凶人戕人之生於以殖賄于以干名煦
彼吉士信義自矢直民於寃生人於死繁善
溥澤鍾于爾孫擢秀揚宗高大其門
誥恩斯煌上壽考終闡德勳銘永貢幽宮

醫學正科王君暨配盧碩人合葬墓誌銘

君姓王氏諱永吉字元慶裔出宋司諫縉之後
君十一世祖夢聲宦吳中遂占籍于崑山之斗
門里今其地分隸太倉州王氏支屬寖蕃世有
顯者州郡稱詩禮鉅族恒甲乙焉君曾祖考諱
幾祖考經考俊別號市樂翁援例授承事郎妣
李氏君三歲失恃鞠於庶祖妣陳自少敏而强
記涉獵書史能背誦不忘方就舉子業承事翁
命分理家務遂弃去更力田服賈年二十即代

父持門户兩總區稅皆身任其勞畢役不詒公
私患害壯益負氣自信雖承上官侃侃不阿處
人不爲媕阿詭隨言必達志事多徑情衆惡之
誣搆以不法君毅然往直于訟庭卒無若之何
然自是改節頗遜巽不與物競非意干犯輒强
忍弗與較久之人皆感孚里巷有所爭質君徐
析以數言罔不帖服正德庚午連歲侵　詔富
民出粟賑飢授官以旌之君應令出粟千斛有
司撥牒授七品官不受晚好讀岐黃書得其梗

槃手自製藥餌已人疾不責其報鄉人德之應
于州補醫學正科謝曰非予志也退而奉親課
子教諸童習舉技以自娛因號曰半隱君能順
親友弟樗道殲焚逋券遇寒餓解衣推食如不
及縉紳大夫雖不識有嘉其志行者訪之君欵
洽累日夕性雖不飲而談笑佐觴未嘗少倦乎
居布素適體衣敝垢弊必浣濯補綴思勵勤儉
以爲子孫宗族法式配盧碩人諱某其先爲隆
興武寧人遠祖諱宜教者遊學于吳居鳳凰鄉

之集祥里後徙家崑山其子孫若熊熙彭祖儒
世以文行稱碩人之祖瑛登宣德五年林震榜
進士仕終刑部主事瑛生偉娶楊氏生碩人幼
有女德及笄歸半隱君事舅姑處妯娌和穆簡
静克盡婦道承事翁沒事後姑顧氏孝敬彌篤
寢食行坐每端立侍側曲意承奉歷歲久而不
衰年四十無子言于半隱君爲置貳室得二子
保愛顧復不殊已出半隱君少壯之日嘗什五
在外凡承賓祭睦親黨延師傅御僮婢嫁女婿

男之務品量經理皆出于碩人半隱君所樹立
成就碩人贊相之力居多君生于天順五年四
月五日卒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享年五
十有八碩人生于天順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卒
於嘉靖元年正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三子男
二長有義國子生娶御史許伯基之女次有禮
邑庠生娶開州知州張允清之女俱側室王出
女二長適國子生朱紱碩人出次適州庠生趙
瀚側室顧出孫男二乳名學詩學琴女三甥男

三朱端禧國學生先卒次朱隆禧丙戌進士又
次元禧甥女一適國學生王世仁有義將以嘉
靖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合葬其考妣於湖川鄉
海宇圩先塋先是持其姊之夫紱所述行請銘
銘曰彼美伉儷競秀名門内外相成善累業蕃
德載坤章有茁蘭蓀湖川芸芸篤斯慶源太史
作銘貢于幽垣

東園盛君配陶氏合葬墓誌銘

君姓盛氏諱萱字思愛世居崑之澱山湖西曾祖文涌祖君瑞考王妣李氏君生六歲而孤鞠於妣李二兄曰蔺曰蕙者弗克保家舊業傾廢君既有知識即自勵曰我必復之否者我父目不瞑於地下矣長從塾師學期有所樹立以允厥宗公私迫奪弗果乃嘆曰何忍以家事累吾母邪遂棄去更力本業稼穡摺瑣之務咸躬自督理持身待物慮患防微日惴惴焉唯恐不及

不數稔卒復舊產更加恢拓家以饒裕中年始得子廼即所居之東闢園圃藝果蔬搆精舍以自怡適因號曰東園子既就學知句讀廼延明經師於其中課以舉子業遇講論經理坐聽移晷無倦色力田教子之外一切奇衺誕謾之爲未嘗經意子典藝成淬志賢書援例爲國子生登科名嚮大用可期君娶陶氏同里菊隱公之女年十四歸君姑遭憂患持家嚴整氏入門即身任勞勩鷄鳴而起奉親主饋之外織絍澣濯之事罔不親之姑年既高周旋承順幾三十年執婦道如一日寬以逮下視其所生訓誨資送不異己出處親黨和惠而有禮待臧獲端莊而有恩蓋淑懿之性夙成於天非有所效學而能之子男一即典娶葉氏女五長適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之猶子瑋次適南京府尹柴黼菴之子國子生郊次適王邦次適梁全其一適朱大有側室葉出孫女三長許嫁王執禮餘幼東園性隱惻樂施予族黨人不能聊生者分田以授之

鄉里有凍餒者恒推衣食以周之事生送死祭祀祖考欵接賢士大夫館穀師友必致豐腆人皆稱嘆其賢君則曰凡吾所能皆我妻贊相以成之是非伉儷濟美其何能扶傾起廢之速如是君生于成化壬辰五月十五日卒于嘉靖甲午七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三氏生于成化庚寅十二月二十日卒于嘉靖己丑七月十六日享年六十卜以乙未十二月十六日合葬于澱湖之濱髪字圩之新阡典馳其師南京吏部

文選郎沈廷材狀請銘予嘗往來于千墪浦見
陶與盛二家桑梓相望鷄犬相聞華屋甫田山
連壤接嘆曰美哉此郎古朱陳村也心竊慕之
但托姻交間東園夫婦合葬之銘其何能辭銘
曰
哲夫造家遭家之顛幹蠱用譽裁自髫年舊業
克復既富而穀撿身教子維耕與讀賢婦相之
維義之爲外內鉅細咸中機宜澱湖之原靈秀
實蓄佳城峩峩慶流後昆

武定侯郭君荣 召見南苑 賜寶扇一
柄君擬作珍笥藏之爲製銘
御苑親切勾陳紫薇康侯傳宣躋于彤闈王音
是承龍顏不違寶箑用頒塵寰所希神工製繪
日華爭輝猛獸角張彩鳳翬飛溽暑欝隆澤手
敬揮股肱宣勞奉揚天威襲藏珍笥寶符共依
彤弓旅矢赫焉同歸

朱英齋先生像賛 一品夫人之祖 壽八十

生逢景運居安樂土容貌敦龎衣冠樸古發分直心奚害術賈累德既厚流慶斯聚子孫蕃昌造物所輔

朱德温先生像賛 英齋次子

爲善之人其容粹然維清維白累世所傳難弟難兄友愛弗愆綸巾布衣老于林泉

朱升石先生像賛 德温季子名醫

爾貌則臞爾中則腴涉多枝而弗試歷命途之

崎嶇晚肆力于醫流思駕古人而齊驅逸揰羨一時馳聲三吳葢無忝于弓裘而將收功于桑榆

與張碧厓僉憲

昨者多荷手書珍貺向在追冗中闕裁謝貞菴來不蒙鄙外又領華剳知愧知愧僕向以踈慵無似得罪于時豪入秋累遭言論然大抵以水村之故移怒于僕未免組織萋菲所頼公論頗明尚得苟完舊物然野人心性終不能随時俯仰浩然有歸山之興矣其未能恝然者

主上實有聖賢之資每日進講孜孜注聽略無倦怠之意所謂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用是靦顔就列姑俟明年春秋二時看世事如何決去就矣執事果了前件徜徉丘壑有何不可所視者少親酒色凡百知節留此强健之軀多樂數年乃上計耳僕歸山也要好人作伴千萬自愛自愛涷筆草草統惟炤亮不宣

跋鄒山人詩表後

人各有志詩言志也言與志相爲汚隆知人者以志不以言世變文盛士無顯微競以言自衒天子厭之然天度無弗容察其志而已鄒山人挾策搖墨放浪江湖間有以自老若不知世間有榮進之事一旦詣闕下獻所爲治安瑞應詩六章表一通君子聞而疑之迨觀其所奏疏云臣本布衣年踰七旬功名之念廢于四野者久矣非敢衒技以干祿也區區一念忠悃發于言宣之外有日矣遂拂衣掉頭去不復顧乃皆釋然嘆曰斯以爲山人與視世人之所爲則有間矣易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余嘉山人之志因其請附著數語若其平生吟詠之工蹤跡之奇與今日所獻文詞之盛麗已殫述于諸君併載刻中茲不贅云

顧文康公續稿卷之六

五言古詩

高雲篇

高雲白而停下雲濃以駛参差高下間相去亦遼矣澄凝望碧落茫茫九萬里所思在瑶闕身隨塵埃裡還丹隱虎穴青春逝流水方將礪室劍戡亂臻玄理陰陽陳二際中樞貫終始得一則一得霞裳諦標指火符乞神侯斗柄司化紀踪形同黃鶴聊憑紫煙起此曲誠寡和相期羨

門子

題周氏世壽堂

吾崑周壽誼生宋景定間閱世訖元籙重逢昌運還

高皇御宸極詔接開龍顏醴食賜大官復家丁役綰郡國飲處老尊齒無與肩身稟松栢姿眼見陵谷遷逍遙考終日高邁虞帝年靈根包枝葉期頤到曾玄俛仰極今古茲慶非偶然豈直瑞　聖朝庭階產芝蘭起家致青雲風彩北堂端振振麟有趾峩峩豸為冠世壽名高堂肯搆日以完飛翔玉山陽熠映婁江干江山壽無極嘉名同弗刊為語堂中人永懷仁宅安

送銅仁府推諸孫文郁之任兼期勉文同夢川諸兄弟

老景憐骨肉他鄉重離別念爾萬里遊勗爾增哽咽曾趨詩禮庭肯聚忠孝節炎荒足瘴梅清修飽霜雪忠信行蠻貊庶獄片言折前程豈不遠但須慎途轍摩挲老眼明名位會掀揭顧爾

鴻鴈群雲霄競頡頏他時聚京國令我生喜悅

立秋日孔昭賢姪遣苦熱長句走筆和成

二氣遞慾忒調燮勤漢丙暑各五行吏酷虐威屢逞雨師斬先澤日馭赫離炳吾人困爐鞴度物落陷穽功用策羽扇障凝憎盡屏尸龍居每見神馬駕安騁深林樂飛禄積水羨沉黿牛喘疑夜明烏渴逝類景無乃苛政刑何以名災眚撫字有煩懲對食時咽哽因思還化樂奚覬降年水予稽改火期遲快學稼請先迎土鼓驅薦

伐白旆整趨炎情可憐病喝事樹省夜酌冀登
亭醉眠希落井新荷載曲筒寒瓜墜修綆天旱
未秦甚禾茂乃深幸何妨塵寰隘自詫心宇靜
晚風清披襟斜月凉對影已覺神魂醒漸訝肌
骨冷乍欣初秋節似入華胥境氷層三千丈金
布八十頃農夫慶豐年寡婦利遺秉詩律應倍
工觴政何愁猛學步已失趨運斤乃須郢

贈秋官孫從龍謫懷遠 嘉靖癸巳春三月

崑山一片玉登用爲珪璋棄置事偶然韞櫝豈

終藏矯矯孫刑曹面色挾風霜侃侃執典憲議
論紫髯張直道思古人遷謫乃其常清飈拔敻
海瘴癘驅炎荒賜環知不遐 聖主思賢良至
寶協神理日夕飛虹光重瞳顧眄間聲價重巖
廊行行聊贈言舊書滿奚囊公餘恣探討儲以
濟時康婦賢代色養勿嗟慈母將憂患玉汝成
此恩深難忘

七言古詩

題菊

淵明有菊嘆無酒君復不飲菊烏有幽姿寂寞
榮太遲君獨有之何所取根苗花葉舉盃人注
酸流膏使人壽身名偃蹇聊自況不願繁華願
長久妻孥扣對共盤飡何必歌絲雙玉樽十年
遊宦走風塵就荒三徑悶猶存但使人知同一
節菊有菊無安足論君家在昔多種杏上池上
苑芳華映君今種菊亦自好乃知物果因人勝

新恩楚楚王門裾清階露湛菊敷腴士今用世
亦多術慎術奚如醫與儒君行欲賦歸去來西
風颯颯吹頭顱吳山娛晚有佳處留此春光與
二雛

王母篇寄祝梁母夏夫人七十壽夫人節

推在竹先生賢配也

我聞崑崙之山與天通黃金爲界兮白玉爲宫雲屏霧障知幾重中有王母郡僊宗大始匹合東皇公木金間隔居西東九月天開閶闔風電旌降遊歷華嵩青烏不到蓬萊峰玉山縹緲留僊踪千年蟠桃花正紅瑶池敞燕何從容群僊進觴禮敬恭頌祝阿母之筭無疆兮宜倣馮翼而超鴻濛

五言律詩

玉泉山觀泉源

石上對寒泉空明秋色鮮百源爭出地一脈直通天碧藻細堪數紺珠圓可聯塵纓不敢濯靈物在深淵

送周侍御 壬申春二月

稜稜周柱史歸臥幾春冬夢驚燕山北華風滄海東劍埋香柄緯雲出喜從龍宜室如清問蒼生涕淚中

行將爲客茲復送客病餘悲秋感賦寂寥不足爲晰言也

七言律詩

丙子新正五日水村太宰宅壽筵觀燈

肁啟王正壽域迎燈傳宮燭瑞烟橫若爲相府風光別爭迓天孫組織成華蓋垂香花作幄青藜分影火爲城宸遊勝有逃亡念頤贊訏謨荅聖明

即席詠燈

錦堂高會賞奇燈四座騰光徹紫宸華月乍臨雲母帳餘霞忽散水晶屏瑳珠的歷開鼓宝苞

影縱橫戰鳳翔前輦風流重鄉曲可無高韻續春星

偕盧侍御遊西山和韻

四野風烟漠漠迎隨人片月更多情酒慳不放如泥醉詩苦從教泛馬行二里禪林分夜暝幾人遊賞逐秋清尋常開口風前笑不管悠悠身外名

望湖亭

湖上虛亭圖畫開岡巒迤邐水縈迴一天詩景月爲釣湍眼稻田雲作堆物色撩人須借榻歌聲入座好聯杯擬將酩酊償餘興留待山陰雪後來

出功德寺至香山

馬首遙遙紫翠重蒼虬夾道擁長松天當北極無高處山是西來第一峯此地秋光餘殿閣前朝勝事有歌鐘登臨莫問興亡蹟衲子蒲團午睡濃

文華夜講和元人韻

閶道鐘聲送夕陽天臨講幄漏初長輝輝藜火明天祿杳杳銀河繞建章道德格心功要妙衣裳垂拱治馨香聖人有意撫前烈眼見休風隨漢唐

初見白髮

四十流年鬢有絲曉臨青鏡覺吾衰田園荒穢勞生計豺虎縱橫慨路岐酒榼詩囊渾欲謝藥爐丹竈擬相隨滄洲不遠沙鷗畔煙浪雲濤隨所之

丙子臘月南郊視牲馬上口占

天街燈火轉繁星侯騎紛紛擁道行聖主精誠崇祀典侍臣遥夜出都城司存近報無驪犀卜吉緣知用大牲受福自天應不惜歲豐民洽泰階平

黄丹巖冒雪而行戲贈

市橋雪暗行人少黄子衝寒何處來繡腑得詩珠錯落蒼髯忽老玉鬖鬖只拖山屐無驢載不着蓑衣有鶴猜歸去雙肩猶帆律茅齋坐火勸春回

幽花

靜裡吟哦若有神詩家景色未爲貧簷邊凉竹休摧物庭下寒花别駐春白髮時時憐我老紅芳的的爲誰新陽和只隔氷霜後看蔬抽條入句頻

和中秋聯句韵呈睿東孤卿

醉月凌霜得此宵人間天上境非遥薇垣散吏清難寐桂殿仙娥乍見招坐愛金波澄玉宇酌來莖露灑瓊杓賞心那用霓裳曲自有商歌倚洞簫

謝汝湖太宰長崙以壬辰八月望夕生巳三歲矣汝湖旅呂仍設酒食延親賓即席口占

行年巳是商瞿後種玉初成見此郎畫寢熊羆占世澤青氊燈火紹書香佳辰每記將蓬矢清夜尤宜醉羽觴待月酬歌又致祝他年芳桂總成行

南山孫丈人齒躋七十有二康强如昔令子大行君適以奉使歸省稱觴拜舞庭下爲鄉閭勝事即席賦祝用少陵韻

溪雲日日度紗巾種玉鋤雲計未貧手植松枝看漸老曾探虎子養來馴綵衣天上乘槎客鳩杖江頭抱甕人况是他時膺紫誥巖阿今巳寵恩新

九日旅中無酒白川周少宰聞之遺一大罍兼侑以詩亟呼童啓罌則味巳大變

矣興復索然俄而郡伯王先生遣白衣至酒味乃甚佳暢飲至醉因用白川韻呈笑

憶得明珠落紫槽色香眞不讓葡萄風前破帽依然落夢裡家山特地高未擬柴桑荒徑菊須從樵李貯村醪年來已厭胡盧樣何日歸來學士陶

登玉峯 辛酉仲春

放脚登山步步高胷中氣壓五陵豪一春花樹

鋪雲錦萬壑松風沸海濤婁水有情圍玉邑崑崗産秀拔城壕遙知八月天香裝兩袖氤氳籠翠袍

鹿鳴宴 辛酉

公堂典禮肆雍容俊乂都歸敎率中光隱蔦花京兆府香傳七寶月娥宮周行蕩蕩笙歌合皇極巍巍雨露通際此人生應不偶立身期莫負豪雄

入宮 乙丑

禁柳青青白玉橋無端春色上宮袍卿雲五彩中天現聖澤千年此日遭虎榜姓名書勑旨羽林冠蓋樹旌旌鳳凰池畔重回首午漏花深紫殿高

贈楊玄隱道會還崑

荏苒風塵二十年此心嘗爲白雲懸遙知野鶴依丹灶擬度飛虹訪洞仙春水北來瞻日月名山南去任風烟乘閒好寫參同契他日相逢共訪玄

壽玄隱楊鍊師七十

眞隱何須遠市廛羽衣鳩杖自修然諸緣謝却心如水一炷焚來日似年白髮巢雲看竹院青牛鋤雨種芝田仙家七十須臾事更擬南華歲八千

乙未正二月三旬內連得二曾孫志喜

盡道天翁眷德門一時誕育兩曾孫三吳著姓家聲舊列祖詒謀雅道存滄海珠連涵世澤崑崗玉倚萃春温蟬聯簪紱非吾願詩禮相傳衍

慶蕃

丙申之秋八月冬閏十二月又連誕二曾

孫仰天地申佑之恩思祖宗垂慶之澤

復用前韻示後人俾世守仁厚爲家法

則我之裔胄其永永昌熾矣乎

德星燁燁照清門四代連年見四孫麟趾鳳毛人共羨青氈錦軸世應存傳家自昔惟忠孝立志毋令在飽温喬木根深須愛護行看枝葉日駢蕃

先祖京兆公以乙未二月十六日生從祖龍岩公以丙申八月四日生二詩爲二祖而作詳見家乘孫晉璠謹記

題顧山山茶

造化厚培何代物崔嵬直共佛樓高柯如蜀相祠前栢花似劉郎觀裡桃壺榼尚期他日往斧斤岡說有人操叮嚀地主勤呵護莫遣靈根恨所遭

題夜合花

翰林院夜合花余往歲視篆時所植也

茲有事院中數株盛開奇麗殊嘗歲後

示李吉士汝立寓意詩作於癸巳夏四

月書於甲午春三月

瀛海蓬山喜托根仙姿綽約共誰論雲停玉筒俱成態翠蟬朱蛾似欲言造物撝訶謝斤斧隨時舒卷度朝昏春風桃李芳菲後特擅南薰長養恩

李吉士諱本復姓呂餘姚人嘉靖壬辰進士

府君教習時最屬意後官至少保謚文安

七言絶句詩

恭和

聖製前次魚入舟追作

君王聖德與天通魚藻清波映碧空躍沼入舟

文武盛豈如今日見神龍

嘉靖戊戌十一月荊婦朱幸預

太廟陪祀之列口號志喜

女中淑順似無倫結髮相看到七旬此日宗禋

備宗婦文班一品第三人

西山

高峯掠雲翠螺髻曲𡺸委地蒼玉環西山端合

北西子愁人一爲破愁顏

題錢舜舉西旅貢獒圖二首

明王慎德四夷賓進戒猶勤致主臣落落讜言

垂宇宙逢君之惡是何人

遠人須格邇人安德物荒禽屬兩端後世却教

徵白鹿不知王業本艱難

戲寫三圖并題三絶童時作

曲江春暖杏花開紫燕雙飛日影來玉勒宮袍

騎駿馬滿街爭看狀元迴題狀元歸去馬如飛

建章晨啟篆煙浮象簡朱衣立殿頭燮理陰陽

成底事千秋唯有一伊周題獨立朝綱

翁冠登朝似賈生翩翩鴛侶驟神京歷更三事

君恩重荏苒風光兩鬢星題一路功名到白頭

附跋

昔淮陰侯爲布衣時其志與人殊欲葬其

母因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已而

果然顧文康公童子時即善丹青繪狀元

歸去馬如飛獨立朝綱一路功名到白頭

三圖各題七言絶句于上後果

廷試第一繇宮詹拜相入掌宮鑰之任年逾古

稀天下稱爲賢相乃知天生豪傑固非不

偶留侯所謂天授非人力也余襟丈徐善

先生表揚先德爲裝潢三軸俾予跋其後

以致景仰之意云　萬曆辛卯冬資政大

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後學徐學謨謹跋

恭和
御製西湖詞
嘉靖十六年三月九日大學士夏言傳示
聖諭云西湖詞卿和二副來及示內臣看也和
二副來因進此二詞有疏刻全集中
中呂〔玉蛾兒〕即粉蝶兒
孝德崇光遍清明
七陵瞻望感宗祧慶澤悠長建中和行王道平
平蕩蕩至治馨香鳳凰儀鳴聲溜喨

〔佳樂歌〕即好事近
陵祀孝思長豈特為春遊賞雲屯萬馬煞強如
較臘長揚千山過雨靜風塵行潦波搖漾
正重瞳聆眯林皐忽宮闈喜送嘉祥
〔赤驥花〕即石榴花
我則見翠靄丹霞接混茫端的是聖日麗
重光則看那風詠豳斯雅頌篤鶯拜舜旒
忭詞賦傳揚可奈這千端慶緒難織紡時
清道奈光前邁往猶兀自念

陵寢近趙鄉勑封守防慎邊疆
〔佳樂歌〕
龍旗西指碧山長群峯赫奕榮光鳴絲激管
相間着金鼓鏜鍠行宮問寢豫　慈顏上
壽稱觴金山口紫鳳迴輿玉湖上神魚載
舫
〔捉烏奇〕即鬪鵪鶉
噴靈湫萬派流泉衍瑤池廿里清江棹蘭
槳黃帽篙師閃朱旗畫樗仙郎則願浪靜

風恬
聖體康多士際明良奉宸遊竹帛傳芳祝
皇圖福祚蕃昌
〔夕遊蠂〕即撲燈蛾
天闕是
帝家宸守是
帝鄉鬱葱葱佳氣繞蓬萊十二樓環拱着未央
綠瀛海盆城泰遠馭羲和黃道偏長更兼
那幸壬辰年作貢第來有十三處花錦大

田莊

〔步微樓〕即上小樓

崇伯子治水忙周文王視民傷還須是憂
憫群黎如保嬰兒欲置身傍天地包容雨
露涵濡日月垂光則除是師古訓向杏壇
函丈

〔夕遊蝶〕

勵戎蒞民乂安課農桑物阜康餙綱紀勵
群工登賢俊輔元良四時和挺始春王文

武勛勞紀太常贊吾
皇遊駕軒唐理陰陽禮樂明昌千百載樂雍熙
玉燭交光

〔杦音〕即尾聲

靜裡乾坤無鬧嚷湛靈臺峻發天光鑒千
古與衰計慮長

其二

〔玉蛾兒〕

泰宇晴光遍郊原曉天吟望仰堯天化日

初長雨絲微雲絮歛和風駘蕩　御樓??
香奏鈞天樂聲嘹喨

〔佳樂歌〕

樂事與天長喜奉
慈幃欣賞睍莛鳳輦徘徊紫陌垂楊蘭撓桂槳
泛龍舟碧水春溶漾來青鳥金母傳書躍
神魚海若呈祥

〔赤顆花〕

猛可地平湖十里景微茫原來是瑞靄罩

波光飛彩鷁艣聲驚起屬玉鴛鴦燮和那
粉蝶飛忙紫燕輕揚我只見漁翁遠浦收
綸紡白叟黃童相携來往他每都感
皇恩翹首五雲鄉祝
聖壽萬歲永無疆

〔佳樂歌〕

尊絲荇帶荻芽長莛成水國風光鳴畦閙
炒依稀鼓吹喤喤鶯歌蝶舞介仙音重進
萬年觴掛星辰碧漢雲漢明日月滄洲晝

舫
〔捉烏音〕
簇齊齊王節穿林響珊珊珠佩臨江隊元
戎借箸留侯從詞臣顧曲周郎這的是張
弛隨時爕康文武倚忠良賞青春花事芬
芳賛
皇猷海宇殷昌
〔夕遊蝶〕
雲開見
顧文康公續稿〔八〕卷之六　十七
帝城回首望湖鄉光瀲灩水天同一色龍神龍
宛在水中央擁祥雲芳郊氣暖馭輕風曲
渚流長移仙仗經行百里有多少禪關野
店共村莊
〔步微樓〕
嘆民農曉夜忙貧和病總堪傷他那里醎
歌僧舍剔窩長途賣笑門傍真箇是擔石
無儲周身無縷爨火無光快活煞富家郎
食前方丈

〔夕遊蝶〕
帝心惻感
天心雨暘時屢降康鋤強右拊疲癃去貪暴獎
循良登治效邁三王
聖子神孫率典常民擊壤歌誦陶唐申福祿日
熾日昌真箇是
大明君萬代輝光
〔收音〕
迎
顧文康公續稿〔八〕卷之六　十八
聖駕都民歡嚷嚷奉綸音仰戴
天光載路謳歌音韻長
和桂洲相公黄河詞二首 調念奴嬌
黄河九曲付安樂窩翁尋常觀物東盪西傾知
幾許無論金城鐵壁短蜮噴沙長鯨咽浪白晝
飛霜雪穹龜罔象夜深爭自雄傑　可笑博望
窮源何曾有眼云自崑崙發屈指中原與與廢
不祇浮漚明滅馭氣乘風何人凌倒景看如繹
鬟周遊八表海槎長掛星月

又

大河南北數千里一望中原民物迤邐江山開錦障盡是名城堅壁楚漢交爭曹劉割據戈甲明霜雪一時閒氣算來有甚豪傑　青春三月南征柳色連天滿路花爭發時拂彩毫吟麗句不問古今興滅

聖主中興太平有道德澤沾窮髮何年滄海釣竿時弄煙月

附桂洲原詞

顧文康公續稿 八 卷之六　二十九

九曲黃河畢竟是天上人間何物西出崑崙東到海直走更無堅壁噴薄三門奔騰積石浪捲巴山雪長江萬里乾坤兩派雄傑　親隨

大駕南征龍舟鳳舸白日中流發夾岸旌旗圍鐵騎熠水甲光明滅俯視中原遙瞻岱嶽一縷青如髮壯觀盛事已亥嘉靖三月

桂洲自南楚扈蹕歸已四月望後矣閣前紅芍藥盛開攜小酌賞之仍用韻紀勝兼

況翁云爾

閣前紅芍是萬卉叢中堂堂奇物影拂台堦香散滿太乙鈎陳奎璧化日交光東風扇煖玉署融氷雪露桃雲杏從前休詑英傑　堪羡舊府餘春天公有意留待公歸發景物因人增勝槩百代風流難滅老子衰遲金樽羞熠我滿簪華髮夜深去睡紫薇還掛鈎月

壽周泉坡少司寇六十　調南柯子

柱史今司寇風霜老鐵冠法星光燦五雲端恠

顧文康公續稿 八 卷之六　三十

底世人無數舉頭看　秀腑深藏玉蒼顏潤渥丹歲寒松竹日平安擬共壽筵泛蟻小龍團

和桂洲相公見賀麟袍之賜　調玉樓春

彩筆昔曾千氣象文光燁燁台垣上苕年青瑣諫爲官此日黃扉儒作相　高擎八柱人爭仰眼見堯天開蕩蕩歸來莫賦晉陶潛老去更追周呂望

附桂洲原詞

霖雨堂成增氣象麟袍勑賜來天上共羡龍

頭老狀元雅稱鳳池真宰相　鵷珩看虎人
爭仰衣披新恩開浩蕩更看高閣畫儀形要
使蒼生諧属望

賀桂洲相公卜居兼祝充閭之慶調帝臺春

材質渾朴神工日礲斵金作棟梁萬寶裁成株
櫨東楣畫寢沉沉凝瑞靄琴瑟鼓洞天仙樂正
瑤池子熟蟠桃徧來方朔　境超卓勢緬邈雲
漢倬天一捏喜調燮功深賛嘉謨日日在細氊
重㠯公族振振聚斯宇重賦周南詠麟角看與

國咸休鎮安如山嶽

賀序菴相公遷居兼祝難老調千秋歲

相門天啟奕奕鳴珂里德鄰聚仁居美山川靈
壽域朝野瞻依地華構迴穹堂傑閣冊霄倚
天壤根株應自昔傳仙李茂勛烈宜昌熾曾孫
春戲彩南極祥光裡恩深遠鳳池還接蒼濱水

閣前蓮子遺桂洲相公致祝調如夢令

太華峯頭異種成實㲀堪珍重稽首王虛君薄
薦翠盤清供如夢如夢孔釋來年相送

此葉北大配補

題梅

〔白練序〕

春光透漏泄向南枝信已傳終不負舊日故人
青眼初見野水邊謾索笑偷香情暗牽真堪羨
東風占却萬花魁選

〔醉太平〕

深院相思夜冷正暗香疎影忽到窓前冰肌熠
眼那許蝶鬧蜂喧堪觀黃昏東閣舊烟緣也曾
侍翠屏春宴萬般消遣真箇勝是跨鶴腰纏

〔白練序〕

道仙眼望穿恩情萬千西湖上只落得幾迴清
顛蹁躚落舞筵似髮亂釵橫邊翠鈿尤堪戀影
粧試出壽陽宮面

〔醉太平〕

嬋娟羅浮夢裡澹粧素服風流無限參橫斗轉
惆悵翠禽啼怨猾連誰家羌笛妬春妍怎禁他
碎瓊飛片雨微金重調羹又入傳巖商殿

〔尾聲〕

此葉北大配補

桃李繁華緣分淺踈狂冷澹滋味全留取心膓
鐵石堅

附王弇州先生曲藻一則

趙王之紅殘驛使梅楊邃菴之寂寞過花朝李空同之指冷鳳凰生陳石亭之梅花序顧未齋之單題梅此皆出王公膾炙人口然較之專門終有間也王威寧越黃鶯兒只是諢語然頗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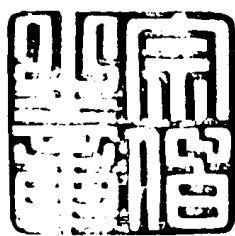
前詞誤刻梁伯龍王語堪作証

顧文康公續稿卷之六終

文康公續集跋

五世從祖文康公之集既行世矣兹從祖漢石伯兄長佩復廣搜採得公
大廷先資
講筵陳說及
郊祀樂歌與諸代言表牋詩詞等鐫爲續集拜誦之際驚喜爲深夫前人身席全盛能以功德之餘矢謨奏雅後之人覩其彝教之敦鏞帛之傳不復意其以文章奮也其有文章以益余於二者固云夐絶乃子孫守其舊藏既以前人之遺文右於球壁及庚用博蒐而手澤載出出而又多告
君颺
祖麟炳
廟
朝之章政如閱多寶者錄匱之外爛熳火齊游名山者絶嶂之餘蔚鬱林壑況乎祖宗忠愛之大指後人尤奉以紹聞者乎然疇因之有感也公當

世廟日海内乂安
朝端無事優游館閣得以文章揚
扢
休明然進則有居守之功退則有
營城之效城成不踰歲而島寇
之發崑民大庇至今席之以是
知公之經緯不言道存時即未
大施設而偶見一斑則
朝鄉賴之是故士大夫未有不功
朝與鄉而能一日居乎其位者
也今天下多故清兵深入南北
阻絕流氛日殷天塹失險後生

小子苟懷忠孝必將明志以養
氣養氣以練材練材以匡時庶
於公之德功可冀百一而高文
典冊亦於是具舉矣疇恐後之
人見公之文而忘公之大者故
於續集之行既深驚喜兼致戒
勉之意云爾
從五世孫錫疇謹跋

文康府君續稿跋

曾王考文康府君遺集不肖曾孫咸建敬承先志輯成於崇禎己卯而掛漏尚多不肖咸建與族孫長佩氏晉璠兢兢蒐輯復得若干卷仍屬長佩鳩刻而不肖咸建拜手稽首申言末簡以戒族屬子姓曰夫天壤間形影寥隔而較然相通歡戚榮悴之俱共者祖若孫而已記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又曰

一輕一重其義一也夫義一則輕重何間焉竊以爲推而順下而子孫而曾玄而來而雲而礽率此志也百世不隔也是故人倫之衰樂世福之菀枯子孫所有祖宗必冥默共之而况祖宗性情之所存子若孫敢勿遵守而道揚之哉今夫未讀其文其人不可得而見也讀其文而不能睪然深思怵然感動其人不可得而見也然則祖宗性情之事烏乎見之亦於遺文乎見之而已故遺文之不可滅也猶肌髮之不可傷也吾

文康府君立

朝遇

主秉節樹勳載在國史食報

祀典何俟遺文始傳顧自吾于考贈昌化公暨吾考馬湖公以來勤睠蒐輯爲事而藐余小子始克從伯兄咸正之後一再成集豈曰矜篇翰侈驕麗也　府君雄偉傑出而存心積慮如璧之倍厚發爲文章本乎忠孝澤乎仁

義故凡對揚之冊啓沃之書遊歌矢音之章與夫率尒短篇無不正直忠厚憂危悱惻使讀者如親其性情於乎　府君所以垂裕久遠而子若孫藉以綿瓞施枚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敢勿遵守而道揚焉竊嘗語族人不肖所効于祖宗者甚微而祖宗所以報者甚厚獨長佩老矣有志未遇一子復夭所徼福于祖宗者有待而其効力于祖宗者不衰即玆集之成率其幼孫需亡目較手排風雨丙

夜無倦嘗慨然語其孫曰吾減衣縮腹而勤
勤于此良欲使汝曹讀其文如對其人食坐
見祖宗于羹牆非徒以立言夸不朽也於戲
殆與余有同心已凡吾後昆捧讀遺文而瞿
然深思怵然感動求祖宗立言之旨得祖宗
用心所存勿壞厥基勿閼厥流尚克永世哉
凡吾後昆其敬念之篇卷始末條綴左方
續卷一爲
廷對策先是吾祖考哀集 府君三試錄授子
若孫手澤儼然而前集未及入梓識者謂古
今對策多矣獨天人三策焯絕千古 府君
對策醇正愷直彷彿江都首列之以隆對揚
且徵先資也
續卷二爲
經筵講章蓋 府君荷眷
世廟自講筵昉也頒學宮建敬一亭居守錫銀
章曰經幃首選則啓沃可知當時篇解句釋
無復忌諱卷帙至多僅存什一吾祖考曾購

獲中庸首章手錄如新茲復獲洪範一卷並
授梓人餘卷不勝收不勝刻矣
續卷三爲樂章按原目樂章七道向存
九廟一道題曰會典樂章不肖咸建敬簡會典
與家藏正合因考會典所載如 社稷 祈
報 時祫 歲祫諸章爲原目所有者稽其
年歲皆 府君在事時知皆 府君筆也敬
備錄焉
續卷四爲
誥敕賦頌按前集代言最備而中有脫簡茲復
蒐輯若原目七賦今得其三而視工遇雨則
原目所不載因知向多軼也七夕梧山靈鵲
翟封四賦則嘆不獲見矣頌原止二首今全
獲焉
續卷五爲表爲致語爲記爲誌銘贊跋書牘
大抵皆補所未備也表多手稿淋漓塗乙間
有未全今獲補輯致語原目七首皆
聖孝崇養

兩宮事而不獲見所獲龍舟一首亦原目所不
載也他如　親蠶進　內諸詩俱爲遺珠矣
霖雨堂向傳誦而未梓高玄嘉慶得之歸氏
藏本時震川先生方英齡府君蚤已物色矣
三像贊皆吾曾祖妣朱夫人之先世也有諱
道明者于不肖爲中表兄弟行又顧所自出
壬午夏見貽　府君手澤敬錄入焉令人深
葛藟條枚之思矣
續卷六爲詩詞補遺蓋　府君唫咏最富而

散軼不少如松陵周恭肅集中與　府君唱
和累累止夜合吳酒二韵載前集餘如山陵
丁香柯亭報國佛閣劉宋世史諸詩俱失
府君韵而原韵俱軼能無慨慕凡我子姓加
意訪求倘能踵是集而裒刻也庶藉手成先
志哉
崇禎癸未夏五不肖曾孫咸建敬書于葑渓
艸堂

文康府君續稿跋

府君初集之成也爲已卯夏五時從祖漢石
將遊北雍屬不肖晉璠董厥事不肖晉璠偕
小孫需立且排纂且督剞劂不敢怠是秋從
祖慰禮經集工適竣不肖緘新刻寄都門從
祖亦遺書相慰勞忽忽已四易裘葛矣衰老
閑居門無剝啄日唯以蒐輯　府君佚稿爲
事或出自名家枕秘或得之宗人壁藏以至
漫漶剝蝕窮搜忞討而合之

大廷對揚
講筵啓沃及奉　旨專撰
九廟鈞天之奏與一時
君臣相得賡歌喜起之章洋洋纚纚弇州先生
所謂高文大篇前刻未備而今始購獲者彙
成續集凡六卷嗚呼是集雖未盡　府君遺
文而　府君一生正直忠厚憂危悱惻立
朝居鄉之梗槩則已具于集矣方相與謀續刻
會從祖端木不遠萬里自延州捐俸助刻貲

兼辱贈壽言過相奬借又諸從祖從父若弟
侄輩各隨願力協助於是開
寳翰閣鳩工聚梓而漢石幼疏兩從祖適偕赴
公車不肖前視曰此行千霄直上會見此集
遺座主若諸同升百年舊章不棼以新榜重
耶從祖曰有如席祖餘澤將舉朝目爲名公
子孫亦新榜以舊章重耳因相與歡然爲引
滿夫詒謀亢宗後先暉映自天壤間盛事獨
不肖晉璠以衰庸謬司較讎之役頻年拮据

詠騐烈揚清芬昔也珠沉今也璧合佑啓我
後人將無有睹此而興起者乎區區孝思擭
藉斯以傳續所冀望于將來者端在乎是因
溯始末而紀歲月如此　昔
崇禎癸未夏日第五世第一孫晉璠謹識

又跋

續刻甫竣忽一日翼凌侄捧一榼至啓視之
皆　府君未刻詩文稿手澤如新淋漓塗乙
且中多
世廟推尊
謚號及崇養
兩宮事巍乎煥乎代
天之音集中所必不容已者爽年何幸復睹此
遺珠敢惜餘力不以補前集傳之永永惜已

成之刻未便竄入亟命孫男孫王所撫
篝燈抄寫疑成三集餘剞劂因念從祖漢石
有云吾所效於　祖宗甚微而　祖宗所以
報之甚厚兹鄉會掄魁光依日月將來正未
可量斯言驗矣不肖所視新榜舊章後先輝
映言亦無不驗矣凡吾子姓咸視此榜樣爭
自效于爾先庶几食報于爾後毋以鄙言爲
迂謬而設忽之則本支百世其綿綿昌熾矣
乎錄成聊綴數語兼賦短律貽諸弟侄寓勗

望之意云

奎光隱曜幾多年何處留貽蝌蚪篇綵筆拈
來珠錯落錦箋題處玉霏煙當年山斗聲名
重此日孫曾衣鉢傳自是才高能復始還看
幸祖有新鐫

癸未冬日孫普璠再識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三十四卷（一）

〔明〕陳仁錫撰

明崇禎六年張一鳴刻本

無夢園初集自敘

憶余讀書焦山年四十矣有客過之請古文辭行世余遲之十年居亡何承匱中秘而審亦列庶常修後輩禮謁坐定曰記江上約乎曰忘之矣爲理前諾余無以應

桐封寻假蒔花種竹之餘略簡舊帙成若干卷多得之僧舍山寮破甕敗壁間且以謝客請也

其文目凡十有四一

大廷對策之文一

講筵入告之文一主考進

呈之文一制科應試之文

一草莽臣恭謁
定陵
慶陵登第直講除名策蹇
之文一扈從
郊祀
幸學陪祭
太廟宣
詔出關持

節入洛之文一成均解經
之文一輶軒採訪之文
一諮詢酬對之文一情
事揣摩之文一敘述今
古之文一編纂雜記之
文一游覽探奇之文一
山水紀蹟之文大都三
十年來存藁千百之一

二耳唯
制誥代言與腐儒析理讀
史漫評未敢遽出亦藏
拙之初念也刻成系以

無夢園何居海內知余
好居園不知余居園之
無夢也沈石翁詩浮雲
以外夢俱無園既成有

贈余衡山先生硯者其
銘云良宵恐無夢有夢
即同游亦一奇也主人
不得已再出山不逾年

即歸故其詩云家臨葑
水絕塵喧常住蕭蕭無
夢園怪底出門太多事
夢梅夢竹夢分蓮

崇禎癸酉季春朔日長洲
陳仁錫書於白松堂

徵文自引

海內徵文于吳門濫及予著問亦不少然隨搆隨發別無副本更苦記憶初集多出友人覓寄而至者甚少伏懇續發他如游客假序以自媒賈客僞書而滋蔓不在此集其贗明矣

澹退居士啓

吳門張一鳴叔籟梓行

無夢園初集目

大廷對策之文　豈集

講筵入告之文　有集

主考進

呈之文　文集

制科應試之文　章集

草莽臣恭謁

定陵

慶陵登第直　講除名策蹇之文附詩　驚集

無夢園集　總目

扈從

郊祀

幸學陪祭

太廟宣

詔出關持

節入洛之文附詩　海集

成均解經之文　內集

輪軒採訪之文　漫集

諮詢酬對之文　勞集

情事揣摩之文　車集
敘述今古之文　馬集
編纂雜紀之文　駐集
游覽探奇之文　江集
山水紀蹟之文　干集

陳太史無夢園豈集文目

天啓二年廷試

擬進

神廟實錄表

陳太史無夢園豈集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有集文目

日講講章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　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亦可宗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　可謂好學也已

丙寅冬早　朝集精微科與同館兄弟商

日講及不請

勑命紀事

經筵講章崇禎三年八月十二日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其命用休

陳太史無夢園有集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文集文目

武舉錄序

策問一道

第一問

第二問

論

陳太史無夢園文集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章集文目

會試

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

擬

上御

幽風亭召尚書李時等同觀

西苑收穫謝表 嘉靖十年

第一問

第二問

第三問

第四問

第五問

崇禎辛未會試擬策

第三問 薦舉

陳太史無夢園章集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驚集文目

天啓壬戌會試恭謁

定 慶二陵記

神廟寶訓進呈恭紀

執中用中說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詩 謁陵

壬戌二月試竣以儒冠謁

陵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恭謁

長陵 景陵 獻陵 三陵當紅門之中

恭謁

裕 茂 泰 康四陵 四陵翼長陵之西九龍池環其前松園障其

左

恭謁
永陵 長陵之東天壽山相近 悼陵合葬于此
天壽山
世宗新建圓亭留額
恭謁
定陵
恭謁
慶陵
恭讀

世廟冊諭
昌平古意
秋梁公祠
劉諫議祠附昌平紀聞二
詩出山
初入翰林言志
及第言志
其二
其三
萬壽朝賀恭遇瑞雪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講筵紀賜
其二
其三
其四

金齊秋講
秋講賜宴
進春賜錏
其二
其三
菊始華律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菊始華絶
其二
其三
其四
賦得秋菊有佳色
其二
詩 刪逐
放逐漫紀時天啓之丙寅也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其十四 夢父 夢母
懷仲弟和卿
客訪
策蹇出長安日啖峨眉笋餅 五首
天啟丁卯辭朝
潞河待舟逢楚友周更生却之不去

潞河夜宿
頌
郊天頌 有述
步禱天壇頌 有述
社稷壇頌 有序
太廟頌 有述
幸學雅 有述
詩 題贈
贈丁大司空存問

辛未秋七月予與同年陳贊皇奉使同
　秦遲我于順德路見三公子喜而漫賦
其二
其三
傅寄菴年兄以冊封周藩行
送史念翁
其二
其三
劉司理振賢報最

其二
李蒼巖年兄以榷關行
其二浙直七月朔日風沴附訊
贈余大理致仕
送黃石齋徐霞客游洞庭時旱禱
贈江南諸分闆余戊辰所舉士
送沈方平年兄助教改官南儀部
爲韓君理存廉索贈崔侯
送廣文令楚

懷江伯通世兄
何孺龍
何嗣冲
壽陸觀叔母八十
壽海虞孫恭甫太寧人
壽李大生年兄祖九秩
壽朱太常上翁年伯母
其二
蔣八公年兄老年伯暨陳恭人雙壽

壽桃源江泉翁夫人夫人生于江右先世籍吳
壽何宗元年兄母夫人老伯母
壽陳襄宸侍御年兄
徐雲林年兄出泝海道便道壽母
蓋卿弟初度
題張義姑芳閨俠骨圖
其二
輓金水部浮弋
其二

輓莊方壺中翰年兄
輓門人計我瑛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陳太史無夢園驚集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海集一文目

輶軒紀聞一
紀全遼形勢建置
紀山海關内外手摹邉圖
紀全遼地理城堡
紀名號決戰勝
紀八島形勢利便
紀合南衞廣寧以復全遼
紀路河
紀復廣寧南衞
紀三岔河旅順口
紀鎮江
紀寛奠諸堡
紀海州
紀冷口
紀開原
紀奴老寨
紀失開原

紀遼官專設
紀奴情
紀奴奸細
復遼實着
紀必復廣寧速備京師
漸復廣寧
紀遼薊宜雲之合勢以分虜
破三說犄奴巢以鼓中外之氣
紀取三韓要地

紀大寧內徙邊患薊宣畧
紀薊門險要
紀薊門兵馬
紀薊門撥哨
紀薊門夷情
紀奴情
紀永平虜入
紀瀋陽之戰
再犯錦州情實

紀三將失地利
紀四城殘破善後
紀戶口
紀任名將定國是
紀將
將權
醫閭先生集序　在關外前屯作

陳太史無夢園海集一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海集二文目

己巳輶軒紀聞二
錦寧道中
永平道中
遼陽道中
薊門道中
山海道中
紀守關
宣詔山海關遼東都司紀事
興寧遼武進士門生王振遠陳國威高臺堡紀事

陳太史無夢園海集二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海集三文目

辛未洛游紀聞
京東道中
寶坻道中
太行道中
山東道中
磁州道中
黃河道中
河淮道中
金陵道中紀聞
徐州道中
詩還朝
春水畫骨歌
夜渡金山
其二

其三

東阿李侯

河間王太守

山海關前屯副將軍飲

其二

寧遠故樓與將士痛飲励戰

其二

中後所王司農卽席

何承渠副將軍招同張午垣徐郗閭飲首

山時桃花一枝開湯泉重搆祖帥治海

舟待渡

其二

趙元戎招飲角山觀海樓移酌署中

前屯登趙將軍城試萬人敵放三火箭忽

聞傳烽登高閱戰虜首至自瑞雲堡

洛游

燕趙懷古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河北道中

周藩　冊封禮成時中秋夜雨

其二

其三

其四

中秋郊迎　龍節

其二

其三

上維王

吳大中丞年伯卽席

中秋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出陳留憶汴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過歸德董太守萬司理即席夜泛
再赴亳社與萬司理

其二
其三
南宿州吳觀察過訪
其二
寄詢同門廬州嚴太守
南宿州有感
夜謁張許二公廟
其二
九月朔過王莊偶讀高適閉門無不可何

事更登高句漫成三絕
其二
其三
雨中渡淮有感
其二
其三
其四
偶憶珈河善後紀事
其二

江心道中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廣武衞道中茶菴
其二
闔山謁廟
其二
其三
辛未重九前四日以冊封至自滁太僕徐太翁夜深載酒賦詩

其二
滁州
其二
其三
其四
龍興寺
其二
其三
其四

重陽前一日憩瓜州息浪菴候風
其二
金山渡舟
夜聞江上雨
九日登金山
九日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陳太史無夢園海集三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內集上文目

乾元亨利貞
初九
九二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
九四或躍在淵
上九亢龍有悔
大哉乾元
雲行雨施

乾道變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陽在下也
德施普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元者善之長也

亨者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
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
初九曰潛龍勿用
龍德而正中者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
九四曰或躍在淵
九五曰飛龍在天
上九曰亢龍有悔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大哉乾乎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
君子學以聚之
九三九四重剛而不中

亢之爲言也二節

陳太史無夢園内集上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内集下文目

坤元亨

彖曰至哉坤元

牝馬地類

先迷失道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地埶坤

初六履霜堅氷

六二直方大

坤六畫合章

六四括囊

六五黃裳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

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

天地變化草木蕃

君子黃中通理

美在其中

陰凝于陽
讀易體仁長人小論

陳太史無夢園内集下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漫集一文目

雜紀
紀遼餉
紀兵餉
屯政
紀屯田便宜二策
紀鳳陽屯
紀揚州屯
紀南京兵屯
紀浙江海屯
紀楚屯
紀關外屯
紀邊屯
紀邊外屯
紀遵化屯
紀關門外鑄錢屯田
錢法
紀錢法

紀鑄利
查核京營損失議
紀京營捕營
紀京營四衛營
紀練戰兵
京營練兵
練禁兵
揚州爲京操
練事
練竈丁
磁兵
衛兵議
兵制
紀省兵
紀虛冒
紀軍詐
紀恤死
調川兵紀事

錦衣舊聞
紀軍中神器
紀火器
紀禦倭刀
紀京邊造銃臺
紀採神砲
紀造鳥銃
紀造戰車
紀制牌兵
紀軍器
紀砲
馬政議
紀馬
遼東孳馬
儲馬
紀倣京營覈倒馬
紀關門市馬
滁州復馬政

茶馬
茶馬之利倒持番夷巧計

陳太史無夢園漫集一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漫集二文目

紀捕酋戊辰入大同寨
紀捕賞
紀卜捕
保封疆保性命二大戒
紀宣雲秦晉
紀三秦流賊
紀中原盜黨
紀河南礦寇
流賊
紀宣大
紀烽臺軍伍燃發
紀宣府
紀全秦
紀兩河
紀臨鎮
都城紀聞

紀北平建都
紀燕都
九邊藩國登耗
紀防邊
紀邊防
紀海上布勢
紀邊海
紀海上前事
紀海釁

紀登萊往事
紀朝鮮助兵
紀東江朝鮮往事
紀海戰
備禦
紀海寇
紀三省海寇
粵東草寇
處粵東逹舍
除海寇
海盜
紀海防
紀海船
東南舟師
蘇州海防
浙海兵
紀閩海市税
盜糧

海路
海塘
登萊紀聞
紀登萊
紀造戰艦法
紀戰海
紀禦海

陳太史無夢園漫集二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勞集一 文目

牘

荅諮訪賦役

儹運

輕賫

淺船民七料

漕餉

昌平米

金花濶布

兵餉

貼役解扛

存餘

會計

糧長

北運

王祿

清查

軍儲恤孤

水區

扣支

縣總

衙差

倉糧

徵比災銀

錢糧積弊

衛兵

賦冊

五省遏亂

開河修塘

長洲縣無處荒田設處七議

賦役

花詭

徵解緩急

輕賫

催科

絶山東荒

畫一賦法
分徵丁田
畫一實徵
選吏驗封
早截推收
專用青蹄
儘免實荒 附兼清查
嚴核倉糧
松江賦役議

紀淮徐賦役
黃河
修徐城
淮徐唬船
南庾

陳太史無夢園勞集一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勞集二文目
荅諮訪鹽法
九邊鹽法
川鹽遊鹽廣鹽閩鹽滇鹽秦鹽議
鹽法
兩淮鹽政
淮南鹽利
兩淮綱法
兩淮父老談鹽法

紀鹽糧
淮揚道中紀盐法

陳太史無夢園勞集二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勞集三文目

荒政考上

人主 四十五則

宰相 十則

司農 論積貯附

臺諫 一則

監司 九則

太守 十四則

縣令 二則

鄉紳 一則

荒政考下

項襄毅公救荒事宜 十四則

韓襄毅公救荒事宜

請行納粟備荒例疏 景泰三年八月初八日

奏十三府放支倉各疏 景泰三年九月廿八日

賑濟江西十一府疏 景泰五年十月廿七日

會議救荒糴穀價疏 景泰六年三月廿八日

巡撫行過條件疏 景泰六年七月初三日

賑濟饑民戶口數疏 景泰七年八月廿五日

附詩

于忠肅公勸助平糴告示 時官巡撫

王文成公賑濟事宜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文

牌行南昌道賑恤水災

楊忠愍公上徐少湖救荒書

附錄 七則

吳中荒歲射利宜報 并糴粟議三十則

紀袁公大來

蘇郡庚申荒政紀

葉邑侯慕同募義恤鄰事宜序

葑門荒政引

義助鄰里糴本疏

抄錄史書中米價事 計六則

附斟酌積米積穀二議

錢長玉荒政序

陳太史無夢園勞集四文目

西北水利

治河上流議

東南水利

一設官始末

一尋源委尋先手

太湖說

太湖險要防禦說

陳太史無夢園勞集四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車集一文目

籌邊論

邊屯責人

邊報責實

行邊責大臣

將材責撫按有司

倉場草場軍器火器責戍守禦

各邊管糧責甲科

紫荊關河套責邊臣

撫賞責路將班軍并責協守

守臺并責操部

宣府宜先自治以援薊保

三秦先務

遼馬

遼餉二司

遼兵數不可少

廣寧兵額

遼餉積弊

遼馬失亡之數
查閱視實數
不救開原之失
紀河東失亡之故
遼屯原額
遼撫賞額設
遼馬原額
開原老邊
遼無人無食

邊牆城堡擇先重要
遼東墾荒
京營論
揷酋論一
揷酋論二
揷酋論三
揷酋論四
揷酋論五
揷酋論六
揷酋論七
海防會哨遠哨射手論
屯任法鹽任人
兵制內輕而外重宜矯用之京營以作邊兵之勢

陳太史無夢園遺集一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車集二文目

防禦

京師防禦
關門布局分防
薊州備禦
河北防禦
瑞金縣備禦紀事
金陵防禦
楚吳防禦
揚州防禦
浙寇新防禦議一
浙寇新防禦議二

陳太史無夢園車集二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車集三文目

紀潦海運米五議
紀潦海運道
紀海運
金陵半餉
東南漕
漕運積滯議
漕運積弊議
揚衞北運議
河西務剝船通州泓船議
天津截糧
揚州漕堤
論揚衞
白糧差議
社倉議

陳太史無夢園車集三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馬集一文目

序

磁州嚴備禦序
李座師陟南大司成序
賢郡守况公考序
楊具翁晉秩序
雲南李年伯晉封銓曹郎　予襲世勳壽序
張司李篤棐考滿序
趙太室年伯序
代賀順德黃大司成序
送司農劉念劬考最行序
張叅軍擢婺州令序
送萬父母序
叔仝三叔卓行讓産序
送吳昭伯陳情歸序
東甌紀勝序
雲龍山書舍序

丁漢冲以保津功奏薦序
杭州孫太守序
梅嘗周子北征序
劉元博洛游序
送友人薄登陽序
錢君頴奇症序
施君序
王山人星言序
三原温介廉序
平湖萬如玉太序
酌壘懐貞集序
送史郡尊序
永平駡賊死韓烈士序

陳太史無夢園馬集一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馬集二文目

序

劉士翁年丈五十壽序
壽李夢翁大司空年伯序
壽李老師序
壽文年伯母序 𫓧卷
賀高明柱壽序
壽文湛持年丈六十序
再賀文湛翁壽序
奉壽姊岡陳翁暨姚恭人八十華誕序
賀張郡守伯翁暨老年伯母太夫人雙壽序
又序
賀李海翁雙壽序
宋位宇偕壽序
壽王侍御封翁序
壽劉天和年伯母序
壽錢長玉年伯母序
壽鄭年伯母序
陳雲怡母夫人七十序
眉翁陳先生七十壽序
賀周闇昭父母偕壽序
叔祖紹翁八十序
陝西温母趙太夫人六十序
張雲來壽序
郭符禺尊人壽序
周司李母蔡太宜人九十壽序

陳太史無夢園馬集三文目

序
四書講意序
四書語錄序
中庸淵天述序
鄭埊陽年兄詩序
春秋同門稿序
黃愼軒先生集序
王覺斯初集序
易簡錄序
羅宗伯易序
易經來注序
毘陵四先生稿序
王文肅課孫稿序
輶軒錄序
孟肖形年兄夢覺言序
王孝子俠後編序
題斗酒堂集
康弱孟草序
朱秋崖先生稿序
序太浮試草
張澹斯文序
徐仲美草序
吳賓王稿序
了義序
東粵李老師集序
代觀風序
吳音序
陳二何稿序
玉硎山房大題選序
金太守問心稿序
社稿序
謝學博稿序
香象集序
曹魯川文集引
王宇皆集序

傅三雨詩序
彭原樂詩稿序
樊大夫稿序
吳進士經書義合刻序
萊陽左進士稿序
錢與立草序
楊維節進士稿序
景瓦編序
宛陵游草序

小題先範序

管進士稿序
擬鹽臺觀風後序
張爾韞徵羽篇序
夢鹿堂易義引
元震王侯臨塲稿序
王曙翁年伯遺稿序
高明杜三草序
李三人詩序

荆溪饒侯文序
消暍集序
西湖觀序
西湖補帆集序
冷泉集引
七箋引
錢兼山先生廣川集序
包少卿蒙泉公稿序
崑易社序

昌宗起詩草序

嵩東五劉稿序
吳兩階文草序
岳天一詩文合稾序
湯漪渟文稿序
昭華琯序
關社序
尹存廉易解序
楊去奢維桑三議序

戴冏得選藝序
韓氏一家言序
保甲鄉約書序
二洪文草序
序但園草
江陰鄧先生文序
合刻兩先生稿引
湖上題腕談
石田壽序
傷寒指南序

陳太史無夢園馬集四文目

序

六書故序
評資治通鑑序
史記序
漢書序
三國志序
潜確居類書序
古文奇賞自序
續古文奇賞序
三續古文奇賞序
四續古文奇賞序
明文奇賞序
名世文宗序
正續名世文宗序
大學衍義序
大學衍義補序
蘇文忠公奇賞序

藏書序
續藏書序
諸子奇賞前集序
諸子奇賞後集序
註老子序
我箴註序
正韻箋序
河洛理數序
吳嚴翁名世編序

重刻醫閭賀先生稿序
繼志堂宗譜序
讀史機畧序
性理序
藥頌序
古今印宗序
印譜序
閩顏太學道統紀序
註靈樞經序
註法華經序
古文奇賞畧紀
註陰符經序
感應經解序
蘇文全集序

陳太史無夢園馬集四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駐集一文目

記

重修虎丘山寺記
潞水客談記
司農劉公重修滸墅塘記
史侍書奇忠家祠記
重修寶應元君廟記
泖湖湛應殿記
重建臥龍街關廟記
重修寶帶橋記
貴池縣復昭明太子堂記
江右玉泉周孝子記
重修天妃宮記
重修長洲縣學暨名宦鄉賢祠記
銅井山重建石橋記
重建悟石軒記
重建荊山口橋記
義田記

良鄉重建縣署記
重建射瀆橋記
重建東禪寺諸殿復立辟支山門文昌閣記附題酒仙像
仁孝王先生祠記

陳太史無夢園駐集一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駐集二文目

傳

楊忠烈公傳
贈太僕寺卿監察御史周公來玉傳
都督師復朱公傳
封翁陳雙梅暨朱安人合傳
侍御顧公暨配黃孺人合傳
大參中瑜顧公暨元配任宜人傳
李貞母傳

陸貞女傳
高士樂耕曹公傳
紀孝子傳
鄧孝子汝南傳

墓表

永平鵬南韓大夫墓表
羅陽劉先生墓表
南京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后川段公暨配太安人李氏合葬墓表
贈戶部郎左龍劉公墓表
奉政大夫賈公妣趙氏墓表
兵部職方司主事亭山秦公墓表

誌銘

元戎沈公暨配姚夫人合葬墓誌銘
承天府推官省衷李公暨配王夫人墓誌銘
奉直大夫莒州守毛翁元配曾祖姑安人誌銘

太僕寺卿振雅徐公墓誌銘
勅封侍御光宇徐翁墓誌銘
朱工部太冲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曹毅墓誌銘
朱碩人墓誌銘
張太恭人墓誌銘
王孺人墓誌銘
清溪堂天機紹居二高僧並葬誌
虎丘合葬三姬墓銘

行狀

繁昌令澹津呂公行狀

壹菴湯公誄辭

祭文

祭大宗伯李湘翁文

祭伍少參寧方先生文

祭金赤城年兄文

祭周元公先生文

祭園山朱師復將軍文

祭諸敬陽先生文

祭嘉興朱君升斧廉文

祭張理菴先生文

祭吳爾繩文

祭蔣姑夫台宇文

祭賀日獻尊人文

祭曾柱石文

陳太史無夢園駐集二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駐集三文目

隋宋先儒贊

隋王仲淹先生

宋胡翼之先生

李挺之先生

邵堯夫先生

周茂叔先生

程明道伊川先生

朱紫陽先生

呂原明先生

張横渠先生

謝顯道先生

尹和靖先生

朱公掞先生

呂和叔先生

呂與叔先生

台州府天寧寺自來羅漢贊

大聖迦葉波尊者

● 啓敎阿難陀尊者
應供賓頭盧尊者
請住山中難底迦多羅尊者
西瞿耶尼州賓頭盧尊者
迦葉彌羅國迦諾尊者
東勝神州跋哩陀闍尊者
躭鉢羅州跋羅陀尊者
迦葉彌羅國謳諾迦尊者
西上一尊

西二尊
西三尊
第四尊
邵鹿嶙論贊

疏

建文昌閣疏
題接引寺準提閣疏

題跋

乙爲海忠介公題請建祠呈文采畧 周鑣貞明
題春湖詞
明聖湖百咏題詞
祁司馬藏書約跋
跋吳文定公謝恩表草後
跋吳頤山紀事
跋施捨文定公眞蹟二十一帖
傳氏藏王孝子手札跋
跋文徵仲所書徐氏先誌
跋徐霞客遊盤山黃石齋贈詩卷

毛孝廉行事跋
瑞光募緣文跋
洪半石年兄惠泉詩跋
止牘題言
夜臺說

書

上政府朱老先生書
上同鄉政府書
天台紫凝樓與張夢澤請速除金礦書

上撫按公祖書
上周撫臺綿貞爲吳文定公請祭書
再上周撫臺公祖書
與雲中將
與甘肅劉撫臺
其二
與徐按君直沈阿滿冤辟書

過淮北阻擊桃源宿遷邳嶧四災邑與蘇
撫臺請立石減夫役書
與吳邑周侯白章二鹽訪誤拿書
辭周大中丞檄府建坊書
與胡兵道
閱張仲課與細論文書
與朱年伯總督
與友人說台扉
再出山與相知書

春秋房約
署國子監紀事
一紀革首惡以清首善
一復射圃修右廡
一諭公侯伯之子
一進課之日每季呈　御覽冊以革鑽刺
一選真儒以儲積分
通巽溝以竟前功修滸墅塘至和塘以便
濟渡築寶帶塘接松陵築齊門塘接海虞

以垂永利論
擬應天武試策第一問
立關廟七議
宣詔至盡寧檄毀魏逆僭坊與河間太守
陳太史無夢園駐集三文月 終

陳太史無夢園駐集四文目

宗表跋
成齋公小記
懷山公小記
西江公小記
白陽公小記
莪齋公小記
麓陽公小記
龍江公小記
沱江公小記
蓮泉公小記
始祖至高曾祖父小記
居第考記
成齋公集跋
成弘聯句跋
五同會跋
同野公集跋
三世祖考跋

五世祖東湖公小傳
繼志堂宗印序
義田建坊記

陳太史無夢園駐集四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江集一文目

台雁目
記宿
記像
博古
記碑塔殿橋
品人家
選樹
啓三

擬疏目
訪漁家
所見鳥獸
天台祠記
天台第一遊自仙筏橋至斷橋下慈聖寺道烏溪嶺入萬年寺記
罷天台僧礦稅記
遊赤城山記
遊國清寺記
聽僧說福勝石梁幽谿大龍湫五洩瀑記
天台憶一
天台憶二
自黃巖入雁山小記
雁憶一

陳太史無夢園江集一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江集二文目

剡溪記
剡憶
荆溪二十一洞記憶
荆溪小說緣起
說義興郡
說長橋
說山水
說長吏
說風俗
說古蹟
說茶
說怪異
說人物
辛酉浙遊
遊馬鞍山記
遊潭柘寺記
遊嶧山記

西磧訪梅記
湖橋訪杜記
西湖月觀
初四月記
初五月記
初六月記
初七月記
初八月記
初九月記是夜雨是日觀百妓會禮十齋湖心亭看日出故亦書月
初十月記
十一月記是夜微雨
十二月記
十三月記
十四月記
十五月記是日觀潮
十六月記
十七月記
十八月記是日觀潮

十九月記
二十月記
二十一月紀
西湖雜紀

陳太史無夢園江集二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江集三文目

陽山
陽山社二十八則
登陽山絕頂觀落照
禪房夜坐
長雲僧舍和韵
觀音巖看月介公至
空翠滴梧桐
箭闕月
玩月後山房剪燭邀諸君子修蓮社品山中位置時廣德友沈君翰次日行
賦罷硯有殘墨再作一律貽嚴玉式望亭建橋未就併詢之
臥起
擁被天風臺候日
海日
歸舟慶西山廟橋成謁晋王司空祠擬作銘

九日曉登陽山懷黔中高明柱有引
附陽山龍母塚考
再游陽山記
陽山龍母記
堯峯山
堯峯山志序
堯峯山
壽聖寺
露禪庵

吳文定公祠
堯峯十二景
清暉軒
碧玉沼
多景巖
寶雲井
白龍洞
觀音巖
偃蓋松廢
妙高峯
東齊廢
西隱廢
鐵塔二廢
半峰亭廢
登堯峯道六　陸道四　水道二
山勢第一
水觀第二
品石第三

品泉第四
遊觀第五
勝人題咏第六
草木鳥獸第七
日涉園
平虛庵
鯨吸巖
青莎塢
喧閣

家夢

萬玉隈

天湧巖

勸春襘

駐霞城

度松壑

飛鏡臺

薺月巖

露禪庵供米疏

飯田記

陳太史無夢園馬集二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干集一文目

金山紀蹟一

金山紀蹟二

金山紀蹟三

金山紀蹟四

金山十九觀

金山詩話

金山造浮玉廊集句

觀音洞密巖堂記

紀游

化鵑國記

陳太史無夢園干集一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干集二文目

焦山紀蹟一
焦山紀蹟二
焦山紀蹟三
焦山十七觀
焦山詩話
重遊焦山塔記

陳太史無夢園干集二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干集三文目

北固山紀蹟一
北固山紀蹟二
北固山十八觀
北固山詩話
三山咏
與霍郡侯
其二
霍郡侯招隱桃源庄賦謝
顧農部彦翁携予過潤置酒三山紀事
與潤州吳司理
其二
憩焦山水晶菴張明府以鰣魚見貽賦謝
一首
仲夏再過三山丹徒荆侯見訪石淙精舍
北固山懷古
甘露寺慈雲閣又名惡木軒
仲春宿香山寺五更踏月忽憶往歲與浙

中吳文長金山夜集悵然有作
金山盤陀石晚眺歸宿銀山
倒流港喚渡至焦山下走筆志之
招隱山絕頂訪昭明太子讀書臺遇雷雨
大雨中摹鶴林寺古碑
五州山歌
游九華山
弔劉儀部體寰墓
弔華司理省衷墓

弔徐儀部振東墓
同沈朗倩訪金焦諸勝兼送鹽城之遊
鷓笑屏以下郭璞墓
眠影湫
架天橋
送鳥塘
啄月磯
鳥道
彼岍
捫蘿棧
折葦汀
蓼漁墩
采蘋處
梳羽巖
北固山華嚴閣記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三文目終

陳太史無夢園干集四文目

招隱寺紀蹟一
招隱寺紀蹟二
鶴林寺紀蹟
京口述
建置沿革
池
山
楊子江 湖渠洲港附
楊子江紀蹟

陳太史無夢園干集四文目 終

天啓二年廷試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所爲搏挽乾坤匡扶
世運者靡不於文武二柄爲兢兢書贊帝堯乃
武乃文益全德兼焉而舜曰文明禹曰文命湯
曰聖武周之文謨武烈各標其一之數聖人豈
于持世導民有偏指邪毋其於中有交相爲用
者歟夫陰陽柔剛仁義自有天地而來至于今
不可廢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闢函夏
成祖文皇帝載奠邦家並提一綱馭軍而文治
光昭于雲漢揭六經訓俗而靈爽震疊於雷霆
文孫武張武因文靖於都哉洵追蹤帝堯而與
虞夏殷周媲烈矣
奕葉相承紹天闡繹雖彊隅小警不無震驚然
金甌率以不搖萬世永賴則
列聖之威靈實式寧之芳躅具在亦可得揚厲
其槩歟朕以冲齡嗣大歷服託于天下臣民之
上日夜思所爲覲揚

光烈惟是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爲大
務益于羽舞階鼓鼙思士實並圖維執事焉而
蠢茲醜裔逆我顏行二年于茲竟未有能制其
命者何也豈政教廢而文德闕抑聲容盛而武
功弛歟夫禁旅之環萃自若也衛屯之碁置自
若也班操之番上自若也盟帶礪者列第而居
綰組符者專閫而控遡動云無將動云乏兵不
獲已議調發而列鎮若虛伍矣又不獲已議雇
募而烏合驅市人矣客兵散如搏沙土著聚亦
兒戲總帥藉之勳胄既隳禮之惟艱訓練寄之
戚臣又典兵之有戒戔戔屑吻迄無成功說者
以爲承平日久左武右文故其弊至此然聞有
文事者必有武備古六軍之帥卽天子六卿用
以內修外攘非岐途也卽如
先朝殪阿台馴也先羈順義芟逆藩創倭奴以
及邇年東征西討之役詠車攻而歌杕杜者詎
畀人任毋亦惟是擇人而專責之可歟夫武之
德七文之德十有一季世猶能道之矧在帝王

茲欲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赫然收願
治威嚴之效用恢弘
祖宗鴻業何施而可爾多士學古通今懷並用
之術舊矣尚根極體要明著於篇毋泛毋略朕
將采焉
臣對臣聞帝王內順治而外威嚴也惟勤以課
實無事勵有事之張皇有事享無事之鎮定其
道簡而嚴惟敏以赴機彊場之柄在勝負廟堂
之柄在賞誅其道斷而速以勤敏提蓄胸貪欺

之習則敢於退不肯決於歷大憝而壁壘作同
仇之側氣以勤敏轉消逃邪詖之軸則天無不
肅殺之陽春世無捐廉恥之爵祿而振刷欽率
作之颶言故不冒海隅成不怠於若彝撫事而
益國百里課大猷於土宇版章百志惟熙未踰
絕險而慮切顧僕輸載小民難保甫閭烽燧而
憂先斬木揭竿是以乘六龍於一乾妙陰陽乎
不測上固文武惟后下亦干城腹心除千古兇
殘保萬年家室必繇之矣欽惟

皇帝陛下　精一執中　緝熙無逸　日騰輝
而清四海秉白旄仗黃鉞嗣服光昭　雷出震
而省厥躬仰榱桷俯几筵紹庭陟降　執競無
競褒忠烈而封椿揚者定之折衝　恭先乎先
別貪廉而位事蹟灼知之宅俊　馮翼孝德經
筵琢雲漢之天章　翁受敷施諫草含龍光之
霽色一學古訓其有獲日闢迪見畏天顯而顧
民岩　受成命不敢康震疊懷柔揆文教以奮
武衛固已神勇敷奏馘韐六師濬哲發祥本支

百世蕃聲靈赫濯而黎獻盡臣矣乃猶進臣等
於　廷俯詢文武全德指歸擇人專責以恢弘
祖宗宏業
陛下必為堯舜之主　臣在草茅矣非堯舜不入
告仰禹湯文武不敢與
陛下此德尚敢援拾舊聞不拧一得以副
明問　臣聞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惟乃聖乃神此文武之出於一也以聖神文
武之君歎於知人安民示萬世為君之無盡也

文明如舜必殄讒說惟功出於明試言底於可
績懼遊談亂之耳禹敷文命而萬世永賴湯布
昭聖武而聿求元聖代虐以寬文之謨武之烈
而耆髦斯士懷保惠鮮旣獲仁人永清大正總
以知人安民爲本自兵農判然文武亦判然要
之兵農二而以德澤振綱紀必一文武二而以
政事息議論必一大哉
聖問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而臣持勤
與斂之說進非是則繁言不可省操柄無可審

也恭惟
太祖高皇帝淸面夏而置館禮賢
成祖文皇帝犁虜庭而創典垂世
列聖率繇成法殪阿台馴也先羈順義芟逆藩
剿倭奴邇者東征西討大抵專任成功而約諸
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上接堯舜之治
統帥上接堯舜之道統矣臣觀今日有不可不
進取之形勝有可以進取之局勢有容於進取
之謀筭而要在破虜情振懦習然後商進取之

人定進取之議今之燕豈特漢唐迫渭橋逼甘
泉哉彼逼西域六詔斷匈奴吐蕃右臂而可棄
遼陽廣寧爲東西虜續一臂耶昔宣府八城棄
之也先彼亦不守于謙募民屯田遂復之此謂
進取之形勝奴未至而潰寧遠一帶非虜取之
而捐以與虜非捐以與東虜而捐以與西虜又
非捐以與東西虜虜遂幕之而猶鞠爲荒草湯
爲墟煙我日退西虜日進西虜日進則東虜亦
日進西平之馘殲錦義之格拒鎭江之俘獻豈

異人任哉此謂進取之局勢收四衛取海葢奴
犯山海則尾擊之退屯近島得鷙鳥於累百兵
不可不速應也意者縣關外一二百里集鴻鴈
招熊羆而遊呼登津乎倘亦韓范據大順而後
城環慶斷蕭關鳴沙卒反靈夏橫山之地乎夫
王翺抵上江韓雍薄藤峽王守仁擣安慶顧其
時物力僥而雷擊電掣非摧殘烈焰無堅城可
收保比又意者近遼數百里各宿重兵衢地則
合交互分功罪乎倘亦洹水定盟虎很秦不出

函谷乎夫譚綸將戚繼光築薊臺立車營
肅皇帝遣右司馬大閲十六萬之師顧其時繕
甲增戍所在騰飽非宿將去其家丁連年調發
甚苦暴露比而轉怯爲勇轉詐爲誠轉怏弘爲
精密傚漢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計失遼
所省量減所泒厚其蓄力耐煩綜理責之敢勇
深入疑恐負重之將此謂進取之圖算然其要
在破虜情傳介子斬樓蘭龜茲持黃金錦繡擒
之樽俎以神暇而膽厲也馮奉世發鄯善諸國

以克莎車裴行儉連突厥四鎮以斬郅支能善
用其豪傑也郭元振凍烏須勒雨雪中其子反
獻馬駝牛羊發而泣送以宿望運急智也元戎
之呼韓嘉靖之俺答逢虜之衰又有抱孫之痛
也藉無一於此挾賞入犯能如寇準叱曹利用
以三十二萬成約否力能制西虜而後東虜可
制能制東虜而後西虜之款可恃此謂破虜情
又其要在振懦習 —
聖問曰政教隳而文德闕聲容盛而武功衰

陛下聖神文武之一怒也問京營禁衛何以永
樂之較試正統之團營嘉靖之正兵守奇兵戰
則斷行選天下壯士宿衛華騰驃詭糧罷監槍
權蠹則斷行而窟穴厮養無賴槩置不詰問班
軍何代替不稽番上不時軍衛所何不勤蒐訓
集有軍不淸有塞下易粟之鹽政不舉有田不
屯何勇於壞成憲而怯於破俗例問盟帶礪者
祖制武有降職停襲革職其時亦左武右文歟
法重則易恩教嚴則易使非佗佗之射御効截

截之論言典兵有戒爲法受惡動熏胄戚臣皆咋
舌矣問綿組符者不戰奚守無兵奚戰不練奚
兵田疇率宗族入徐無山登白狼辭封邑茲賣
盧龍之塞何其多而來烏桓鮮卑之驛貢何其
少問募兵何以罪帥棄弁攫金斂怨試以多募
遠募之費厚見卒扉屨糗糧調發召募土兵客
著盡精勁矣此謂振懦習臣然後商進取之人
劉　請捕張角賞以國土李泌議光弼子儀三
地勢其四將裴度請行營併諸將心力顧其言

用不用耳虞允文犒師江上焚舟臧亮抑豈知
預決敗盟憂先淮海哉虞詡令朝歌守武都抑
豈知力諍涼州之棄鄧騭等忌擯之哉臣觀人
才篤而不精布局闊而少容其識短也故求奇
識之人寇恂伐白萬之矢以馬二千粟四百萬
給軍卒降心於賈復子儀解光弼睚眦充平安
史李晟假詔徙諸將屯趨東渭橋斷賊首尾韓
游瓌決策入衛以銳士火戰棚張齊賢列熾燃
芻敗賊土砦發反歸功盧漢斌張惟孝力解毀

澧五州不就招於制使臣觀大吏逗遛於危疆
簡書委頓於草莽其氣餒也故求忠勇之人顏
真卿增陴濬湟料簡丁壯河朔陷而平原守馬
隆知涼州立標簡試詰武庫選伎給三年軍貲
高崇文卯受命巳即就道成都种世衡銀的教
射計去天都野利以孤元昊臣觀角雌雄於門
戶工鉛槧爲韜鈐其衛弛也故求儲備之人隴
西羌反馮奉世請倍用六萬李靖齋二十日糧
擒頡利於反掌王童荣旦舉事段秀實速司漏

吏曙執斬之張萬福立馬江淮發進奉船淄青
將士睥睨不敢動臣觀封事飲賀蘭之血當局
高賭墅之容其救懈也故求撥變之人得若人
而擢一文臣右文即右武矣擢一將帥右武即
右文矣倘
聖問一劍馭軍六經訓俗文繇武張武因文靖
之大指歟臣然後定進取之議高拱疏添樞貳
以別歷邊方克司屬特高其選故內之職方久
任外之材官得自試於撫臣絕吝送之弊陋邊

圉得自試於經略能守一關外要害即以其地
官之有良將何患無兵善將將何患無將而尤
無使閫外決機盈廷分謗則議在專責成嘉靖
給事楊允繩疏銓除劑量邊腹痛抑規避故沿
邊守令破資格錄異能拔其陞轉艮急務也孔
門治賦之才必不使治兵裴度薦李德裕堪宰
相竟平澤潞宋太祖喜得張齊賢昇太宗各
舉所知並坐舉主無採賢不賢之聲而課能不
能之實則議在精選舉兀朮東下非知府陳規

有米數萬劉錡不守今賦車徵馬杼軸半空棄
甲曳兵米粟一炬以京營推之一家驚十兵一
人侵十餉矣近京暫納本色津運廣求接濟緩
急便宜通糧則議在聚積餉狄青寧失智高無
欺朝廷邊卒逃以道將奔也道將奔以哨馬驚
也厚懸賞格遼之義民與漢畨雜用則議在募
哨探魏無忌不去思歸二萬必不一入萬人之
銳李抱眞不獨租給弓矢德裕不請甲人於安
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奚推昭義雄邊蘇

軾不別儲餘錢資軍士部送奚冠諸道技勁則
議在勤練恤以覺華爲積聚憑山踞海或偏箱
轉闘或蒙衝直抵遥指三岔俾重壘雄壁間有
方騎千里縱舫陳疑之勢則議在習舟車宋法
兵敗必誅賊吏必刑清撫不逮失開鐵開鐵不
逮撫廣寧巳事之鑒也夫小戎以義與師婦人
勇於赴敵漢將恨虜未滅去病耻不問家今司
寇之斧鉞不嚴貪紳之肺腸日爛以廉耻生天
下之命以禁令威天下之心則議在必刑罰

詔中外亟修屯鹽錢法京東江南水利無以
祖宗允文允武之實政爲簿書期會之虛文於
是特免加派一二年臣非不願　國家之急也
臣聞疆土與民守之非與兵守之使民不敢不
守不若不忍不守故將士戰而守令守漢以棄
利與匈奴逐唐憲宗籍李錡代江西田賦宋諸
路被兵必有優恤一遼民也忽而可兵可屯遂
欲食翳桑之報忽而爲奸爲黠反不及栴裘之
倫亦大可念惜矣

章皇帝詰問夏原吉山西饑民流入河南爲軍
吏捕逐至引富弼活饑民五十萬選爲兵者十
萬以媿之則議在恤民埰武以安人利衆爲七
德之二斯全德兼焉其勤與敏之效歛省游言
無使必可行之言至于必行而行巳無及節冗
費無使不獲巳之費至於必費而費巳不支失
論治莫高於孔孟王者必世後仁而明其政刑
尊賢使能七年可以爲政則形勢異也故外按
其形勢內定其規模而力懲三方四路納降信

虜之鞭撻一人專任之若劉大夏自試爲兵部
王敞舉楊一淸王崇古以戎爲撫李承勳修鐵
嶺松山城堡百八十所項忠單騎過賊營悉却
援兵庶有濟乎無所不備而後練無所不練而
後精備京邊所以備山海備關外所以備關內
備登津所以備關外備南國所以備登津備天
下所以備南國備忠臣義士之肝膽所以備甲
兵備窮簷蔀屋之艱難所以備勍敵有備無患
今日之六經也令出唯行今日之一劍也若夫
夙夜敬止知人安民與堯之乃武乃文者同
陛下握治統道統之極而何憂醜虜哉伏願思
皇祖以文武不和十羊九牧預懸師武臣之烱
鑑
皇考以堯舜必法朞月萬年佇集同心德之大
勳惟斷乃成咸克厥愛仁義交相爲用而景運
如日方升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擬進
神廟實錄表
伏以
祖德如天一代圖書懸日月史編傳信萬年纘
述著芭符文武方冊之存昭哉嗣服
聖神功化之極詒厥孫謀覲茲耿光監于成
憲欽惟
神宗顯皇帝　彂猷中正　受命溥將　隆孝
事于
兩宮孚敬承于
二祖蓋不徒雞鳴問豈愼出入必遠儉壬抑且
燕冀貽謀建　元良式啓藩輔　詰
祖陵誕舉山嶽時邁　望石景嵩日渾河任人
倚重輔臣艱難遊大川其弘濟包容言路理道
鞠保居以叙欽　覽帝鑑圖成　大婚而繹女
誡　書大寶式惆飢困俾繪流民平糴無甚貴
甚賤之憂　步禱懷制事制心之慮　罷織造以
垂典則　命水衡乃乂河淮　嚴課考成公私

皆饒積貯時　錫遒課庾廪頻渙　王居築堤
袤道里四千減漕撥米粟百萬司民沿訟而淸
丈貪吏入邊以解贓百官書職名于　御屛郡
國聽式法于科核　稽歲入而敦儉　遵會典
以飭新　講衍義讀春秋疆圉握勝算　斥貞
觀誦禮記彝敎懋惇庸正學宮必方正博聞之
士選名將皆廉勇忠信之良勤練鄉兵務限月
餉　脩大閱而勇智廣淵　遣行邊則幅員旣
長不震不竦如雷如霆火酋犯我顏行華其市

賞史寇擒于順義俾驅套松屛封貢于倭奴海
外有截給非關以鍋豆開原遒寧哈赤質子而
叱書應龍僞降則梟使決黃河怒水而移示賀
蘭虜級斬孛烈焰之中燒龍山積谷而悉箇閩
廣水兵蕩倭玄菟之窟孤田氏水西之援燒二
關而奪三山攀犍爲笻笮之藤合八路以焚一
囤梯航日出咸輸象齒之珍冠帶月支旅應騶
牙之瑞肆　赦抗忤之吏終　釋繫纍之臣當
羣情疑慮之時一動一言自鎭定于四海雖

深居靜攝之日一心一德常默運于萬幾蕩蕩
難名四十八年之實錄繩繩可繼百千萬祀之
洪基以史準經即文見道乃自　鼎湖之龍一
駕業奉纂修奈值　華表之鶴雙飛竟延歲月
篤祜有光於
烈祖揚休悉賴於
文孫特兆大横纘承丕緒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先天弗違　與治同道　求多聞
時惟建事　於緝熙日殫厥心懋昭若彝撫事

之猷首諮世德作求之實夙夜敬止紹庭厥家
仰渙　綸音重加參訂取裁　宸斷勤用較讐
申命臣某等爲監修官臣某等爲總裁官臣某
等爲副總裁官臣某等爲纂脩官左史右史之
注存羹牆如見內治外治之提挈主善爲師歷
三朝而成書閱十載以竣役恭成
神宗顯皇帝實錄若干卷進　呈憶先臣進
高皇帝之詩文棠
神廟索　累朝之訓錄捧琅函於　乙覽珍金

匱以西藏念德必首彝倫訏謨動遵　懿訓屆
歲首而見景星慶雲之
元子多曆年而修晨昏慶忌於
慈寧識大爲先立隆斯極伏願　率
祖攸行篤　曾孫於有慶　法
天致治配元命於無疆

天啟二年直講

臣陳仁錫

日講講章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繇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這一章書是說有禮則和無禮則不和總要尚嚴肅的意思有子說禮以辯上下定民志惟其辯所以定惟其定所以和如禮之用于天下極

整齊極和順豈不可貴先王之道惟斯盡善盡美小事大事那有不遵行的何爲說箇大兼說箇小假如大處謹嚴小處寬縱只向寬縱一路去了惟其事事退不得願欲在在越不得範圍自然有箇節限那節處正是和處這便是在在通行的道路有所不行只爲知和而一于和不把禮來節制任情放肆不和莫甚先王制禮原無這一條路如何行走得去可見天下事那一件不貴和而有禮則和那一件不是不和壞的而無禮則不和用禮者一以嚴肅爲主方不失先王制禮本意恭惟

太祖高皇帝曰禮法國之紀綱建國之初此爲首務

宣宗章皇帝曰兩晉風俗滛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可久安長治臣按洪武之初僣亂方平飭在名分是先王創制立極之道宣德之時承平漸久憂在習俗是先王起弊維風之道總是整頓一箇截齊世界然本原之

地在乎朝庭豈有　堯舜在上臣下敢效晉魏風流犯禁踰限不可底止者須從人主身上凜肅做起

皇上秉道遵

祖制俾天下大者知有君臣父子之倫理小者知有等威度數之精嚴而臣竊謂小大繇之一語重有感也假如

朝　講是箇大處後庭佚遊宴遊是箇小處倘大處勉遵典禮若于出入起居至微至細的所

項好人在朝在野儘箇不乏臣願
皇上博諏廣詢擇才任使平時不專信一私昵
之人臨事自然有人出力倘或偏聽誤信彼端
士貞臣俱已斥遠無可倚仗一旦四方有事天
變于上民亂于下要倚著倖倖一輩挽回補救
全然倚他不著然後痛心疾首下詔求賢則何
益矣用人之際惟我
皇上愼之

日講講章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
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這一章書是有子敎人謹始防失的意思義是
必可行的道理恥辱是喚醒無恥的良心親是
有道德可親近的有子說凡人行已要不失言
不失禮不失交又要起初萬分愼重方可保其
不失謂之信自有箇正當的大義如渙汗其大
號令出惟行大哉王言天下萬世那箇不信從

是義上合當如此言豈不可復后世詔令日煩
有猝然行之遂爲政事者當初不及致詳甚至
斂怨爲德功令愈嚴背叛愈起到行不去時雖
引經典明文以解于百姓誰其信之又如宋臣
蘇軾奏朝廷赦吏胥不赦只因那詔書之言不
實不能行于廟堂故不能行于郡國而吏胥因
緣爲奸若言之必可行豈有此理又如唐德宗
好貨之主結怨于民一詔之後何能遂使軍士
流涕祗爲痛自貶抑出于至誠其所列軍國事

件都是與唐臣陸贄商畧處置相機控御武夫悍將自然心悅誠服信之近義也如此謂之恭自有箇交際的定禮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一毫踰越不得的若恭謹太過自己中心慚汗當之者亦覺可憎何等耻辱要遠他須是近禮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大觀在上四表光昭方是準則處儘有稱謂失倫諂願無禮以萬古之廉耻換須臾之富貴縉紳羞之不與爲伍子孫羞之不以爲祖易曰或承之羞似日日逃

一場羞與他其初徉托謙恭下士之跡也會哄騙流俗其實與大中至正之禮背馳甚遠恭之貴近禮也如此謂之親是與我道義肝膈極關切的謂之宗是做得身心性命之主的這樣人最易疎失了他要起初因依之時不失此人久後方可靠做主如三公可倚著他論道經邦如三孤可倚著他寅亮天地如六卿可倚著他倡九牧阜兆民國家有政事可賴以詢謀邊庭有警急可賴以禦侮這方是國家靠得著的人此在稍遲便安那乘機巧中的將規矩來放鬆了初亦覺有骫就之樂漸漸心志搖惑精神懶散反有許多煩惱不受用處何等樣不和若是無大無小親賢士大夫如此對宦官宮妾亦如此坐一箇身子在禮法中一毫情欲來不得似乎拘束得緊久之安習身子自然悅豫動必以禮世法世則有許多從容恬愉中心安樂處何等樣和爲綱常倫理之主其必于制事制心之際萬分節愼而后可臣書生初見君父不識忌諱

惟

皇上節一身以安天下臣不勝至願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
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這一章書是用志不分專心向學的意思有道
是言行可法的學是聖學孔子說學者自有切
務就是食也不去求飽居也不去求安惟心裏
有箇着緊事在自然不暇他及試看嗜慾淡泊
的志氣自煥發幹理自快便凡事之窾會自見
得端的一日間可做得千百年不朽之業此謂
敏事大凡議論有餘只爲躬行不足豈有要敏

速做實事的人肯將言語容易說出來須兢兢
業業一言不敢輕發此謂愼言這等孳孳力學
又不敢自以爲是必親近有道的人以考正是
非務要着實訂證一番不使差謬蓋從虛明無
欲中來學之源極淸自己有權衡定主所取的
模範又端指學之路極正想君子心裏嗜好別
無一物念念進修在在克治天縱有懷而靡及
聖明舍已以從人斯可謂之好學也已臣按李
作興事是今日最急之務

太祖高皇帝寶訓曰昔范仲淹居位毎日所爲
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賢人君
子盡心于國家如此天下豈有廢事
孝宗敬皇帝
日御講筵　詢政事字字商確凡天下奏事有
旨令看詳者限三日令即看詳者限二日他司
行查不過十日重大事情量寬五日一時諸臣
皆能竭力贊襄伏望
皇上申飭中外臣工不求安飽各做實事方不

負
祖宗明訓臣竊誦居無求安一語可見土木一
事猶非帝王所急更非今日急務又誦就有道
而正一語可見對幾箇賢良質幾卷經書還不
是實學這
文華殿是
神祖顯皇帝手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
處須將所言所行請二帝三王考正一過是否
合于天理又將所言所行請

二祖
列宗在天之靈考正一過是否合于公論正得過便是學問正不過便不是學問臣願
皇上無襲好學之名方收講學之實蒭蕘之言
仰異　採擇

經筵講章　崇禎三年八月十二日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一節書是禹陳正位凝命之謨止即至善惟幾是隱微先見惟康是處置協宜全在心體上操存的弼直者大臣首作敢言之氣以倡謇諤之風也當時禹拜汝亦昌言之訓形諸讚歎曰都帝愼乃在位今蒸民粒矣萬古之平成已開

兩階之干羽未格君職要乃位乎天德愼之哉帝一聞斯言確然見天位在此保邦致治格天協帝之實事皆在此一人正位乎上志氣清明遂將海宇精神羣臣職業盡提攝煥發起來應之曰俞有若决江河沛然莫禦氣象禹乃將愼位道理一一闡發曰帝心自有個大中至正謂之止是從危微界别處體認出來帝于此密密保合盡天理不與以一毫意見事事有箇主宰了惟其主宰凝定一念萌動灼然見得是道心

人心的關限便從幾微處徹底判決曰惟幾一
念和平油然見得是協和風動的消息卽從窾
會處調劑至當曰惟康想禹旣拈出安汝止三
字又點出箇惟幾惟康試就帝身上看如烈風
雷雨弗迷非自家張主得定何能如是又如夔
夔齋慄烝烝乂不格姦非從天性幾深處潛移
嘿奪何能致親底豫這都是帝自家體驗出來
可見料理身心處正是料理民物處當是時帝
諄諄求言而言路自輔弼弘開便極去沮塞言

路的根源禹遂陳于帝曰其弼直大臣之職在
格心尤在格至是無非之帝心帝心至精其弼
培養于未發之中帝心至一其弼繩糾于藏密
之地帝心防微杜漸其弼無處不嚴衣袽之備
謹戶牖之防從來不見不聞之地大臣見得眞
說得徹未有不得之於君父者假如苗頑弗卽
工僨一隅強梗耳禹曰帝其念哉正惟帝一念
岳牧庶尹無不念一隅且念凡光天之下至于
海隅日出無不念這安危理亂關係重大處大
臣擔荷非輕安敢不直又如稼穡工虞兵刑禮
樂諸大典一張一弛關萬世法則一輕一重係
人命死生必須深切明著敷陳出來又如禹乘
四載隨山刊木不過自盡臣道然使忌諱緘默
不詳述一番聖主在上何以知四方艱難那時
無作好無作惡直遂其是是非非之本然而無
所屈折自此羣臣誰不思盡忠直諫者在廷皆
直臣則聖政愈光帝之動卽天之動萬古天心
皆從動處見一動而經綸制作皆從情性上調

劑幾微處撥轉感人心到極和極平與民志緊
緊相維係自然億兆人之心輳集迎合于帝心
而四方翕然從欲丕應徯志箇箇先志以迎其
事業巍乎煥乎昭受上帝懿美之命然天自降
康帝自安止愈兢兢愈業業懷永圖于愼位而
天之申命亦大可見矣蓋天生聖主只爲幾箇
百姓帝廷之上旣命禹又命稷旣命契又命皐
陶一刻不肯放過一句不敢蔽蒙要使百官在
在布寬政小民人人走生路亦只爲幾箇百姓

所以丕應徯志上下總是一個念頭帝有帝之
申命天有天之申命萃爲嘉氣此謂主聖臣直
萬古極治已恭惟
皇上遜志時敏緝熙
聖學急堯舜之先務而挈其大合日月之至明
而養其貞安安一秉　聖裁事事惟其嚴備此
率作興事之一時也臣伏覩雷火徵　天心仁
愛薊險粗飭矣宜及時而盡覈墩臺曠疎　齊
宿警下民其咨饑窮急賑矣宜扼要而力斷流

賊滋蔓絶勾連詐欵之釁則奴氛必除清貪暴
蠹賊之原則賦役自正課京邊訓練之實則召
募不煩復屯鹽盡善之經則加派可省無以恢
復四城爲喜救死扶傷之義自近畿而達沿邊
無以僥倖一退爲娛除兇雪恥之謀備廣寧而
絡四衛　好生施會寰宇則於無生中求有生
納諫喜溢臣隣則於有過中求無過
皇天眷命
帝德日新臣敬述聖謨以伸祈天永命萬年孔
固之祝云

丙寅冬早　朝集精微科與同館兄弟商

日講及不請

勑命紀事

同年會　朝凡數人語余曰　日講侃侃既聞耳矣今入春將講何書余曰爲政以德三章曰可得聞乎曰爲政以德不以刑亟清錦衣鎭撫寃獄便是北辰有主放大光明一天星逼亮起來有驚而止之者驟曰詩三百章何解曰魯公君臣上下皆要牧馬蕃庶心心念念在這一匹

馬上便是無邪思馬斯臧矣今聞山海關軍士奪馬食爲巳食止將一半賣草豆喂養只因自内及外管馬官員念頭全不照管馬匹焉得不瘦且斃又問道之以政章如何曰　朝廷省刑罰士大夫存廉耻天下太平矣時大帽羅列知者皆目爲較尉也是日　朝罷忽傳　旨南直陳講官以後不要講四書改講書經未幾閣涨應講壁經至而余削奪除名矣先是諸兄弟集大廷或語曰年兄　誥勑某當効勞余曰不敢曰惜費乎余曰省事曰省甚事余曰省一番削奪耳及歸巡簡司督弓兵追奪手持蘇松道牒内稱文陳印未及考滿兩遇　覃恩豈無一及余從容令飲巡司茶復贈以錢徐曉之曰爲我告上司所貴乎　勑命者以榮子孫也今蒙削奪篋而藏之子孫所不榮敢乎哉巡司不從乃正告曰第一次不請因在館讀書無尺寸之功不願請也丙寅入　朝賢者不得其死不忍請也巡司叉不從于是令里鄰具保結而後去噫

向謂不請可以省事孰知又生此多事乎哉

武舉錄序

天子登極之元年秋九月都試郡國材官介士
大司馬奉　俞功令加毖觩角組纚可筋骨膽
力求也劒履之及氣摩青雲其曉忠孝大義恬
澹爲上吹律測之繫右籍則闈而問方略
上命臣仁錫臣紹賢往偕都給事中臣允儒右
給事中臣承業主事臣橋臣有聞共襄厥事臣
含毋筆問戎行又稱主者甚懼已深惟玁狁罪
开之屬蠢蠢匪茹授韎韐以毛錐善射而有辭

矣天下安危所注意臣與諸臣敢不齋袚簡廸
用對揚
天子威命既取士一百人以　獻臣以職事宜
叙首簡臣聞練士節制尚矣進而六千之君子
共勞苦進而三千之一心共祗懼又進而十人
之同心同德共者定以仁人親之以腹心比之
以孝友飲御之誠貴禮而重報也謬哉使貪使
詐金在懷馬在廐而办在其頸是忠孝恬澹者
心膂之至寶營便利田宅者性命之至讐也義
利鏑鍉多士豈武也而忽諸且士亦知報之義
乎報恩易報德難報禮尤難禮內心之精微以
少爲貴者也致恭存位匪勞謙君子孰能終之
郭汾陽擢武科醮而祝士者高引爲格人元龜
共事君大節一遵禮度葢師貞之丈人歟臣讀
易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
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千古遺將
之文也懷萬邦之道三曰敬
天曰法

祖曰恤民
皇上聖敬日躋克自抑畏　命中外表奏特尊
天地　祖宗不敢並　平臺　召對　文華
裁決諄諄苦田賦加派漕輓逾期　盛德至計
無巳粵稽洪武天下飛奏災異著爲令遇風霾
輒餝邊庭頃月蝕申儆
皇上召廷臣下　明詔勤修省至粟貴十年飈
決萬戶地以震告既聞耳矣咨爾盡精厲氣無
薄陰陽之和何以報屯鹽裕軍典京營嚴戰守

水利關鹽阬漕規載典則盡淵略壞法亂紀而
蓄無益之戎行飯不戰之豕卒與傭賈謀居圍
士綦憤也憤盈而泆之
皇上以力行爲法
祖政蘇舊咨爾敢勇深入懸匈奴頭稾街蠻吏
邸閒飲至告歆何以報自議徵兵三十萬司農
始加派今見兵有額郡國那移正供逋欠日甚
貪吏吸加派之腴閭左受加派之困　國家冒
加派之名

皇上專用恤元元爲憂咨爾貧破其衆省海内
佗負輸將之費厥賦貞何以報聞斯言也流汗
相屬
天地清寧之宇宙必不肆薄蝕於腥羶
祖宗櫛沐之封疆必不淪尺寸於異域含生之
類扶老攜幼謳吟燕凱之聲𤼵號相答然後類
於
上帝禋於
祖宗酬　天子宵旰萬分一非爾陣交剿定之

能事耶師尚父曰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又曰大
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乎哉
皇上乾斷離照伐暴除克醜虜必克昧昧我思
之剖符延世爾公爾侯所自樹也審獨聞獨見
之注嚮惬仁人君子之抱懷斯樂巳臣仁錫
神祖顯皇帝丁酉所舉士也閱九試而中天啓
之壬戌蘇是感激知遇殫心　講筵朴愚硜執
屏伏田野
皇上采廷臣言首荷　環召俾理　誥勑秩官

寮與觀桓桓蹻蹻之盛以人事　君冀得當以
報多士能縛名王擒貴人交脣詘膝連綴而致
之　闕下臣庶幾載筆磨銘勒燕然茲籍爲嚆
矢報之義其交勗哉知武舉者兵部尚書臣在
晉左侍郎臣邢華同知武舉者寧陽侯臣光裕
惠安伯臣慶臻遂安伯臣偉寧晋伯臣天錫崇
信伯臣天澤安寧侯臣祚昌臨淮侯臣弘濟定
西侯臣惟恭襄城伯臣守錡誠意伯臣孔昭監
試則御史臣心一臣師襄法得備書右春坊右

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陳仁錫譔序

策問一道

問國家都燕薊宣大最重嘉靖間三衛勾虜四犯薊撤我古北喜峯藩捍西虜三部坐大其寧遠至河東者曰揷漢食賞廣寧涇昏而貪狡歲設防自遼陽不戒疆吏苦心轉用之偵東虜揷爲賞首白彥台吉次之今揷大殘雲中餘部與奴姻連並耕牧虜巳合矣用讐則憤厲俺族屬足當虜而我自以全力制奴收四衛復遼廣嚴備降胡便宜屯田識者謂能禦東虜而後西虜

之款可信海上虛着未足狃也然歟蓋邊圍固則　京師安庚戌虜自宣府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別從間道西出黃渝溝卽奴謀合西虜窺薊宣之入路也其時一稾　廟算而四顧京營將驕兵冗反調邊兵入援畿輔宣雲大震嗣後非楊博擐甲登陣宿古北扼絕險輔臣徐階請先備順義以奇兵邀之疆事亦孔棘矣

孝宗敬皇帝與劉大夏議設東西二衛耆語不爲動當是時欲出三萬之師援大同猶國營餘

勁也茲欲修薊鎮敵臺車營施之宣大諮郭登
周尚文戚繼光等守三鎮遺法以漸行之諸邊
邇五軍營十二團營遴戰將練精兵禁班軍工
作同與操肄以漸行之郡國責撫按督守令脩
衛所官蒐簡以殿最報俾沿邊皆可戰之士天
下無不練之兵兵精則餉易足洵救時急策也
詩曰苞有三蘖莫遂莫達黔蜀閩浙間所在逋
誅鍾皷宜聲名器堪惜掃奴而截蘖大休民力
諸士憤發言之仰佐

聖神文武之勤懋襄剏平勘定之畧

第一問

今夫防邊壯圉制奴馭虜掃蘖安天下之道三
曰實曰漸曰久
太祖高皇帝謂武臣曰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
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有備是也
宣宗章皇帝諭侍臣曰自古無中國清明而有
外夷之禍者竭天下戰一奴垂數年內者甲兵
頓蓄積虛外者虜比志甚固奴死奴饑不以此
時掃穴係頸竊恥之且不守廣寧則中後寧錦

山海非吾有不復遼陽收四州則廣寧非吾有
遼陽不守則陸走薊門水走天津在所設防此
其計不再決若屯田不繇中制必無寧遠亂卒
之事畜插以後不輟款撫不易經臣必無闌入
大同之事東江處置得宜文武經理必無望洋
問若之事邊璫不提劍橫行必無餌我棄地蹂
屬國犯寧錦之事三方不布四路不出三十萬
之兵不泒降胡不受金錢不濫必無覆軍殺將
加賦召募之事道將守令皆高其選必無尸厥

官之事毛乞炭軍討行必無小夷搶攘之事滅
安酋禦閫寇必無東浙滋蔓之事此其轍不堪
再誤粤稽嘉靖三十年之虜釀一貪局戰天下
不休今十年之奴釀一欺局亦戰天下不休昔
貪局主仇鸞賄虜市虜而後已於是逆鸞傳首
九邊天表之應俺荅來臣享數十年清淨之福
今欺局主逆璫欲殺盡天下忠臣義士其强項
邊吏則木索對簿受笞盜左藏私封拜於是逆
璫梟首街衢天表之應四方底定受千萬年保

佑之命茲正會朝清明之日奴虜授首之期也
皇上勤勞天下憂苦萬民速賞必罰至矣雲徹
席卷夫何疑哉惟能制東虜而撫欵可備一策
今三衛非昔比福餘越遼河而太寧牧錦義廣
寧閒自喜峯隣宣府曰朶顏昔三衛也小王子
土蠻遷東方徙虜福餘界外據其地反青抽扣
兒拱兎屬插最强福餘世仇插僻遠而朶顏積
衰服屬哈喇慎受賞十台吉部下今三衛也號
三十六家則朶顏裔也插大部東北接奴無金

白爲之限小部踞寧廣青山屬奴而𪗨妻女弟
戕季父自黃台吉絕其貢卜哈沮其使於是鳴
鏑相向致白酋死大殘我雲中是又一奴也白
弟恥借奴兵甚義可使永邵卜所部强我能勵
各部奬率忠義奴卽賄山後夷巢拱兎帳而大
興降胡一帶可閒諜然插不爲奴用亦驁然自
用東部如此意若近撫三十六營專衞薊彼賊
且微族繁盍少闊畧無拘于小文無費十而愛
一奴犯薊絕其導奴插合一軍軍薊一軍軍宣

大俾離散其黨與視撫東部難易相百也蓋謀
國有經有權三衛逼處近畿故永樂有屈烈河
之師而三犁虜庭常從獨石開平出兵實欲拓
外邊移之能一戰復大寧與宣遼並峙自漁陽
接山後省乘障修邊之費上也不能則用漸法
姑示羈縻勿絕徐階謂治其勾引不若責以扞
圉失職使彼易受而楊選執通罕二子係薊獄
益開邊隙鑒諸試再證前事俺荅失孫辛愛失
妾一也王襄毅眞實心爲國虜遂歸趙全弄其

孫旃裘之下邊垂無事李廣侵餉飾功虜詐歸
丘福斬其妾諸婦之前師武蒙羞疆事之貴實
如此俺荅城下嫚書徐階請易番文從大同守
臣進緩敵以固備貴漸也順義之欵王褒殺主
之張文忠高文襄決之文襄奏歲遣大臣省臺
閱視守邊與韯斬同功失機同罪十年修築以
欵修戰貴久也茲正施德十部申固約束之一
會矣三者備奴挿可合可離彼無所不攻我無
所不守雖然必急薊門嘉靖間虜收伯言帖忽

諸部而古北口孤收影克脫力思諸部而冷口
喜峯孤收流河諸部而馬蘭孤庚戌自宣府循
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從間道出黃渝溝潰墻入
嗣後乙卯犯薊
世宗肅皇帝遣祭狀見督臣楊博擐甲披冑宿
止古北口垣上干是發金錢犒守城卒博及大
將各衣一襲癸亥虜阻白水河退掠香河輔臣
徐階請先備順義以奇兵扼之古北虜果走順
義

孝宗敬皇帝御煖閣出大同鎮巡奏謂輔臣曰
京軍已選聽征二萬別備一萬劉健劉大夏等
曰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爲急不果行
是古北潮河者虜必入必戰之地也薊兵守內
口宣兵守外口大同得其情宣府得其形急薊
併急宣大竊有感三大將云郭登守大同士可
戰者數百馬百餘匹登糾募畜養不幾年馬萬
五千匹精兵數萬設攙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
土木賊入圍發機自相擊陷其遺法有存者尚

文追通虜表文擒之殺滿竿宣府永寧之戰斬
其殿繼光練浙兵三千充教師謀練兵六萬出
塞巳益兵僅二萬不一當虜將軍有餘憾焉甚
哉乎塞垣之急也建敵臺一千二百座士卒經
年不離臺宿法甚具讀傳烽歌天下壯之尚文
築鎮口邊墩五十里補墻堡七百所大同平曠
可教車茲戰氣破傷良可憤痛五堡之築毛司
馬竟之邊墻之議楊襄毅竟之試以邊垣修圮
爲邊臣殿最如內邊外邊緩邊急邊及關梁障

塞置室居人練人用砲其下可田墩兵壑之誠守三鎮至計云蓋三將軍孳孳愛國務實思念至於違遠務漸俾卓然可觀務久而將登則于謙將尚文則翁萬達將繼光則譚綸謙居本兵日與郭登羅亨信披甲往來至匡飭也萬達分地乘障硃署堡壁亡守者巳各面縛無敢去障如薊卒無敢去臺至嚴翼也寇薄居庸尚文老矣得檄馳赴力戰三日夜萬達率壯騎赴之虜大驚解圍去至壯武也綸立薊門三大營繼光

督之與士卒手調醫藥人人願為盡力有能立馬鐵鳳城上南引金復海蓋之粟以犒師庶竟少保萬一乎無僅曰疋馬不入其令鴛鴦其陣敵臺車營其制也哉夫邊兵易腹兵腹兵易京兵京兵易南兵而練兵則士貴士貴則將嚴重此繼光有以兵練將之說嘉靖設三大營不遵永樂五軍營之舊乎于謙令三營六督推其二為總兵以本兵董之張璁楊一清請用戰將於是選能戰之將六員不遵團營之舊乎動爵自

因其故戰將以時權設周尚文不嘗提督京營乎操法五日之內陣馬三日射藝二日卒不再更以防代替可倣行乎第今牧馬州場半沒弓刀外解半爲弊久矣有漸則不驚意者勿遽減原餉勿遽索盈伍專責練士四萬陰厚其稍一切頂替或明著踐更或漸令踣補弱者漸補强老者漸補壯道里遠者漸補近即無望出征而可資以守一旦有急不至若嘉靖調邊兵七萬又選六萬八千與京營襍練使大敵臨邊懦將

提兵逕出藉口入援之已事也嗟乎一實概之矣漸與久行事次第耳葉盛請急遣居庸宣府兵還鎮邊人大安羅亨信持劒立宣府城上手刃出城者非實耶庚戌將驕兵冗遠卒提弊衣而至牛酒之犒文移往復非不實之患耶班操初制射牌高與人齊射三百步外箭銳分屯量餽以納班之金宜厲精更始自班兵傭邊兵無不傭京兵占邊兵無不占率納班買閒詭冒侵役爲常而健丁護將吏以我下騎當敵上騎戰

諜兩誤烽火不明兵死餉亦死馬死芻亦死旗亂轍靡不大創不止衞士不習武藝責所領官著爲令天下撫按督守令與衞所互簡蒐上下其考以聽黜陟無用之兵去可以抵餉不練兵之官去可以裁武漢永和之役第簡賢能爲刺史太守嶺外平可法已

孝宗謂劉大夏京輔左右肘欲各宿兵其地大夏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爲西衞東兵納之密雲薊鎮爲東衞蜚語揭騰不爲動丘濬議

以宣府爲北府俾守北門東以永平爲輔守松亭遼左關隘西以易州爲輔守紫荊南以臨清爲輔坐鎮肺河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南屯兵於徐州通兩京咽喉噎燕趙沈鷙復產健馬以漸行之八府子弟有司以意訓練如弓箭社自成一軍乎嘉靖倭寇五十餘人轉掠應天四十八衞無一出戰卒夷於竈丁可法已天下最苦餉郭子儀憂地廣勢分願收諸道精卒五萬分屯北邊葉適言張俊岳飛等屯兵三十餘萬歲給錢六千餘萬緡米絹不與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省東南民力甚善兵精則自汰汰則以所贏之糧補所鈌之額厚所練之兵餉不患不足兵精而餉足何憂虜試下一檄曰安酋殺無赦滇進霑益蜀進烏江粤出一師以連麻哈泗辰之夷楚通一線以濟師黔繇六廣彼前有巖江削壁後有烏蒙部落諸司中深菁洞時怒黔時緩蜀時誘煽諸苗亦窮矣又下一檄于閩浙曰海寇殺無赦已撫者歸我叛人否則勦之復

例請撫者罪噫孔子作春秋奉名義而已安得不惜繁纓今兵食兩詘奪紀綱而已安得不惜官爵自古盜賊與窮民合憂不在虜下天下無不練之兵則天下無不盪之寇有如期月課實情三年課實政中外與除皆以三年爲限實斯漸漸斯久久道化成與天無極生請咏商頌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桓撥之盛也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聖神文武之上筭也

第二問

御臣之道使無欲難置之無可欲無敢欲易惟上所置難自置之無可欲無敢欲易人臣置巳于有欲甚難而置巳于無欲反易以律武臣不太過歟曰非也士有志節而後有出處有出處而後有生死武士有死無二而後有事業故夷狄患難造次顛沛非人生偶然之遭乃自得之地也又武士快心之地也士何求哉居鄉不求于竿牘居官不求于鐘鼎居方寸不求于聲譽

居夢寐不求于鬼神故置身無欲甚易而有求甚難士無求趨其易云爾一失足千古恨矣一失身天地毀矣戰國說士甚有口旁人睨之不三十萬金豪傑盡能無悲乎噫輕世肆志仲連所以傲然自命天下士而不疑也彼且蹈東海死耳豈從來不愛錢之人即不惜死之人耶雖然士無欲也人欲之名教欲以為砥柱渡江河欲以為維楫奉辭伐暴之主欲以為仁人君子戰死扶傷想魂萬里之外欲其為無辜顲天而

士一失望介如石焉僞也峙如山焉埵也故置身有欲甚難且世俗之所欲何物也有鬼神以司之有斧鉞以臨之鬼神之所不可何不可欲其鬼神焉司之何可欲斧鉞之所不臨何不敢欲其斧鉞焉臨之何敢欲師老十年纍纍垂索無鬼神無斧鉞哉有之自今日始雖然可以得中士不可以得上士詩不云乎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有欲不可治無欲少欲不可治多欲惟敬治之禮將力將止欲將一也止欲必有禮有禮

而恥生有恥而力生王嘉曰士有材能甚少宜預蓄養無事事倉卒乃求噫士不患不賢而患不能不患不能而患不情說在蕭鄼侯何與李將軍陵鄼侯收秦圖書轉輸關中不絕可謂能計天下巳定諸事草創而便利田宅自汚此一念巳不忠是不情于君臣也天下無能人也陵自守奇士張空拳冐白刃可謂能將而回面事虜使其友自宮又失言君父之前是不情于朋友也天下無能人也人必度其君度其友度其

身不情于如此之君臣如此之朋友而無具甚
矣史稱陳平受金高帝縱之金平金人乎哉燕
居深念調和將相是有情漢室之人也趙奢爲
將賞賜悉予軍吏士大夫其妻弗怪也括私賜
金帛其母怪之括不情于母子也故不情于趙
王李允則之築大城也愚其民于獄祠又愚之
捕盜卒以版築護祠以祠城甕俾有寧宇也情
于甕城父老子弟他若牧饗士士不有其身起
吮卒毋不有其子去病匈奴未滅不有其家非

情至孰能與于此世衡懸銀的教吏民習射情
于禦盜李愬斥倡優護病卒而莊事裴度情于
上臣曹彬不以官酒私太祖情于舊主故曰愛
爵賞百金而不取人之情者不仁已不情安能
取人之情且富貴非一家物公諸天下富貴亦
非天下物還之人主天不可久負耕夫紅女不
可奪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雖然此寥廓而獨
寐者耶可以得無情之士不可以得有情之士
文武一也束手受書博誦幾何上馬殺賊下馬

作檄幾何守鈌保殘專已綴學傷哉貧也如耕
石田有一物焉挾之以去多金而已故士有四
儲一儲學一儲氣一儲義命一儲道德有學而
無氣孱夫也有氣而無義命無道德窶人也天
之造人維義與命無義無命天所不材君安使
之知義命計不旋踵斷死不顧計先定也見獨
守淡名利之心揭膽肝作忠孝之氣非有道德
人也歟哉如鑄劍焉狀類高山深淵而後太乙
下觀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

太祖高皇帝與侍臣閱孫武使貪使詐之說曰
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野戰捐軀
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上召對亟稱宋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二語
責武臣首責文臣繩小貪先繩大貪生愚以爲
國有二大儲焉一曰儲人一曰儲利儲人之道
三曰儲撫臣儲道臣儲壯縣邊縣之令儲利之
道三曰儲屯儲鹽儲京東江南水利
祖宗廓清之烈神氣壯隆又賴楊文貞東南重

賦宜恤一語久任巡撫一策洪宣成弘間封殖數十年維時尚恍于謙等久者至二十二載今不滿三歲輒遷其病徒文具耳誠得非常之人六年始代而責之以事代者代其人并代其事三載加秩焉道臣如高文襄議遴異材除授兵部專備邊道之缺効則躋巡撫使尊重難危人地位望相得天下生民係于今以壯縣邊縣爲一籍冢宰定其論入告而後授之令亦不以師荐故旁瞬左右顧而竭智盡忠行能高妙茍有

眞賢能二百餘人分布海内是國家蓄二百餘名將也塞上以築垣練兵積穀清屯遏寇盜爲最内地以興水利墾荒蕪散盜賊減鞭朴而催科不拙爲最有政事何患無財用今之筋骨神明皆財也天下皆得人是得百千萬筋骨神明之財也禁迎送絕煩苛威權不奪而後臨難仗節三歲上其最優以行取六年陞轉如是而有人矣請儲財一曰儲屯洪武諭屯兵種棗栗廣募受屯者給公田東勝衛虐屯卒論斬而餘糧

之減半正糧之免交盤改本爲折始壞法屯之盛也太寧松亭開會州寛河儲二百萬石孔樂問給牛種頒田式墾荒不起科寧夏積穀獨多今田增而糧減曰疆界也豪强也逃貧也戎馬充斥也獨無屯田可仗豪右按年賠糧及自首免賠之令歟以宣大言之商輅奏田卒互耕操蔣琬奏清脫田數十萬嘉靖間臺臣專買二鎮糧草今粟與草爭貴兵華相乘忍厥脫耶借曰寇至彼田塞下之晁錯繆矣棗祗趙充國鄧艾

羊祜郭元振李泌韓重華皆謬歟葉盛撫宣府墾田多買戰馬修城堡李承勛巡邊見故興水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瀋陽地尤美則築墻創臺防虜之入皆過計歟噫虜多方誤我我又多方自誤官冗兵朧靴靴小民有公派有私派而軍屯任其廢業不平謂何無亦思年例盈三百餘萬額外征討五百萬至于今太倉太僕公私之積有幾亟以屯政責成撫按撫按責部帥將自耕以倡所部計田頒賞優復業之令開牘

罪之條均寄籍之法除草場馬場之名色省養
馬商人之苛政即未能復地還軍而亦宜泒糧
歸地柰何哉官種民種餘丁種皆不辨𣲆酒心
自新制吾棄財無令天下大屆一曰儲鹽兩淮
壅引數十萬邊引三年不售浮課僞引莫之鉤
較貧竈困總摧之手大賈入敝惡之繪關說甚
于奏討開納滋蔓請求買窩賣窩鹽引犒樂工
伶人而不問鹵地草場刁狙供富室豪商而不
問自變輸粟引價昂而不問鈔法不行無法處

餘鹽而不問初制商人納粟二斗五升利商亦
利屯卒而不問寧夏便粟而不問東粤蜀閩地
瘠而不問唐藩解安邑歲供京師解鹽近二邊
今賦少員濫而不問絞刑不止乃開贖刑官軍
送出境而不問滄州鹽直廉給價回空糧艘揚
州爲貯倉常股存積悉與見鹽亦衰益一術而
不問鹽于唐第五琦斗鹽加百錢劉晏因民所
急罷稅禁堰曉道倍于勸農初僅四十萬緡季
年乃得六百萬緡及陳少游包佶侈高估李琦

盛貢獻其法大壞李巽始歸度支信哉用人急
矣霍韜議選兩淮漕運及三邊總督都御史如
左右手講求鹽屯之法聽自擇鹽官三年詔賞
罰蓋至論云一曰儲京東江南水利薊隔一墻
依垣而守地濶人稀興水利以限戎馬郭守敬
治水故道斷橋壘石猶有存者田薊而諸鎮次
之湖海先豐潤遵陽以東青徐以南次之部耕
卒守墩戍瀕海墩臺兼備倭虜嗟乎張全義屯
洛四十餘年始富饒虞文靖秋富民願耕者其

說不行于泰定迨設海口萬戶江南之粟不來
王庭以北使內地法全義塞外法文靖亦何減
史起溉鄴鄭國溉秦文翁溉蜀白公引渭馬援
引洮虞詡浚渠之蹟乎東南賦重粟貴有年項
者海風大決流殺人民濬吳淞白茆諸江浦入
海尤務餉救民之上籌也三儲之外無爭尺寸
以開言利之端三儲之內無遺尺寸以蘇軍民
之困俾所儲撫臣道臣壯縣邊縣之令式行之
務令貧弱有利大貪戢而小貪自止故曰欲理

之君開利門長此不已屯利歸于豪鹽利盡歸
于奸商于貪官于猾吏于游客獨患苦細民竈
亂儀卒至水利罔聞知海風溢決漂溺死亡而
不動謀國如此可謂取人之情者耶善哉劉晏
用士不用吏蘇軾曰朝廷赦吏胥不赦又曰百
萬虎狼在城市噫爲子孫作馬牛不知爲吏胥
作馬牛也又不知爲虎狼作馬牛也宜少自愛
矣文武吏士有儲也自置身于無可欲無敢欲
之地國有儲也置文武吏士于無可欲無敢欲

之地金錢犒死士而軀命報　天子萬年有道
之長必基之矣

論

兵以治爲勝

兵也者將將之任而非一帥之事三代以來將
權在上故常治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曰師以天
下比一人曰比師貴應惟君無弗應也比貴輔
惟君無弗輔也古之聰明聖知神武而不殺者
猶以此齋戒神明其德焉天地無不戒懼之日
在澤則雷在地則雷出地則雷在天下則雷君
法天體乾朝乾夕惕人龍處於危地其戰兢一

大淵乎萬國咸寧則是萬國皆以戰兢治其性
命也乾上九而亢戰乎乾所以去其亢範六極
而弱八曰兵所以去其弱戰不于諸卦于乾皇
極尊五之義云是古今必勝常勝之兵君父所
獨操者神妙萬物人主提八卦之神即提萬物
之神其陰陽不測在能轉先天爲後天自乾一
轉而幹旋天地挽回日月革易山澤呼吸風雷
于是戰歸之乾而勞乎坎坎勞卦血卦且戰且
勞乾坎相求恒易以知險恒戰以出險爲君難

如此遺將之辭曰上至天下至淵是極深研幾上懸無極下臨不測之危詞也蓋有治天之師有治地之師有治人之師堯開天曆象日月星辰羲和尸厥官亂天故以天治之舜闢地肇州封山濬川苗民逆命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亂地故以地治之文王止至善立人極卿士非度咈其耇長既戡黎祖伊恐亂人故以人治之此三師者無敵於天下自徂侯一征後王克謹天戒史官不見郡國以聞郡國不聞史官見之史官

不見郡國言之而萬古之天文治自禹乘四載所至菜夷作牧和夷底績至兩階既舞三苗丕敘玄圭乃錫非然聲教弗訖也師歷山躋厎至誠格之矣而萬古之地理治文王之居坎也若便安熟習然習坎不已衍爲麗澤忘勞忘死是以能出乎險難之中爲生民主而萬古之人倫治文善用易者也操勝于坎離離明者甲胄戈兵也翁明于內腹乃大敵于離初用晦無咎其內文明外柔順以艱貞蒙大難者歟既濟喪茀

而茀逐也柔中之明不顯于二文王以之高世之功遂成於三武王以之羑里小心則納約之牖云文不止者也水火不止者也坎居離上水溢而火怒于下必進之象卽不止之象故濟坎居離下水涸而火安於上不進之象卽終止之象故未濟則儲水防火水居火上非思患豫防終日戒之文德耶戒則爲丈人爲長子不戒爲小音之揚飛翼之銳棟橈之本末弱而已進退兵家之恒也盤桓而不動邅如而不前班如而

不迫無虞而不卽豈敢勇深入哉而操勝于君父則無敵之師有必進無一退雖然洗心退藏吉凶同患愈洗愈退矣愈退愈藏矣愈藏愈密矣此治心也及其出征不然天上之火過惡揚善大師之克伐莽除墉游至之水常德習敎兩作之離折首正邦太否自根而拔剝復隨念而移勝在水也能使水居火上勝在火也能使火上同于天貪昧隱忍人心鬼方幽窟也非高宗執伐之大君不去號咷之間三之莽四之墉亦

多矣大君不醒萬方之聾聵于夜之雷不聲雷不從坎起蚩蚩長夜矣雷出而萬物生出入無疾豈待藥哉非七日來復則十年弗征不重其門不擊其柝復關不閉坎險不守矣果一帥之任乎哉文王轉先天爲後天而居乾于必戰將地也居離于南面將幾也居震於東方將聲也稽首得五臣焉稽詩得二臣焉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從欲以治皐陶將之仁陳三風六愆肇修人紀伊尹將之任于戈省厥躬有備無患傳說

將之豫彝倫攸叙八政首食箕子將之命公孫碩膚綢繆牖戶周公將之忍無言而愚無筵而舞無抱子而嬉無蠻作而弓矢衛武公將之智若否是明王躬是保不以全軀保妻子爲明哲仲山甫將之德善用師者無所不藏藏于訟自小言絕之田可無禽矣藏于需自飮食絕之寇可無禦矣無山下之泉而金夫見無地中之雷而商旅行藏其義于蒙于復誅貪詐也噫微矣哉咸練兵之卦也井養兵之卦也兵法不愆于

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咸其拇志在外而足易動易動多蹶咸腓咸股士卒動而將心憧憧騰口說何異兵書煩擾哉坎上之卦八井不言險井上出爲功泥乎谷乎呼庚癸耳渫乎不食需王明耳勞民勸相其寓兵于農耶勿幕元吉其井養不窮耶箕子能用易者也食先而兵後五行先而三德後德居北是剛中之滙也井泉之溫寒泉之冽也君操勝而必行之貴決係詞十三卦終夬百官治萬民察以此雜卦終夬剛決柔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以此吳起曰兵以治爲勝將權在人主無弗應也無弗比也一張一弛無弗藏也其在下有疾呼而不應者矣有佇重而不輔者矣有畧恥而不藏者矣商之善用兵也藏于盤庚俾和吉言于百姓周之善用兵也藏于酒誥俾有正有事無彝酒又藏于多士多方俾惟和惟克勤顧天顯民祗皆自其小有言聖之恐一至于用兵而險陷汎濫有不可畏之勢也治天治地治人之師自天子出而將將之權

尊萬世久安長治噫三代以下識此義者蓋有之未易更僕數也

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 會試

人主察天之所矜務抑已以從其欲而後道濟天下夫民欲而天從之天非自從之也以屬天子猶之乾父坤母絪縕化醇一付六子職有尸矣身爲天子不子惠元元娠育寡孤者何等也無曰高高在上聽寔望漢揭斗柄訴七襄非鰥寡無蓋乎哉何以不呼君而呼天則又有代之呼者矣呼以雨暘之不時呼以日星川岳之失序其君有先醒者後醒者不醒者然屈君以伸

天伸天以伸民無不皂百姓所欲而止存於懷保惠鮮曷嘗不存於毒痡如燬哉民恃天天恃君君恃存百姓之道唐太宗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太宗可謂有其意者其言曰去煩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眞格論也夫庶民惟星所好者風雨也所惡者必搏鷙也爰暨小人雜耕牧於朝堂而儕耘耔於鄉士也且呱呱而泣者非子也鳩鵠其形則同室之肺附耶各子其子所以庶民衆父之父所以大君嗟乎知人安民知之乃安之安之乃存之昔者子羔刖人不怨以有憂人之色存焉故捐其剜肢割肌之痛而親其色泰愚黔首使惛然無知以聽從於已是奪其明德也董子曰知愛衣食不知天氣天氣重於衣食天氣者明德也故揭竿而天從之殺長吏以應而泰民之明德愈醒婦姑誶倨則有或揚其言者矣存百姓先存其愛敬恭上之明德民萌也芽茁而導之猶春氣之生草也民冥也有汾澮以流其惡

大汗浸體不浹灌此矣且夫食監門衣大布勤傳餮君苦而民不樂民所祈致於君則保其家室也天子萬年也泮渙詠歌也鳩衆聚族各以精氣神爽寢處於大君之方寸者以在躬之清明如神之志氣也故喜怒好惡慎此四者而不妄發可謂天矣妄發則精氣畔之神爽離之中央之帝一鑿而民於我遽虛矣非無民也乃無心也無百姓之心不足以存百姓我以爲百姓債驕渙潰狂奔四出之戾氣而天以爲百姓之

明德何也非百姓不存於心而主心自不足以存之如驅愛子而出也又不建鼓以求也無辜之顧腥聞久矣先王不唯甚愛其民抑甚虞其民息事寧人敬奉天氣敷於民繇乃在泣不廷辱而訶讁之也和吉言之而已罔俾易種新邑而已厥心違怨則皇自敬德而已雖愛之心足以相死若夫撞鍾舞女用之日新則有以刈殺議者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則有以聊撫姑尤之人指者而無得罪於百姓又稱之爲愛君其無

得罪於百姓則無得罪於心而有以存之也漢屢詔寬大至錫無職之勳賜不耕之粟所巡幸無治道牽馬使貧弱有利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唐六條課吏分遣大臣循行諸道疏其名於屏與偕坐臥百姓如寄諸懷母問報哉而壺閔三老以公卿禁口上太子之寃馬嵬父老以戎馬間関定社稷之計則亦其民愛敬恭上之大驗也甚哉愚其民所以去之明其民所以存之雖然施報非古也試論爲君之大道夫

薄被饑荒二千石不預其備則魏相條上之矣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稍倣古限名田則嚴安仲舒爐列之矣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歲或不登民食頗寡素有蓄積以備灾害則不啻減大官不受獻而已君天下者而不聞此也可不可也泛舟之役怨其君恤其民邦莒小國介於大藩百姓戴之亦以永世君天下者而不若佹國不若小國使魯無竭可不可也武有七德安人和衆二焉介胄而恤之胞

與而俎之可不可也漢武治兵三十載不加賦而用給軍興所至城漕有二百萬石者捐隴西北地上郡之卒以寬天下之繇四征弗庭而寬之一方薄伐而撥之可不可也元年免田租之半史不絕書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昔任土以作貢今地蕪不治流庸未盡還而倍其征入野荒治苛上丞相御史以聞何人也或粲粲衣裳或蔓蔓赤芾鶴而使梟而散鴻雁無宅邪吏行弊政倦吏治薄民甚者嚴

法刻涤自安之道在人之死矣朝廷赦之而吏胥不赦蘇軾云數十萬虎狼在民間者可不可也雖然猶未盡爲君之道晨正農祥脉其滿眚故三時農一時武不存百姓而兵乎螟蜮書大無麥禾書司民獻數拜登天府不存百姓而史乎大昭小鳴降爾釐麰四方以和來矣不存百姓而樂乎攘其左右且囊槖之訾其吉否且漁獵之受大者取小矣不存百姓而田租可廢田畯可罷乎豳雅不賡豳鼓不擊乎老物不息乎

飶芬不登於祖普存不顈於帝矣不存百姓而祀乎存百姓在左右民其道法陰陽適中之泰泰言進君子退小人則知人之事知人則安民之事安民則明其明德以存之之事左書而右息之民不存矣左右者急之也欲左則左欲右則右以人主爲百姓之左右而存之至矣所以然者天在民之左右故救之不急其索諸枯漁之肆矣甚者扳之數十萬虎狼之窟矣此必先之訖也夫唯謀人之保居則叙欽歟不肩好貨歟使民自取吏焉必取其愛歟百姓存十之五矣抑并兼弛無藝田其廢田并心積力如讓畔異路舉孝弟貞婦者爲一輩宣上殿歟百姓存十之七矣如封富民侯有功於民則祀之公卿日陳康功田功天子齋戒受賀百姓存十之九矣天矜於民者也必從其欲者也卷阿之媚庶人假樂之宜民天保之日用飲食豈巫祝之祝哉祝爾萬壽無疆天必從之矣

擬

上御　豳風亭召尚書李時等同觀　西苑收穫謝表嘉靖十年　伏以　維新

帝命　西苑懐良苗之日新式穀周家　豳亭樹有邰之嘉穀肆收穫如成人有德祝

聖壽頌兕觥無疆俾臣子咸知稼穡艱難自

廟堂躬行庚廩節儉慶又始於耕塓喜先溢乎

班嘗臣李時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以八政首農兆民允殖田畯至嘗其旨否挈饁郊原後世賢師吾儉勤移根禁苑勤我稼事非類

必鋤佃彼莠田不殖將落訾彼總角漸以突弁
無若惰農自貽滅裂故豐年期於必穫猶修道
迄於終身而況廟堂耦小人之十千畝頌卜周
曆之八百陳常時夏撫愛景以字人克配彼天
穆薰風而扇物自借父耰粗慮有德色易子齩
骨莫之省憂故雨暘失時民且狼顧而漢詔振
救歎若春生弱也欲孤長也欲枯熟也欲扶禁
其苗竊鉏獨者帛貧窮者粟癈疾者貸無滋土
崩磽陿靡所農桑徙寬大郡俾荐梟粹長安絲

傳𨅗運自丞相下逮至郡官導巴蜀致之江淮
給種食勿令收責未央長樂不撞萬石雷霆之
鼓鐘太僕水衡常減穀食肉食之獸馬試吟子
建藉田之賦猶知百姓素朴之艱懷有虞而撫
琴親賢遠佞帶橫阡以經陌理政封疆雖誇句
奪風雲其如治沿螟螣蟊惟
皇帝陛下　受命溥將　樹人豈豫　耕仁耨
義坤厚庇葛藟之本根　沛雨油雲乾剛清
宮府之穴漏繼

大君之統則　代來入帝首詔力田問
天子之年則　羲馭騰輝奄覩銍鎛可使禾繁
懿桑之女春日載徃載來一聽莎雞蟋蟀之聲秋
蟲自鳴自止爝發栗烈風高隕籜之威肅霜滌
塲人凜鑿冰之政剝棗穫稻坐致挃挃栗栗之
饒食瓜斷壺豈有一摘再摘之豐賸言爝㽞風
亭西苑儼如
宗祖在羨牆撫降康之辰念率育之始茀豐草
而種黃茂芟柞苑然頌飶香而歌椒馨崇墉如

積俶載億秭驛達废百室之盈簸蹂舂揄茨庚
貽寡婦之利我藝稷黍蒸畀酒醴豆登香升肇
祀而禋
宗廟秉屋播穀取陳以食農夫　詔臣等於堯
耕舜穫之中識禹儉湯勤之意五色雲起拂馬
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　翠華黃實
禁苑秋深藨蔉至於碩庭勤耘以顯令德
聖容睟穆苑主伯亞旅之從容
天語叮嚀惟塲圃禾稼相敦勉握粟出卜哀我

惲人秉畀火炎無害田穉靡遑月令敬順天常
顧如坻如京尚有窮民悲夜月况取予取室豈
無根莠螽嘉禾臣等恭繹
聖懷冀抒縣獻當姬旦陳詩之際正冲人集蓼
之秋且二叔之不咸兼淮夷之勤遠獨其咨於
保傅如嚴毋衛貞姝乃長派乎邠風類瞽史宣
謠俗俾女御皆知賡和即僕臣亦與勸歌取狐
狸爲公子裘饗朋酒上一人壽穹室薰鼠塞盆
流火授衣私豵獻豜化行蒐田獮狩必彼戎索

載纘武功我所蓄租釆中原之菽民亦勞止醉
眉壽之觴釆荼薪樗日用飲食獻羔祭韭神聽
和平喜愠泯于條風公私同其駿發永言
祖德盡在田功出戰嘗犒食之卉特復太平諸
郡營田上積穀之數部旌茂才一人計驅畝而
栽桑無酒醪以靡穀　鍾山一幸見田者而徒
步獨龍之岡　圜丘初成偕世子而共遊秬秠
之野指宮中隙地則本支種百世之蔬歌雲漢
勤民則山川駐蘂蕭之屐晝縣孔熯夜不即安

禱三日以郊還就西廡而齋戒罪馬亮督運長
農事惰語宋納敬天易勤民難孝感被飢發帑
不俟廷請方社不雨食蔬遍於合宮積逋寬以
折收墾荒盡免租稅粟貸富而免雜役爲勸義
菽資貧而構室廬使寧居彰江右民衆田少之
艱諭原吉里甲代賠之苦四方奏告雨澤案牘
無積所司宛平面諭與除報聞刻期三日齊魯
被災免勑立部士奇鄒縣持筐發倉下同汲黯
主客萊而窮簷色美盂瓶圖幽風斯螽訴而機

杼鳴令宮庭繪織婦評廣漢非循良吏　御左
順出閔農詩召蹇義錄昌平耕叟之詞勑郭進
加人材務農之秩伏覩
陛下與治同道我田既臧華遁糧加耗之姦汰
内官監收之蠹草塲禁勢豪陳乞入府清戚畹
土田屢下詔書悉罷鎮守無大潦天下粟惟日
減戶賦錢臣等敢不體雨雪霡霂之培令秕稗
無蔓珍醴泉芝草之出與嘉穎同登樹德務滋
鋤奸覘力則　星辰履曳之日悉稼穡匪懈之

時伏願 擊土鼓而穀士女 命田祖以清盃
蛔無若箕不簸揚斗不酒漿祁祁興雨卽使彼
有遺秉此有滯穗孜孜降康于斯倉萬斯箱烝
髦士也古人多似續無此疆無爾界惟辟王哉
嘉靖慶豊年則慶源多黍多稌晉爾戩穀而大
田靡隰靡畛貽我來牟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第一問
賈誼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此時務也誼達國
體持論若此其新書雜取大戴明堂位禮經諸
學當是時三公三少攝體貌和義行章敬恭遜
博聞有道術者衛翼之橫經高論首春秋詩禮
間及風俗故志于是天子不經不法不姻戚不
惠民歌笑在前賢才在後則引義糾逖故前有
與慮後有與計非簡聞小誦矣且太史絙瑟太
師吹律則在娠之學鮑魚弗登則飲食之學僕

臣正愼簡女侍女御則晳御妃嬪之學是以簡
練於習成熟於師昔堯舜治天地之事學天地
之學其他必從見聞入以見入者伊尹于太甲
以聞入者高宗于傳說人主見聞與經生異聞
則遥集帝王而告語之見則直謦欬其祖先耳
堯之學開天曆象授時是也舜之學闢地十有
二州是也文王及先天爲後天是謂入學入學
必得力于險阻姬公教成王從險阻逆入無數
其康事而學力見矣次若漢高于陸賈賈質言

不迂漢家寛大其臣多政事才皆出此高語太子哉祚省書乃知作者之意殊悔前非故一代多明辟當是時詔雜舉通達國體充博士位徵天下逸經古禮曆筭鐘律爲駕一車軺傳遣勑公卿習月令其不事學及不能通一藝輒罷官於是講求理道博盡群情而間有保殘守缺則訟言擯之矣又次若唐太宗於李靖靖稱符堅善用兵太宗立取傳觀之而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孫武十三書懼爲空文所誘古今兵法讖緯存

之乃以廢之聽其言大概宿將漸凋告心商確豈效訓詁片語哉說者謂夜分講經歲周御覽隻日不廢講讀無救於亂夫釀亂非由講學未嘗不是也太宗四部玄宗質難宋仁論語哲宗經筵其臣虞世南褚亮盧懷慎孫奭程頤范祖禹輩多端士庸詎非講學力也

皇上以放勳御宇之年周成訪洛之會四郊多故則大學問大見聞皆得力于險中以艱難其政事入而神聖天授好學勤政臣子敢自菲薄負

光考憑几必爲堯舜之訓哉宣尼好學首發憤

天子發損疆失地之憤則學大臣發持危定傾之憤則學群臣發先公後私之憤則學閫外發鞠躬盡瘁之憤則學今日誰所不宜學者誰所不宜憤者講學先修德上下各修其德一入廣廈一啓牙籤一聞緒論於是黼扆動容黃髮竦聽左右前後且愕且懌而講臣颺謐忠悃亹亹勉勉中夜以思起居懼開游觀之漸言路懼開

厭棄之漸詰姦懼開告密之漸勲戚懼開典兵之漸因事納忠如防潰堤其功高輔理丞弼之上其機捷拾遺補過之先是以罷顏糾緘織造商鹽課皆從講筵得之與其微妙詮理不如明曉陳事與其騈偶成章不如明白徑指蓋有以大懼發憤者

高皇帝謂李善長曰點簡此身與心若兩敵然自相爭戰必求至當有以大悟發憤者學士解縉等進正心講義

文皇帝覽之至再曰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
無所增加則自然無事有以大慎發憤者
章皇帝曰朕祗承祖宗成法諸司事有疑礙奏
請必考舊典有以大疑發憤者
肅皇帝曰堯舜湯文以後孔孟以來數十百年
統盡歸臣下朕所深疑若　本朝講筵家法有
諭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承藉天
下國家之重又曰人於學問以先入之言爲主
擇其可以經綸天下者不必辯章句工文巧而

肅皇帝命張璁務切身心政事風俗民情關係
目前者入告尤至論矣生近而引
孝廟左於劉大夏右於戴珊則近侍以講官一
言切責
世廟朝於洪範夕於無逸則鎮守以閣臣一言
立罷是講學明効也生又近而引
神祖初因輔臣進帝鑑圖說指陳痛切於是自
圭有問大寶箴有誦講酒誥戒崇飲感陸贄之
切直義董宣之強項善漢文之按轡故內有想

齊太任之教誠立而敢斷深藏以爲神博觀以
爲明罷貞觀政要講禮經尤孜孜於春秋衍義
除兇戡亂又講學明効也若夫朝見皆得入陳
疑義錄示講幄輔弼面決部院間宜章奏博詢
儒臣臺省以次輪侍若楊文懿王文恪楊文襄
章文懿諸臣言之悉矣且三楊顧命早朝日言
八事說者猶謂宜復午朝初制云夫謹於尊天
慎於養人精練左右決斷孤疑此帝學也學太
節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亡法之譏難以斷吉凶

以學決事亦主所斷也隱劍之威也凶主之神
故積衆精以自剛其必講學也夫

第二問

蓋聞智居冬官屬司空置空虛不用之地孰知
貞固介石正在不用哉貞固之乾則進退存亡
消長之智是介石之豫則剛柔微彰之幾是夫
乾德施溥博而退喪亡設險其前豫則冥者盱
者鳴者旗亂輒靡者空凶咎皆至而吉之先見
巍然揭萬夫上蓋智者非爭一先爭一正爭一

介也不能介知進存得已矣能介而後知退爽亡然于乾不于豫何也空虛不用之地乃嚴氷苦霜犬夫立足之地而豫則甘雨和風小子狎遊嬉處者也且玉溫而栗貞義也何以不玉而石不堅確玉亦僞矣不明辨玉亦械矣故強而立亂而散擾而穀皆石象也朝受功夕計過成幼不倦則有業人矣其人石矣窨靜多内力則成事人矣其功石矣陰符盗陰陽之機不知陰陽之正善讀六韜即情深欲得一語指可概見

子房素書豈辟穀一着奇哉如辟穀已也亦寥廓而獨寂矣夫釣者情深欲得貪于餌也乃名介不名貪伐紂扶漢皆素所確辨者臥龍佐蜀憚之以威懼之以法大破劉璋積習若草廬之對流涕表出師猶是指陳利鈍非介石竅要所在夫介石竅要則惟是進退存亡得喪剛柔微彰間如與國工對奕毫無輕着錯着而已矣晋楚之役荀首善謀隨季善辭或設七伏於敖前或戒舟師以先濟則介石也二憾往矣以求卿

求入族之弗得則鳴豫也充國上屯田省輸輓誅零威罕洽湟陿道鮮水從枕席過師決破壞在來春屢詔不易則介石也二將軍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無後咎餘責則冥豫也泚水預有處置則安石賭墅雍容遼后失其愛倩則萊公飲博盟質而令公單騎涇陽感之惟誠威之惟信且與子晞明剖利害豈不顧死生不問身家者唯竭誠捍國家至固至審身名俱全則介石也張浚提師八十萬曲端諫而殺之寇

至倉卒詐張端旗幟不亦羞乎要其人潛善黨豈惜一擲哉則盱豫也嗟乎智者知彼知己不知彼亦必知己今舉世不知己之何兵何將而言戰守不知己可以兵無兵之兵將無將之將而言戰守之是非是必天雨金地湧粟淵若耶之溪爲銅呼韓白之靈提師然後可而世豈有是事也兵法多方以誤之今多方以自誤誤國以自全皆曰予智夫氣發于星辰之際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譬飛兔流星龍騏不能追此最上

應變之才也智衆也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亦智衆也聰明者英分多得雄之膽而行膽力者雄分多得英之智而立智之半也若依似閒雜徑露而单持留無矯矢理綸之謀智之反也亡已則愚者乎憂國如飢渴乎則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乎故曰未閑奇策固守之臣不奇策何以固守抑亦有狂而操利兵迷而乘良馬者矣日張進存得之狀顯據退喪亡之實以奴呈身以奴起家潢法司隸較尉策其

不變者此之奸細不詰而問萊傭奚盍王義之與殷浩曰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更與朝野思布平正夫介石平正之象也繁露有云正人爲一選然則貞固介石其唯正人乎

第三問

廉者法也一日不廉一日不法一念不廉一念不法父子兄弟交遊之間一人不廉一大不法故曰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不生大辱六

計弊羣吏廉而不善不能不敬不正不辨不法非廉也六者全則廉其法矣廉耻貿亂賢不肖混淆故守相不實選吏不務平法或擅興徭役飾厨傳以取名譽則茂才孝廉歲凡百數適爲樹集詬之藪矢耶儒者不屑齒春秋大夫然有相三君妾不帛馬不粟歟有莒僕以賄來必出諸境歟有求玉環必問君大夫歟有宋罕至晉尤其治室歟有孫文子受覲終身不聽琴瑟歟有辭邲殽十六邑歟有受下卿之禮歟嗟乎尹

嚴一介之取也先嚴一介之與與人者取人之捷徑自一介之與絕之無不絕矣使與一介取一介不明農不讓後人于丕時而可伐夏救民輔孺子王則伊周弗急急焉且二叔流言不利非斷斷無欲天弗動威而我徂東山皆功利之局碩膚几几亦因緣之徑矣尹非弗顧弗視又能于桐復辟不戚我先王乎俱無耻主最病以不廉故不法卽欲各求索自快豈可哉潢孝元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故水衡見錢多也楊秉討

日受俸則却故吏之百萬楊震夜行不媿則慊獨對之四知上壞墻之珠袁傳法矣封袁毅之絲山濤法矣不然官燭爲留切床敬祖裴潛法矣他如郭丹董昆丞相弘位漸尊而節縮亦入坐無完簟飯粟被布日與庀室寧富民亦足多者祭征虜家無私財稱奉公憂國不亦宜乎大則爲伊周武侯小則爲公儀休羊續輩總之不昧一介夫法與廉親與貪仇欲理之主開利門生竊虞貨賄之入出矣數十年來積于 內帑

積于貴倖積于商賈積于仕宦皆積也漢抑末不乘馬不衣帛以困辱之法足矣他所蘊崇皆能召致不祥無積而不化者今

聖天子發帑助邊少府出而臣子之筐篋不出豈惟不出又附贅之借曰捐金不問能破強虜上首功擊牛酒羅英雄使上智之士行間乎乞人之死不索尊索其財乎兵逃餉亦逃兵死餉亦死乎士大夫故汙辱其衣朝府大吏自挈壺飧入官和洽所譏也在今日猶當北面事之東

漢不任三公而議者直訾婦女之簡押不簡押亦奚不至哉必也人懷秋嚴士蓄霜斷以此明

詔海內宜無有不媿赧決奮如劍淬其膚乃在其頸者也雖然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法莫大於用人宋、單州政事皆委文吏究也銓除人無一往西北者與多用誤用究竟無用孰若精遴武臣而厚其權集其勢今非盡乏人也不深入霆擊不知爲戰將不矢盡力竭不知爲死將迫戰而甘陳之死而張許之則想魂萬里之外

矣昔之知人也於銓樞今之知人也於祠廟猶謂國有法乎無望破典籤沿例且如漢武四科所稱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才任三輔縣令者爲一科亦可倣其遺意否昔刑人反信今賞人反惑故曰重壞臣爵祿輕壞臣廉耻驟蟒玉驟公孤服之不衷災叢於福富鄭公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以官爵賂之亦是思矣且以宋之弱任子減於宰相推恩止於祖免則給事光懋疏陳請不錄撫按一切寢閣可法明

旨半況于部復嚴案不行于科條問途路干江
黃僅九百里仰鼻息于部院直千萬重則有陞
廣嚴立勘程以施殿最可法西虜借奴挾賞弄
邊吏如小兒空盡精厲氣若高拱議守邊者有
勞蹟與擒斬同功襲故常與失機同罪可法文
臣以愛錢巧作不愛命之憍舉武臣以愛死巧
作不愛官之濇徑士大夫之所匿多于厮養並
之所竊憚刻荐而甘自簡天作將作將士不作
甚無紀也夫文武大吏之心固人心何患不固

朝廷之法行文武大吏之心何患不固
章皇帝曰唐變府兵之法武夫悍卒得專方面
而唐亡宋變賦役之法朝政反覆國是日非而
虜入二者不幸類此則有勳戚不典兵與屯鹽
積谷不加土田之例而胡不法且夫疆土者國
之營衛法度者國之筋脉故壞法空與損疆同
罪借曰誕膺初服空寬大則怠棄成侮不召六
卿荊楚背叛不勤殷武四夷交侵下民卒癉不
賦車攻六月文武境土可勝蹙不復而禹刑湯

刑甫刑竟害有道之長矣不朝賜杖受賂賜金
與與廉舉孝考試功能者殊其弊指大於股吐
蕃入諸道兵不至以無法也然亦頗有強勁大
臣如李德裕輩執持成憲雖蕃鎮坐大而倉卒
號召卒降黠戛平澤潞獨有宋上書煩冗宜勅
條貫講議詳看遂至不可藥耳確貶嶺嶠純仁
懼開端朱熹嘆曰使後世見無禮於君拱手坐
視而不敢逐必此一言故大臣以無欲行法小
臣以有耻守法吏皆平潔愛民亦破虜之一奇

也

第四問

今天下寇門庭矣乘漏舟駕危濤矣不敢不和
亦不忍不和叔向曰是相積惡也則梁丘據之
同樂王鮒之從其君而五味之有美疢五音之
有淫慝也君子必報德小人必報仇是以不和
不和乃和也范文子不欲戰曰今吾司寇之刀
鋸日弊而斧鉞不行若文子可謂和矣夫國家
有道法則不患有意見而用意見所以平意見

不患有議論而盡議論所以息議論故調婦姑之勃谿泛同舟之胡越意見長即意見化矣汲黯斥張湯于李息湯伏罪思黯言秩黯抵息太黯與息私相告語天子緣爲賞罰則議論盡議論盡即議論泯矣前代不和則爭爭則黨正以無道法耳古語有之仁人不黨欲見不黨之君子則欲見不黨之仁人夫孝者所以事君願爲事主之忠臣則願爲事親之孝子周公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祖而忍于捽臂其親漠然理亂

莫之省憂與仁人孝子共怵然耳李賛皇曰君擇臣士求友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能赴急則和以黃金壽絳侯將相交歡卒誅産祿能燕居深念則和無深疵潛釁隱過匿瑕故高下險易皆可就材能見短則和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年也言之懌矣精色從之能蹈理則和精誠所至貫長虹而不變渡易水而不寒能龍從崔魏久不崩弛則和賈讓云使積水多得有所休息寬緩而不迫則和孫樵曰爲史官者明不見刑

辟幽不見神怪理明膽決則和自顧愈重其合愈難難合自重則和若然不患其多言而且唯恐其不言且夫道法之舛至今極矣倒懸蹊盤春秋不議復仇沁水山陽野王不鬬執諍伏燒屋之下而自益燎原之薪坐漏舟之中而自決東海之水此一無道法也會議勘報角雌黃於舌爭洽比婚姻課職業於肴酒駑駘紮騏驥之足鸞鳳雜蜩螗之音此一無道法也平居恣出入而臨敵動色於錙銖士卒呼庚癸而寇至擲

糧於倉窖無事不爲地擇官有事爲官易地此一無道法也五日立限註銷載在會典乃至軍國待命於重遝之文移溢任踰年叅處特爲肘平乃至危疆蹂躪於大吏之偃仰敗則倖逃其死濟猶覬分其功此一無道法也遼左僅傳璮褭之塘報寄心腹於虎狼蜀徽并無眞卿之蠟丸嘆差池於羽鴈沿邊既苦牧臣之少專閫又苦文吏之多防邊之兵防海之兵總是塵飯之兵京城之築山海之築盡歸道傍之築此一無

道法也從古無此賈人牧豎車載斗量之濫吏盡以奴虜而得官國家非有康成文景貞觀元祐之積儲何堪假名以攫帑募兵畫錦幾送如繡之江山盈橐夜光半擲逢迎之海若此一無道法也右屯有糧而不發蜀帑可解而無人未斬郅支之頸而陳湯幾困于刀筆故遲函谷之救而包胥空泣於秦庭岩關呼不應之波臣將吏以逃海恣漁海登萊聚不用之兵卒地方数饑民滋亂民陰求才智夾袋果納何人口畫戰

書麟臺若為虛席此一無道法也加泒彌蓋而年例之欠愈多服官惟清而胥史之蠹日長以風馬牛之地揮左右手之鞭誰為轉餉闖中徒訛屯成五丈此一無道法也刑重内畏内畏外堅而囹圄半積乎金紫為上惟周為下惟定而奉行首篋乎絲綸捍石勒而折王敦誰擊豫州中流之楫走契丹而平元昊不同韓范歐富之舟輕兩部十萬生靈聽鼎澧五州圍困殺尸三非而戰骨未封司隸且加而帳下不悅衣黃衣

白執成銅柱之勳亦囊皂囊誰上金城之續陣士買破屋以求郵戰將索重賄以遷官昔希烈屠於仙奇師道戮於劉悟今也金踰萬爵通侯而不購一用閒之士劍屢賜寵游頒而不動一報禮之忱此又無一道法也最可訝者懦夫辦一逃貞士亦辦一死死何容易張中丞以三百餘戰保捍江淮與子奇相持雍丘睢陽當其有死之心即是有生之氣若平居奉職循理而不得則臨事致命遂志而亦不得何不慮之甚也

此又一無道法也無道法安得不以真意見真議論砥之則是臺諫之言惟恐其少而一切徑於言者可禁割勿上也士大夫惟恐不作而行之而一切因事射利直繩以三尺無溷視聽也總之以知人為先務尤以朝夕計過為先務言者不必以一事之偶誤自執其成臆聽者不必以一言之偶舛遂概其生平故曰朝過夕改君子與之是謂禮義積而和親天地之美起抑何黨同伐異之憂哉

第五問

今天下急宜罷者召募也加派也伐胡不過百日錯猶以多發遠縣殘費已先多亡逃自賊殺今罷隸屬文武贅京朝官爵廢介甚者帑金四出買郡國之逃兵歲糜千萬不待覆軍殺將無具甚矣正統戶書金濂條上募兵非直屯大名南直屯淮安山東屯臨清河南屯歸德陝西屯長安一備京師一備藩省未有不遠數千里車不休傳折轅路窘乃望人懷怒心流汗相屬者

也不待殺人于路空國挈逃亡具甚矣向也漢徃者號泣而送之強提荷赦衣至今挾賞盜劫中道亡歲三募即其家不貧誰爲徒跼科頭貫頫奮擊用多不如精用遠不如近增新不如汰舊在在募兵不若在在練兵願籌之司兵者

國家屢肆赦小民不見德不論顉輕重地豐歉繩以加派廣寧之潰軍潰民亦潰西川之叛吏叛民亦叛上不罷下將自罷張敞曰但令罪人出財贖辠賢於繁擾良民借使天下大亂下尺一詔聲淚俱發解佩謝過似今巳之猶市惠乎無望取食於敵而官山海相水泉爲室屋具田器銅無下布鑄無隱屏如宋出內府眞珠估錢則十庫攻折宜索盡罷豈遽出入粟拜官戍重泉務甲兵者下巳巳用兵悉通融鹽法黔之役滇蜀井鹽調往中納次則裁官祿革冗費裁輸粟冠帶例未嘗議加賦且

祖宗朝州縣有餘積既汰革民無所餘益以加派國有卒然之急勢必請帑故加派一日不罷

即請帑亦一日不罷願質之司餉者有不可不備者薊門之虜宜大之虜三秦之虜益也先之寇急在宜大而備在遼東則奴急在遼東而備在薊宜大況順義帳下之飲套中二千之行吉火賓妻青海卜卻所在見告彼時遼東有一王翺大同有一郭登今何人也韓襄毅起于浙臬王新建預置贛州今事事倉卒乃求可若何也有處不得不用之勢實無可用之着則榆關外之西虜漢擊車師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

京師者皆先髡發畜食迎漢軍王各自將元成
間匈奴得絕世之嬙媛願保塞侯應議罷邊備
非是今都門重城薊門隘口三屯要害京東州
縣桃林喜峯古北諸口有雄柵否谿谷水門能
平治否奴圍塔山距寧遠甚咫保不因糧于二
十里之覺華島否永平能外障否前屯中前能
綴屬否不築中前能守山海否南則海口不飛
渡非則一片石不直衝否宜修敵臺橋梁之跡
否空國流民另設巡撫如撫荊襄否課之屯能

予冬夏衣廩否選常居者以屯爲戰否庚戌三
衛何以嚮導茲西虜何以助奴二萬近如朶顏
強如宜鎮明慎能握其情形否所給備善否總
餉駐地道里不阸絕否登萊不能應鎮江能應
山海否孤懸一軍於朝鮮不爲非關之續否鎮
江之捷朝鮮至今都護宜降獎諭否能聯麗兵
使覺華右屯三岔旅順四衛漸呼指臂以窺遼
陽奇兵徑趨嶽山老寨否又得無如招礦參伐
魚皮畫畫餅否使奴分力於海我可盡力於關

一軍烏龍江一軍九連城一軍海蓋套三面受
敵關之銳師南出高平堡北出舊遼陽與海上
三師合庶可議恢復否登州至鴨綠江六千里
各島可屯聚否史稱敢勇深入歸去病石亭云
漢唐皆設軍謀宏遠智識絕倫等科今求一免
冠徒跣稽顙請罪之將不可得又求一矢盡道
窮救兵不至之卒亦不可得有爲靖遠之蔣貴
威寧之朱永忠肅之孫鏜姚洪否有亦不識識
亦不用執牧盜鑄于郭震召落魄於余玠汾陽

俘囚武襄黥面能一張其氣毆否歲歲言屯田
能如棗祗之許下杜預之襄陽韓重華之振武
否京東水利有趙信臣召過其人否鑄錢如劉
巴否造舟車若劉晏大度不敗於寒儉否錦衣
之冀文武宜並用否死事有一算之後否安南
神機槍法師翱置活朊機銃箭彈互發銃首三
刀上斬人下斬馬郭登石權偏廂車戚繼光俞
大猷輩皆踵而起者能以長擊短否募兵宜聚
京師不諱否能滅斯搊之文臣否能平京通之

糧無芻厚薄否女直十五連坐張翼虎陣能破
其法否畿外四隅宜各立小城以遏虜掠以頓
募兵否增薊兵否盡修嘉靖庚戌外羅城否于
忠肅力排主遷邪議必留兵倔王驥於南京惟
實南而後可以守非當其時大敵在門楚黠告
警遽選銳師出能臣分道薙滅不踰時日蓋惟
四征苗夷而後可以一淸胡虜此不熟偵第曰
用虜用虜則以貞觀之強也頡利授首嘐墨華
而蠻夷帶刃宿衛所資直太原馬二千匹卒輿

兵禁庭香積之捷驟掠長安陝州責雍王不舞
蹈可爲殷鑒今惟一意自強使西虜畏我不敢
與奴合耳奢酋實乘播孽水西足扼其吭懸重
購購之仍限督臣時日速剿雖母握于兵必有
族屬可生支解奢賊之具也忠肅令石亨等守
劇地每營二萬截殺於土城外者半而自與范
廣提精兵督戰嘉靖庚戌勤王之師皆至城下
上御奉天門立逮立斬今合此有奇策乎急汰
營軍老弱以補召募上下其賞因賞爲練吾未

見十萬之營軍不賢于四方之募卒也

薦舉策

唐虞用人自師錫有鰥一舉而元愷岳牧皆以其世姬之子孫爲顯諸侯說者曰用人之方未盡化也湯乃索尹莘野之中厥後築巖惟肖再徵傳說故曰立賢無方無方而後盡豪傑之用非執中何以有此執中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也知人以官人官人以安民洵帝者能事或曰二帝之世各精一職不耻其不能非也彼鍾鬧物成務之智奚所不兼臯陶司刑而論道邁種德

而德乃降益掌虞山澤受法焉而陳無怠無荒之訓然當時日薦人以自代帝皆不從帝薦人于天而天從之益諸臣無所不能而知人之分量實遜于帝猶曰惟帝其難之難之者帝之能也聖人之取人也尚德枚卜曰功臣使民與賢即使民與能録德而不録無功之德貴賢而不貴無能之賢故足術也漢高以富貴尊顯人所得富貴士急而求人不吝爵四人慰趙子弟如雲如雨安在哉知足知止遂壯二疏行色兩恬士耳元成之季低佪田宅貪進不休譽莽稱臣藨節蕩然二疏之識遠矣恭惟高皇帝敦禮崇儒尊經重道將下鎮江　諭徐達訪秦從龍親至龍江迎之從龍盡言無隱下檄發唐仲實姚璉等以儒士定大計及開設郡學則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甫下浙東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以胡大海薦創禮賢館於建康稱四先王李文忠之守金華也諸儒王褘許元黃天錫亟與登進夫大海文忠赳赳武臣耳

益求賢眞實心誠信于其下也此儒士辟召之始也于是立文武科取士法應文舉者察言行以爲本中式後有十日試騎射書筭律之令欲得賢人君子而用之此科試之始也當是時彌天羅士猶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十道訪求而桂彥良召入侍大本堂訪道曰道在正心諮政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

上曰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既而暫停科舉令有司先德行各舉所知必縣正官會

同耆宿進者罪法嚴而詳矣慎選老成七十以
下郡縣禮送京師比之呂尚蹇叔次者伏生傳
經以齒高下其官晋翰林六部及藩臬有差此
明經歲貢之始也北方喪亂之餘欲求方聞之
士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俾往分教益教
職之重如此此國學爵用之始也吏部舉明經
鄭韶等三千七百餘人而濟寧儒士張寧之徵
幣又賁于路矣秀才張宗濬等俾隨春坊入直
侍講進說民間利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

諸典故以爲常不于破資格中寓敷奏明試之
意乎天下學官入　覲者詢民間政事多應對
不稱旨獨門克新王俊華擢左右賛善　諭曰
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重直言也此教官振
擢之始也夫既不愛高爵厚禄而大儒如陳遇
辛聽辭官無見稱先生者遇與彥良之外無多
覯者儒鮑恂等四人七十餘矣悉官大學士固
辭放還從古安車蒲輪之聘就官甚少有幣帛
以來之未始縶白駒而維係之使人名利之心
皆盡以風示有位庶奔競皆絕耳
文皇帝乃求皋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重
百濫舉與蔽賢並罰亡何洪熙間有以賄賂聞
者始嚴保舉連坐法宣德間初設巡撫一時藩
臬知府知州咸得其人而文學才行之士所在
有司及藩臬連名署上吏部審驗奏聞量授責
銓臣綦重矣京官三品以上得舉方面郡守出
招隱猗蘭之詩踰年不舉一人於是楊士奇楊
榮始舉黎括等　召至榻前諭吏部怠忽降勑

責之猶懼後世無高宗思道之心致以夢得鄧
通識用王梁爲戒眞萬世用人之鑑也吏胥皆
登進爲名卿矣今白　輦轂遠郡國刑名錢穀
兵馬盡竊于其手不啻虎狼數十萬殺之不能
忍顓庸之乎夫設科取士懲漢唐宋之詞章又
懲勝國權豪勢要招納奔競貪緣竊祿志士肥
遯故特重科舉以起之又必試之廷考究學識
行之數百年忠孝廉節輩出廼風氣勝而舉趾
高抑奔競宜自甲榜始宜自登第授官之日始

如赤縣之長也鄉人或推之治地或援之從士大夫乞官途徑漸熟鈌未出而先爭官甫陞而營陟苦其躬如奔車以官酬官一中陰陽之患則以命酬之選法貿亂吏不取民之所愛任不酌地之所宜甲科之貴於人如故也而貴已者無幾矣一榜刱而誚之口是叢狐兕之窟也仍效甲之所爲明經刱而誚之曰是玷賢能之書也仍效乙之所爲山林隱逸古不賓之士也亦駝駝焉日夜思售其贋鼎倣三途以冥鴻之捷

徑而於是弊也極矣或借徑于猾胥或乞靈于竿牘或敗貴于錢神或賈譽于牧監甚有白璧反蒙薦之類循吏亦苦薦之多卽限一賑薦一人而仍濫也崔祐甫悉除親故或謂在祐甫則可愚謂在祐甫亦不可親故知蹤迹不知所知親故而已奚官人之有其弊也卜人才于一瓻動寒灰于一牘皆親與故啓之也程顥侮薦人又或曰願侍卽百受人欺無使好賢之心稍替竊謂不然斯言也爲大臣餐量可矣誤國其誰

惑之夫轄屬旣繁擧劾歲報往往以乙榜明經充數者勢也故薦擧頻而三途並行之法中格者亦勢也郡邑非薦不最間儒臣非薦不民牧武臣久不薦者斥率天下之人皆智盡能索以奔命于一薦安得不舍職業而營之皂囊日上如山如河之聲日躁于耳卒不言治狀若何非不言也責成者錢穀卽簿書期會有所不暇況躬行教化間課農桑得無有曹赵而非之者乎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然自朱邑尹翁歸韓

延壽召信臣義縱朱博尹賞黃霸龔遂輩外璽書弗及則薦人之途自監或捕盜賊或斷獄減或興修水利皆有名迹殊功異行庶從尚書省諸司上于考功考功法以能撫養役使爲功非倖爲卓異者此宋以戶口減增升降州縣官壹意愛養百姓非畚楚入度支畚楚之餘入私槖此然且請托之風浸淫不免況弊焉者乎且言官力能薦擧人者也洪武間給事中有薦士堪牧民者曰才高年少勇于敢爲

高皇帝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其可豈薦舉重事即言官有宜愼重者耶卽一令猶須歷練耶正統間歷城民張延齡等言知縣鈇丞熊觀廉謹寛平宜補

英廟曰有司賢否觀民心向背可知民于令之去不加之意而于丞拳拳保留如此人心好惡之眞可以驗矣其從之噫一時風俗敦厚樸誠之言足釆也今濫觴極矣又盡可念聽哉夫薦舉獨無一式乎不唯不敢亦不欲豈無道乎

宣廟曰朝廷擇守令固爲急務而御史按察司官尤宜擇人御史按察司官得人則守令賢否有不待考績而後黜陟者矣大哉言乎萬曆初大學士張居正疏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債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爲資或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爲病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務爲聲譽建白條陳叢其職業反屬泄然

神廟允行之此課守令御史監司之式也嘉靖時會薦邊才御史羅廷唯以爲言其疏曰鎖剌方行此舉適有以投其機罪過已深此舉反有以鉗其口遷延日久此舉復有以招其來才如司馬遷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敗而遷受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知兵矣街亭一敗而亮落相職以庸才試危事所傷益多

世廟嘉納之切責諸臣舉薦泛濫吏部題覆依違之罪所舉竟不果用此舉邊才之式也都御史王彰等奏舉前應天府尹于潛等

仁廟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隆慶時都給事光懋言近來陳乞紛然非迷講讀則叙軍功非明功伐則辨心迹請自後陳乞不係撫按者一切寢閣如再三瀆奏及背理違法者量懲一二以儆其餘

穆皇帝是之此舉廢陳情責撫按之式也
宣廟諭楊溥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大抵全才
者少明此者或不明于彼善始者或不善于終
而一言薦之豈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
矣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自
出若但責效于薦舉考課之間益求什一于千
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
琢玉而求文采此責舉主厚教養之式也　朝
廷超擢乙榜惟其功惟其能明告中外豈宜異

視意者擇明經德行一二人如萬曆間大宗伯
袁洪愈舉孝子王敬臣授以博士乎意者擇孝
廉學識過人粹然本諸六經如近年舉瞿九思
鄧元錫輩乎薦舉既不可罷廢而思以通其變
則莫若責成撫按以農田水政義倉興除爲最
以無滯獄無究失職而催科有法爲最舉不實
者科道白簡從事攷其虛實爲撫按殿最如大
學士高拱奏兵乃專門之學宜豫養以待用法
當自兵部司屬始特高其選不復他遷專備邊

方兵備之缺添設侍郎二員專備邊方巡閱總
督之缺此法行而邊才自至矣又如張居正疏
各衙門慎選佐貳以次代其長官不必更相調
補巡撫稱職就彼加秩不遷他省兩司官亦以
本司陞轉不必互遷數易此法一行人有專職
而又內外相兼無以淸華戚繁劇大小有等無
以下位覬巍腆各安于三載六載之黜陟矣雖
然課吏之法非養士之本也　國初臺諫藩臬
率授太學生之成材者自制科既重而舉貢所

稱監生即銓入高等不過授以省府幕僚郡佐
州正耳至于今太學幾無士矣北雍尤甚不稽
分無以取士苟無士又安所用其積分如南祭
酒章懋疏其言曰新例博士助教等官得選補
風憲宜慎擇人而人才寥落亟行選貢之法令
提學精選合學經明行修年富力强累試優等
者以充貢約其名額分送兩監嗣後間一行之
然後行坐堂積分之法此京師教養之本也倣
宋儒胡瑗教蘇湖立經義時務二齋以其法須

天下此郡國學教養之本也雖然猶治法也如
求治人請就　明問所引四臣爲鵠可乎黄福
治交趾十八年勞輯訓飭以遷謫至者躬視疾
病拔賢者與共事惠流遐裔故其去留遂闗叛
服疆吏如福者可法也楊士奇奏減派賦粟四
十萬以蘇民力累疏止方面牧馬孳生以全士
軄奏令在京官軍撥三萬就八郡近地下屯以
裕儲積請遣侍郎何文淵等督修省直備荒之
政以實倉廩士奇相最久功業炳著而因事納

忠如繩愆糾繆之章一賜奏凡五上而愚尤有
感于御史舒仲成之事初
仁廟監國時仲成忤旨補外因事逮治士奇疏
言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詔衞
綰不赴卽位進綰前史韙之得罷治仲成而
降勑奬諭士奇曰覧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
德欲朕爲唐虞之君爰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
金石之言誠爲忠良股肱之臣也特賜精粟彩
幣以旌臣直輔臣如士奇可法也胡儼之官司

成也永樂四年
文皇帝視太學胡儼講尚書堯典司業張智講
易泰卦視學之碑
上親制其文焉師範如儼可法也况鍾奉　璽
書馳驛守蘇州悉召府胥㸃其尤六人黜屬官
貪暴六人庸懦十餘人減荒額百餘萬以百戰
武功震疊之後海內數十年休養生息盡久任
巡撫責成郡守力超遷久任與破資格均善守
郡如鍾可法也光禄寺卿蔚能起家與鍾等而

盡心職事每宴會必求豐潔在光禄三十年未
嘗持一臠還家嘗率其僚詣查供應器皿有
旨逮問謂其僚友曰能老矣請任之既而獨受
責降調官南京退無後言抑何謙厚誠篤君子
哉卿貳如能可法也得若人而三途皆光何畏
乎薦舉
聖天子在上奮庸熙載咨爾有位豈出四臣下
哉

天啓壬戌會試恭謁定慶二陵記

臣仁錫萬曆丁酉所取士也年十九初謁主試訓讀書是以殫於讀先臣允堅登乙未進士令浙江諸暨調繁崇德隨任六載事無鉅細悉令肄習是以殫於吏臣父勤其官卒又十四年祀名宦耐煩經史思學易年三十五從師焉是以殫於易已未歸厭苦作文字庚申　神廟賓天臣痛豢養數十年哭於郡八月十四日累一月糧往西湖越明日聞　光廟崩哭於湖即日歸

臣詩云小臣一滴西湖淚灑盡先陵未肯乾又云何必寢園皆種竹六橋風雨泣成斑臣茶苦自知耳臣始欲出明年游天台鴈蕩一百日歸憇台州府驚聞渾河之役張帥督東浙兵力戰死三江渦人臣馳疾騎四百里叩其家母老子幼想魂萬里臣所至謝剁盖特爲二將啓卹去何明詔優之恨不能身列戎行愈欲出臣之出也適已未詞林姜前輩坐臣齋强借計遂擬應試試竣謁　二陵則杜戶自什三年來甚踈筆硯拈一題想之不得而前輩復遣書敦速其書言臣有心漢子宜置金華殿中行矣再以高華員美贈臣感其意復勉爲制舉之文乃竣試於壬戌虜孔熾士卒乘城大風揚沙臣不顧望昌平道中遥行謁拜是爲二月十有八日

神廟寶訓進呈恭紀

恭惟
神宗顯皇帝以聖神文武君臨萬邦者四十八
載禮樂備而聲教彰府事治而詠歌作葢在初
服以法
祖親賢勵學勤政爲治本屢見于　齋居屬對
及牙牌所書十二事具括經世之要又因誦
大寶箴謂人當以虛心處事迨久而表春秋尚
其斷也繹衍義務其大也赤虹紫電弘開震夙

之祥玉簡金繩式增太乙之筴風行四海粟支
九年璧馬未葬而安瀾山川懷柔以震疊當其
時嚴　大閱堤歸仁　賜田租　罷織造　絕
加派　賑荒飢誅貪吏太倉之粟陳陳而營伍
精嚴廐馬充斥西自嘉峪東至山海崇墉密雉
行萬里不持寸兵大都定算于　廟堂而決幾
于　神智遼左不戒蠢爾王杲縛獻　闕下及
奴黠累請款關質子嘗試熒聽力持弗許厥後
彗出而星辰皆動欽至而

宗廟式寧或成靈武之功或底玄菟之績禹甸
載闢于西川漢印終歸于南詔嗟乎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立國之根本在德澤而毋與一朝之
法度相御而行
神廟踐祚冲齡懲毖積玩德澤非斬也然毋載
于法而使人凜既而令行政舉吏習民安嘉與
天下游蕩平之路法度非軼也然毋渾于德而
令人忘明徵定保盛德大業至矣哉詩云儀式
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是紹聞之極思也史臣

仁錫奉
命較閱
寶訓稽首敬述

執中用中説

自執中之訓發於堯而舜益以危微精一三言子曰用其中於民故作中庸遡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云上天降衷於民民有恒性無非中無非民也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中之在民猶眞氣之萌黃宮無稽弗詢凜凜塈讒蓋無以謡聲奸律殺亂正始哉察邇言其循察聲律也堯嘗以是察舜矣詢事考言察之以言事釐降嬀汭察之以二女故黜陟幽明分北三苗

問察之極也豈直黃帝之問牧童伊尹策土功于偃者眇者以爲下其耳熙其蹟哉執中如執衡非持於衡之所不設用中如用權非運於權之所不在權衡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矣未發之中天下大本達道民之中也說者曰堯不誅四凶非也胤子朱嚚訟放齊不知堯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驩兜比奸堯知之方命圮族羣臣不知堯知之有鰥在下廷舉之堯先聞之且試之夫啓明之朱不可以君則决舍之而不疑側陋之士稽於衆則舍己之子以從人而不易其一瞬此大權衡之所在堯謹持之用其中于四岳用之於民也用其中於獨斷亦用之於民也若共工鯀特在試事考功之列使其罪狀早著堯自誅之不待舜矣四罪而天下服舜之殛放也即堯之殛放無他舜所執者堯之中所用者堯之中堯舜所執而用者民之中也夫中立於過不及之上而莫之偶超於善惡之先而形氣莫能蔽蓋利欲之蔽可解形氣之蔽不可

解是以不危人欲而危人心娶塗山辛壬癸甲呱呱弗子非人心最迫切者哉而九載績用八年荒度仁孝之痛昏墊之瘝道心莫微於此擇於君臣子父之際何其芒忽不精胡一不擇胡執雖謂危微精一未嘗加一語於執中也可當其摯大寶以叮嚀一曰天之曆數在爾躬一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命禹無易辭則是中也者天之曆數莞於斯四海之命脈係於斯帝躬之喜怒哀樂衷於斯夫中而渺乎忽乎如雲將

之問鴻蒙則已若其曆數命之威儀動作以定之四海旁眮之而上有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聖神文武之君提誨之執玉捧盈不敢不執牖民孔易又甚易執隨執隨用要以皇躬不忽四海其乂而止蓋嘗涸木石居之偕鹿豕遊之决江河納之不必挽不中以歸中而執中微矣用中而執亦化矣惟執中不與以已故能用其中於民非民也乃天也堯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事天明事

地察此執中用中之大原也今不悟曆數之在天威儀動作之在躬困窮之在四海而第曰允執厥中又不悟舜之命禹詔儉勤邦家者何心不自滿假者何心敬修可願者何心禹之創慢遊傲虐朋淫於家而荒度土功者何心第曰危微精一何以領其相傳之意哉故曰君子中庸庸用也用費也費而隱不可不察歸之大智其不執一而執兩也試思命龍堲讒命夔典樂命契敷教命棄播谷命皐陶作士何以宸斷也羣

哉疇若予工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何以諮衆也乎哉能典朕三禮能奮庸熙帝載何以咨四岳而養民則咨十二牧乎哉宇宙明晦止此是非是非止此兩端舍兩端無中可執亦無中可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賞一人千萬人喜罰一人千萬人懼千萬人之是非不混以一人之是非而一人之是非遂能定千萬人之是非用天地日月鬼神吉凶之奥是謂用其中於民舜曰隱惡揚善易曰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止至善則惡

自消非有善無惡非見善不見惡而有以隱之遏之是執中之大力也然後可以承天曆數常精常一執中則乾用中則時乘六龍以御天天且弗違豈僅能用人而已哉舜一閒執中而咨二十有二人惟時亮天功禹一閒執中而苗頑弗即工一乃心力誕敷文德誠用之也無一息不用斯無一息不執而要以欽明爲本蓋堯惟知人能官人安民而後四海有所恃曆數有所歸不知人則民不安知人不官人則民亦不安

故曰能哲而惠何憂驩兜何遷有苗何畏巧言令色孔壬審若是其執中不啻執玉捧盈而凛若蹈虎尾涉春冰也哉則用中之極軌欽明之心法也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夫大人者先天天弗違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後天奉天時所以率繇禮義之極而不愆天地亦器也然而謂之大器則以天地不自大其象形而謝焉受範圍於神易夫天地且範圍於神易而豪傑不受範圍於禮義是天之棄物也何謂器夫神無方易無體何不以有方體者範圍之而以無方體此後世拘執之學與權變之學俱廢而大器獨尊乾之剛徤中正純粹精

也入一權而雜矣坤之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入一員而歆矣不失其正獨稱聖人正大而天地之情見正者理無不端大者氣無不之則靜正而不禦也所以爲規矩準繩者也是以一介之精密纖微之忖度豪傑慎焉天地寶焉聖賢爭焉非爭於咫尺之能守而爭於咫尺之能動非爭於咫尺之守處能動而爭於咫尺之動處能守兩儀既分南乎不可北若夫意南而南意北而北失之遠矣雖然後天入卦何以盡舉先天

而翻之將雷風山澤水火自翻天地乎抑文王翻天地之局乎夫六子不能翻也文王不能翻也天地之局固自翻也夫天地翻天地之局而不知聖賢翻聖賢之局而不知乃奸雄一翻聖賢天地之局世以大驚彼有常儀的此無常儀的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恒不於水火山澤見而於雷風見是規矩準繩常立於雷風者也太極也何以不曰天地有太極聖人有太極而曰易有太極天地聖人不欲標太極之名而悉

聽之易小心之至也神易也天地之小心即天地之大器凡人不患托乎變化患其不能變化變化者天地之體也天地以變化爲體方員平直以不可勝用爲體用其用而體不動用其不可勝用而體無窮不失管子一用之而動再用三用竭矣器之小也孰有小於一用而竭者哉彼亦欲治人也方之不能方員之不能員枉不就直側不就平猶夫鼓之不雷噓之不風者耳然則管子之令行於齊也何居規矩準繩蓋常

一用之內政矣其才非不大其救時非不急其招携懷遠未嘗不嚴整然以有過之軀事多寵之主翫愒實見於桓公之身夫以誠意正心責桓不猶塵之飯乎哉孟子豈不知齊宣何如主而必窮搜其好貨好色之根引之至道寧所以爲方員平直者在人主有不驗而所持之規矩準繩不可失也有所不用而不可勝用之用自在守在咫尺動在咫尺動而守亦在咫尺故能奉天時然後天弗違不曰奉天体曰奉天時者

師天地之象形則不足師天地之精神則有餘精神者即其範圍天地無方無體之極故規矩準繩天地與聖人之大器也大器非特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而已必立成器爲天下利故在一身爲規矩準繩器之小患驕吝費則去吝之病隱則去驕之病唯儉與禮可以守之管子能費不能隱故不疵其不費而疵其不善費彼所守者太公之舊法也然太公亦有過焉況師其意者而失之歟器不一至於調停而最陋夫乾一

之斯一夫坤二之斯二倚二之而不能二則一之而非其一是以嫌疑之義發於坤上謂二三之岐千百之轍皆從二起也噫去已而禮去情而法去兩可而一是去俗例而舊章可矣斯神易在手矣

詩 謁陵

壬戌二月試竣以儒冠謁陵

碧城十二倚芙蓉絕漠遥開捍虜功北極紫微臚儼在西清黃繖夢難通香沉宿雨楸梧冷翠捲朝烟澗壑雄報祀獨知今上切蒼然秋色滿關中

其二

龍宮直與北辰連紫翠中藏不夜天四塞河山凌朔漠二儀風雨積幽燕雄關勢屹宜威遠寢樹聲閒約夢還獨倚深林渺然意忍看秋草茂陵烟

其三

萬仞蒼崖鎮百蠻龍藏劍璽扼天關仗移幕殿香猶在人去春林鳥亦閒玉帛星馳歸禹貢衣冠嶽立侍仙班漢家原廟松楸古樹樹清風響珮環

其四

疊巘層巖護碧叢九天香霧日濛濛明樓雪影晴初散御沼氷花暖欲融風勒未追黄澤馬月鈎猶掛鼎湖弓孫謀喜奏昇平頌萬國咸歸孝治中

其五

寂寂玄宮積翠圍路盤鐵壁倚崔嵬雲移鶴夢歸瑶島地湧龍光燭上台朔氣下清胡遠遁靈風時動仗初回丕承丕顯光謨烈直挽滄溟薦壽杯

恭謁

長陵　景陵　獻陵三陵當紅門之中

樓觀中天矗疊巘蒼雲宿長陵當至尊兩廟拱深麓峪岈巖虎蹲陸離劍龍伏永言仁孝思風露三峯木

恭謁

裕　茂　泰　康四陵四陵翼長陵之西九龍池環其前松園遶其左

落落園松風清清九龍水陵宮鬱嵯峨遮迤西山紫庭燎昭四代圭瓚仍千紀用缶章甫冠從容問樽盦●

恭謁

永陵長陵之東天壽山相近悼陵合葬于此

玉璪琉璃闕靈宮日月間松深聽猿嘯峯高見鶴還　皇澤弓劍合　朝儀闕珮環蒸嘗新命善天壽即呼山

天壽山

世宗新建圓亭留額

翠輦經遊處留題　御墨香嶽容尊祖宅靈脉

接孫芳新閣飛辰逈長松宿雨凉登臨占王氣雄峙鞏金湯

恭謁

定陵

煌煌新寢殿恍與　聖明向袞龍香未消簠簋稷初薦孤臣淚色鮮原草千行茜爲頌閟宮詩罔極　三朝俗

恭謁

慶陵

神龍不可招重光忽迦電　聖人方照臨求賢
廣封禪崦嵫夕以陰珠丘詎忍奠愁揚結哀雲
珠淚集維霰
　恭讀
世廟冊諭
議禮崇先祀　皇綸玉屑霏宣威清塞角𦍩賦
恤民依百代　恩猶渥二儀章並輝儒臣追
聖眷燈火照寒帷
　昌平古意

驅車幽燕道平原覆荒草雄圖燼已颺王氣雲
全灝十山箕尾間長劍星斗皓雉堞罷淵嶽行
行抒遠抱
　狄梁公祠
伏鑕回唐祚牝晨不敢鳴磅礴震坱軋潜涕定
台衡蘚碣霜還栗虞淵月自明千秋餘正氣豈
獨祀幽并
　劉諫議祠
布衣修諫草直節並梁公憂國心昭日鋤璫筆

有風鱗嬰劉向逆詞抗比干忠草野瞻山𠀤昌
平一故宮

附

謁

陵紀聞　一

昌平道中

賊在牆外一面嚴行收斂一面徵調各兵或積薪或釣杆使之一無所試賊若潰牆一面號召諸將一面牽其進止或扨營或擊惰邊堡固當加謹而境內州縣尤當預伐其謀邊兵固當練而各處民兵尤宜及時教習

不獨秋防而冬防猶不可忽不獨晝防而夜防尤爲喫緊 隆慶勅旨

祖宗雖並設九邊而于宣大遼東尤重故東置山海關以限遼東非置居庸關以限宣府西置紫荆倒馬關以限大同故問刑條例一居庸山海守關隘口引送口外邊衛逃軍過關并守把盤詰之人賣放者俱問發邊衛充軍又凡問發直隸延慶保安二州爲民人犯但有在逃俱行提問罪改發

古之屯田者軍也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故屯不常恃今之屯田者餘丁也餘丁則管屯田軍人則管戰守故屯可常恃夫屯可常恃而邊餉稱不足者何也屯額原少也

各邊該發年例銀兩必俟邊書奏請方爲題給又拘于取盈糧至數百石草至數千百束方許告報以致奸商價騰若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報此正與預開塩引之議同

各邊馬匹原無關支草束事例自嘉靖三十四

年議十一月至四月每月馬暫給草十束五月六月給貼料銀三錢年豐罷給查邊儲文簿獨有甘肅一鎮載秋青谷草秋青草歲積至六百六十八萬五千九百一十八束而粮料則八十萬七千以上因巡撫楊博經理積累所致初不盡出于歲運而部額緣以獨省他鎮不能可見興利在人

遼東有納草贖罪例大同可倣行

設拒馬以制衝突虜勢險而節短五步之內長

兵技竭後短兵不備被衝即奪拒馬者攜壘攻
行而兼車之用
利莫利于弩自神機之技出猛烈便利益十倍
焉永樂以來弩遂廢近神機愈出愈奇如地轄
五子數百步及快槍二子亦數百步并佛郎機
毒火諸兵又出神槍之上矣
火器莫過于大將軍薊一年止放一次以勢大
人不敢放也銃身一百五十斤以一千斤銅母
裝發葉夢熊改銃身爲二百五十斤其長三籠

之約六尺不用銅母徑四尺于滚車上發之可
及八百弓內大鉛彈七百爲公彈次三斤子彈
又次一斤爲孫彈三錢二錢者二百爲羣孫彈
名曰公領孫以鐵磁片用班毛毒藥煑過者佐
之重廿斤可傷人馬數百若沿邊以千萬架而
習熟之真絶技也運之以車登高涉遠皆宜國
初出塞專恃神銃爲破虜先鋒天順六年造兵
車各有載大銅銃車成化元年造各樣大將軍
三百個載砲車五百輛會典神槍神銃俱內府

兵仗局掌管其慎重如此葉公有新製滅虜砲
運以滚車打放一發可五六百步鉛子總一斤
公又製輕車其言曰成化車一輛十八人宣大
十冊薊鎮見存曰偏廂曰飛車非十五人不能
駕自古興兵十萬用輕車二千皆越險數千里
近製雙輪前向遮板稍後上列刀鎗六把佛郎
機二函火箭三層手上百子銃一函輪輕有餘
行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可翼以新製鐵拒馬
竹挨牌砍馬刀平地二人遇險四人抽扛健兒

駕輕車其竹挨牌與百子銃鐵拒馬須用南兵
方敏捷
張學顔巡撫遼東車營率依李文達公車制長
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横排槍頭謂
之郲城遼陽二百輛用皮縵輪轂增列火箭神
槍二層可與輕車並運
蚩尤刀戟大弩此戎敵長技之始軒轅用指南
車破之此中國長技之始
右賢王遠居度漢兵不能至是不意也飲醉衛

不備也大將軍夜至圍之可謂出其不意攻其
無備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欲降漢上恐其以詐降襲
邊令去病將兵往迎之渾邪王裨將多欲不降
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見渾邪斬其欲去者
八千人遂獨遣王乘傳先詣行在盡將其衆渡
河號十萬故虜欲襲邊多詐降即眞降而中有
不欲降者擒斬不可已　國朝常茂斫元將納
哈出傷其臂正爲約降而中悔也

青出塞先以武剛車自環爲營且將兵五萬止
縱五千騎繞單于得以靜制動之意

李廣射殺胡人射鵰者匈奴以數千騎衝百騎
下馬解鞍以示不走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射殺
之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故先
辟

虜弓矢遇雨筋膠俱解此太宗所以潛師遇兩
而出辛致突厥破膽尋盟而去

孟德聞馬超益兵則喜知其內竭也今各邊開

警竭諸軍以赴之不蹈此失乎

成弘敵臺懸樓大同月濠長塹城塞之始也然
臺樓太疎壕塹易塞垣周于壕墩附于垣近年
事也固原酉馬池之傳箭境門宣府往來之蘆
葦山麓乘塞始也然傳箭多失夜警蘆葦不禦
風寒步兵登垣馬兵列營亦近年事耳

虜矢石懸簾禦之竿轅鈎斧禦之斗牌懸石禦
之革洞衝木火筒禦之又恐其肩土袋挾束草
于萬成羣內薄以逼塡壕附垣以大銃口懸簾

以護陴也陴之不存石及之也陴之不守矢及
之也石及之爲陴可免矢矢及之非懸簾不能
免也○木矢發多不直聞有反射者易以鉛子
出直而疾中入而深

宣鎭據天下之上游當五路之總會城周廿四
里有奇牆久且卑總督王之誥巡撫蕓經營
修築今于隆慶二年始五月二十一日終九月
十四日原議作四年修理一年一面錢糧六分
四年運發今成功之速如此共節省原議一萬

四千餘兩南山東議長壕二道斬崖鑿渠議外
多挑壕崖共長一萬八千二百十三丈二尺五
寸柳溝營一座長一百八十丈二尺西關廂墻
一道長七十五丈六尺西南角敵臺一座設修
石墩十座水口土墩一座火焰山中石牆長二
百二十八　官房四千六百七十八間衙舍等
七百八十五間又新題烽堠墩八座沙河水口
墩四十四座石圈一千二百個俱石壩長一千
四百二十六丈六尺○懷安萬全右衛二城鎮

城既完遂續修之二年關廟廂墩臺五十九
單民们備及取諸捐銀納例○懷安萬全右衛
城堡關廂墩臺一百九十六處座營房三百三
十四間三年
鎮城所屬堡　鷄鳴山驛　上西路所屬堡
新開口　下西路所屬堡　洗馬林　南路所
屬關廂　順聖川　西城南東路所屬堡四
榆林驛　黑漢嶺　沙城東西二　十路所屬成
堡三　龍門所城　鵰鶚堡　龍門衛城中

路所屬邊牆　靑邊堡　寺按俺答之款誠天
幸而隆慶諸公將相督撫之能如此故備載之
宣府西有紫金水馬水之援必俟南山無警遠
者千餘里近者六七百里如總兵駐劄保安延
慶州副總兵駐赤城永寧遊擊駐劄左衛岔道
東路游擊駐劄懷來四海治專護南山聽候入
衛固美至紫金水馬水等處皆保定鎮巡地方
舍懷延而趨紫荊懼虜之乘虛矣虜既入境各
路叅將留備東路且東北二路密邇屬夷如薊

鎮虜把目黎復有牆子嶺之變可鑒也
陵京拱護在南山一帶而機要尤在獨石一路
爲之耳目小則撲拔哨夜及燒荒人役大則東
犯灤薊南窺陵其長水海子正白草　三間房
之巢穴自大捷後重鎮允賴總兵馬芳叅將劉
潭屬夷史二官兒等功也二年一月
初年止舊遊兵一營後添設新游兵營嘉靖廿
九年又添入衛游兵營三十六年又添專護南
山本路遊兵營名多而兵少今南山已添兵八

千設恭將一員將入衛游兵裁革併補新舊三營招兵及將東路游兵一移駐鎮城召補三千之數南山有警俱聽疾趨南山東西有警即東西往來應援閒嘗不出鎮城與各營一例不許坐支行糧料草 二年

正奇兵二營係保障宣鎮及有警馳護京師之兵新舊游兵二營係每年輪流入衛薊鎮之兵東路游兵一營係專防陵寢之兵馬匹皆不可缺 共缺九千四百二十六匹 已將萬全都司官庫京運馬價朋合椿頭肉臟銀共三萬

五千四百九十六兩每匹十二兩已收買三千二百七匹太僕寺存留馬匹所以備國家之急也請于寄養馬內解發 二年

河南春秋兩班宣鎮備禦官軍八千一百餘員原無盔甲器械老幼逃絕數多每年空費在家糧二兩二錢到邊六個月又支行糧布花銀二兩三錢有餘合每軍定二兩一錢折班價一萬七千餘兩又免支在邊行糧一萬八千餘兩存留在邊或召募土人或修築公費量免三年

西路極鄰虜穴無險可恃以戰爲守始因虜衆圍軍困軍夫于鎮河臺逐之出邊繼因虜衆特放馬匹于白海子粉之使解散軍夫之圍

北路關係陵京南路統轄洪蔚皆虜所垂涎

米粟豐盈人心樂中本鎮糧商已上納糧料者數多而歲給引目甚少除額引外再增主兵淮鹽五六萬引蘆鹽三四萬引客兵淮鹽八九萬引蘆鹽六七萬引或將額外多增之數就作下年正派之數惟以運糧入倉爲準聽其搶先上

納陸續出給實收填給勘合倘糧料集而不售則商之資本必虧資本虧而難繼則後之轉輸必鮮惟驗米而給引不必據引以定數

南山一帶設東路游兵一營駐劄懷來春秋兩防總督駐懷來撫臣與游兵一枝駐防鎮城若虜東行宣府總兵官駐延慶副總兵移駐永寧東路游兵移駐四海治大同總兵官移駐陽和游兵二枝一駐天城一駐懷仁山西總兵官移駐蔚州老營游兵移駐廣昌北樓恭將援兵移

駐渾源虜若勢向獨石三間房白草川等處不
待調遣馳援南山以故數年分布旣嚴聲勢亦
壯今總督改駐陽和聲勢漸減
一復東路游兵仍駐懷來一免入衛薊鎮游兵
一預調山大游兵山西駐舊保安大同駐新保
安有警聽撫臣調度
一復礦兵以固衝隘南山隘口數多秋防調蔚
州防礦兵三千各自備器械續因罷調今總督
駐陽和去南山甚遠仍宜調礦兵一千五百名

分布隘口戍守每名支客兵粮一升五合月給
主兵米五斗五升
宣府一鎮主兵月粮布花等項百餘萬兩屯田
不過七萬三千三百九十六石論者謂屯田一
淸則邊餉可足是豈理哉均屯不如均粮屯地
失額巳久不如使前七萬三千三百九十六石
俱有著落是巳淸查則人多不在撥補則奪人
所有不如前數俱要實實完納是巳照部議以
一斗爲止而隆慶三年以前舊逋盡免之每戶

給與紅票一張以見在人耕見在地至本鎮園
種徵糧稍次于屯田是亦屯田之類其初官撥
軍自種後因軍不暇給官之牛種難繼遂廢其
事今皆撥與餘丁領種原額三萬八千二百三
十三石零亦照前規查出短少拋荒之數除豁
亦以今見在地爲主以一斗爲則餘行減除以
上二項田地少粮多改于地畝粮內加派徵補
一本鎮功臣香火新設新召原額地一千九百
九十項此四項原非國初之舊故不給軍皆餘

丁人等私下承佃納糧內功臣香火近始改爲
軍儲者也或占據于勢要則曰功臣或投獻于
寺院則曰香火或因其拋荒而召人開墾則曰
新設新召今各仍其名色但計應納粮石亦照
屯田園種法以一斗爲則
一本鎮地畝起科新增牧馬等項田土俱軍餘
自行置買并用力開墾故原額三萬一千四百
六十八頃六畝今比原額多七千八百七十九
頃一十二畝玆屯園之原地所以失額屯園之

虛粮所以爲害至有地無粮彼虧此盈今削去
名色俱作地畝照上中下分派北路最苦寒稍
爲寬減南路頗近腹裡量爲增加東中西三路
在南北之間應仍其舊欲于前項弁屯團功臣
等既請免徵二萬四千九百六十三石仍欲于
實在應徵九萬三千八百一石内量賜本折兼
派除本色米豆中米上納其折色照依月粮則
例八錢一石者即納八錢七錢六錢亦然本鎮
合用本色止是征哨官軍每年約八百石今地

畝共計一十二萬餘即備凶荒尚有四萬餘石
蓋下等不但地利不同其天時四月迤後氣始
融和七月方終霜即凝降不但天時不同其農
事辰巳時哨無警騎方敢荷插轉未申時頗有
風色即巳驅犢還壘地利如此天時如此農事
如此更有不測之憂又勢所必至者
國家雖有增粮之名（嘉靖十一年一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五石二十四年一增三十四年一增四十一年又增）倉庫絕無增粮之實今斷
以十一年數爲準其餘除豁以嘉靖四十一年

加徵虛數二十萬九千四百九十八石較之北
平少損以隆慶二年徵完實數一十三萬七千
三百八十六石較之猶涉太多
本鎮國初的腹裏僉軍每軍給養贍地厚者二
十畝三十畝薄者四十畝五十畝原無徵粮軍
粮將地報官每分徵銀有一兩二錢者有八九
錢者容原衛所爲答應公費有軍士貧乏將前
項抯作地畝賣與富豪有畝無粮以巳之薄易
人之厚久皆迷其處所甚非因田制賦之義矣

今宜徵粮以補屯團之額
插以款愚我將士受之我以戰愚插插不受也
喜峯口進貢是何言歟讓路以與奴又以貢道
自與非自與也還以與奴也其逐西虜非報仇
也欲合東而先仇西絕我之疑也故插離我之
形遠而敵我之情近插意不在奴奴意不在插
而皆在我遂出其不意而孰知大凌河之後必
有登萊之事又必有上谷之事彼二虜獨不顧
世有明眼人耶亦終必亡耳張家口之馬不至

則取諸泰土荒餉鈌兵弱精空積貯補伍選將
最急慰撫屬夷擇其悠者與之深謀實做暗做
緊做拭目俟之

昌平道中二

初尚書林公瀚議升為州領懷柔密雲順義三
縣逆瑾不從復降為縣諸公參政瑾敗仍還隸
入衛而中設　天壽山守備一員統攝之參以
州治差徭養馬悉與優免昔郭守敬引白浮山
之水西折而南經甕山入積水潭以通漕運录
所過詢父老斷橋流水守敬遺跡猶有存者而
元時積粟餉兵以名其山又如一畝泉東合沙
河經陽山由高梁直趨張家灣皆漕道也若起

白浮村至清龍橋延袤五十餘里元郭守敬所
築以障雙塔神山諸水使東南流入潞河以便
天下漕運蓋居太行滄海之間其地重矣東門
外有松園備陵樹之鈌嘉靖二十九年虜直抵
東山口陵衛之衆無一執挺籍京營撥守紅門
東西兩山口參將陳燦把守東山口律人馬損
傷太半賊大入幸我兵潛伏松林中奮出大獲
奇捷是年被殺虜人丁五十名口所存三千餘
丁耳今見存止二十六里里甲宜倍恤云

文皇帝封山曰天壽前鳳凰山後黃花鎮左蟒山右虎谿東西山口兩水合流于朝宗河環抱三十餘里山雖起自崑崙然而太行華嶽連屬于西山海以達醫閭逶迤于東唯此　天壽山奠居至北正中之處　京師建四方之極　天壽山位京師之上爲天下主山以崑崙爲源以太行醫閭爲翼以滄溟爲岸鞏華城四券門如午門之制以奉　聖駕云國家控扼西北二虜每要害之處必設關堡屯兵積糧故延慶衛昌

平州白洋堡黃花鎮榆河驛五處各有倉厫峙乃粟芻歲遣六部主事或員外郎一人監其出納益如茨如庾矣居庸關在州西三十里跨南北而夾兩山水傍崖流徐中山壘石爲城作京師北門特建衛學參將分守而八達嶺南北咽喉于是移居庸把總蓋營房以居之其北黃花鎮距州八十里實　皇陵之玄武山又北都四海治界限華夷松楸茂密
世宗盡除鎮守內臣獨留此鎮至四十年巡關

黃紀疏彈裁革永不復設大都陵寢以黃花鎮爲重黃花鎮以四海治爲捍謂之山南舊有小道以通往來然而永寧懷來之人咸知捷徑矣

初入翰林言志

垂髫躭閑誦三十始從師茫然大麥中學易出
險巇築居嶺潜確出入稟皇犠有味卽爲慾無
求長自怡獨往心不疑乾坤自搆基古人不可
見始亦爛紛披天山畜其德充棟無乃甲弱冠
談經濟時艱凜躊躕爛然東壁星倘亦照蒼爽
良農無越畔力學日孳孳

及第言志

蒼璧臨春早上書充庭禮樂集簪裾雲門古奏
諧膠漆神駿天閑響璆琚谿達推賢求海內風
霜自保省蓬廬艱難從古據心膽肯續長楊賦
子虚

其二

劍珮晨趍謁九天鳴鐘深省立爐烟人惟求舊
推儒宿詔以扳尤引閬仙　宸翰入霞鮮曉日
形墀分仗耀金磚香車流水迎歌吹獨醒花間
早着鞭

其三

瑞雲叢捧日華新天鏡高懸荷特掄喜沐深恩
陪侍從緬懷臣節在嶙峋萬方送喜歌天保千
古除光靖虜塵肯使　至尊獨盰食雲雷無處
不經綸

萬壽朝賀恭遇瑞雪

凌晨嚴駕喜趍陪宮殿霏微映早梅緑勝自緣
龍藻結仙花非爲剪刀催山山環架連雲嶽樹
樹交飛行慶杯知是冊青畫不出天機織素待

宸裁

其二

百靈嵩祝出雲端海湧銀濤上露盤不夜光隨
圖鑑上因風細和珮環珊斯干似續丕基壯在
鎬雍熙　聖澤寬俄看揮毫成五色天章先許
近臣覩

其三

孔雀徐開金鼓撾來同萬譯徹幽遐共含　聖
酒旌旂露齊放陽春劍珮花宮殿恍疑天作柱

銀河又見海浮槎九莖蓮葉芝房草挹露晨光
上紫霞
其四
九霄清樂奏韶韺雜唱文昭報武成乍剪瓊花
舒帝澤欲爲春水滿天聲能攄赤膽擎瑤柱即
有蓬萊在玉京百鍊臣心氷雪苦朝衣一振覺
寒輕
其五
屬車臨幸肅朝常疊鼓聲高漏漸長淥翰先書

天保句爭春惟有雪梅章山河指掌青于髻臺
樹參差玉滿剛俄見幅員天海貢裝成玉壘壯
嚴廊
講筵紀賜
山呼遶殿祝長春太室披圖氣欲嶒玉映黃流
開壽斝白浮紅友煖書茵擎來禁苑天杯重捧
出金華聖酒淳賜鏹石渠同厍拜錦函開處又
分珍
其六

雲近蓬萊月倍嘉乾坤照徹湛光華日南海靜
無求寶陽羨山深只貢茶瑤島碧桃皆結子赤
霄白玉盡開花侍臣分得天漿醉金鑑燃藜絢
彩霞
其三
華夷同賀　聖明君宵旰懸知帝學勤金殿集
賢開寶鑑天厨饌玉剪雲雯鼎彝芬芍三漿美
魚水調甕六膳芬杯錫上樽思論道堯天捧日
映龍文

其四
河清萬里　聖人生嶽貢彤雲抱日清箸借漢
家籌上算膳分周鼎奏和羹層霄寶契圖呈瑞
飛閣迎祥滿引觥東壁光華澄少海　前星䃃
共　帝星嶸
金華秋講
祐啓貽謀弼亶臣手書二帝典三王文華纂要
尊經法九五銘齋引茀康日麗欣逢三晉接天
温近捧一謙光牙籤點簡儒臣事蓮燭高懸一

夜湘

秋講賜宴

入直鴻臚拜手颺横經無處不飛香羨墻警蹕迓欣格天步龍光仰穆皇　特召初傳帝輦下不名三荷玉音揚大庖鼎戴　天言重宴罷紅雲捧　藻章

進春賜錣

帝苑春來心早知池魚躍水似新窺雲連蒼巘將成幄鳥入花箋欲上枝若起青蘋來白雪漸

舒弱柳布金墀乘龍逝淑須恩早猶戀寒光獻論思

其二

九日春光始馭羲天顔有喜近臣窺青錢不媿無雙價白璧何慚有四知未許梅花爭艷雪憑將素質勒冊彝上敦節儉裁予賚論迨偏分少府奇

其三

和風協律引初陽芸閣來青曉氣蒼不共游鱗戲輕藻肯隨剪綵狎韶光賜從吁咈春先到殿繹綸紏弼直匡　帝曰俞哉汝作礪大川終擬濟舟航

菊始華律

寂寂園林綴曉霜獨餘叢菊領孤芳幽姿乍欲霏秋色嫩蕊纔堪逗晚香小覗碧雲金鎖甲微酣朱露玉沈漿肌癯貌古色深秀笑倚西風傲紫黄

其二

秋老幽叢翠葉加曉欄霜冷爲催花蘭蓀未解通芳意蜂蝶無媒覓絳葩露欲浥容斟玉液風先迎馥上金華悠然不盡南山意擬向天杯泛紫霞

其三

孤根獨自表秋餘露濯清光意半舒幹老常含太古色芳鮮偏與世情疎豈爭扇後歌聲出偶傍樽前花鼓徐采采飡英肅多事蒼然孤翠滿空虛

其四

一種清眞別有家兼葭月白足生涯空香無語
微含露秋水爲神也着霞未許春風催後騎恥
隨烟雨濕初葩依依遠景明寒素茗欲香時籬
欲花

其五

試問花開何所似山中高士骨清癯三更淡語
何愁雨一篆清心只共爐未嫁東風自貞女若
逢桃葉應花奴玉堂笑撚枝相問堪並深嚴有

宿儒

菊始華絕

翻爲花開暗自驚月高風靜夜何清未堪桃李
歌姬妹且付茱萸挿弟兄

其二

綠烟洗盡清輝發歲寒自有雪霜姿試看肅肩
花纔放猶似秋天不肯明

其三

最笑人情皆向菊那知氷骨獨辭榮讀書細把

殘燈別靜數花開第幾葦

其四

悲笳不隱催刀尺籬落何心漆錦䌫邸第樓臺
茵似積花神未許與凡餐

賦秋得菊有佳色

青霜變林葉慨然懷秋思瞻彼籬下菊幽叢露
華滋空谷有佳色素心寄一枝欲寄不能寄獨
酌月已移修名各努力殞落紛蓬茨何以食靈
藥茹茶苦自持萬形有凋謝烈士挺艱危獨向

朝陽立靈均淑其儀古人欽晚節紛華淡若遺
南山佳日夕抗言賞其奇森標似求友開牖林
蔽虧白雲知所好含笑迎朝曦清風送餘善晴
芳足幽款氷雪文一卷避俗自堪携庭樹感榮
落清眞此白眉動揺山水影苦吟不知饑廊落
星與漢冲襟高步宜擎以金掌露敬上栢梁辭
美色幾時好非爲扳異姿永言保勁質天公豈
爾私

其二

千冬遲一春玉堦畏春草譬如賢達交偶然淡
相好白雲自堪移乍見深懷抱閒向秋月開不
倩春風揺因風入錦茵矜重綦與縞流水漾桃
花啼紅怨開早江頭氷雪多水仙亦潦倒槃然
心理綿芳鮮色不老偏與靜者宜秋深林自擣

詩 刪逐

放逐湧紀時天啓之丙寅也

寂如蕭寺不談玄夜半挑燈月滿天夢到家鄉
先問竹香携朝袖只看山

其二

謝飲關門曾獨醒春山釆釆手烹茗二毛不爲
勞生白雙眼時從展卷青

其三

寒風肅肅和書聲月白霜高天水清入直必稱

爲堯舜閉門依舊習書生

其四

海雲讀書江浩溟洗菜枯僧目烱烱朝罷歸途
桃水入直教身在焦山頂

其五

偶然騎馬忽稱官錯認袁安是謝安賭墅只聞
棋子落東山倘許學邯鄲

其六

家居官長半相知別後音書一字無不是書生

傲徹骨開函真價費踟躕

其七

兀然一似守枯株官舍家居事事逋寄語家僮
休使勢逢人下拜早輸租

其八

初學灌園手自鋤支扉片石老迂樗縱然刀鋸
侵吾舌不作天邊一紙書時魏璫以不草鐵券將搆于大獄

其九

一判玄黃不必疑浩然自得寫新詩即教瓶罍

無儲粟肯藉他門立片時

其十

門前封水斷塵喧常住蕭蕭無夢園怪底出門
太多事夢梅夢竹夢分蓮

其十一

父母生我不好弄十齡徹夜吟寒凍如今頭白
一無能何事紛紛苦迎送

其十二

駐馬看山我友同別來馬上又相逢有時不速

三人至笑似青山添遠峯

其十三

雪花開似淡娥眉斜灑佳人知不知最是擁書
消夜永凍雲宛似未開時

其十四

門前無雀可張羅兒子書聲和我歌倒屣不迎
天下士茶芽沙水鞠躬多

夢父

游荷單恩未乞封涓涘無裨愧遭逢先臣世食

嘉禾凜夢見慇懃昻在公

夢母

計偕別母僅經年臨去叮嚀謝賻錢外氏素封
廉不取捐奩佐讀却分田

懷仲弟和卿

問君何事絕賓筵有弟清奇似古賢邪水方舟
評古榻子期一去忍安絃

客訪

故人百里訪吾園隔水書聲坐短軒散髮不知

客竟去伻來憐我欲忘殘

策蹇出長安日啖峨眉笋餅

北固山前蜀老僧廿年笋餅舌峻嶒可憐煑法
渾不記又向同人問水蒸

其二

細嚼清眞素手摶欲將笋餅比龍團春山攪破
茶花碎肯把龍孫貢漢官

其三

何須入口慢尋香一見渾如道者妝漸老漸熟

眞平淡就中誇拙許誰嘗

其四

餅煑西川竹萬竿瞿塘山色若堪餘斷崖滴水
光疑乳茗椀浮香浪潑花

其五

纖纖手摘瑯玕髓貧道山中貯缶盈他日乘濤
萬里去峨眉山半雪巾羹

天啓丁卯觧朝

一天明月懸朝鏡兩袖清風帶岕茶古榻幾章

無長物故園容有未開花（四月十一日三更[illegible]舍忭尋小圃果餘[illegible]）

潞河待舟逢楚友周更生郤之不去

招招舟子在何方回首　君恩憶拜颸開函家
語飛吳越銜雪同人遡澤湘湛露只今霑小草
素袍猶喜被天香尚餘毛髮酬　明主敢負生
平空泌洋

潞河夜宿

中宵夢入金華殿欹枕驚聞潞水聲去國不知
因底事身輕一葉總　君恩

郊天頌有述

臣稽洪武元年正月四日設壇鍾山之陽
昭告
上帝皇祇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先
是雨雪陰沍四月朔旦雪霽越三日省牲
雲陰悉斂日光皎然暨行禮天宇廓清星
緯明朗禮成遂卽位于郊壇南臣扈
聖駕幸
天壇

上諭鴻臚卿戒不恪諸臣皇恐稽首謝是日
風冐祭登壇萬籟澄寂與朔日霽雪正陽
踐位萬古同符初洪武
命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于
堂下祭畢收藏內庫其天下城池山川地
理形勝亦皆圖而藏之以見拜受民數穀
數于天之義又見天險地險王公設險朽索
馭六馬其難其愼之義而
郊祭之牲養于別室躬親滌養不與山川之
牲等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甲子大
祀
天地于南郊禮成
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
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
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人任
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
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母天地子民皆職
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求福于已實爲天下

蒼生也
皇上敬
天法
祖稱謂不敢並尊正位居體世則世法　嚴諭
銓選守令二千石以京朝官爲之其以恤
民之政修敬天之實者乎
皇建中任賢能文武用顧畏于民巖我哺我
乳髦士奉璋鰥寡以不侮懷保小民佑我
烈祖神具來駿惠溥申錫無疆袞衣勤補

皇建一章章十二句

露雷風雨

天之敎日月明江河流綏兆民多福乃亦有秋
以似以續乾剛坤柔率作典事殫乃心力
絕優游幅幀旣長萬福來求

露雷一章章十句

我將我享旣戒旣平百職安其序輕徭薄
賦懷民氓有虔秉鉞俾居圉不驚萬邦惟
正壽考且寧保後生

我將一章章八句

昔在洪武大祀
南郊禮成悅豫惟德孔膠天開霽色風息其虓
豫順以動誅貪殛慾天錫祚胤松茂竹苞
在
帝左右萬年 家室地天交

昔在一章章十二句

步禱天壇雅有述

粵稽 吳元年
高皇帝因久旱日減膳素食 宮中皆然旣而
雨羣臣請復膳仍以苗稼焦損不允
皇上齋宿 文華殿浹日累月先是 詔罷
織造節儉爲天下先斥言利者勿庸清明
在躬至德馨聞于蒼穹辛未夏旱 步禱
一遵
神祖仍 步行還 宮止回 鑾勿御齋宿如

初 旨下之日霖雨兆祥漸而霪沛荅臣
又稽 步禱令儀
高皇帝于吳三年嘗行之矣二年旱告祭風雲
雷雨嶽鎮海瀆等神十八壇中五壇親行
禮爲祭文以告願神以民物之疾苦聞于
皇天后土三年又旱乃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
川壇布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中頃刻不
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凡三日始還 宮
仍齋宿西廡給各官紗綵一萬四千餘疋

給軍士例外荒米令法司决獄復命有司
訪求儒術之深明治道者以聞天遂大雨
上近法
神廟遡源
高廟永世克孝而一時釋纍臣嚴貪殘渙汗有
明徵云
天步臨雲霞起蒸蒸其心　朕躬視朕覆乃
眷四海此維與宅八郡佗負牽勤祝史寧
丁我躬嗟下土之耗斁矣

天步一章章十句
衣大布之衣與天語圭璧以陳滌滌其俎
予一人之譽鶩鴻哀鴟罔失所畏天之威
靡敢駕六龍森禁籞無恒安處矧其日鞭
雷霆呼羣公先正之莫我許
衣大布一章章十二句
存心錄成　景命篤祜駿惠
聖明爲天下父掃除兇慝姚烈洪武盛德若
虛無罪無辜顧疾苦赤土民勞瘵

上帝之無怒何以溢之其雨其雨又何予之誅
臣雲而猛將甬
存心一章章十四句
告于　嚴父　昊天疾威下民有嚴
帝命式于九圍亦趨亦步先天弗違溢濯雰愿
天且弗違
告于一章章十句

社稷壇頌 有序

臣聞大社大稷分祭配祀

高皇帝初如前代之制而後乃更建也命中書

下禮部詳議合祭證諸洛誥社于新邑及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註云舉社則稷從之

壇位考周制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于社

而後出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内尊而親之

與先祖等社主之設或以石或以木今擬

共一壇設木主而丹漆之祭則設于壇上

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壇之中而罷勾龍

與弃配位奉

仁祖淳皇帝配

上善之爲撰樂章想神來于祥風以康軍民時

雨暘而又頌其制于天下成一代令儀焉

洪武三年溧水縣以牛臨代鹿臨御史按

實奏之

上命有司究其罪諭曰溧水固有鹿何得謂缺

有司無誠心于祀神而敢爲是苟簡也夫

一邑耳勤御史白簡罪一人以安社稷其

嚴如此臣列陪祀肅將祇歡兆民永殖敬

賡昇平之頌云葢不遑暇食以四方惟正

之供視土辨色尊而親之矣

六龍以御天萬靈齊頫首穆穆皇皇眞氣

到林藪嶽修貢川效珍五色紛緼映前後

六龍一章章七句

練時日神哉沛羽毛紛先以雨

帝臨中壇繩繩垓宇后土富媪制數惟五遺

秉滯穗各得其所

練時日一章章十句

通乎晝夜霆聲發祭土膏脈跂行通甫田

茂豫迪成肅雍兆民反本抱素其同

通乎晝夜一章章八句

旦復旦兮燭不夜鼕乎鼓之軒乎舞之卿

雲爛兮堯獨憂之

旦復旦一章章五句

和治諸夏萬民平均神之來兮雲景杳冥

雨暘以時人告其心靡方不動敬明尊親
和洽諸夏一章章八句

太廟頌有述
粵稽洪武
上命禮部鑄銅人一高尺有五寸手簡書曰齋
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朕心有
所警省而不敢放也當是時
上親製樂章入
太廟徘徊桐梓因感鳳陽
陵樹灑然淚下粵我
光宗貞皇帝聞

月夕壇陪祭僅六人
嚴諭曰
郊
廟大典豈容褻慢至是自今陪祭臣咸宜恪守
陪禮其無故不與者指名叅治太常卿疏請
修
郊
廟禮儀宜先期整理者六事
貞皇帝曰俞速行之我

皇緝熙敬止紹庭陟降陳常祀受
命溥將臣忝厠
經筵駿奔奏其敢有濆辭
明德恤祀作之　君允師罔不配天其澤
聽念于
先王若彝則不敢宿耆壽俊在諮蠢爾戎索黎
民阻飢尚寧幹止昭假遲遲有典有則予
思日孜孜

明德一章章十句

皇之先天克配世其勤作邦作對迪見冐聞
靈斯欽徧奚以侵兵奚以諍法奚以持平
吏奚以取愛籲聽四方如耳
先王之息佩百神河嶽秩秩奚在胡寧忍予庶
無罪悔

皇之先一章章十六句

綏予孝子駿發其祥有震且業茀祿爾長
肇禋右序無怠無荒遂開皇極誕受多方
爵人于朝惟德是量

綏予孝子一章章十句

保明其身示我顯德行慶雲在天孝孫有
慶金玉寒氷剛徤中正時純熙矣從諫惟
聖

保明一章章八句

幸學雅 有述

臣恭繹洪武

詔書天下通祀孔子凡府州學田租入官者

悉歸于學增師生廩膳

諭禮部尚書劉仲賛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

敎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

倫攸叙其功準于天地又

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

勑禮部禮樂圖之盛典必貴協和毋圖速成

有乖製作又

諭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

葢協和之訓與速成之戒淫夸之防一道

德同風俗至深遠也又

諭嶽鎮海瀆混加封號瀆禮不經而止系山

川本名忠臣烈士悉依初封實號惟孔子善

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封爵仍

舊葢愼重而定制故協和而成功先是禮臣

具

幸學儀以請

皇上諭遵洪武令典臣忝侍從扈

駕五更見五色祥雲繚繞與諸臣環立橋門

觀之

作禮樂而乾坤光華集大成而日月巍煥都

哉俞哉

帝念下土芸芸肇開上庠曰六經是常博士孔

揚授書瓜瓞以祚功臣彭彭㢤爾子弟無

怠康殘元淪夷羌衣冠禮樂荒御史簡賢

良濟濟國學迪兹方洪武永昌

帝念一章章十二句

渡江射祀首先建學祗德行嘉周太祖之

下車遑職位是程畀端人作模範咨爾宋

訥宿學宏大學人材本勿剽記誦竊其聲

師陽城以克夸敬哉蘇胡敎成平經義治

事嚴且翼純粹以精我

皇式克承彝其臣願學心正意誠

渡江一章章十四句

六條炳天日太學教化源逵海阻東徼若
箕子若管寧聲勿諼布彰
聖武哉玄菟幷六師於鑠在泮獻馘息游魂
以莫不震疊億萬年
聖子
神孫
六條一章章十句
聖謨洋洋薄文辭　勑奐顒沃其本根繁須
翦官師得人式敬爾典廣額奚以爲日居

月諸庸不勉我
皇養士如嘉禾有分可積勤止　華
聖謨一章章八句
受小共大共交趾是跂服賜祝滇南萬里
軌轍至爰製冬衣爰建病埴井炊給役徒
藥餌之服惟時肆維我
皇整經籍建右廡將樹射圃定爾志鳳凰鳴
矣于高岡五色雲中
天爲識

受小共一章章十二句
孔子作春秋處事決疑川海赴
聖祖諭諸生咨爾立政如撥霧惟堯舜是權衡
斥詐力崇寬賦公父文伯母也賢不知孔
子慚當路佑敵
聖者典攺謚文忠時勉遇天生人才
王造之尊六經依傳註
孔子一章章十二句
洪惟

肅皇幸學啟明且教之誨之提耳灑　宸翰禮
儀既成敬一作贊再告孔子淵衮震憚
神廟繼之傷春秋斷爛之半表章麟經與衍義
補書而呈　講案
聖懷謙謙誕登于岸日月貞明天地貞觀
洪惟一章章十六句

詩 題贈

贈丁大司空存問

世臣那得似君賢廊廟江湖一後先天眷長城宵旰日寵新盤石耄期年路車乘馬龍光顯赤舄綏章綸綍宣纘事登邦四海望申公亹亹烈無前

辛未秋七月予與同年陳賛皇奉　使周秦遲我于順德路見三公子喜而湧賦

樹樹村烟綠邪侯有故宮天邊持節下客路正

秋中萬里瞿塘遠一宵樽酒同函關紫氣近浮白咏泰風

其二

著書空往事雲日起新編擾擾干戈地閒閒桑柘田君平莫問卜渭水早乘船天半峨眉雪吳門亦渺然

其三

如春注闟隴　聖主急匡時放馬耕蘭塞浮杯醉輦池若吟珠唾落珍重素心知家世忠仍孝

道傍玉滿枝

傳寄菴年兄以冊封　周藩行

長安草色曉鳴珂駪駪勞人四牡歌太史授圭開赤社宗藩如帶指黃河中州風土殊無異右席詞名更若何知君舊擅靈光賦上容鄒枚應未過

送史念翁太守

琴鶴蕭然過虎丘祗携廉石駕虛舟欲攀遵渚須臾宿賒取太湖三尺流秋月尚籠蓮滿碧海

王未放翠霞妝相看此日留公意盡入長江作水浮

其二

枻鼓揚船曙色開慇懃叙別悵行盃前旌初唱歌驪曲天意還須補袞才新水喜添河朔飲錦城重借范韓裁忽聞門外催詩者盡道慈雲送雨來 時苦旱

其三

大夫直節舊家傳誰數風流帛白賢鶴俸不支

影倍瘦花陰未掃酒如泉行藏豈向天工問休
戚還勤民瘼先去轍難留徒惜别歸裝胸次兩
蕭然

劉司理振賢課最

祝網能仁彖息忘毘陵旋見報賢良嘉禾遍覆
三春雨驕莠驚鋤五夜霜海甸遥馳恩渙汗綍
綸初錫袞衣裳刑平高陟清華近詔直承明捧
御香

其二

漢廷共説蒲鞭吏獨有江南雨露私杞梓舊饒
三楚地謳吟新遍五陵兒詔從禁闥龍光燁名
滿江淮草木知飛蜚淑人滋愷悌褒黄古道頌
恩斯

李蒼巖年兄以擢陽行

金華勤下　詔書寛捧檄慇懃撫字看司計肯
敎轟代耻淡交只聽鋏空彈江南極日凋萑葦
塞北何人擣賀鬧官舍寒山一水耳鐘聲如沸
半江來

其二　浙直七月朔日風災附訊

賜羅初泛菊花罇壽母斑衣手樹萲袖滿清風
心似水峯高大石竹爲飡珍奇罷貢除商搉榜
柑傳歌識　上恩風伯有心排　帝室使君先
爲訪寒村

贈余大理致仕

漢家鮑子上書誰借問二疏知不知自有謨謀
通帝座何勞車馬數江湄前村深雪尋梅處谷
口重雲待客時最是赦除新奉　詔廷平所至

播陽曦

送黄石齋偕徐霞客游洞庭時旱禱

我家太湖連東溟笑殺吳人多不識送君直到
消夏灣手挽天河瀉震澤十隻畫船泛樂天扁
舟今乃私遷謫白守不如君也豪逐客相隨一
霞客逢山得地龍浮春見月知天空與連憑君
睇取三尺水以耕石田叠豐年秉炬先游林屋
洞不須貌取隔凡天但見大蝠撲炬來銜山入
分如畫戒淘沙小舟差可方峯峯懸燭光華爍

紗帽山林皆憒也未許君還山水債授此奇方
忭救人好將湖水街頭賣
記余遊洞庭無弗酣適尤愛石公龍嘴呑吐
若林屋蟒行耳出洞後竟夜思做淘沙船錦
纜前導懸數十炬于金庭玉柱間可臥而游
也

贈江南諸分闈　余戊辰所舉士

憶昔欃槍掃遼左狂胡夜警甘泉火蠢茲蜀寇
復匪茹生靈百萬瘡痍累是時　朝廷思右武

募檄文馳出樞府射烏小兒拜期門牧羊賈人
賜爵土紛紛爭覩獻前籌寂寂誰同
天子憂六郡良家擐越練三河壯士礪吳鈎爭
道鴻毛輕任使共祈龍額早封侯諸生本自渥
洼種軀幹精强萬人勇授得家遺馬服書雕弧
手挽三石重維歲改元之戊辰
聖主當陽布化新八方耆定四夷賓大蒐巖穴
羅師貞材官額解集神京我時甲乙司其衡試
牘三千識爾名筆底俱摑小范兵旣僥果决況
能文氣凌鵰鶚橫秋雲史書傳業同虎固投筆
而今獨羨君
天子臨軒爾曹眷命以總師清海甸說禮敦詩
儒將風赤膽懸胸赴公戰黃流穩貼遁鯨鯢碧
草翻搖戲魚燕幕府他年總第功爲報江南今
江晏嗟我東南民力殘樓船將軍未飽飡脫幘
敷敷殊可慮市租仍復盡輸官若使箪醪投大
海應得廻波變紫瀾往年建虜誤于欵依舊秋
高獵騎寒今年西賊浪言撫人傳蜀道尚歌難

薦章願達明光殿拜將早築黃金壇

送沈方平年兄助教改官南儀部

之子錢塘令雙高健翼騫大堤橫野市孤鶴嘯
長天吏朴看山古鴻飛任弋牽辟雍方論道別
意又揮絃

爲韓君理孝廉索贈崔侯

平山花縣望銅陵江上空濛潮正生況有青陽
磨政碣何殊松嶺作濤聲片雲催雨新詩麗洲
渚圓沙寶色珍直上天門書蹟最荊州萬戶盡

逢春

送廣文令楚

蓮心玄曠任鴻絃見訛居官不好錢仗劍湘江雲滿路決渠甘雨湧如泉未須崔令學陶令自愛山前映水前吏散庭閒嬌獨立懷人秋水在長天

懷江伯通世兄

生于諸暨嫁于長洲江侯寄先嚴諸暨訪西施尺牘也余與伯通晤荊溪未幾突弁余丑

無夢園集　鷲集

老矣

生于諸暨嫁長洲記得慇懃訪雪舟玉女潭中照我老雪濤閣上聽君謳

何孺龍

論友誰如子超然似月流技神不用藥輿至任傾瓯倚劍陵三島高歌嘯十洲願言解瓊佩携手上冊丘

何嗣冲

薄遊逢勝侶置我秋籠中上藥清如水丹崖氣欲龍青囊珍舊業玉樹發新叢一笑滄江上相思月滿蓬

壽陸觀叔母八十

千古有機雲世閥燁雄超而有聖善模才名天壤俱綠筆健秋鷹錦囊壓奚奴伯氏怒搏風五色正蔵粋嬌翼西南天流彩于羅施政感神雀榮名垂碧雞單騎藐郭令威惠在裔夷鼎分大官餉捧檄喜可知歸來拜阿母熊丸敢忘之萊子舞宮羅抱孫佐潘輿南山賦樂只何必減華

無夢園集　鷲集

胥君不見吹雲和鼓靈虛三花琪樹鬱庭間忽聞青鳥瑤池使卿得墉城玉女書書中已授靈飛約相期歷盡人間樂珉筵急管醉莫辭遲爾三山駕鸞鶴

壽海虞孫恭甫太尊人

憶翁壯得志倜儻能文章揮毫寫秋色眼底天茫茫家多渥洼種白眉矜最良一朝蟆爲龍果勝步兵狂咳唾出珠璣半落奚錦囊宏詞對大庭除目注銓衡西曹趨拜璽三尺倚持平出爲

兗州牧透迤擁雙旌抗潔懸魚去承恩露冕行
咄彼五斗賊化作千長鯨血吹海波立高天闕
崢嶸白骨爲丘山草木殺氣腥書生爭叩馬父
老前挽輪云是妖氛垂前途愼勿輕聞之怒叱
馭指髮上塡膺搴帷遂茫止時驚鐵漢名戰守
預所儲賊聞徙其營慰藏蒼痍撫攬轡已澄清威
惠流三晉三府告厥成特簡衆行省借冠慰蒼
生早識兇鉗禍寧愛冠與纓決志占肥遁秋思
入蓴羨超然評論外身與世俱榮翾翾旋歸滅

殊恩感　聖明節移蠻府鎭諸生藍輿迎海曙
雲封岫春深暖㬭晴駪駪皇華轡啣命出羊城
士庶卽攀戀其奈迫王程假道省阿父喜賦日
初升床頭新酒熟朝來扶宿醒椎牛晏鄉里倒
屣接公卿矍鑠哉是翁蒼頭且返嬰任世作地
仙閉戶學談玄廣文耽吏隱十載舊青毡喜色
迎朝旭春風健暮年萊衣宮袖舞幸子一經傳
梧竹鵷鶵棲阿閣見朝儀出肴慶來章處者頌
黃雛請看百粵地龍象生光輝

壽李大生年兄祖九秩

榜中李兄年最少芳鮮日羅陳言耀有祖仙壇
稱幼仙十六漢宮女窈窕黃金養賢不買笑春
來瑤草供詩料偶然五柳榮冠簪風雨欲來蒼
龍吼著書得意忽自笑安車蒲輪勤上詔鴻濛
併氣天木平神虎風雲總一竅日月之行天爲
棹船如天上坐雲嶠爾孫黃閣翁黃髮天開奥
府德彌邵

壽朱太常上翁年伯母

燕喜新歌壽母年鸞章遥寄五雲天錢塘千樹
花知笑瑤島三珠鳥欲紘焚券耻隨市義後襲
譬忠向荷戈前巍佗象服河山靜香滿霞巵歲
歲鮮

其二

遊子承恩侍禁闈高堂華髮照春暉介圭更渥
新花誥補袞仍懷舊綵衣帝日遠開湘水麗卿
雲長繞楚天飛一床氷雪婆姑共寶婺爭光拱
太微

蔣𠙶公年兄老年伯暨陳恭人雙壽
身惹御爐香滿巵十齡獻賦森玉枝山川出璽
誕申甫天作之合自關雎始令江山欽父執追
呼不聞罷稅訾九清鹿溪瑞鵲繞梁石於今碑
去思餘米不以耗雀鼠倉官一命沃京坻北新
如市臣如水白璧高馳最度支擢守溫州盜夜
縛不聞刁斗方舉醼暫移江右之東粵伉殺四
崗弁自貽撇下罪人皆反接欽州單騎牛酒犒
崖黎自與銅活隙何事漢官驕舉師日入欲歸

日出主種人傳告路致詞蠻夷貧薄願長壽訟
揭肝膽誓不欺强駐徐聞傳降箭受降僞獻義
釋槼少留方寸仁五指督餉海崖戢狠夷撫議
牴牾亟賦凱功成三月撫遺耆岑球正法旋止
調昌樂肉飛報蚊蠕建縣不如多築堡索金別
駕徒擾之殛貪妙簡沿邊吏解甲鼓篋舞鬼舐
豸史自功疏親老智才節烈褒母兮令妻壽母
子登第天壽平格方期順筦鑰惟謹宵征肅滕
前第見蝨斯禧四知皎皎旦復旦賢母特贈雙

鶴隨　社稷上臣需甚定如公一出勒鼎彝坍
貞世有徽懿嗣邀取滄溟獻壽巵
壽桃源江萊翁夫人 夫人生于江右先徙宦于吳蜀
三世仙源筆有花種花香雪動春涯簪珈曳縞
褒麻異洞口飛桃錦渥洼吉水天連湘楚潤長
洲色映劍川霞白華孝子秋皎皎寄語司花鼓
急擿
壽何宗元年兄母夫人
南山高唱傳臚句手摘瓊花帶雪芳班詔作俞

豸史奏　恩綸新入鳳池香帝庭玉樹文章貴
仙島靈蓃歲月長四十年來課子意早看彝鼎
在冰霜
壽陳褒宸侍御年兄
好看佳候及朱明况喜薰風入侍清霜措西臺
呈峻潔星當南極表精英東方自不言仙骨長
孺非徒著直聲聞道滇中花盡綺四時還覺似
春生
徐雲林年兄出駢海道便道壽母

長憶孤忠炳創門癸須光老九龍森客臺壯業
莊猶墨壽母長春室是菠闕北雲天稽䋲服海
南夜月引芳尊如君此去稱觴處儒裹如瓶近
可飧

蓋卿弟初度

魚蒲龍節使星過我在中州子渡河遍揷茱萸
酬令節獨携松帶傲烟蘿年青小阮逢初度頭
白詞兄樂第歌漢義二疏恒止足傳經還勝積
金多

題張義姑芳閨俠骨圖

一生那問標梅老閨閣從容長鳳鶵是母依然
貞不字呼兒歷盡苦于荼雙懸日月光兄妹隻
立乾坤幟丈夫逝者可生生不媿濡毫風雨寫
賢姑

其二

謂他人父是吾兄玉樹青霄駿有聲不識人間
共衾穴早看掌上秀芙蓉辛勤抱子如已子蘋
藻吾翁卽若翁母以子旌仍義女在原急難碣
懿蹤

輓金水部浮弋

水部清如水虞衡課最還賜金初日下埋玉已
人間劍去龍猶躍玄成室已闢素心誰與說落
輿滿秋山

其二

生別猶牽袂死能不涕漣招魂惟有宋作誄自
哀潘吟若收殘淚曝書拂舊箋傷哉如泥董清
徽有誰傳

輓莊方壺中翰年兄

蕭疎風雨故人容茅屋藏書雲半封葛藟勤將
根本庇鶺鴒鳴向石磐宗濤飛肝膽明于雪影
落寒空氣尚龍看劍此宵還未莊鑄君三鳳赤
芙蓉

輓門人計我瑛

楓落吳江哭故人清溪携手在城闉石田伴月
添君影胥口招魂問水濱戰若陣雲移海嶽騎
成箕尾躡星辰青蒼博古雲霄異千尺琅玕長

玉笥

其二

終日翻書手自耘我于宦與薄如雲門前不少問奇轍寂寞從遊獨有君

其三

那知天意獨憐材何事雪深苦立哉聞說黃金臺已築乘濤萬里莫疑猜

其四

僧寮廿載對霜寒風雨時將劍一看肉眼何人相國士多君携酒醉江干

其五

風塵歷落賦崔嵬書幌空餘隔歲苔忽聽鳥聲驚客至門前獨有我瑛來

其六

語君一事最堪書我葬天儀共紹居既誌二僧將誌于三生石上吐芙蕖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山海紀聞一

紀全遼形勢建置

全遼延長二千餘里三岔河中分其界故曰河東河西河東一十四衛東西南北俱千餘里水利土産既富且饒盡㴼腥奴之塲河西一十一衛東西不滿七百餘里南北或三五十里或僅百十里自廣寧一棄至今七載半壁未爲我有

邊彊西南起大興堡接寧前椵木冲堡界東北迄三岔河海州界延長五百五十三里邊臺三百五十九座腹裏接火臺二百三十九座新建敵樓一十三座大路臺七十九座海防西起杏山顧家山臺東至三岔河西岸迂迴曲折四百五十里通船海口一十三處瞭侭臺架二十七座道屬濱海近邊冲繁稱最者錦義正安鎮武四處可通大舉附塞夷人粆花煖赤都令今巳投奴額伯革黄台吉五路打賴汗青歹青乃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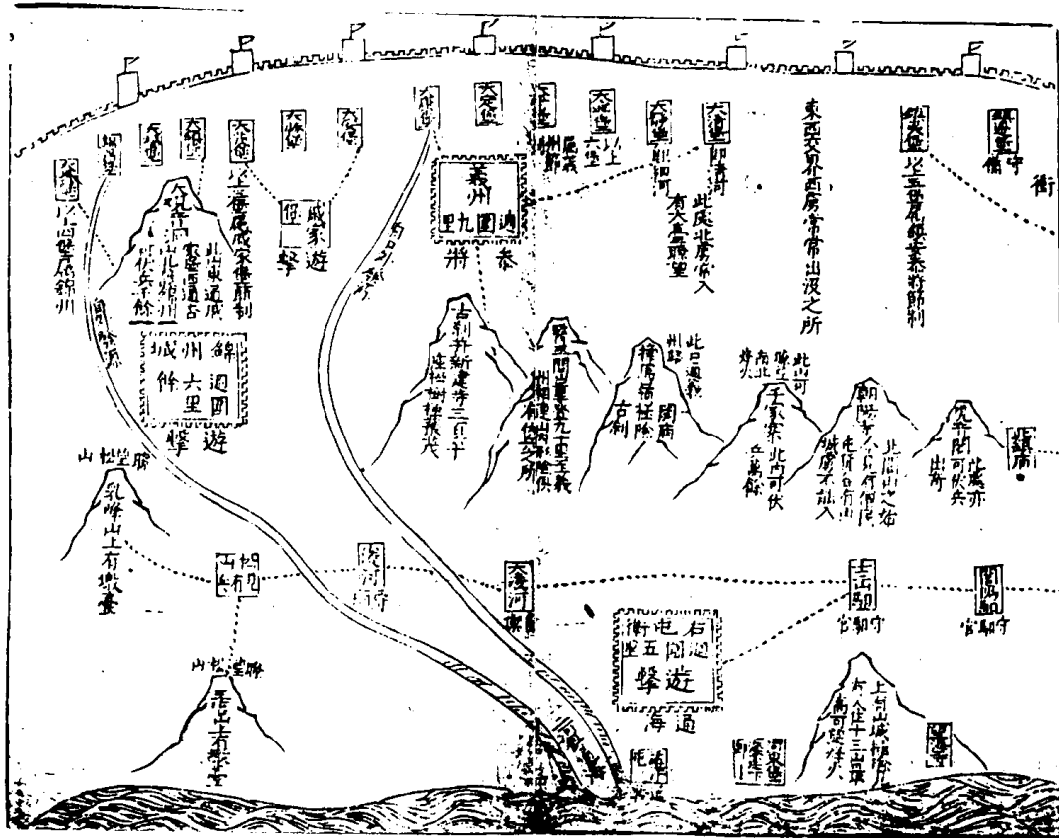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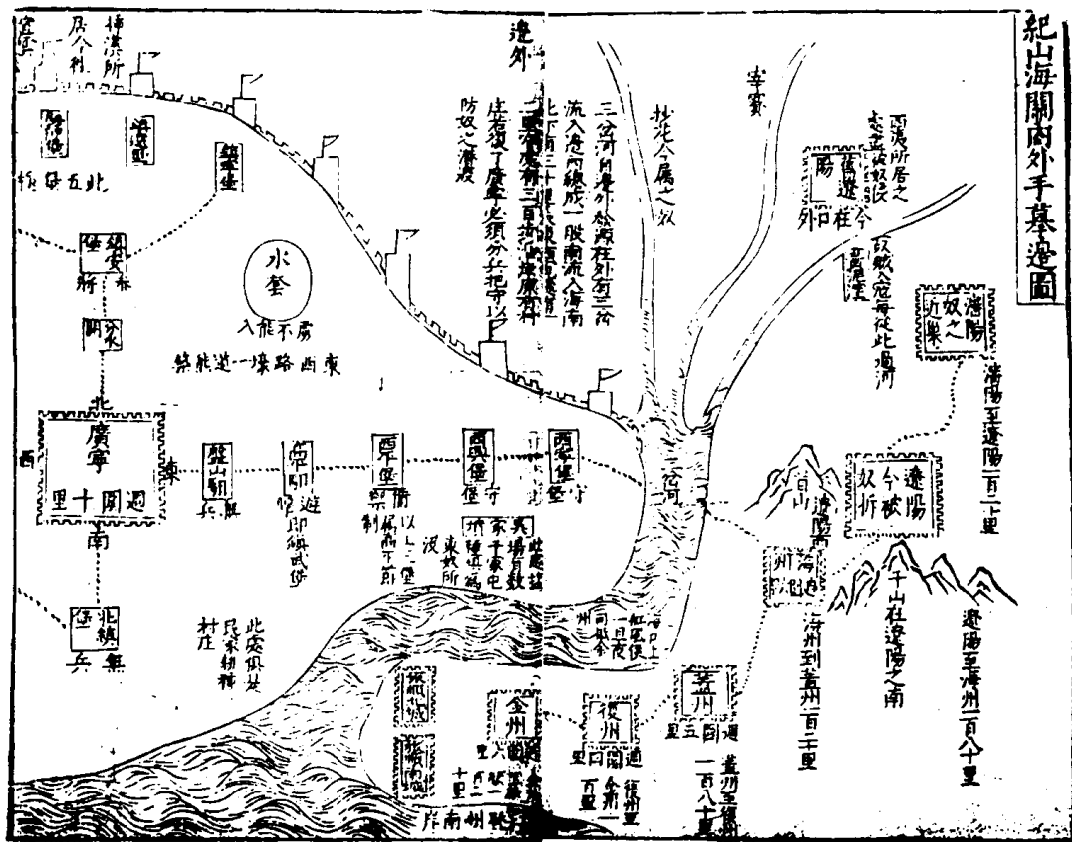
昂暈拱兎等酋蟻聚梟䚑雖開馬木二市鎮靜鎮夷大康等堡似可羈縻第豨豋難盈夷性靡常本城東環渤海西障醫閭前恃錦義爲藩籬後倚正安鎮靜爲鎖鑰據三韓要地稱形勢之區重兵屯聚誠足彈壓兩河有警居中調度分戍應援緩急相濟儼然常山之勢在焉週年奔棄城池蕩平道路茅塞白骨相撐青燐遍野且奴孽潛渡三岔黄泥窪出没無時遠瞭不明近探不的前鋒撥役不過望塵以爲眞見將領等

官不過閉門以爲善守竊恐廣寧不復杏錦終是偏安寧前將爲梗塞河西尚難我有何以恢河東而破奴穴哉况近又求和我當急急以修戰守挿酋西退我當放膽以絶後患如高台一堡止有速不的一種爲市彼既不從挿而西乃挿之叛部也又暗交于奴而東乃奴之心腹也猶且買我之米糧賣之奴乃我之内奸也盍請密旨暗令督鎮或借厚賞之名以盡殺或出搩獵之舉以滅絶此虜一剿東可斷奴之窺伺西

可洩揷之忿恨內可除我肘腋之患豈非一舉而三捷也況此虜老幼精壯不滿萬數易爲殄滅者也兵法云其次伐交的與奴交故可伐也欲制罕詈先制卾支今日之速不的正卾支之類也欲復廣寧先剿逆不的我得併力東向而無後顧之憂除揷叛部非挑揷酋之怒亦何憚而不舉此耶遼土未復因遼人未歸遼人未歸因遼弁散處遼弁散處因遼之俸糧未復還其舊也誠查遼之舊日千百指揮之俸俱照山東

各省之數而先還之遼遼有十萬三千軍兵之餉亦還之遼遼之世職隨俸自來遼之百姓亦隨官自來不待驅逐出關而輻輳還故土矣

全遼之地宛如鼉形奴寨是其首灰扒南關金台白羊谷五穀城一帶自北而南是其脊寧遠過三岔河沿海金復等州直至鎭江是其腹遼瀋開鐵淸河寬奠廣寧諸內地是其腸胃關門一關是其尾閭旅順是其臍蔕大海連鴨綠江以上烏龍潭繞奴山流出太子河滋潤遼地總歸三岔河復注于海首尾呼吸血脈貫通論其理首能受氣而泄于尾閭雖有彼損我益之象按其形奴酋居高而寧遠關門居下從下攻上波反得勢而我無權故寧遠守禦之力有餘而難于搗巢之戰

紀山海關內外手摹邊圖

紀全遼地理城堡

出關中路往東行

（南海北山）山海關至八里鋪八里

八里鋪至鎮遠堡十二里

鎮遠堡至中前所十五里

中前所至高嶺站十二里

（一衛）高嶺站至前屯衛十五里

前屯衛至石子河十八里 一副總兵

石子河至沙河驛十二里

沙河驛至雙墩鋪十五里

雙墩鋪至中後所十八里

中後所至東關驛二十里

東關驛至曲池河鋪十五里

曲池河鋪至中右所城十五里

中右所城至曹庄二十里

曹庄驛至寧遠十二里

（一衛）寧遠城至雙樹鋪十八里

雙樹鋪至連山驛十八里

連山驛至中左所二十里

中左所城至高橋鋪十五里

高橋鋪至杏山驛十五里

杏山驛至松山所十八里

松山所至小凌河驛十八里 往西北至錦昌堡 錦昌堡

小凌河至紫荊山十五里 往西北至錦州城 （二衛）錦州城

紫荊山鋪至大凌河所十里

大凌河所至糟王鋪十五里 往西北至戚家堡 戚家堡

糟王鋪至十三山驛十里

十三山驛至高堝鋪八里 往西北至義州 （二衛）義州

高堝鋪至榆林鋪

右屯衛城臨海沿

榆林鋪至新鋪十五里

（一衛）新鋪至閭陽驛十五里

閭陽驛至寺塔鋪十五里 往北摔馬驛嶺 摔馬驛嶺

寺塔鋪至壯鎮鋪七里

壯鎮鋪至南二十里鋪十里

南二十里鋪至南十里十里 孔清堡

南十里鋪 至廣寧城十里

四衛 廣寧城 至東十里鋪 通夷堡

東十里鋪 至東二十里鋪

東二十里鋪 至潮溝鋪十五里 往北至團山堡 團山堡

潮溝鋪 至盤山驛十五里 往北至正安堡 正安堡

盤山驛 至鎮武堡四十里

鎮武堡 至平洋橋三十里

平洋橋 至西平堡三十里

西平堡 至西寧堡三十里

西寧堡 至河東東昌堡二十里

河界 三岔河分東西 河西河東 冬走水夏行船

河東中路往東行至海州六十里轉往北行至

開原盡極處五百里

馬圈子 至新鋪十里

新鋪 至東昌堡十里

東昌堡 至乾溝鋪十里

乾溝鋪 至石井鋪二十里

石井鋪 至海州十里

一衛 海州城 至土河鋪十五里

土河鋪 至乾泉鋪十五里

乾泉鋪 至鞍山站三十里

鞍山站 至長店鋪十五里

長店鋪 至沙河鋪十五里

沙河鋪 至首山鋪十五里

首山鋪 至八里庄七里

八里庄 至遼陽城八里

五衛 遼陽城 至接官亭十五里

接官亭 至爛泥鋪十五里

爛泥鋪 至三拗鋪十五里

三拗鋪 至虎皮峪十五里

虎皮峪 至板橋鋪五里

板橋鋪 至沙河鋪十五里

沙河鋪 至白塔鋪二十里

白塔鋪 至渾河鋪十里

渾河鋪 至瀋陽城十里

一衛 瀋陽城 至榆林鋪十五里

榆林鋪至蒲河鋪十里
蒲河鋪至蒲河城十里
蒲河城至凡河鋪七里
凡河鋪至鎮寧堡八里
鎮寧堡至夷虜城十五里
夷虜城至北腰鋪十五里
北腰鋪至蘆野鋪十三里
蘆野鋪至凡河城十五里
凡河城至新興堡十五里

新興堡至鐵嶺城十五里
一衛鐵嶺城至中安堡十里貼東邊至撫安堡　撫安堡
中安堡至山頭鋪
山頭鋪至鍾固城
鍾固城至沙河鋪十里貼東邊裁河堡　裁河堡
沙河鋪至山岡鋪十里貼東北松山堡　松山堡
山岡鋪至開原城二十里貼東北青安堡　青安堡
開原城往東至威遠堡
威遠堡

鎮北堡
青陽堡
鐵嶺城東邊轉南行至金州城
東山堡至平虜堡三十里
東州堡至馬根丹三十五里
撫順所至奉集堡七十里
馬根丹至散羊峪三十里
奉集堡至瀋陽城四十里
散羊峪至清河城四十里

威寧營堡至清河五十里
清河城至一堵墻堡三十五里
一堵墻堡至叆陽堡三十六里
鹹場堡至孤山堡二十里
甜水站至草河堡九十里
孤山堡至灑馬吉堡六十里
灑馬吉堡至叆陽堡城六十里
叆陽堡城至新奠堡五十里
草河堡至叆陽堡城九十里

新奠堡至寬奠堡城三十里
鎮夷堡至靉陽堡城一百三十里
右衛
寬奠堡城至大奠堡二十里
大奠堡至新安
新安堡
險山堡
鎮東堡至鳳凰城三十里
大佃堡至永奠三十里
永奠堡至長奠二十里

長奠堡城至江沿臺堡一百里
鳳凰城至湯站堡五十里
鎮江城至湯站堡六十里
湯站堡至江沿臺堡六十里
江沿臺堡
龍台鋪至塔山鋪十五里
岫巖堡至蓋州一百二十里
塔山鋪至汾水十五里
青台峪堡至鎮東堡一百里

分水鋪至耀州堡十五里
連邦峪堡至海州六十里
耀州堡至橋頭鋪十五里
橋頭鋪至孛羅鋪十五里
孛羅鋪至青石嶺十五里
青石嶺至蓋州城十五里
一衛
蓋州城至榆林鋪十五里
榆林鋪至堝頭鋪十五里
堝頭鋪至堝兒鋪十五里

堝兒鋪至熊岳驛十五里
熊岳驛至布子鋪十里
布子鋪至新安鋪二十里
新安鋪至五十寨二十里
五十寨驛至南縣鋪十里
永寧監至蓋州一百四十里
南縣鋪至孟家川十里
孟家川鋪至墨塔十里
黑塔鋪至八家鋪十里

八家鋪至復州十里

一衛 復州衛城至沙河鋪十五里

楊官堡至沙河鋪二十里

沙河鋪至麻河鋪二十里

麻河鋪至欒古驛十五里

欒古驛至古城鋪十五里

古城鋪至蒲瀾鋪十五里

蒲瀾鋪至向陽鋪十五里

向陽鋪至石河驛八里

石河驛至樓子鋪七里

樓子鋪至望海堝堡十五里

望海堝堡至甲匠鋪十五里

甲匠鋪至望城岡鋪十五里

鹽場堡黃骨島堡至歸服堡一百五十里

歸服堡至紅嘴頭五十里

紅嘴頭至望海堝堡五十五里

望城岡鋪至金州城五里

一衛 金州城至南關鋪十五里

南關鋪至棘針鋪二十里

棘針鋪至木場驛十五里

木場驛至雙廟鋪十五里

雙廟鋪至山澗鋪十五里

山澗鋪至旅順口二十里

旅順口通登州水程五百五十里 至金州城一百二十里

鐵場堡至永安堡三十里

出關北邊路往東行南係海沿

永安堡至背陰障二十里

背陰障堡至三山營堡十五里

三山營堡至平川營堡二十里

平川營堡至瑞昌堡十五里

瑞昌堡至高臺堡三十里

高臺堡至三道溝堡八里

三道溝堡至新興營五里

新興營堡至錦川營堡八里

錦川營堡至黑庄寨堡二十里

黑庄寨堡至仙梁寺堡十五里

仙梁寺堡至小圓山堡十五里
小圓山堡至興水縣堡二十五里
興水縣堡至北塔峪堡六里
北塔峪堡至塞兒山堡十里
塞兒山堡至灰山八里
灰山堡至寺兒堡十里
寺兒堡至沙河營五里
沙河營堡至長嶺山堡十里
長嶺山堡至段木衝堡二十五里

段木衝堡至大興堡二十五里
大興堡至大福堡十二里
大福堡至大鎮堡二十里
大鎮堡至大勝堡十八里
大勝堡至大茂堡十五里
大茂堡至大定堡二十里
大定堡至大安堡二十里
大安堡至大康堡二十里
大康堡至大平堡十五里

大平堡至大順堡三十里
大順堡至大寧堡虜失
大寧堡至大靜堡八里
大靜堡至大青堡二十里
大青堡至振東堡十里
振東堡至振邊堡五十里
振邊堡至振靜堡二十里
振靜堡至振安堡二十里
振安堡至鎮遠堡三十里

鎮遠堡至振寧堡十八里
振寧堡至振平堡七十里
振平堡至西興堡三十里
西興堡至西平堡三十里
河界 三岔河分 河西 河東
過河貼西邊往北路程堡圖
東勝堡至長靜堡十五里
長靜堡至長寧堡十五里
長寧堡至長定堡二十里

長定堡至長安堡三十里
長安堡至長勝堡三十里
長勝堡至長勇堡四十里
長勇堡至長營堡二十五里
長營堡至靜遠堡二十五里
靜遠堡至平虜堡三十里
平虜堡至上榆林三十里
上榆林至十方寺堡三十五里
十方寺堡至丁字泊二十五里

丁字泊堡至宋家泊二十五里
宋家泊堡至爭遲堡三十里
爭遲堡至振西堡三十里
振西堡至殷家庄窠十五里
彭家灣堡
殷家庄窠堡至平定堡十五里
平定堡至定遠堡十五里
定遠堡至慶云堡三十五里
慶云堡

開原馬市堡
古城堡
永寧堡
鎮寧堡

紀名號决戰勝

奴酋名號

號憨者主也（四男名喝竿稱憨不出戰）號貝勒者王也（凡老奴子姪孫正派稱之）號恰者總督也（以眞夷有才畧任之）號娥夫者駙馬也　號姑娌者女壻也（凡雜夷中國人心愛者俱配之）號孤山者總兵也（非眞夷兇很者不當此任）號牛鹿者將官也（俱不用中國人雜夷中選任之）凡號獐鷹者千把也（亦以雜夷選用）號擺言者好漢也（披重甲衝營破陣者俱是又有號紅擺言者最精健）

一奴酋號色

黃色是憨紅白藍是貝勒（即各王子）黃藍紅白做心以別色做邊是憨與貝勒下孤山牛鹿之類不外黃藍紅白四色非如中國五色俱全寓五行五方五音五味相生相尅之意

一奴酋旗號

大旗用竹竿或木竿向一丈八尺旗面以黃藍紅白紬絹爲之畫神馬飛虎之類用擺言披重甲者執之凡小旗或繫鎗桿或揷腰間各隨大旗之色不使參雜

一奴酋統屬

憨總統貝勒哈娥夫孤山牛鹿獐鷹擺言等酋貝勒八恰四娥夫六孤山八牛鹿三百六十擺言共紅擺言三千有餘各牛鹿所屬徒夷或五七名或十數名或三四十名各不等非如中國整營整隊連帥什伍之節制

一黃旗下是喝竿憨老奴第四男也老奴死喝竿立奴衆稱爲憨僞號後金國皇帝砍倒黃

旗則喝竿之頸可繫頭可獻內有黃心紅邊者是台吉超哈貝勒乃喝竿之男又有蟒疙疸貝勒湯鷟太貝勒塔喇哈恰毛坡乞恰草孩喇恰毛把哈恰併兩孤山大小牛鹿黃旗一倒奴衆披靡破竹矣

一紅旗下是昂把兔貝勒內有紅心白邊者是姚塔少塔乃昂把兔所生二男亦有兩孤山大小牛鹿砍倒紅旗此族可縛

一藍旗下是賣疙疸貝勒偏阿貝勒內有藍心

紅邊者是安明貝勒吉汗尖山亦有兩孤山
大小牛鹿砍倒藍旗奴亦大敗
一白旗下是阿吉哥貝勒內有白心紅邊者是
王哈赤貝勒乃王台之男撫夷總王王世忠
之兄兄居奴穴弟在
人朝此正防微之一漸用間之一機況楊姑娌
康姑娌董姑娌佟姑娌名養性李姑娌名永芳死有男
併狡兒兎哈赤兩孤山大小牛鹿砍倒白旗
則奴之黨與可滅心膽可寒授首指日矣

支派之序
奴兒哈赤殘忍嗜殺搭背癰自死生男七人長男紅把兎老奴
欲克撫順紅把兎諫以不可背天朝恩老奴怒殺之生男一杜大哥
次男昂把兎稱貝勒見領兵生男二長姚塔次少塔
又次賣疙疸貝勒見領兵生男一偏阿
又次喝竿稱憨老奴溺愛遂繼位寬和豁達生男一台吉超哈
又次蟒疙疸稱貝勒見領兵無男
又次湯鶩太稱貝勒見領兵無男
又次阿吉哥稱貝勒見領兵無男

鼠兒哈赤老奴之二弟早死生男三也長安明稱貝勒見領兵次
尖山見領兵次吉汗見領兵
狡兒兎哈赤老奴之三弟見在身體肥蠢無用有男尚幼
外有壻六人王哈赤稱貝勒又稱都堂係王世忠之親支楊姑
娌　康姑娌　董姑娌　佟姑娌名養性李姑
娌名永芳已死有男
嘗聞一勝者王再勝者霸三勝者滅今奴一勝
而得河東再勝而掠河西三勝而躪薊門是滅
亡之會也況得遼人十有其八殺遼人十有其

七凡遼三尺遺孑誰不思雪恨報讎惟在鼓舞
振作惠愛保恤使三北之過開一面之網凡豪
我鴻鴈憫我杕杜招集徯徠最爲恢疆復土之
要也且廣寧復而右屯錦義膏腴之區屯政可
興南衛復而銅鐵鉛銀山澤之中礦利可得餉
費於目前者有數賦增於日後者無窮是不大
費於今必不大省於後也較之株守寧錦一線
之路今日告餉乏明日討軍實悠悠無結局之
期勞與逸省與費萬相倍也

紀八島形勢利便

海上諸島自西迤東環繞遼岍共二十餘處其間緊要便於屯練進取者只有八島一覺華一蓋套一旅順一廣鹿一長山一石城一鹿島一皮島覺華之在寧遠巳經駐兵布置若蓋套進可復蓋海規遼瀋退可據長生連雲二島與屯利以張犄角以扼奴吭緩急與關寧聲息相通旅順南接登萊北通金復東西聯屬諸島此南路進兵之要道也廣鹿長山適各百餘里既饒

耕牧之地更多駐練之塲且切近老岍從紅嘴堡望海堝進則可南走金復北出蓋海以窺遼瀋石城寬廣五六十里內有膏腴數百頃而黃骨堡沙兒寨黃嘴堝俱可伏險出奇鹿島局勢雖小進討極便如縣璇城湯站直抵遼瀋還收寬發左衝右突不啻從天而下皮島周圍五十餘里東聯屬國北控奴巢西窺遼瀋南濟登萊扼要出奇以上八島皆星羅棊置分布沿岍水陸互練在舟爲水兵登岍爲陸兵出沒無常多寡莫測奴馬第長于陸不長于水沿海處處受敵處處設備我以屯牧之暇游戲水面以誤之彼首尾相救奔走疲命猝然乘要害而起此以逸待勞反主爲客之妙也但在我兵力有限廣布爲難就中喫緊扼要則以旅順爲第一策我出師寧錦臨三岔薄遼陽搗奴之頭約東江朝鮮張聲勢嚮鴨綠江一從鳳凰山掣其尾一從夾山關擣其穴而旅順直趨金州間道走岫巖攻其心腸此三方大舉出奇制勝之處也然寧

錦擊首爲先聲東江擊尾爲虛勢諸島並列爲疑兵皆不可嘗試爲躁進爲輕敵而旅順獨居中爲全力其節短其勢疾用力約而成功多捨此一步另無恢復

紀合南衛廣寧以復全遼

登州旅順兩岸相對一遇風便朝夕可抵時雖秋深東北風多轉盼冬寒海冰泜岸飛渡險阻國初以遼附山東水路恒通迨後以遼附北直榆關為重而登旅之路遂塞然而舊蹟尚在也今復設登遼二撫登撫南聯登萊北復四衛遼撫東整殘疆西固榆關任誠重然從來復遼之舉議者俱未挈其要領盡以遼之形勢觀之夫全遼形勢如人一身山海如頭寧前如頸錦義

右屯如兩手廣寧遼陽如肚腹北四城開鐵瀋陽如左足南四衛金復海蓋如右足今復南衛是治其右足人之腿足必與肚腹頭頸相連屬而舉動始活必復廣寧通三岔河接東昌堡而南衛始為我有南衛廣寧俱為我有如癱瘓之人幸遇良醫血脈融通筋骨連接一肢一足之痿痹可以立瘳止欠遼陽北四城之地一左足之恙耳如不復廣寧雖復南衛血脈斷絕生氣消索其能久乎况旅順一堡耳金復海蓋相去四百餘里我兵南距大海東西無援其何能支故今日欲復南衛籍之為虛聲則可倚之為實著則不可復南衛併復廣寧變虛而為實則可復南衛不復廣寧廢實而徂虛則不可且廣寧去寧錦僅跬步之近南衛去登萊隔瀚海之遠運餉轉輸之難易又不可不辨數年來東江遼涉海外原以虛而牽奴之實今我自去其虛而奴反益其實我又不能以實禦致有遵永之禍今宜張其虛以喝奴秋冬猖狂之謀固其實以

固我來春恢復之計目今錦寧山海遵永間秣馬厲兵寂然勿動俟秋冬兩防無事之後遼鎮復廣寧等處登鎮復南衛等處刻期齊進定限復城山海以西宜大以東仍須處處嚴防若奴犯廣寧南衛出銳師以尾其後若奴犯南衛廣寧出銳師以擊其傍若奴不動我且東西耕牧兩河屯守此又非用寡之所能也南衛廣寧各非五萬之衆則不能塡實而十萬之兵作何議募養兵之餉作何措濟器械衣甲馬匹船隻作

何措辦必使一針不錯一縷不紛方可成事

紀路河

路河有益邊疆誠爲得策欲復廣寧當即修路河且收水利防水患其高深丈尺志已載盡第稍增益便爲萬全復廣寧用此一策戰守俱有所恃則事半而功倍也

紀復廣寧南衞

開原撫順廣寧三城俱非我有何怪插酋不在彼住廣寧復舊市開插自東宣雲緩我之門庭

清寧藩籬增厚堂奥始得安康不復廣寧插住宣雲宣雲則患插奴侵遼薊插又遠逼宣雲又患奴是宣雲遼薊我之門庭也門庭不清皆因藩籬不增廣深厚致有門庭之寇門庭不清楚寧靜致有堂奥之驚故復廣寧乃今日之急著併復南衛尤復廣寧之全策

紀三岔河旅順口鎮江等三方

奴酋入踞我遼陽以三面迫我西則爲我三岔河西南則爲我旅順口東南則爲我鎮江城寬奠五堡等處彼以三面迫之我以三方應之彼以我侵地孤懸而守之我以我三方併力而毆之

如三岔出師與奴敵則旅順應以水陸兵進薄海州牛庄等處而鎮江兵漸進海蓋以援之如奴潛師間擊旅順則鎮江兵應急出横截歸路

而以三岔兵直趨遼瀋以尾擊之如奴遠掠鎮江城等處則三岔應分兵疾趨奴之新城而旅順兵應從間道覘其惰歸與三岔合兵夾擊之

紀城南關旅順

一議城南關嶺旅順口三面皆大海口內有小沙灘長里許可容千餘人即今立營房處沙灘外四面皆水水四面皆高山山之西北隈有新舊二城遺址在焉城之直北皆平山去城數十里爲南關嶺濶僅數里形如葫蘆口兩傍皆海

回視旅順口儼然葫蘆底也口欲底寬截長補短計將百里許可敵今之一大縣其中平衍處儘可屯種欲復遼瀋樹三方犄角之勢此其一也當選大將一員於南關嶺築城以隔虜騎內可以保障旅順外可以虎視盖州奴若過河西犯我兵可從登州直搗遼陽相距僅五百餘里視毛帥住皮島隔大海遠在千里外者牽制之功不啻霄壤然城南關必須先集磚石於沿海兩岍供役需五千人又須先設木柵於城外後

併工修築期一月工完乃可動工數日間虜騎必來探望我分兵拒之木城外虜探騎必不多待其回報益兵來攻必經旬日我之城工已過半矣

紀分兵旅順

一分登兵戍旅順登兵五千新舊各半舊規出汛駐劄皇城島者為遼陽未失金州沿海有兵對峙為聲援所以防倭患也今既無倭患旅順一帶虜又棄而不守則駐劄皇城頗為無味似當移駐旅順將五千分為二營設二參將領之

紀鎮江

一先駐鐵山止隔鴨綠江三條去遼陽九百里耳今退皮島去鐵山又隔一海矣其屬將所駐鹿島石城長山廣鹿諸島皆隔大海與遼陽老岍渺不相涉獨鎮江一處去奴差近可以駐師為犄角之勢當日招撫佟賊泊舟於此僅兩箭耳

紀寬奠諸堡

寬奠等堡正當奴巢之後縣通夷關入可三百餘里縣鎮朔關入可二百五十里其巢前有城後依叢林密箐以自固無甚深阻得以精兵五三千兼程而進掩彼不備

紀海州

海州西望廣寧南聯蓋復金三州是南衞往北盡頭處北近遼陽瀋陽奴之新巢欲復南衞此處乃奴與我必爭之地不比他處艸艸舉事必

得善守之將足一年之食鎗銃火藥凡守城之器務期全備海州守固全遼得復在廣寧有犄角之勢在金登成屏捍之威在遼瀋第臥榻之間耳斷不容奴鼾睡可也東昌堡亦名牛庄止可做海州前探之區不可久住是今日之海州正昔日之即墨必善守如田單暗藏一火牛雖齊七十餘城可復況遼乎

紀冷口

邊外大川為東西虜捷徑可行數十萬騎其桃林界嶺因撫賞熟徑實建昌一路尤甚然如奴入大安堡陷遵永竟從冷口瓦窰換班搠載益以龍井大安遠十日程不若冷口便也過數里為湯泉平沙蔓草額見虜中都山川嵐層積此路須設重兵其次則界嶺越遼西關與冷口並急若桃林阻水青山阻山較此尤易守耳奴東近以九千兵守之自援凌調發一空不滿二千今以一千五百守石門百道子東尖山琵琶楷觀音溝一帶以二千守星毛溝河流口以一千

五百守桃林口佛兒峪劉家口等處以三千六百守重峪口東勝寨青山口羅洋峒箭竿嶺中勝堡等處皆見在調防更于瓦窰高埠添設砲臺二座安置神器對打客山○方盛夏五月山海關外震雷猛風飛砲大於鴿子見告矣宜府是月初一日又告鎮安堡大雨雷雹霹靂碎火藥于城樓矣旨奴報西行後徵應也

紀開原

開原本以隔斷奴之要路開原失奴要路始通

且金台失白言背無所依賴俱奴所併金白二
酋精壯勝奴者不下五千餘此若宰賽若抄花
奴又幷之宰抄二酋精壯又有五千餘合之灰
扒兀喇潘跨魚皮毛林諸種共有五六萬又天
啓七年傚汗都令火兒勤束不的又有二三萬
總之不滿十萬䟦薄　都下僅有三萬賊塘報
動稱三四十萬訛也

山海關外紀聞

紀奴老寨

奴老寨後爲　長白山山後爲渾河遡三岔河
入渾河躡其後户此一奇着然杜將軍向不渡
此河陷没耶昔憲宗時李秉趙輔大討董山一
出渾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一由鴉鶻關
過鳳凰城摩天嶺至潑豬江中軍則從薄刀山
粘魚嶺過五嶺渡蘇子河至古城閘此皆鳥道
縣絶人不得並行騎不得成列之地趙將軍又

何以鼓行深入一舉克捷耶

紀失開原

前日之賊東有朝鮮北有北關西南有遼開一
帶僅僅東北一路四圍逼束自清撫失事以後
守寬奠再建城設將于柴河靖安間悉宿重兵
以漸逼而轉蹙之猶易也自大軍三路敗没而
賊始敢掠盡屯堡自我兵坐守四城而賊始敢
交合西虜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
原之覆軍即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之榜樣

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朝鮮北關賊亦何所牽掣何所顧忌愛我遼瀋而不攻哉

紀遼官專設

遼左額設道將各官原皆爲西北大虜而設獨寬奠清河撫順三處爲東夷而設各有信守况以三岔河分東西相去千里尤難調援惟總兵職統全鎮無事居守廣寧有事東西策應與各守一地者不同自逆奴發難河東用兵而調西道爲監軍疲寧錦于奔命

紀奴情

當先衝陣遼人也屠屠監制者賊也乘勝長驅者賊也尾後不絕者婦人女子及東草爲人遮望之皆賊也奴素善愚我而我並無一事愚奴豈智巧不及遼至此哉

紀奴奸細

夫均遼人也惟撫順清河之人始而與奴接兄弟既而與奴通婚媾故撫一失清河旋陷二城之人至今爲奴用事殘酷狡黠甚於奴撥厥所

由因開市年久夷夏防疎故其人陷于犬羊而恬不知耻奴亦熟稔情奸而任用無疑若此輩約有二三千鑒此則張家口潘家口之欵又不可不嚴其防也

復遼實著

遼地綿亘二千餘里而三岔河中分其界河東遼陽爲重河西廣寧爲重廣寧不復雖有寧錦前屯不過一線咽喉河西半壁終非全有又安望其復全遼破奴穴哉且廣寧至河僅一百八十里距河爲守謹防暗渡是天塹之雄也錦義右屯足稱犄角是自强之地也土沃產殷屯種易饒是富庶之區也邊外一帶俱插漢所屬十八家夷人受賞之地廣寧一復插酋必還舊穴

思討原賞而宜雲亦得稍緩是於插爲誘虎之計於奴爲坐困之謀必再加申諭凡遼人有潛住省直者儘數出關以還故土嚴令各官有姑留遼人者從重叅究以清內地遼之科貢世胄俱許仕遼以立功勳不許遊宦以忘桑梓俟平定之後照舊推陞別省員缺庶遼望先歸遼衆景從或路遠難行官給脚力或窮餓不前官給粥食各府州縣務加體恤全活孑遺期歸故業精壯選之爲兵老弱助之爲農以遼人復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捲土重來之實著也

遼原有屯糧有屯艸有科糧有科艸載在冊籍藏之水庫如每衞有掌印指揮一員有掌所千戶五員有署印百戶五十員總旗小旗屯頭甲首斜察戶有軍幾名馬幾匹幇軍餘丁幾名隨馬軍田幾分每田五十畝爲一分授屯軍一名每季食鹽菜銀二錢五分秋納屯糧或谷一十五石或豆七石五斗草七十五束外此又有科糧科艸之名乃百姓祖業己地地有金銀銅鐵

之殊科有上中下等之異俱入倉廒之內以爲軍儲之需有管屯之官專以追徵爲任有倉廒之官專司出納之責全遼官兵十萬三千坐食本衞本色六箇月仰食京運折色六個月二百餘年馬騰於廐士飽於伍法莫良於此矣今或地在人亡宜補其人而屯其地法廢籍存宜設其法以合其籍奈何置之不講也如無牛者官借牛價預擬牛租或谷或豆青艸谷艸至秋上納其原價仍在也無種者官借籽種無食者官

借食米亦預擬其息以爲上納之準再廣募商買各備貲本屯田塞下或旌表或加級或賑鏹或糴賣俱以本色爲重而折色有禁較之兵丁月食厚餉歲獲幾何且既欲其戰守又欲其耕耘能堪此重役乎且不省將領每藉公作以耨私田卒致枕戈之健兒竟是荷鋤之傭僕敵愾何以振撻伐何以張哉是民屯足以養兵兵强足以衛民也便計也

紀必復廣寧速備京師

欲復廣寧一帶非五萬兵不可廣寧原額官兵有十營六哨大約不過一萬五千餘員名東有鎮武堡至廣寧九十里原額馬步官兵五百八十員名以遊擊總之所屬西興等三堡每堡該堡官一員又量堡城之大小大約不下三五百名廣寧迄北有鎮安堡南至廣寧五十里以叅將總之所屬鎮寧等五堡每堡該堡官一員各堡該軍丁五百員名廣寧迄西北至義州九十

餘里以叅將總之額兵馬步有三千名所屬太清等五堡每堡該堡官一員各該官軍有三百名者有五百名者亦量堡城之大小容軍士之多寡廣寧中路迄西至大淩河所一百餘里有備禦總之馬步官軍有四百餘員名廣寧迄西南至右屯衛一百二十里有遊擊總之馬步官軍原額有四百餘員名名爲援北而實爲海防之設迄義州至戚家堡五十里有遊擊總之所屬大安等三堡每堡原額馬步官兵亦僅足三

百之數其錦州南北所屬邊堡已凡有兵將駐劄獨以廣寧未復等城而論之夫廣寧存城之兵實數止用一萬精兵甚至再添五六千足矣其餘者分發各堡譬如三岔河至義州東西大小城堡約有二十四處路程亦不滿三百里某城遊擊馬步兵若干某城參將馬步兵若干某堡守備守堡馬步兵若干無事派定停當必設處那向兵馬塡實其餘不足者請餉召募土著務期五萬之數大小將領必選智勇兼全勿使

庸懦僨事兵必須要强壯勿以老弱塞責明春爲始就在寧前錦州各照信地團練實練一年踰年舉事庶幾可復況廣寧東環渤海可通四衞之水路四障醫閭堪爲奇伏之險要前恃錦義爲藩籬後倚鎮安鎮靜爲鎖鑰廣寧一復又切近奴巢不惟　神京無憂卽寧遠前屯亦安枕而臥矣再相機而恢復南四衞宜亟用精兵二萬一萬餘登津以抵金復一萬餘鎮江以抵海蓋廣寧選精騎數千餘南海口接應四衞此

潛渡之一法也若奴知覺多設旗幟火砲直抵三岔河上佯爲搗巢之舉奴必縱兵以堵三岔河我登津鎮江之兵乘虛一鼓而復四衞此聲東擊西之一法也雖然東奴之來去籍東卜的之引導潛居寧前一帶僞稱屬夷隨東卜的所扎之處務多方奇計絕其種類可也況東卜的老弱不滿數千專爲奴之黨與奴黨一散我則任意作事廣寧復南四衞自無不復四衞復奴必不敢盤據瀋陽而歸老巢矣然老巢又不容

易歸也奴必與我決一勝負而後始定去就我又必得精將銳卒圖一大創之然後奴孽方死心而歸故巢奴一歸故巢其遼瀋開鐵諸處復全矣噫此必需三年預爲措辦而後一舉可復若今日燃眉之計則　神京爲亟昌平駐遼兵三千通州駐遼兵三千涿州駐遼兵三千必擇廉能之將以統之其本處之兵止可用之守城練習火器教演矢石如奴自昌平路入通涿之兵爲左右翼如奴從薊門餘通州路來昌涿之

兵爲左右翼如奴從宜雲路犯則昌平通添之兵互相犄壓何致奴薄城下之虞哉再使宜大各路之兵清野待敵之隙此以逸待勞之一策也若夫錢糧之不足者非不足于加增實不足于冒濫也近邊東各大小將領以下孰無侵占孰無隱冒必須設法清査速將老弱無用者汰之至少僅足供昌平通添九千兵之餉若明春一年不犯將昌平通添之兵齊復廣寧此又兩利之謀也大抵眞奴不滿二萬連年蚕食金台

石伯顏姑灰扒吼喇魚皮都領等夷盡十萬矣堪戰者止有三四萬而我若以實心行實事又何懼于奴他若山東等處之遼官遼民必速發遼乳暫住以待恢復之用

漸復廣寧

廣寧雖陷于虜而虜不居猶爲我之內地雖屬于內而我若不復又爲虜之外資況錦寧彈丸而軍民雲集壅滯于一處而胥席露處不若開拓乎疆宇而分居散逸之爲得也然恢廣寧先復義州與右屯二地乃廣寧之兩翼兩翼不張雖復廣寧亦孤而無助

紀遼薊宣雲之合勢以分虜

太祖高皇帝建大寧扼二虜于東西以三韓為肩臂彼不得合謀攻我我得以專力制彼神謨超絕千古

成祖文皇帝以東攻夷遷大寧于内地立屬夷為外藩不郡縣而為我編氓不衣氈而為我戍卒内息民力外養軍威似莫善于此也但非我族類積養成驕積驕成變時為東虜耳目時為西虜腹心或借東以掠西或勾西以掠東始則

畏我而潛謀繼則要我而明犯虜之勢合我之勢分合則兼收其利分則兼受其害邊將掩敗為功僨帥剝軍媚虜將不習兵兵不習戰遂至決裂不可收拾東奴入寇屬夷鄉導將怯而鼠匿卒潰而狼奔薊門天險建臺設關修築費無窮之財不能濟一朝之用良可嘆也自山海關抵开連卩分隸三協十二路沿袤一百七十里以星散之卒禦電掣之寇勢不敵也所恃者險險不在我所恃者備備難于猝邊在險之内險在關之外虜居高而望我乘險而拒我如鼠之在穴誰能入穴獲鼠虜可入而我不可以出虜可來而我不可以待險為虜用不為我用築邊增險誰曰不善接石為基則根不深借山為壁則根不立上重下輕内虛外實于成則速于毀則易經年修築頃刻坦途棄天險而費人力虜欸既壞勢必遠遁天與機會我不可失地設阨要我不可棄形勢迂迴山水間隔山有起伏水有曲折用山山為障用水水為阻高則因高而

削之俾其不可越深則因深而浚之俾其不可踰鑿山為壁固于金城注水為穽險于湯池不壘而成不營而造取地之形收險之利省虛糜而獲實用居高望遠守險當衝瞭望不遠則設備不預設備不預則戰守不利（一片石大鹹廠）東虜必由之路（滿桃兒木虎嶺）西夷結聚之所瞭在（大鹹廠）東虜不能驟入瞭在（木虎嶺）西夷不能潛趨哨撥有横有縱設哨有迂有直不為近横不為迂前哨為表接哨乃應有表而内

之聲息相聞有應而外之連絡相續紅草溝爲山石臺燕之要路都山後爲馬松喜太之衝衢塞紅門川之險則馬蘭谷墻子嶺吉家庄騾可無虞據十八盤之險則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嶺徐爲有備險在內不在外勢在我不在敵我得險而得勢虜失險而失穴飋飋難于晝見鼾睡無容近樹借林木而彰疑彼恫于暗度開空谷而延虜我易于詐坑結草爲兵懸石爲刃總山合爲一局按局分爲各隘動靜相通呼吸相應

妙用在于撥哨前日非不哨也哨而不遠非不遠也遠而不實明哨如入虎穴暗哨如履虎尾去與不去誰爲查點實與不實誰與照對出則任其遠近報則任其虛實上下相朦合成一套有哨與無哨同也是虜得匿伏而撲我我不得暗度而哨賊盜撥夜之罪乎以山爲營以險爲壘撥錯綜而成部伍哨連屬而編行列邊外有邊撥外有撥直哨爲橫哨耳目橫撥爲直撥肩背有興哨有遲哨興哨有度遲哨有方出哨有令接哨有號查哨有記候哨有時過時則查記無記則查號無號則按度數而查方所是查情之法亦救援之法也撥必朝更而暮移哨可東出而西入或縱撥而改橫或橫撥而改縱隨虜出沒或直往而迂回或曲行而疾走與虜浮沉瞭大虜易瞭零虜難瞭無心之虜易瞭有心之虜難寧以虎視石勿以石視虎彼陽走而陰匿我明見而佯忽料其遠近遲速察其去留聚散走而疾者往也疾而覗者畏也徐而望者瞭也

瞭而近者探也分頭而來者覆我也續尾而至者嘗我也來而不攻者聚也聚而不動者待也齊而不前者分也分而不入者擊其旁也入而不擊者乘其間也既見其形須觀其用再觀其動徐俟其變虜寡而我斂其跡虜衆而我現其形斂跡以示怯現形以示壯欲其入而去其疑欲其疑而增其忌地有不爭而故爲之急勢有必趨而佯爲之緩虜寡而我擊其兩頭虜衆而我擊其半渡投薪縱火伏砲滾石我憑險而擊

彼棄馬而戰我以高臨下彼以下仰攻此必勝之術也奴酋去薊遂于千里裹糧帶甲兼程疾趨兵家大忌況遼有三岔河大凌河小凌河入薊則有撒河黑河灤河西則有潮河白河河防口河此爲天塹何憂其來而懼其驟也前屯衛北山之北斜陰背北山之南號爲函谷拳泥可封百夫守險萬馬難驅夜則縱火晝則拋石馬陵博望之功可成也東不得西則東虜困西不得東則西虜困交不得合則二虜俱困屬夷仰

給于賞欵絕則屬夷困遼薊連而宣雲合虜分爲三我合爲一大寧可復建酋可撻摔虜不足憂也議者或謂物力不足合抱之材連雲之木不可勝費也勝敵益強牛畜雲錦不可勝用也三衛之賞養邊外之卒不借資于內也大同邊北外立五堡開田給軍不勞轉輸軍民宿飽不可放而行之乎裂田爲井分流灌田農爲丘而軍成壘兵食資而戰守備由近及遠循次漸進不便于馬是不便于虜也屬夷困久生變勾連

爲患我陽絕而陰誘之開沽洩水濤怒自息鉄圍分勢窮寇自散欲孤其勢先散其黨懼其疾而剪其羽懼其恃而斷其臂明勾脇引陽順陰逆聯其窮獨分其首從窮獨歸而大勢去從者赦而首惡擒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于邊外古法最善以義院口界嶺口桃林口冷口諸賞招降于東以擦崖子李家谷潘家口羅文谷大安口諸賞招降于中以黑谷關潮河川白馬關大水谷諸賞招降于西向日賞加于酋首今日恩及

于部落向日養驕今日挫銳易金帛以曾縞易羔酒以梁糲昔則挾纊不爲煖今則投醪足以醉習我制度受我約束化夷俗爲華風變部落爲行伍卽且耕帶垂餌牽魚不取之取以我還我漸消漸磨且募且坑東連遼左西接宣昌那尋丈而就只尺改單薄而成連絡外增重圍內設叠障薊鎮之有護如保鎮之有宣雲虜豈得突而入耶不由山海竟闖喜松是有外護而安無外護而危也

破三說擣奴巢以鼓中外之氣

一日漸進漸復也一日用夷攻夷也一日修屯政爲久計也此三說者有復遼之美名而非復遼之急著也何也兵家之勢利于合不利于分奴之尅我城而不守也情之深而策之巧也蓋奴衆實不越五萬若得城即守則地廣而力分故旋得旋棄者非愛我畏我也正以分爲合之計而中國之將吏不識也若我持漸進之說以爲恢復之謀則得一城守一城復一堡守一堡

多兵則無餉少勢則成孤我散爲守而虜常聚彼以全力攻我苟一城陷而餘城不可保矣其不可必保者兵家分合之勢使然也是兵未進而先疑虜未滅而起哄何可用也湟中屯而先零降渭水屯而司馬困法非不美也然患在剿虜而求七年之艾火已燃眉而望西江之水庸有濟乎況今之屯田割死士之脂膏而足取盈之令驅荷戈之貧卒而食不毛之塲何可恃也其不可恃者緩急久暫之勢不同也愚故曰此

三說者有復遼之美名而非復遼之急著也今誠爲恢復計則奴巢不可以不擣機不可以不速奴自尅我兩河而我不敢以一矢相加遺奴之輕中國也久矣聞其金復海蓋一帶戍守單弱而貪婪屠戮部曲多離且酋長各擁重兵而不相下此亦危而動之秋也我乘其無備因其猜嫌打造戰船千號挑選精卒統以智勇膽畧之將潛伏于天津山海而陽出陸兵數萬于三岔河之間高其壘赤其纛以示渡河之勢奴必

悉銳甲以拒我師而我以舟師潛抵鴨綠江直擣其巢穴率東江之兵收遼之四衛又約朝鮮之旅攻奴之腹心三方並進水陸夾攻此時奴欲歸而陸兵尾其後奴欲戰而我已潰其巢奴欲竄而毛兵衛其右鮮師截其左勢必四分五裂雖然邊吏以偸安而了局縉紳負卸擔而因循造艘千號揮金百萬事出非常勝負難度能無首事之慮乎前人委之後人而後人復然今日望之明日而明日又復然天下事將不知所

秕駕矣嗟嗟遼左可復而不能復且使之必不
可復者豈盡武臣之過哉

紀取三韓要地

以寧錦爲正以東江與金復蓋州爲奇正兵出
三岔聲言欲渡奴必分重兵以西禦東江合朝
鮮之衆聲言直擣其巢奴亦必分重兵以東禦
首尾相聯步步緊奴兵兩分窩穴自虛然後
三州之師直入心腹奴衆雖强勢必瓦解此不
待智者而後決也且三州枕山襟海沃壤千里
往者全遼半給于此得之可以進可以守可以
屯鑄山煑海形勢最便無中斷之患無衝突之

虞其中所匿遼人尚多收拾一年可以增兵可
以充餉此從來取三韓之第一要地然居奴肘
腋之下其勢必爭非明于致奴不爲奴所致者
未易勝其任也

紀大寧內徙遺患薊宣略

薊門之北有山巍然千仞茂林豐草蓊蔚其間東連遼左西接上谷非控大漠南遶薊門沃野千里大寧固我

皇都之肩背也與宣遼並峙以限華夷故援京城有遼兵焉言近也迨後兀良哈歸順遂徙鎮人於薊南捐此居之宣遼之聲援隔絕而都城距之甚遠昔之都長安者恐朔方都洛陽者恐太原都汴梁者恐河北然遠者二千里之外近

者不下千里今都城距古北黃花鎮一帶遠不過二百里近則一日之程耳葢西夏朔方終宋之世爲中國勁敵燕雲十六州淪入夷狄者垂五百年今我旣拓而有之此天地所以限華夷之大界也奈何大寧內徙開平東勝失守火篩渡河國家形勝所據漸不如初故在陝則寧延罹其害在晉則石汾遭其毒而薊鎮自庚戌以來卒無解嚴之期矣故剿逐屬夷恢復外邊設鎮建官分屯列戍如宣遼制內外兩邊屹然拱峙宣遼三鎮渾然聯絡或曰今薊鎮增修牆臺矣添調南北衛兵矣且遼東之兵聽援山海之東矣宣大之兵聽援居庸之北矣援兵四至春秋互防不知此苟且目前之計耳人無固志且西自獨石東抵廣寧此大寧舊地也獨石迤東至舊大寧朶顏衛夷人居之再東至廣寧泰寧衛夷人居之至于福餘一衛遠在遼陽三岔河外今所宜剿者惟朶顏泰寧二衛耳計其衆不滿萬人部落錯居各山谷間我兵一出可逆知

其有倒戈而無格刃矣此職方李公承式所著樵牧野談之略也因俺答款而中止今插明以此地讓奴旣闖遼又闖宣讀此有感

自遼東太平堡西至宣府獨石城近千四百里南北不及三百里遼金史會州之非有木葉山南北千里東西約七八百里皆層崗疊嶽叢林茂樹毒蟲猛獸雜聚其中山徑阻塞不通人跡今西虜稱之曰插漢東虜稱之曰都山者是也土蠻居其東俺答諸虜居其西二虜不得常相

通者此山爲之限也西虜犯薊與遼則必經獨石邊外三間房東虜犯薊則必經都山舍二路莫繇也計所以設外防者唯先東北與西北二處耳北自獨石迤邐而東南止石塘嶺幾三百里宣鎮之東疆也東自太平堡迤邐而西南止一片石約三百餘百是遼鎮之西疆也二鎮皆列兵以守之若復大寧宜自獨石直東分二百里隸宣鎮移其守東南者守之自太平堡直西分二百里隸遼東移其守西南者守之中遺地

多不及千里隸大寧焉

京師左山海右居庸未聞虜從彼中入者以外有宣遼重邊爲之衛也卽在宣遼何歲無虜患然涉其境而抵都城則少矣葢虜從彼處侵入巳費攻戰之力及抵諸關之下前有內邊之兵遏其鋒後有外邊之兵躡其尾怯前顧後不得自繇不大敗則速走耳若薊鎮止以一牆爲隔三衛夷人爲之勾引鄉導虜潛伏其地牧獵自便我之哨探既難彼之竊發不速分數道更番攻之且攻且休我雖分兵備禦晝夜戒嚴然依垣而守地濶人稀曠日遲久易生懈怠或乘風雨或乘晦夜突如其來衆寡不敵應援弗及欲其不入何可得哉果復大寧則外邊縱有時警不過如宣遼故事而京師則宴然高枕卧矣

紀薊門險要

自大寧淪入三衛宣遼之聲援隔絕而薊門遂爲重鎮矣其先歲遭虜患蹂躪無虛口戚總理塹山湮谷磚包邊城雖有三十六年河流口之大舉則邊臣之不戒於武蒔亦俱寘之法下今則非其時矣遠不的等酋潛遵於奴毛乞炭等皆新折入於插邊外之屬夷盡撤畿輔之保障堪虞以十二路之衝險較之山海一路當遼薊之咽喉不必論矣東協石門路之一片石義院

口燕河路之界嶺口建昌路之桃林口劉家口徐流口河流口冷口觀音溝白羊峪中協之喜峯路潘家口李家口董家口鐵門關鮎魚石松棚路之羅文峪供山口俱通大舉極衝中協之馬蘭太平二路則次衝西協之墻子路鎮虜關簽兒嶺磨刀峪南北櫻桃園古北路之潮河川石塘路之大水峪白馬關東西駝谷等處俱通大舉極衝曹家路惟有汗兒嶺正關其餘之河西七寨乍兒峪弔馬谷皆次衝也雖零星衝口難以枚舉而大虜萬騎南下勢必繇于諸口劉家喜峰古北三處則爲殘元避暑入上都孔道更爲緊要插酋從宣府紅門川南下則古北口潮河川白馬關墻子嶺獨當其衝東奴假道薊門將欲直擣於桃林冷口喜峰之間則徑繇虹螺山椵木衝一帶而遼左之兵馬不能以顧薊矣奴以一軍塞中前所一線之路則薊鎮之師必不能以顧遼兵寡則勢分地遠則力不能及且連年三協班軍大半俱撤於遼臺牆傾塌者

不獲以時修繕沿邊在在皆瑕薊鎮以匹馬不入爲上功而今日何地何時不惟將每歲之班軍俱應仍歸版築更當以顧遼之兵力分而顧薊也

紀薊門兵馬

薊鎮左軸　神京屯兵棊布於十二路各守提則有路將所統分守之兵於臺頭營漢兒庄石匣營則有三協守所統勇壯之兵於密雲則有總督標下左右振奇營之兵於遵化則有撫院

標下左右中輜重營之兵於三屯營則有鎮守標下內丁坐府右營之兵於三屯之北六十里則有灤陽一營以當喜峰之後勁於永平府則有練兵一營以重北平之屏藩於東西中三路則各有南兵一營以守邊臺於通州則有通州營通津營以護倉廒此皆額設之舊兵也又有密雲之車營遵化之東西兩營宣武營三屯之援兵營薊州之浙兵營通州之民兵營一片石之揚武營此皆因邊事所增設之新兵也薊鎮

自戚將軍繕邊以來畫地為守東西聲援相接刁斗相聞虜騎絕不敢南向大司農亦得因兵以時給餉奈之何遼左一敗再敗征調遍天下而薊鎮獨先受其害以患切震鄰有呼必應軍馬之精銳者悉以抽而之遼營伍日空有清汰而無召募馬匹倒死有樁朋而無買補先年每馬驗價十五兩次則十二兩今每匹止準七八兩或五六兩矣且宜大市口為插酋所制已無馬可買又安所得良駟以收騰驤走敵之用乎

盔甲器械全不打造以補缺額即有請發不過京廠之不堪者以充執把而已至新營楷比月餉多至一兩五錢而三協之健兒皆棄其薄糈逃其原伍以投新兵然新營又多變遷不一以傳舍之官而馭烏合之衆日銷月糜曾不得一卒之用以客兵言之各鎮之兵堪戰者俱空於抽調而入衛於薊鎮者則多老弱疲憊不任干戈之流是新與舊兩受其弊而主與客均無足恃矣當在先以厚餉募精勇一人可以勝百以

重價市戰馬芻豆不敢虛糜督製器於邊標而責其良楛練神器於摧堅而發無不中專久任於廉勇之將而敵人寢謀裕糧餉於按月之給而三軍果腹新兵之充數者則當挑其驍勇分之各路以充家丁而新營之將領可以盡裁伍軍之老弱者既當議汰急須清勾壯丁以無令縮額則用一兵必得一兵之力而省一分便多一分之用邊政庶幾有濟乎

紀薊門撥哨

薊邊延袤千有餘里以守爲戰非若他鎮之虜出沒無常不可制限葢因前人區畫詳備無隙可乘於邊外則有橫撥有直撥有深入虜營之通夜有巡邊守門之夷人虜欲大舉欲零竊未有不可先諜而知者及其挖邊作歹則臺兵有守禦之火器烽軍有預備之烽火稍可通虜之處則有大將軍發損滅虜虎蹲跑佛郎機百子銃併各色銃砲火器扼垣而擊虜卽入犯未有不可拒堵而守者然非所論於今日也尖夜置

身於險烽軍晝夜瞭望缺餉至半年餘不譁則不給譁者皆新舊主客之營兵而出哨守烽之卒給則食不給則忍饑以待救亦不暇安望其宿飽用之以偵探用之於斥堠乎薊鎮邊例九百以下是零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千賊以上是大舉而後烽火及於他協最爲明悉今賊夷雖數騎該守提自足追勦然不特本路馳援而他路亦馳赴策應矣卽數百騎之零賊亦報大舉不特鄰協馳援而標兵亦統之赴敵矣脫一路之中各口傳烽一協之內東西並急又將何以應之乎甚至賊去而舉烽砲兵到而已無事者徒令馬匹奔馳赶征一番倒亦一番也此二者皆薊門之所當改弦者也若哨虜得實不惟加之以厚餉而且與斬級同功虛報軍情不惟罪及於墩夜而且與守提並坐如是而一舉一動我先以察敵人一卒一馬不致疲於奔命

紀薊門夷情

薊之中東二協邊外夷人係朶顏衛酋首長昂

爲大頭目所屬諸酋三十六家小頭目其次其如蟒金兒係長昂之弟其下則有長昂長子伯洪代次子來洪代長昂驍勇善戰又恃其子弟之勇力絕倫慣養死士恩結小頭目東統杜隆汪燒餅他兒滚長兔兀魯亥囮撥吉伯言嗒賴所合兒哈喇等酋西統煖兔那木賽打兒賣那木駱駝琴代等酋環居大寧城併太小興州等處住牧先年侵犯薊鎮中東二協地方遼東前屯寧遠等處大受其害薊鎮先事者見本酋犯

無寧曰隨許本酋在喜峰口羅文峪寬佃峪大安口潘家口擦崖子冷口桃林口界嶺口義院口各給大賞口後為我之屬夷矣節年來雖有鼠竊隨時讋服長昂子長子伯洪代所生長男蛤兒罵什先犯遼東被箭射死次子浪蘇尋亦病亡今存速不的者則伯洪代第三子也見統三十六家夷人部落約有二三萬騎向年已降於奴長昂父祖孫等酋俱係山後哈喇慎王子下頭目哈喇慎昨年被插酋勦除速不的恐勢

孤不能拒所以順奴欲借力以抗插其禍原始於此矣奴亦利於速酋之降希圖假道犯薊其受降殆有深意焉薊鎮西協邊外酋首則有俺答王子省愛台吉所生五子赶兔超兔土喇兔伯言兔討而莫兔並板不二什伯言台吉阿拜台吉召力兔台吉騷鬧台吉阿暈台吉阿堯什台吉等酋嘯聚於商杜兀素大小廷扢雷一帶地方住牧向為薊西邊患後西協各路潮河川白馬關黑峪關大水峪俱准給各酋大賞為邊屬夷內惟有赶兔子乞慶台吉阿冐超兔兒毛克炭三子時常犯邊竊掠阿毛超岸兒毛克炭係赶兔繼妻滿旦比姬所生滿旦一婦人耳猙獰桀驁披甲介馬領兵提調視諸酋强甚薊西常被此婦擾攘前年滿旦死三子向在宣鎮地方擄掠乞慶台吉先入犯永寧亦被家丁射死新聞其弟阿冐超庫兒毛克炭又被插酋勦擄未知的否若是則薊遼宣雲延寧各鎮屬夷俱東折於奴西併於插　中國之藩籬盡撤唇亡

齒寒其禍將有不忍言者則　陵京根本之慮也

紀奴情

收宗族親戚之女十三歲以上者養之於內以待有功而後聘之名為阿府譯言駙馬也嫁送家資即予數千金勿靳矣如有斬折一王子即拔此陣之有大功者無論尊卑即以其王子之名號併所遺鞍馬服飾妻妾金帛俱盡畀之尊寵無二也其有受令攻城不克與摧堅而不陷

者領兵之頭目輕則毀及本酋重則闔家斬十人臨陣則以二人壓之持萬字鋼斧於其後稍有退怯回顧者即以斧擊之回軍而驗有斧痕者必無贖此其法令之嚴無猶無縱而又挑精銳者萬人名伯言兒即華人之所謂親丁然士戰酣而後用之其各夷之弓箭鎗刀盔甲俱不計工本必極其精銛而後已其箭鏃俱長三寸許鋒利不可當有如菠菜葉者有如匙形者其攻城之具則用槐榆木厚八寸餘高八尺如

輪形下有四小輪以人御之其板俱用活銷每遇鉛鐵彈擊之似板而實活以致鉛彈遇之車往後番去鉛彈子折而過車隨復起不能傷人馬無所中用之攻城推至城下即以鋪地以弓矢仰射而以尖鐵衝挖城長五六尺餘柄以粗木爲之每去一鏟則以衝入五六人共坐其柄而撼則城不能支矣奴所畏者遠之則紅夷砲近之則萬人敵也近日東奴亦用火器挿酋亦有烏銃手四五千則皆我內地之奸人有以誘之

紀永平虜入

永平東枕陽山西繞灤水三輔天險也舊制本道標兵一千名府屬民壯城操二千餘名自建酋發難以來增設忠武營兵三千以一遊擊統之稱雄鎮云頃因汰冗令下營兵減三之二操兵減十之六七本道遂移兵壯工食以養標兵舊役卒之首尾兩窮而冗員虛冒如故食煩生寡重鎮武備乃不可問十月廿六日奴兵從馬蘭峪突犯薊門督師提關外兵道經永平鄉紳

請兵共守乃以滿庫將五百名守遷安縣以楊春將千餘人守永平十二月三十日塘報奴抵近郊猶有笞其妄報庚午改元一日奴果從城北渡河我兵以紅夷砲乘半渡擊之部伍離披踰時復合遂駐宋家庄距城僅五里許或以爲東西虜疑信相半初二日奴兵蝟集旋城扎十三大營長八九里始知其爲東虜而後議散庫藏搜奸細詎意文廟天花板上奸細先伏廿日雖當夜獲其一奴而兩年前用六百金所買之

馬亦被斬訖初三日午刻奴伏東嶽廟窺内虚實放滅虜砲幾十聲擊城不中我兵以紅夷砲應之南營第三次中其帳房見兩紅幕飛入雲表何知奴計狡空設帳房向城南砍松枝圍擺假一大營紅夷雖發竟置無用是夜四鼓臨北城三官廟下郡城東北踞高山惟西南平陽北面尤險崎嶇蜒蜿人莫仰視奴即攻所不備奸細城内連發火箭黎明由文廟射圍登城碎萬人敵北面窩鋪延燒人心大驚揚武營反兵即

楊春所領引虜登城向内放砲與道鄭國昌目擊楊春城頭指點助逆内應顯然本道即令衆生員以鐵尺木棍毆死之士紳鄉兵奮力堵鬬被難者中書廖汝欽閒住副總兵焦延慶生員韓原洞張汝恭田士儁李茂元劉可足李文燦羅圻羅俊羅釆張鴻鸞周士魁重傷李熙李燁然金煉彩陳素吾中軍守備趙國忠竭力殉戰程應琦罵賊而死義勇鄉兵死及萬人奴登城時即首傳原任漢兒庄副將楊文魁面詰以去

年三月曾有書札付汝爲内應今又費我攻三日笞五十棍免罪又傳鄭兵道語半月不屈身穿兩箭囘衙門碎印而死又傳鄉宦白養粹再下黄旗禁放火自殺剃髮免死於是廢將孟喬芳應募而起生員宋應元倡立牌位香案滿城貴賤大小化爲異物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相繼就義庠生周祚新胡光奎合門自焚張翰國馮繼京死而無悔武舉科正唐之靖袍服北拜作別友人書十二口咸就火焉初四日未刻

奴遣兩孤山焚燬東門城樓公署民房火竟日夜初五日奴傳白鄉宦爲永平巡撫行人崔及第爲永平兵備盧龍知縣張養初爲永平知府兼理縣事各授職并盤府縣倉庫府庫盤銀二萬兩零縣庫銀二千一百兩零永豐倉并縣倉共粟米六千餘石黑豆三千石馬草幾萬餘束及逃戸口冊下令再火屠城各官力救得免初六日傳官生見憨（即老奴）憨帳駐東門外岳廟邊前後左右密布鐵騎胡帽黄衣坐高櫈諸王子

孤山席地兩列舊總兵麻登雲與焉賞降將孟
喬芳新授白養粹張養初崔及第等
副將楊文魁等各與貂裘一襲事畢盛陳旗幟
金鼓進城周行而出老憨東行留兩子稱留守
王府招安州縣荐舉人才貢生方夢斗托跡緇
衣廩生朱濟美哭辭委任初八日以犒賞為名
勸助金帛抵作買命生員廖師周以獻物不精
籍沒家產綁無完膚同知楊爾俊以去髮不淨
立刻斬首又移東北房屋項刻逐行空身不及

裹糧計出連姻官生各獻室女選中王守祖谷
遇時女二白氏崔氏共五女正月廿五日奴遣
郎副將持幣聘遷安郭鄉宦潛逃郎將拘其妻
室優養之遷安縣徘徊觀望而滿庫亦先逃矣
灤州聞虜先潰有惡棍李灤江大作躁躪倍甚
原任大條潛逃出城

昌黎撫寧樂亭石門臺頭燕河劉家
營力修城守獨昌黎斗大孤城老奴督攻三日
不克二月十七日奴遣郎副將統虜數千搬運
財物衣飾牛馬并所搶大小男婦幾萬出口聞
被祖總兵合謀黃台吉部落協力共勦虜傷大
半財帛等項悉歸台吉郎將被傷左臂一箭腰
上一箭餘虜星散并回永平即閉城門扎三營
傍城其灤州亦併在府守州者四五百虜耳有
一矮小劉道人向在府持齋行符咒為名破城
之後騎白馬執黃旗遍街遊擾細查此道乃李
永芳之戚托伊為奸隨即茹葷飲酒娶少艾為
婦府屬地方遠近無不刼殺獨榛子鎮一孤城

當衝道況無官兵防守惟鎮中韓原性傾家倡
義日養土民千人并給往來兵馬草料虜至不
敢輕入后竟死于虜以其能死守恨次骨也

紀奴入犯

自五月來零奴渡河而西未聞東返東不的羅米于高臺堡積之葫蘆嶺且薊門剋滅臺糧而軍不歸臺又復滅其人以致空單奴既殺將破城關寧兵馬宜疾趨滅奴即不然或扎營三屯等處要路又或扎營石門險隘令奴不得西闖乃竟守偏北不衝之薊州虜既佔石門據形勝止有退守三河總路乃俟其越薊始尾奔也城下兩戰宜乘此時夜燒其營壘而俟從容扎南

海子惟求入城自逸真大誤也

石門之戰血鬭者止都司左良玉與其家丁七人每人所帶五十餘矢俱盡玉田犬小泉之戰先爲奴所誘究乃殺開血路奴多披靡榛子鎮板橋之戰主帥不戰而退守豐潤奴乃虛張其營分爲七處假差喇嘛送馬求和四出搶掠遍于郊野豐潤玉田遵化寶坻巨集大村上窖所藏糧草地窨所躲男女亦俱不免蓋十日之間原野一空喇嘛纔去殺傷所餘鄉民奔積川浙兵將憤激約以初三日夜掩襲大安口副將謝尚政縣西北鼓衆先登臺兵一人扒城手刃三奴川兵一人繼之手刃二奴衆遂蟻附奴莫措手參將鄒宗武縣西南砲擊開門蜂擁直入亂砍奴賊賊遂奔潰虜與遵城內賊合力來攻馬兵據山袖手奴遂分作三股兩翼而上馬兵退避漸遁臺下俯瞰大安用木老虎火之而退時至二更我兵仍歸馬蘭則大安原不可守也若非馬兵失守是日可稱全勝閱二三日賊復入

踞初入日遣兵燒之奴遂亡命

高勳俞冲霄十二月廿七日薊州城南五里橋之戰方從東來不及進城賊還西去猝然相遇殺賊甚多後雖反風自傷賊終以此不敢犯薊

遵化之北爲邊邊不必備三屯踞其東石門扼其西亦不必備備正南面耳南面之口止牛門等四口耳口屯一軍絕其搶掠必斃之矣或懼遵賊內出永灤遷賊外入則豐潤之東九十里爲沙河驛城雖小而厚可容三千人城外平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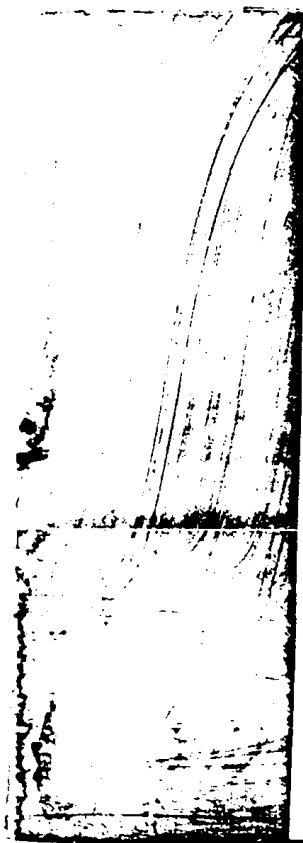
可營萬五千人東去永平六十里南去灤州四十北去遷安四十里眞三賊總會也揀一名將提一萬五千人守城之外列四大營不愈乎頓兵老師於遵薊之間哉

遵化一督一監軍一總兵馬步不及二萬人城內之禦敵者銃砲多于矢石則叛將柴通金有光所統潘洪兩關之兵也川湖兵扒城而入見死愈奮百折不回後雖開西門內應而認砍其潘洪兩關之叛卒以洩積恨人爭快之遷安率

鄉民攻圍奴遁獨蚤永平城外無兵奴得恣意屠殺駕言點名城守按冊無一得脫間有一二漏者官兵入城砍作首功當時七總兵趨灤道徑永平倘留一二軍于永平城外奴亦必急遁與遷安埒一假往灤州而不來一假守大安而後至又大誤也

周職方疏難民帶辮入奴以得其消息剪辮作兵以助我攻圍入冊者難民共二萬七千一百四十六名鄉兵共十萬四千八百九十一名共分也而未入冊者攻灤約七八萬人圍遷約二三萬人嚮應遵化約四五萬人又共合也兵民不定分合無常官丁亦剪髮以偵探難婦遂凭城而呼應愚謂安撫遼民正在此時

按搗西巢急川兵皆圍遵時要着蓋奴踞遵永灤遷爲窟穴而以朵顏諸虜爲聲援董口潘關龍井羅文盡爲賊出沒更番之地僅薊州一塊土與奴偪壘而居故欲從黄崖或馬蘭路出口直搗西虜之巢狼顧自驚不然遵賊伏精騎于

山坳而以城之固自怙又時走健哨于遷永間而羅文洪山之虜合力爲援則何及矣

再犯錦州情實

奴犯錦州僅六七千騎强弱相半八月內從大鎮堡入本堡離錦州止十數里在本州西北奴至城西河邊河離城有三四里奴分三路一路取松山所松山在錦州正南離十五里隔乳峰山上有接火臺正南有王官山山上有新築敵樓正西有黄土嶺嶺上亦有接火臺正東有望城崗崗上亦有敵樓各樓臺內銃砲俱備奴不敢近城下止往東南一帶庄村搶擄焚燒庄村

農民歸倂雙堡因雙堡臺圈堅固趨避者千餘人牲畜稱之卒以無援力盡傾沒雙堡離錦州五十里離松山三十里而松錦兵將不出門一步無一矢加奴凡雙堡迤東零星屯民殺擄殆盡嗟嗟遼人歸復故土不一二載間生聚幾何而又值此屠戮乎一路取杏山驛杏山在錦州西南離三十五里西鄰塔山所一十餘里城雖石砌炮銃可支且奴不滿三千僅自保守無援可待稼穡盡被燒燬屯民殺擄無數至若圍困

錦州之奴亦不滿三千特遠扎一營四散焚燒場圃而前鋒總兵祖大樂始得突入其餘將領不過閉門觀望而已矣撫院初到收保未及又秋成方殷農民渙居遂致奴復得志從大小凌河東去不知者奴已歸巢不思奴之老巢遠在開原之外奴之新巢近據瀋陽之中且三岔河不爲天塹揷酋地任其出沒廣寧半壁之區奴復何所忌憚不以爲窺探薊門宣雲之逕路也勿以奴去爲去奴來爲來惟以實心說實話作

實事則奴去我可以實備而待奴來我可以實禦而掃所謂實者何今日之兵宜恩而不宜威今日之餉宜加而不宜減今日之將宜嚴而不宜寬將寬則兵皆搶擄無忌餉減則兵又枵腹脫巾兵威則衆必掉臂不顧此目前明見之情形也恢灤復永之日步兵死城下者倍於馬似宜倍惜

紀三將失地利

大畧杜以勇喬以智劉以紀律皆有古名將風自三將死而中國無將矣此已未春之搗巢爲失算甚也然三將之死皆以地利不明之故殷監不遠可復浪戰乎哉惟當用舟師數萬戰船千艘粟支半年於五六七月西南風多之時或自登萊或自天津順風揚帆先抵旅順口次進鴨綠江以舟爲家返客爲主彼來則登舟以疲之彼去則縱兵以撓之北返巢穴則水陸並進

以追之西渡三岔則四面埋伏以邀之東連朝鮮潜師以擊其東西通土蠻虛聲以嚇其西夫自山海關至鴉鶻關共二千三百餘里出鴉鶻關至建州又七八百里共計三千餘里而我師登岍則爲陸登舟則爲水器械兵糧陸續接濟有增無減有進無退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彼且疲于奔命之不暇如此三年而遼不能復建不能掃者未之有也

紀四城殘破善後

通州多備兵所以衛餉也在城之倉固當衛而河下之淺船亦何可不衛今以楚兵守舊城以閩兵守新城晝夜鈴鐸形似嚴矣客兵久戍寧不虞變乎况攖城而守即土兵民兵頗足爲衛久留遠來勤王之師非計也移出新兵五千渡河東立營教閱從來防敵必防於敵來之衝待敵抵城而後言守晚矣

薊州背枕高山而城綿亘西南虎視東北誠天

險也虜之不敢近城窺瞰者蓋爲背險我兵登山可以遠瞭且四面皆我內地援兵易至誠能去城東北設二堡或立二營以二守備官操閱於此以壯聲勢復以大兵分營閱於山上令旌旆烜赫真可以張　神京之氣或虜騎無知長驅至此又不難以東北二營爲翼兵設伏於外收山上大兵掩旗襲鼓誘虜前進一鼓而奮據高陽而戰遠來以佚待勞必勝之地也若不出此徒效近日攖城而守之策虜一據山城困必

矣

永平殘破之後民屋田產殆爲諸將各兵占盡民之死虜者十之七囘鄉與降虜赦死者不過十之三耳城中屋閭殘廢有有主而不得復業者蓋謂將兵已雄據矣田產亦然故城內外兵民雜處異鄉之人携本而至者羣居不分良善將日益驕惟知營繕田產兵日益惰第效嫖飲相嬉孤鴻嗷嗷此時若不急屬能幹有司急速明查新舊以編民戶移出重兵大將遠離城郭

鎮守要口以安人心恐變在蕭墻而不在奴虜也況永城甚得地利經山帶壑頗稱阨塞倘當日無內應其城決不致陷矣

沙河小驛耳然通接往來何可一日無人前爲虜所殘滅殆盡今移隣縣驛夫當差於此此類不過暫寓應差差完隨歸一城之中存屋不過十數間一片皆爲瓦礫之場荒凉特甚往來過客投宿無地望望而走徒生凄楚當此之時若不急移人民以實其城量調兵馬暫駐其地以安人心而徒令關要驛地人民傳舍甚非所以靜道路也

關門之險可稱天府天下財賦輸聚於此居其地者人人忘虜患而利財藪非獨商賈爲然兵將之志鮮不以此故風俗之靡麗日盛而疆場之實備益弛觀關寧諸將近有二患一曰驕二曰憤昨聞敘功未的有當賞而未賞有不當賞而蒙賞故賞者滋驕而未蒙賞者成憤漢高帝用樊噲流得一城與一城之賞而韓信則壇而

拜駕馭之術如此今諸邊將求其似噲者當無一二而人人皆加大將銜得無駭乎而不預者之憤憤作冷眼觀也宜急下檄諭使驕者毋驕以保此尾使憤者毋憤以勉桑榆是亦激勸之一機也

寧遠逼與虜處虜之畏首畏尾葢以寧遠爲害也不吞寧遠關門未可圖也然寧遠四面受敵獨首山一面可以拒虜然虜不從首山超越亦多岐路故昔攻寧遠者四面圍繞但憚城中有

西洋砲耳近因外有土城之護人心亦憣然不知土城太逼及使磚城難恃故今撫鎮道議守一謂磚城一謂土城各持一論俱非也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乃守於必攻之城亦拙矣多走間諜謹烽火遠斥堠不必當恃其城而憑城爲退守之地張疑兵於首山結大營於城外或困其饑乏或擊其惰歸或以杏松二山絕其後或以呂華二島出其虛必使奮勇一戰然後以登萊之師復南四衛爲右翼以寧遠之師復廣寧

爲前驅互臨三岔河爲首尾之應使兩河之間得遂稼穡再開蓋礦以佐軍需是知必有廣寧南四衛而後巢可擣巢擣而後遼陽可復也

八月十三日奴酋三千東不的三千縣大鎮堡寅時入分二股一股上杏山高橋鋪一股上松山直薄錦州城下放火燒一帶庄屯十四日又薄錦州城四面咸燒復散深入燒掠庄屯十八日克雙堡臺八月廿九縣大凌河小凌河右屯衛大路而去將右屯城盡拆毀惟祖大樂得首級三顆於杏山今內外將材兵馬雲集於此糧餉器械雲輸於此天下之物力無不全副湊聚於此視他鎮呼之不應應之悠緩與河漢也而卒歸於難者局勢之不一人心之渙散也關撫與鎮道不一未也鎮道與部關不一猶未也西人與遼人不一登萊與關寧不一將與兵不一兵與民不一將不一忤上兵不一忤將上畏將將畏兵兵將畏虜有人於此若能全副力量挑起重擔即以全副精神幹辦挈領斯振耳

紀戶口

戶口名數據昔日刊志之時言也後來神宗四十八載遼瑉之蕃育盆增一旦被奴屠戮殆盡當何如生聚何如敎養凡可以固遼疆壄遼土振作官生招倈流離總不外以遼人復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用遼將統遼兵鼓遼兵復遼讐兩言而已矣

國之大計莫過田賦遼土失後奴佳收者沃壤染于腥羶我棄置者膏腴變爲榛莽額糧額舺

額餉額貢額科額銀一毫無出關寧十萬之衆止嗷嗷待食于京運海運東南之民力帑藏之積貯安得不竭且耗也如奴以十月克遼遼亦以十月無餉各項搜括不敷旬日之給捱至今春三月縣天津運至山海稍濟其急脫巾道傍禍有不可知者司國計宜預爲之所勿得再誤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今寧遠錦州屯所出鹽課僅以修公館備典禮儉至十分之一豈全盛之世置而不講者

紀任名將定國是

自古聖君賢相之定天下也必先定國是國是者如漢武欲鞭撻匈奴則專任衛霍漢宣欲綜名實則信用魏相武侯欲興蜀漢則以嚴治蜀唐宣欲平河北則責成李贊皇晉武欲平吳則密計于張華杜預三秦之定淮陰定于登壇數語六國之封子房破之前箸一籌當是時羣議紛紛而斷以獨見衆言擾擾而持之愈確謗書盈篋也姑俟其成流言載途也姑觀其後此乃

所謂國是之定也而今果如是乎武曲將星慘黯不明久矣

紀將

將不必別選也本其分閫者實任之足矣及其任將之積弊則爲實任以實任者即收實効唯刻于持議而反寬于核實故不得不出于欺罔之一途今之將將者殊可異焉巫嫗視誇目虛于首虜餉居觀入攘實于他人爲而增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紲屠腸蹀血泣而向隅食脆衣輕

坐而取印罔而飭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絀赤羽
若日而曰弭盜山東白骨如山而曰驅虜絕塞
蓋而覆之以爲功者收否則絀士生斯世即有
忘家褁革之忠非銷骨于入宮之妒亦掣肘于
築舍之謀耳
據投鄉降夷之口詞奴酋某日上馬某日犯搶
徒事套文空謄塘報並未見設伏出奇身先士
卒而與奴對壘者也謂之大將可謂之抄傳塘
報之大將亦可

將權

今居平政令盡出自督撫當陣鼓所行付之總兵
是臨敵易將也上下不相習而功罪互相爭疆
場之壞坐此矣若以行間政柄還總兵而以總
兵功罪聽督撫則督撫之體仍自尊而總兵之
材庶可展

醫閭先生集序 此在關外前屯作

蓋聞知飲食之道則知去就之道知去就之道
則知生死之道雖然知味難矣五位而知宰相
之味則役宰相而知具官之味則曠韋布而知
泉石之味則癖通顯而知鐘鼎之味則攪危疆
而知安樂之味則彌苦著述而知千秋之味則
彌短予閒給諫賀先生一見白沙悠然自言官
可舍戶可閉撲殺者此實焚刧者羅拜請革內
鎮守一疏洵有德之言故可謚可祀也先生曰

東遼宦祠者馬都督雲葉都督旺此二人奉
高皇帝之命航海來遼開創衛所建立學較濯
變腥膻更左衽爲衣冠禮義何可忘也予奉
詔直抵遼東都司今在寧遠攷先生集義州古
曰宜州有虞封十二山時巳爲中國之地矣馬
葉二公繇登萊招附經營設遼東都司焉東翼
廣寧南庇錦州西引大寧諸城亦一都會也惟
北邊與虜隣耳先生又云怀柔伯當久雨時遣
諸將治水口歸設酒延之後來將官慮邊事甚

少而禮接下僚尤不多見也余在前屯謁文廟
登城試萬人敵一火箭三於是張副將　身
先當虜首至自瑞安堡余在城上痛飲作戰
氣將軍益怒奮卽以是日入關爲公作序詩不
云乎肅肅兎罝椓之丁丁合敬畏之心猛鍛之
力然後武夫可干城干城可腹心試按九塞遼
肩臂也策全海遼腹心也有水陸夾攻之法而
無三方布置之法莫若關內關外一海內海外
一飭海師共濟如左右手目不反顧足不旋踵

此其時矣否則青齊淮揚盡以海爲邊患在腹
心歟肩臂歟以肩臂視遼無不肩臂忽也以腹
心視遼無不腹心奉也夷虜動靜之原天下離
合之勢不可不熟察也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山海紀聞二

錦寧道中

自議巡撫一裁而清河之敗至假令經畧不兼巡撫必駐遼陽當是時擁大兵以自隨距清河僅一百七八十里我兵知救援不遠必能爲我固守一二日以待大兵之至乃西駐廣寧相去五百里清人望絕而一日遂下 紀巡撫不宜裁

市馬十兩一疋者極堪馳突但夷馬成羣不能多擇舊皆通融總買每百疋向止用價七百金今卽稍貴而稍增八百金以外可買也大同左衛道入設價六萬兩每馬一疋止用價六七兩以後差官買馬者先往本道掛號每半月以買過疋數銀數同市口守備公報以杜侵欺此法甚善 紀馬市

山海關抵遼陽約千里內自關至廣寧數百里自廣寧遠達三岔河又多沮洳每小車載米三石日僅行三四十里計往回四十餘日每車兩人一驢日約費銀一錢二分是費銀五兩而得米三石也自杏起至遼左至瀋至開鐵或二三百里或六七十里車牛已是累苦不過兀自關至遼千里之遠乎每頭短運可三石若長運月運歲運僅可一石五斗且關外至杏山以北一線之路左海右邊邊與路相去遠者十餘里近僅五百里一路墩火失守哨探俱絕往往達子掳我逃路人役截掳商民今聞車夫騾馬在途

勢必聚衆來搶計運糧十萬石往返數百回而人馬累死者不可勝數矣 紀千里截糧

國初歲輓漕糧數百萬石全藉海運不可常恃故開膠萊運河爲久計然淮登商民市貢來往于成山嘴之間者固熟路也今山東買糧既難如數勢必截漕于淮再截于天津而截漕于淮則成嘴爲必繇之路必犯之險至截漕于天津則或繇中道或繇北岸徑趨益杏與三岔河起卸正不必從山海關起運陸也 紀開成山嘴

國初運糧自登萊旅順海蓋三岔河入循遼瀋而非直抵開原之老米灣此故道也今即不能抵開原而三岔河則可至者蓋州套至遼陽二百七十里三岔河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方謂蓋套比三岔河爲遠而可更言北迅便也總之登萊之糧運俱當定以蓋套牧鄖爲主至謂官運有限民運無窮欲聽商民自運貿易寛其文法許帶貨物一二此富遼之策遼左河東河西千里巸脫僅僅傍城就近耕種而一歲所出僅支

本地一歲之用如遇小歉便作大耗以別無來路也紀蓋套牧鄖

厚值募船費多而後且不繼應造海船爲經久計假如造海船四五百隻費三萬餘金可長用而事完又可變賣漕糧未可常載登萊未可全恃則廣糴于淮陽一帶縣海運順保河間臨德一帶縣運河入海運永薊一帶縣灣河入海運以濟截漕登萊之窮亦一策也故曰海運濟漕運之窮況今日已用海而登萊猶宜長慮哉紀

造海船

借盟以增賞賞一得而歲以爲例即質有親子頭目明明諭盟我終未敢殺質以速釁究亦拱手還之攢刀說誓此濫套語遼中何虜不攢刀何日不犯誓禽獸無恥未足恃也嗚呼禽獸無恥而縉紳大吏亦忍蹈之惜哉紀用虜

自奴賊起事以來第知失撫順清河二三邊堡耳不知自鴨綠江東南起至西北六七百里邊堡如永奠長奠孤山靉堨之類二十餘座皆已

棄去邊內民堡如延望山寨之類數十座皆燬掠而我兵第守遼瀋開鐵四大城不敢一步往救也敗殘瘡痏之遺新募烏合之衆賊以全力攻四城之一而出騎兵分斷其援路三城無馬之疲卒能徒步奔二三百里趂賊騎而捄此一城否一城失而三城俱不能守河東去而河西亦不能存故不恢復開原河東何以承載須將遼陽作一根本然後修復淸河撫順寛奠一帶邊堡與瀋陽犄角而後徵集敎訓次第進復奈

之何其不思　紀河撫順之始

登萊天津蓋套各居一角而舟行中間所謂北岸者猶天津往登萊稍傍南岸云爾實繇海中徑望東行稍向北轉而趨蓋套　豐潤每一小車運草五十小束至山海關給脚價二兩八錢至典賣車驢不得歸後增至三兩而車戶無應者此車可三石是豐潤去關僅三百餘里運米三石而費脚價三兩若自關至遼闗千里可知已而虜賊搶奪軍民護送勿論也　登萊不數

旬已運至十數萬天津永向承順以達蓋套亦有舊道海運自可行也登萊米極賤小錢四十文直銀四分而易米一斗當北直三斗順永保河一帶米俱賤誠使設法廣糴多方募運責成山東北直撫按轉行近海便水各州縣分糴運于水次交兌海船而督餉者第總其成若專仗登萊專望截漕專發倉穀專改京折爲本色竊虞其易窮也去年緣海運少米價踴貴十倍客單賣盡行囊戰氣之衰全繇于此開原斗蒭三

四錢人馬饑死城中者甚衆遂爲偵者所窺以至破陷　紀遼東便海運

凡營盤一面靠城三面挑壕兩道內一道寬二丈五深亦一丈五外一道寬一丈深亦一丈土散平垣內高外低勿碍火砲行路　其守城軍士日間無有烽信即下城挑壕先將舊壕修濬寬深完日而後挑外壕但使城壕多得几道俱極寬深豈不安穩進不能奮勇殺賊退不免于死而又不鑿壕立塹此棄物也　紀營盤

遼左自開國二百數十年舊功指揮千百戶總旗不過二三千員而自寧遠前後總兵三十年新添世職至四五千員何人不費廩俸何錢不出民膏平時括盡大利以至今日率其黨族先衆而逃故觀于萬曆間搗巢之衅封拜之侈而知遼東必有今日雖然遼官皆能戰與各衛官不同今欲換遼人先宜以選用遼官爲第一義

紀遼東官

撥兒馬雖快不快于賊馬也若賊隨撥兒馬洞

到而措手不及矣今不日夜趲補墩臺嚴明烽火而專恃撥兒可畏也以前皆是烽炮與撥兒同到究其故不過臺空太遠而墩軍又不上臺忽然聽炮不知從何來甚有撥兒馬已過而始舉烽炮者今臺空遠者酌量補築務使相連軍不上臺不時巡查違者以軍法誰敢復誤 紀補葺明烽火

各鎮援兵甚脆弱一人三餉而無一實用川兵心齊膽壯只得精兵二萬亦自足用然非土官

親領該道親押必又蹈永順之轍且多不善騎戰平原廣野或非所長此山林險阻之一勁也猶宜擇地而用之 紀援兵

遼城數十萬生靈全賴水防塹土一完可留可洩賊即强且衆斷不敢臨水一窺可省兵五萬將帥數十員此真遼陽天險而孰意有開門揖入者哉 紀遼陽水防

東西虜爲宰賽一事必不能和但煖粆力薄不能制賊必須虎酋作主而虎酋未易制縛但得其以名應我使賊且畏且疑不敢長驅此西虜得力處也若諸虜本無同仇意念而我日遣使以求之反得因此以圖我挾我是未得搗賊之利而先受西虜之害 紀川虜

但使蓋套所堆糧石運得疏通亦須費經年之力若非信口三犋牛旅順口所堆貯者終必腐朽而不能運勢也借一帆之便徑到蓋套交卸爲便 紀蓋套運糧

天津之糧如可徑達三岔河則徑達更妙免自永平起陸更費如礁石難行則自永平起陸運至芝蔴灣亦勢所不容已者 紀天津糧運

初議者率曰保守遼瀋而不及寬甕鎮江殊不知寬甕鎮江爲遼之左臂而鎮江又朝鮮之咽喉金復海蓋之門戶也若不犯遼瀋必犯寬甕鎮江東北孑遺全在寬甕鎮江誰與抵敵少壯必散而之金復海蓋有限之地加以東南流離之民又何以養寬甕失勢必順流而下直抵鴨綠取鎮江鎮江失朝鮮之貢道絕矣朝鮮與鎮

江猶北關之犄角鐵也鎮江失而朝鮮詎與爲援不猶失開鐵以失北關之一轍乎朝鮮若失借朝鮮之艫艘而犯我登萊不難矣今宜使寬靉之兵協同寬靉之民把守寬靉隘口使虜不得入而斷我草河要路鎮江之兵協同朝鮮之兵把守硯水嶺並横江一帶使虜不得入而窺我鎮江鹽場兩重地一保人心不驚海運無虞矣故守瀋陽不如守鎮江寬靉東邊一帶盖瀋陽城久空賊縱來犯自能遏其深入惟東邊一

帶兵寡防疎賊若長驅而金復海盖必不能支急諭朝鮮使知鎮江添兵助彼聲援該國整搠兵馬一駐滿浦一駐昌城以陰制奴入犯之謀釋此不圖異日恐有舍朝鮮而徑窺登萊者紀

寬靉鎮江

當開原初陷時鐵嶺北關尚在沉懿蒲瀋未逃法當亟復開原全我家當今破者破空者空徒分數萬人馬守各空城無一人民居住何益紀

開原初陷

初賊統全衆駐新寨日壓撫順關而窺我遼瀋我猶守在一面至冬履氷可渡或南出渾河搶清靉村屯以窺海盖或順流下鴨綠江而上奪鎮江以窺金復不然則渡江而東以窺朝鮮而賊出愈寬我守愈遠兵分力寡守何容易也算賊之來路即可爲我入路者有四在東南路爲靉陽南路爲清河西路爲撫順北路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重兵而鎮江南障四衛東捍朝鮮兵亦不可少者清河撫順三岔兒三路山多

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靉林箐險阻可專用步當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兼領之善行師者行必結陣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深入百數十里必留營數所撥兵防守而前路迎敵兵馬必漸單薄且兵馬既隨各帥往邊遼城空虛應設兵二萬平時駐劄遼陽以壯中堅有事策應四路以作外援又與海州

三岔河練兵一萬聯絡東西以備後勁復設兵一萬防護海運以杜南侵此向者議征行居守之大略也而皆成畫餅矣紀秋防四路設兵大畧

往者開鐵清撫汎懿蒲瀋俱無恙則河東以遼陽爲家當廣寧爲轉輸今遼陽爲衝邊矣又當以廣寧爲家當山海關爲轉輸紀廣寧山海

今土狠毛浙各步兵僅可用于寬靉清河山險之地而緊對賊寨如撫順三岔兒一帶平坡漫嶺非西北各邊兵必不可紀調西北邊兵

奴賊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披重甲騎雙馬衝前前雖死而後仍復前莫敢退退即銳兵從後殺之待其衝動我陣而後銳兵始乘其勝一一效阿骨打兀朮等行事與西北虜精卒居前老弱居後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弓矢決驟能抵敵也惟火器戰車一法可以禦之須將砍取木植局造雙輪戰車約以三四千輛爲率每車載大砲二位翼以步軍十人各持火銃輪打夾運行則衝陣正以立營方爲穩便紀奴戰法

朝鮮國王李琿咨文奴酋覘領軍馬趨北關北關原有二城金台石白羊骨分守奴酋今伊軍蒙以牛皮用蔽石矢冒死鑿城金台石自焚白羊骨出降先是鐵嶺之戰有蒙古酋胡宰賽領萬餘騎助兵敗衂擄宰賽及其二子副將四名其副將中一名即奴酋妻兄奴酋曾取蒙女爲妻遂妻兄誘脇宰賽部落皆爲服屬于是賊陷遼瀋境上二堡又令其女壻好好里于　等來

問我國降將俺欲與朝鮮和好奴賊方與蒙古約定同時入寇蒙犯廣寧奴犯遼東酋第二子忘古太第三子紅太是言于其父曰朝鮮北關宰賽皆助南朝今者北關及宰賽俱已破滅惟朝鮮尚存不可置朝鮮于後而先犯遼東今寬奠鎭江等處與小邦昌城義州諸堡隔水相望孤危特甚賊若從靉陽境上鴉鶻關取路遶出鳳凰城裏既無關嶺之阨或犯寬奠一帶或搶小邦昌城等處則無暇嬰壘内如遼左八站外

而江東一城彼此隔斷聲援阻絕此小邦之不遑發婦之恤緯而惟以漢邊牧圉爲憂者也紀朝鮮咨文

凡騎征官馬無印與私馬同而日久糢糊與無印同年來因此奸軍易拐逃奸民易于私買奸弁易于收留至于殘兵棄置道路爲民間所私收者何可勝數假使馬有印記人一見之便知爲官馬誰敢私收便知爲逃軍誰敢隱匿此不但可以察馬弊而更可禁逃軍紀騎征官馬印烙

瀋陽之役南顧遼海非窺開鐵東逼賊巢倘重兵戍此固守相持便足綴賊然城闊而矮身高不盈丈餘面窄僅五六尺其磚皆鹼蝕柵塌其居民皆搬運他衛城內所存者僅開鐵逃民二三百家其瀋陽遊擊沈懿蒲各備禦皆日在城內夜移關外遇急則各避去名雖未棄實已久棄往開鐵失而他仍吾土也遂爲東西虜牧塲而我兵不敢北望一步矣瀋城壕墻逼城數尺許今塡壕平墻展開七八丈作圍城一大營盤每丈五地置戰車一輛中空衛以砲手廿餘人內寬餘三四丈爲遊兵往來策應馬道盤外用深壕兩道壕外以大樹多椏枒者交互糾結三四層爲鹿角狀且賊新寨距瀋陽甚近故今日之計決當以守瀋綴賊爲主而奉集在撫順之西南九十里瀋陽之東南四十里虎皮驛之東北四十里若賊犯遼陽一出撫順一出馬根單此其總路而於策應瀋陽則又甚近也以奉集堡犄角瀋陽而又以虎皮犄角奉集三方鼎立

各置大帥而賊若自顧巢不敢他窺襲東南一帶第用各邊精巧遊兵一枝張疑作勢以多方誤之可矣紀守瀋陽

守瀋孤注也瀋之東南四十里爲奉集堡可犄角瀋陽奉集之西南三十里爲虎皮驛可犄角奉集而奉集東北距撫順西南距遼陽各九十里賊如窺遼陽或入撫順或入馬根單皆經繇此堡亦不可阻截也不守奉集則瀋陽孤不守虎皮則奉集孤三方鼎立不各戍重兵則易爲

賊撼而遼陽孤瀋陽隔代子渾河一道每山水
漲漏漫七八里月餘未消又無船渡苟不預備
三月之糧而一日斷食矣 紀巽守瀋陽
遼海村屯叢集西虜之垂涎久矣沙嶺除堡臺
外一塊沙土耳使非去冬出口挑釁何至于此
如丁字泊之役西虜誰敢言者西虜環遼東西
而處者三衛除朶顏一衛直廣寧外其泰寧衛
炒花二十營福餘衛煖兎二十四營皆全聚于
長安長勇一帶陽挾賞陰圖掠 紀三衛

自有東事以來凡起廢補陞不下者皆巧立名
色公舉公推但圖借遼作人情而竟不顧地方
中掣肘紛紜之害 紀借東事乞官
芝蔴灣所運者關內永廣之米非寧屬之米也
盡從樂亭起運豈不直捷卻欲越而陸運二三
百里至芝蔴灣費如許力如許財而後海運亦
誤矣國初海運縣三岔河直抵開原老米灣至
今猶在今議者必抵海套非謂套一水之便不
能抵河上也圖地近而卻早也而多陸運一百
五十里不亦拙乎 紀運道
在遼陽鄰虜在盖道隣海橫亘不過四五十里
大路以東皆崇山峻嶺東西橫四百里南北長
六七百里無掌大平坦處也自東北長白山發
脉抵西南旅順海口而止分路開障每障爲一
峪民皆依山居住空山耕種今年空此塊種瘦
明年又空彼塊顧安所得空地即三岔河西誠
有之但高平一帶先須開河數道以洩水在寧
錦一帶先須增兵一二萬以防虜而後能屯 紀

屯
海運自登萊外而議天津河等難及議北岸又
何等難今樂亭芝蔴灣南海口並開而北岸有
三道矣津門有南道中道合登萊而亦三道並
運矣視山海關千里陸輸之艱爲何如三岔河
下濕湫隘原未可多卻但謂卻得一船即可取
一程之捷小舟裝三四百石者分三河大舟裝
七八百石者抵海盖此兩善之術也 紀海運
昔蒙古圍襄樊劉整語阿术曰我精兵突騎所

當輒碎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船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七萬遂破襄陽沿江直下夫非人不習舟楫元卒用以耗宋愼諸 紀水戰

内丁不自養馬强奪各營好馬騎坐及騎瘦又發各營喂養而奪其好馬豈將軍殺賊只用一二千内丁而不必各營之軍士乎 紀内丁

當瀋奉相持之時倘一二萬兵從寛甸出以壞其田禾燬其聚落而驚其巢穴豈不兵家之一

奇而無奈其不能剳駐何也○南衛專設大臣之議尤所未曉倭耶奴耶遼陽退步耶燕齊外蔽耶不併兵遼瀋爲扼奪計而欲分兵漫無緊要之處可乎 紀瀋奉相持

以賊筭我撥者還筭賊撥中千把能撲賊撥數十人者即陞其官斷賊耳目開我耳目關係甚大 紀撥賞

葢套至遼陽二百七十里三岔河至遼陽一百五十里船運大者七百石小者三百石車載兩牛者獨牛者三石五斗難易遲速不得較量須瀋陽乏食二日亟撤運船分移三河交卸以圖捷速而餉部言糧以過海爲難多運一廻爲中若槩卸三河便少海運一廻不如以大船載七百者卸蓋載三百者卸河庶幾兩便 紀瀋陽乏食

夫守虎皮者非爲虎皮也爲應援瀋奉防護村屯也賊聞食且盡男婦老弱各具筐籃一口袋一鎌刀一以勁兵前堵我人馬而護此輩于後勦我田禾瀋奉人馬厚于兩頭薄于中腰恐交

接不能及欲以见兵三分之二守家當精擇其一分之善鬭者設防于前屯以迎之而且以補其中斷 紀守虎皮

金復道之添設也爲防海護運防海者非防倭也防奴酥寛甸岫巖入南衛而奪我海運也初未親閱寛鎮各處謂此舉誠不可少及細料賊欲往奪海運止有兩道陸從靉陽鹻場犯岫巖水從鎮江鴨綠江泛大洋如爲防海何不防之鎮江鳳凰城甜水站一帶以扼其進入之路若

使賊得至金復與我相持于海上而遼陽海蓋巳早去矣一道一副總兵領水兵萬餘戰艦百隻何濟于事鎭江外連朝鮮內防寬靉中守鳳凰甜水以絕奴水路之入路而他日又可督領人馬繇寬靉出爲進取之一奇但鎭江去遼陽四百餘里既遠且阻縱發兵將往守鳳凰城一帶而無一道在彼彈壓亦屬枉然徑議改金復道于鎭江甚善 紀海上添設

天津芝蔴灣之運便道過娘娘宮而入河近山

東之運先到蓋道後到娘娘宮而入河遠人情樂近憚遠不足異今以大小分舟南北分岸則處置妥而彼此安况近日海道又有三河不必多卸蓋套專以爲常 紀遼海運

召買者州縣從便入海運巳到關者石河從近入海運而責芝蔴灣以三分之一儘關上積糧完日爲限而盡移其舟于石河樂亭海口一帶裝運至陸運一道可徑斷止 紀遼運失

諸降夷皆賊也恐見殺第詭云我是饑餓投降我是南北關各家㺚子奴分付云如被捉只說投降裏面自不殺汝或因而用汝汝打聽得實遇空便來囬報繇此觀之凡稱降夷者當何如疑慎何如防閑而一日五千餘人投降盡取之帳下何居 紀輕信降夷

三岔河每歲惟五月後乃可運卸自九月至三四月若河西無兵馬駐防沙嶺即舟小亦不便也薊密永之糧原議繇芝蔴灣運發誠誤彼州縣何處不可入海何必越數百里崗阪陸運到

關即到關矣自有石河海口近便可發何必踰關而繇芝蔴灣爲况芝蔴灣造船一年僅得十餘隻此後順永見買者聽各州縣隨便入海巳積關上者聽石河就近發運而第以緒餘付芝蔴灣協助之完日即止 紀芝蔴灣運不可恃

遼陽至寬靉鎭江四百餘里高山峻嶺轉運殊艱而從大洋入鴨綠江又恐爲寇導惟當就近收集屯糧爲彼援兵設防者用而以新餉籌給額軍軍本地人猶有糴買處也 紀糴買

一片石形勢委蛇外寛内窄外寛則我兵可屯內窄則寇無可掠必不敢入入則黄土諸口兵拒其衝石門新練兵邀其前而關東鐵場堡等兵截其後立殲之盡耳 紀一片石

楡關東北之一片石僅移駐黄土嶺數十之兵而喜峯口乃諸夷窺伺之處貢夷出入之路其守兵僅僅六百餘人故自東協之大毛山義院界嶺桃林冷口中協之擦崖潘關寛奠谷西協之墻子潮河川里水谷白馬關其衝約有十

二處俱當處處添兵層層設險至如中協青山龍井東西兩遊兵三屯駐防兵遵化威虜宜武兩營兵薊州南兵西協之密雲車中營兵通州舊營兵俱係内邊緩處而合二萬餘兵逍遥河上者何也 紀守兵

薊軍月餉甚薄有四錢五分者有二錢七分者而南兵月餉每名有一兩五錢者有一兩七八錢者新兵亦如之故前番招募舊軍强壯者相率借逃就募別處以致舊軍日少新軍日多新餉日増舊餉日缺各營伍之凋殘各營餉之詭乏弊實坐此况新兵中未必一一强壯舊軍亦或有一二驍勇者稍爲裒益俾新舊均平給發有餘或新糧並稱强壮不妨更爲調停餉薄者泒爲騎軍稍貣馬乾餉厚者泒爲步卒專任守口或薄者幇以行糧厚者止支本餉久之則搭酌適均勞逸恰當○三協南營設有遊擊三員分統守臺南兵剏建未嘗不善惟是南將身居内堡南兵分隷各臺一切稽查支驗則各提備

任其責即便遇警策應亦各路當其鋒而南將徒以空名遥制于數十里之外致四路有耦猜之嫌而各兵無呼吸之應 紀調劑兵之餉

永平各州縣原係泒俵馬俵馬索價甚昂交納不易有一馬費百金外者第議每俵馬一疋并草料共改折銀三十四兩順永兩處暫行改折養馬者挨年照數交納空槽俵馬者逐疋折徵加添草料請行官買官解之法每聽冏寺預定本色若干督撫委官定價召買每疋不過十五

兩剩下銀兩仍還冏庫是在馬戶一馬而省兩馬之費而在冏寺一馬而獲兩馬之利 紀倂馬

永平所屬東協如大毛義院桃林冷口界嶺黃土等口皆夷人出沒之地逼近永鎮不過四五十里遠不過七八十里近自柳河失利西虜跳梁固難鎮撫而安之榆關者神京之門戶而永鎮者榆關之咽喉是榆關之聲勢全憑永鎮以爲後勁也 紀永平

虎墩兔勾連奴酋窺犯義院桃林喜峰諸口溫

布毛乞炭挾賞于古曹二路刀兒計等三十六家阻貢窺邊按此數年前經略疏語也奴插之形見矣 紀諸夷

板升云者被擄之漢人久住虜中沿邊耘種名爲護邊其實虜之細作皆是此人虜搶財物亦與其三謂之坐地分贓夫此板升者內食我撫賞看邊之物外分達子搶掠漢人之財彼居中而兩利之如是 紀板升

遼東票墻厚不盈尺上無甎覆經年淫雨未見傾圮且民間以土爲屋詢其不漏之故則謂土鹹不漏以此知土之必可城也一謂遼之人少恐無傚工之人惟遼人貧軍兵月餉四錢從征者方月得三錢到手一年只得餉半年其餘半年常若無餉若不從軍之步軍一年止得銀一兩四五錢到手耳役斯窮軍以任工作遼乃稱苦見謂無人若厚其僱募日得工銀三四分人如蟻集豈無人哉即曰遼歎無兵非無兵也將官家丁額有成數今加數倍有一家丁冒五六

之餉所以無兵家丁之餉將官半以入橐爲營官之資耳 紀城關外

遼將多有丁而無丁何也餉是而丁非也多有丁而亦同於無丁何也丁非其丁也丁全則餉缺餉缺則將窘丁壯則餉須壯餉壯則將亦窘 紀將丁

朝鮮兵出寬奠而敗沒乃傳聞其國王提兵三萬親至義州欲以助中國而熾小醜殊可羨也 紀朝鮮

遼東五處兵道各自擇將領隨便召募隨處操練計一道可募五千五道便得二萬五千各將旣易爲統領各道旣易爲撫恤 紀五道募兵

昔者戚繼光之練兵薊鎮也亦謂官銜新設權不統一無兵可練故請用浙江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以爲教練張本至于奉旨取回本鎮總兵獨任繼光盡割鎮十二路事皆責之而後繼光乃得行其志而薊鎮之兵獨强則前事可見矣 紀專任大將

昌平陵寢通灣餉道兩鎮宜屯大將軍兵以備非常西北之鞏華城及京城東十二里曰大壩乃御廐處有城甚寬當葺其城以精兵五千一營將居守爲京師干掫應援昔年趙文肅公及張新建公皆有築四輔城之說至於重城都城外敵臺八座極宜添築以固城池以防衝突 紀守城

全遼現兵已幾八萬而經略云堪任戰者止三萬有餘乃紛紛議調議募計餉該銀三百二十四萬米荳通該二百萬兵愈多而餉愈急此亦行之無漸也 紀調兵

奴築包石城爲新寨又築一城于撫順關外十里而即運我靉堡磚石以爲之且又鐵騎守于外羣胡耕于內而放牧出沒皆在我邊墻內地則明已弃虎皮驛以外一帶游徼莫至烽火莫通而尚可以言守乎 紀奴城守耕住

東西虜合乃河東總兵虛報其意不過欲張大聲勢以蓋不救鐵嶺之罪不知遼城士民爲此一語逃去無筭可恨也 紀遼將妄報

一時宿將如雲中杜江右劉業各提兵而入遼境一城屯主客近十萬諸大將各統所部爭長不相下諸部曲率橫而驕經略不能問又斗米直錢二百朝議速一戰爲快而不知戰實未易言且遼之易困者患在客兵安插無方而糧餉輓輸無奇術也倉卒誓師四大將軍分道以出將軍松出撫順道將軍林出開原道將軍如栢出清河道將軍綎出寬奠道是時諸大將各以

威名相埒喜見得當賊奴趣首功而獨主兵如栢世居遼獨倖其念香火支吾兵間苟且報城事爲得計意晲如栢而松綎轉戰深入松渡河遇伏而昭并大將王宣趙夢麟殲焉林閈松敗而亦潰監軍文臣潘宗顏董礪死之綎直擣奴巢克十五寨奴還兵自救餉援絕而鏖戰死當是時令諸將犄角首尾應援相接兩將軍必不昭賊中而奴酋可授首（紀不救大將之失）

出關自寧前一帶北至山南至海廣者不下三

十里狹者止十八里時與塞外虜爲鄰設有不戒則一馬可至然其間地饒多茂草而種植絕稀間有開種不過近堡一兩段離數里外即沃土皆汙萊矣詢之城堡父老歎曰無人無時無本各衛堡軍多而民少則無人差役多而休息少則無時軍民餬口不給則無本且今年運駱運絡繹道路送往迎來奔命朝夕百萬斛運遼陽而河西不得一粒粟餉銀犒銀防護齎送無寧日而河西不得一文錢如是尚可言墾田驅然不勸河西耕種則河東接濟終有窮時當捐金付廣寧撫道召募人夫開種河西河西民飽而可以濟河東也（紀關外河西墾種）

原任寧前道參政張國儒本官在兵垣時正奴酋詭計質子之日本官抄參已一一指破其奸其後子朝入而夕加兵于北關子夕還而朝撤兵于北關絲毫不爽至折奴婚救北關尤其特見（紀先見）

欲安遼左斷須于撫順築城欲城撫順非調班

軍不可見今山海城工誠班軍之力城撫順正所以爲山海外蔽爲薊鎮重門惟兩鎮安危與共故攝以一督臣使其如左右手之相救也（紀築撫順）

奴將清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或畏我進兵以爲防守之策也或並力撫順爲傾巢之來也彼以乏食而甘爲孤注我以審勢而尚難出奇（紀清河山路）

初奴禁蜂蜜無私賣將備炒麪行糧之用無月

不繫甲秣馬又禁部落無私獵狩是豈爲專此須山野之獲將以惜馬力欲有所用之也又修猛骨南關舊寨屯兵二三千又築垣五嶺關移部夷三四百家守之并臨邊先日舊夷俱遷徙去另易以新夷住種問以語皆俛首佯不應情叵詭異奴性最陰毒險鷙怨恨每終身不忘速兒哈赤亦非其胞弟乎卜占台非其兄女與其女壻之出乎洪巴都非其長子巴卜海又非其愛子乎忌弟之衞已也竟致之死而陽爲齋醮

卜占台已被攻遠逃必欲得而甘心焉遂與北關爲不解之仇長子以諫非攻而囚之愛子以入質病不稱使必欲殺之頻通使董國雲力救而幽之別所未許見也父子兄弟之間殘忍如此 紀奴狡

横江者東界鴨綠西接內地北鄰奴酋南抵鎮江爲舊滅夷王杲之地中國所開展未盡之疆其實非奴地也方圓可四百里土極膏腴寬奠遼瀋金復等處豪横之民以及西南罪配貿易之徒盤據其間以圖礦參挖採之利可使也 紀横江

如用蒺藜試于白日不效試于黑夜必效逆賊之來路不效斷賊之歸路必效硬地不效無沙地不效無草地不效須置于沙草相間之地蒺藜卽染土色草色賊見土見草不見蒺藜而後蒺藜得妙其用徑寸之鋒蹶千里之馬兵未有奇于此者 紀蒺藜

如用戰車列營必須之但利于平地不利于山

險更有說者我倚車往而彼以火輪來我恃車上之鎗砲打而彼以鐵騎衝則車之用窮謂宜于車外埋伏刺馬一層火砲三層軍士輪直又遣遊兵出沒遠哨候賊着刺馬畧阻驍騰火砲相繼而發賊必潰而走不敢近車卽近車而車上鎗砲又發矣 紀戰車

廣寧東三十里舊有羊腸河一道自西北而東南入海龍窩潮溝其故道也自先年挑挖路堤阻其南向遂横溢而東入三岔河一遇山水泛

漲堤內堤外盡爲瀦若依故道兩岍築堤中議百丈之闊任水緩行不與爭險度不及五十里便可導入于海又外循大黑山起至三岔河舊邊基址築一墻壕如路堤然一以防虜一以約邊外客水使歸于河則一百七八十里盡是沃壤自三岔河起牛庄歷遼瀋開鐵西北順邊一帶六百餘里一望既脫開鐵地方如過丘墟遼海二衛舊有大小屯寨千百四十七座今止見存一十三座鐵嶺一百四十八座止存二十二

座汎河懿路一百三十四座止存三十九座遼瀋以東鴨綠以西不能更僕數也惟金復海蓋四衛地無遺利然多山坡沙磧所收較薄而拋荒者反皆腴土緣在河西者山居西而原疇居東在河東者山居東而原疇居西河界其中而虜夾處焉以此腴土盡行拋荒每問居民皆云此地種一日可收子粒八九石遼俗五畝爲一日市斗六斗抵倉斗一石是五畝地而可收十三四石也其美利可惜有如此遼兵八萬若藉

此輩十分之三隨便屯種可得二萬四千名每名一分五十畝可種一萬二千頃畝取子粒倉斗一名可收一百二十萬石折納六十萬石除給本軍應得月糧外可餘三十一萬餘石查得見種屯地一分者納穀八石荳四石大草小草及雜項銀兩約二兩四五錢始得完訖科亦重矣若將此田每畝收二石者今只收一石而一石之中又有五斗係自給之數是四分中而取其一分軍無不趨事也遼東將官養廉甚少若

照隆慶二年例墾田十頃者內給將官五十畝爲養廉之資如一將官領兵二千者內撥六百人屯種計屯三百頃該得養廉田一千五百畝收穀一千五百石豈不足用以免剝削又照嘉靖八年例墾田百頃以上者撫按獎勵三百頃以上者奏　請擢用不及者參罰則前有養廉陞擢之利後有參論戒飭之害將官無不趨事也其餘不盡田土方多招人承佃聽其各任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籍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

數納稅量寬二年以爲牛具子種之費俟三年
成熟照見行科糧事例一體徵納而又酌量道
里遠近地形險易爲之分置堡寨以居之併小
屯爲大屯使零星散處者皆得聚處一城城內
設置器械火藥等項城外深壕三道壕塹多種
榆莢糾結纏護止留一門出入一遇傳烽在田
者各斂物畜歸堡各執火器弓箭以待之丈餘
門徑雖有數千騎安所馳騁開原西北二三孤
屯全賴此法雖委身虜口虜不敢近其門而過

焉寧前錦義一帶土多沙磧只合照依舊址挑
空大壕一道壕深闊各二丈一直切下本質自
可耐久累土爲塹但取土勢自起不宜加陡以
速其圯山石漫坡鑿削如壁溪澗水口用合抱
之木三股錯立式如拒馬槍而少短其上布列
二三層不宜如近日細木欄杆有同兒戲自大
黑山東至三岔河又踰河起海遼開鐵至鎮北
關地平土堅壕溝水口俱如前式惟累土爲塹
當用土筏包砌於外如土城然以取其峻且草
長土固可久東昌以北至慶雲關以南數河橫
出皆可引水平灌入壕深可丈淺五六尺春夏
秋間虜騎難越冬間氷結墻土凝固又不得搯
空而入若西北起靖安迤東南至鴨綠江一帶
邊臨海建山林叢薄似亦不可無壕一道 紀遼東關外屯田

遼餉初擬用兵三十萬歲費千餘萬比廣寧未
敗見卒可十二萬合登津布置之兵可十五萬
耳未論搜括加納鼓鑄諸入孔即加派巳八百

萬發帑巳六百萬而猶廩廩憂不足遼陽沒後
庫中猶存八十萬此皆可知不可問者 紀遼餉

以繼光束伍號令等法練習成營而又加之以
獨輪小車每隊間列使之行則裝載止則爲城
戰則列陣相去十尺實以隊兵堅牌當前利兵
接後虜即善突萬不能越我車牌蹂踐明矣談
禦虜者火器爲上而法又有於車上置銃高下
準車車兵點放可免心悸手搖之病也說者曰
虜騎突如來如不如馬勢奔騰一當阻隘寃必

廻旋躑躅藉當此時鼓震旗麾隊兵四出則馬必返走虜氣自奪我向之按兵不動者至此反扼先驅又况有後騎相翼而前誰能當之紀用兵

以遼人復遼土先以遼將將遼人召遼世官之散而寄食他省者悉檄之入遼宜水則四衛宜陸則廣寧各自爲遼人之長此用遼一策若沙河門之戰滲河之戰遼士死者千人倘邀一卒之復遼水遼山皆結草之地矣此奨遼一策紀復遼土

聞諸賀給諫欽云遼東當祠者馬都督雲葉都督旺此二人奉

高皇帝之命航海來遼招撫夷夏安輯兵民開創衛所建立學校濯變腥膻使左衽爲衣冠禮義報功報德何可忘也　義州古曰宜州在醫巫閭山之右有虞封十二山時即爲中國之地矣　高皇帝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督馬公雲葉公旺繇東萊航海來遼招附而經營之設遼東都司焉義州之境廣袤餘百里東翼廣寧南連錦州西引大寧大寧諸城亦一都司也惟非鄙與虜鄰耳永樂間以朶顏三衛効順遂徙大寧諸城之人于北直隷而以其地與之義州遂兩面受敵而緣邊凡百六十里最爲要害正統初都憲王公九皐創立六馬營堡成重鎮云弘治六年分守叅戎金臺三公銘修建大清一堡塡實官軍五百餘尚丘墟榛莽間

自大清堡西南堡曰大寧大平大康大安大定

毎堡塡實多者七百少者四百人供軍舍餘從焉于是授以附堡田土使之且耕且守以漸包砌而擢賢能官守之　皆哉賀給諫文集

永平道中

漕由海運險阻難行取道永平原非始議因燕石二區軍士赴鎮關支月糧不便爲添設永平管糧郎中始有開青河以達灤河之議蓋取便於轉輸薊倉糧米也后以費大乃遷就其說謂灤河海口直抵天津可以通漕打造方及一年海運未經一試而船隻先壞事體若此安能經久况薊赤米價多平故漕糧二十四萬石議改折只存十萬本色也

遼陽道中

廣寧邊外一帶插漢所屬十八家夷人賞地一復插必至坐困奴而宣雲亦有息肩地矣然非水陸合力積有生聚而漫云得寸則寸與耳食何異雖然復義州與右屯張兩翼要矣合關內外之精力以復之猶懼不支况分其銳乎

登萊從旅順進師不可以皮島五千里援闕門更不可皮島與鎮江相近制奴之尾正對維揚一帆可達尤難議撤惟在統兵得人操縱繇我耳或曰成南關則金州可復我可漸屯漸進徐戍長生島以收復蓋二州乃復鎮江窺遼瀋然總不如訓練生息之後水陸併進爲穩著也且南關近奴無險無城戍守之計安出或議移登州出汛皇城島之水兵分覺華島水兵三營之二營或併長生廣鹿石城鹿島之民兵調赴南關而孤軍似難支也談何容易

還遼千百指揮之舊俸併還遼十萬三千軍兵之舊餉遼之世職隨俸來遼百姓亦隨官來此

水陸並進生聚第一策也
遼人之散處各島者長山以萬計皮島以三萬計廣鹿旅順石城鹿島以數千計獐子島以百計登州不與焉

山海道中

大凌河祖帥馬兵不足三千各將馬兵亦不足四千勁兵須馬無馬孰戰且自奴熾以來登萊有兵而未得一兵之用海外有兵而不聞一矢之遺浮海遼民盈數十萬而不聞有一鴻一雁

之安集奴得地而弗守也寧舍地而不分兵我日犄角而弗聚也一島師也議撤議勿撤又議且勿撤其何定見之有

薊門道中

永平之殘也燕建等路石門子冷口河流口徐流口劉家口佛兒谷桃林口青山羅漢洞界嶺口箭杆嶺皆極衝石門路義院口董家口大毛山大青山一片石黃土嶺甘泉堡花場谷孥峪谷板場谷水門寺城子谷坑兒谷西陽口廟山口山海路北水關南水關南海口則又三海之極衝者分兵列守猶苦不足而調遣四出甚欲移登萊海島齊赴覺華凌圍亦岌岌矣

大哨五百騎出塞百里小撥五十騎哨二三百里上其頭領時日以聞如戚繼光用[illegible]賞坐門諸虜爲鄉導反間者紀錄優敘此近例也蓋爲紅門川及都山有馬步賊夷申儆而明哨暗哨遠哨之法可漸復

紀守關

山海關天險哉但建逆多智善算必不直攻此
處益關北則有陸路臨口關南則有水路海口
試先言北而及于南自山海關以北臨口無慮
百外西至宣府邊牆共八百餘里牆外卽朶顏
三衛之地爲長昂董狐狸偉兔兀魯思罕男撥
討阿只卜顏魯伯戸夷婦爾只克賽毛兎哈亥
男滿都卜賴等百餘枝部落住牧雖未必肯假
道於奴酋然此輩皆陽順陰逆挾之以要求于

我卽如正統己巳之變亦三衛陰爲嚮道然猶
曰自大同入與三衛分地無與也嘉靖二十九
年庚戌大酋吉囊俺荅入犯京師乃自古北口
入夫古北口正三衛分地豈非卽其引縱哉故
自山海關而北而西極衝去處如一片石石門
路大毛山城子谷平頂谷義院口關臺頭營中
桑堡羅漢洞東勝寨徐流口喜峰口河流口關
冷水口關石門子關古北口潮河川等處皆當
嚴備然討其要害之處大畧有四以冷水口爲
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營爲適中
之地以古北口爲一路自馬蘭谷抵石嶺塘而
以密雲爲適中之地以昌平爲一路自渤海頭
抵鎭邊城卽以昌平爲適中之地以紫荊倒馬
二關爲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爲適
中之地顧此關臨均爲要害而古北口尤爲要
緊蓋冷水馬蘭有重崗疊嶂以爲天險紫荊倒
馬有雲中上谷以爲外藩惟古北口一帶乃勝
國時元主幸上都避暑之道沙淤水漫平夷曠

邈萬馬馳驟甚難防禦然虜騎自黃楡川而來
則必由潮河川自磚朶子而來則必由黃家寨
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由三箇嶺此兩處皆兩山
夾峙易于固守過此便入平原則欲戰不能欲
守不固矣元人進金史表文云勁卒擣居庸北
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南扼其吭此兩言也豈非
都燕而有狄患者之明鑑哉惟山海關南數里
卽爲汪洋大海我宜乘勢　用之以攻其瑕者
今似瑕反在我而奴或用之以攻我耳何也關

之西瀕海者約五百餘里譃奴以舟而來則如秦王島牛頭崖金山嘴洋河口灤河口清河口盤沙口等極衝去處皆可登岸經臣邢玠於此數處建議欲築城開河增軍添馬旋以錢糧無處而止

宣　詔山海關遼東都司紀事

會當宣　詔汪江西鉠予故不知未幾太宗伯傳語遼東益何太座師知予深欲令一覩疆場也然有不願往者有因往易差者未暇過而問焉遼報卒至韓閣師語禮部曰亦宜與之一說予感師意候閣一見問曰兄自願往果否答曰皇上再生之身東西南北惟所命耳原閣師之意此差宜在省中即朝鮮差亦在編簡而不及宫坊良不薄也次日某過寓出袖中小報噣可

勿往予締觀之稱十五萬騎犯寧遠予笑曰虜騎突入將帥事匹馬出關使臣事使臣之道三力能殺奴報

天子上也不能全節而歸不濟奴之而已次日出門旋入關不見一虜曰十五萬安在哉曰往朝鮮去矣抵高臺堡予偵知東不的代捕賣婦女代奴積粮穀奴向導已至王子即來諜與武進士門生王振遠陳國威夜殺之高臺堡而無兵至寧遠無可與言者僅與關內道言之關中

士馬脆弱相與扼腕歎息而罷酒返通州上書當道幾於唇敝甚媿此行到前屯遠不的以五百騎犯瑞雲堡副總兵張　將刀斧手三百送余入關予曰不可身爲使臣同與　王事君往力戰僕在城上浮白痛飲以作陣勢將軍率諸將上馬大鬬斬一虜擒馬匹鎧甲而還入關驗級予曰使臣入關獨夫授首

皇靈旁皂殲滅奴酋在此一舉山海總兵其按成例上首功給賞有差先是副將軍何公可綱

飲于寧遠首山絕頂酒酣余詩有此行未見單于面拔劍中宵待舉烽句蓋爲之兆云

與寧遠武進士門生王振遠陳國威料東虜必引奴入犯謀以邑送前屯兵夜擒之

高臺堡紀事

二生深心義勇奇畧士也余以巳巳三月至高臺堡行道紛紛有謂捕酋將所刼女婦令東酋賣與此中將官價止八金者有謂四方糴載糧米出售遠酋轉而輸之奴者余撫掌浩嘆二生從寧遠來佩短刀着草鞋余問故曰備不時之需今東患奴西患捕東居關外佯佻捕實叱之

又奴烟婭此酋一除關内外皆無事余曰部落幾何曰不滿萬住寧遠外者六七千此地開市止二千猝不及備夜半可剌也余曰二生有此肝膽宜愼用之二生曰此副肝膽宜急用急用則鮮過今夜雖有心肝臭惡不食矣余又問故二生曰目前奴哨在東帳内計四百餘人不挾弓矢揷遠在漠外馳救不及酬臥之餘斬其頭而歸奴氣息矣失此機會四月間四王子先至秋冬諸王子盡入入必舍遼而攻薊宜動天下

之兵何益余曰此事非我作古甘延壽陳湯嘗用之矣是時漢家公卿皆受匈奴所困刀筆終皎然暴白今以款局爲勝着以喇嘛爲心膂吾儕書生舉事一不當忝疆埸何且熟思之未幾客謀關内道甚壯余言苦關兵脆弱余曰出關門前屯中後所頗精勁關外道病死盡併將之可乎會當事不合而中止其後虜入犯之期與入犯之地一一如二生言二生解圍復城有大功而不伐

京東道中

以京東邊塞牧地山東中州鳳陽金塘海壖南海子爲請地道從人以奉天子還須支分灤水于京東而涿鹿之地則引淶支分漳水于磁州而汴梁洛陽則引瀍澗支分滹沱之流于太原宣大而延綏甘肅臨洮則引渭汭漆沮支分汶濟于齊魯支分淮泗于鳳陽淪吳淞而瀉三吳之澇置閘築堤以屯于金塘海壖南海子則萑苻之蠢蠢者息而民賴以

康但恐水高于地築堰稍疎則水勢下潰而易爲沼又恐地遠于水遞車溉畝則地勢上枯而難爲農揆其形度其勢就近源頭濬之以潤乾導之以去濕多具水門以息狂瀾此形勢之揆也屯田揆形勢

以上原缺

寶坻道中

以數萬兵守津不如以數千兵戍坻戍坻斷不在坻之戍中必于虜所經繇之津口守之若三岔口白龍港等處不可不屯

戰車止可扎營非熟演之反成一累弓矢火藥皆制賊于百步之外稱利矣賊近身則舉無所施刀鎗雖極鋒利而賊崇以馳突陷陣覺此項亦單弱而不足禦也莫如多製大斧人挾斧置之腰間即弓箭手火器手皆可兼用俟賊迫近

時萬斧齊發人馬皆碎賊未有不喪膽者沙河門之戰大帥謀仆其旗壁厚不可破忽令萬兵伐樹木亂砍而旗遂倒我軍緣之取勝津門係京師咽喉賊若以數萬困薊以數萬南侵半日而至坻再一日而至津矣奴昔之西犯也越薊而南宜出于上蒼青淀之間當時倘豫宿一兵于此賊知有備必不敢輕過前事大可鑒

淅兵防守保坻北灘等處而三岔口尤爲南北大道至江黄口東走開灤西通津務亦是大道

但河水深廣虜渡不能耳昨知賓坻完實所以急欲過河河不可過野無所掠數萬兵馬豈能枵腹以俟但使在薊諸將不令賊西向一步賊之去也不過一月耳

浙兵不願出津城一步遣之戍江黄戶梁城所等處費强而後移駐卽川兵亦難持矣募兵之宜戒如此

太行道中紀聞

予過大行山一帶訪山西隣虜河南隣山西險甚習因併舊聞及磁州形勝以告采風

三關重地處處隣虜延袤二千里而額設各營兵馬不過五萬餘其堪戰者不過五六千耳恃此五六千散卒支撑二千里長邊與二十萬衆强虜相當可乎哉今二運不繼安能復益一兵則惟有倣古人邊縣之說將三邊道所屬忻州代州崞縣繁峙五臺靜樂定襄岢嵐州保德州

嵐縣河曲縣興縣凡一十二處丁壯鼓舞團結務使人自爲守家自爲戰卽數十萬精兵立具此處種田無法不引水不上糞不鋤不耙極豐之年每畝不過三斗苦旱尤甚宜令原種百畝者止種五十畝勿以多爲貴又使當初凡此州縣皆立作衛所民地籍爲屯地民丁籍爲軍丁如今之甘肅一鎮自金城門迤西無地非屯無人非兵金關城無非穿袖箭衣者乃今隸赤籍伍符者地則磽确鹵沙不堪施鋤耜耙人則鶉

衣鬼面不堪頂盔束甲平時旣以邊方作腹裏有事安能以腹裏作邊方而官是地者終年累歲倩人代庖一切廢閣況敢言兵耶不知腹裏州縣但取循良邊方州縣須兼將畧然民兵亦不易言矣富者用賄買免貧者盡情科派虜患尚遠官害切身爲之奈何（紀山西三邊民兵）

三關墩烽除水泉一帶牆上之墩足觀矣而牆下之墩自水泉以至省城及各分路墩臺傾圯廢墜不聞析聲間有一二墩軍鶉衣鬼面詰之

則曰每墩例設一軍例該平潞汾三衛軍壯前來貼墩夫平潞汾去此千餘里往返二千餘里以二千餘里外之軍壯而欲其聞警馳赴墩上傳烽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是必于墩下置田造屋召人耕住每墩約得夫四名每名約得地二十五畝草屋數間使其父母妻子俱生于斯聚于斯葬于斯一切歌訣烽事童而習之絲毫無差一旦聞警照歌分傳庶不悞事蓋余在山海城上見南兵守城者長子孫因嘆感將軍有法以貽后人哉（紀墩烽）

三關隣虜衛邊止因糧薄不得招壯丁只得因用祖軍此祖軍之難得勇壯也若肯于祖軍中少加遴選或亦不至此而又爲頂首所拘壯者未必有錢有錢者未必壯即使韓白復生亦不能使有頂首之祖軍横行匈奴也（紀祖軍頂首）

東路廣武迤南沙圪塔東山廣武五里墩西山腰鋪南口入里庄東崗俱有荒地繁峙縣沙㵎驛東深山都金山舖等處東至三泉西至下涯

村南至小白峪北至羅家坪共荒地五百餘頃俱離村疃遠寡人跡踅踅無力耕種賠糧拖賦此地俱平衍肥耨苦無一泉可成膏壤有隣近人家挑渠引水做成水磨水碾始知此池內有大泉三股被振武衛軍餘侵占獨享共利不許各村灌田五百里之荒皆此人作水所致即宜拆毀碾磨將水改爲三泉并隣近村疃居住軍民澆地此水周圍引開接連滹沱大水可灌數萬畝地平刑西南地名孤山有應墾荒地大約

十數項離平刑關十里離孤山八里有地名洪
澗村白龍廟一泉有水桶粗其脈甚壯係滹沱
河源頭至永興鋪澆稻地少許若將水勢河道
經繇孤山可開渠開荒紅門峪東南兩山鶴子
溝迤西北北樓草塲山樑周圍俱有荒地宜開
中路陽方口東北五里臨河荒地數項盤道梁
至夾榔樹燕兒水鵰窩梁朔寧堡一帶荒地數
百餘項薛家窊王野兒梁大約項餘先年俱有
大樹累年鄉民砍伐木植將地遺空盤道梁舊

有贍軍田地至今失迷不種寧武至黃花梁神
池前後山荒地甚多利民教塲東西荒地大約
項餘野猪溝山坡長林堡車邊坡弁臨邊墻荒
地八角石廟兒田家嘴閆白鎮山秤答溝神池
東湖村大小狗兒澗荒地急宜招墾
西路老營界地椒茆山作何開種老營堡門外
有長流河水一道其岸甚低開渠灌田無數如
高坡處即用水車導取河之兩邊如立坡即招
人削成漫坡可為田地入榔樹道傍兩黃土坡

荒地亦多又有河漕一道此地臨河可開渠引
灌不則用水車絞水上流唐家會顯崖寨三岔
莊窩舊寨兩夾界有河水一道係蘆芽山流來
此水最便灌田紀東路中路西路開荒
驗封抽兌逐名給散良法也每當放糧先將各
該營軍馬實數從實筭出共實在軍馬若干每
軍一名該銀若干共軍若干名共該銀若干每
馬一匹該銀若干共馬若干匹共該銀若干所
領出銀除各處秤有大小副與不副短少銀若

干除椿朋銀若干除攤貼京塘撥軍銀若干管
本利息銀若干又逃故軍丁若干緣事曠役若
干全還若干截還若干倒馬長支草料若干全
還若干截還若干每隊實在馬軍若干馬若干
匹步軍若干共實該銀若干照數包封赴道抽
兌唱名給散仍置大鑼一面于道門外如給散
不公者不論開門不開門即擊鑼聲究紀驗封給餉
山西一鎮邊分兩截勢有緩急自寇家梁起至
盤道梁陽方八角地椒茆一帶名曰緩邊以外

有宜大兩大鎮爲之屏也自地椒峁歷老營水泉偏關河保一帶名曰急邊以水泉隣兩哨河保隣河套也寇家梁之邊整修如故儼然一長城是可恃矣盤道梁至地椒峁一帶約二百餘里或高或低時厚時薄樵蘇耕牧踐爲大路壕塹品坑夷爲平地而寂無一人司柝此有邊而實無邊又無論守邊之人矣自地椒峁至老營水泉偏關樺林一帶則墻幅屹立樓墩聯絡水泉乘墻有軍贍軍有地又居然一長城而修葺

方新磚石愈力遲之歲年可成一鐵邊而樓子營河保河會一帶延袤亦幾百餘里邊墩之低薄傾圮亦如盤道梁間有一墩人跡跫跫柝聲寂寂亦如盤道梁甚至唐家會斬賊灘緣山爲邊內無徑路外借虜地車騎所過虜可襲而取而邊墻低薄較甚盤道梁使人丈之有高一丈者有高七八尺者五尺童子一躍可過不必徒足也此邊墻墩樓刁斗之大較也夫隣宜大之寇家梁盤道梁以至地椒峁邊雖設而無人猶

曰宜雲固則我亦固至水泉樺林以下逼迫虜穴樺林已覺解嚴水泉而樓子營河保等處河水泛漲挾渾陀而凌波者虜人善遊宜何如崇墉者而乃甚盤道梁即水泉一帶墻堅墩密然亦止可傳烽耳不能乘墻也五里一墩一墩五軍一軍有地五六畝室廬耕耘其下非不備具而邊長墩少墩多軍少但可傳烽難以擺邊此欲于各邊墻下墾田集衆也以一當百名曰肉鐵邊然爲之當自西路水泉河保等處一帶始

次及中東二路諸邊而水泉河保等處邊墻若但用西路額設軍壯則墻多夫少須三路軍壯總歸西路舉凡可緩之樓閣無益之亭臺如亭[illegible]之黃花樓祠池之望游樓等類一切停止三路軍壯盡以西路邊墻爲事分工記丈西路安則三關舉安俟西路事完仍舊分軍歸額各修其邊而所云肉鐵邊者則三關並舉墻上須多設空心樓密排鎗砲從傍對打庶于肉鐵邊之說相應凡禦虜之道須爲三覆以待之若止靠一墻八百長邊

一處不守八百俱廢聞虜騎入犯多從梁上行
走不從川中經過如嘉靖年間從西路入從寇
家等梁取道則梁上工夫尤爲喫緊三關什九
山梁什一梁低路坦無處不可行兵若夫墻上
亦宜十里一大砲但塹山爲險置房住人練人
用砲卽不建樓亦可三關誌所載如東路平刑
嶺平刑關牛還梁車道塲堡白道梁二岡馬蘭
口白草溝中路火燒梁圪瞭嶺臥羊坡王野梁
陽方口狗兒澗水溝口圪垯礶靳家窊牛肋肢

灣莜麥川勒馬溝長林堡西路衛川馬頭山奸
漢山丫角山五眼井將軍會紅門乾溝驢皮窰
青草鄉刁窩嘴東長嘴關河口寺塢平虜賈家
堡水泉石鄉七里溝魯家口牛角尖陝西大川
墩守河十墩龍王廟斬賊溝趙家山曲峪口郭
家灘賈家灣皆冒大舉外共各梁上下要害處
儘多不過數十處並三關誌所載共不過五六
十處各架有大砲細藥從兵慣手虜豈能飛渡
耶

紀邊急邊

三關軍馬芻糧最菲西路止七錢中路止六錢
三分東路止五錢四釐豈以衛邊士馬區區芻
糧便足騰飽想當初盡賴屯田養贍故芻糧如
此薄短而今則並無屯田不知所謂屯者官種
乎餘丁種乎民種乎皆不可知矣此猶其小也
甚至有地去糧存苦累貧軍刺骨切心則幫軍
之地已不知落于誰手而錢糧乃在軍身包賠
軍士安得不困所當處處淸查卽一時未能奪
地還軍而派糧歸地免使豪強種無糧之地貧

軍包無地之糧凡此皆以衛所屯田言耳再以
民屯言之衛所屯田之外又有民屯者多係原
無著落田地投占開種報入屯田故名曰民屯
言民者別于額隷衛所之地也言民屯者見雖
不係衛所亦不隷府州縣總以供軍儲故亦名
之曰屯而今則不知何處有民屯若干畝分釐
毫應該糧若干石斗升合何處收貯何項支銷

紀三關軍屯民屯

山東道中紀事

金陵尾也山西河南湖廣支脈也山東中喉也九邊諸鎮其脊也欲首尾支脈交通南北呼吸相應莫若使中喉不病盖以山東居南北之間天下漕粮交集之地也計惟首立社倉以備饑寒則民知禮義嚴行保甲以備反側則民知勸善精選民壯以備冦盜則民知教習務使中喉有所專恃則首尾庶可相通至於

金陵其策在沿海立堡沿島立墩上下之巡舸宜通江海之水兵會哨在閩守廈門梧嶼則賊根可絕在浙守舟山烈港寧定馬墓則倭颶可消在　金陵守孟河湫港則賊藪可靖然後以

天下之急急

京師則京師無不固也以天下之備備京師則京師無不固也岳飛精忠鏤臂故能以敢死卒破兀朮百萬遼之兵豈特五百也李光弼納刄靴中不勝自刎謝天子故能以疲癃之卒敗賊數萬遼之兵豈盡疲癃也耿恭困守孤城數月饑渴幾將斃矣恭忽整冠南拜飛泉涌出持以示賊不戰遁去遼之兵豈盡饑困也茍能以實心從事則何事不可爲茍能以死心從事則何事不可就

磁州道中紀事

蟻尖寨上有土田水泉昔年流賊據其巔數年始下曾設巡簡司建營房今廢為荒址宜復其塡涉縣隣山西黎城界遼州河順門有高山以塹之而響堂舖兩岸夾山一路邊墻尤為禦賊要地墻外如小山口有邊墻大山口有大邊墻刻中州外翰四字于關門嘉靖間虜入犯河奔撫臣疏創設守備宿重兵今皆棄不修而磁益急矣涉之西北鉄腳峪兩大山有邊墻中河口有關門毛嶺山頂有巡簡所今皆廢其下五大邊墻東西敵臺尚存舊關券門長里許山水衝壞宜一切布鄉兵自涉而東北即封安內地近磁封安城西有地名二百冠堂四山逼峭中有邊墻以十數人守之賊不能過再西十八盤更險西北摩天嶺山愈峻絕接壤遼州皆係武安衝口其適中之地名陽邑鎮團練鄉兵可以攝三路與固鎮巡簡相為呼應大都昔日之流賊饑兵為之倡今日之流賊逃兵為之倡而我兵擄掠小民畏兵如畏賊與驅民以從賊一也近邯鄲城外二百人殺人刼財直馳東省必入曹濮徵調之害了然

磁營原額毛兵一千係嵩洛汝陜鹽礦之徒勇兵一千乃土著招募而封兵六百則各州縣之衙役也自徵調行復增新兵于是有兩兵重餉之苦

黃河舟中

十月十五日築壩滙河水于湖以便斷流挑淺二月初十日開壩放湖水于河以通糧艘鮮船官民船隻不敢憑閘即進鮮亦有過期參奏之例各閘口石板金書具存今十一月不築正月遂開宜嚴也

蓄水以櫃安山湖三十八里南旺湖九十三里皆爲櫃湖堤之內爲櫃外爲田若楊州五塘河南百泉寶應二閘山東五泒皆備以利運于行

汴城縉紳爲言自秦晉入河南五十里寬衍之地宜多蓄水櫃以防橫溢云

河西務設剝船八百隻通糧廳設漕剝三百八十隻白剝一百隻宜于運船淺阻處勒限先濟以便調夫一以有淺無淺别委官勤惰必使淺者盡深得抵壩上每剝船一隻可省水脚八錢旗甲食米一石五斗河壩官常例一錢雖然余見河西剝船俱腐爛他可知已

漕之阻也因黃河磨兒莊直口等十二處險潭而磨莊與劉口爲甚議開駱馬湖因故道五十餘里直通泇河既避諸險且近二十餘里歲省挑淺銀數千而成泇河一段未了之功但須石甃耳

徐州黃河如帶地險可憑江淮聲勢相通故運妖直至北岸卒不能逾一步此可置而不講乎

徐州有上河有下河有爲 陵者有爲運者有爲城者可不熟講而漫然嘗試乎

駱馬河東岸上荒田長二十五里可得地十四

萬五千餘畝河濬之後水不泛溢堤築而外水不入且酉口建壩而內水不出可漸次田然資防佐役可耳開科起租反爲害矣治河不惜大費不收近利故駱馬河功太速費太省易以石乃可久也若欲半抵宿遷加泒遼餉半抵駱馬歲修恐未易輕議

歸仁堤外有河水浸堤脚河外有小堤形堤斜即邳家埠子二湖也河外小堤宜取湖土加高而疏河身以行內河之水使歸仁堤不受浸于

河水得借障于湖堤云

潘季馴剏歸堤以衛　陵李化龍闢泇河以濟運其功一也即歸仁堤三十九里既西捍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射泗州衝高堰而又東睢湖二水之流并入于黃以助刷河之勢今十鋪漸傾宜一整頓

開泇議始于隆慶初年都御史翁大立其後屢勘屢罷有云工費三百九十七萬者有云一百五十餘萬者萬曆二十九年李化龍議分黃開

泇計工二百四十餘里估銀二十萬改直河之支渠修王市之石閘平大泛口之湍溜濬彭家口之沙淺二年告成

自舒公應龍開韓莊以洩湖水此河之基始肇自劉東星鑿良城以試運艘此河之脈始通至李公化龍而始竟朱公光祚又開駱馬河以竟之故今日治河莫大于泇善後莫急治勤歲修之實夫節省之名駱馬河五十餘里止費銀六千一百有奇費過省矣會典一欵河堤每歲加

高一尺加厚二尺諸臣納議改為五寸此非司例之歸仁堤也若夫建館以棲堤夫修廠以貯物料盡弁髦視之奈何朱督臣云非謂泇河與駱馬河一開而黃險即可不治亦非謂黃溜一平而舊泇新河可不修也

宿遷志書陳窰溝去治西二里駱馬湖去治西北十里旱潦不常二口任便利涉予操小舟循視第苦缺少一段石工此費似决難已

伏水自蒙陰諸山勢莫能遏宜于亂石山迤東

挑濬殺其勢以歸東湖再挑張家口平地一百八十丈以接泇口又增築西岸老崖各高丈許以禦黃流大抵水盛宜與直河並瀉則險溜之勢自消水涸宜于張家口築壩則泇河之水可灌修築之暇開墾湖地屯種亦一說

先是有議塞黃堌不如隄山西坡歸小浮橋若不塞不用其若用泇河直接鎮口引汶泗武沂之水閘至邳州二百餘里棄黃河涓滴不用亦一奇也而予謂黃河大關國脈萬無涓滴不用

之理故議商賈行于斯漕艘迻于斯收一半之用亦臆測云

河淮道中

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境后因有客兵年例又有主兵年例初止三五十萬近漸加二百三十餘萬屯田虧矣以年例補之鹽法折矣以年例補之民運欠矣以年例補之

金陵道中

長江天險晉齊間事耳自兀朮伯顏渡江江難恃矣南震則楚粵閩浙俱不可固池河其關鑰也瓜儀其門戶也海門龍潭兼防泗淮海安慶太平據上流兵與城皆無可恃東壩路通吳越京城定淮金川儀鳳神策諸門寂如山林六朝城不統一雖屢有城下之師赴一城而數城守在如烏林新江臺城清溪是也今破一城曠然百里不如禦于城之外故有六營四十八衛十

萬卒之設也按原籍補及額足矣若浦口築城開河幾百里通大江來商賈亦急務也

徐州道中

河道錢糧如置樁買簶採石採草芃是役者計十分之一請托充河道科及工房有例矣庫支十分留一名曰節省庫書又有例矣所存十之五目破百出一遇伏秋水發盡托河伯急則柳梢草束分派里甲波及鹽店諸司選委宜愼也徐州新城議于牛山南數里外雲山地方蓋北憂運南憂陵河使者約而使東無敢窮詰故遷城以避河誠爲苦心然徐州旺氣所鍾自漢以

來河決屢告彭城未嘗議遷則舊城似宜重修且泇河一道性義韓庄之石素號難治成此孔利倖也非常也然可憂正在此河嶽國之用神即利泇亦宜黃泇兩行予嘗云昔以海運濟漕運之窮今因新河廢舊河之利每每痛心徐州蕭條更甚淮泗城外見一二帆以爲希有屋廬渰沒僅雲龍山放鶴亭無恙耳棹楔入地官舍產蛙無復鬪雞走狗之氣而所在河官恃泇河泰山如邊吏恃款輕裘緩帶以爲常駱馬土龐

泇工不開善后二百里內巡徼寥寂一介行李
佇舟宿遷踰邳涉嶧猝有不逞倚山而嘯然後
議徐河而憚于行險亦如海運之艱胡不及今
定議使糧艘自泇河入自徐河返商賈行役皆
如之使徐州猶得一半黃河之用且順水南下
亦長年所樂趨也嗟乎倘存修城四萬之積以
助徐工其庶有瘳乎
徐城中都門戶妖賊之變一徐州扼河以守而
東南諸郡高枕無虞前人議改州而府割山東

隣邑以充屬㝡至計云
朱總督批道詳徐州既遷之后就於羊山築壩
建閘以遏黃水衝入歸仁堤之路是矣舊護城
堤可以不守郭家嘴等處可聽其決不治乎且
祖陵運道與近城附近之民生有無患碍否
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周省青州入於徐州環
以名山遶以大河東南至淮安西北至兗州西
南至歸德徐介其中豈一州官所能彈壓司禦
有戶部守禦有兩衛改府亦非難也議宿重與

設大將以統之昔人有深意焉築城內街道高
出河面一併起立四門城樓甃城既有成議矣
不復三山故道則新築大壩不保大壩不保則
歸仁一綫之淺堤必潰而邳宿一帶之河道必
淤復故道而進築縷隄決口以挑水開鑿土山
天然壩以滾水所以保固大壩至接築斜堤又
防河之旁溢也故道應挑四里斜堤二里按此
議起於徐邳報水漲睢寧曹字鋪舊堤漲漫一
二尺宿挑岸堤平而討求其故上源泰鄭之間

未有雨水何以下源邳宿等處驟溢乃有此補
救之論也按此必歲修蔺畧而山清之間安東
入海之路有闕焉吾向謂恃泇忽河蓋不幸言
而中矣故有開天然壩洩流注湖衝劉家口淤
澱泇之慮焉總之關防唯遙縷二堤往以黃泇
工役繁興置此不修二十餘年河衝堤薄且今
年為土埂明年為河身本不修堤而致河之決
又以塞決而闕岸之修狼矢三山固其宜也然
上源自陝西歷河南山東下達豐沛徐邳睢宿

挑源由安東入海原係一派必上源水發而后下流水長向者上源無事故專咎蕆修今河南大有事矣而淮徐間無一堤非將决之狼矢無一岸非未開之三山爲之奈何
山清仰受黄淮二瀆既修徐邳二堤則將併數百里奔湍之勢全東於地中又合此二瀆衝刷之危茲集于岸下須一體幇修而後可

詩 選朝

春水畫骨歌 自題小像時沂錫山

放舟春水聽龍吼九龍之山一培塿我生有骨倩君手筆走星辰酌大斗床頭萬卷去其朽飽啖鮮霞如啖藕采茶陽羡滌尊卤新植芙蓉二十畝竟日關門簡徒偶
至尊獨憂誰司咎赤心事君以求友肝膽應須奉元首生來不受利名牽談笑烟霞揮敝帚添入長松鳴蚴蟉敬賡天保上

君壽東南力竭何所有聊寫萊麥在圖右我欲持圖上黼扆長隨父老擊牛酒

夜渡金山

南國崔嵬勢盡來烟帆齊向鏡中開長空挂月疑無地大海迴風忽有山以我實刀隨流水何年錦浪起樓臺妙高深憶濟時者江左風流有異才

其二

元良凿學簡成均樸遬如臣厠友賔坐對空江

遡祖逖遥呼三詔愧焦君深更細聽魚龍語片
葦平分吳楚雲獨使至尊憂社稷肯教終日醉
驃驃

其三

憶昔讀書金山寺墨花噴浪上青霄樓臺影碎
雲根活湖汐磨礲鬼斧銷巻石無多閱世態龍
宮一半住僧寮濤聲時共人聲語靜吸中泠說
聖朝

東阿李侯

千峯高枕綠烟蕉葉題詩課野田稽古已知
畢管晏臣時猶未薄魚鹽東湖今借西湖長明
聖池連泰岱泉吏散空庭鳥雀靜遠山雲起任
揮絃

河間王太守

河瀛望色借深籌樗櫟還勤藥籠[illegible][illegible]以扁公
爲太守天教赤子作桓侯同人猶自(?)[illegible]秦越運
腕先須問樂愁昔有眞人入御夢一夫(?)名已動
金甌

山海關前屯副將軍飮

前屯松樹何龍從手挽山河百二重犬吠嚴城
聲似豹鈴摇清角語皆龍陣雲戰苦忠魂厲塞
月清懸赤膽同聽說西戎髮上指擬將提槊向
雲中

其二

寧前一線扼咽喉壯士提刀孰與儔山海當關
蹲虎豹肝腸如雪徹塋簇精嚴壁壘雲屯壯吐
納天河樓櫓稠結髮匈奴七十戰何愁李廣不
封侯

寧遠鼓樓與將士痛飲勵戰

漸看光復慰瘡痍獄貢重瞻舊漢儀自有肝腸
清塞北肯容兒女夢遼西

其二

膂力經營誰與先十年戰守説寧前朔方重見
堯日月樂浪駿增漢幅員

中後所王司農帥席

海天暝色上高樓刁斗霜嚴萬籟收粉蝶不來

無樹夢釣磯未斷有餘舟六年舊識胡安定一夜欣逢蕭鄧侯知是雄邊清白吏選人夾袋合深籌

何承渠副將軍招同張午垣徐都閫飲首山時桃花一枝開湯泉重搆祖帥治海舟待渡

無慮峯頭十丈松長髯慷慨復頌容首山東望醫閭峙星使北來牛斗衙席向覺華邀祖梖泉如湯沸徹桃紅我行未覩單于面拔劍中宵待舉烽

其二

徐孺陳蕃塞上從侯誰在矣張仲同君橫長槊除醜虜我有玄言問老龍山向至尊齊拱極水因東折必朝宗如今不賣盧龍塞萬國車書四海融

趙元戎招飲角山觀海樓移酌署中

巖關開府鎮羌氏舜日蟬聯沛澤瀰大海東來駐箕尾男兒到此照鬚眉錦州苦戰身為堞渤澥狂歌浪是匯我亦逢君大敵勇且傾三百任樽移

前屯登趙將軍城試萬人敵放三火箭忽聞傳烽登高閱戰虜首至自瑞雲堡

前屯自古瑞州城兵火空餘一塔撐至聖廟前剩有樹三山堡內半鳴鉦樓臺倒下貔貅靜肉薄俄驚神鬼轟提劍須臾虜首至將軍不減趙耆名

洛游

燕趙懷古

丹忠只有君侯血兵冗先知宋室空十載湯陰
渾是夢雎州又過岳王宮

其二

戴星褰涉渡滹河入郡良家氣若何易水昔興
今已熱制奴還少一荊軻

其三

可憐六國佳公子不及燕山太子丹裘馬無寧

取胡服栢松長愧血秦關

其四

天旋公子侯門死圖挾樊期匕首孤止爲漢家
眞帝出亡秦元不是燕胡

其五

夢裡夢身身亦假醒來覔夢夢還眞源頭識得
皆繇我道在無求夢不使邯鄲

其六

犮較滿目挂征鞍母在肯教禰禰殘今日路旁

皆孝子身寒不敢泣衣單　閔子祠

河北道中

風霾後中州當事者詥予予曰應在河決不
出四十日遇歸德復言之已果驗抵鳳陽泗
水横溢先是文廟災大雨三日兆已先見噫
天人之際甚易知亦甚可畏也

賊徒擁邯鄲殺士不敢格縱横曹濮間未知兵
與眠

中州有風怪鐵碎瓦獨全更看駭絶處九霄石

碓懸

周藩　冊封禮成時中秋夜雨

磐石藩屏駿有聲超然大雅自仙盟欽承　冊
命持龍節式覩宗儀仰　聖明
天子萬年周室輔中州一鏡四方平汴城自古
霑恩地月到天心雨欲晴

其二

周宗世美賦振振公姓公孫禮法遵齒德占星
端河洛詩書賡雅動楓宸魚藻龍節　君恩重

玉樹金枝桂窟新何待夜珠來明月五風十雨
總皇仁
其三
持節郊關凜　至尊惇庸典禮展周親中天輪
影環明月萬國元良俤　一人白髮蒼顏班帝
子稚齡繡褓舞王孫歲其有矣干戈息四海澄
清快令辰
其四
一點天心到嶽嵩維城雄險亘蒼穹圖書皆五

秋分半　皇極兼三日正中仁義率先尊柱礎
本支卜世種高松　講筵無補勤諮詢汴土艱
難啓
聖聽
中秋郊送　龍節
使命光生貔虎臺中天玉樹盡花開滿城喧鼓
尊王事五釆流霞繡上台
其二
濤沸中秋聲似雷碧天如洗見蓬萊東方月出
來何晏一朶紅雲擁節來
其三
中州宗學被甄陶駿惠文孫天語褒自有聖書
耀河嶽奚勞玉兎數纖毫
上雒王
天上來時水不狂黃河自古閙洪荒九年宗學
胥稱伯一舉秋闈獨讓王松為耆書深歲月鶴
因窺句步天潢懸知樂善東平意
神廟奎章日月光

吳大中丞年伯郎席
帝念民勞露處啼旌旗初下慰雲霓兩河動靜
關秦晉一勅狙夷振鼓鼙
聖主何嘗諱災異天風應急奏顛黎微臣憂杞
先河決好障中原與嶽齊
中秋
月華冷于霜水白已成路飛鳥靜不鳴羽毛紛
可數
其二

何處不相思中天照徹特昌期逢　聖主月桂
長新枝

其三

夢見關山候愁聞風雨時驚人新蕩漾月影下
波遲

其四

遊人凡氣盡歷歷是神仙但恐神仙去獨留氷
雪天

其五

心與鷗俱白琴將鶴共彈忽聞松子落微聽水
流潺

其六

無計留明任孤城絕域看居延擊刁斗閨夢到
城難

其七

秋氣變人天烟雲勝昨年能教肌骨換人飲鶴
翎邊

其八

幾見月當頭况逢此夜秋憂勤不問夜宵旰與
窮愁

出陳留憶汴

日涉芳園憶故知紛紛芳草亂如絲我行永久
逢君至執手如覩未見書

其二

從來明月不須期流水因風珠玉隨萬葉秋聲
客夢裡平江何日不相思

其三

曲度聞雲意自遲夜闌獨酌强裁詩江山待我
皆如舊况有新紅傍荔枝

其四

聞說嵩山禮舊師青囊許我共抽絲蒼顏古貌
滋朝氣載酒飛花有夜珠

其五

暮雲草樹更長林宇淨山空月色深別意不須
問流水且傾三百萬重心

其六

煑茗偏餘松桂心引盃延賓滌煩襟閒紅成坐
翠如雨鶴呌空庭夜未深

其七

剪燭巴窻話雨時翛然太古白雲姿花鮮月出
人皆醉靜讀黃庭意欲遲

其八

臥起何須攺舊詩名園幽典白華滋本無軒冕
榮懷抱遥寄秋風渡馬遲

其九

漢室窮經禮宿師伏生老矣拜昌時獻王慕雅
褒天口款向披忠長玉枝

其十

秋風摇落動歸思詮理談玄自有師坐看雲起
南不厭前村孤嶼一題詩

其十一

今日河南異昔時官司傾蓋有心知更饒一段
賢王意設罍陳樽併載詩

其十二

詩囊珍重冠周南藥灶封題雲氣丙自汴過陳
皎倍五舉杯邀月影還三

過歸德董太守萬司理卽席夜泛

別有幽溪路自通坐看秋鏡掛墻東乍移巨海
瀾生紫忽坐仙舟燈巴紅雨洗晴來天漢杪月
明人住水聲中四更照徹清謳發絲竹烏紗影
許同

再赴亳社與萬司理

星聚商丘再舉樽南州留轄素風存重闕壽社

怡王母大被論文洽弟昆秋水爲神拔奇士閒
雲隨我涉疎園歸來案牘渾無事入奏平反勸
舉飧

其二

夜闌始覺濕衣衾聞道廣寒深且長繞岸唐隋
分古樹隔林笑語屬長楊較龍寂聽驚人句鷗
鳥慈依牧郡塲有客明朝重載酒相逢還似水
中央

其三

歷落風塵總不知海宗門逈採蘭遲邦君好客翩尋主亳社多賢樂取斯絲長義臺問奇字白分軒帝帶松枝文章一變人稽古砥柱狂瀾自得師

南宿州吳觀察過訪

元祐重題慶曆游醉翁不在舉杯酹霜飛劍戟旄觀察影動星辰恨大丘鴻雁消沉愁赤地蛟龍掀舞撼神州干戈滿地鶩時事酒上登高理壯籌

其二

楚雲吳樹乍相逢夜訪何須醉濁醪野簌山肴雜綻菊泉香酒美客持螯風迴湘澤新營壘雷動江淮利輓漕泗水諸侯觀壁上溪沙魚鳥膩詩豪

寄訊同門廬州嚴太守

使君標格如何擬淡月寒空籠白梅風土清嘉吏事少空庭梳羽鶴徘徊

南宿州有感

輪蹄四出擁荒叢剪草編蓬立蘗灰十載久沉鴻雁信（十年逃亡稅仍在冊）八分不住版曹催（宋制賦及八分則版曹任催）鑿溪層壘開除道（做磁州左右種蓮夾道樹柳）因畝高低曲沼隈聞說形家秀文脈運溝一帶（導水四十里）水波迴

夜謁張許二公廟（殘廟坐危城雨風蕭蕭報良薄矣）

二十四郡錄元戎一九孤堞障寰中曲江齊唱昇平樂府制更張魚鑰空魂魄教兮如可作膽肝鐵也與誰同風狂晝掩怍投拜整頓山河壯鎬豐

其二

嗟公逝矣睢陽空嘆息誰者無夢翁（予號無夢居士）蘋藻古城旌義烈蕭條原野響寒蟲當年熊虎馳戎馬此日仳傴嘆轉蓬下土茫茫誰告語雙懸神鏡照民窮（予與前治兵使者胡公商屯田公嘗取冊後胡請淮賈于離臺未果行蓋可惜也）

九月朔過王莊偶讀高適閉門無不可何事更登高句漫成三絕

物蹟遲三徑隨刈葉有客近家園芙蓉
樹好

其七

乍見衣薪者秋聲慘不號低頭弗敢問何忍復
登高

其三

遥習古人語酒酣讀古騷長懷康濟念閉戶郎
登高

雨中渡淮有感

彭湃神水爭蕭徐淮泗橫如何安若命且莫問
莊生

其二

滁州不種馬千里稻田枯空坐兩太僕勞勞付
笑歌

其三

海運昔防漕運阻新河今廢舊河功石堤洛馬
四百里泇口彭城齊泛舟

其四

泗水山頭坐御史風風雨雨一孤蓬斷崖崎石
嵯行路破屋頹垣賦草蟲

偶憶泇河善後紀事

泇河幾百里天下皆道斯邳嶧頻供億移郵設
捕司

其二

落馬土甚疎金錢惜泥土石堤亦易耳海口決
可數

江心道中

石田亦可耕願人行好事輿中聊自吟田父荷
杖至

其二

田父如何說中情慨以慷下車入其室舉手賀
年康

其三

年康不可失遺秉寡婦攘及此召業戶官家蠲
逋糧

其四

子粒何可得買牛築道傍鄰人且恊貸處處孰
黃犢

其五

鄰人不貸牛一荒連坐九同我婦子饁出入互
相友

其六

舉畚申期會鑿城計戶口所在置沼池積水良
可久

其七

守衛勿准狀單牢勿下鄉指揮戒科斂牧夫急
賢良

其八

百善至儀真金湯亘千里勸將此法行田畯至
止喜

其九

漢主自臨河金錢曷足數人人皆抱薪誰識徒
薪苦

其十

倒影入寒塘青青映垂柳回頭見青山形影俱
何有

其十一

乍見釣魚人時逢斫草婦崎嶇小徑行大道如
莽蕪

廣武衛道中茶庵

樹客山隈立馬看臥牛岡嶺近前灘乍聞似落
前峯瀾久聽方知近佛龕未許塵容駐奔馬可
教幽客寫經函病僧開傍溪邊立黃葉蕭蕭一

草庵

其二

城頭便有山林色野樹蒙茸老歲年低星短垣
門欲扃花香酒熟鳥如弦依依仙窟桃源裏小
小溪深靈隱間山水之濱容我老半肩行李載
輕煙

關山謁廟

且就關山除刀色何妨複嶺一登高神皐共慶
豐年樂廣武宜知稼穡勞紫殿駕車清絕塞巖

霜杲日動征袍十年未雪遼山耻不斬樓蘭負寶刀

其二

青青古栢挿蒼穹爲出井泉半嶺紅雙懸古井分清濁獨鎮天中藏冠戎洪武最先龍虎戰朱家漫說趙韓功(我朝百戰自滁州始宋以韓趙王破此關)清流一泒名關停公旆百萬雄兵誰與同

其三

磨劍清泉靜可探遊人三過爲停驂亂抽山簪

栖寒野淨洗雲根傍野巒煑橡齋厨挑水急䇿詩玄室下山淹遠公送我真遠矣高閣應須早搆藍

辛未重九前四日以冊封至自滁太僕徐翁夜深載酒賦詩

論交十載上公車携手郵庭月色華頗牧久高青鎖閫夔龍先借課驊騮閒吟昔賦春梅贈司鼓重將秋菊過商略䏻與建置意救時應泛丈人槎

其二

梓里同朝事　聖君秋山暮色細論文三生石上曾留句雙井樓頭好宿雲孳牧萬羣來渥馬屯田千里覆黃䅌月明載酒重扶醉市戶巖邊數馬勤

滁州

牧人何處秣清湍廿萬金錢空范韓百二山河雄𤼵軔萬千鐵騎盛鳴鑾　國初畀　詔蠲租厚奕葉承平放馬寬所在戎夷覊縻鼓紛紛繒

市擲壺飧

其二

寒花滿谷馥初晴匹馬關山倚杖尋半熱黃雲貢窮壤乍看紫氣淨陰霖千家烟火炊新黍一夜秋聲急遠砧南國層巒襟帶遠授衣挾纊慶平成

其三

半村半郭樹栖霞耆舊山川總一家風俗葛天追樸雅衣冠晋代薄浮誇山陰並美差無竹陽

美同幽只少茶昨月中秋冊金篇晴雲又覆盃

嘉紗

其四

稚子盈門登渥涯故園松菊自成家抽書夙好
初盈几摘藕方鮮且及瓜借問芙蓉開幾樹不
知丹桂剩餘花江南數月多風雨碧玉琅玕未
可誇

龍興寺

曇花繡佛古招提蒼蘚雲封鳥雀棲可惜風霜
金五色剩殘羅漢貌涂黨天台鐘鼓隔凡唄雁
蕩褰裳渡遠溪西望滁陽埋骨處山河日月國
恩齊

其二

琅玡山勢近龍蟠更有龍興號古禪鐵鑄彌陀
青眷眼夢移關像小容龕佛容爭說李唐古剎
寺猶將顯德刊羅漢畫神并畫骨泥金深處斂
容寬

其三

剎有琅玡續後遊山僧指點翠雲稠近連豐樂
浮青髻遙擁關山戴晃旒風雨龍吟雜樹吼月
明人影共波流重陽獨立金山頂此地吾將一
夢留

其四

登樓側聽吟哦近疑載米家詩畫過寂寂武功
剩銘碣寥寥文事滯蹉跎青山蘿薜衣幽客深
樹雲來隱碩邁六一山頭深醉處好將文字耀
山河

重陽前一日憇瓜州息浪庵候風

瓜州臺畔沸如雷此地安禪我亦陪龍象似盂
懸印坐金銀浮玉引青來人頭忽向浪中出帆
影驚翻波底回卓錫五州煩寄語（冶淨住五州山）法輪
高出海門來

其二

西望五州呼冶淨高僧破衲共衾裯三山寶剎
朝陽拱一水甘泉吸浪收客去客來逢九日尋
花尋酒觸虛舟老僧夜夜持龍咒人定何妨雲

金山渡舟 予泊瓜州水軍設者十二人金山僧呼渡船起之活十一人

三十年前太守約金山一栗駕雲招三僧盛事吾堪紀恰值重陽訪佛寮 三僧皆買一船來可紀也

夜閱江上雨 至海日高何為閣筆午登殿日始出旋蹤留雲亭夜飲甘露寺為續前咏

五更細雨動青嶶破曉聲來一桃濤樹影新添息浪柳驚濤分濺使星袍雪山白擁雲帆出金殿光懸海日高直到留雲斂焦樹因風甘露醉

葡萄

九日登金山

滁陽已訂金山約此日登臨似夢遊遲我瓜州三候月堨來鰲頂九逢秋抄高日影招多景甘露玄言落遠洲持節江干渾不寐邀同壯士擊中流 馮守備

九日 李白宣城九日詩登高望山海滿目悲故昔又詩重陽不相知載酒任所適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又詩晚從南峯歸蘿月下石屋却登郡樓望松色寒轉碧

身在畫圖中不知身是畫還疑境中人遙向郡樓拜

其二

河海英雄色使君一席收最難得佳客月舞無人留

其三

太守供調笑所悲在故昔歡亭與響山同醉不同室

其四

飲酒不相知相知安在哉傳呼君太侈忘却故人來

其五

蘿月轉松色水流無停川胸懷憶耆舊佳句借誰傳

其六

紛戟帶霜雪客星似水閒歌殘席已散秋葉滿空山

其七

愁人未成眠明月呼不起一雁呌長天聨孤亦
知此

其八

近尋陶彭澤遠者將何之寂寞音書斷今朝憶
故知

庚午九月初三自北雍訪友靈濟宮歸而病累月枕上湯著此書洗心之至而同患憂患之至而神武神武之至而齋戒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一日不易方寸皆死心也一念能易宇宙皆活人也勗哉　陳仁錫識

乾元亨利貞

有全指爲天道者有全指爲人道者亦非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陰與陽在天剛與柔在地是天地有天地之業人有人之業元是渾不得的至合德而大人與天地合矣故乾坤兩元皆生乎心聖人之於天道也　以春夏秋冬講元亨利貞非也此四時合序之一端耳大哉乾元萬古天心豈但一歲之始哉以四德著元亨利貞者亦非也嘉會不言禮矣利物不言義矣貞固不言智矣曰合禮曰和義則禮義亦名象也若然四德足盡之矣何云剛健中正何云純粹精乾健也元

亨利貞皆健德也坤順也柔順利貞皆坤德也係詞廣大配天地易簡之善配至德孔子全在人字說易故取其德焉如大象六十四卦皆係以名而獨乾不係以名曰天行健成象成形變化見矣而有變化之乾道無變化之坤道行地無疆行乎地也天行健則天自行不言人行惟人行之所不及而人道之責愈重故自彊不息則健矣健則元亨利貞矣造物只從生物處下手元亨利貞一刻不斷聖賢只從成物處下手元亨利貞一刻不斷剛健中正純粹精七字皆到然後名之曰乾一任六爻發揮千摩萬盪潔淨精微易教也正乾教也若非寒金冰玉澈底洗滌無繇望見乾字頭面

初九

但體認陽氣潛藏四字定不容不潛如漏洩一身之陽氣一身脉理亡漏洩天下萬世之陽氣天下萬世脉理亡是以不易乎世世決易不得不成乎名名決成不得爲而未見決然見不得

衍而未成決然成不得君子勿用決然用不得用九是乾一面動的旗號勿用是乾一面靜的旗號勿用是常不用的猶之北辰常不動非有動有靜也猶之太極動而生陽是陽動非太極動也即以蓍卦言之大衍之數五十不虛一則不成數而分揲掛扐歸奇皆無定策豈是虛一以象太極可見天地有用有勿用人事有用有勿用如此見得端的方是確乎不可拔故人知乾六爻從元起不知乾六爻從貞起始乎潛不

動其正終乎悔不失其正聖人與天地相似而易與天地準者全在此故元亨利是功用也貞性體也初爻一也不趨時而先立本用九而不用一一常尊常靜則萬物資之以始矣一若可動可靜則乾亦積氣耳爲動靜之所制而安能統天之動靜乎　聖人設卦觀象而後繫之辭乾則龍之坤則馬之仰觀俯察豈待龍馬負圖而後圖書始出哉六龍一人皆有之一日皆有之分而爲六則六位不成誰爲時乘六龍者勿

用以立天之體不易也周流六虛矣確乎不可拔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卜筮易之一端若因三易掌于太卜遂謂伏羲八卦專爲卜筮而作非矣若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亦无此理只是孔子之言穩當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然則觀乾龍之象而超然于一用者豈人也哉　六十四卦之第一爻却從出處說起可見士人之出處動關乾道之變化勿用二字剛嚴斬截所謂剛柔斷矣莫斷于此

爻有輕出山而敗者失之不潛有再出山而敗者失之不確一言以蔽之失之不龍也

九二

不居君位而有君德所謂乾以君之也乾在此君在此豈有在天在田之異故二五皆判之曰大人總是爲天地立心在天在田一爲生民立命在天在田一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在天在田一在田而徒兢兢自修終是自了漢即自修爲龍爲光且有不利見之者矣惟其庸

言庸行審審存誠念念防邪務要一世皆善而不自爲修身之見盛德若渾而不留動變之迹看他學聚問辯寬居仁行耐煩修治譬如耕仁耨義勤勤種植一般象其德者蒸民乃粒豆始登香始升祖妣始蒸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胡可遠也欲不見得乎夫固有所利之耳利見飛龍之大人本天本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利見在田之大人自成自道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見龍飛龍兩大人本一大人也故二亦名之曰君

德乾一君而二民君可兩乎哉未成五則爲九二之大人而五之首不見既成五則爲九五之大人而二之首亦不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

九三人位也總是人道難做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夕惕若通乎夜也坐以待旦通乎晝也行莫健于天天行天事行莫健于人人行人事古聖賢于時位之際何其艱難而多故也況重剛不中必有賴于進修者乎然亢龍不見于三四而見于上進退反復之際有深心大力焉故亢龍即在飛龍處消融至亢而時已極矣葢進德修業無住頭則時位皆隨之而轉也乾爲天爲圜進修圜學也亢則圭角而方矣非天體亦非天用矣　湯昧爽丕顯武會朝清明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而猶有危言之者莫如文王其日自朝至于日中昃正與終日乾乾夕惕若同是以無競維人執競維聖而文王立緝熙之人極也　乾以三四兩爻發因時及時二大義因時

而惕非因時而憂懼及時而變化非及時而進取所以有箇在天又有箇上不在天有箇在田又有箇下不在田有箇在人又有箇中不在人靈妙虛活不可測度惕躍關頭間不容斷如羑里之惕多一分小心乃適得其常體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那戰兢危懼的意思都是時節因緣合當如此萬分翼翼然後平平无咎又不在安平之地而常住于幾深之淵此所爲惕也若因時二字不明也只是彊勉一路工夫居上不驕

在下不憂此神龍絕學可易言耶春秋賢大夫亦知朝夕計過然于乾體无涉

九四或躍在淵

大哉无咎之義三也厲无咎危厲薰心有安宅焉四也淵无咎深昧不測有天鏡焉神龍活潑天德出寧淵淵自在上下无常有常則天壤易位而不知進退无恒有恒則東西易面而不覺无常无恒即是无方无體不疑于行而疑于心不疑于天下萬世而疑于淵天空洞之地玩此

或字將古今疑情疑局疑理疑事渾身鑄造一番邦似跳躍出來又終不作了然不疑之案以立標榜何其淵淵也哉赤松之游得了一或鄴侯之出少了一疑到底是疑方到底是乾　一躍而起則向乎天主持定而後變化出此一躍豈是容易蓋四可以不在天不在田不在人而不可不在淵在淵而不或又多着了在淵的意思便欠幾深大都可使終身離進存得不可斯須離退亡龍一失其穴所以爲淵者淺矣淵矣　九四三不在究竟何在明明有箇下手處出頭處故或之非此不或也不疑也我徂東山滔滔不歸疑乎信乎大風拔木傳疑乎傳信乎後之任事者皆謂自己信得過何計人言正恐尚少一疑在嗚呼躍淵而疑臨事而懼當幾立斷豈容私髮疑哉不疑哉　九五飛龍在天則雝雝肅肅有常儀的可按節而馭也在帝左右或先之或後之我奉天天隨時人之利見之也其出入以度水火雲龍各自奔奏親上親下皆

安性情上出類下從類天不離羣凡可作聖在天者位也乃位乎天德則乾已下其首矣認定飛龍爲在天遂爲亢龍飛而不已將安往乎然則本乎地者親下非仰其在天之大人耶

上九亢龍有悔

以其龍體也斷然有悔易有太極也以其能易斷然有太極若不龍則不悔不易則无太極而進退存亡之主生生化化之門一齊阻塞乾道大中至正豈有此哉須知正字在則悔必在有

悔而不失其正雖費推移實得中流自在故躍龍一起而即飛亢龍反身而善變　雲行雨施而品物流形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亢龍便將一片鋪天塞地的精神與雲致霧的力量化爲斷流截港枯田旱海不能康濟一身安能康濟天下犯了一箇盈字又犯了一箇災字又犯了一箇極字六龍之妙全在不犯手而三犯之若使提醒乾元呼吸用九何故與時偕極也只爲着了一分戀進存得的意思多了一分怕退喪亡

的意思却不道退喪亡是我的眞龍穴也龍穴失而龍勢亡龍力弱萬物不始品物不流突開有悔之門明示風雷之路世儒謬爲原心之論歸之時勢不得不爾不几矯誣聖訓耶　此六十四卦第一悔字也惟其具有龍性故係之以有悔所以貞悔二字劃得過一悔則貞不悔也吝雲行雨施只是去一吝字來一悔字雷雨之動滿盈是不吝之象不吝則有親有親則可久總是常流之象不流則盈不流則災災與盈誰其親之一不親而无位无民无輔諸患皆至用九三四涉人事兩曰无咎用九見幾先係之曰吉此一見字是乾學首開眼處龍視无形龍聽无聲出王游衍自知自見不作畔援欣美想亦不作誕登于岸想不作一篙自渡想亦不作慈航衆載想用九便不見了九字六位時成便不見了龍字羣龍无首便不見了六字此是何等見地自然推之无首見羣不見獨見羣之无不見羣之有看一羣字點破偏至之學孤詣之

品廓然大同涉同人之舟載大有之車此段心陽有何首尾舜居深山之中木石鹿豕人見之鹿豕舜見之龍象然則羣龍不必六龍也智愚皆龍也靈蠢皆龍也　時乎不用七而用九不用八而用六七則雜陰八則雜陽九與六皆不雜故可入用乾道无首天淵之體也圓其體而方其用者无之地道无尾代有終之義也乾自以陽始自以陰終坤特代之耳曷嘗有尾哉如是而兩元皆至用矣係詞曰精義入神以致用

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身且不見何有于首　龍可羣也然陽卦多陰則无首之義朋不可不喪也然陰卦多陽則有慶之義若云老變而少不變故用九亦淺之乎言易矣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未有有理而无數者今人皆因无數所以无理如人一身耳目口鼻手指皆數也自天以下自地以上皆數也君臣上下品級等第皆數也无一件不用着數乃重理而輕數究竟數不明白理亦糢糊然用數

者非用百千萬億之數也用九六而巳推之无首无終然後其數盛大百物備矣

大哉乾元

乾始是乾乾能事然不在乾上看而在萬物上看處尊无爲之象然稟有厚薄亦歸之元氣此言非也乾氣輕清又何分厚薄此乃形生神發以後事也非資始地步　大哉乾元資始統天誰統之乾統之闢地開天乾元一大學問也品物流形誰品之乾品之類聚羣分乾元一大學問也故有天統有地統有人統而乾元統天則一人道之尊也有貴賤之品有卑高之品有小大之品而乾元品物則一人道之別也月旦之品人也是我强造出一箇物像來這是行不去的謂之不通乾元之品物也是物自獻出一箇體貌來這是行得去的謂之大通大明是日月終始是四時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六陽得位以此御天小心之極　大通而至正便成一箇无偏黨无作好惡蕩蕩平平咸出咸入

之乾道那一物肯安于固常守其塊質而甘爲不變不化之物與草木同朽腐也哉各各有性命各各自去正性命只有一團太和薰然不失乾元之意與最初一點資始之意胚胎醞釀直至有德有造成就結果乃利貞而大哉乾元首出庶物即庶物之首亦盡出矣盎未有一物不首出而能咸寧者也何也有天下則有天下之首出有一國則有一國之首出有一家則有一家之首出有一點血氣心知不死之性在亦必

有箇出頭處正所謂乾元无物不有无時不然有一歲有一歲之首出有一月有一月之首出有一日有一日之首出我既首出庶物而庶物之首盡出嘿然反到乾元路頭步步亨通處處收拾精神自然凝靜歸一无一毫走作漏洩便是咸寧境界必世後仁久道化成總是感到人心極和平處无可言說方是太和頭面

雲行雨施

天道不專靠雲雨乃摹寫下濟之狀風霆露雷

无非教也獨不能流形乎然而不言者何也蓋已在乾道變化中矣變化即是生克益雲行雨施順而生之乾道變化逆而尅之逆而反源性命太和萬物皆備逆之又逆情返于性事歸于幹物遡其宗道形而上萬古一貞方是萬古一元一身皆貞方是一身皆元如環无端以首出庶物之上誰有亂其性命傷其太和者哉大都天地形也健順道也品物流出天地之形是故形而下者謂之器乾坤積聚健順的理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

乾道變化

流行處俱是道何故于利貞註定乾道試看利則向于實這段意思非是小可那物物帶來的一片生意發洩甚易收斂甚難收斂而結實甚難大費天工爐錘譬如父母之愛嬰兒生得豐滿聰明却不喜只望他結實造物之意亦然父母于此不知多少節嗇多少薰養所以聲希味淡纔看出天地之心勞苦裁抑纔照出父母之

心　一草一木皆天地至寶愛珍惜的性命物各付物不容凌亂處便是太和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此處何等太和却又須收斂歸藏加一分整齊加一分保合而後乃利貞也　天地始萬物必終萬物而後謂之利貞不終則天地之事不了臣子始國事必要終國事故曰知終終之又曰无成有終不終則君父之事未了即是利貞虧欠處所以臣道合當做者斷然決做卦有卦之六位爻有爻之六位此言卦非言爻

也六龍只抵得六位兩字其義與羣龍无首同
若云時潛而潛時見而見是以爻解卦非也大
都六位即伏羲之八卦原是極活動的故曰時
成時乘六龍即文王之八卦然總不出乎先天
故曰御天而一秉天爲主也請以先後天八卦
明白剖之便見自古只有伏羲八卦亦只有伏
羲重爲六十四卦若文王八卦乃特爲伏羲下
一轉語一爲現成之八卦一爲相錯之八卦二
老定位而通氣者不相悖者不相射者无非逆

也逆則生生矣奚待文王布置而後見神用之
不測哉文王八卦猶如孔子乾元坤元四字各
自摹寫學易得力處世儒以後天配先天又強
以時令注後天不知帝出乎震一章按節候布
方位此一義也若雷以動之一節神也者妙萬
物一節乾健也一節震起也一節或言人或言
德又何嘗拘時令哉即如八卦相盪復有六十
四卦按節氣圖此亦易之一象也始作八卦孔
子以與伏羲不以與文王　時乘六龍一語已

帶了利貞意思看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惟有首
出而已若云聖人之元亨做一段聖人之利貞
做一段亦宜善看久道化成是恒卦地頭天且
弗違是乾卦地頭　天地事事有箇準則天度
天象天數與夫乾坤之策毫不錯亂易與天地
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綸在乾[illegible]雲行雨施
在屯爲雷雨滿盈遍乾坤无之非是也然原始
反終則大明終始之說矣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則乾道變化之說矣如是而後神无方易无體

有不易之六位乃有變動之時乘而後易與天
地準也　天地只用雷風水火山澤孔子又以
八德釋之其實人身具八卦即具八德初非以
人之德合天之象但天能變化人不能變化只
爲少了摩盪工夫有象氣而无情狀特發游魂
爲變四字于精氣之外而又以神妙萬物四字
呼吸八卦之精妙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則乾
道之能事畢矣　各正性命便是利貞何故言
太和又言保合太和這太和處都是造化之元

氣然後貞復爲元是以天地㴱謂之交泰言天地接頭處也旋乾轉坤足以幹事其搏梳至矣乾坤不言乘承比應非也時乘非乘乎承天非承乎同聲同氣應地无疆非應比乎　性命有歪斜的太和有乖戾的只爲雜了陰柔之氣不剛健不中正不純不粹不精若萬物具有乾道靜而正顯而藏與陽俱入无搖養氣而閉藏之後發生又无極矣　萬物當發揚之時最難收歛猶之有才氣揮霍之日政難節制精神不覺

發越盡了規矩不覺漸漸放蕩了却虧步步約束便不至浮游而不實漫渙而无歸變化氣質總是乾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是從容中道天行有程度有期限有交界一刻慢不得一刻怍不得自强用一毫力氣不得統得天御得天方可語此　天行健天自行也不曰君子行乎天但御之而已牝馬行地馬自行也不曰君子行乎地應之而已天非人行之所能盡也日行亦不及也地又非人行之所能及也西海北海不得測度其涯涘也然則天地何窮極乎學乾坤者有止息乎

陽在下也

試看訟卦九五之位在于坎中是天在坎也這大川便涉不得初九陽在下天君儼然深淵之中誰敢出頭做事將陽氣亂動元神渫越四體百骸奉誰爲主耒陽也今人潛字不到手只爲不知尊陽亦不知陽之所在耳　如仲尼潛心

于文王文王在安敢不潛孔子先而顏淵后子在回何敢死死且不敢況不潛以觸禍乎

德施普也

先儒云見龍如日初升雖未中天其光已無不被然龍雨之施施于在田譬之日用飲食詎止被其光哉正爲庸言庸行人人做得如一鄉有儀刑閭俗皆薰而善良不特解衣推食之施是太中至正之施俾自易惡至中不恐處身于澆薄僑俗于虛僞相觀而善比屋可封故曰普也

乾是直截下手學問如忠信進德斬斬直截何
反復之有這反復二字就是變化二字乾道變
化三乃乾之終終便是始惟其反反復復將往
來消息的軸頭時時運得轉掉得動所以有四
之淵也淵者龍所安惕者道之宅兼是二義乾
乾安宅可无室家飄搖矣　七日來復著于復
卦而乾終日便復不必七日也文明以正革而
當見于革卦而四乾道乃革不必巳日也始萬
物終萬物見于艮而乾一開大明之神智徹底

見始見終不必言始之終之也噫乾之全體大
力神妙至此哉　不憂不懼龍體也這道字是
治憂懼的對症良方全要反反得轉便是道反
不轉便不是道復以剝爛而反三以重剛不中
而反反其重以趨于平反其偏以趨于中多一
分憂危不得着一分意識不得坦坦平平自有
大道若拘了方體執煞做去憂危日至何能用
于康莊之地惟其不用正而用反愈反愈正不
積于極重難反之勢而輕撥乎几微易簡之來

脉所以進德修業寬然无咎從此六龍皆去險
就平　乾言情言性言命言道言德言仁義禮
坤言敬言義言中言志言黃中而皆不言心天
地之心乃見之于復卽四陽剛壯正大亦曰天
地之情可見葢乾坤之元天地生成之大德也
剝復之際天地培養之苦心也如剝精于觀象
先從厚下安宅築起基地而後存不食之果則
艮土力也如復精于觀心先從動而順行噓植
善類然後能來出入之朋則坤土力也天心必

籍厚土故不曰見天心而曰見天地之心敦復
无悔正向厚土積累處安土敦乎仁能使世道
回春君子長駕不至屢屢靡騁也天地之心平
无物不可化君子之心平无物不可感不知感
人而漫云心學未知于休復下仁敦復自考之
義何居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下之而仁下之而
厚矣乾乾反復其以此乎不然未有終日乾熱
之全力徒爭勝於子午復垢之晷刻豈可得[illegible]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易重時位最怕犯了一箇進字唯有在淵之進順乎天因乎人迫而起强而應是退不得的故日進无咎其次即日進得位進以正是以躍取龍漸取鴻皆善進之義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造出一天地來先天而天弗違天地造出一大人來後天而奉天時此乾五深造之學也大人方謂之造聖人方謂之作今人動輒稱著作乎是天自寺而聖自命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亡主積于篋嬰兒傷于飽不獨爾也凡意氣之發揚語言之揮霍見聞之駁雜犯着一箇多字即是盈何異積篋之亡國過飽之傷見然一調停于飲食之間斟酌于聚散之際而仍化爲吉此大易轉移之妙也　這一盈字非驕盈之盈即盈虛之盈乾道至此不得不盈亦非憤盈而出之也天地之大久而不已如其不可久也而體天者可晏然而已哉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先天乾居南後天乾一下其首而全局皆動乾動无所不動乾下无所不下此乾元用九之天德也　有人倫之首物望所宗有意見之首名理膠執有事功之首浮雲滯泥此皆是物而不化至人一點便破獨有一種悟道精微自謂窮神知化意言象數皆莫之能先卻墮了天德爲首窠臼中與神易變化渺不相及大都張皇聖學之故也靜言思之能統天乎能使天且弗違

乎或曰元以長善非首而何然長善也而不爭物之先不據人之上體仁長人將一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觸一肢亦痛觸全體亦痛渾然穆然何首之有故言體仁體之而已言仁以行之行之而已若義則曰和義惟恐傷之曰存義有利亦切物善刀而藏之義焉誠恐義字一出頭而矯矯獨行與天德不相似嘉會也嘉美于此會而燦然者其迹矣貞固也骨幹于此立而確然底于純矣從天德上切磋轉入轉細從天

德上琢磨愈鍊愈精不是十分足色未易語此

元者善之長也

如好生之德恊于民心此乃是善之長五典克從四門穆穆烈風雷雨弗迷特其行善之一端耳後世全用法術把持縱有仁心仁聞只叫做善叫不得善之長噫善而不能長是水木而絕源本衣服而去冠冕也奚善之有哉　如國有元子立為宗廟社稷之主身有元首奉為百骸五官之君奉持恭敬令精彩卓越纔叫做長不

然無論首足倒置嫡庶易位為失其長即提空名以奉之終無氣色做不得善之長

亨者嘉之會也

大經大常第一要通行得去然後能守正而勿失世間有一種行不去的學問行不去的人物縱其所執甚正主意甚善却一毫无用頭處所以乾道定須大通不在通處通而在會處通又不在會處通而在嘉之會處通无所不嘉即无所不會觀會通以行典禮俯而就企而及權欲

交暢以快足于上天下澤之內則是乾道无一處不流通貫徹而元始以後興雲致雨蒸變六合矣　但知一元之朕兆難言不知亨字尤最微細若待雷雨滿盈不但造化之塞意亡而絪緼之意亦亡那造化嘉美處便散見流行了唯是薰然也又非太和頭面燦然也又非萬物皆相見絢爛的頭面一種亨通意思脉脉自領自會纔是嘉美聚會處嘉會亨之藏也四德何時不藏六爻那處有首按禮儀盡中于度神為之

笑語為之嗜飲食為之具醉何其嘉也以介景福以賚孝孫以錫爾極莫怨具慶孔惠孔時何其嘉之會也　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寞按至于嘉魂魄合寞可謂嘉之會矣故又曰祝以孝告嘏以辭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也故又曰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水草取其和无所不和矣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氣上尊也黃在中也目者氣

之清明者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按黃目鼎彝以黃金鏤外爲目列諸樽之上比于目氣之清明黃流在中故曰黃在中也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按禮之大參乃參天兩地之參參天而成卦禮成于三故乾禮書也其義微矣

利者義之和也

乾始不言所利在貞上看出正不知在利上即

看出曰義之和將利字全隱不見非不言而何所以言利之陋也利已而已不言所利之大也利物而已　乾卦如一把刀是人生大主意坤卦是一刀兩段一物截爲兩片切得開便是忠臣孝子切不開便是亂臣賊子乾利物坤主利總是利刃迎物即解綿斧之痕盡化抽刀之水復流有甚乖戾非義之和而何這義字原不消一箇和字去幫補他却爲有用義而過者所謂誠敬不若无心物各付物動刀砉然不傷其節

利者義之和也一語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乃乾之中和樂也庶物各得其宜即萬物得所氣象皆在聲氣上感通而以儀文度數求之者末矣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豈禮先而樂後哉大人造也作禮樂也樂則行之如陽氣發于黃鍾作樂之本也

貞者事之幹也

不是單說一正字乃是說乾乾元亨直到利貞一片乾道至正萬古搖撼不動故云幹也若他

卦皆有貞與乾卦不相似　六龍皆做事的人乾乾皆行事的日自古出世聖人只做一件事如作網罟作舟車以至作書契這一件事做不了何暇及他事此可想得貞固幹事的道理惟其至正定須固守就在枝葉扶疎中立起一根飽風霜耐歲月的老幹識得眞做得透靜正藏密卓然做得張主大事到手實能幹辦到貞固足以幹事而後四德行矣乾元亨利貞不屬之天屬之君子矣　結得萬物之果起得天地之

頭纔做得乾乾行事的真骨幹須知幹義甚大不爲枝葉依而立也　貞以幹事悔獨不可作事乎凡成事須十全故貞以幹爲義雨霰不能剝凡動念只一刻故悔以變爲義風雷常自運人若无貞便是无骨幹的動作大事无成人若无悔便是不運動的枯骸良知已死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亦常有悔大都提醒其神使不死而已　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按此語最是後人指冬爲空虛不用之地謬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做得千夫長百夫長務使所屬心志悉受操練壁壘旌旗盡變彩色體仁長人亦然是能喚醒一世聾聵耳目與之以聰明提醒一世頑惡與之以風雷俗革風移人人有昂然靈動的意思

嘉會足以合禮

易聖人之禮書也崇效天卑法地上天下澤著于履而此獨從觀會通行典禮之乾學看出一嘉字來最要認如內心爲貴德產精微止邪消惡于未形此禮之極嘉美處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纔做得出一套周禮來關雎琴瑟之好寤寐反側麟趾公族三仁振繩相繼何與于周禮只緣一段謙讓和厚醞成嘉美參差荇菜都寫太和鱗角羽毛皆含生意周官法度皆有所附麗以垂之萬世如今人能謙以制禮乎能卑以自牧乎能終日百拜不以爲勞乎彼視蔭之大夫躭蘗之竹林箕踞嫚駡之俗習喑啞叱咤之惡聲其實面目可憎語言无味麤鄙驕悍那有

毫髮可觀處不可觀即不可合又如習儀以亟適自揚其醜綿蕞何與大觀儀禮度之高閎不嘉矣云禮不嘉之會奚以合禮欲合禮而強合不來物不可以苟合禮乃容其苟合耶此无他嘉之會有自性滙聚處若亡禮之人筋骨都散了神氣都潰渙了聖賢如許藝腸不能爲人收拾漂流斷梗故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絕之甚也　亦有和美既戒既平按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聖敬日躋有戒體焉和而戒戒而平昧爽

丕顯之乾道也宜其治功有截矣　割刀之用
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按貴其
義貴聲和之義也鸞鈴之聲調和而後斷割其
肉以此宰天下可矣

　貞固足以幹事

肫肫淵淵浩浩自心闢一天淵卽是固聰明聖
智惟天淵所以必固惟聰明聖智所以必固不
固則天德不違不貞固則進退存亡皆失其正
看貞固二字權變狙詐如何來得有踈成敗論

人此語不逼乾坤皆有成而无毁有終而卽始
從來不開敗局貞固幹事立于不敗也
君子行此四德以坤爻反看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地是行不盡的故不言人而言馬君子若行天
之行是與日俱逐也但曰行此四德者人人易
知旦日不放空方與乾字親切而與空言効法
者殊矣看先天後天極言八卦更置之妙辨方
定位只言造化功用將八德俱不說起而茲獨
盡屬之君子兼三才而兩之危哉此擔乾道成

男精神合併于此否則皆兒女子也成男何有
況乾道乎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
事日幾中而後禮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按且
暮人倦齋莊整齊而不敢懈惰非乾健能乎哉
故又曰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
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

　君子行此四德者

四德如環无端拈着便做絕不歇手何故君子
行此四德者不幾截作四片耶曰乾道正截作

四片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截爲兩兩儀生四
象兩截爲四乾學在渾然處做尤在截然處做
此一節正好與天行健參看天人各有事也天
自行天的事所以健人自行人的事所以自强
不息　嘗坐嶤峰山擁被看日出那日未起時
天工無一處不動纔得精光摩盪五色中吐出
正陽來四顧滋滋人間都是魂夢世界只爲犯
了六極一箇弱字便竪立不起大過棟橈四陽
居中任事止爲本末弱就倒了自强不息有本

有未有終有始决不放倒　此乃乾乾一道觀書也天命之矣行事可已哉進德修業可已哉君子不行此四德而空戴一乾空提一四時之序曰元亨利貞易不可見乾坤幾乎息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

不唯作事不可也即著述亦不可也故言行之庸不見而修詞之名不立若容易建樹是多了一用若湧然立言亦少了一或德不成德業不成業進退不成進退出處不成出處及此時用

與勿用做得主一失足一失口起頭一誤乾元盡喪咎既多矣悔安及哉　天有極地有極聖人法天地而有所不知不能則專力于人道而主靜以立人極不欠人的本分不虧人的力量潛龍遁世正指人道主靜立人極第一義也于此不確无所不發夷于此可振无所不搖撼陽氣逗漏而理與氣離人與天地再合不來用九用六一切不能入用至哉潛乎憂樂痾瘝一世是體仁君子緊下手處也龍德而隱與遯世无

悶是極平常事可遯世即可善世遯世不須悶故善世自不須伐說一龍德二字生氣勃然元善之長皆藏于此　攻其惡无攻人之惡乾學也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乾德也陽氣潛藏心心善世不善已變易身子便是變易宇宙故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自有差等自有次序這世是易不得的不特潛龍也飛龍之聖人也不能盡革故俗只作變化之而已无成有終先從不成乎名起朝市之名不可居也山林之名亦不可窃

也立功立言之名不可擅也道法之名更不可冒也　潛龍勿用是用心于裏的豈在易世上只爲有了名目人望之太重譽之太過隱然有主張世道宗盟學問的氣象恰似世爲我所易了却斷斷不可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于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按生則名死則銘雖稱美不稱惡孝子慈孫不得已之

心而終不譽其親親死而尚不忍譽不敢譽況
身自譽乎故又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
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盖
其名已成矣潜龍可乎哉彼且藏器而不能藏
名乎　樂行天象憂違天與水違行亦天象盖
有不憂之聖人樂天知命是也有有憂之聖人
憂則違之是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天
地之事爲未見行未成而不與天地同其不憂
又不與樂天知命之聖人同其不憂潛龍之事

也　萬物宜識所趨更宜識所避宜避于羣之
外更宜避于羣之中葢萬物皆以遁自全得氣
之先也而况于人乎這點妙用政從乾元資始
中帶來故物含其巧盛哉乎各正性命人物一
也獸之善搏也譬則力也獸之率舞也譬則巧
也如是而有不正者罕矣此遁之一字乃乾學
正性命第一義也　遯于世之外遯也遯于世
之内亦遯也古人有避世于金馬門者特患非
其人耳其人名望已著湍懐經濟善刀而藏之

内質衾影能无悶乎忘世則悶矣我非忘世也
奚悶不見是豈不知已者之訴詈哉正知已者
之觖望也所謂伊人優游遯栖謂之何哉若然
而俯對民物又能无悶乎離羣則悶矣我非離
羣也奚悶其胸中大段无不洞了民物觸之即
覺奚爲不樂然行于方寸之内而不越其畔不
代其庖不離其職業脉脉關心優游而已沮溺
一輩只爲他胸次冷落將民物析開只少了憂
違二字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可見有憂

原是聖人之職那違字无限斡旋妙用俱從此
出盖忘世之人見順不見逆憂世之人見逆不
見順經一番憂慮便增一番籌度獨立則違衆
隱忍則違心輕肯則違世急就則違機愀然不
言則違望曠然自遠則違天有君无臣則違主
躊躇輾轉多少曲折乾道變化葢在乎此　初
九九二二爻合看乃妙仲尼當之故二爻之德
皆稱龍德惟遁世乃能善世孔子栖栖皇皇日
在世而與世相遯遯世而日與世相通如晏嬰

之阻封几于不見是矣桓魋之難几于憂違矣
而吾徒足以自樂其樂意何嘗不行于天地之
間確乎不可拔所以藏身之固并其變化之迹
而无之所以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而詩書禮樂
燦于日月之麗天沛若江河之行地此善世也
非遯世何以有此龍德而隱正中自在特有隱
有顯耳　人亦有言士君子要變風俗不可壞
風俗此語殊有病易乎世定從自家變化起潛
尚未著將以何物換人耳目心志若名之一字

正是不能潛之根從名根上斷方有入微消息
不見是其實自家有不是處須客寄內自訟要
求一個是非僅僅付之无悶已也盈虛消息之
始見得真自然樂意相關豈待人知而後樂哉
一部易皆言易而乾初言不易寂然不動乾
坤之常風雷交作亦天地之恒也要知聖人在
洗心退藏處易不向世途易第一要去名字又
要去個是字有了名心自然從世上盤旋有了
是心自然從名上着脚此其故不在不潛而在

不遯潛猶有形影之迹而遯則似天山之遯絕
一遯名心去見是之心亦去見得自家是即是
見羣龍之有首如惕如躍全在不見是裡面默
默變化　不易變易一也惟不易故不變乾是
合下寂然不動的潛龍一易而乾體亡矣　六
十四卦无非易也郄于潛龍文言說出不易二
字又曰確乎不可拔似不開一變易之門深哉
令人思

龍德而正中者也

德博而化惟乾有此功効抵得一博字博者元
氣无不周流故不曰文明而曰天下文明然必
歸之博而化博則乾之元亨而化則乾之利貞
也乾學之大在辨邪正邪正從人身上辨後世
攻人之學也所傷甚多邪正從自身上辨純乾
攻已之學也所防甚大　正中則庸此中庸之
旨也庸用也日用飲食至中至正一世皆庸則
一世皆善吾人只此乾乾元氣怕有邪氣于于
其間邪邪氣亦止在元氣內譬如飲食以養生

而過飽則病藥石以治疾而多用則傷就在无氣中防閑邪氣再无一毫空隙破綻誠通誠復都是至誠充塞教做存誠那不伐假如耕鑿而識知之象未泯克復而戰勝之迹未忘皆所謂伐也顏子功深剝復几非在我未達一間而特自模寫得力處曰无伐善微乎微乎汝惟不矜汝惟不伐從何處見他即從乘四載隨山刊木呱呱弗子至誠惻怛處觀之也　閑邪者剛健中正純粹精第一關鍵非爲邪者在天在田在

人第一正眼　天下之所以趨于庸惡陋劣不文明其德者言奇而行怪也无德以爲施小善而自伐皆聲色爲之害　見龍正中而閑其邪躍龍在淵而揭其非爲邪可容一毫之邪惡哉繼之者善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已是善已是惡天命不已盡性者亦不已通部如此无可住手處一不繼而惡矣　洪範心居南卿士庶人亦居南利見大人也　見前田地須要放濶庸言庸行是天下一片好田地人人與知與能

九二明明是修身見于世不曰見世而曰善世薰人以善即見世而不見其節孔子曰吾得顏回而門人日親无伐善善與善相薰也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非讓之也各自効其功能故不爭也非乾元溥博何以有此　乾善世一世之善皆已之善坤積善之家一家之善皆已之善蓋遷善曰遷國一國之善皆已之善　二五皆曰利見未有不利物而可謂之義者到利物而我不有處是貞之所在曰乃利貞　以舜

觀之父頑母嚚象傲蒸蒸乂不格姦可謂閑邪存誠矣賓于四門納于百揆烈風雷雨弗迷可謂德博而化矣豈待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然後謂之君德哉雖然舜能見也亦能潛也不見父母兄弟不是但見已不是遯世无悶家庭之間亦有遯也此際可容一名心否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按此數語恰似龍德正中中寫諸庸庸鵠也　龍德庸

德也何以知之遯世亦常耳何悶善世亦常耳何伐易地皆然亦常耳何拔又居上位居下位亦常耳何驕何憂此皆庸德之義　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按此數語存誠之旨備矣故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夫不欲生而誠存矣又曰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則誠豫存矣非齋戒能乎閑邪者齋戒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

不曰知始始之而曰知至至之乾知大始君道也臣道代終敢言始乎職分所至至之而已坤六三无成有終以此或曰至之而可與幾者何也三之乾乾在于行事三之行事在于盈虛消息幾微處斡旋須是可與幾方是行事非謂盡力拮据便可了事　文言曰[illegible]義九三曰存義孟子曰集義正謂義在心頭斷事與仁字最貼切全不向外面安排所以存扎得住調和得當湊集得好若把一場好事做出來即是義襲而取之故坤曰義以方外亦必云不習无不利一假習則非義矣要知四之淵只在乾惕上看出來淵者龍之宅躍者龍之神惟乾乾夕惕而後龍宅安龍神活只看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二句可上可下皆有妙用非在淵空洞何以有此夫既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疑乎在人矣而又不言人蓋聖人之于天道也乾乾人而天者也所以惕躍皆處危地聖人只看得平平常

常專做進德修業之事安其身而後動微哉微哉　三四何等危地只看君子進德修業何等平常蓋時位有極重而進修只是寬裕自在所以得安平之利也　三四兩爻發進德之意蓋爲重剛而不中發藥也然必云修業何哉有事任必有職業交修其職業而後進德始不妄故曰盛德大業至矣哉乾坤是有業之家六龍是盡職之官此兩君子皆以進德修業革去重剛不中之病故神龍處于危地躍龍處于幾深德

業无盡進修无盡其爻无咎其用中正而已既已至之矣而曰可與几此豈微渺朕兆之幾哉見幾而作是幾而後至也知至至之是幾而即至也誠神幾曰聖人此之謂夫知終終之矣而曰可與存義纔究竟便起頭乾乾有餘地惕若有餘心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有終有始矣惕以固其存庶幾哉　能修省言詞便是要立誠先儒之言也方不作一場話說然曰要立誠却不是　唐虞典謨要約不煩三代以下率多繁

衍雖議論卓然而精誠少薄无他乾德在心兌口洩之乾兌之門務要心口如一乾德始无漏洩所以肯做工夫的人第一要謹口庸言之謹亦然舍此斷无入乾處知至至之已帶了坤元意思以大終即知終終之所以存義而不言體仁爲下不倍于此可見　係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又曰其辭危危者使平又曰正言斷辭又曰正辭又曰吉人之辭寡又曰易其心而後語故潛龍直係之以勿用而已

亢龍直係之以有悔而已此乃乾乾行事日日可下手的禮記安定詞无詞費正此學問今人將訏謨遠猷容易揮霍說出來與乾體无涉兩耳兩目兩鼻孔都是兩個口是一箇漏洩天命在此故立誠非口不立　乾在口上立誠坤在口上囊括咸在口上騰說家人在口上失節夬在口上无號困在口上失亨震在口上有言艮在口上有序誠于口也　乾曰知終終之坤曰有終曰大終曰代有終終字便是乾坤不二

處　吉者幾之先見是羣龍出頭處也　无咎者善補過也乾德曰恒易以知險若三不善處危四不善處極是爲無德行而恒險不恒易已破了乾體矣雖危无咎故无咎皆是萬分鄭重之詞看兩箇君子進德修業是三四大主意所謂易有太極也　試看怵惕惻隱之心不怵惕不惻隱惕字是從乾元帶來的人生不是驕就是憂這二種病痛存骨髓中只一惕字換得驕憂二字却不從乾元來亦空惕耳所以有一番

乾惕就有一番德業古大臣進修之品也　有從德業出乾坤者富有日新而後成象師乾効法師坤乾坤非自德業出乎有從乾坤純德行者抄化裁者如極數知來通其變孰測之哉咸象効法而後不可无此占變也進德修業處處有動變如智周萬物安土敦仁此仁智之大淵也仁者見之智者見之一著見而已非此淵之所以不測也淵不測陰陽不測三四之進修如此千古聖人立人道之準也豈爲憂危而設哉

二曰存誠三曰立誠何也這是一片乾惕精神站立起來毫不放倒所以在淵二字總在存誠立誠上積之而成淵惟中實故中虛秉心塞淵不塞烏乎淵哉故世間老實的人有淵虛僞的人无淵　君子進德修業　説一道字便籠統須緊緊言箇德字説ㄧ德字猶涉懸微須緊緊説一業字人有一生好談學問修立事功其實无業可居者只看第一會説話的人是第一失業的人可見修業全在心口合一龍德總是恒德恒則自變自化自風自雷即恒也故周禮之至德敏德孝德又言智仁聖義中和之六德而乾不言但曰庸德而已忠信而已將前項好名目一一不立而專以乾惕配合天行總是人之一字做不盡人之一位站得定何暇言及他德乃知周禮所開列者皆教人之科條其實統攝于一乾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

但看三四存誠立誠四字而古今人事業不相

及也遠矣古人所處之時愈危而其心愈實今人所處之地甚平而行事多僞乾道息矣无望其變化矣湯之齊聖廣淵思齊乎聖則淵矣衛侯之秉心塞淵塞則淵矣有存誠立誠之心然後成淵至誠能化躍其動變之候乎　寧爲無常之上下而不隨人上下寧爲无恒之進退而不隨人進退寧爲離羣之迹而必不蹈爲邪之嫌欲及時而必不先乎時欲飛天而必不遽離其淵　見羣龍无首首可不見也羣龍不可離

也居上卦之下又居下卦之上一身之上下卽
羣龍之上下四多凶賢人夾輔之力不可少矣
此爻就孔子身上看最明白仕止久速无可
无不可只是去意必固我便是在淵孔子晋老
周流終身進修只是欲及時康濟此爻義最活
乾道乃華人有須臾不變不化者乎莫作一塲
大事看請自試之請提醒乾道一華之　乾曰
或曰疑坤曰不疑其所行何也乾是自做主的
可以疑坤是靠着乾做的一有疑則臣弑君子

弑父之端開矣　潛龍巳有淵了非至四而後
在淵明明是箇人道卻云中不在人宜想　莫
見乎淵淵之又淵淵淵其淵能于淵上着功夫
否下之不能淵而上之反能天未之有也天未
有不在淵者　唯有躍位甚難然曰非爲邪非
離羣亦只存誠脩措而巳　使上之不能在天
下之不能在田則其在淵也僞　四唯在淵故
不在天而无之非天不在田而无之非田不在
人而无之非人此天下大本几深之所在

九五曰飛龍在天
乾道正性命大人同聲氣而惧後世借聲氣以
亂其性命之正傷其會合之和故以雲龍風虎
掃攀援比昵之私任耕鑿飲食聖作物覩之眼
各親其本各應其同各從其類總是各正性命
萬物互相吹息一物不容假貸故有從類而无
敗類者潛養純粹精之心體也猶未離其類聖
人憫焉坤則不然必喪朋必絕類而後可以助
成陽功益三男不補乾三女不益坤而後見二

老之尊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一部作易
之原而離其類渙其羣離其類所以錫類渙其
羣所以大羣尤定乾坤之一大手也　利見九
五之大人此天下比輔之象也比輔也如輔車
之相依有君必不可无輔有輔而後有民有位
故大人一出而俊乂雲蒸羣策响應熊羆之士
不二心之臣如亮天工之岳牧无不聚精會神
以效之主上如疏附後先奔走禦侮各極其親
比无他乾以易知飛而不亢不狎侮小人亦不

狎侮君子同在乾乾惕厲之中未有不盡心盡
力惟上所使者妙哉親上親下之易乎易知則
有親九五之大人也自我得回而門人益親九
二之大人也亢龍只是高而不下不下則不親
宜其无輔也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
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盪其聲樂
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
之間也郊特牲　按未熟而用氣未成臭味而盪
之以聲詔告之義應求之義也其求索微矣祭

求之陰陽而殷人先求陽周人先求陰則是其
魂氣歸天形魄歸地而傍偟求之于彼乎于此
乎又一例也　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
故无聲凡聲陽也按孟子養氣之學本此故曰
饗禘有樂而食嘗无樂食秋食耆老嘗秋祭宗
廟是以君子貴陽則貴聲養聲卽養氣　微莫
微于聲氣以位望聲譽動人不若以聲氣親人
以文章事功震人不若以燥濕宜人與其自爲
雲龍風虎不若交相動于雲龍風虎之中與其

父之母之師之保之不若互相融于方圓頂趾
之內各從其類乃是各正性命各保太和而令
而後萬國咸寧非出類也乃從類也飛龍在天
非絕迹也乃同人也　天地合德本天本地皆
法于乾五然乾龍藏于何地在田地也在淵地
也斯義也體仁二字盡之矣係詞曰陰陽合德
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此
六位時成之說也若不帶博厚淵深的意思而
上合乾元難矣乾坤豈有兩元合德豈有二體

哉　乾二五巳括同人一卦故曰善世同乎世
也同聲同氣同之極也人不同人便是天水隔
斷而大川不能涉矣　在田之大人有見有不
見故利見焉若飛龍何所不見哉只是本天本
地各從其類抓着自巳乾元的出頭所在方不
負飛龍之王出世一番也　同人天與火故類
辨乾天卽火故各從其類乾水火皆起天地之
先　陽是太上不得的九五在天則巳上矣而
曰本乎地者親下其天水未嘗分也亢龍天與

水違行象本天親上火同于天本地親下水比于地各從其類如天與火之類辨火在天之處揚火在水之辨物居方皆在天之功也　同聲相應是雷風不相薄同氣相求是山澤通氣水流濕火就燥是水火不相射親上親下是天地定位各從其類是八卦相錯　本乎天者親上親上親下物物各自出頭六龍各自做事　莫不尊親即資始于乾元者故曰親上親下曰易知有親人若親字不到手無望乾學可入

上九曰亢龍有悔

動而有悔六龍刻刻有之而其義見于上九者所處之位然也予曰有疏附有先後有奔走有禦侮謀臣而且如雲猛將而且如雨風虎雲龍方是純乾用人手段若在側陋而不揚誰其輔之事有事之幹國有國之輔夫輔弼幹其屋耳乾道恒易以知險險莫險于此　位與民原屬之高貴不屬之貧賤若云匹夫而有尺土之尊素封而有庶王之奉非通論也无位无民乃定高與貴之罪案賢人在下位乃定无輔之罪案動而有悔亢之又亢與時偕行慮其晚也况偕極乎古今學問只怕回護世儒千病百痛誠恐破綻被人看出只管回護亢龍以爲護身之符聖訓凛然誰可移易亦不過欲人知退知喪知亡處時時猛省云爾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賢人是易簡到手者明明揚側陋在上者不可不相輔在下者不可不喪朋故又曰天地閉賢人隱蓋泰否二義已盡發于乾

坤矣　以五陽決一陰決之而已然惟五陽盛極而潰決之義須用健而悅決而和故曰夬履貞厲夬決其履聖人厲之與時偕極聖人亢之亢與夬皆乾之能事實乾之危事也決而和則善矣亢而悔則吉矣　看潛龍一爻曰遯世曰不見是曰憂危與在田之大人亦爲時所舍居上位者就此一事猛省便是亢到極處无咎者善補過也天有不足君子以進修補之此非僅進修之所能補也　如大禹之治水也克勤克

儉猶之乎在下位也若非錫之玄圭代父葢愆猶无輔耳且不惜天位與共而又何計父子之嫌哉舜在側陋雖有岳牧之荐非咨爾吁咈則玄德豈升聞于帝座哉須知此輔也輔車相依也治天下者失其輔則顧天皆虛時乘六龍其合天下之豪傑俊乂以爲盛雲濃霧也哉惟乾開大明之眼旁求乘龍之輔而後坤馬効行地之勤西南來得朋之慶氷霜消弒逆之萌大中完玄黄之體而天下常无事矣　私欲塲中最

不許悔字出頭悔乃私欲的對頭文王之德靡悔中庸遯世不悔便是无對之學　乾道動而生陽亢龍動而有悔神龍一動便與天地相似進退存亡盈虛消息无時不有无物不然况龍德哉　後世權變之學亦會側身一轉似于亢龍爻位有悟入處抑无一段實心自悔不安的意思做出來通是假悔義原始要終皆少不得如乾龍不見知而不悶九二之朞得靡悔不待言矣惕躍之交終日進修无時不貞亦无時不

悔所以生機不斷直至亢龍而又加一倍點醒若合下不悔即是合下不貞而貞悔何以並吾于易哉　復其見天地之心皆從動處見此一動字非小可有悔便是生路便是利貞不悔便是死路便是邪妄如周公誅管蔡自是中心有不安處湯武革命惧後世以爲口實全虧此一點悔動故萬世諒之而亢龍之一位儼然並六龍也易設一潜龍之象使人葢世經綸无可用處又設一亢龍之象使人寤寐反側无可安處

纔是大明終始學問

潜龍勿用下也

凡形質皆自下而生氣生之也氣生之氣藏之也畫卦始于下重卦以下爲主亦自一端自上下下先固國本本固邦寧不然上之所施几何哉故六爻皆以上進爲義惟其能下是以能上知進不知退亦不能下之一驗　人謂龍性難馴只是不肯下不知謂之龍未有不下者何也下之而淵矣淵則龍之宅也上之而天矣天則

非龍之宅也潛龍之无欲也无欲而寂躍龍欲及時有欲也有欲而飛龍之欲不欲皆下也曰神龍无欲亦淺淺乎言龍哉　效天地是退處天地之後前民用是退處民之後聖人之退藏如此　初潛龍之淵也陽在下天已正位乎淵矣勿用卽訟不利涉大川之旨欲其深入乎淵也　洪範北王潛故德潛于北極以三德置五行之下淵淵其淵

見龍在田時舍也

時舍我我不舍時大做工夫方得

終日乾乾行事也

終日乾乾終日便見作事的幾微一毫粗不得又見作事的材料一毫缺不得又見作事的力量一毫怯不得愈惕愈做愈做愈惕總之三四兩爻所處極危疑行事極平易只爭進修不爭夷險三代以上之人學問心事固如此　乾上行故于六爻發行事之象行事便要終事化馬行地君子攸行皆法乾之行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于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于天子按乾乾行事天下无可委之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君子所黽勉者唯德業耳德則凡非在我其業必相時而動豈能以萬里雲霄之翮先自試其羽毛乎此義頗渺以待解者　自試乃其難其愼之義三四成德者猶爾況爲而未見行而未成者乎自試宜與勿用參看勿用斷然勿用而

決于止也自試斷然進无咎而決于進也是以乾四之進退爲進无咎而異之進退爲不果卦有小大其辨如此　人一生怕人考不怕已考怕自試更怕臨場自試不知空洞之地人來試我不得淵昧之所我欲考人亦不得須密密自考自試自榜先後如今容易挐出試人的正少了一段自試的工夫

飛龍在天上治也

如三代之尚文尚忠尚質皆有流弊與上治无

當而天則亦多參差一張一弛恐與乃聖乃神乃文乃武遠矣况神武不殺者乎　有上治必有上德所謂格天協帝而上業无盡從心不踰矩而上學无盡欲知乾元者須如此着眼方有進步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剛來而不窮易最怕一窮字今夫時乘六龍淵天湧地之雲雨窮焉如此哉吾見進焉得焉存焉一生得意者之爲寠人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易尊二老皆儘力量獨自做不須一毫夾助若六子以下卦始有内外往來爻始有乘承比應而吉凶多故德行淑慝人品邪正大都參半間用劑調爲中下說法若用九又要濟之以柔用六又要濟之以剛九不成九六不成六即云下濟上行順承天施皆二老合下能事豈待斟酌參和只用九用六不明譬如精金不足雜以鉛銅美玉不足雜以頑石所以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正爲伯王道雜之者下此一釗夫子韋編三絕全在繫詞一書並舉二老發揮六子然後及于反對諸卦崇德廣業易簡至德事事拇到德業上念念收在進修裏始于天高地卑終于夬決一刀兩斷那有此種駁雜學問　堯舜之精天下治矣曰若稽古帝堯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則堯之乾元用九也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則舜之乾元用九也若禹曁稷奏艱食鮮食亦曰克勤克儉

于家邦而已嗚呼用九難言哉極而言之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乎九生道也用九則生生之謂易然漢人之言曰陰居空虛不用之地而以止殺爲解以此註易室乎刑名法術之紛紛也

陽氣潛藏

贊乾者言性命言太和言性情此獨揭出陽氣二字非積氣之氣而乾元至虛至靜萬古不洩之氣也尊乾而不尊乾元尊陽而不尊陽氣可

乎哉其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者乎其惟
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乎看繫辭退
藏于密四字若不
不藏也不下則亦不退也陽在下則不敢不退
不敢不下不敢不潛藏无忌憚是目中无陽目
中无在下之陽而矯矯爲忝天之發也　防氣
潛藏潛而又藏所以爲德施潛雖伏矣潛而又
伏所以爲孔昭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耕讓路行讓畔舜之文明也質厥成𤸰厥生文
王之文明也中心悅而誠服孔子之文明也日
月有明大塊有文章到文明二字斷一分本色
不得　是修身見于世一見字實實修庸實實
存誠那精神模範不容遏抑爲龍爲光輝自然
卓越矣　龍馬无文天下之至文也圖書无言
天下之至言也伏羲作八卦何不曰觀鳥獸而
曰觀鳥獸之文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龍馬能
傳聖人之意代天地之口故取象皆以文是以

爲龍爲光天光也雲漢爲章天章也賁卦言人
文必從天文說起乾卦言文明必就龍文拓開
坤之爲文爲衆文出於微柔懿恭故美象黃裳
乾之爲文爲明其文出於欽明濬哲故光同日
月不可不辨　此義不發于九五而發于九二
庸言庸行之輝光也日用飲食之勲華也龍德
正中之發越也用九而天下治以治統明道統
正中而天下文明以道統翼治統總而言之曰
乃統天豈有地統人統之說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乾坤有兩而元一乾坤之元有兩而生物之心
一有人道焉乾乾惕若是與天地合德的本領
不惕則息矣乾坤或幾乎息凛哉凛哉與時偕
行防息也　看乾乾夕惕四字似于性體上工
夫多加一倍却是多不得兢業一過便傷天性
之常須步步與時偕行不因履順而惧禍不因
處尊而矯讓知至知終周流六虛遊刃有餘地
眼前常放寬千絕无阻塞乃見時行之妙　終

日乾乾終日反復終日變化終日太和乃利貞
此乾道聖人真洗心藏密歸宿處

乾道乃革

水火相息天地革而四時成在淵可革也在天
不可革也　以火易水變故易常獸易毛人徙
義皆革也乾道乃革至誠能化　這一革字鄭
重然自是乾道至理乾道變化不革不變不化
如今掌安襲故的只欠一革然非乾道不能進
德修業便不能順天應人如何樣革花葉之零

落羽毛之變易皆革也至于人而不能革以革
爲絕駭之事亦必以進德修業爲瑰異之事
九四下乾猶之乎上乾也因而重之何不曰乾
道乃因而曰乾道乃革此即終日乾乾之旨也
希革毛毯可見鳥獸脫去其毛乾革之也君子
日新其德乾革之也　此一句註明了乾道變
化大凡革者君道也役者臣道也致役乎坤則
非能爲革者革獨乾而已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位乎天德以正中也二正中謂之君德五正中
謂之天德天地設位設此正中之位舍此便須
人力補救勉進修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此后稷之詩章也稼穡有
懈祀事不成悔且有罪何哉內自訟負罪引慝
一息難忍一悔即變了且耕稼之事一不成而
上得罪于天地下得罪于百姓其悔何如哉
凡事有用正不能入必待悔而後感格者如舜

之事親決不敢見父母一毫不是然但用晨昏
溫凊之正理以娛其親何時感格須用一段夔
夔齋慄精神深負大慝无所容身此時敬與養
兩窮心與色交無所用之此則不用孝子之正
而用孝子之悔也故悔有震動之象焉震无咎
是也有和平之象焉瞽瞍底豫是也　先儒以
堯老而舜攝爲亢龍之悔恐不似如堯嘗惧用
鯀矣至于九載績用弗成此即用人之一事也
堯能无悔乎然何以謂之亢也當時洪水湯湯

存廷又无能治水之臣過于鯀者以子代父實是創典誰敢薦舉其績用弗成亦難預知于九年之前而築堤捍水後人相沿亦有難盡非者但知九年數窮理極无可柰何始有羽山之殛使君相悔于上父子悔于下悔則變動變動以利言地平而天成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仰觀俯察遠取近取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伏羲之易學也一天也亹亹文王首揭乾坤兩

元爲天道人道之極至孔子專言人事六十四象是也然實以天地爲準故曰易與天地準全是以人道爲主人道全以易爲主易又必以準天地爲主其曰神无方易无體何也天地之體不可見而相摩相盪以後雷霆風雨四時日月成男成女皆可見然其故亦難知矣亦難能矣惟乾易知惟坤簡能益乾元坤元是文王獨解乾易坤簡又孔子之獨解也盛德大業至矣哉乾坤從德業上見故六爻皆從德業上說今學

易者茫茫不從人道起則无下手處若不以天地爲法則亦无準則處　乾以易知見羣龍无首是易知乃見天則是易知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是易知總是一片平易田地開眼便見着了私意便不見若會變易那不見的又須臾就見然後知能易之妙也從乾坤入手不若緊緊從易入手今人認定乾坤二字死煞執滯乾坤其易之門耶從門而入恐終是門外漢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

見之謂之知用九須去此二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如天文地理幽明始終物變情狀无非則也樂天知命安土旁行智周道濟无非則也然必大爲匡郭範圍天地大爲鑄陶曲成萬物大爲脉絡通乎晝夜總是神无方易无體一毫執巳見不得乃見天則神易而巳

圖二十七在南書九在南用九則道明　乾一下西北坤即往西南如此乃見天則　有乾元之則用九乃見有同人之則困而反則有蠱之

則不事王侯斯可則有謙之則撝謙斯不違則有明夷之則入地而失則有震之則虩虩而後有則　九六天地相交之度參伍日月相交之數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元只是人生大主意而已矣故有了定主意的人便是易有太極自然乾坤兩元到手而四象八卦一時俱有　物之所以不始者惑也始得物則易知物之所以不成者煩也成得物則

簡能　始而亨乃乾元資始萬物統得天乃乾元長得善乃乾元敦化川流乾元也巳顏子者坤而復復而乾其學問以推元爲主　眼明手快此是乾始而亨　元亨利貞是一句象獨出乾元坤元二字此學易有得直見天地之心故一口道破前此未有也　統天鴻鈞在握品物而化工在手乾元能事畢竟始字對元字不過故乾元贊其盛德而乾始贊其功能各有地頭各有來脈

利貞者性情也

性情最好在元亨上看春夏之交生意爛熳一艸一木皆有至性皆有至情何故性情之實乃在利貞上看出大都收斂歸藏化工人事物理絕不可少此意味故天下肯用情之人乃不用情之人也收藏之意亡矣天下不肯用情之人眞用情之人也凝翕之地固矣　各正性命是天與人物的性命利貞是人道自立的性命天元亨利貞一截付去人道有元亨一截容易少

了利貞一截故能利貞而後性情到手情處都是性也六爻旁通情情處亦都是性也只一乾可通六十四卦只乾六爻可通三百八十四爻無一處不通將去故曰乾道大通而至正雖然乾道自通處起手聖人自難處下手乾坤始交而難生屯以下皆然　性即各正性命其保合太和則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不言所利後儒襲爲談仁義套語其實利是言

不得的天是言不得利的必也正名乎易正名之書也无所不利特不言耳萬物各得其分是利四體不言而諭是利何詞費之有　二五大人而利見乾元四德而利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惟有利物而已乾以生物為心若无利物一段則夭折之患誰其免之大人以體仁長人若无利物一段則裁割之宜誰其和之故曰或利而行之手足快便心智靈活窾會處不容擬議奚費言說要知天地之大德即

天地之大美天地之大美即天地之大利　乾之美在不言坤美在居體人不可以无美庸惡陋劣正是无地容着美　人分上只為兑口差錯故一生不能收拾乾一次即兑二不言所利乾兑一也　形形色色皆化工之言也向于貞則不言矣乾以不言而利貞九三以修辭而无咎貞固之義可想　經傳中有利之利有不利之利而未有美利之利又有言利之言有不言利之言而未有不言所利之言利已以害物而

利不美舍已以徇物而利不美大都不美處不在不利而在所利有所利即有所不利有所美即有所不美正德利用從其德而正之六府三事皆陰陽燥濕自然之宜造物為之嘉悅百昌為之暢遂其大美會萃于一元如太朴未嘗解散而又均調處置不爭陰陽之和嘉禮終日百拜不以為勞而止亂消禍亦在其中无利則何害有美則不爭大哉乾之美利坤六三陰雖有美含之蓋不敢與乾並美也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而坤美在其中齊小大者存乎卦信哉

大哉乾乎

一部易書皆乾之動也剛健中正純粹精則寂然不動之體也文王得純之一字而純亦不已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純儼然同體然乾動而徙也文王動而坤也茲所以為德之至與　言剛健中正足矣必曰純粹精者是天工做到十分處進德修業做到十分處是以乾道變化君子進修只為純粹精三字聖道而未之見天人无

可歎乎　此極言純乾之卦故變而爲坤者變動之一義也天不變地不變者萬古之大常也此義不明只泥了變動一義所以有攙和學問鄉原人品再无望純粹精地位而乾非其乾坤非其坤矣是以龍馬之說繫圖書之解侈日日說玄說妙絕无引伸觸類處噫乾言龍也而天行健則隱其義于馬坤言馬也而龍戰野則顯其義于龍聖人何心于龍之馬之圖之書之也哉使人易使人變化與天地合德而已　純乾

之卦只是一箇不雜爻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而乾之六爻亦不雜坤則雜矣恒雜而不厭雷風雜然交作天之用也非不雜之體也人能進修不雜作事不雜庶于乾字有可商量　乾爲金爲玉未發之中乾之金也中節之和乾之玉也　以石磨玉精粗二相縱費磨礲只謂之器蓋不得剛柔相摩那裡俱是形而上純粹精的爲天爲員之體天員而後可　無天地則无載載无山則无骨无水則无脉无日月星辰則无絡無華嶽河海則無度量德之不純者此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按祭義取諸純其義甚與　文王之德之純維清緝熙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按文王之德之純乾道也乾得一以清文王緝熙止善而畏天之威則齋戒神明之至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凡人起一念行一事便有六爻能乾是六爻有發揮的不能乾是六爻无發揮的　乾六爻不

交恒六爻不應艮六爻不相與自成此自道此　此乾卦情字頭面也剛健中正純粹精爲主則雲行雨施爻象以情言凡易之情此係詞情字頭面也必有性爲主則中和而位育　設卦以盡情僞防僞故須存誠存誠則物物有至情焉今人皆謂一片情世界不知乃一片無情世界也如乾六爻發揮之情惟恐其不足矣　發揮剛柔而生爻設卦以盡情僞有情則有僞乾坤始交而難生情僞紛然矣惟乾卦六爻全是

天性出頭性善則情无不善却不用正行而用旁行旁行而後不失其正一片純乾雲雨世界故曰旁通情只看坤卦再不着一情字坤爲吝嗇乾做得情坤做不得情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正謂此耳不吝嗇不能成乾不剛方不直方不能吝嗇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但曰六龍在手控握在我便是我做主了也興雲雨着了一我總與天下平无涉不知六龍

之正行日在天奉天以爲主便將我見盡消我見消時雲雨盡來而无一物不得其所矣　水生天一至天下平而大地皆水矣六爻發揮旁而通之三百八十四爻皆水矣渾身是水則平一身合天下皆水則平天下水流而不盈何亢之有　天一生水而世界平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天下之不平以天下之不潤也如燬可見巳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勞止之民誰念哉　普天下皆雲雨三才皆雲雨故能絪緼化醇以雲雷心下經綸手胝胝其仁又何事不可做　今有才美而驕吝多財而嗇施望其人不雲不雨旱既太甚而已矣　情至此旁通天水合一險阻不能爲之患矣地平天成只是這手段　乾之情无非性雲行雨施乾之情也不必言情反于性也　乾雨施利天下則不吝屯卽鹿利一巳則吝只一箇吝字將人道滅盡了　向來看易俱是隨人舌頭如曰經六坎而後泰一泰卽否不知雲行雨施以後屯蒙需訟師比俱是一派

活水渙節既未濟卦卦有坎總是天與水不違行宇宙間大學問　乾雲雨是慳吝不得的坤氷霜是慷慨不得的　祇既平恬然天地萬物同止其所氣象雲行雨施天下平篤恭天下平皆此

君子以成德爲行

乾六爻皆法天行法天之行而有得于心見諸事業謂之成德未見未成眞實有虧欠處故文言不言時位而言成德德未成而見之行如臨

與不恭已固受之世亦受之矣譬如陽氣不藏而輕洩萬物之疵癘必作可用乎哉　萬物得天地則化醇便是育了得男女則化生須要自成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至德曰成　潛龍不是頭角未變是日可見之施行的譬如萬斛源泉一決皆成活水太山烟雨膚寸便滿六合大鵬扶搖乘風須臾萬里日日可見之行而毫不動念着實去爲而未見着實去行而未成方是確乎不可拔　天行健日過一度日行遲

日不及天一度可見之行也日行之遲于天也凡人名譽之著皆浮事皆緣目已不確是以君子勿用也六龍到底只存此心方是无首有勿用而潛龍之首出有有悔而亢龍之首出餘爻皆然凡出不得首的皆是有首爲之累也

君子學以聚之

乾兌離震天澤與離日相勝地雷與離電俱至日者天之精此天之學問巽坎艮坤風行與坎雨並潤山根與坎水相映水者地之脈此地之學問行地无疆不疑所行水之行于地也　學博則德博故曰學以聚之曰德博而化溥是一元周流循首及踵自天至地无一處不普徧者雲行雨施博學也屯其膏不博學也　乾言聚坤言疑主意皆是元亨向利貞乃見性情之實也　此六十四卦學問二字第一發端也學問之道无他求其放心求放心之道无他涵養方寸之君德而毫不爲耳目所役此大學小學之別大人小人之別也看一辨字所關極大乾曰

問以辨之坤曰辨之不早辨可見此一辨即陰陽剝復之辨即龍戰玄黃之辨夫仁以行之君德莫大焉何故又着寬居一項工夫曰此正學問之血脉仁行之活絡也克寬克仁是大君之宜然非舒徐需衍從容不迫則四海之大精神未能遠浹膏澤未能遠下且腳次間或偶懷不平行事間偶涉狹小天量聖胚胎接續不來周身痛癢忽然中斷將學問何處藏翕一張一弛一剛一柔未免錯行逆節失了蕩蕩平平之

君德而一生局促于耳目咕嗶之場這是甚麼學問德施普也憑何地施設出來人人有龍德人人有正中之位爲君乎爲役乎不可不辨方以類聚古人之事必有一物以揖聚之乾卦印宇宙間一部大類書也此學不明而後人之紛紛類纂末矣

九三九四重剛而不中

此二節不專重時位還就資性上看再曰重剛而不中其受病同再曰君子進德修業其治病

方法亦同九四重剛重字亦非衍何也他卦九四以陰居陽而此卦九四以乾重乾也所以大過三凶四吉三重剛而四以陰居之也獨乾皆判爲不中三則下乾之終四則上乾之始以乾重乾本是聖修之體畧欠了純粹精故將重剛不中四字看出病痛來惟有孜孜進修而已躍淵最好在學問上看躍則必飛飛不必在天子之位也資深則淵逢源則天矣將以反說約則淵一以貫之則天矣何必拘拘革命何必拘拘

進退哉總之純陽學問必要上達天德如九三夕憂惕若不使其淪于夜也九四淵必飛天不使其終于淵也看欲及時欲字神龍變化活潑亦奇矣哉　乾只爲三四聖人藏身之固故重剛不中不做出无忌憚來而皆爲乾元地位中人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九三以之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九四以之惟神也故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九五以之惟九五而雲龍風虎聲氣燥濕

全備斯謂之神龍然則御天可易言哉乃云一龍即具六龍進修有何地步　九四上不在天三句何爲不許之以在人人道兼三才而兩之九三居人位而人道猶有未盡故人字尚未可輕許天且弗違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人在天之下鬼神之上。兼三才而兩之惟兼則兩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皆以人道立之也仁義所以兼兩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何不曰人行乎其中盖不易不成其人也四欲及時政在變

易從道之時尚未許之以能易故亦不許之以在人嗚呼三四之于人道亦庶幾盡力矣猶未能當一人字柰何輕自命哉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凡人類宜如是非專爲處高者法也特在上位又重剛不中更宜萬分兢惕耳九四躍淵亦是進修常事如中庸肫肫淵淵浩浩非乎顏氏之子其庶几乎又非躍于淵乎特改革之際更宜萬分審决耳　在天在田在人皆象也三不在象也者像也既巳曰像矣果且有在乎

哉空空如也其進修不窮之境乎

夫大人者節書曰帝詔曰天監諄諄若面相告謂其次則稱引祖考此卽中庸祭祀之鬼神以祀先配事帝者乃其學問之源也　天地无人謂之積氣積形不謂之乾坤乾坤以人之陰陽合德言　說者謂有乾道之聖人有坤道之聖人則與天地不合德何能位天地　定乾坤者位天地者也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所謂易者卽定乾坤之人相摩相盪而成象成形成男成女渾身是易者　易立乎乾坤之中易行乎天地之中總是人去立他行他所以然者人能易也易者時中也埋没了易字便埋没了人字有則乾坤俱有无則乾坤俱无　兼三才而兩之是自做不與天地合做人不易則天地之位虛　象言乎象六龍象也雲雨象也變化象也時乘御天進退之象也見象之學總是將八卦運得便天地雷風山澤水火摩盪得熟便見了易見了易便與天地相似今讀乾坤便要

知易何在不在乾不在元亨利貞不在六龍而在與天地合德之大人此乃是易有太極只管生得出來方尋着源頭活水而先後天皆在手天弗違弗違乎易也易與天地準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知乾坤而不知神易總是无頭學問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天地各自做大人合天地做所以兼三才而兩之不歸天地而歸人是合天地者大人之專職也然大人又不自造作而一一恭天之時又且聽

于天地之日月聽于天地之四時聽于天地之鬼神惟其能後之是以能先之惟其不悖乎天不悖乎四時日月鬼神而後天且弗違人鬼皆從是以分天分地天地之德妙于分合天合地大人之德妙于合乾卦著此一合字乃萬世君天下之極則也　易最重序此一序字入卦之序六十四卦相對相生之序盡從此出　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此易卦吉凶第一發端也大人不自吉之凶之而合鬼神以吉之凶之乃知

統幽明而後能統天况于人乎明以治人况于鬼神乎幽以治神神人皆治天弗違矣、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鬼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家宗人按猶圖度也鬼神不可度思而爲之圖度其所圖度者以凶荒以札喪此一念已與鬼神合矣　天地不单做大人亦不单做有云王者如日以日之早晚卜主器之盛衰此言非也人主而偏指日也至陽赫赫誰能于

之是猶四時而指一春也世儒學問之偏如此不合日月豈成明字字象不識易論義理又如乾卦不言凶而于九五獨曰鬼神合其吉凶然則降不善以凶非帝天之大業乎係辭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終之以人謀鬼謀此亦終之以鬼神大哉乾元人資之以始也鬼神亦資之以始也神氣无不之也鬼神莫不利見而後謂之大同龜從筮從此乾坤龍馬之旨也　先天而天弗違二句乃時乘六龍以御天註解也先

天後天紛紛圖說以此爲祖則悖矣　人在天之下鬼神之上參破神鬼之關然後謂之人而可以後先天地无他天地先我而我知之則我亦先天地矣天地後我而我知之則我亦後天地矣所以知之者屈也伸也皆鬼神之情狀也知鬼神之情狀則與天地相似矣易所以與天地準者只是不虧人的分量要不虧人的分量只是不迷于鬼神往來屈伸的分數而究竟聖人所不知不能者與天地之有憾並存于宇宙

之間終不敢謂以人事補天地此乃乾學小心之極也是以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而不稱之爲人以其晝夜往來屈伸反復尚未透鬼神一關故與人之地位猶多虧欠亦僅目之曰與時偕行而已未遂以天行徒與之也但得人字出頭則天德亦定出頭而進修之所以无窮无盡也歟　奉其明水火按禋祀五帝取水火于日月取其明之合也　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

與鬼神合其吉凶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按歸土而謂之鬼何盛之有然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造物豈借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哉生死皆有精華乾坤總能攝受夫易廣矣大矣夫然後有報氣之祭有報魄之祭神道設教則民莫敢不用情

亢之爲言也二節

退喪亡龍穴也然亦有知退喪亡而失其正者如老彭一輩是也張彖知楊國忠爲氷山而見幾以去彼嘗身爲進士非洗耳投淵者也盡若人爲潔身之義得矣馬嵬之變君父在難于心能无悔乎　大都與時偕極者只爲尋不着出路昏昏夢夢極而不返若有知退一路又有知喪知亡兩路這周行孔道一生也走不盡何故遂亢將起來非時也非勢也乃不知之故也蓋知進未嘗不欲善其進而不知退乃所以善其進舍退步更无進步又非借退步作進步一進

一退道理該如此只如漢家二疏原无甚大學問只爲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八字看得明白比那元成之際奔走富貴病狂喪心者頓覺二疏倍增一段光明俊偉其實一念之間只爭一箇知不知而已　爻言乎變一曰潜之爲言也再曰亢之爲言也獨標此兩句以想繫爻立言之旨所樂而玩者潛乎亢乎　進是順行去退是逆轉來乾坤不逆則不易是故易逆數也不知退數窮理極絕无路徑可走一逆便轉此有條

進退之關即生死之關也見羣龍无首聰明盡
喪見解多亡尤耐玩味君子所居而安者以此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潛龍勿用履霜堅冰至
皆戒惕之旨也其詞危矣危者使平三四要諸
无咎上六動而有悔夫亢龍亦龍也賢人在下
位而无輔豈蔽賢若此蓋六龍是懸設之象非
實事也灾自外眚自己不曰窮之眚而曰窮之
災位使然也但貴善處耳　不失其正一失足
誠千古恨所以乾卦最怕失可喪也可亡也而

正不可失也尋常不失其正人盡知之到理窮
勢極而胸中屹然不爲權變所移非純乾能乎
哉可見權字原對經字不過何也有悔則變化
自生于心而術數不必設于事也　乾天下之
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故知三四之險而臥
進修善處之則无咎知上九之險而以正善處
之則有悔大明終始也知至也知終也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也一而已矣　說到不失其
正知其不可柰何而死忠死孝正常之中變化

自在何亢之有斯義也六龍皆有之非但亢龍
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六龍皆能知之君
待亢而後悔悔而後知不成人矣況聖人乎
人道徹始徹終只是利貞故不失其正四字爲
作聖之究竟乾乾之歸宿　乾上不患不悔不
患不動變正恐時窮勢極稍稍通融間或濟以
權變雖事成功就妙有挽回總是元亨一路人
而與利貞之潛不相拇合此聖人所惧也故以
不失其正終焉而後利貞之義始盡觀此二節

寧許死忠死節必不開一遷就之門學易者知
之　六十四卦言元亨利貞者有矣止言元亨
止言利貞者亦多矣未嘗專言天道也即以坤
卦言之直說君子有攸往便可見儒者擬定春
夏秋冬何其識之不廣哉此解經之偏一也又
如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猶之利永貞三字而已
儒者遂以爲見羣龍无首非常之妙着意模擬
而反失用九本意此解經之偏二也用九要雜
以六用六要雜以九人品不成人品治道不成

治道進修不成進修造化不成造化此解經之偏三也易最重位而時意自見故曰變通者趨時者也第一要辨位繫詞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不言時也時在其中矣今將時位二字對看從頭便差此解經之偏四也嗚呼不信經而信傳所從來久矣不信繫辭而信俗詁何其愚哉

同患淺言終

同患淺言卷下

坤元亨

一曰此節元亨利句牝馬之貞句後得主句利句以朱註言之此說不可從也以易理言之此說不可廢以文言後得主而有常一句參之似有理西南得朋得陰朋也知得而不知喪東北喪朋喪陰朋以從陽乃終以大終也代有終也或曰利西南得陽朋與蹇解爲驗然坤言西南東北不言利不利純坤爲主得喪可以自擇解

取得衆以解除煩苛爲義蹇避險阻以知難反身爲義自與坤卦別或又曰解九四朋至斯孚蹇九五大蹇朋來非來陽朋也乎是亦一說然泰九二之朋亡亾下三陰之朋也萃六二之引吉引二陰朋以事君也夫能引之以事君則得朋即喪朋矣渙小羣以成大羣即此總之乾各從其類有親陽道也坤猶未離其類也離類喪朋以從陽陽道也陽主合陰主離得朋之不如喪朋也昭昭矣　利牝馬之貞馬不惟能行也且識途路古人師其智于馬有以也嗟嗟人不識路而馬識之反借途焉亦危矣哉故又曰馬匹亡絕類上也安貞曰應地牝馬亦曰地類故非行路之難而識路難也　坤馬則牝之自智自雄不牝之患離牛則牝之焚如棄如不牝之患彼幻爲守雌之術心事有不可言者豈有常之坤道哉　西南三女之卦朋類多陰疑於陽必戰得朋非眞得也東北三男之卦奉陽爲主以代有終喪朋乃眞得也卦一設而不可移然

自家一定主意只知喪二字便爲入乾要路君子愼所往哉不言利貞言牝馬之貞也不言元亨利貞曰柔順利貞也辨龍馬辨牝牡辨之不早辨則疑其所行矣　辨方審位體國經野此八字一部周禮綱目易亦如之故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律天時也道途不爭險易之地襲水土也凡人實按八卦行走在羲皇心地上亦在文孔脚跟上東西南北可不愼哉　渙羣不如喪朋渙羣以剖破私門爲義此公忠之一端也喪

朋以助成造化爲義此生成之妙用也陽卦自
少不得陰卦但各自做乾便各自喪朋這是黍
不得一陰來用事的須要喪之亡之判開生炏
屏絕進退而後終得陽事二心不可以事一若
朋不喪千百其心矣　得朋坤學也解利西南
朋至斯孚蹇利西南大蹇朋來復上坤朋來無
咎豫下坤勿疑朋盍簪兩澤麗之至也兌象朋
友講習兩龜爲朋明之至也損與益稱十朋焉
然必喪朋而後得朋故泰中朋亡咸戒朋從

彖曰至哉坤元
乾元坤元皆天之所以命我而非臣子之所以
自命故乾坤六爻皆不言元何也作民父母元
后之職故曰君子體仁不言體元黃裳元吉坤
於六五存君道焉此義不明而元聖元臣上公
之稱盡失之矣　坤厚載物豫順以動臨說而
順觀順而巽復動而以順行凡轟天事業必帶
著坤土故能出地有功所以貴敦厚也　乾坤
廣大各字來不得中庸致廣大各字來不得

乾旣下其首坤卽承乎天　兌承艮離承坎巽
承震皆坤承乾故西南得朋巽歸震　離
歸坎兌歸艮皆喪其成以歸于乾故東北喪朋
　不言西北東南以避乾巽朋西南之三女而
不母尊東北之三男而不朋安貞如此　至靜
而德方這一方字許多承天事業在此方以類
聚這一方字許多相摩相盪在此　首在上主
在心故乾无首而坤得主也下也　乾處西北
而艮震昱陽精爲離日坤處西南而巽兌疏陰
精爲坎水　蹇解利西南坎得母坤之位坎來
而坤遂任於西南故坎不爲險爲陌蹇則高山
之峻有母可恃解則迅雷之轟有母可親　先
天乾南後天離南天之眼也先天坤北後天坎
北地之淵也　先天艮西北後天乾居之離進
居乾乾居西北之艮卽天尊定位也先天巽西
南後天坤居之坎進居坤坤居西南之巽卽地
卑定位也自乾處西北而離日皆艮震之所昱
自少而長陽主其進焉自坤處西南而坎水皆

巽兌之所疏自長而少陰主其退焉艮一反震遂東出而大明乎離巽一反兌遂西入而勞乎坎知此可明西南東北之義　乾後天弗違故坤後得主後乾之後也非乾先而坤後　坤言得主自屯以下无一卦无主人故能來不速之客以有主人也

牝馬地類

老馬識路最不可差了路頭上了路一差百差雖有行地之力將安用之乃與類行如上六猶

未離其類亦不過與類行耳乃知玄黃交戰天翻地覆得母有所疑乎一疑則不辨而弑父弑君之禍作君子慎行哉　乾利貞主藏坤利貞主行何也天行健坤一順承天稽子再無休歇時節故君子不以能止應地而以能行應地此之謂安貞安貞二字甚妙安職業安義命安常變又妙在安貞之吉如比之有他吉益之自外來積善餘慶自是正理　乾曰反復道乾道變化乾道乃革坤曰馴致其道地道光其道窮地道妻道臣道不有乾道反復變化則坤何以馴致何以光大而不窮

先迷失道

人臣委靡巽懦者勿論其銳于戶則曰戶代天言其勇于任則曰臣代天工不知犯了一先字如在迷霧中大凡行事有得失只差了路頭再無可挽回處坤之不敢先即乾之不可拔不特分義當爾而所以蓄養全力不輕于一試者正恐出門一失足千蹊萬徑茫然不是路也後得

常常是天經地義帝臣王佐總在經綸大經上立脚有常會叙有常儀的无越俎无代庖无兼能居其業而不遷習焉安焉得常之義也　六子可明也二老處不用之位秉生物之權損卦三人損一人言致一也損一之妙尚且不雜況純坤之從純乾者乎地承天不喪朋則不終臣事君不絕類則不上故曰馬匹亡絕類上也至于月之幾望而後絕類焉晚矣坤喪朋合下如此乃有云長男代父長女代母是乾坤有不行

事之日而二老或幾乎息矣　喪朋坤之所以承乾也與類行未離其類坤之所以載物也乃終天職乃終王事坤之所以積善也　坤之妙全在與類行纔得朋即喪朋能承乾乾各從其類也坤能不與之行乎坤陰陽合容襟以朋乎吾未見離羣伐異能承受至大至剛乾元統天者也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安土即安貞之義如水之

比地如魚之藏淵安之也臣子誰不知敬君知要精神向往隱微脈絡處安閑妥貼然不曰感乎天而曰應乎地巖柔懿恭天王聖明之藏也積誠事王如空谷之相應無疆圍方域何朋之有故離朋者无疆之第一義也

地勢坤

天有大力故能覆地有大勢故能載如江漢朝宗于海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其域中奧區神壤皆有龍脈其所經緜出入之地累千萬里皆地勢也實緜坤德至盛層厚累積變盈流謙山川出雲功德茂盛然則不喪朋不直方不代終皆薄德之小人也可與事君哉　人在天之先出乎其類牝馬地類焉而已厚德載物行地而不爲地所行自爲地以載物則離其類矣　雲上于天火在天上此坎離一致上天之載處得力在致役乎坤坤土致養尤所以貫无聲无臭之基坤坎合而博厚乃高明矣悠久矣故以文王立爲下不倍敦厚崇禮之矩自用自專德不厚

而裁及之畢世无高明之事業其身不保曷悠久乎艮外身象坎內身象坎中尤大本禮度文皆屬地卑之道而居上不驕唯有立本于坤坎而已仲尼尤保固得水土好故敦化川流正坤坎合一之學而天下至誠至聖皆以此川流以此敦化聰明離明睿智坎誠寬裕溫柔以水養火明誠交運天水渾然故曰溥博淵泉洋溢中國俱是一泒源頭活水而凡有血氣莫非天斗之水用事以各安其地二之火當其有臨如水

比地水火不相射于是以雲雷之屯作經綸立
人道之始而藏無首之龍于坤坎中天位淵淵
卽淵淵卽浩浩焉是爲乾坤坎離相錯而固之
者一乾也眞用力于淵淵者故末章極言地德
之功焉淡者水之不厭于地也簡而文風行水
而成文也溫者井泉之溫地之脉也理者黃中
通理暢于四肢發于事業入德者厚地以凝之
遡于潛伏坤入于坎也民勸民威易從有功篤
恭坤艮之土致養以后成終成始乃終乾功雲

行雨施天下平也篤恭天下平于懷明德上天
之載固聰明聖知達天德矣　敦臨敦復皆體
坤敦厚敦化如之　金木水火皆傷得他惟土
厚傷不得他寬裕溫柔不傷其土也

初六履霜堅冰

行地無疆不是作之不止全要以漸以馴牝馬
之貞以養順德牝牛之吉以養明德正是畢以
自牧工夫于霄架棟非一日可成千年節義皆
一念所積世有做幾件道義中事而末路不終
只爲不馴致其道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可不
懼哉

六二直方大

直方以承乾渾然大人也走大路方終得乾的
大事小蹊小徑何益　大宇明明是乾此乃直
方入乾之學故繇直方而馴至于大也言六二
之動不言靜言地道不言天道可見　人臣第
一患不直緘口容身隱忍避禍第二患不方朋
比徇情詭隨誤事皆是小谿小徑一動醜態畢

至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臣事君子事父地
承天這道理平常精確是疑不得的一疑便錯
了是習不得的一待學習便作僞了不然時習
學也習坎天地人之大防也何獨于六二而特
發不習之旨哉　義是快斧坤所以持斧者故
曰坤爲柄剛方氷霜是刀斬斧齊凜冽手段直
方大則迎刃而斷割方正處也无敢成无咎
譽皆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寔下手綠衣黃裳
不剛方甚矣故黃裳元吉乃能爲戰王如是謂

之直　地氣上行不可遏抑地之光皆天之光
也含萬物而化光含章而智光大若非順承天
施賛揚王命此叚光輝何從發越出來故言地
形不若言地勢言地德厚不若言地道光

坤六三含章

坤言王事訟言王事師言可以王王三錫命比
言王用三驅凡人能得王无所往而不利者皆
是王字出頭　火神也必有物后其神乃現却
又超于火人心之神遇事乃出不爲物所壓此

地二生火之義　聖人之乾元至坤元而安貞
厚德載物以資萬物之生順承乎天也含弘光
大柔順利貞合爲博厚地上于天極言河海山
嶽以奠天維使高明常覆于上地所承也故以
文王小心純坤終至誠無息之旨焉　至誠無
息以坤終乾大哉聖人之道縣生物而峻極于
天待其人待順承乎天之人禮卑法地故凝道
屬神凝也若自用自專敢作禮樂則非坤臣三
重寡過民尊之信之斯爲坤民仲尼不以祖述
後憲章一安乎水土之卑　坤三以含章而從
王姤五以含章而不含命凡急于見其章者无
王也无命也　水得地而流土得水而柔水土
和合下襲以此　乾動直坤亦動直乾靜專坤
不言專專君道也臣不敢專矣而亦不敢成何
哉天道陽始之陽終之成功者天之事非地事
也其敢貪天之功以爲巳力哉雖然坤不惟不
敢專也而亦不敢言藏也曰含章而巳含萬物
而巳爲客嗇而巳譬如代司筦鑰兢兢出入將

會計而告成焉生物者天地之大藏也惟坤是
也　陰雖有美含之大凡陽剛有抱負的人如
潜龍勿用儘會潜藏如六三在地上而若矣藏
于地下易含于地上難陰雖有美不得巳而美
見含之多一分韜晦意思又恐一味韜晦臨事
擔當不力故陽之以從王焉　坤道言智不言
大直方以事君則大矣媚茲一人大乎君也從
王事則志光大矣惟天子命大乎王也

六四括囊

凡喪亂之世最易起譽禍根皆起于此坤爲文
爲衆女三爲桑六三含章詞曰陰雖有美含之
有无限可嚀之意焉至于四謹之又謹一字不
敢妄發矣予嘗題壁云苟非我之所有雖一毫
而莫取此是人生大受用惟有福者能享之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此是官守一關限惟有恥者
能防之　日月星辰象難掩也然其薄蝕亦不
少矣江淮河漢口可囊也然其功用不淺矣若
論咎也天亦有憾也若論譽也地亦有章也兩

无之背乾亦背坤矣　天地閉賢人隱賢人之
一出一隱天地之一闢一閉也這裡容心不得
足與足容窖自參考此事非與人商量天地非
倩人闔闢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以燕以射則
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安
則譽也按振鷺之譽天子勞二王之后來祭者
射義言譽乃君率臣以習禮樂者皆君道也坤
安得而有譽　蓼蕭之詩足以有譽處乃天子
勞列侯之詩可見譽君道也君得譽其臣臣不

得譽其類无譽者總之尊乾而避咎也不然以
永終譽與用六利永貞同乃諱譽乎哉或曰孔
子不言有譽乎誰譽者尼山不敢操是非也有
所試而後譽者春秋所以代華衮也故其書曰
天王正月王必稱天有所舉則王譽之也天譽
之也

六五黃裳元吉

此爻有作后德配乾以下裳作下于乾亦是看
泰卦以歸妹可見葢不言君以避乾乾尊也言

王后存君之位也　至于地而文章无盡藏矣
不見而章闇然日章地道也文王之德之純孔
子曰文不在茲乎坤道也

上六龍戰于野

不曰戰于朝而曰戰于野同人于野乾體也戰
于乾故曰龍戰豈但存其名哉大都名即實也
不居其實乃是不居其名初九不成乎名不成
乎實也其血言利害也不言是非而言利害何
居不見是而无悶是非于何而見言利害而已

矣戰于亢皆道之窮也通其變不使其戰且亢
者聖人所以處道之窮也天玄而地黃乾坤巳
化搆爭之局故戰之義不見于泰否而見于師
師之丈人吉也戰勝在敵矣泰之內君子也戰
勝在我矣故曰我戰則克以我戰不以人戰也
无他玄黃原是不雜之物假如雷風雜然交作
而不雜于風雷者清寧之體固爾也人能不雜
可以不戰而勝人矣大都剖破玄黃亦是從天
地草昧雜亂中剖判出來至于天玄而地黃萬

古並行並育即君子小人之名不立可矣此乃
天行之健坤德之厚不雜于邪惡不雜于浮薄
乃是元亨利貞大局面也夫不言白黑而言玄
黃此即不言是非之一証也否則屯蒙之義巳
而機變四出飲食皆爭端矣況其他乎　豈不
能戰于朝哉知有君也避有君也臣無有作威
作福玉食否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如二五同
人爲三四所隔非不號咷悲痛典大師以克之
而既克之後和平自在終不留戰形于天地彼

承乘比應之爻遠近攻取之境猶然以不爭爲
大美也況乾坤二老肯開戰局乎彼有藉口龍
戰于野其血玄黃之戰者是誣乾也是誣坤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戰于野亦必戰于朝矣陰
陽相薄乾之戰不可無也此氷霜之辨也義各
自別　坤必血戰而玄黃需必血傷而出穴學
問人品苟非一刀見血終是傍人倚人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
但以柔順爲坤道非也全在動剛處見夫乾靜

專動直天氣一至地即承之毫髮退縮不得臣
子不肯出頭做事一動便倒非動之不剛皆緣
德不方也人知圓者能動不知方者能動故天
包地則動乎上地承天則動乎下方圓一體動
靜非二章厥有常吉哉安貞之吉以此　乾卦
言潛言藏言遁而坤言章言地道光言知光大
言化光何哉乾以氣運坤以形著是見于地者
也是以臣之事君有嘉謀嘉猷必以入告有脊
力必以禦侮有羔羊素絲必以砥節有一息尚

存必以鞠躬盡瘁皆地上昭明顯著之義但不敢自專耳　動静有常剛柔斷矣動静者晝夜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晝之不可爲夜夜之不可爲晝惟其斷也斷于早辨也斷于敬義斷于含章括囊夜之事也静豈无動哉二之動三之發動有常亦静也是以剛柔分晝夜而晝夜各有動静謂動而生陽静而生陰亦一偏之見人臣但以柔順爲職不知動剛隨人做事但知安静不知德方又將何者去做事其病曰无常曰

不斷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或益之自外來也寵榮外也斥逐亦外也職思其外外亦職也直內不可見而方外可見含弘光大萬物化光都在外面看德方與動剛相對人臣于外面見方地道于動處見德則合內外盈上下皆一地道所貫彼刓方爲圓者缺其外而式其中誰信之哉　西非乾坤併處是謂義以方外　敬義立而德不孤仁義立而德不孤

誠明立而德不孤信謹立而德不孤聰明睿智容敬執别立而德不孤敦化川流而德不孤最怕是孤博厚正不孤也　君父欺不得說謊不得的故臣道先從直字起臣道纔動便用著直字而後世以直諫爲美名亦何異學養子而后嫁者哉是習之而不利者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

疇若予草木鳥獸不曰天之鳥獸草木而曰予眞有天地變化氣象天地閉乃啓閉之閉非閉

塞之閉賢人隱不必隱其身也隱其口而已蓋言謹也庸言之謹原是乾體乾至四而幾深坤至五而囊括愼之又愼謹之又謹此乾坤之道也

君子黄中通理

人知未發之中不知未發之黄中知涵養于未發之中不知涵養于未發之黄中天玄地黄中德先辨天地之正色人子之事其親也父母之色見卽孝子之色見君子之培中德也天地之

色見卽天地之中見葢自陽氣潛藏一陽迸出而黃中莫之與並是爲愷悌樂易之心惟有此黃中發揮旁通不借不亂和順調理陰陽合德宛然絪縕未分之體也惟其黃也今但云四虛不倚之中可南可北自剛自柔曷云通理孔子釋乾坤而終之以天玄地黃其義鄭重欲人知法天之玄純粹以精法地之黃含弘光大微哉微哉豈止于辨名定色而已哉然則如之何不雜而已　乾言亨物非言通物也通以象坤且

乾言性命不言理理以屬坤係辭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則義亦方外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繇坤而遡夫乾也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而有赤心焉中一也而有黃中焉儘有潔白其心而不赤者亦有熱心血膽而不赤者謂之赤心乃純一無僞一團血赤惟大人葆攝得好所以其心到底常赤亦有人存心愷悌無過不及儘可云中而不可謂之黃中者須從地底迸出陽氣聲中黃鍾之宮然後暢于四肢色見乎顏面發乎事業中德見乎張弛倘心不赤而曰大人中不黃而謂之元吉失之遠矣

美在其中

四肢二字最重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元首正矣心志凝矣精氣益矣道義塞矣不言而喻全在四體如日月星辰江海河嶽天地之四體也若星辰不安其位山不拱嶽水不朝宗百官揆疑四夷梗化便是宇宙間莫大病痛安得云美之至此不是空空說箇中德便了須要萬分愷悌

將一點五行中色如萬物皆致養于坤而後有此暢遂若雜以一毫燥烈之氣便將中央土德變換改色四體有言之而不喻者矣

陰疑于陽

乾以從其類爲物覩坤以離其類喪其朋爲承乾　以乾陽戰于全陰之終此一戰是生人利用侵伐克相遇的大師　戰乎乾六十四卦俱是乾俱能出頭龍戰于野坤之得主卽龍是自爲龍也使六子不自爲龍則乾道或幾乎息矣

今人指十月爲无陽之月又强名曰陽月名不正言不順矣十月一陽生至十一月三十日而成一畫陽故在也誰能無之亦非别嫌明微之旨彼既傲然无陽矣嫌何從别哉特爲世俗嫌于无陽一加點破耳總之小人非稱名之所能愼而天玄必非雜陰之所能淨玆陽道其浩然常伸也歟　乾坤戰則六子不戰戰乎乾則坤不戰閑邪存誠已戰去了邪氣非爲邪也已戰退了邪類乾少此一戰不得戰勝則克何嫌

何疑玄黄雜然交戰而天玄地黄萬古常清常寧矣風雷雜然交動而遷善改過一身有淑无慝矣否則調停之術未有不禍人家國者陰凝于陽明其爲賊敵乃可服辨之早辨務斷其漸識所繇來絶所繇往彼不附陽安能疑陽不能疑陽安能附陽故曰所繇來者漸矣陽之來也猶未離其類也方以類聚聚乎散乎血陰凝之物也流形以來所必有也乾精爲主坤血順令乘馬班如泣血漣如需于血出自穴有孚血去惕出有乾之純粹精而血不横行此治象也

玄黄辨天地之色非但辨色也玄德升聞黄中通理天不玄不成其乾地不黄不成其坤大人非玄法天黄法地不能與乾坤合其德總之一純字盡之矣純陽則玄純陰則黄雜物撰德貞以下盡然乾坤易之門易之緼不雜而已矣陰雖有美含之直方大則稱地道含章可貞但目之曰陰又曰雖有美含之似若重防言者三則陰類衆多之象臣道妻道總以地道爲準故一

曰地道　曰地道而終未許之爲坤道坤道其順乎承天時行曷嘗著其美　正位而美在中況其下焉者乎貞信之也不習无不利者可貞則在學習矣知光大知卽貞也含萬物而化光地之章美皆天之章美也不然何以獨揭无成之義哉

讀易體仁長人小論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智周萬物以道濟天下而後建聖神功化之極盖體仁長人始于乾博

施濟衆必也聖乎明乎聖之尊也聖不可知神
妙萬物明乎神之不測也故天地有撰神明有
德萬物之情有類聖人精知而廣運之亡他乾
元統天者也統天長人者也長人體仁者也孔
子志三代之英而不知門弟子之仁與顏子論
政也高語四代之禮樂而數仁也約略三月之
乘除何居乎則又曰仁者天下之養與仁同過
仁可知也養人于無過而尤欲養人于有過仁
者之存心如是遠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

仁者難也中心安仁者逾難也得無其器重其
道遠其取數多歟昔者堯獨憂之舜禹皐陶不
敢憂也非不憂也分堯之憂不分堯之獨憂豈
持世有專責所以遠博濟而近其方歟苟屬于
已何所不至程子亦僅爲中下人說法耶夫任
仁以力當仁以不讓以之爲體曷敢戲渝記不
云乎仁人之事帝也如事親事親也如事帝其
天明地察耶天地萬物皆以精明爲體者也事
父孝事母孝而天地之體精明百官治萬民察

而萬物之體精明各得其所智乃周給則是無
故氣升降者天地之更用而上下之位氣交之
中則人之神所宅也神妙萬物雷風山澤水火
而已此六者天地之所撰也天地之神出則萬
物之神亦出矣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及其未
窮而變之通之久之矣能易謂之有人道神龍
一動與天地相似以此而已推之萬物德化政
令各從其動而復之耳復見天地之心乾著反
復之道復則自知矣復以自知則仁矣須臾而

天地集其宇萬物來其舍不唯二三子之仁孔
子不知也聖人之仁與天地之仁皆渾乎其莫
知也乾知大始孰代之哉自知則庸衆皆仁也
靈蠢皆仁也聖人逆知五伯之徒有黨仁而入
者矣故難其仁而與其復何也久假不歸五伯
未嘗不自知彼愚黔首與舞機智皆昏其明德
者也不仁莫甚焉智周而道濟所以寡過于民
也且天地始交而經綸出君臣始交而求與生
臨天下將有與也觀天下將有求也此亦不可

不愼也雲雷屯聚肫肫大經仁者之藏密矣密則淵淵則天天淵一天德達矣若是者皆生于同患天不愛道神物以與鬬爭萌于利害利害始于情僞報之以失得而百姓與能故夫聖人之德既明且神矣必齋戒以神明之幷百姓而神明之報之以失得而萬物皆出其神智以相報無所取予取予之至也叅天兩地數以之起當萬物而盈聖人謹持其數理不可亂數可殺也彼正歲年辨敘事會天位志變動辨封域觀

妖祥迎盛德之所在詔地求地慝叉至詳矣夫博施濟衆非外馳也孔門顏子博文子貢多學言博而多漸化故授之以方人主惟恐不博大各嗇者坤雲行雨施者天之職也若夫黄裳之義見于坤五天行健地以厚德載之仁者與天地合其德耳與天地合德之謂乾元在天龍之正行也九五龍之正位也乾九二以庸行庸言薰世于善而不矜不伐亦幾一體矣猶名君德不名天德其繫以君德者何仁以行之也先寛

以居之者何大其居以居天地萬物也乾坤兩而元一乾坤之元兩而生物之心一其能變化旣成萬物者氣泰交理致一數用逆也當是時水火雲龍各自類萃親上親下皆安性情天不離羣凡可作聖大哉乾元有天統有地統有人統而乾元統天者一有貴賤之品有卑高之品有小大之品而乾元品物者一所以一者體一則不分德合則不岐也乘六龍以御天大而化聖而神矣惕也躍也皆自疑自審于幾深之宅

者耳君父闢无偏无黨之周行各正性命各保大和夫其誰而不攝最初資始之意醞釀造就以甘自外于元統也哉故聲希味淡乃見天地之心勞苦裁抑乃見父母之心仁者沃其根持其滿御其神俾精內守而志勃生乃利貞萬國始咸寧耳萬物之體安則天地之體安天地萬物之體皆安而仁者之一體猶皇皇乎其不卽安文者善之長寒冰之所濯金玉之所潤也于是觀會通行典禮元始以後與雲致雨烝變六

合矣若待雷雨滿盈絪緼之意幾不可見何以爲嘉之會也哉義之和也事之幹也无非仁也乾坤有成而無毀有終而即始貞固幹事强立于不仆而天地萬物之一體屹然其獨存夫體仁足以長人萬物亦精强而勇敢皆有行人矣君子行此四德者天實命之行事可已哉乾元用九何也天地以人爲主人以易爲主易以準天地爲主易知簡能知變化之道則乎天也天且弗違而況于人況于鬼神夫人居天之下鬼

神之上者何也通于屈伸往來之故人道立焉天道準焉無害乎鬼神無怨于百姓其微也大且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故有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者仁人事天亦曰不過乎物而已過乎物是越天地之準則而萬物在繩之外也何以盡利何以盡神大人之器所以威敬敬其民勿之有慢耳矣凡人之侈于情也惟恐其有餘純乾發揮六爻之情惟恐其不足我見消而天則著也我見既去奉天時以爲主或先之或後

之若孝子之在視寒煖就養无方也天地之體莫愜適于此矣天下平而大地皆潤何亢之有天下之不平以天下之不潤也如爕可定巳黍苗之不膏毛裏之不屬甚有謂他人父者矣勞止之民誰念哉不雲不雨旱既太甚而已矣夫合天地者大人之專職也天地之德妙于分夫人之德妙于合分天地亦仁者分之也生天地亦仁者生之也至與民同吉凶之患受之斷之而萬物之德合矣神人皆治天弗違矣易與天

地準而舉不知不能與有憾之物情並存縣宇終不敢謂以人補天此乾學小心之極而孔子立達之旨也聲氣以同之燥濕以宜之非出類也從類也非絕迹也同人也自古帝王治世以愛民治身以積德有上德必有上治天地生物聖人成物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皆大德也漢儒之陰居空虛不用之地此其意主于勝殘而反開刑名法術之徑豈通論歟程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可謂有其意

矣未有其事也博施濟衆既有其事矣方亦不可誤矣誰爲服天氣而通神明者乎其猶之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變者復之氣有餘則侮所不勝侮則受邪既已獨立守神矣乎氣貴焉德盛不狎侮匹夫匹婦誰敢侮之無一可侮之人無非一體也是故德施博必存誠存誠必閑邪邪之客于形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得其方病立已豈至夙昔而成積哉彼所稱察色按脉審部視息聽聲皆方也仁有方而

神無方先定準直陰陽不測顧用之何如爾聖人雜合以治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故曰能知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知萬物者謂之天子人能公其身于天地萬物之中可不謂玄覽焉猶二之也父母生我一體而分猶二之也天地日麗人之體父母日居子之體天地不位父母不寧而吾體晏然已乎翳惟坐馳即戒愼恐懼我與天地萬物猶同在戰兢之時致中和而怡然樂矣精神內守氣立而志生矣謹熟陰陽手握

禁數審端徑術而目無營於物矣識得此意程子之言近雖然帝王必有其事即以三代論舜干而三苗格乃防風之戮何列烈也有嚴有翼海外有截矣文王止仁者也伐密伐崇既棘其欲誕登道岸豈待武而歌無競哉彼其八年弗家也呱呱弗子也玄圭一告而天下莫與之爭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則湯之長發乎七百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文武之壽考乎八百也如置器焉身其康強也子孫其逢吉也猶之置

天地萬物也其一體仍不分而已粵稽堯得舜舜得禹皐陶暨湯之求元聖武之獲仁人若舉帝王之身悉挈以付之乃得自有其身而天地萬物皆係人主之身以爲身然堯獨憂如故也舜戒岳牧如故也舉元愷殛四凶五載一巡狩問市陳詩詢百年而就見之至勤也改過不吝執競惟人罔于游于逸也則足相能任吾之事不能分吾之體未得人爲天地萬物擇人者謂之仁既得人不爲天地萬物釋擔者謂之仁無

他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工人其代之而乾元統天誰代之益至是仁者之心愈無已矣借叢憑社苟寵竊祿寇攘姦宄有干吾體者必殄之而後快撥其動而止其惡非不忍于身而不忍于天地萬物之身也嗟乎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苟無益于民天地萬物之所去卽吾體之所除也其敢朘削衆庶爲天子取怨乎哉且夫厚下以安宅精于觀象而存不食之果則艮土力也動而以順行精于觀心而來出入

之朋則土地力也藉厚土培天心積之敦復矣敦仁矣雖然未有終日乾乾之全力徒爭于子于復姤之晷刻豈可得哉諸卦大象皆係以名而乾不名直尊之曰天行健天之行卽聖神文武之行而人道愈重帝王自强不息則健健則元亨利貞而體仁長人與天地無極矣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輶軒紀聞

紀遼餉

馬疋四五六七八五箇月名爲放青月馬旣放青矣又折與以草乾此銀可復買草到馬腹否惟有各衙門標下馬與運馬或不便放青然卽以一萬作不放青照新例每日三分共五箇月止用草乾銀四萬五千可也十一十二正二三

五箇月實給草數每束五分筭亦應費餉五十餘萬然亦半取於屯而量加於採屯共五萬人卽一人取草二十束便可千萬計且九十月之採青也馬兵自採自給矣凡此步兵所採歸之何處今關外未嘗不積有屯草秋草皆將官留之折塞馬兵於四五六七八放青之月而沒其草乾銀者卽馬不盡宜於青草亦有應量給乾草馬不盡宜於秋草亦有應量給穀草總之屯與採通融調酌以給之原自敷也

一王陽明設法於南贑有每營以千餘金留爲營本者月餉偶有斷時准各以手本開借每兩止月利二分此月之餉出卽扣之不以二分免其二錢乎今十萬兵卽以十萬金分貯之各營堡以爲官貸而省其私貸月利二錢乎在立十人一竈共食之法决不許寄食於鋪家亦省半費七營中營房照此置柵管本照每夜使把總查入兼省嫖省賭也本色因招買之苦定爲七本三折搭放法以爲民也而兵更利甚蓋兵惟本

爲急用而實時有願糶以得折者與其賤售於鋪何如官濟以銀且要以我爲平常不使鋪操其權凡本色於海運通屯收熟之時最賤官儘以本色給兵兵以卽原單賣鋪家已虧米價及冬春運停屯盡官倉竭矣又欲以折色給兵兵買之鋪家而又增半價不展轉收利於鋪而兵日窮乎故議爲三七之說不必泥定逐月搭放但將三分折銀操之自官隨時察宜本賤儘與之留本本貴卽與本留折使兵日驟足而不知

紀兵餉 三秦

頻年以來歲苦于荒郡邑之輸又急于遼而緩于秦益有一二年不得餉者有三四年不得餉者夫窮邊絕徼蕭條千里寒風驚沙裂膚慘目大以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而衣糧所支惟此當身倒爲妻子所分且臨鞏地方地瘠民貧差繁賦重今宜急請額設京運飛輓速發清查本省民運星運輸將以補其所欠濟其所急又查民運之在州縣者何以缺解何以累逋

尋其不足之根洞其受病之故一清州縣狐鼠之奸以濟三軍庚癸之號又復清查各處倉庫有無那借有無侵欠有無倫支有無浥損又復清查各營衛軍丁某某在城某某在邊某某著伍某某不着伍某某催替某某并催替而無之某某代替某某并受代而不替某某隱占某某虛冒因而查其所給錢糧核其虛實均其勞逸酌其緩急可也且自臨鞏以及於洮岷軍屯民田大勢皆在山阜故旱地佰居十八而水田十不得二三焉雨澤不能佰若故歲豐少而歉多豐則錢銀間可以易斗穀而歉則斗米價至五錢每軍月粮四錢五分每丁月銀七錢而以茲區區之月銀市此如珠之貴米而況餉銀缺至一二年將何以市茲斗米也殆至誹而復議那借議搜括而軍又已驕矣今再宜令司餉者凡監收所在自鹽糧外每歲秋成動給糧銀一半糴收豆麥照甘肅事例雙月給糧單月給銀豐年一月之糧可抵荒歲三月之用庶上不匱而

下有資豐有餘而歉亦足且給餉以給其應得之糧也既係應得彼豈甘心於缺又豈肯甘心於剋今宜著爲功令每先月放後月之餉即偶不繼亦當遲月不過五之例監收者豫取各營堡應支下月軍馬文冊行令中軍等官一員領餉而即令本官當堂將銀鑿兑照名逐封監收者仍遺廉謹衛官一員同該中軍到營唱名逐發仍于寬敞處所先編隊伍分列以俟且因以清虛冒并以驗年力焉月有定期放有定則而

營伍亦肅人心帖然不然缺者不給趀者不禁則衆實有口甚於防川一營作偪處處效尤一夫矯命一國作亂一旦安撫失宜必且集亡命之徒挾番虜之勢乘機烏合噬臍何及竊恐遼東有事徵調西陲西陲有事更徵何地番虜制勝藉此軍丁丁離軍叛更藉何人故餉缺之於先則軍饑給之于後則軍驕饑則譟驕則亂是不可不爲之深長慮也

屯政

侵欺之弊難以枚舉第所以致此極者皆因額設屯田派坐甚遠幅隕甚廣一畝在冊十畝在地軍產民產相錯其間屯伍之官不能照管大半爲豪民所占益地廣而賦輕故豪民喜得入手即報新墾于州縣而屯地自此消滅矣中間不肖之人或典或賣或暫佃一時久不能贖則豪民假而不歸即今鳳陽人戶明言典買不畏律法之嚴其故習可知也惟在憲示各府州縣

令其有知情者許赴本司告首只是一書一從單騎清查務得復此故業實職願跋涉從事者也夫田地久已失額而米麥仍復徵輸則官安得而不疲軍安得而不斃兼以蝗罹災沴各官有賠糧不得額以世祿之身棄印而逃削髮而遯如百戶李雄孫元松等者又先年有刎頸自縊如百戶汪承祖等者即今解院一驗凄酸之狀迥然可見者也欲甦久疲惟請折色益屯田缺額籽粒無幾所輸米麥必求糴於富戶富戶

知徵求之悉倍索其值況又有蒲扳通闗等費無益於　國有害於軍不如永行折色

一議禁包收夫

祖制軍則納糧官則食俸　國足軍足法甚善也從來伍官無經手之糧不過僉定軍吏旗甲預報本司登簿查比在伍官則催軍吏在軍吏則催旗甲在旗甲則收花戶本色則運赴倉廒聽屯官監收折色則交納屯官寄庫類解具批本司掛號轉部法最嚴謹後因不肖伍官嗜利

包收所報軍吏旗甲俱屬詭名倩棍聽比各官挺身捱延不曰催糧未到則曰侵糧逃走甚則捏文申究以爲搪塞而所回報者則曰隔涉州縣潛逃民村終無結審之日今務要殷實之人赴比如旗甲不到即責軍吏吏旗不到即責伍官三卯不遵不納定以伍官侵欺治罪解究更曉諭各屯軍旗務照舊例自行輸納勿聽伍官恐嚇包收如有包收不遂生事刁難者許赴告究

一議禁與援夫包收之官逋糧多者每投匿干各衙門聽用動稱公差提比不出稍一嚴催則從中肆訪或有出比而明示以不可犯之態雷守一官安敢大破情面萬一不能相諒則貝錦售矣此爲負嵎之虎莫之敢攖者也

一議禁巧避夫巧避之奸包收籽粒盡侵不納即未及收租之期亦減半作完而預收其利一騙入手百計鑽營僉報幇運縱運務已完亦潛竄他所或逗遛京師致竟不得其人一比而印

官屯官私相容情竟不肯提其家屬即欲問之軍吏旗甲而督引無人誰肯承之請憲禁各衛印官不許受賄朦朧開送運糧亦不許該運把總受賄私與凡有起送幇運必先開報本司取其家屬在官聽比然後准行如不報家屬而私送幇運者該衛官吏俱以賄究今以前運去各官宜悉查確逋糧之數呈實批發該衛聽各運官回伍徵收冊報庶不以無根無影之人虛占屯種且藉以責成衛官

一議禁把持僉屯伍之家治舉業少一有遊泮即爲空谷之跫音聲勢固甚赫也其賢而受鼎者固有而不肖射利者亦多遇有缺員徑奪伍印不官不舍縱肆包收不赴納不赴比拘其家屬而不得拘其軍吏旗甲而不能有時挺然出官則托稱辭印免妨儒業在上不知待爲佳士而奸計賢詞總成畫餅僉彼輩聲勢赫奕把持挾制不敢代收花戶亦不敢別納反得却侵欺之名而受包收之實

紀屯田便宜二策

或曰今天下屯田貿易隱占不可勝紀以東南言之納官之數民田多屯田少屯田盡歸于官其利不償也將付之不問乎有二策焉運軍最苦多至傾家以各衛之屯田酧各衛之運軍亦一策乎衛官之俸每月一石以屯田一畝抵之官既省俵糧之苦而　國家亦減須祿之費或亦通融一策乎以此爲式量衛官之多寡與屯地之盈縮有餘者以待斟酌然非盡還之于官不可

紀鳳陽屯

夫鳳陽南自定遠北抵宿州三百五六十里間舊額軍民田地大略相半今赤地不毛其高阜處如定遠靈壁諸地歲苦旱災而大店任橋洪塘湖一帶下隰又患水沴民既多逃盜亦時起宜於鳳陽府添設通判一員專董其事先踏勘所荒之地不論軍民悉改屯畝首定其界次阡陌之次廬舍之仍畱中都京操班軍數千名令

其偕婦子比屋而居即以隊分爲居處官給牛種督之開墾在高阜者多濬池塘下隰者廣爲溝洫寬其三年之租比及三年議收租種一二年間可得良田數千頃矣夫專其官則事權一而殿最易課定其界則疆域明而紛爭可息滅畱班軍則耕作不費招徠官給牛種則畚鍤不勞自辦山塘蓄水永無旱魃之虞原隰導流自免商羊之患寬其稅則軍不畏其賠租徵其種則官不憂乎靡費況農隙可以操練南北咽喉

既增數千人之護衛成熟可以多獲根本重地又增千萬箱之儲糧無便於此者况徐州為水陸要衝議者欲設重兵久矣今宿之去徐僅一百七八十里而遥聲勢易通緩急有濟是徐州且增一犄角寧第曰屯田之利而已哉

紀揚州屯

揚州一衛有左中前後四所額有屯田千百餘分每分舊僉壯丁一名督以管屯指揮操點訓練以衛本郡城池無事植戈而畊有事奮矜而

鬬無何屯政弛屯操廢兼併於軍之刁悍者侵沒於民之豪惡者卽歲納夏秋籽粒亦多逋負而累及屯官嗣是屯丁無可恃始立民營矣民營設而四方游棍濫據行間平居恣口而食遇有警報掉臂去矣歲費軍餉數萬以養茲魚潰鳥散之衆于緩急乎何有况維揚一郡南接大江東臨巨海　陵寢門戶漕運咽喉倭奴一水可通嘉靖中倭繇通泰犯廣陵焚殺最慘確係江北第一險要之關後增遊擊營官兵一千員名分防倉庫運道猶自相安近復新添多營十羊九牧相率為非倘能力持屯冊按屯而丁有是屯卽有是丁有是丁卽有是餉磽瘠可變為沃壤游惰可轉為精强與屯之利剔兵之害道無踰此耳時而防運則萬無扼吭之虞時而防倭必有堵截之績他如上年呂四場海寇彭小老將之焚掠漁船梁垛場大盜王虎等之刦擄商竈斷不然矣第此屯也奸民之射利日久遽難盡核姑許照例輸丁以事操練則暫為寬假

以聽其便敢有恃强隱占又藉賢有司嚴申三尺不為豪右撓其成庶軍復耕耘之業而廩餼自充官有捍禦之人而虛冒漸去或亦救弊之急務也然廣陵俗競華靡不務耕織一歲不熟則饑再歲不熟則亂殊無自固之策故特揭屯而言之意畝畆有蓋藏也然屯之利不止此而兵之害寔基之第在揚言揚耳

每屯軍一名給田一分薄徵糧税子孫世守今旧屯法大壞官舍欺奪豪强兼併有一本管而

占十數分者矣有一豪強而占五六分者矣貧弱之軍苦無寸土其管屯操官員夤緣鑽刺與得一差甫領任得些須常例即謂事已完矣官則高坐私家軍各閒散安逸間恐物議下營點閱不過老弱更多催倩以　朝廷大事爲嬰兒戲具務要從實整頓嚴以衛所細查某衛某所屯田若干屯軍若干凡被官舍豪強占併者一一清出即廬鳳淮揚江北一帶一望無際何下百萬畝若能每田一分揀精銳士一名許其承

佃老弱者不得冐領本軍累糧赴營操演家屬在田耕種自贍各選廉能官員以任其事隊伍中有武藝精熟者優賞陞用力弱無用者即行革退追其田畝另選本宗驍勇代之本宗無人不妨別戶代役即以其田給種誠當　國家用武之時所在撫按從實會議更番飭行總計天下四百九十餘衛二千九百餘所計屯田之所獲與屯軍之名目可當九邊什倍之用

一紀南京兵屯

夫金陵屯制每軍額田五十畝歲輸租課十八石即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石計歲每軍餘米六石以餉城守之軍後議者憐屯軍輸納之耗費乃令以十二石存留自贍止納六石是屯軍既食餉之卒矣又設屯營三十四處軍之多者約三千有奇寡者亦七八百人屯田御史歲委官操練自正月以迄三月而止是屯軍又宜練之卒矣迄于今日食餉猶故而操練徒虛文也何也御史所委之官不過附近各衛管屯指揮兼

攝之而已指揮不過開操之後計軍索免操錢而已御史又以路途窵遠不便巡閱第憑一紙之開操一紙之止操而已間委州縣正官又不過偶一查閱而已則安用聚此屯卒爲衛弁肥橐之資也哉宜請專設屯操部司一員屬御史之節制而專督於三十四營另立營總之上再於南京大小各營挑選教師四五百名畀之計各屯之多寡足三千者爲一營如其不足不妨較屯地之遠近或併二合三聚爲一營挑選精

悍勇力者每營或五六百名將教師分給各營令其因材教藝都司巡歷考驗藝精并賞及教師藝疎并罪及管總都司聽御史之考課而薦劾之三年之中必得精兵數千夫軍原食餉非若招募之費財卒原應練豈比更張之擾法有官專督而責成定有師教練而技藝精或調用於遠方彼有墳墓妻子之顧戀則逃脫有所不敢或調用為城守彼有田園廬舍之愛惜則奮勇自爾爭先有分練之營總則與屯官之兼攝

者不併有連坐之賞罰又與納錢免操者迥異增官也而非冗官練兵也而無餉費

紀浙江海屯

寧區之金塘大榭台區之玉環石塘皆懸海山田週圍數百里舊有居民　國初因倭亂遣入內地近有耕者皆輸粟勢豪而地亦未盡何如以附近軍民耕種稍寬其一二年開荒之稅至三年而取之督以專官豪强不得吞入歲可得租數十萬且僅搭草廠以蔽風雨各備軍器以應不虞海寇登山其利在我伏兵可以收奇功今旋議旋罷皆委于招寇而棄之可惜已

紀楚屯

楚之衛所七十有奇屯以石計至三十九萬五千有奇而衛卒單弱莫楚為甚屯歸烏有也倘一清之如因本軍絕世而屯歸帥領者或豪强兼併者此可竟出以還軍者也如因本軍得價而售之官民者當觀本卒能贖與否如不能則當于清出絕世之田內取其入以為值或借補

于一伍之中合而取贖後又取本田所入以還一伍而田亦可歸本卒矣法當先簿責帥俾按籍而報某衛所軍幾屯幾存者幾亡者幾而後如法索之則屯可復

紀關外屯

屯田於關外更有説焉假使奪民田以與兵屯民既無家復令無産則厲民趨營兵以屯民田既親弓矢又服耒鉏則又厲兵何如選其精銳者以實行伍而令老幼歸之阡陌每夫給田三

畆有力者聽其自耕無力者量給屯本秋成時俾五人供一兵之用一兵受五人之養無事則民得盡力于耕牧兵得優游于訓練有事出所訓練之兵以應敵收所耕牧之民以守城以遠安遠臨以遠養邊此不可助軍餉之一班乎

紀邊屯

臨河甘蘭四衛界在虜羌地屬荒漠高者爲坡爲嶺非石則砂下者爲崖爲川非砂則水然而民之糧地軍之屯田咸在是也故求平地丈不得尺焉求沃壤尺不得寸焉幸而雨暘時若尚有粒米之收不幸而時雨稍愆盡成不毛之野遂至耕者半荒者半不毛而賠糧者半追併而逋逃者半種種苦情不可殫述至于軍屯更復難言葢緣當日起科視民爲重而半年食屯需餉已輕今但得充伍卽不乏軍而又欲加征實難安堵且如甘蘭兩衛地俱在蘭孜孜一念先問市政葢嘗履畝而視之山山而度之而磽确砂磧如前所言滿目荒凉於心甚惻因思嘗平

分方略乃遊兵充入金城益畜積信如今日其何爲計偶以大閱歷過西凉諸地乃見京坻之象盡屬膏沃之區因而考求是乃河湟之地而昔者營平畱屯之處也始知其駐金城而倚河山之險非屯金城而上便宜之略益信臨河一郡之地在昔在今原皆不可爲屯也不然今凉州已有增屯矣西寧方議加糧矣區區裕國豈敢後人亦時勢之無可奈何萬非得已耳雖然興利利也除害亦利也琴瑟不調必起而更張之事固有宜損之以爲益而更其不便以成大便者達識之士若祗以奉功令唯謹不詳計利害有如臨蘭不幸萬一有七年之旱九年之水啼饑號寒人不堪命亡命之徒一旦不逞夜虜强番乘時窺釁則催科之令適促之反耳攷唐志焉政始置八坊岐豳涇寧閒其後又以隴西金城平凉天水員廣千里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閒善水草腴田皆隷之然則此攷昔時牧地也而今以爲屯使軍食之豈不過哉

祖宗之意無亦曰此屬吾姑令之自食以守吾城耳而孰知今日者催科無藝殆不可爲命矣然則此屯可議減乎將何以補此缺之額也曰不得已則姑以區區之民糧益之若然則民糧之缺額又何議也曰頗聞古今屯田皆在塞外及附近畿輔之地今近言之河以西既可議增矣遠言之則榆關以外前屯中屯錦義諸處皆豐腴地可爲屯而兵多又可爲墾爲守木賤又可爲庚爲倉矣又順永薊遵豐潤玉田諸處其

間民田不過十之五而餘皆爲草塲地糧不當民賦十之三而差不及焉葢　先朝所以牧馬者實皆沃壤盡被隱占今誠遣一風力才幹大臣一一清出可得糧億萬萬此奚翅足以補臨蘭缺糧哉又頃者永平而東爲奴孽所殘戮者叛者田産在焉若以清查所得永爲三輔游兵新設之資又裕如矣

紀邊屯

自邊將得請官田以自便謂之曰養廉而屯田愈缺葢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官享其利軍任其賦賦不堪則不得不寄田于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既多不得不攤稅于佃軍而包賠愈苦此隱匿之弊也自衛所之官各佔軍餘而屯軍愈缺衛所苦于屯卒之逋負而公用不支屯卒苦于衛所之誅求而逃亡相繼甚有人在而田不識處者矣亦有田在而人不知主者矣此佔役之弊也自邊臣變亂屯政每畝必於取盈而

屯田愈廢甚有阡陌未成而名巳在冊播種未熟而吏巳至門此催科之弊也況沿邊之田沙石過半則憂在土西北之地旱魃爲虐則憂在旱秋水時至百川暴漲則憂在水其要在于清理隱匿嚴勾餘丁計人授田計田起租不越二年成效可覩仍復出養廉之膏腴者而均之開荒蕪之湮沒者而種之當事者無徒按之簿中而疆理必考察實者無徒覈之名色而𠯌界必清以經歲一河之費開沿邊百萬之腴則畝畝

皆露積也捐三年坐食之儲爲一年力食之用則疆界皆壁壘也

紀遵化屯

遵化自經焚戮生齒彫敝田里荒蕪爲今日計誠莫如議屯爲便然屯之術有二曰民屯曰軍屯軍屯不若民屯爲愈何也諸軍係名尺籍習於游惰一旦驅之力田不習也然民屯亦不易言矣其必廣募他處之有力而善農者畫地而耕隨其地之肥磽而議其輸納此上策也而又

不可必得也其次則莫若就土著之民而分布之量給牛種大約授地二頃必給牛一具種二十石工力食用或幾許俟收獲之後共計牛價幾何子種幾何而薄取其值不越二年務期完納二年之徵輸視地之肥瘠而分上中下等或者賦輕而民亦樂從乎然又不敢必也故給牛種一事亦未可輕議也雖然民屯勝軍此時負城而居者盡軍也馱馬縱横不時出入田間小民豈能與之爭乎故又當於各營之中挑其老弱不勝戰者於城外十里內立爲營田若古井田之制各守其疆界毋令侵越一步無事出耕急則收堡益軍離城不遠不止便於城守且不得散之村落以爲地方害也至若各鄉之地斷斷乎不可容一軍一兵縱其咆哮無人之境而飛食小民也抑有田則必有居今遵城廬舍半爲軍棲即有屯民安所容之計請金錢萬數千附城之處廣置營房數千餘間令屯軍星羅棋布錯趾而耕比間而處勿使與城市居民爭出

入焉

盧邑幅幀褊小僅十一屯社其間民地止一千六百六十五頃五十畝有零非若灤州六十七里遷安二十七屯社之曠邈也然而徵糧有則內解外供之需額不容缺時不容緩今議叛地改作屯田前報白養粹地四十二頃九十五畝二分崔及第八頃六十九畝八分楊嵋地四十六畝九分孟喬芳地三頃八十畝楊文魁地三頃五畝五分五叛共地五十八頃九十七畝

四分均改爲屯則屯稍盈而民益縮惟正之供亦隨而虧額矣

或以前項叛地大張榜示曉諭民間凡有力而願買者買之照例徵糧無力而願佃者佃之照例輸租其佃種之法上地每畝納糧五六斗中地每畝納糧二三斗下地每畝納糧一二斗草束亦隨糧數輸運則民必樂從而地無荒蕪稅有常額公私兩有便益矣

招民佃種於正額糧銀之外量加租稅計上地

可徵租糧二斗中地可徵一斗五升下地可徵一斗此責不費牛種不煩督責不論旱蝗水澇而坐收其利者也更有直截之法士民有願買者照估價以售日前得價既可充餉將來條額且不虞拚納之無人亦一便也

天下有舊屯有新屯所謂舊屯者即各衛所之軍屯也縱令逐一清查不過足軍糧宜于兵餉固無升合入也竊聞錦榆關內外以至遼北遼西一帶沿邊之地大槩俱係沃土而棄之視若石田焉

夫國非徭役供用何從措出地無人民徭役從何征求遼民禍奴者十之八九僅存者不足十分之一錦州義州右屯有可屯之田而無人墾蓋州復州有可鑄之礦而無人開金州海州三岔河口有無限之魚鹽而無人收其利止倚京運海運以爲命脈豈經久之長策也南衛廣寧假如費百萬之帑金爲十萬之兵餉再發五十萬之物價爲安家衣裝器械物料之費能復此

地山可耕洼可煮土可毛其益我　國家奚啻萬鎰豈僅僅百五十萬而已哉

紀關門外鑄錢屯田

關門月餉鬧歲以數百萬計盍若移餉鑄錢而即以錢給餉度鑄錢之息每一百萬可溢二十萬遂可減司農之額或以供軍前別需總之利在上也至於月餉散錢又無砍鑿折耗之患則下之利更普矣他如硝磺銅鉛關門內外各有出產之處誠取之有道可用而不竭所省帑金又不貲是不加餉而餉有餘之議也關外斥莽開墾莫非膏腴今非不言屯也但無溝塗封植

之界隱匿自潤旣無可稽查胡馬長驅又無可攔擋盍若申著爲令每地五十畝畫爲一坵四面掘溝深濶各二三丈一則計坵可以科地其利小一則地網如鱗虜騎驍騰無所逞其利大自關門至寧遠止留一大路自寧遠而東經右屯至三岔河留一大路自寧遠而東北經廣寧至黃泥窪對過留一路路傍亦俱深溝溝外每十里設一土寨每寨伏大將軍幾位滅虜郎機鳥銃幾百門撥兵士幾百名守之牆傳號令凡遇虜至並不許放砲洩漏軍情派守已定然後從大路揚兵直趨河上佯作渡勢誘奴西追令軍士許退不許進度虜騎盡入弃中方發號砲各土寨中伏砲以次齊發奴有孑遺乎奴滅而西虜自然就我戎索是不交兵而全勝之議也

錢法三奏

今欲爲權宜以足國用則策無過于鑄錢者奏則不獨苦餉且苦賦不獨苦兵且苦民餉不給則士苦脫巾賦不供則民苦剝膚加以驛遞近奉新議未免矯枉之過十減其六疲敝之役益愈難支竊嘗總總過計以爲餉匱而兵流於賊賦急而民流于賊若郵符餼廩裁而驛卒輿皁廝養之徒設又流而爲賊賊亦不勝數矣此中銅價平于京值遂下有司條議以上有利無害

勉湊工本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或謂六通之衢有妨制錢而秦自關隴以西萬山插雲千崖懸壁車不方軌人鮮摩肩臨之錢東不踰關西不踰河民間小錢槩非官製故民亦甚病之今以肉好易其脆薄既于民便而黃白權宜之間卽是利源不息之道耳是役也以買銅則每百斤價銀十二兩或十一兩或十兩零五錢上下焉以買倭鉛則每斤價銀或一錢五分或一錢二三分上下焉嘗悉數之大約每淨銅一百斤倭鉛三十一斤四兩配搭入爐鑄成錢得一百二十一斤計一萬八千五百文除二十斤四兩作折耗而其內用沙鍋五十具石炭四百餘斤木炭十餘斤約價二三錢不一各匠夫工食銀約二兩五錢若以八百文准銀一兩則每爐本銀二十四兩除諸費外得息大約五兩此子母之可權者也而以行使于民間則半新半舊之兼用以納糧于官府則半銀半錢之兼收此公私之攸利者也至若近日　朝廷令所在官司得

開採銅以供鑄局其利便有進於此者矣開採之宜亦可得而言焉大凡銅鑛産於石山之中或高四五尺濶二三尺一條旋行如龍蛇狀內有銅鑛外必有礦苗按礦爲丱字今之小兒髻爲丱角是丱爲髮之餘故礦必有苗爲之餘從苗上開一洞口用鋼鑽打入深則二丈淺則丈餘再深則黑暗而不可見底方始得礦從頭挖取每得礦百斤用木炭百斤將礦燒煉一火成銅鏡二火成黑銅三火成淨銅每礦百斤上者

燒銅十五斤次者十二十一不等共用鏟手并
燒爐匠共二十名每日給工食共銀八錢用造
飯運水夫二名每日給工食銀六分用幇扯提
礦小夫四名每日給工食銀一錢二分用鋼鑽
三十根每根銅二斤日耗一斤約銀一錢以上
共費銀一兩一錢約得銅鏽二百斤而又用木
炭一百六七十斤約價四錢三火成銅三十斤
則共前項費銀一兩五錢是每斤大約費本五
六分可為半於買銅矣而要以地宁偏礦有多

少米炭諸件之有貴賤難以一槩論也
錢法之弊繇於私鑄者多舊萬曆錢每文重一
錢二分今新鑄錢重止八九分是以私鑄者每
每買萬曆官錢鎔鑄私錢襍以鉛錫輕薄幾與
古之鵝眼同官私襍行是以奸商當鋪轉而為
奸有時行則私錢得與官錢並價此錢在鋪戶
者多而欲出也有時不行則私錢二三文折官
錢一文此錢在鋪戶者少而欲入也此輩操其
利權小民因而受害宜嚴加申飭官錢必照萬
曆錢一錢二分重每文一釐十文一分凡在官
稅課紙贖俱許錢納如鋪戶貿易用私錢者治
以重罪官錢行則私錢自止
今戶工兩部俱有錢局而問其銅價則甚昂矣
煤炭貴矣工役衣食之物又貴矣而所行之錢
則反賤矣毋貴于賤所獲能有幾何莫若設一
錢局于楚之荆州就楚賦內割二十萬金付之
鑄局使其買銅鳩工以為鑄本而黔蜀所產之
銅辰坑所產之鉛順流而下荆江承之鑄局以

時價收之荆州煤炭如土魚米地土役易于取
給江漢淮潁無所不通半天下而皆受其委輸
則行錢又便也
天啓年有南鑄之錢有以一折十之錢初行之
民未以為苦也而弊源在有司蓋上者下之倡
有司愚民之耳目也況幣有出有入流而不息
故曰泉府而有司之於新錢也出則一切以之
發於民納則一切不收一文民見有司之不收
也則以為無用物遂閧然不用待其告擾則昧

心以枷笞之每至聚市而譁棄市而逃因紛紛稱病稱不可行矣有司爲此亦有二或爲貪或爲賄葢錢分高低則有貴賤出納之間因而漁利其自飽者貪也飽猾胥者賄也

紀錢法

昔元主忽必烈以錢與鈔問劉秉忠秉忠曰楮用于陰錢用于陽沙漠爲陰華夏爲陽國家起沙漠而臨中夏宜用楮幣不然四海不靖是以終元之世止行鈔法而不鑄錢及至正間脫脫爲相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而天下遂亂即今民間古錢並無勝國年號自可見矣我太祖雖嘗以科場落卷打造寶鈔然二百年來惟錢行而鈔不甚行秉忠之言益驗矣

一紀鑄利

鑄之在南北都皆約利五分關上輸銅脚價多安可扣定五分之利使人莫敢步手也應减定利爲三分且本少轉多猶可若本多轉少即以五十萬銀取利十五萬亦可矣顧安得五十萬本乎竊以銅必善調商人使不虧其銀即與餉司作通融前半月移銀收銅即後半月有錢抵餉一轉移間稍得利即足斷不可扣定重利也惟扣利少始可召商買銅惟現買銅始可與餉

司通融否則何從辨銅亦何從辨銀

稅利

近例馬兵一名月扣朋銀一錢二分只論騎營每營馬二千是一月即有二百四十兩之朋銀矣若其倒馬再量追樁銀二三兩不等是倒馬二十匹亦有四五十金之樁銀也儘足買補二十匹之數矣二千之馬月倒一分即應十箇月倒盡豈可再輸一分乎况又有步兵每名扣六分之例前議買庇牛無銀暫借步兵之朋買馬然責庇者秋收償還則仍可歸原項用耳但須設循環月銀貯廳庫决不可即收將官以恣侵牟也

查核京營損失議

何謂併舊則破爛之盔甲損壞之腰刀滚刀鐵靶鎗等應另爲改造者是何謂安置則各甲以地上堆垛而爛以屋雨浥漏而爛爲造木架以堆積之各火藥以乾燥而虞其觸發爲埋藏地下以鎮靜之以空地另造火藥庫掘地埋藏則兩者應另造木架窖屋者是夫營軍十萬餘計營馬二萬餘計官俸軍糧馬料百餘萬計何等重大而祇托之數武臣卽職方司有驗軍而置

不可問也卽車駕司有馬政而馬不可問也卽戶部有糧廳而收放祇受其成卽巡視有科院而錢糧强半不掛號賢否總聽彼愛憎止是戎政協理一人虛寄其尊於諸武臣上無一可與商確者承上啓下曰六副將而六副將者非其倖飛而還則其養倖而出層累而下之把總書識俱惟總督椽房爲主如登答册會查册六副將自造而自矛盾之按此爲查餉鐵鋼失二萬四百餘兩申請蠲豁也

紀京營捕營

國門之外而五七十里之內皆禦人之場矣或二三人或四五人或一二十人跨馬持弓遇行旅而盡劫所有不則立膏於原野或借貸於富室傾囊而去傳聞頗有營軍莫若責成營官一軍爲盗罪及隊總罪及中千識及將領各庄村不可不立保甲之法也捕營專以擒盗爲主都城以外或三里一撥或五里一撥務令撥撥相望有零盗則零擒之有羣盗則羣擒之甚有

深林之內孤村之中緝訪窩盗當出其不意而擒之或捕營把總於城外要害之地輪流居處往來不時稽查如把總玩惕撥軍坐視當以軍法究處在京營能禁其爲盗在捕營能擒其爲盗民獲寧止商便往來矣

紀京營四衛營

三大營軍選懸無鞘之刀插無羽之矢寅集辰散以爲故事猶曰以一人食一人之糧也至若名爲四衛營勇士營籍同篇羊人類軒鶴卽有

人焉皆受粟公家買閒私室莫若以四衛營勇士營軍丁皆分布于三大營核實操習使有一兵得一兵之用而餉易省予一餉受一餉之實而兵益精

紀練戰兵

一分信地練凡地不同形則營不同勢戰不同法如阻山利於埋伏倚水利於火攻險隘利於步軍平地利於車騎宜各就其所便者深爲圖而預爲備選定某將長於此發駐某地某將長於彼發駐某地信地既分各授方畧使之如法練習則耳目熟手足便心志安臨敵不忙一面有一面實用

一分營隊練凡兵所以逃陣者以營寨不固如行人無家戰一不利無所歸命不逃得乎故宜先定營或憑高山大川或聯戰車火車或結木柵坑塹以爲營選用輕騎若干更番出哨時伏時見時近時遠以爲爪牙勝則率然盤踞之勢也卽不勝而有營可歸較之亡命野竄者遇賊殺遇獲亦殺人誰敢逃營定矣再議隊一隊各練一事如中堅定策前鋒直取後勁疾趨左右翼策應中不得練前後左右之事前後左右不得練中之事夫定而練則有專攻矣不侵而練

則此不旁鶩彼不掣肘而愈專矣一月紀律不
紊三月技藝精熟必勝在我何憂兵逃
一分南北練如山陝兵　川湖兵　河浙
兩廣兵　遼兵　羣聚一處聲音不相通
精神不相屬卒而臨敵乘危忌勝往往有之謂
宜南將統南兵北將統北兵使各識其嗜欲各
惜其甘苦而後將與兵親兵與將親
一分伎倆練懸十科以來之玄機先覺從薪借
著者爲一科精研三式要言奇中者爲一科獸

奪造化妙運風雨者爲一科鼎舉千斤猛伏三
虎者爲一科疾足神行日數百里無梗上杆無
梯踰牆趨險跋山如乘犇馬者爲一科入水不
沒無炬夜行遏舟鑿沈逄寨放火者爲一科草
行蒲伏善作犬吠寂入寂出偵探賊情者爲一
科慣說夷語善造誑言竄出口外散楚引降者
爲一科苦肉示信陰事爲媒賣降打細反間內
應者爲一科通曉蠱法佯作膳夫潛施慢毒坐
收奇功者爲一科果隨材器使破格任用今天
下豈遂無人應者
一分器械練勾頭砲狼牙棍袖弩飛石皮盔皮
甲多不知用按勾頭砲乃守城第一要器取其
下打賊不能薄城謂宜每城五垜設砲一門專
兵演守自足金湯狼牙棍乃格鬬第一利器入
面鋒稜鎗刀有時鈍折而棍獨縱橫不壞且凡
有膂力者即可使無他妙巧必久而後習也袖
弩在袖人所不見拾矢連發即見亦不及避人
人宜挾之以防身飛石遠飛百步勢若霹靂賊

攻我從城內飛出賊守我從城外飛入著木木
折著鋏鋏斷著人人爛川兵善用之最宜做其
制多蓄軍中皮盔皮甲以漆和砂雨水不能透
刀箭不能傷且費省而輕便一一如法造練

京營練兵

汰兵在汰冗食之兵故餉足練兵在汰老弱之兵故兵精此其故人人能言之而卒不能行之者何也徒言而未得其肯綮耳今欲汰兵若過於張皇則譁若仍因循則怠過於紛更則亂若仍玩愒則竄今京營請以四季汰老弱則不張皇因舊例許更替則不紛更今未嘗不汰准其子壻姪甥告替然衛所補軍即有精壯當隸籍者而官旗多方需索非費數金歷數月不得走

牒了諸衙門事未沾升斗已不勝借貸之苦故營伍久虛壯勇難得縱有孟賁烏獲無數金餽官旗非耐心守數月終不得厠名於版籍壯士願肯爲之用哉莫若預檄諸衛所某衛汰去老弱缺伍若干名准本軍引壯丁替役定期告示某日補軍聽總協大臣會巡視科院兵部驗軍主事戶部驗糧主事率諸衛官旗或詣演象所內公同選補立石輕重三等以試其力弓弩兵器以驗其技各記其年貌立冊某衛補若干某

所補幾何隨即取其收管驗軍廳即日照冊驗收驗糧廳即日照冊起粮巡視科道即日照冊上號總協軍門即日照冊收管不終日而六衙門之事畢矣如此一日便得壯丁若干行之數月則三營皆壯勇之士矣汰兵而營伍不虛更替而新舊不擾

練禁兵

錦衣一衛隸籍者不下四萬先年萬指揮曾簡三千而團練之號曰禁兵營夫此三千人者無

月糧之費無召募之費安家之費羣聚而訓練之不特可以懾外夷窺伺之心抑足備禁城緩急之用奈何魏璫以內禁兵之制易之而外禁兵營之設迄今猶未復也

揚州屬京操

文皇帝北遷京軍單弱而移中都山東河南等處共二十七衛所軍定作春秋二班循環更番都司統領扎付指揮千百戶等官各率本衛所隊軍赴京無事則看守城池有警則隨營調用

承平日久流爲姑恤班軍到京惟在內做工則
奸人乘機作侵盜計矣即以揚屬三衛四所之
軍弊言之京操軍一名例佃領屯田一分自行
耕種甫起身先領安家糧銀一兩二錢到京又
解給大糧銀二兩四錢每月給米四斗又領鹽
糧賞賜一軍記算京操半年共領糧銀六兩何
嘗有負于軍也詎遭各衛所有等奸軍巧立衛
總名色掌握各項錢糧夤緣領班劄付串仝隊
長坐衛賣軍斜歛私貼正身赴京工操者十無

一二抵京則關同京棍名曰債主將衆軍行月
粮銀先入債主之家零星借出銀水八折月利
加三領班官意在侵漁畀詞請敎乘黠遠之亂
倡言操軍到京不援遠則調用愚軍信以爲真
規避脫身遂爾頂貼者不啻八九貧富不等贓
入劄付衛總隊長之私囊錢糧盡爲債主奸人
之魚肉及過堂交軍催覓四外流移權宜應點
如遇工操事亦如之且言高郵衛春班八百一
十三名揚州衛秋班六百零三名春秋二班每

軍做工止輪兩個月所催之人每日不過工食
五分共領銀三兩則每名每年除得錢賣放外
尚侵尅糧銀三兩二衛共侵銀四千三百有奇
矣況自泰昌天啓崇禎元年三蒙
皇賞每名共銀八兩以一千四百一十五名軍
算之則共賞銀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兩而此項
恩賞各軍俱無正身歸于何所揚屬如此他省
衛所可知請乞兵部咨行撫按將各軍清查覈
華老弱挑選精銳一半即以老弱屯田粮銀併

給精銳選委廉能官員操練如遇輪班率領上
京務遵
祖制照舊防守聽調如遇退班回衛照常操演
防護本處地方此係土著精兵有家有產決無
逃亡之虞

練專營

選鋒戰兵宜專練二營選將官之智信仁勇嚴
千也甫如吳
者領之訓練在將則多給家丁令其毋尅剝兵
食在兵則加厚月糧令其毋內顧身家專一練

習各人擦掌以待戰平時撫待有體訓誨有方上下一心如手足之捍頭目一須行糧卽刻就道

練竈丁

國家備禦之策非西北虜邊則東南虜海顧備邊外之邊易而備海內之海難何也邊之外夷虜環居猶可以垣墉限威力制也若海之外玄茫渺浪昔嘗爲中國患迄今海不揚波者七十餘年至于濱海諸場灶丁動肆殺戮而盜賊又

比比勾引興販致釀迴來海賊王虎之變焚刼容數百家之財屠殺喪幾百人之命況大灶小灶之爭十年未解乎此海中一腹心患也淮之南北有上下中三十鹽場皆邊海斥鹵延袤數百里而遙卽漢吳王濞招娛遊子弟煑海富强倡亂地也勝國之張士誠卽草堰場竈丁也其場密邇丁溪至今兩場之人每歲首必持械而爭以爲年例𢪛傷亦所不恤此則流弊之一徵也但其人朴直其氣果敢棄之遂爲龍蛇練之

可爲貔虎計在端表率乎嚴防範乎練竈勇而兵不必募移營署而將不必選也此安竈卽所以防倭制陸所以禦海也表率者何分司之官也蓋十場各設運判一人督催鹽課職雖會計其臨馭則郡邑之守令也百里提封九邊軍餉實王持是而灶丁桀猝具爾瞻也豈可以白眼之背郎任之朘削日工催科日急風俗日偷灶産日瘠又重之以雨暘不時煎煑失望誰甘溝瘠而不爲興販刼掠之事乎所以有前日之亂

也在昔分司專以甲科當其任弘正間禮部觀政進士徐鵬舉特擢中十分司以理學倡化頑俗時有王心齋崛起其間陶樵卒皆入道今雖窮亂而安豐富安等場絃歌之聲尚未絕也今誠擇廉威之吏使之各安本業則風厲之司宜重也若防範則有保甲法立里曲之長嚴比閭之稽非種必鋤邁俗必勸而又設械聚兵歲敎月練平居相助于守望變亂卽壯于干城況理學之淵源未盡泯也諸場各有灶勇每十場以

一千總統之一場立一百總其官皆土人其餉則鹽羨原以濱海之地防倭寇也不猶九邊防虜兵乎相沿既久其人不任干戈耳目不聞訓練名存實亡一旦迫有倭患三十場海口在在可犯可蹂如掘港餘東之諸洋小海之茅花墩東台之丁美舍劉莊之北團皆嘉靖倭奴闌入之處也天啓壬戌當事者慮及于此則設灶勇守備以中式武舉任之使練三十場之灶勇慕民兵六百爲防守教練之選鋒最善策也乃令

駐札揚州距場數百里顧名思義設官謂何曷不即以所統之兵移駐于茶場近海之地南聯掘港大河諸管北聯丁美廟灣諸管相爲犄角爲邊海之長城即以土人千總別選二三科武舉及實職之有膽略者充之教練各場灶勇總隷守備與餉兵一體團練如謂道里遼遠不能兼三十場則灶勇守備止統中十練之上十則掘港守備可團練也下十則廟灣遊擊可團練也如此沿海皆可用之兵海口有金湯之固即

鹽盜亦不能竊發矣海內安則海外可防民生遂則煮海不擾鹽課足則邊餉無虧此一舉數利之道也

自淮安以達天津其地薄海多鹽場鹽場竈丁俯以勇力聞昔曾率之禦倭今宜從竈戶中選其壯健者充之合計各路鹽場其竈丁亦當踰萬因而寬之以利卹之以恩賞則倍于官兵罪則輕于衆犯務使其心樂爲我用于是北至靜海南至利津鹽場既廣而竈丁亦衆驅之海濱

可以禦倭寇之于淮復可禦盜軍衛之屬協以助之而得無關之隘鹽課之徵滅以利之而得不食之兵糧運可以無虞中原可以強固

磁兵

磁營原額毛兵一千勇兵一千武兵止六百名月餉二千餘金毛係嵩雒汝陝礦之徒勇乃招募土著之卒而武兵則各州縣之衙役是也大約磁營毛兵以千爲止勇兵以千爲止其府武兵散之三府各州縣俱食本等工食大約亦

以一千爲止武兵仍隨府營操練每歲値春秋蒐彌之際本道檄取到磁合操一次則磁營之兵不期年而可得精鋭之三千矣無事保障兩河有事聲援三輔計固莫便于此

衛兵議

各州府通衛指揮千百戶若干員與國同休戚受恩既沃圖報當殷其前後左右中各所軍丁不知若干人官而出衛管事軍而管船運糧已各勤於王事無論矣至如每祖軍一名蔓延軍

餘或十丁或百丁俱爲軍籍在衛當差富者勒索常例貧者喚給使令祗爲私圖不爲國計豈聖祖置衛設軍之意也合責令該所印官督同本所開官査軍餘年壯勇力者若干人無容隱漏刻期操演即以本所屯糧量供軍餉富軍求逸者責令供一軍之食以補其餉之所不足及至操演技精報名造冊合於操場較藝果有一可當十百可當千者本軍倍加兵粮重用而該所官亦以此見其殿最即當奬薦以鼓其精進之志則各衛所軍不啻巨萬計而惰軍皆精兵矣

兵制

清査營伍簡汰老弱嚴革占役痛袪影射申禁迎选擇其精壯者爲騎兵次爲步兵驍勇者爲戰兵次爲守城之兵皆于平時操練習慣居爲壁壘出爲行陣坐作進退之有方戰守攻取之有法合練而成師成旅分練而一器一藝又如長短欲其相濟刺衛欲其兼施則五兵並用無

執一偏又如弓弩火器更番迭放長鎗短刃因力量材則泛應不同無執一局風行雷厲谷虛响應豈與夫紈袴之子烏合之衆同年而論功哉

紀省兵

火藥軍器弓箭等局匠一千若按實功尚三百且營兵原有兼匠造則隸局偹則屬營可耳又工沙兵八百其沙兵二百爲運船到岸扒沙進口必不可已者若工兵既有班兵盡可省也况

運夫一千六百内有海運陸運站運撫運輻運五項運之者駝騾牛驢也夫尚可減五百是雜兵實四千而足也又班兵坐八千此薊鎮十二路之兵而借用于遼者歷年多借薊邊盡塌大稱不便且每每秋班到遲又寒迫無濟通計薊鎮春秋兩班共兵四萬今不若議定每年春秋借八千而此得實益彼不盡妨然止算粮半年作兵四千是已上并雜兵而止八千耳又有大同固原每歲入衛石門路兵共三千此兵多虚

而類班兵止可守路無他用議有移其本粮之半并此地原額永餉新增遼餉儘足募二營爲常兵何必相苦乎此外則鎮協營堡戰守之實兵矣前布局內定關鎮二萬前鎮一萬七千寧鎮二萬三冲各一萬二千共三萬六千是合鎮協營堡實戰守兵九萬三千也并雜兵班兵入衛兵一搞一千是通計兵十萬四千而無項不備無項不足即以步兵每名每月一兩四錢算可省折色二十二萬餘并米八萬便省餉三十萬又省其兵并可省其千把百隊及統領之都守若干餉也此後惟有收集屯民立爲鄉兵更不可再議增兵也此後惟有召募丁壯頂換老病亦不可再言銷兵也或有在標在堡而止千止百者仍以千爲千總百爲百總五百爲把總豈必有異按此實之不知可省幾許千把百隊并幾許守都遊叅并幾許加銜守都遊叅也

紀虚冒

如嘉靖初京營軍月支米八萬石今倍三矣兵

不加多米數轉添以此推列鎮宿兵六十萬關內外十二萬江東十五萬其餉亦復如是然按之冊籍别森然覈之行伍則索然財力有幾能堪若輩之乾沒乎此虛冒所當嚴也

紀軍詐

或割殘卒以邀功或拾骸虜以圖賞改頭易面妄冀雍齒之封或尾其去而回首揚旌或潛爲歸而假作唱凱捏鬼擬神謬作之反之狀

紀恤死

已斃之遊魂衰草無依方殘之羸卒飛𢂥可憐委道傷而莫恤棄荒丘而誰掩父母旣不能以爲子而妻孥又何恃以爲天羽化無蹤寃聲四起士卒且謂之何哉是必將死可封士死亦可賞千金之駿骨一收則何駑馬之不可以空群也生者有家死者亦有子一場之忠孝不泯則何螳臂之不可以奮飛也生時固有貴賤死後原無大小是矜恤一款尤屬秉鉞者喫緊

調川兵紀事

劉綎初出頗多調川兵部裁抑之中途一揭得請乃已仍量增加此部誤也劉用川兵如戚用南兵宜盡如其請以損他省應募之額乃拘于按地派兵之例挫失機會至今日則川兵又不可恃矣何也將非其人也最可笑者調兵止欲足數不酌時宜而川湖貴三省土司之外別有無主苗民如紅苗犵狫仲家者近歲多調用之遼之始壞也安與彭同調水與藺同調以世仇

殺之人並馳而入國門如沿途脫逃進不能到遼退不敢歸穴藪之叛耳故有預慮報怨貴州以梗塞雲南者余十年前向人亟稱之在今除調川湖兵別無他策宜亟選川將俾所在訓練各爲一軍以此占將之能庶不至挾所重而逍遙也

錦衣舊聞

武臣世爵自公侯而下即數錦衣文臣如于忠肅公其扶危定傾之功而當年身後之蔭止於外所一正千戶追其後也亦止陞襲外衛指揮比至萬曆年乃始更定錦衣指揮蓋文臣得一錦衣若斯之難也況本政條例非親斬不世襲乃文臣無論崇卑或稍奏捷必蔭錦衣而武臣即百戰沙場身膏鋒鏑之元戎止蔭外衛不平孰甚焉

紀軍中神器

如用弓矢近中易遠中難近則力强遠則力弱所以夷虜之箭必近發必奇中而中國反是謂宜今後習射不用張鵠只以尺許長小圓棍置地四十步內射之則棍自轉動射到矢矢中棍射賊必無虛發矣

如用毒藥欲緩不欲急欲暗不欲明前軍食而死後軍相戒不食是急未有不明者也妙莫妙於慢毒趙王如意以十四日死宋江諸人以五

月死皆慢毒也今日得五日十四日之毒相機中之奴之入吾彀也無算矣

如用毒烟夫烟之入人也耳目口鼻其竇四爲毒甚於藥今輒置不講何也彭天祥火龍書無不精備雖其人以他事去試倣其制而盡其長何以誘賊而使之必趨何以錮賊而使之必受何以蓄烟而使之暴發何以留烟而使之能久何以伏兵要截而使之突烟犇潰者不得免竄謂此烟賢於十萬師矣

如用蒺藜試於白日不效試於黑夜必效迎賊之來路不效斷賊之歸路必效硬地不效無沙地不效無草地不效須置於沙草相間之地蒺藜即染土色草色賊見土見草不見蒺藜而後蒺藜得妙其用徑寸之鋒躓千里之馬兵未有奇於此者

如用刺馬鎗馬非盲自攖之乎人非盲聽馬攖之乎不攖則鋒雖利不能加於馬也謂有必中之法二焉日將晡引賊入隘以刺馬布其歸路

而隘之盡處砲弩隨之賊必却走晦暝路崎刺馬塞路安所避之此用隘之法一也賊來要路掘地爲乾河密布刺馬而引水瀦之我軍隔河列陣佯作渡勢賊必衝突而來一入水中刺馬如林未有不攖其鋒者此用水之法一也其鎗中更貫毒藥馬中不救

如用絆馬索以韌繩爲之內貫鐵線三條一取其堅一取其懸翹當路馬來易犯即賊知爲索不知內藏鐵線難割也每一索釘一橛每置小刺馬一具長一尺五寸馬被索而蹶其鎗直刺胷腹必立斃蓋賊馬出必用甲馬蹄必用鐵脚而蒺藜之用窮故又須用索器分用則勢窮合用則毒熾也

如用戰車自來稱有足之城不飼之馬列營必須之但利於平地不利於山險更有說者我倚車往而彼以火輪來我恃車上之鎗砲打而彼以鐵騎衝則車之用窮謂宜於車外埋伏刺馬一層火砲三層軍士輪直又遣游兵出没遠哨

俟賊來著刺馬畧阻驍騰火砲相繼而發賊必潰而走不敢近車即近車而車上鎗砲又發矣如此而後營如山立深入無虞亦相兼合用之妙

紀火器

火器爲中國長技臨時射打不熟皆因平時習演不慣今以招募烏合一旦臨戎心膽既不練器手不相習坐致將士爲擄而以火器資敵又不特盔甲馬匹已也使奴得之反以攻我今後

凡火器必先得人勿得輕嘗輕試一切招募烏合萬不可用所用火藥不必合成將硝黃灰料各自盛裝臨時旋配旋用庶不致火爆之虞即不幸為虜得之彼不知配合為藥是亦土羹耳

紀禦倭刀

倭之刀最精利長六尺兩手兩刀共長一丈八尺雖左刀以木假之然其右之眞者亦足以殺人而無敵故中國之畏倭者畏其刀也而制刀之策一切鈀棍短兵俱不濟事必用丈八長鎗

蓋刀能傷人不能自衞惟長鎗可以乘其破綻而入之故禦倭以長鎗為上其次則用狼筅等器因刀雖快利一有兜礙便不稱手昔年任兵憲蠘倭于婁門外陸涇壩出狼兵之鈎刀手則以兵憲密囑諸軍以兜礙之說於是皆用青布水漬之俟倭相近撒去倭刀粘滯不便揮使而鈎刀手急自地滾去鈎斷其足先鋒既死餘眾辟易是日殺倭二千皆用計以制其刃故也至於北虜所長在弓馬馳騁禦之必用水戰昔倭亂時河北驍將宗禮少林僧月空皆以馬步不便宗死于阜林月空死于齊女門外故自來譚禦北虜者皆云當效南方浚溝洫植榆柳故曰井田廢而胡馬南馳也

紀京邊造銃臺

夫守城之最得力者莫利於神砲今神砲已貯而銃臺未築是有用之器置之無用之地也詢歷覽海島見濠鏡澳夷所築銃臺制度極精大約造之城上於城頭雉堞之下做一石實以便

發銃城內仍加厚一層以防銃之伸縮眞堅固之極活動之甚比之寧遠銃臺專為佛郎機等銃用者大不相同今京師及邊關險隘之處宜倣此式造之

紀採神砲

神砲出自紅毛夷國今廣東濠鏡澳夷亦能造之此實天意假手澳夷以固我金湯者前廣東所解頗少以未有處置澳夷故廣東不敢擅而夷目不肯應也今邊疆如此則需用尤甚宜請

宣諭澳夷咨兩廣總督擬價酬之庶
多多益善而我封疆皆堅壁矣

紀造鳥銃

西洋鳥銃其製甚精今廣東澳夷與近海之民俱倣而造之獨官司不能取耳其銃長六七尺孔竅甚巧發之直而利遠射的百發百中且一匣九子以九子連發可殺人於百步之外洞穿堅壁一彈可殺數人勝奴之弓箭數倍實一可當百者倘造數千匣以爲擣巢先鋒仍募粤兵

敎習練成一隊則强於壯兵十萬矣

紀造戰車

車戰之法必不可無而造車之材未得其妙以北方產無良木彼督造之人貪婪減尅又以朽腐爲之操練日久櫛風沐雨比至乘車而戰非衡軸折則輪轂裂爲誤甚大平日費財造車臨時無一車之用甚可惜也惟粤東所產紫荊木質實而性勁暴露風雨十年不朽其價値亦與檀榆相等請派定一車之式錫爲條方採運前來不過度嶺一日畧費夫役此外便可乘舟渡江及河徑至通州造爲戰車則堅固渾厚保無決裂以四年一採五年一修所節省公費亦甚不少其愈於一年一造而無實用者也

紀製牌兵

夷虜所恃者惟弓與馬而我之罷駑不能當其電掣我之弱鏃不能當其雨箭利鈍甚相懸也等兀朮拐子馬惟岳武穆得以制之無非斫其馬足已耳愚請練兵牌以拒之浙兵多用圓牌

而形短不能蔽體即西兵用挨牌而性剛不能當鏃惟粤東之長牌以沙桐木爲之包以皮革則其質輕舞運可以如意其性柔又箭鏃不能破裂粤兵演牌左手執牌右手持刀可以蔽人體可以斫馬足與鳥銃夾隊列爲前鋒其破奴之上策也粤東先年征黎黎之弓箭更勁於奴而長牌勝之

紀軍器

軍器乃閫鎮之精銳遼之精銳盡矣今欲整器械匠作何以招徠物料作何置買弭弩有益於遼亦今日之急務司兵者當亟考求而置辦之

紀砲

車砲不便又改為騾砲似稍便矣然一人騎馬又一騾馱砲遇敵人下於馬砲下於騾然後量藥舂底裝子薹口剪線插線用火繩以簡則十矢可發以馬則里許可到矣前柳河之渡棄千

餘騾砲不能發一也人知火器為極迅之物不知火器乃極鈍之物故不得已於關城議用中等擡砲每砲兩人擡一人賚藥子兼裝然幸關內外所備諸等之砲儘多足用先為裝就三千隨所向稍鋤地即胥放雖遇敵數萬每疊用不過二三十砲筐十餘疊尚裝換不逮乎又恐不能及身則用小鎗件北誘近或入面埋伏忽起攢打乃有濟否則凡一切火砲既不能移而就人人必不愚而就砲總飾觀虛具未有一效者

其鳥鎗改為三眼鎗者亦以一砲可發三耳然總要制之如法放之使熟或馬或步必以五六百為五六疊無不濟不接庶得益耳

火藥於收硝之時原有四等有牙硝有盆硝有鹽硝有禁硝目收濫價十已無七後庫與局局與營三為串弊發十分之硝已欺其三製十分之藥又欺其三及各營赴領而又半藥半折局官復以充新製今若欲查藥先要各營以火器若干列之循環簿不論大小名件止以用藥多

寡分別等第一日演放通用若干每月演放幾次而藥可定矣聲聞耳察而演放虛實又可定矣不然製藥收藥領藥之處萬千不肯也

馬政議

夫草兩價取之近畿現取現給而馬驢料價協
濟之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地隔三五千里取經
半年馬驢頭鬻妻賣子賠墊不足先年河南黃
巡按請爲對支之法時以地畝驛傳錢糧分屬
戶兵兩部不便通融抵對未經部覆而止後有
任推官而力行之者今協濟州縣代本地州縣
解錢糧而本地州縣代協濟州縣給馬驢價每
馬減貳拾兩每驢減壹拾兩以其所減免民之
加派以其所抵對救驛之賠累引而伸之何必
差討驛騷　題叅煩瑣也

正德年來積有一千餘萬之馬價自萬曆十八
年借起至天啓五年借盡爲戶部借者一千餘
萬爲工部借者八十餘萬

戶工兩部歲入以百千萬馬價歲入止四十餘
萬乃反借馬價銀一千餘萬久假不歸至各鎮
議馬價復專責之兵部而兵部復轉責之太僕
寺各鎮議撫賞戶部又責兵部平給兵部原無
絲毫錢糧太僕寺又自給之不暇而斷不能爲
兵部代給致　欽賞擔誤邊兵乘以鼓噪

祖宗設三大營以操練巡捕營以備盜四衛勇
士通州張灣與薊旗手等營以固京城內外軍
十餘萬隸職方武庫等司馬四萬餘隸太僕寺
車駕司軍糧馬料三十餘萬隸戶部太倉每歲
馬鈌　補隸山東河南北直三省每歲馬到寄
養隸近畿富戶總謂京營轄之總督協理巡視
科院乃行之既久冏寺職生馬俵解烙兌而糧
料開任不知駕司職亦馬驗割給單開支而椿
朋銀支解扣給月日不知下糧廳職支給扣截
而以倒走變納之月日爲料草支任之參差不
知駕司馬政一官職掌不修一至于此

祖制各營馬匹每年春秋季終歇操太僕寺擇
日會馬政主事京營科院大烙每年鈌額補兌
以夏冬季終太僕寺會馬政同烙每倒走被盜
買補則馬政驗送冏寺逐日零烙今乃變春秋
兩季之烙而爲年終之總烙日久毛長印沒倒

走無稽故有臨烙而報倒者有臨烙而報病瘦
變賣者准令大烙之制仍復春秋二季而補烙
之制仍以秋季總督查　題本部覆補夏冬二
仲太僕寺取馬夏冬二季會部補充以爲春秋
二操之用
准令馬政行每營置印信循環簿二扇以半月
一轉報銷前件而倒後血皮定以三日驗割驗
割決打責成馬政一人各衙門俱以文移相報
使軍無所藉口軍貧冒領者責官官賄串隱者

扣糧匿皮不報者不准　題補
祖制各營馬隊官軍每歲出朋歲以六個月爲
率每月都指揮指揮一錢千百戶鎮撫七分旗
軍五分遇馬倒失貼助買補又一款各營遇支
放糧料折色之時預將應出朋銀官軍姓名幷
朋銀數目造冊過部轉送戶部照數扣除有餘
方行給散不足下月扣除其扣過銀兩戶部印
送過部轉發太僕寺收候買馬支用益以匹馬
百金而量追朋銀互相覺察而止追六個月者

又寓優恤于覺察之中令戶部扣解者又省侵
尅于追徵出納之際也至中軍千把等官原係
衛官撥管營事指揮千百戶鎮撫以實職支俸
薪于本衛而不更以虛銜支馬於該營又
祖制也乃懸者捏指軍名隱冒騎馬而近復齎
稟當事人給一馬則又異矣
祖宗立法令各州縣輸之又令各軍選服習之
令冏寺催解養充之又令馬政十年換單稽覈
之以三十八年換單之馬迄今十九年不換而

馬倒不報徒蠹太倉草料支料無澆徒苦奸胥
魚肉甚哉換單之役不可以已也乃向來換單
者或總發該營層累而下之有一單而費至貳
叁兩者或馬政親發馬無所印記有一馬而騙
千餘單者

紀馬

大敵在前用馬爲急張家口潘家口擁又嚴禁部落不許市我是虜知重馬戎心叵測我惟有招買之一法耳必大發駒牧之金慎選勤幹之官見買膘壯之馬乘秋冬之便俵給兵丁始可以濟燃眉之用若按成法守公令則緩不及事何以爲衝突之資

遼東孳馬

對戰必藉于馬而販馬必資于餉查以餉而入

奸商既喜侵分以爲利以馬而散兵丁又苦牽累以爲害是以月販而月不足以壯營伍然則必何如而可盖販馬不如養馬養馬不如嚴法一兵給馬隨以食給兵兵不飽馬轉以飽已且無事而馳驅日遊市路之中夜其槽櫪之餒必責在營將與千把總倘有倒死本軍究治營將千把總賠償督責嚴則馬自壯

儲馬

山東山西河南鳳陽一帶多植榆棗廣開牧場給以馬種春秋課養務使人馬兩驗肥瘠定其功罪公馬不許私貿郡馬不許外借若是則馬始集

紀做京營冣倒馬

京中三大營每歲終查㕘倒過一分將即有罰今不歲限一分即月限一分則二千餘馬一營亦止可倒至二十匹然果月倒一分不十月便倒盡耶此後月限二釐歲限二分驗二分中千把百罰賠至三分將官罰草不亦恕之甚乎又

三大營馬一年倒死者軍買賠至三分二年納樁四兩五年納樁二兩五錢十年一兩五錢十五年納樁一兩今即不能如此倒賠量以一年賠樁三兩三年賠二兩三年賠一兩不亦恕之又恕乎如此限制亦使人稍有儆惕然猶恐不數年而馬倒盡矣至馬之不飽者何故弊在芻芻料則三大營亦有年終點烙打瘦馬之法今按季烙之印分上中下三廳印上廳者免責印中廳者責限下季改印上廳印下廳者責即押

喂狀一月後點改印上應否即要買賠法雖嚴矣然必買芻買料運而給之恐無飽期也必須以屯濟其七八以採佐其二三五萬餘馬實可省餉百萬餘未有既不進取又不就地辦芻料而坐困天下之理馬之所以不堪用者何故不練不堪用也

紀關門市馬

内開十五兩四錢者直可十兩上下十四兩六錢者直可七八兩十二兩者直可六七兩耳而

且多有三四兩加塗馬之類者及問其所委則廣寧官也其家人及其商件皆云每馬以十兩十一兩買者爲頭號開十五兩四錢八兩九兩買者爲二號開十四兩六錢五六七兩買者爲三號開十二兩再間商件各號併原價亦不直者何也答云此馬非與夷人對買者凡夷馬一到先儘本地營路及撫官之販馬者揀去好的餘始爲本地棍商以貨抬買如馬一匹實直八兩者本地商以貨抬筭十兩十一兩買之因勒我等照抬筭價實實充銀與渠轉買而我亦多開十五兩四錢以領官價其實直原只八兩而已耳嗟乎本以彼地揀剩之下駟復經幾層手增幾番價以騙我上駟之直奸商即乘人之急而邀之不應多冒至此

滁州復馬政

高皇帝擇水草豐美莫過滁州平定天下多倚此馬令牧夫亡牧田亦亡坐兩太僕于醉翁亭畔歲課二十萬金不過遣一戶部司官足矣竊意留種馬如故必倍解京之蔭策應中原冀北三秦以次悉復矣否則臨敵易將忌也臨陣買馬謂之何哉山海關馬瘦甚寧遠不然以有騎戰馬斬之令也然則馭之有方矣生之豈無道哉

茶馬

茶法馬政所以覊縻西羌資藉騰驤所繫豈細故哉迺近日茶法之敝也河州一司極矣非低惡以售欺則濡滯而不至遂使馬政之壞也小則馬缺舊額大則番肆陸梁嘗竊議之其原皆起于該司官吏之需索常例常例既得則茶之好惡不問而商人攙和之奸行矣攙和木葉濫惡相欺遂致總理通官入司揀擇恣其去取而法已陵夷矣又有土著商人豫先盟結總理將

好茶寄頓中途惡茶運到司庫稱堪中馬以欺監收及至貯庫或二三年不即領出而又復以好茶變賣得價再賄總理通官聯當官庫缺茶故率遠番馬票赴討茶箆齊稱其茶可堪給借止准一照以俟商茶到還臨至還茶則遂措索遠商無所不至于是遠商苦累或告寬限或告改司或告二引而止運其一沿途私市所不能禁沿途攙和又所難知是以遠商土商茶無不惡而總理番頭入司揀茶越無顧忌甚有領茶

出司嫌其惡而焚之訌然以去者此即駑駘且不可得而尚冀其騂騧乎故司馬者但得番不擇茶即我又何敢擇馬弱病老羸但求充數而又有牙行索賄番族老曰未老病曰無病又有委官憚苦守候老者亦領病者亦領惟利是求苟且完事方即倒死途中安望列成雲錦且累年茶鈌不得一馬以致領馬官軍千百成羣作耗地方倉廩枯竭苦未可言此馬政之壞先壞于茶法者也至于苑寺之馬舊制原自赴領而

二十年來改令佃戶運解强有力者賄脫窮無力者領焉喂養無料有未解而先死者解至少費有刁勒而不收者先死者責之賠不收者責之換而有變産鬻妻子不足以償一馬者矣則庶幾不死而逃逃則屯荒屯荒則糧鈌此又馬政之壞貽害於屯政者也今宜于俵中之法著爲功令重私茶之禁恤遠商之苦嚴革常例之索申禁惡茶之券禁土商而絕其結拜之情徼總理而嚴其揀茶之令牙行取具結甘而責以

賠補委官派其輪領而紀以功過苑寺之馬仍赴領于河州六所之軍量輪派於經管實茶屯地若于編定佃戶若于苑寺領馬人到該佃戶同領馬如此則茶不病商番不鈌馬苑不累屯其於軍國有攸賴矣雖然竊於馬政抑有說焉嘗讀詩曰騋牝三千又曰騊駼牡馬周禮曰種馬一物又曰凡馬特居四之一夫種即牝特即牡也又有曰執駒謂騶褭無令近母恐傷其血氣也又有曰攻特謂其蹄齧不可用故騬之即

俗云騸也蓋古人之用馬於戎田齊道之間者未嘗不牝牡並用而特止居四分之一其有攻之者亦無幾而駒則執之云爾今世馬惟用牡所以駕乘而征戰者未嘗用牝而其所爲牡者又往往去其勢而絕其生道皆如俗所爲騸馬者如此則中國之馬安得蕃碩而九邊所爲茶中于諸番者又悉惟騸馬是市而牝不與焉間有得牝且旣生駒則又從而變價以備他用馬政不舉武備不修曷足怪哉夫就茶中論則牝

之價輕于牡即就馬論牝之才力未始無超於牡者今不程馬之才力而槩棄其牝何說也且自昔天馬皆稱西極其種既貴以黠番之智恐亦正不欲吾得其牝者並不得其牡之原者以蕃孳息而種相庶也而吾乃習馬而曾不覺遂不能爲孳息乃以自蕃而必年年資藉於彼是吾之須馬更有急于彼之須茶亦大非計之得矣今宜于中國急懸騸馬之禁萬一蹄齧不騸者始攻之而傢中于番者則牝牡兼收駒產於

營者則驗印以給而又齊其飲食節其六節辨四時之居治設巫醫之士史其任同政者又必秉心塞淵無疆無期無邪無斁之選如此即龍媒天駟林林朝野於以馳騁四夷可矣不然者西番各族雖爲中國藩籬實爲韃虜耳目畏威韃虜歲貢添巴其本心也若附順中國偵探虜情不過利吾撫賞資我茶斤耳一旦撫制失宜反肆搶掠肯爲我禦虜耶又肯常以馬易吾茶耶故茶法馬政不但相關實諸番叛順之原也

茶馬之例倒持

祖制茶一千斤必斛其數示番虜珍且重也其法大壞于憲胥悉于虜虜與番番無所求于我而求虜又預買三年之茶以防中國之覺知豈惟不求我也而且不畏我益余與永平鄣兵使商之兵使泰人也憤懣之甚又慮寧遠太紛華宜約節衣止布帛食止米穀而中朝貴人更勿作山人薦剡以混登壇其言絕痛惜乎久矣

紀插酋戊辰入大同塞犯雲中略未數月奴酋遂陷良圖其交合之久矣

插酋虎墩兔憨者元孼小王子後土蠻之孫也
插漢其所居地名胡元嫡派故稱憨
世廟以前如宜大之俺答陜西之吉囊薊遼之
朶顔三衛建州諸夷皆納貢惟謹自土蠻失利
於薊鎮之傍水崖遼逋諸夷亦停其貢延二世
至虎酋復振款賞於薊遼之間奴酋發難數要
挾增市賞搶掠無厭不獲已聊縻以款未幾驅

逐諸夷鳩居朶顔巢穴焚巢西向蠶食白言諸
部落吞卜石兔諸板升崇禎元年戊辰三四五
月間擁衆講賞於宣鎮邊外愿甚奢給之使詰
陽和講誓初犯殺胡衆將孟吉以計退去五月
統衆至新平堡市口夷使通官絡繹往復講賞
撫取稍疎拆邊牆焚市樓十一日夷目打兒漢
那言宰生等百餘騎至堡要挾酋目貴英虎酋
女兀浪哈丈之壻狡猾善用兵將方裕崑等遂
殺之兵雖得勝路犯搶復于弘賜鎮川等堡拆
牆擁衆入界忽報虜至孤店離城三十里矣急
爲收保倚北關爲營設火砲列塘馬于關外賊
衆布滿鎮城英妻兀浪哈丈主之其大營約五
六萬扎于城東海子灘則虎酋親統也縣令王
公主守南關城南關宗室生員耆民力共保守
虜薄城下代藩傳令郡王宗室與鄉紳生員耆
民詰北城勸勿浪戰自廿九日至初三日賊遂
滿載歸矣此際正好尾後追擊而喇嘛奉軍門
令箭來鎮講和無敗乃款局又差通使送擄去

老弱男婦四百餘名口詐令開東門而入薛同
知陳都司閉門不開賊忿恨焚北關草場送入
而乘機闖門之計遂破令拏獲奸細二十餘人
更令闔城門懸一燈人執一刃把守街巷燀煌
達旦號令嚴肅布置森密披堅執鋭徹夜警察
四門激勸宗室生員終夜分守門禁更番登城
懸重賞募勇士放砲驚營而虜始移營出塞至
四日賊始盡驅出口諸路將如陽和如左衛如
西路駐兵中途遥偵虜去攬轡徐臨可恥也夫

計所冊報殺虜者二千一十名口擄去併帶傷者一千六十名口頭畜牛羊以數萬計其有屍無名寄住行道之遊魂尤在數外六十年休養生息之黎民戕殺幾空痛哉

紀插賞

插酋聯數萬之衆出沒我西非一帶延袤數千里挾我以不得不賞之勢此是個題目借此啓釁不與則釁起與之而不滿其願則釁亦起與之滿其願今番即去後番又來或以一口受餌而以一口行搶責之則陽爲服謝以塞我不責則大舉以擾我虜無所不利我無所不害豈長久之計哉

自奴酋發難兩河潰敗之後僅以關寧登津爲

患猶幸昌薊宣雲于無事故十年之內不難殫四海之力而趨赴之今有素所撫爲助兵殺奴之虎憨兎一旦拔巢而西闖驅逐哈卜二酋而奪其住牧且橫肆要賞（要賞乃入搶之別名）雲中大被擄掠以致沿邊乘機竊發如永寧堡之戕戮四海冶之馳騁距　陵京僅咫尺耳故插虜之志後于奴謀狡於奴勢大于奴入犯之途又廣寬于奴況奴又糾合三衛東不的等西犅插漢兒爲名似又置關寧于不顧直窺薊門諸隘口徑路矣故宣雲

昌薊在在戒嚴處處當防即內如三關之重險
畿輔之勤王禁軍之振飭亦何者而不宜亟講
且備也不然徒以斉大戎索專付于不可憑信
之喇嘛老憊不堪之夷鎮萬一犬羊無厭嚮導
多方宣雲乘破竹之勢京後入無人之境天下
事尚忍言之乎
挿頳與兀慎同牧而搶鎮靜臺宣府岌岌矣卜
永遠遁挿在豊州未嘗一刻忘宣雲
挿不渡黃河不縣套地直從賀蘭山後入寧夏

係然俺答行徑而其念總貪宣大直借講賞進
兵耳
督師王象乾奏挿酋虎墩兔與卜石兔白彥台
吉皆小王子之後也
穆宗皇祖全活孽孫漢那吉之恩款關內附
皇祖封爲順義王　賜之金印兄弟子姪各有
封號歲費撫賞金繒數十餘萬六十年來塞上
民物阜安商賈輻輳無異中原挿酋毙卜哈之
厚富每歲開市挿酋部夷賣馬買貨而卜哈酋

夷或勤其價而收之轉賣以取厚值或要之途
而殺奪其財貨又黃台吉以來絕其例貢新仇
舊恨挿酋遂誘切八部大酋擁兵掩襲二酋望
風逃遁部落牲畜一空且犯我雲中其志益肆
今按兵塞外意在要求惟有聯諸夷以制挿酋
收士心以脩內備觀變相機而卜酋兵力原弱
借兵套虜徒有其聲白彥巢穴去挿酋最近受
禍獨慘僅有千人時窮事迫遂欲結奴酋以自
全其弟姪中哈兎等又共詆毀之白酋悔恨以

死則哈喇慎一部似在若存若亡之間朶顏三
十六家無所依附恐其不無颺去之思其部雖
微所關于薊門利害最大則收卜哈兎等聯合
朶顏諸屬夷以固我薊東藩籬不可不急圖也
邊外諸夷惟永邵卜兵力最强倘其果來則亡
酋猶可借爲犄角按督臣再出山海度疏也而
明讓出路與奴酋其故未經指破

紀卜插

卜酋襲先世之忠順其志無他插酋逞狼子之野心行險徼倖始卜爲插敗非插之强勝于卜也插攻卜之不意也今插爲卜敗非卜之倖勝于插也卜窺插之無術也我當以雄帥精兵爲卜聲援那給金帛助卜犒賞使插畏卜之威而遠遁遐荒使卜懷我之德而益效忠順庶上谷雲中鞏若金湯矣

保封疆保性命二大戒

疆吏大戒有二一曰信款虜一曰信喇嘛插酋以喇嘛止炮幾喪大同奴酋以喇嘛騙和幾陷寧遠　國初遣僧人諭日本選擇而使亦覆載之弘也豈若今日反爲所愚弄恬不知恥哉奴酋以款誘我自萬曆來無歲不然甚至以愛子入質督撫上其事而

神廟毅然不許萬古仰

聖斷焉於此二者一失足成千古恨矣

紀宣雲秦晉

挿之要我背我忽而搶忽而講倏而東倏而西者實欺我邊兵之不足也邊人膽原敢戰力原能守儘屬可用但五十年來謬習於款上下相蒙日延一日士馬不練器械不整一旦于戊辰之夏挿帳西移邊臣奔皇無措耳若民運京運按月給發缺欠者以漸補之使眞清眞廉之官汰老弱而嚴加訓練啼饑束腹者盡爲投石超距矣何必以有限金錢買目前小款哉

紀秦晉流寇

秦晉流寇原係饑軍饑卒使九邊錢糧皆按月給發有賞之不竊者誰肯甘心爲盜哉盜起於饑寒何如早以軍餉還軍餉生靈還生靈禦夷弭寇悉以足食爲本不大爲更張將來有不忍言者

紀秦寇

秦之邊有三秦之盜有二其邊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甘肅古河西四郡也漢人開之以斷匈奴右臂斗絕孤懸四面皆虜在東北則有銀定歹成諸酋在西南則有火落赤永邵卜濇官眞諸酋雖時肆跳梁而山丹石峽一帶扼要據險未遽爲邊鄙大患唯是永火諸酋盤據海上族類日蕃控弦可四萬餘衆每每藉口搶番陰謀擄掠我兵至則伏首觀望我兵不至則任意橫行猝有變動恐河以西非中國有也所幸該鎮軍丁素稱敢戰而今亦非其舊已前此田中丞一意爲邊大賞小賞三軍之士以殺賊爲養身

之業近因速賞格廢而轉劾按驗反成弊藪打點扣留之餘僅得十有餘金唯是趣給賞賜作敢戰之氣力絕假道杜搶番之路庶西北半臂可安枕矣寧夏古朔方地也東起鹽池西盡中衛北倚賀蘭南距黃河虜患較他鎮爲緩自俺荅哈迎佛西牧遺虜結聚河套則寇在門庭矣自松疆恢復驅逐賓宰諸酋逃牧賀蘭一帶則寇在堂奧矣自劉哱變後東西諸酋無日不開市無日不挾賞則寇在腹心矣兵日驕而虜日

橫款虜與降虜內外通同莫敢禁禦卽如該鎭
近日興復屯田似亦修內之一端乃議事者多
任事者少始循等之築舍今且付之餼羊矣延
綏古上郡地也襟帶千里獨當一面虜輕騎入
掠鎭兵出禦每每不及而返余子俊建議徙鎭
榆林內地稍安自巳巳失守火篩據套之後榆
林又有背受敵神木迤東逼近黃河大舉較難
神木迤西直至石澇乾溝一帶環遶千五百里
堞堡傾頹在在可犯我雖與虜言款而時時搶

巢虜雖與我約和而歲歲入犯死亡之數旣巳
相當勝敗之形亦復互見但該鎭與他鎭不同
鎭城遠處于不毛一望沙漠旣難屯田又無他
產三軍所賴以爲養者唯此月糧耳近緣遼左
失守司農專力于東以至月糧不繼屈指三十
餘月平居尚思鼓譟有事能不脫巾乎唯是先
足餉以固根本然後徐而議修葺徐而議扼據
榆林始可長保無事矣其盜曰流賊曰礦徒礦
徒善擊刺倚山谷納亡命橫行無忌隴右一帶

居民行旅往往兩受其患今雖議防禦然而道
旁置喙苦無成謀有謂宜添官兵以防礦者而
不知國敝民貧餉從何出有謂宜招礦徒以禦
礦者而不知揖虎拒狼其憂方大盍思礦徒因
開礦而有也今礦禁久矣胡以礦徒猶聚良由
礦之爲害大礦之收利亦大守土者欲專利于
巳不顧移害于國唯是嚴禁礦之法私開礦與
私通夷人者同刑受其賄者以贓抵罪礦止而
礦徒自止至于流賊播惡莫此爲甚前僅一二

見告旋發旋滅玆因全秦饑饉處處騷動動稱
數千餘人猖獗于南陜及鄜封西鄉石泉一帶
經年被害近且殺守禦矣蹂躪于北自雒川白
水以及渭陽諸郡地之險易不一害之淺深各
異始猶行劫于山林無人之境近且下平原攻
城守無所不至說者謂逃軍作寇回番流毒不
知民窮思亂勢有必至初因饑寒切而流爲盜
賊繼因盜賊久而沿爲弓冶于是秋冬而出春
夏而歸歲歲皆然視爲常事嚴選守令招募逃

亡寬其科條令彼有生路勸其農桑令彼有恒業然後議舉保甲之政參以連坐之法一牌十家其人數可得而知其職業可得而問矣

紀三秦流賊

流賊如暴風驟雨來去不時惟延安之賊天生奇窮如附骨癰疽去之不得但求不潰裂幸矣加以連年旱魃饑饉薦臻各處窮民東還逃兵此喉彼應五合六聚流而爲賊有四大夥其一爲上天虎掃地王五六千人其一黃甫胡橋等

蟠踞多年黃甫近已勦撫胡橋尚且伏莽其一橫天王點燈子趙四兒等六七千人其一回夷逃兵及合水安化等處饑民衆至二三千人軍門撫鎮前後勦散屢有捷音不過千百中之十一耳誅之可勝誅耶

秦東北與山西界連自黃甫川而起西至臨鞏邊牆有磚墩有土墩每墩設軍五名有屬守備管理者有屬操守管理者一索常例遂爲弛備每墩止有一人守者甚至以婦人守者況邊沙

堆積與邊牆相平是以零虜時常出沒搶掠近牆孤客虜去方傳烽砲及追兵到時虜騎已逾牆矣而又邀赶退之功惟在痛黜尅剝務足原額之數晝夜瞭守俾零賊不敢私越

秦中東路有潼關之班軍一千六百餘名分爲二班逓年輪流在于黃甫川修工中路有西安班軍二千餘名亦分爲二班在于榆林等處修工西路有西安班軍一千六百餘名分爲二班在于定邊等處修工又西有西安四衞班軍六

千餘名分爲二班在于寧夏花馬池靈州平虜城等處修工每歲四月赴邊十月回衞每班約有五千八百餘名赴邊之日每名日支行糧一升共糧約有千餘石及修工之時每名日支糧一升五合以月計之約有二千六百餘石以六箇月計之該糧一萬五千餘石每名月支鹽菜銀九分每月約費四百八十兩有奇六箇月共計銀二千七百兩有奇費甚夥已令邊方各堡之軍有三十月無糧者宜將各處班軍免其赴

邊卽將各堡軍丁支班軍之糧米鹽菜銀兩今其扒除邊沙修工邊堡亦甚便也且往例班軍不赴邊者每名徵班價銀一兩二錢以五千八百餘名每年可徵價銀六千九百餘兩借爲堡軍之用又節省往返行糧之費其下班之軍在省操練不兩便乎

盜賊有各邊沙汰家丁聚而爲盜者有狪囉攜妻孥晝則菴廟炊食夜爲盜者二種今在秦州同官等縣至有數百人結聚在于各鎮店搶奪

南有白龍溝北有黃龍山首蓿溝莫天溝等處實藏盜淵藪自申報者反坐受禍因而不敢報也務使保甲挨家查訪隱匿併坐而山間住居老戶尤爲喫緊然後捕官勤操練民兵教習武藝一遇報盜卽時隨捕再在省請兵追擊彼雖強悍何能逃遁也哉

西安有左右前後四衛每衛有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每所有上五下五十百戶其每所屯糧而千戶所總徵收之積識節年收花戶之糧而入已其交納倉者不過十之三四而已侵漁者開載拖欠項下經年觧比百計彌縫每每待赦而望蠲免是以倉庾空虛盡歸積棍之囊宜令其十百戶而分徵本百戶之糧數亦少而完者亦早以速完者薦獎之拖欠者降黜之雖至愚之弁孰不自愛其鼎乎不徒西安爲然延平鳳漢諸郡各令分徵積弊可除而倉庾充盈矣

紀中原盜黨

最者山東有盜聚嶧山屠鄒滕焚夏鎮攻兗府

攻徐州業經掃蕩之矣近西北卽是南宿州內有九鼎山菱角山是其營窟占役府縣阜快伺察上司風聲一有緝捕消息卽遁入河南地方河南有開州一黨於內潛藏此所謂梁魏之盜與青齊之盜爲一盜也

紀河南礦宼

夫嵩之有礦也　國初著有明禁設守備以防守之近且守備與縣令相掣肘焉守備曰是職之專司也縣令曰是邑之轄屬也一柄而兩持

遂蹈策舍之故事致礦徒數百爲羣各相雄長彼此攻擊得利則歸之於已殺人則委之於埜若一旦揭竿縣令必曰是守司之不戒也即院道亦必曰是守司之失職也斯何異於縛賁育之手而令之搏羈驊騮之足而策之騁耶宜申飭舊制或建立新議若委縣令守司止許總兵若歸守司縣令不得掣肘俾力能鎮壓者以淸平獲功而才不稱任者以養癰獲罪官方定而備禦專矣

腹裏之棍徒猶之樗蒲之擲綠林之豪耳或三五成羣或十百結黨始曰棒會繼曰抬天勾連鄉紳遍同衙役聲勢已動兩河結納將遍三省白晝磔人於市官府爲之解脫思爲卸擔之局昏夜入人之室鄰佑引而避易恐蹈池魚之殃

清盜

盜賊之橫益起於民之游手者多亦繇於官之法度不嚴大抵捕兵預先不肯糾盜縱之行劫窺其有重賄則擒之盡其所有復縱之去名曰扳害如有大窩家捕兵捕衙反與之聯結共相爲奸即失主告盜亦與盜相通廣扳良民以償其失數倍則失主不與盜仇而與盜好反以大盜作竊而脫甚至盜犯他處其罪已定不可脫則出一人假作失主赴院道告狀提至本邑廣捕者民捕衙捕兵書房作一場大市易又開一綱以脫之至俗云强盜做得過良民做不過此今日之大弊也

流賊

流賊之爲毒於秦晉間也竊聞其垂二十年於茲矣而倡獗則自二三年願其人先以逃兵懼法不敢歸營繼以饑民逋賦無從得食避罪避役紛紛擾擾煌惑牽引蜂屯蟻集要之誅之不可勝誅而又旋滅而旋起倏集而倏散集之則爲賊散之則爲民其滅也既已千百而起也仍有千百徵聞賊之所在人盡賊也即被刼者亦半爲誠也驅之者賊也即驅之而使殺賊者半

又賊也似宜解散者聽其散逃遁者聽其逃不但待以不死而且收以爲用願報効者籍爲義兵願還營者復其原伍願歸田者給以牛種仍復周其窮乏撫其疾苦令之曉然知有生之樂惕然畏死亡之禍而又令有司先之以不欲恤之以哀矜有不勃然願化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以成渤海之俗者萬無此理也

紀宣大

宣府以北路爲最大同以西路爲急北路乃南山之藩籬南山實　陵寢之屏翰虜騎出入之所尤爲最要西路乃山西之垣墉山西實　京師之門戶況右衛大聚所通之地尤爲最衝故張家等口虜常窺伺鎮羌諸堡迫近虜穴懷保通居庸之衝此東路之衝城也誠能革其冗而裁其繁可以專力固守陽和居宣大之中此兩鎮之要地也誠能練精兵而選良將可以應援

宣大有葉文莊之才則獨石馬營不憂其不守有王文襄之智則上谷雲中不憂其不戰令之邊吏撤戍卒以採鮮而瞭望乏人借哨探以搏獸而情形弗諳然邊相聯也或虜攻東而西不援堡相隣也或虜侵此而彼不應以致戰則損威守則多瑕無足怪者惟在同心僇力某邊與某邊相聯爲之互援內有觀望不前者革職而究治焉某堡與某堡相近爲之接應中有逗遛不進者發問而顯戮焉若吳越同舟相救如左

右手可以革諸虜要挾之心矣嗟乎宣雲何如重地乃作採鮮搏獸之場兒戲至此哉

宣雲月餉有缺至五七箇月者有缺至十八箇月者今日之饑軍正爲天啓六七兩年壓欠數多故及今愈窘乃謂今年發餉已踰上年嗟嗟大哉

王言乎講款一面講款整飭一面整飭但二者皆不能爲無米之炊有如講款先年賞銀七萬今已溢至三十四萬方且虜挾戰而我肩款撫

賞之金繒必有增而無減又何底極至若整飭苟非天雨粟而地湧金斷不能整其壞敝而鼓其敵愾亦明矣

宣鎮五路獨石最稱孤懸三面鄰虜距幕庭更近非急增兵添壘斷難以示彈壓而與講折如大同之平衍川原非急入收保清野堅壁以待乘便整旅一大創之其何以褫虜魄而禁其蹂躪乎東則如桃嶺界嶺令口義院喜峯等口則又當爲奴之闌入矣可不慎乎北則如古非口

潮河川黃花鎮等則又當爲插部之窺伺可少懈乎再如龍門所邊內永寧長安嶺鵰鶚堡一帶往有史車二酋豢養近百年生息不下三四千衆尚不肯解推結而冠髻之戎心尚可虞也謂宜亟簡精强者悉分爲宣鎮各營路家丁撫而用之必當得其死力

宣府山川糾錯地險而狹號稱易守獨計礎砲等處與薊接界兩轄之地彼此推諉墩堡傾廢

脩設不力今必分修分防務令刻期完工並力互守庶彼此可以無虞不然宣爲　陵京肩背宜有不虞薊難獨全

大同北連羣胡西接套虜素稱絕塞九邊中最爲難守　國初所恃大邊二邊限隔虜騎歲久傾圮遂棄而不守今之難守視昔尤甚重邊既不可復精銳又盡消亡所恃爲羈縻者此歲賞金繒耳

宣鎮缺餉五月大同七月山西十八月自插酋發難以來防邊追逐飢渴疲勞又値荒歲銀[illegible]

兩糴米三斗銀三分買草一束
世宗皇祖時特遣台臣一員專在宣大糴買米
豆以預儲軍餉其重可知其事可做

紀烽臺軍伍燃發

嚴烽臺以便應援斥堠傳望邊警應援之耳目
也設有臺軍督有千總地方士馬之存亡祗在
一砲之間耳一臺有軍五名烽歌不諳即是偷
閑千總賣放其弊顯然耳目明則邊防易薊邊
有戚總兵之法宣大山陝烽臺故址俱存乘時

與脩補復臺軍按地方編旗砲熟習烽歌千里
警報頃刻而通
邊有總帥有協守有路將有守提有城堡設有
額兵以資防禦今有一鎮方隅之任者不曰某
監如何防某邊如何守某虜之情實如何制服
某虜之脆弱如何戰守棄正務而不言則曰方
占有若干名坐班有若干種雜役營造有若干
項合而言之鎮協歲有若干出產路守歲有若
干所得城堡尤甚苛求所出皆於士伍月餉既

充私取貧軍必別圖再應旁索以操練反視之
爲故套以納鈔而定之爲常規既有關按之巡
察則當嚴簡閱之實政矣清借甲充乙之弊立
杜隱占掊尅免則身家可養他役罷則操練可
行
讋虜伸威火器先之燃發無法反無益也故藏
灰於數寸管之中傷人於數百步之外銃砲之
勢橫燃擊打三迭更番裝放不竭近覩操練竟
同兒戲以銃鎗向天鳴聲了事即如廣寧之戰

銃手燃發頭敵尚爾不齊後層向天燃發兼以
白璽一呼潰敗莫救今有紅夷大銃矣而其教
之當兼以嚼密銃西洋銃掣電銃迅雷銃較諸
火器最爲利捷今當專立火器一營不令五兵
叅雜使人與器習器與手習目與心習膽與功
習

紀宣府

懷隆兵備一道專爲防護南山每歲春秋兩防軍門提兵駐劄懷來該道措置錢糧經畫兵馬皆其職掌今北虜款順暫行裁革如遇有事另題增復

游兵一營嘉靖三十五年懲庚戌之變借以防護南山應援東路無事駐懷來有警移防四海冶暫議裁革大山口守備屬冗員應革

援兵參將營內食糧軍士按籍觀之則七千餘

皆分駐一路城堡而在將官城中朝夕操練者馬步僅四百九十餘人可合將永寧參將移駐懷來即以裁革游兵二千六百四十一員名屬之而以延慶守備移之永寧分管坐營原管北邊兼永寧延慶地方

延慶州守備軍少事簡相應移調永寧城分管邊墩收保堡塞標正營先因虜款未久議添游擊圍練今正兵既有圍操坐營標下又有中軍都司則標正營爲冗員兵車營軍數不多亦應革

宣鎮五路臨邊東路第一緊要南近南山北接北虜東衛　陵京西通山大其中設榆林土木二驛各驛適中雖有坌道懷來保安三城各設守備一員專爲防守止因二驛係屬關南昌平鎮管轄漸次推諉望城逃棄各城守備只得撥送致軍疲馬憊今將榆林分屬懷來城土木分屬保安新城各守備官提調二驛一切在宣鎮關支每年部將二驛年例主兵糧草銀兩改解

宣鎮免發昌平管驛官亦聽本鎮選委永爲定規

中路夷人皆係順義王俺荅部落似無難處惟是宣府邊外青把都一枝先年和貢議成獨本酋父子獷悍稍示招徠撫賞從厚節成例外貪求而青把都之弟滿五大者尤兇狡不馴言於屬夷之偷盜則藉口於來降之不還本酋部下首領銀定儻不浪因住牧本路山後切近邊堡指以打牲竊進內犯先貽書諭順義王后諭青

把都揀滿五大同稱不知情願自行罰治不與
俺荅相干臣曉以名分若罰不由俺荅者不許
送進撫賞貢市盡行停止以故俺荅之法令得
行而狡夷之私計得沮與其忌醫而諱疾孰若
揣症而早圖一面嚴修內備一面斷絕市賞果
致牲口進邊小酋鑽力
獨石城挺出北隅勢極孤懸仵壁店貓兒峪二
二堡又獨石一線應援之路無二堡是無獨石
也

紀全秦

全陝三邊四鎮幅圓甚廣　桐封屏翰羌虜環
居其在往時豈不稱四塞之國百戰之餘哉邇
來營伍單弱糧餉空虛且不自暇固圉而每又
責以纓冠亦甚非策矣如西安平京延慶漢南
諸處雖設有官軍民壯鄉兵緣承平日久人習
偷安多飾虛文罔知操練是以流賊忽起振臂
一呼所至披靡攻城屠邑殺將損兵束手待斃
無復可支偶閱涇陽一縣百姓四十四里每里

十甲每甲每年私自出派工食銀一十八兩衣
價銀二兩顧養民壯一名以備緩急乃當流賊
之作已莫可誰何而猶欲以禦羌夷邪以一縣
推之恐秦東郡邑大都若此夫一邑而空費四
百有餘之金以養無用之人則諸州縣不啻以
數萬金而糜之數萬無用之人矣今宜添設大
將或副將一員於前官兵民壯內揀選五六千
人駐劄省會或邠乾慶陽諸地一意團練從中
調度每千或再設遊擊一員中千把總二三員

專備南北二路應援緩急之用如此則外有鎮兵內有勁卒門庭堂奧無一踈虞羌夷且不足畏而何有于幺麼小醜哉官兵則原有額設錢糧前項民壯則有前項每甲歲派銀一十八兩可以充抵錢糧而仍比照甘肅勇士事例每月人給糧銀七錢馬給料草銀八錢尚餘衣價銀二兩則宜蠲征以息小民馬匹則或查動無碍官銀買給或於苑馬存剩及洮河西寧茶馬內多中給領有倒斃者照椿頭朋合事例賠補或

照甘臨近例在于兵料草銀內每月扣存一二錢以備買補庶乎桑土綢繆外安而內寧也

紀兩河

天下大勢宣府爲京師後衛遼東爲左肩而甘肅一帶則爲右臂全陝又據形勝天下凡九邊而陝有其三焉點虜强番虜中最稱强盛則莫若火酋駐牧莽捏等川沃野肥美水草便利北通甘肅南達西川部落衆多帶甲控弦之酋不下數萬萬曆十八年犯順挿漢助逆大寇臨河朱家山一戰覆軍尤慘固原一營靡有孑遺朝廷發內帑金錢遣經撫重臣悉徵天下兵馬

以禦之雖出塞經略燬仰華寺傾其巢穴終以金帛求去挿酋誘之不知我亦陽置不問姑責悔罪而已今四十餘年酋數十倍于昔兵甲馬匹亦數倍當年三子紅台吉尤稱勇悍多謀足智秼馬礪兵眈眈虎視而書記握算類多漢人爲之用事犬羊性貪好殺自揣兵多于奴力過于奴亦何忌憚之有又見甘肅臨河松凉邊兵調援數衆營伍空虛卽有募補彼烏合之旅朝更夕代未練之兵何以臨敵且其羽翼又有强

番哈族西番素號十萬叛服不常阿利加四搭稜二族强盛亦不下哈族今三族俱與火酋結姻肯有實順中國之心哉非久恐爲火酋鄉導是未可知河州去保安堡五百餘里星懸絶塞肘腋生番對面火酋一線窮途至歸德二百里而中國地盡此殆臥榻之鼾睡也靖虜以蘆塘一面逼虜而有永泰紅三足爲救援獨其人習於賊賊苟爲內蠡南有見透山接壤寧夏北有古城兒出入黃河皆爲盜藪四民與軍而五而

賊已居其七矣若不蚤剷政恐蔓難圖也河以西雖嘉峪關外卽爲西域然實遼絶今所戒備者死剌耳而要以各餘衛所皆可通虜且復生熟番族穕處焉自賓兔徙居松山火眞盤據青海套虜又每從賀蘭山崗子墩竊入莊凉諸處雖幸恢復大小松山新拓大小蘆塘而虜孽不忘頁銀歹二酋已遣其妻子精兵數千輒爲姑臧張掖寇邊少兵民守保不得田作百姓煩擾烽燧急焉揷酋以欵和年久養成氣力彼日益

精我日益懈一日背盟出犯恐山西一帶莫可支吾近聞其日夜西行來就火酋二酋合併其謀益協一旦縣耳記山雙城兒寧河太子寺景古城一帶番虜鈎連大舉入寇直抵臨河而我以臨河洮岷蘭州殘闕營伍倉皇急迫擇其受甲者不過數千人而欲以攖鋒拒敵禦番虜數十萬精强之衆難矣一過臨鞏而秦隴平凉一帶無兵可拒無險可守長驅關中卽成破竹之勢豈有利哉

紀臨鎮

天臨洮一鎮控馭羌戎屏翰湟隴南有洮岷階文西固西有河州起台歸保北有蘭州鎮保永泰三紅周環紆廻五千餘里無一處無虜無一地不衝若就而較其緩急論其邊腹則如新舊洮州二城葢古土番地臨皐南峙黄河北繞夙稱形勝然番族繁夥去固原千餘里遙制爲難其丹路口烏藏堡係河洮總峴乃海酋出入之門戶番夷睥睨之襟喉所恃惟洮河一水爲之

阻隔遠偵密探或保無虞河州迤西老鴉關之外設有起台保安歸德三堡中有撒刺邊多爲之關鍵然保安去河州五百餘里孤懸塞外肘腋生番對面火酋一線通道至歸德二百里而中華地盡海虜遺孽流住洮州朶的河地方離邊不遠積久生聚跳梁叵測雖曰發臨河兵馬并力禦之而鞭不及腹臨洮之南七十里有景古城一堡設在崇山中丰大一城人三百戶漢番雜處堡南三十里卽洮州地北去河州二百

里西南十里卽果麻灘直抵虜穴其白石崖黄草坪乃莽捏通衢賊繇要路昔年火酋蹦跞內地道經于此萬曆庚寅剏設守備一員而以俺隴關麻山關大小馬家灘關陡石關思巴思關沙馬關麗之各關設把總官一員聽守備提調後將守備改設蘭州北城而景古止以千百戶一員爲操守官備禦六關亦各以千百戶爲把總共統兵六百餘名防守各官職級相埒又皆親識故舊體統不屬法守漸弛如此重地改設

非是今宜於臨河二衛班軍內擇選五六百名發景古城與彼舊有兵馬湊爲一營操練簡閱將蘭州守備仍復守備於此則兵不議增餉不議添而衝邊捍禦屹然矣蘭州昔爲最衝有參將營自恢復松疆名曰腹裏而剏設永泰遂改蘭州參將往駐焉第政以密邇新疆蠢爾狡虜眈眈虎視未嘗須臾忘也蘭既係臨河洮岷要地河北咽喉又

肅藩帶礪干繫匪細乃僅以一守備統數百十

痰鈍之卒何異以蚊負山今宜將甘蘭二衛班軍盡數合入大營即以備禦都司內一員加叅將資彈壓如此則外有藩籬內有防禦如臨洮原有應援松疆之責往返千里每遇警報援兵未至半途而賊已搶掠飽而回巢勞傷人馬徒滋煩費今蘭州有此重兵萬一松警刻日可到主客便利誠一舉而兩益也蘭州渡河北去三百里即永泰去新邊五十餘里邊之迤西四十里爲三眼井堡又一百六十里爲紅水河堡二

堡在時達虜尚遠略可守備自扯酋西來而套虜松虜俱逼臨邊下不時窺竊紅水設遊擊一員尚可撐持三眼止一守備權輕兵少堵拒猶難是以狡虜竊犯無所顧忌以地利較之永泰稍緩三眼極衝今宜調永泰叅將併該營兵馬於三眼井而以三眼守備及原兵馬改永泰此只以人地相更移不煩別議增減而防守有備矣自三眼井之北有麻黃灘逼鄰邊墻一里而近每遇虜犯必從此入地僅彈丸一區界在紅三之間宜于此處添築一城建立臺墩內設防丁百名賊知有備可無侵擾即往來經行亦得聞警趨避矣夫臨洮一鎮兵馬在洮岷階文西固不具論其在道屬者衛所五大小營堡二十有一大約官兵二萬七百五十有奇馬七千有奇而今不及半矣即以總鎮所駐臨營其初計兵尚以四千三百計馬尚以一千六百九十雖不及他鎮三之一然遇有烽檄亦可策援自撤去省城家丁撥去遊兵召募今僅有存者千五

百名又連年援遼去歲援薊所剩六七百名赤身步走之卒耳亦何以異於小堡哉狡虜窺竊盜賊縱橫其所繇來漸矣

都城紀聞

前輩張世詔太史議昌平陵寢通灣餉道兩鎮宜屯大將重兵以備非常而西北之鞏華城及開京城東二十里曰大䕫乃御鹿處有城甚寬當葺共城各以精兵五千一營將居守爲京師干掫應援昔年趙文肅公及張新建公皆有築四輔城之說而不知因此可以爲利也至于重城都城外敵臺八座極宜添築以固城池以防衝突如徐宮贊所議設處經費亦不甚多而版築勸助儘可有濟又曰兵不可處州邑宜移昌平兵于鞏華城移通州兵于墩上各爲營房以居之其數精兵三千足矣

紀北平建都

既都北平則三衛必不可棄海運必不可廢順天永平保定河間荒田必不可不闢天津登萊等處海防不可不嚴膠萊新河不可不開

紀關隘

東北諸關隘如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潮河川等處洪武十四年特命中山王修築而山海關盤詰查勘比諸鎮猶爲嚴密

九邊藩國登耗紀畧

弘治以前沿邊止有遼東宣府大同甘肅寧夏固原六鎮兵馬止四十萬諸省民運爲其根本佐以鹽課百餘萬屯田乃絲毫耳其後河套之失板升之變土木之變庚戌之變遂設永平薊鎮密雲昌平保定山西延綏等鎮而沿邊大鎮總計十三隆慶末年兵馬凡六十萬漸增京運二百七十餘萬正統七年戶部始建銀庫即名內帑故陡增二百七十餘萬而民間無額外之

征至天啓初年首頒
皇賞查沿邊之兵乃有八十餘萬而戶部之餉除遼東新派外已至三百七十餘萬又詳考萬曆年中錢糧登耗之數初年
皇祖勵精力行綜核所支防邊防海防江防盜等項錢糧責成巡按御史歲歲查盤奏報以故二十年間寧夏用兵則一疏而題取廣之六十萬緬甸用兵則一疏而題取四川之四十萬但一舉筆而裕如礦稅一起外府日縮太倉老庫之八百萬歲歲以餉九邊不及十年而止餘八萬矣雖行考成之法嚴催省直之逋而失之十年豈能得之一旦於是太僕寺之八百餘萬歲歲題請借支亦不及十年而止餘數十萬矣於是工部之借南京戶兵工部之借而兩京庫藏都畧盡矣
光宗即位立頒內帑二百萬先是遼廣相繼喪亡川貴次第發難調募百出繼之以陵工門殿至數千萬而內帑盡矣省直錢糧解京有額存

留無額何也地方有事逐漸增加故也於是朝廷加派有數藩司加派無數

紀防邊

薊遼宣大自嘉靖廿九年潰關之後無日不垂涎薊鎮覬其收把總伯言帖忽思諸部則撤我古北之藩籬收流河諸部則撤我馬蘭之藩籬收影克脫力諸部則撤我冷口喜峰之藩籬千里邊關與虜爲鄰今先以尊京師爲主尊京師必古北石塘爲急當議守其次守馬蘭其次守黃花居庸橫嶺鎮邊其次守喜峰冷口其次守金水馬水紫荊倒馬

薊遼設立總督兼調遼保陝西宣大人馬合力防守原是借股肱之力爲腹心之助但調發有名無實耳

遼東止是防冬防春全不防秋以故七八九月患不在遼廣而在寧前楊總督博題奉 俞旨將該鎮總兵官調住寧前一遇冷口喜峰有警不必再候明文星馳會合薊兵截殺

山西去薊甚遠如老營堡與北樓口遊兵二枝不速進則不能及虜徒疲士馬若速進則千里兼程法驅上將今將此二枝兵專守本鎮急則應援紫荊不必援薊

居庸關外自懷來大山口至隆永抵四海冶黃花鎮接界鎮南墩俱屏京護 陵重地雨水衝塌都御史劉廷臣欲將西路修邊銀四萬兩內支一萬八千九百九十兩專一修理邊隘以后薊兵謹守內口宣兵謹守外口撫臣親住懷來隆慶悉心綜理

若使古北鎮邊一帶防禦謹嚴賊必西窺諸口

無疑則京師必震

賊犯薊州必由宣府獨石大山墩等處若使叅將加意哨探所關不淺所謂大同得其情宣府得其形

遼東土兵慣戰可用楊總督欲各給以盔甲器械令其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該部查無事例遂竟停寢

先年提督衙門自分彼此不曰專守京師則曰專守陵寢豈有邊關既潰提督獨能拒戰之理

紀邊防

一邊防奇道宜備今奴挿搆難東西連合邊垣之所宜備者咸知固守榆關喜峰古北諸口燕河潮河建昌等處不知皆未爲切近之危路惟昌陵山後之慕田谷大水峪東灰嶺西灰嶺最爲極衝此處又是宣薊接界之地互相推諉兵力單微二十里至昌平二十里鞏華城四十里直薄德勝門矣當甲辰史茂官突入反出巳有明鑒故五路台吉曾說我若入犯何必繇張家

口打從　陵後一馬直到京城昔年曾有是言今西虜必知此路況有安兎朝兎二酋最狡伏于　陵後犄奴酋以一甲劄寧遠陽窺我榆關夷虜合力直衝此地內入孰爲抵當此是奇道至危之路莫若將大營神機神樞三營之內各抽一營卽以原將官領之仍三月一更每營三三千共九千訓練防守其地當嘉靖間原有更番之例踵而行之不添兵不增餉　陵後鞏固神京安枕至便計也

一邊墻傾圮宜修東自榆關至紫荊關皆有長城界限自居庸關至宣大等處正賴邊墻屏蔽奈款市以來歲修邊墻之費競爲節省以充市本前任報省十百後任報省十千皆以節省相高爲殿最故不事修墻而惟事節省今邊墻傾圮將盡西風沙土刮至墻下胡馬如履平地耳

一墩臺舊規宜復夫墩軍所以嚴烽堠也額設軍兵七人婦人一人雞一隻犬一隻旗號梆鈴頃刻可達九邊今因款市節省一墩而二名者

有之三名者有之故甲辰年虜犯南山先縛墩軍奪其梆鈴仍打寧靜號頭虜入內地人皆不知今當夷虜匪茹之際所宜急復墩臺舊規

一薊鎭邊備空虛之極薊鎭三協九標十二路二十一提備計兵九萬并臺上南兵一萬共十萬今各路提守備之兵皆以挑選雙糧爲名一千止存五百而五百之人仍是罷弱止供各衙門採木燒灰差用而挑去五百之糧俱入各路提之私囊以挑選爲名者實是乾折之別名也

且薊鎮沿邊臺上每臺南兵三名北軍二名共知五更臺上梆鼓烽上鳴鑼今以挑選爲名臺上止存南兵三名初更二更梆鼓之聲絕然不聞至三更時方擊梆幾下無論烽號人聲絕唱即梆鼓鑼聲幾不聞矣又每臺火器火門皆已綉没火藥經霉歷年已久惟存炭灰而硝皆流走鉛子有減無增路協衙門又無備積火器如此可謂有備乎火箭戚少保定價五分一枝紙張用花椒白礬膏過箭羽又用漆膠又用絲縛

至今存者尚是可用今之火箭八厘一枝四厘扣爲各衙門使用實則四厘一枝一經霉天羽落無用差官查墩者不問火箭之何如惟計扣存之多寡至於每墩皆有餱糧或九石或十二三石不等此戚少保之遺制也每年以新易舊今餱糧無備即有皆如灰塵矣南兵器械靡盡甚至假狼機以空喝邊備如此夷虜之勢如此可爲痛哭

一修城需求之苦不肖路將及各路差人來查新修邊城便要使用量其丈尺之高低濶狹吹毛求疵不以修城爲功反增索詐之苦至若烽臺傳警戚少保號令至今在也若夷虜近邊便扯黒旗傳報今夷虜在邊外不敢報矣何也虜馬之去住不定倘若一報傳兵到時而虜騎已去不曰實有是事反曰虚報虜情加之軍法是以邊牆烽堠皆靡也故黃松峪邊城二百餘至今傾圮不修可懼可懼

一夷虜搆戕情勢我首賞挿酋葢欲制奴酋也

今焚巢遠涉西戕北部是明讓奴以入犯之路乃今欲奪順義之封分順義之賞又欲移東邊之原賞轉于西邊而并其賞挿之驕悍幾與奴等但我之兵力不足制奴焉能分力于挿卜酋又力不能敵挿究其爭端因先年卜袒俺荅奪挿之故巢故此執言在逞今令卜酋還其舊地以塞其口仍少分順義之賞以厭其欲令挿仍歸薊鎮邊外舊地以捍奴卜酋即稍分賞與之讓地還之亦不爲虧且得安于套地如是或可

南沙寨吳淞總兵住吳淞城居中調度三面鼎足而守若羊山舊令遊兵總出汛防守止當發一哨去偵探若盡數去守羊山萬一倭奴繇陳錢諸山乘東風突來瞭望不及遊兵一枝及置空地今當速速行之者

一沙船市糧之弊海上沙船俱是耆民私造船兵一十八名每名止給粞米一升銀一分餘餉俱入耆民之手一經收汛止存空船兵皆散之島有甚至海上有盜又要去催募兩三日尚不

滿其數船閣于私港盜賊劫掠不知何所之矣故青天白日海上鳴鑼放炮更無一兵制之此海盜之所以横行也倘有實兵何患失盜

一會哨之弊當春汛收防之後便防海上沿邊故川南青實會哨於北吳淞劉河福山會哨於南若似乎防禦之嚴實皆俱是套子每一月止差一兵持會哨循環單簿彼此印了關防以完一番故事毫無實益莫若沿海港門分定信地派定船隻各有專責不得推諉海上劫奪便可揚帆擊之不必襲會哨之虚名也

一內地之盜夫郡城各縣城市之賊皆繇捕人放線之故何謂放線該字號應捕快養積賊在家每去尋夜將賊帶在其中若遇總巡巡哨等官便稱該字號應捕巡官一避便窺伺做賊此內地之盜不可究詰莫若令各字號應捕將名字統于巡官一并查點倘有疎虞巡兵應捕同罪

一內地水上之盜皆繇捕人營爲督捕同知或

各衛家廣捕牌票駕飛械船隻總巡旗號內鎖强盜二三名曰分捕餘盜一見重載客船便即指曰此是盜船所鎖之盜攀認爲是連船連人捉去曠野河蕩盡數劫之俗名曰生彈船又有養壯之弊各處小盜捕人得其常例待其劫掠殷厚盡數起之解官旋即以輕罪釋放遂至捕人互相爲盜打點衙門潛通賄賂皆捕人爲之也

紀海上布勢

或曰遼鎮形勢原三面瀕海一面阻關今圖恢復若專在陸地進兵則局勢不大不足分奴之兵力從海上布三方犄角之勢一在先成南關以復金州一在成長生以圖復蓋二州一在復鎮江以窺遼瀋宜各置一副將領兵分渡往鎮江者掣奴之尾往長生者扼奴之肩往南關者衝奴之脇鎮江有城可修長生有險可據惟南關與奴接壤無險無城須築一城以駐兵布置

既定當尅期擞鎮江先出兵以議奴後奴必東出以應我我既誘奴東出隨發南關之兵以圖金復發長生之兵以圖蓋海二兵同發河西督大兵渡三岔以擊奴之首我出其不意奴必撤回東出之兵以守新寨復分兵以應我三路此時我遥彼勞可一鼓而殲之倘奴畏我四面夾擊退縮不出我可漸屯漸進直逼遼瀋四面合攻奴必窮迫思遁乘其遁而修全遼故疆或又曰三方並進必兵力有餘而後可倘兵餉不湊

手當暫舍鎮江長生而專力於南關欲復四衛而不先城南關則奴騎衝突我無藩蔽今東鎮島官駐兵旅順口內小沙之上去金復太遠伏覩金州地形如葫蘆旅順其腹南關其頸自腹至頸相去百餘里三面皆海腹大而頸細南關濶僅十里許兩水夾之最爲險要向來無識者咸議鑿斷通海水以限虜騎不知虜不可來我亦難往殊非進取恢復之計况其地皆石骨復不易鑿今議築城則進可攻退可守但此地奴

所必爭非物料湊手不能刻日完工當就附近島中預置遼船以便運載土石務期一月完工初築時奴必鬨爭我分兵一半用戰車[illegible]守城法以火却敵且戰且築料奴初來兵必不多勢可取勝及其敗回益兵復來非半月不能比時城工過半矣撤車入城乘城固守爲力亦易恭南關有城則可復金州二百餘里可屯之地北可漸圖復蓋漸逼遼瀋我可乘奴奴不可乘我奴必畏長而不敢西出然後徐圖分戍鎮江長

生二方以圖並舉此亦量力漸進之策也雖然非水陸夾攻合廣寧之師不可或又曰登州海防水兵二營向來出汛皇城諸島原爲防倭而設既已久無倭警則出汛皇城殊爲無味今宜調一半赴南關移緩就急以備倭者備虜覺華島形勢原無關於進取其水兵三營似應止留一營爲輓運之用其餘宜調赴南關以充屯守進勦之用又查東江民兵儘可調用宜調選其長生廣鹿兩島少壯民兵赴南關聽用調選其

石城鹿島民兵赴鎮江聽用四島民兵自天啓三年以來每人每月止領糧三准斗並不給與餉銀凍餒思逃已非一日兵來則糧餉俱來將與兵人人樂從是轉無用爲有用化餒兵爲精兵也

紀邊海

一邊兵放糧之法也夫守臺之兵要矣猾虜山頭一望內地之虛實卽見唱放糧餉撤兵給散往來動經三四日方回墩臺兵飢甚且爲虜搶去萬一乘間內訌爲患不小合將餉銀每名包封將官臨邊按名給發不特邊垣不致疎虞兵之老弱可驗而汰也且將官每于放糧之日歷閱一次亦不爲勞

一邊兵教演之法也夫邊兵之習藝與平地不

同或仰擊于千仞之上或俯搏于深谷之中各有法則今乃撤于平地操演殊爲非法合應于逐處邊地將官親至其處隨其山地之高卑而教攻打之法則如是不特邊士有備而將官親身教演加以升降勸懲之法將必人人奮勵也

一南將遙制可裁也薊鎮三協之中各另設南兵遊擊一員以統攝之不知一協一官管攝邊垣鞭長不及馬腹今合將沿邊二十一守提分地管轄彼于邊垣密近令傳卽應臺兵不敢懈

弛且邊垣屬守提信地而邊卒遥制别將何以嚴加束服毎見近邊守提查點而南兵反脣相嫉者有之况南將徒增煩擾是以累累題革而莫敢任其革之責

一降虜宜徙也今沿邊降虜不問男女投降內地便給五分一日屋居火食歲賞月賞時賞內挾生事之心以要我而我邊垣內地徑路反被認識我兵不得出邊一步彼之地里我反不知今邊外屬虜乘奴掃之變要挾蜂起今當倣昔

徙戎之策漸漸分散或撤其黨與于內地或加給糧餉立一頭目以統之分散海濱各營以消各邊隱憂

一兵餉缺乏之故可核也兵餉自出有司額有編派徵有限期豈有短少之理奈吏胥貪利將別項可緩錢糧贓本官以火耗七折八折九折出放重得厚利而火急兵需置之罔聞而視兵卒爲贅疣將官請給如同故紙而三軍經年嗷嗷怨氣所激又何怪其變也今必撫按道嚴勒各營請餉憲牌每營二月一張一年給以六張請放過許該營即繳清查如未給該營即差投憲牌該撫按道嚴提糧足而法度可行訓練可嚴食足而亦兵精矣然兵變之故或自將官不肯剋剝致變或自糧餉久積畜忿致變安得獨歸咎于將官

一海盜之接濟宜絕也始焉擄掠航海商人今與之通搆給號票往來商獲其厚利盜資其通販甚而盜賊假作商人在于楓橋地方重價買

米地方覺察連夜逃去海盜之資糧于內地明甚今當將海禁嚴絕凡係雙桅大船出海販賣者悉行禁止若江北之淮河口江南之長江口劉河口李家洪口浙江之錢塘江口著實申嚴不許下海彼窮于糧其勢必散即招降亦服矣不若今之降閩叛去也且嘉靖之汪直徐海皆海上劇盜搆倭入犯闖惡困于食勢亦必通紅夷搆日本端有之也海上防守烏可踣常有船無人也

古北之路烽火直逼都城而潮河川之淤水不能作橋今日備禦惟嚴喜峰入貢之路加謹黃花擁護之衝增兵補其實嚴餉汰其虛庶薊鎮可安乎

揷酋一仇于卜兎再禍于憨酋其倭犯雲中巳失肯英之腹心我宜屯兵喜峰築堡關外設火器于南山之要添兵將于金馬之衝嚴浮圖之防守補長峪之募軍

閩之要害與福漳泉而藩蔽與福者鎮海永寧

也浙之要害溫台定海而閩浙之交界則風火門也浙西之要雖重于羊山而溫台諸處則又羊山所必藉以爲輔也今日備禦惟嚴台黃松海之區添設戰船于舟山乍浦之處交界之區必重信地而信地之入犯尤嚴策應寇入于浙而溫台以據其鋒定海以屏其輔出遊兵彭海以尾其後寇犯于閩則漳泉以蔽其上烏沙以佐其東出遊兵鎮永以要其路

紀海上前事

以寧遠爲正兵約登萊出旅順爲奇兵長山石城廣鹿獐子等島官兵俱過東岸爲伏兵先使以上奇正伏三軍張揚進取令奴兵分頭應接不暇然後東鎮令副將從義州渡鴨綠駐劄鎮江爲奇兵再選老弱備人數者從昌城渡江占住鴨兒河險處大張虛聲揚言直由牛摸寨爲搗巢之正兵暗囑鎮江之奇兵護之惟意在憑險以守疑惑奴心然後用精銳之兵火攻利器

平日恩義兼至訓練極精者密由咸鏡道渡江驟抵老寨奴屬必措手無及不戰而成功者在此平遼之妙策本不外此

紀海釁

廟灣最稱情熟卽禁海之時尚有暗通日本況今日無其禁也日本倭奴近爲强甚釜山對馬島切與朝鮮接壤關白亂後朝鮮亦識此道日本狡猾異常焉知不佯收朝鮮實欲吞併況閩浙無賴居日本者不少占魚國在海洋島直

東地方雖小魚米之鄉今常有人到皮島交易貨物海釁之患特未形耳

紀登萊往事

登萊有即墨營文登營萊州有參將新城有守備登州有總鎮有海防左右二營有水標營馬步家丁今復有新兵二千沿海有威海衛成山衛靖海衛大嵩衛鰲山衛靈山衛萊州衛寧海衛登州衛九衛有二十七所直隸所在外一所約有千百戶三十餘員鎮撫總小旗在外每衛

約有指揮一十餘員各伍下軍丁開曠甚多專委廉能監軍仍任海防道事責成智勇大將仍任備倭總鎮事如法訓練總聽寧遠節制戰則爲遼左今日之奇兵守則爲他時禦倭之實用

紀朝鮮助兵

朝廷徵朝鮮兵而鮮兵即至已未春隨劉杜同敗領兵元帥姜洪立降奴酋與朝鮮始無仇因助兵之故遂有仇以後奴酋破遼陽廣寧勢甚猖獗乘李倧新位朝鮮恐嚇李倧者有之况姜洪立先爲鄉導求鎮招商貨聚如雲無所歸著只得向朝鮮交易銀米而奴酋亦乘之以交易

紀東鎮朝鮮往事

義州切與鎮江相對止隔一江我不借義州駐師而潛於皮島鐵山之僻土城木寨不爲之備失地理之要扼矣從義州沿江而上係昌城再去是平安道過白頭山即咸鏡道此道與奴酋老寨相對亦止隔一江我不分兵駐咸鏡道爲奴酋心腹之憂失其牽制之緊著矣咸鏡道正

南隔江係老寨江水一股從老寨後向灰扒生上西南去一股從咸鏡道西北生來其隔岈即魚皮也魚皮向與老酋有隙不爲渠用後因全遼俱陷奴勢滔天故魚皮亦假爲歸順其實可招而陰用之也

・紀海戰

建奴巢穴在長白山之南鴨綠江之西鴨綠江漢晉時稱爲馬訾水宋名混同江北通烏龍江乃長白等山之水之所聚也又名烏海子北人凡水聚處皆曰海故杜詩有青海白骨之句而金阿骨打亦曰海上之盟兀朮亦曰自海上起兵而我明稱建州女直亦曰海西皆指烏龍江言觀此則知水道可通其國都矣宋徽宗宣和間用燕人馬植計浮海至女直約同滅遼高宗

建炎二年閤門宣贊舍人曹勛至自金建議欲遣舟師從海道以迎二帝夫二帝是時被金人居之五國城又在建州之北而舟師可迎非水路可入之一驗歟

召募登萊天津等處浮海至旅順口鴨綠江者使之畫圖具本然後再命精細幹健之士挨圖覆核務要詳盡確實某處深某處淺某處險某處無險某處可泊某處不可泊或因島形或視土色插標記認圖畫明白海舟造矣則必召募久于泛舟者詢其制度或單底或秋底或平底或尖底或雙桅或單桅或大或小或淺或深以至舟行天文風色之占驗鬼神幽明之禱祀物用器皿之瑣屑周到備足而造船必在江南地面因材木釘灰麻油之類南便而北不便故也

備禦

備禦之實一在嚴保甲漳泉之區多仰食東南粟奸民藉口海運而立樁蛟宮聚徒鰲窟垂橐而出稛載而歸隣里莫敢問也合著之令曰一

家爲非十家連罪如是而盜源清一在嚴關說奸民不軌多庇玉樹之亢宗武夫力而拘諸海上爰書徵而脫諸囹圄合申之禁曰某將獲賊船即以某船充賞有司不得問豪有力者毋肆爲壽營無曲爲庇護如是而盜流塞

一曰禁絕招撫是廟算中之備禦第一要着也從來未有不忠不義之人而可鼓之以死忠死義者亦未有隸籍編戶之民而竟聽其揉戈入室者惟是律之以嘉靖間沿邊剿倭故事復嚴

之以山東五路斬妖事宄而勿令以撫終之賊
知不撫則爲賊之勢必漸孤將知不撫則謀賊
之計必早決王法伸而人心之盜賊自屈矣
一日會䑸遠遊是海島之備禦第一要着也賊
舟初犯少者僅以五計多者不過以十計器械
未全糧食未充吾倍我舟師與之上下波濤中
復會南北諸標遊各自戒備錯據外島互相牽
制賊不服行刼則賊舟有減無增賊無處樵汲
則賊衆有死無生曩者計不出此聚數百舟師

于銅山之內澳以悠悠觀望不知賊且縱志於
島嶼間牽商船飽商貨遂得以乘風飛炬而灰
燼我也及至遊寨悉皆賊艘則難與毒逐矣故
陸戰宜清野水戰宜遠遊絕內勾散外援計之
最得者也
一日分鎮南北是漳泉二府之備禦第一要着
也菰漳泉門戶同一海潮海以北中左所其要
地也海以南海澄縣其要地也曩者賊艦北向
中左直擁城下焚我舟師當時備有數十舟從

海澄乘風北指以焚之則賊無餘類矣惜二府
之水兵盡附于中左而海澄垂地僅設一陸營
唯有束手坐觀耳爲今之計泉南遊擊宜出鎮
中左以料理泉南舟師漳南副總宜移鎮海澄
以料理漳南舟師賊或乘風北向則南鎮之舟
師可爲聲援賊或乘風南向則北鎮之舟師可
爲後勁賊或乘東風分迫二鎮則勢分力寡殲
之必矣此常山之形勢漳泉終必賴之矣
一日嚴禁臺灣之勾引是閩粵浙之備禦第一

要着也夫臺灣在北港海島間乃閩倭勾引之
接壤亦浙粵奸商往來之藪也天啓壬戌間紅
夷欲互市彭湖我將吏實逐處此而時以哨探
爲名蓋不市之彭湖而實市之臺灣矣且二夷
又合爲市矣于是富者以臺灣爲奇貨貧者以
臺灣爲窟宂而無賴之徒輙奔走于此得則其
人不得則鹿走矣今之海上雄者皆居臺灣者
也皆欵借紅夷之巨銃以相加遺而且變倭服
是倭亦以恣砍殺者也故臺灣之勾引不絕則

海上之冦盜難除海上之冦盜難除則閩浙粤之中禍未有税也此又在賢有司緝之于內廉將佐覈之于外律以通倭重辟而後勾引者可漸絕矣乃或更有獻者閩地狹民稠苦荒思亂亦出于不得已耳天下一家請開浙粤閉羅之禁令兵船與商船合䑸會羅兵假商以擒賊商藉兵以應援五穀不騰湧四民必安堵此救荒弭盜之事宜尤今日策閩之第一要着

紀海冦

南麂一島爲閩浙交界之區今兩相推諉使寇盜得停泊糾夥以爲南突北犯之穴合會集舟師嚴其守禦而賊巢破矣

紀三省海冦

先是閩浙之間有邀截賈舶質其人而限贖者嗣是舶賈自赴納税給票免畧矣從此聚徒日衆聚糧日廣官兵莫可誰何矣萬曆末年浙巨盜袁八等弄兵海上不過拒傷水兵未敢登陸也旋以招撫歸命芝龍雖就撫其黨遂流毒於浙攻破邊海衛所東浙爲之震動玆方島嶼乎逍遥其氛未熄也有三策焉一曰杜其源一曰絕其資一曰閒其黨何謂杜其源凡入海爲盜沿海之民居多宜於沿海出船水口查定戶口編冊十家月取結狀每戶有人出海與否其出海作何買賣應還而久不還者即盜也諭其親屬許令自新各家偵探不許私歸招引良民下船而其黨日減矣何謂絕其資海冦雖在水所須必在陸食須米飲須泉嚴截其掠米汲泉之

路重刑其齎米送水之奸凡海冦猖狂之時槩禁出海船隻有私行私縱者寘重典賊既無接濟又難野掠則必坐困久而自散矣何謂閒其黨或募勇敢有膽畧者齎檄往諭能殺盜首者賞以官能殺盜從者賞以金能釋兵歸罪輸我盜情者赦其死取家屬收管復爲良民有能應募者或賞或赦必信兼相機多方以亂之則賊互猜疑而其黨漸叛矣此就賊破賊者如此而吾所以制之者亦有五一曰審具以練銃一曰

聯兵以固圉一曰出奇以搗其艅一曰合勢以
邀其遁一曰會哨以振其聲夫水所恃以制敵
者船也而軍器火藥尤爲長技各寨遊兵船大
者費二三百金船小者亦不下八九十兩自督
造舢滅釘稀板薄難以破浪應敵至弓刀鎗銃
硝黃等項皆委廉能之官務求精良不許上下
納賄遮飾有虛冒者坐贓如律則戰具修而戰
勝可必矣此審具練銳之說也防海須水陸兩
資以水兵爲藩籬以陸兵爲堂奧水兵卽額設

中練其技擊遠其遊巡必使時足待賊陸兵不
必增設
祖宗設立沿海衛所原以扼守津要擁護州邑
年來軍伍凡遇凶事故不准頂補於是在尺籍
者十僅二三況包目占役又參其半乎舊額既
以空懸月糧復不時飽一有寇警誰爲荷戈致
死登陴守禦者今各沿海衛所軍須以漸補足
卽現在者時其訓練使習於戰而又增修墩堡
使足於守寇至則水兵逃敵陸兵張勢互爲犄

角應自率然賊縱能擾我藩籬安能闖我堂奧
此聯兵固圉之說也賊必有常泊處謂其會艅
之所出其不意東芻灌油桴筏隨之順風乘霧
可爲縱火此所謂出奇以搗其艅廣福浙綿渺
共海望洋向若如分界而守則中寇者勢弱孤
危將此剿遁彼彼剿遁此浙所以受閩之虛也
近奉三省協勦之
旨而當事者或以海性不同船製亦異殊有明
暗潮有蚤晚爲言然終當講求其說則涉民之

長年自有熟海道者宜多募致通其形勢壯其
呼應以遵
明旨方爲萬世長策否則我之區域兵力有限
而賊方海濶天空緩則窺擾迫則颺去不惟無
以制賊之死命是使海壖之民終無生理矣不
可不遠爲慮者故勦賊之法福必宜與廣爲聯
而浙必宜與福爲輔一省有事鄰省佐之則賊
必制促難安披靡難逃何敢久聚此所謂合勢
以邀其遁然其呼應之脉在哨必嚴令各官於

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

閩嚴落也延建汀邵蜿蜒而居上流人稀地曠江浙接壤武平上杭之間山寇易爲竊發然旋起旋滅如日者大帽山之撓是已獨福與泉漳四郡彈丸之外一望斥鹵屯之無可屯也食鹽

之鄉不下萬餘口鹽額不過貳萬令藏驅窮民而之兵廈門則有守銃臺矣圭嶼則有望海墩矣曾家則有衛中左矣列嶼則有扼要害矣金門則有守料羅矣紛紛增設未議餉而先設兵繼則未撤兵而先撤餉夫聚數千人僑居旅食而爲久戍計甚則執利器而掛帆天外奸商餓民相率而探敍室白沙湖則有楊祿大灣港則有鄭芝龍鰲海鷲門之畔則又有鍾六周三輩橫行海上呑噬鯨鯢之波尋而劫奪商舶爭而

大獲番蚨尋而拾得美官遂使噭敫亦子但見爲寇之利而不覩爲寇之害宋元敝習黠盜願得拜官至比之仕途捷徑而將相亦秘爲奇謀是何異縛虎而反翼之故曰患莫大招撫

閩地土窄民稠倚海爲籓藉粵東之粟以足食又日本佛郎機諸夷羅列其邊奸民給片紙於官揚帆恣其出入時和年豐猶得博餘貲以侈靡其衣食一遇歲祲家計無所出則嘯聚於鯨宮之表扼要害而糶糴之利塞閩於是大受其

病矣說者謂閩會適遭劫數心謂皆將吏之咎所以致此有繇然也夫自販夷之令下諸夷知中國之利日本雄據于香山紅夷躭躭於浯嶼而僅倚賴於通夷之李旦顏通事輩說以築城東番互市往來內地得免烽火之警於是有許心素楊祿楊萊與夷聲援騷騷海上矣出其剽掠之餘交賄將吏邀招撫而博帶於市巷間肆行不義赫然凜人於是又有鄭芝龍方芝驥等欲援故事求高官矣不如意而流毒於居鎮中

左所當事者暫行權宜許以戴罪立功亦解網以寬待愚民之意也

夫閩左浙右粵昔雖中倭甚慘而倭亦隻帆無還自是倭氛稍息而亡命之徒猶藉以行劫商船且以其餘貲要撫以結終局而遺孽餘黨遂次第而倣行矣自办横空而朱提滿載不事詩書而烏紗貫頂三年兩招撫疑是海濵之科目盜賊堪揖讓竟爲幕府之門生始以寇盜議招撫終以招撫翻寇盜漳泉之撫議方定而寧紹

之警報又旁午矣大抵今日寇情百番搜掠總爲求撫之資百番毒慘總爲嚇我以不得不撫之勢及巨魁撫矣公物輦於公門餘貲盈于私橐而脅從之波潤無幾勢又不得不復爲海上鷗而巨魁者甜言以媚之曰我舟出則汝舟東無擾我汛地足矣又且張皇上報曰某日賊舟數十泊某灣某日賊舟數百泊某島某日出征衝沉賊舟數十溺死數百而目殺一二以爲首功實則餘黨横行莫之能禁惟有令之越省别

圖耳然而囂囂竊發者固未有旣也

閩海一帶延袤數千里歲清明前南風盛發倭寇從粵而北縱台溫霜降後北風盛發又從浙而南馳閩廣其南而北也必躧彭湖烏坵北而南也必經臺山礵山礵臺外島也巨浪粘天驚槎廻斗難以寄泊勢必泊我内地故福寧州設烽火寨兵分四哨布沙埕三沙大金等處以防倭寇内犯設臺山礵山二遊兵以爲外援小埕係閩門戶也故置兵分守於濂澳竿塘白犬而

又增設五虎遊兵以藩籬省會焉南日者莆陽之外區也設南日寨佐平海衛以爲外禦增湄州遊兵以爲偵探外防而溫陵置浯嶼寨兵分布崇武永寧料羅與清漳設銅山六鰲兵爲南澳聲援戎幕星列兵艦相望皆所以絕倭寇竊發防奸民通夷也近又增彭湖浯銅二遊兵以防潛出勾引創制未始不善而今稍陵夷者奸民不禁則禁防皆撤貪帥不誅則奸民鼓掌此情理曉然者葢緣奸民藉通夷爲奇貨倚左袒

爲逋逃藪視防兵爲僕隸耳惟不能防不敢防也萬有防而發覺之罪革其小者軀命亦未可知矣

閩中兵餉兵器兵船原設既有定額然而餉不依時給散愆期數月留爲關說抽爲庫房糧房常例兵仗火器戰艦汎價初未嘗短少迨給發而庫房工房以常例扣減矣委官鑽督而從中侵漁矣故必發糧如期足數交與本將甕給船器價直依汎發與本將製造如此則備堅勝壯

將士得奮勇擒獲不至藉口而當事者亦便于責成矣

粵東草寇

粵東濱海多盜劫人殺人擄人勒贖此其常也始則三五爲羣繼則成隊出海今且與閩寇相聚矣其出海者聽官兵征捕其初聚者宜漸出漸捕則責在邑令也大抵邑令留心常詢父老自得盜之姓名一經擒拏卽詢里排保甲之有家而殷實者肯保結否肯結卽放不結卽爲眞盜不必究贓蓋粵賊之贓多勢力爲把持不能究也而粵民心甚公甚眞間有疑似亦肯保結其不保者斷無枉矣以此嚴行可散寇黨若禦之之方在鄉村宜建更樓爲之守望一里一樓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各自爲守二十里則設一營營兵五名俾爲巡邏其兵食則取之地方自然之利不擾於官不擾於民以粵海之利如鴨埠漁埠子粒所入均可養兵而勢豪占據之者一旦清楚以設兵衛民民甚樂也勢甚易也在

海港則宜點查哨船蓋附兵偷安放閑不守汛地遂致賊無顧忌此皆令宰及巡捕之能事者惟不肯留心耳有可恥者海寇臨城令不能禦則率百姓醵金賄賊以乞解圍後乃揚言退敵且膺首薦海邦去天萬里封疆一至此哉

處粵東逵舍

粵東省城五方雜處民無三日之糧稍一有警閉城半日卽內亂矣最可防者昔年回回逵官盡居省城且環居布政司廣州府兩衙門庫藏

之左右向來人力稀少今則繁庶已有數千夷種性頑縱横爲非近日浸浸不可測矣粤東之亂在腹心此不可不防者所可恃者彼生即有俸糧稍賦其腹未敢輕動今惟兩廣總督委其学管營堡即令挈家室移居庶幾漸漸分散以消其未萌也

除海寇

閩寇猖獗塗毒三省嘯聚將十萬矣漳泉之兵皆賊也其民亦皆賊也有力爲之與援内外互

相接濟爲害匪一日矣黨與日繁遞作賊首刼可巨富又賄有力者以議撫初則賊首袁八老撫矣繼則楊六楊七輩爲首楊既撫矣則鄭芝龍爲首鄭今撫矣而鍾六鍾七又爲首此皆一夥寇盜彼此相推以愚弄當道者昔嘉靖年間閩賊林道乾等作亂今日一撫明日一寇流毒四十餘年後以三省大剿勦之始得寧靖今政屬此故套若不蚤爲之所則海洋中有彭湖海壇等島可耕可戰將二千餘里彼若盤據其中則兵連禍結不可破已如曰浙廣應勦福建應撫彼揚帆肆刼圍堡攻城一遇官兵即斂棹抵岸便爲良民何放縱之太甚也以一人之身在海即爲盗在岸即爲良倏而稱良倏而稱盗朝爲良民暮爲寇盗令督捕官兵一毫不敢下手是明開放賊之門民何憚而不爲盜哉今有錢則撫無錢則勦議勦議撫無一定局築舍道傍養癰成患海邦之民何時安枕接濟之家藉爲貨泉産於浙與粤者不幸與之爲鄰久矣今宜

力破羣議舉兵大剿斯得息肩然亦只用浙兵粤兵兩相夾攻始克有濟若用閩兵是以賊禦賊恐終不能行也

海盗

江海之盗大開陣勢絡繹風帆一遇巡船駕小舠者擄賊首而遠遁揚大舲者向官兵而直衝官兵之船十常九敗每諱而不言譬如淮陽地方近海則廟灣海州廖角觜大河營一路至狼山近江則劉家河周橋瓜州儀真孟河自西徂

東自南至北其中共有八百無名小集處處有興强盜處處有大窩家名打鹽爲生鹽徒不下十數萬衆一路達福山劉河江陰唐河靖江永生州太湖等處盡東吳之地通西越之潮從湖連海此應彼呼江南犯則逃歸江北窩家江北犯則竄入江南窩主

平日之應募者類利餉利漁利樵牧耳色目以貲充徒見以賄進而部領之長錢爭神於司馬門是作法於貪也寇至則胥不戒之人操不習

之器以與之遇亦不幸而遇之矣與寇遇不免於死與司寇遇乃得不死掉臂鼠竄唯恐後將與卒一心一轍也法可避法亡矣從獨是也禦寇於海艨艟任之以官造則脆以民造又惜而不肯棄以搏賊也以彼不貲之舟往犂莫必之寇不幸而敗資本誰償是萬難令之而法自泥乃藥彈以不獲功不關銷貧兵苦賠無寧鼓梢避賊孰肯以一砲相加遺耶至於獲賊又苦於解賊又苦於審賊又苦於反爲賊訟而眞賊借口被擄捕兵累身擒獲是誨之不前耳賊橫肆掠金盈艙艘究至於撫作賊愈久金愈多且可以得爵顯亦何憚不爲盜

紀海防

沿海制置衛所水寨星布棋列而又聯以烟墪翼以兵偵以通其梗塞狼息鯨晏而沿海安堵近則異于是多設將以待敵也一彼一此因以巧避敵而法不肅多設偵以料敵也可往可來因以我輸敵而患益滋

今海寇作難浙紹近海之墟三江龕山白洋青山九里等地皆係可犯之所而衛所所管之軍一所止四五十人安得謂之千戶所又安得謂之百戶所而百戶舊額有一百二十人今求一零數而不可得清勾之不可不復也亦一祖制也即清勾行矣而經年累月父作子及間或有子其民而不允軍其人者縣已鉗制盡作鬼錄　浙海有玉環山自台及溫橫亘海中數百餘里地極饒險

國初方國珍竊據稱强誠恐海寇巢穴其中若寧定之金塘大榭嘉湖之洋滸陳錢皆爲海寇出没之所且海寇非自海止也素有山賊結通海賊自廣而閩而浙之温處萬山綿亘奸民實繁有徒乘海之亂而水陸交作則防禦之兵似亦有限夫亦嚴戒舟師以剿海上已形之寇容行訪緝豫防陸路未發之奸海上責之將領必孰知海務乘風破浪隨處撲滅陸路責之縣令必孰識民情時威時惠隨地安定

先事爲備其在定海乎定海有防然後寧紹安固寧紹安固而浙西可恃以無恐數年以來倭氛稍息幺麿海寇用是猖獗倘結連黨與招引匪類而與鹽徒之衆合蘇東海而西向與山越之盜合犄角蟻附水陸相通而與處州之礦盜合揚帆直上而與江洋之大盜合矧洪水横流内荒無告之流民又易與爲合凋疲困苦之區寧堪此數盜合併而螫毒哉謂宜嚴勑福直協勦杜其合賊之處撫其易與之民蘇是用戚將軍之法禦之於水無使登陸則釜魚穽獸夷滅不難矣兩浙地斥鹵鹽竈用饒濱海數百里刮土瀝鹵其利不下於淮但多爲無籍私販霸占誠嚴禁之官爲招劄則鄉民無不樂於從事且舊有灶戶人丁今爲水没八九卽以招集者補其名目制爲常業將歲增數十萬金鹽利之在浙者可興也浙東西地多肥饒除額餉二百四十六萬外而衛所各有屯糧亦不下十餘萬無奈豪占侵没使

祖宗良法美意漸滅殆盡誠清查屯額追奪佔土復還營卒逃亡冒籍者勾攝歸伍且舟山海外若金塘大榭等處甌脫數百頃獨不可招集流遺給種開墾乎歲之所入亦不下數十萬斛屯利之在浙者可興也東陽義烏兵稱天下雄嗣後驕矜自恣至犯上亡等甚而凌鑠士民汗餓本管宜漸次汰去地方營伍卽招附近土著充之庶臨難不避居常有馴客兵之弊當汰而土著之利自在也

紀海船

閩地負山阻海歲入不足以供十之二三而沿海之民以海爲生出入波濤慣於勾引海寇竊發即是本地之人而倭特其借號必海郡有司編立保甲十戸相聯一家必登記其幾人所業何事經商何處出入必查其時一家有事則十家連坐即出汛之船縣官亦不可不知其數所歷之處必報於官限以時日不得聽其浮游不實以階大亂

春汛則出師於外洋汛畢則移舟於內港潮漲則水盛而舟浮潮退則水淺而難動即有剽盜行刼於外洋有旁觀坐視徐聽其殺掠而已昔湯信國經畧海上建設水寨今日久事湮制不可考然其意猶可師也誠於沿海烟墩嚴爲瞭望烟墩之下分泒戰艦二隻拋泊深水卒有盜至則墩舉一炮而一寨之師禦之若寇盜煩劇則舉數炮而數寨之師禦之擒獲盜賊即紀官軍之勤惰爲賞賚之資將領不得以自私憲司不可以窮詰庶乎人心奮勵盜賊潛踪海上安瀾而內地安堵矣

東南舟師

金陵浦口起暨龍江吳松等寨以至三江圖山而東漸入於海福很對峙實爲外戶自江洋大盜小老將軍作祟邇年以來永生洲丁美舍捆江崇明廟灣鶯遊等處在在焚刼莫可誰何夫兵以捕盜爲事者也今者捕獲一盜申解上司批官審問羈延歲月乃盜黨糾負青蚨廣爲布

置捕盜官兵反致坐誣甚則吏胥需索營伍泒費是獲盜者不蒙上賞而反生胎累以故營官寧爲養癰營兵甘爲縱寇長江鄰海之處幾爲盜藪行商過客往往苦之上司徒以虛文督責有司專事掩飾彌縫今閩廣之盜大肆猖獗沿及浙而昌國失事矣寧台流突矣萬一縣廟灣鶯遊以達海州循淮河而入長江則根本重地豈得安枕臥哉愚觀邊軍之馬內有馬價外有團槽歲時點驗瘠弱者有罰倒斃者有補所以

爲馬政誠重也而東南水寨設立戰艦三年一修五年一造日復一日而五年不修十年不造矣

東南之船政當照西北之馬政並爲設法振刷之凡閩廣浙直江海要害之區額設水營汛地者查其額設戰艦若干隻今存留堪修若干隻破壞應造若干隻悉行補造改小以爲大整飭以成堅即以本處府佐如江防海防河驛清軍等官加以船政二字使其董理之

水軍所關者在船力不在人力故大船勝小船長器勝短器順風勝逆風其制勝有十二一用大船犂小船而用火藥瓶燒之取勝者一用大炮擊碎其船而取勝者一用火箭燒其篷帆而取勝者如編隊法在海則宜多置福船用兵九隊爲一大哨而舵手繚手挺手招手斗上鏢手俱在其中每一號船用神飛炮四門佛狼機五門百子炮九門火箭一千枝火瓶三百箇火藥鉛彈多貯焉在江洋則宜用大號唬船用兵一隊而舵繚等手在外用佛狼機二門百子炮四門火瓶五十箇而火藥火箭量帶但船制因地而更亦不拘於一法如浙台寧則有漁船溫州則有繡鞋船在閩則有南烏船在廣則有艟艄船蓋艟艄舟之稱大者也但賊船之來必乘順風倘我居下風不便火攻必閣阻其船居上風犂之大凡船尾之板俱不如船頭牢固倘以我船頭橫犂其船尾舟未有不沉者也況又有火瓶大炮拋擊之乎如是將見江海之樓櫓一新而

蕩槳逞遊龍之技艨艟之旌旗變色而開頭捷使馬之能東南半壁何憂倭與盜哉

蘇州海防

遊兵營之所以設唬船者蓋緣沙船底深體重正能衝風破浪鬬賊於海不能追賊於港唬船壹桅捌槳輕小便捷海寇追於沙船之追則竄入淺沙或潛深港於是設唬船逐淺尾深所以濟沙船之窮者也向來海上安省唬船塵閣地方遂有借船之舉嗟嗟本營唬船拾捌隻歲費

朝廷帑餉肆千餘金而防倭捕寇并未得一兵之用良可懼也

嚴禁差船悉令派守信地如果係軍情如近日詢守吳江及截兵東流之差議於各關津處所置蘇松道衙門循環簿壹扇壹季壹更凡有兵船過關嚴查係某事差係某官逐一登簿仍按船內如帶鹽米私貨等項虜私借之陋習可除私差之弊端可杜信地得實兵防禦之益各兵甦往來撐駕之困矣

如給修造銀壹千兩凡各衙門書手有加一扣除之倒扁指計之使漁巳半而又鎮書總書之有常規也管班健兵之有使用也鐵匠之有猪羊祭兵也頭目之有開局酒席也各項開除又不止百金所餘無幾於是擇腐朽之極者造拾之壹貳其少可修整者刮銹開眼掌以火漆則舊銃作新銃矣磨办漆柄補其缺口則舊刀作新刀矣今議刀銃等械額限伍年壹造弓矢火箭額限壹年壹修請委有司領價督造完成之

日本總差官赴領不如式者即將承造匠作申究賠換

遊兵沙船貳拾肆隻蒼船拾叁隻唬船貳拾捌隻共兵壹千壹百伍拾名使唬船不出差專守信地團合蒼沙各兵閒時操練儘可禦敵無俟外索者今則唬兵肆百餘名止供差遣及至春汛借名兵少復招短兵貼駕出洋沙船每船短兵貳名蒼船每船短兵叁名共兵捌拾柒名每名給兩月半糧各該銀貳兩貳錢伍分共銀壹

百玖拾伍兩柒錢伍分夫正兵之外益以短兵詎知短兵出汛竟屬烏有而餉近貳百悉入本總之囊乃令各頭目僱覓壯丁赴鎮解驗此其冒餉之弊爲何如者

東南自蒲門金鄉以至梁庄獨樹東非自青林南匯以至鹽城雲梯各路洋島關衛俱用嚴防巡守不得少懈苟有警變即速馳報浙直撫按會同各寨官軍追擊勿使踐足內地而至難于驅逐

浙海兵

浙襟江帶海所在虞倭沿海設有衛所其弊民兵每名食十兩八錢皆召募烏合之衆私賄將領告假回家即乎日着伍不滿其半軍兵每名食六兩六錢其人皆世守桑梓惟有力作貿易私販掛一名糧上而把總哨官受其汎規帥憲廵歷不過以遞送爲事名爲出汛實則在家此猶在陸者也至於水兵每船十二三人上有一什長有一舵工又有一捕盜有一船戶每人分

其薪水月規若干及船有損壞彼此推諉而不知修雖日出洋惟知做魚鮝販海味圖往來取十倍之利倭從此道來則從彼道而去倭從東道來則從西道而歸曾不敢以一舟相角遂即今象山受困在水既無可戰之卒在陸又無可調之兵良可慨也

國朝藩衛四在瀕海而濱海要害半在浙中財賦士馬甲于天下爲三吳之屏翰閩粤之咽喉留都之藩障浙堅而天下堅浙瑕而天下瑕係

匪渺已然今之險非復往日而今恃險之心反甚於往日今之備險非復往日之舊而今之守險猶仍昔日之名莫若舉兩浙之形勢而按之羊山許山爲浙西大衢韭山爲浙東此大較也至于倭夷出沒之所必料其途之所繇彼繇韭山則經蛇山茶山而攻吳淞崇明者我之所必守也繇東洋則經陳錢馬蹟而攻寧定衢山馬墓者我之所必守也繇羊山則直進而攻海鹽乍浦三關者我之所必守也

閩海募漁

一在募漁民海邊漁民家水國而田滄浪其敢衝犂賊船也猶之凌風濤然誠能募之以備前鋒則一鼓而懦怯皆振不則如苧溪十八堡相爲守望賊縮而不敢進鄭剛中則謂宜錄瀕海諸豪以資捍守如是則盜氣奪一在嚴應援閩之分符彈壓者南北中三路而已寇犯漳則中路釋擔寇犯福則南路覩望官如傳舍事皆遽廬何以運臂指之勢而成牙錯之形合令一方

有督各遊協擊俾冦自窮於關入如是則盜窩消

紀閩海餉稅

閩廣之患遠虞雞籠淡水而營窩於東番北港近虞烏沙五嶽而肆螯于南麂霜臺金星虎跳崖門俱寇衝也市舶絕而香山之澳市仍開私禁嚴而諸番之貿遷難禁市舶與澳夷市而澳夷薦處爲之居停不逞之徒倚爲外府則閩之二萬稅金其祟也利其稅不得不與之市停壓

寄泊違抗而不可問矣莫若亟捐此稅勿與市而澳夷可驅也

盜糧

一議嚴糶禁羣冦聚衆島嶼向皆糶米於兩浙并南直出穀通水地方泊大船於海口操小舟入米市糴買零運以實大船所以六七年間兩浙南直米價湧貴雖大有之年當秋成之日米價亦不少減蓋以地之所産有限而海冦之所糶者多也沿海沿江原有巡船向皆買通關津毫無阻碍今議禁絕盜糶嚴設關防如某商某船糶米若干往某處販賣本地有司官給與印單定限開日務要所往去處有司印信批迴見得某日某商某船載米若干果到某處發賣與某鋪是實有私販糧食併巡役不舉有司不察者懲以重法沿海各汛防守既嚴又不得搶掠勢必饑餒因道不能久聚兵法曰焚其輜重絕其糧道正此意也

海路

舊日虜不近海止以防倭今則奴虜俱切望洋恢復全賴海運沿海關隘墩架當極力整頓水路迂迴島口遠近又當亟爲講求

海塘

昔者倭冦犯浙及海鹽鄭端簡公聃問曰賊掘塘不入曰未也公曰無事嘉興在水底塘潰必危矣賊不及此又何慮焉繇是觀之嘉興誠在水底塘潰不止能勿危也又攷之鄉民耆父言昔塘嘗崩毀尚有淤沙數十里水淺勢衰不甚

衝裂未有如今之横溢傷頽者也採石之役人
多謀而利之又計徵發錢糧以至支用之盡每
一千兩實用止三分之一耳

登萊紀鬨

始也止我兵于青而不得進既也自出兵于登
而不待援始也疑遼而用遼既也用遼而殺遼
始也因遼而怒登既也爲登而怒遼又以一舟
暗渡來旅之人變而爲絡繹遷淹赴關之人彼
以利兵壯馬爲行色此以禁烟閉糴爲壺漿彼
以豺狼之性游苑囿此以摶沙之勢作藩籬是
以至一邑不開門則棄甲遂使六城之敗如席
卷七十之潰如雲收倘大兵既集以一軍自萊

州繇[illegible]橋白馬鼓行而東抵黃縣以爲正兵以
一軍自萊陽繇棲霞掩其南以一軍繇文登卽
福掩其東以一軍自三山繇王家臺掩其北以
一水軍泊廟島絶其後以一水軍守膠州阻其
前賊聞正兵東進必傾登之遼人以堵我我正
兵與之對壘而勿輕戰或以北軍之奇襲其左
或以南軍之奇襲其右或出廟島之水軍擣登
之虛或以福卽之偏師觸登之無備賊窮而南
下膠州平渡互爲犄角而以萊卽之兵壓之于

險賊窮而北渡廟島之水軍突出于海而以大砲擊之中流況廟島即登萊過海之門戶登之遼人與始爲亂之遼人猶有限也海外之遼人無限也登之遼人猶有妻子也治亂之遼人已爲飽鷹也海外之遼人窮而悍與虜同性勾聯入登其勢愈張難破矣故欲以海防四營之零船零卒絶之于廟島非但堵截北渡之遼人也今之登船悉化爲賊艫南而天津淮揚西而覺華山海能識其舟爲賊舟必其不一犯乎若夫

島兵須餉日急此時餉島執分其順逆順者須餉逆者奪餉佯順而陰逆者又藉口無餉望海運截海運藉海運之不通而聯遼勾虜縱横無不如意使我之零船水卒如萍如梗廟島之水軍可不備乎至于島上之遼人各州府縣之遼人舊營食糧之遼人標下官丁之遼人自登逃難之遼人無有窮數能無安戢而分別之乎今廟島矻磯皇城三島從來要害俱置而不守大開海道不勾虜來天下必無之事也嗟乎遼人

有三等有南四衛之遼人有北四衛之遼人今之賊北四衛之遼人也性與虜同而更識中國之虛實南人畏虜而不畏賊故從之者衆虜有巢穴思歸而賊無巢穴無所歸徹我之情形而無所忌憚固與虜異無巢穴之歸而必死以甘心于我寔與虜不同虜猶殺我叛人金帛婦女捆載而去未恣我叛人也而賊則恣脇從者之取之是賊之奸肆而得我叛人之心又更甚于虜矣

奴不能舍馬從舟但奴性多疑彼之視島兵如肘腋之癬疥牽制兩不下故島帥因請開南岸通商貨朝鮮爲利島者遼人之退步也自三韓淪沒遼人進關百萬餘輜重十倍之遼俗不耐饑渴流離傷心所在有爭爭則人欺其孤且利其有不曰養患可虞則曰通夷有據株連吹求因一人而斃數十命一事而疑千百人十年來摧折殆盡富者懼法貧者投奴但知開幕府以接回鄉之遼人而不知其渡中國苦驅之遼人

以入奴也故曰遼人之退步斯開南岸之害也
苟撤登撫運粮北岈設餉司於覺華島則譏察
嚴而紀綱一立偏裨於東江聽遼帥節制責其
間諜偵探招徠降衆使遼人棄奴降我有路而
無繇從島入奴則奴亦不敢遣奸宄直入中原
山海丸泥可無輕失其險矣登卒因地方激亂
島合之衆遂成騎虎利在速爲渙解但恐大凌
河之役奴意在登萊詎流寇也乎哉
登寇猖獗修船料餉分兵四出倘越膠州而直

入雲梯關以犯淮安則咽喉梗再越東海廟灣
鹽城而直犯長江以窺　留都則根本搖再越
長江直入劉河李家洪擾我蘇松四郡則東南
之半壁動莫先於固守長江口竊按形勢狼山
總鎮當勵兵守蓼角嘴以守江口之北吳淞總
鎮當檄駐福山以守江口之南吳淞遊兵奇兵
與崇明之兵檄劉河遊擊督之守三片等沙以
防江口之東若江北周家橋及掘港二總江南
之羊舍靖江諸師檄永生洲叅將督之駐守豬
家沙青草等沙以扼江口之中四面合擊江口
可保無虞亦不致流突四郡矣惟遊兵一總汎
守羊山遠在千里之外聲息未能相聞當抽一
哨遠探外洋而全師宜留之以防叵測可也太
湖素爲逋逃藪天罡混漁舟出沒至於三哨之
兵當合爲三處東哨合於東山訓練西哨合於
西山訓練南哨合於胥口訓練不特可以弭兩
山之奸宄亦可以合力把守　留都之間道

紀登萊

登萊一師原爲與金州相望而偪恐奴襲渡滩之故智故設此以防然必欲藉此以克奴則金復海蓋之城垣盡爲奴所傾覆金復海蓋之廬舍盡爲奴所燒燬我欲屯兵則兵無所棲我欲聚糧則糧無所頓將從何處著脚而敢與奴搏戰乎此旅順進兵乃必不得之數也夫登萊與山海相近尚不可恃如此而況皮島之師欲應關門則有獐子島石城島廣鹿島平島雙島越

五千餘里而遥豈能飛渡而至乎故設兵之初原爲皮島與鎮江相近可以擣奴巢穴故每歲傾　朝廷數十萬金錢養兵而不惜正爲可以掣其尾而使不敢窺關耳今奴業欲渡河而窺廣寧又與插酋相結而窺宣大則奴已稔知皮島之師乃束草爲人以驚瓦雀者耳余又思之登萊即不可以入虜而虜必不能忘登萊何也彼在海中則三方之說我爲虛著彼爲實著先據爲先著彼要著先著决不肯著后著一斷登萊必窺宣大不待智者方知也奴謂我無人乎哉

紀造戰艦法

嘉靖十一年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使琉球二使奉命至福建造船啓行已具奏上聞矣然使舟名雖新造而造舟官吏苟且侵尅實不可行二使不知也臨行同年祖餞告之然期已迫至中流舟破幾不救幸天妃示現得上葉壁山以達其境萬曆初命給事中蕭崇業往蕭稔知前弊疏請各官吏役匠等一一同舟往死生共之往返安流半月成命詳載使琉球志中後夏黄門子陽亦如之今欲造戰艦亦當倣其遺意

紀戰海

吳江之戰任環以周珫之令遂能轉敗爲勝金山之劒我兵遲回太甚方議會勦賊即出吾不意殊死以戰在賊爲先則制人在我犯爲人所制之戒麥田伏發我哨全疎在賊爲多方誤之在我犯先爲不可勝之戒漳兵不戰而却狼兵戰而失利在我主客不協以勞待逸在賊奇正互用變客爲主　上將總督張經叅將湯克寬扭解赴京副總兵俞大猷奪職

狼兵少劒皆因主客扞格俞大猷兼統狼兵失策之甚湖廣土兵亦漫無紀合以總兵沈希儀領廣兵岑大祿等副總兵何卿領湖兵彭藎臣等與巡撫會同付事仍聽總督節制不拘浙直責令二臣互相應援陸戰悉付之副總兵俞大猷專管水戰

如樂陵小縣知縣許逵一加整飭勁兵雲集流賊丸解何嘗遠募客兵

柘林巢穴賊既盡數奔突而出亦要設法先行

占據令其退無所歸

常熟知縣王鈇鄉宦叅政錢泮追倭賊至於上塘港口被殺鈇贈太僕少卿泮贈光祿卿廕一子

瓦氏之兵寸長亦錄鍾富之死一夫不棄

太倉知州熊桴等（升蘇州同知）擒斬一百三十餘名顆嘉定知縣楊旦（賞廿兩）擒斬一百五十名顆皆叅政任環（廕子副千戶）統率訓作所致

不鏖戰於海上而邀擊於海口與北虜守大邊

不守次邊同

出洋之制盡善列船港次猶之棄門戶而守堂室欲分作浦之船以守海上羊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

浙直共此大海當總作一家計處必須共守陳錢諸島分守馬蹟等三道

見造有福清等船調取有廣東新會横江船東莞大烏尾船又有寧紹台溫捕魚海船及下八山捕魚等船又有蘇松捕魚沙船

海裏獲功倭首一顆為首者准陞二級止獲賊船亦以大小論級總兵官能使賊船不得登岸即論功

倭數不多自紹興潰圍而出中經徽寧太平突至南京不下三千餘里今奔入溧水

狼山巨捷一矢不遺日照逋奴片帆未返巡撫鄭曉功為最

一戰周浦再追川沙窪三邀於寶山海中止知欲速之成全無臨事之懼致使川兵旋敗

所調狼土等兵十倍倭奴近浙江揚州之變多係土人何其勇私鬪怯公戰哉在處置之得宜耳

無賴之徒巧立報效贊畫名色平時坐糜公廩有事爭自首功

江南水兵原係無籍一旦裁革無所資藉因流劫江湖之間

紀禦倭

任兵憲禦倭內外衆服皆用本道關防印記江陰錢令尹以縣印印記肢體手足皆遍故能身先士卒衆皆感泣效死倭奴稱兵憲爲任拚命見郎遠遁

牘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答諮訪賦役

僉運

一兑軍僉運每正米一石加耗米四斗又加斛面尖耗米二斗六升又加過江脚米六升不容再加矣葢正米一石已加耗米七斗二升也乃今又每正耗米一石官戸加耗四升民戸加耗

七八升至于某衛兑軍地近人衆糧長不敵每石加耗至二斗又加使費銀一錢耗上加耗是二石有餘方兑得正米一石而諸不經之費如東道錢偏手錢行颷錢記籌錢换單錢樣米脚米諸般名色又每石約費分餘加以倉上挑脚錢剁船錢斛手錢又每石約費升餘又某縣遼糧正耗米一石又加耗米一石是二石三斗方兑得正米一石矣農氓終歲勤動僅獲些須籽粒而催科隨之不知經幾許江湖風浪方運入倉而倉取無厭如此若廉明之令尚知護恤糧長乃遲來陋習相沿或恐以子民之膏血恣兑軍之狼籍至臨兑之時不問交兑情狀惟是籤牌四出致兑軍百計留難多方揣揹兑遲一日則糧長多一日之費受一日之苦俛首求兑求畢而不可得不亦可異乎合無于兑畢之上開明某衛正米若干加耗米若干共該兑米若干石共兩斛加尖已有二六輕賫其過江脚米又有三分折色庶可免耗外之耗乃官戸糧戸之

米必須篩颺乾淨不得雜以糠秕粞穀使兑軍藉口索賠也

輕賫

一輕賫之設為交兑時有淋尖擊斛之爭欲令刮鉄平斛故部泒江南每正兑米一石兩斛又加尖耗米二斗六升改折銀一錢三分是曰二六輕賫此銀原係兑米加尖之折色恐軍衛浪費解淮候給為軍得矣為官民則未便也夫為此加尖米之銀增點解戸加以解官之費加以

貼役之銀每錠五錢此官費也又解户在本地受解官之勒賠在淮府受交收之留難每錠費用至一兩五錢良亦苦矣乃解官與包解之奸胥通同作弊將原錠鞘銀開封改傾輕錠銀水不足致淮府驗究倩人代禁呈稱該州縣銀輕銀低所致仍復加派如天啟五年兑折之輕賫復派于天啟七年之田糧不已甚乎及至軍兑米除官户外仍復加尖擊斛不肯刮鐵平搗尖上加尖役外加役斯田斯民能堪至此乎合無

即以輕賫銀交與兑官帶去在州縣免解銀貼役之費在民間免爲軍起解之累在兑官兑軍亦免在淮候領之稽遲蓋有三便焉至于兑米之加尖非善設法不能禁革合照萬曆中年間吳江劉尹之法釘斛搗于斛口而旋轉之亦一平準法也

淺船民七料

按其某某三衞舊制淺船三百八十隻若照清江廠原定規則每隻費銀一百兩除舊船料外軍出三分民出七分是每隻該銀七十兩十年一造每年均派船不滿四十隻銀不滿三千兩今派每年五千二百有奇乃昔爲借支爲補派今爲預派而在雜料加派中又有新增淺船軍三木料銀二百九十餘兩抑何其不經也是所當稽其實也

遼餉

賦役書中不編遼餉若干止據某縣長單編每畝連扛銀九厘一毫内以銀糴辦本色米每平

米一石加米三升四合零餘外仍派折色某縣長單編每平米一石舊額正銀三分四釐九毫零内扣糴辦米價銀二分九釐三毫零每一升筭銀柒釐該帶運遼米四升一合九勺零實徵遼銀五釐五毫既云糴矣何以復派之于田使民間遼米之兑每石加贈耗米一石又加以使費之銀倉歇家徵之糧長糧長徵之里排里排徵之細户上以糴字避加派之名下則以糴字受加耗之害愚謂起運存留中有可以議改折

議摭緣者用以抵補遮米而總括于五斗之中條編于兑單之内不必多其名色使奸貪得以藉口也大都今日衙門最利上有一項新派名色不論事之重輕輒相與增其加贈難其解扛所以國需僅一分而民費幾倍之此獘之首唱者始于和豐倉之總名相仍有年頗爲得志今漸延及同郡矣合應嚴禁遍示正官不時查訪庶奸貪稍知斂跡也

昌平米

昌平鎮邊糧之加派每本色米一石加派米二合五勺從來賦役書中會計告示並無此項而相沿已二十餘年矣在二十年前尚有官單可據今并無官單矣數年前尚云七州縣三年一輪編今則歲歲編派矣且不編于官戶民戶而獨編于糧長里長所不解也只長洲一縣有四百八十七石有奇則通府可知如其必不可已何不明派于兑運之中而乃暗增于會計之外是可查也

金花潤布

按金花舊制京庫折糧每平米一石該折銀二錢五分周文襄王肅菴二公俱派于重額田上則此項銀應派于吳縣長洲吳江三縣以其田額重故以是寬之也京庫折布每一疋准米一石每疋價銀二錢五分扛銀　分舊制派于太倉崑山嘉定三縣以其地出布其土高阜故以是寬之也金布二項分派六縣實爲均平當是不易之規部派之式金花銀一兩准米四石潤

白布一疋准米一石若每石折銀五錢此京庫之法非恤民之意

兵餉

國初沿海原設金山太倉鎮海諸衛各有哨船絡繹巡視爲防海計至密也自嘉靖有倭難復于額外募兵禦之而原設各衛官軍則移之守城盖國家之法臨陣損官軍三名以上即爲失機若所募民兵即損數萬無傷也平時盡民力以養軍有事又募民爲兵以衛軍識者每竊憾

焉且募兵不難銷兵爲難及事平而兵不可銷因籍其人于劉河吳淞福山白茆等處分兵汛守是江南歲歲有防倭之費也况今日海上之兵已非昔日之强壯凡一兵缺游手無賴之徒輙貸銀買充之又營伍之兵類皆虛額遇查點輙倩人應名其現在者又雜以疲弱益因兵餉皆頭目關支銀入其手任意花銷强者給餉之半弱者給十之三故多懦弱無聊之輩卒有警急將焉用之然所守皆要地設兵守險事亦有

名今則內地亦各增兵設船欲其往來巡哨其實未必在信地也有官至則更相報探一應故事而已且有盜反縛兵而擄其財者則兵方避盜之不暇而暇防盜乎宜委賢能官設法稽查不時點閱務得實數統兵官逐一挑選遵制力舉三百觔以上者方許入選其疲弱者以漸汰之但挑選之官稍從寬大若一一精選則十人中難得一人合式者今廢法已久人心玩愒過爲嚴刻恐不能堪又有聚嚣之患其哨官不時考察去其不肖而補其賢者益去十兵不如去一官而去一不肖之官于軍中更有益也其兵之已經選中者編立行伍將籍貫年貌身之大小面之赤白髮之長短照邊上招兵之式置籍登記造冊印鈐一留本道一發兵官遇事故名缺不許私相頂替凡受賄容補者必罰着伍長即時申報一報兵官一報本道立法修復

祖制使諸軍巡視熟習海戰遇一兵缺即補以衛所之軍餘軍盡即補各縣民壯或遇兵官遷

轉即補以本衛所之賢能武職彼自食其本分月糧爲國家防守信地庶不失當時設立衛所及編置民壯防守城池之本意遇汛出洋亦照例量加工食以展其效用之心行之有年則兵皆土著而餉可大省此練兵省餉之道所宜講也今不惟不省且告匱焉且歲增而那移焉皆由其官隱其虛耗動以印信文書冐支侵匿與府縣胥吏通同作弊查盤官亦止據其印信以爲眞實耳其中虛冐之弊有不可窮詰者稽查

之要惟在得其官軍實數其間有無緣事扣革見任差操守城老幼各若干名總筭一年應得糧若干查其屯田耕種該糧若干先儘屯田糧米給與各衛官軍扣筭發支幾月其不足者派與各縣各縣存留軍儲某月某衛官軍赴某縣領若干一照京軍食通糧之例逐名支領其有新軍到衛舊軍解補必由本道掛號行文州縣知會分布既定則常年餘糧可作練兵支用以本衛之餘糧養防練之士卒又何額外征餉餉

外那移哉古人師老不息必議屯田今防海諸兵既不可減而不行屯田非計也盖募民爲兵是驅良民爲强暴教兵屯田是化强暴爲良農今沿海沿江所派陞科塗田多被豪占合遣官丈量分兵屯種或豪民占業已久不容軍屯即每畝起科給兵充餉其有積荒田土累民賠補者令啚民呈告田圩四址給軍開墾且屯且守果聚實軍糧則三衛軍儲各營兵餉諒必有餘即以餘糧充開墾之資加給衆兵計地開墾各

兵得額外之糧豈不樂從各縣荒田得熟又可免奸頑隱漏侵欺之獘且化兵爲農法之善者也

按各州縣荒田原係傍江傍湖傍海之所多分兵信守之地若將比較冊荒糧摘出令糧長塘長里長開明四址按圖給發水兵耕種則眞荒有可熟之望假荒亦得復熟之法高者可以開墾成田低者亦可菱芡蒲葦隨土宜而種植兵農兩利之術想亦可爲無處荒

糧之實助云

貼役解扛

嘗考古冊不派役扛銀者各役有正有幇正者一名幇者幾名量情行貼彼此兩願所貼適供所用如北運正戶僉二三分其餘分數共出銀幇之每分出銀若干註爲定例南運收頭等做此有恃强不出者即令着役似亦均服自貼役之銀一設則諸幇戶皆可不用矣乃今之幇戶仍不能免則于貼役之制何取其故可思也上

給下領之間其中留難扣除有其名而無其實也夫差役之繁若官府清明自可不撥在本地有糧衙糧房之常例押糧皂快之需索吏書門皂之酒席在中途糧廳協運之常例車脚扣除船夫打詐之苦毒若得一一禁革則北運一名可省百金之虛費收頭一役在廉明之日每千兩僅費三十兩而有餘在混昧之時甚至費百金而不足尚有羅織喪身之病誠得愛民賢令行幇役舊例則役銀可不加派而各役原有助

銀諒無獨累之苦若照吳縣舊例照區之上中下以編役之上中下設有役田之多寡歲令糧長徵收充役而不徵役銀民更便矣此先任撫臺宋公之善政民到于今受其賜未有可行于吳縣而不可行于各邑者也但令各扇啚甲官家大戶平心公議各計自有之戶田量撥百中之二三豈爲厲民哉按先王之制卿大夫士及府吏胥徒之屬各隨職給田故斂薄而用常裕宋以來姑蘇之田給文武官俸者曰職田官買

民田以備荒者曰社倉田鄉民出助保正義役者曰義役田具府誌可考今稍舉南宋之制使各役皆有田不亦可少蘇民困也哉

存餘

按積餘之法聖王治世之良規也天運之所以不窮者積餘于四分度之一也地運之所以不窮者積餘于江湖河海之中也國運之所以不窮者積餘于三年九年之蓄也古來裁成輔相作用莫大于此先是吳中賦重而民貧積逋以

數萬計　上命文襄公撫江南十餘年間餘積六十餘萬石肅菴王公守蘇清查田糧有無處荒糧一十一餘萬石俱以田耗包補外而數年間亦積米萬石夫以積困之澤國二公爲之經畫區處遂使民之散者復歸土之荒者復熟漸覩樂利之休足民足國此餘積之明驗也不意嘉靖末年惑于餘米失稽之說舉耗米盡括之于官每石有六錢七錢之折色于是民間之耗米遂爲内府之正供且舉　欽命歐陽公奏

減之議埋沒不行而當時暫有抵補之荒糧至今永爲無處之荒糧矣不亦深可惜哉此雖已往成議然當今之時邊疆多事而事屬奏減勢有不能行者夫以無可餘之日而爲有可餘之計莫如議改折議省役議畫一之徵葢南北糧運中有可改折之項一改折則五錢折色可完正米而加耗夫船可爲餘積改折則民役省而車脚盤用皆爲餘積定畫一之徵則虛荒不混偏零不繫下不能爲奸而本色折色兵役里徭

中之奇零盡歸餘積矣于是軍兵之虛冒者覈之則兵餉之餘可養有用之兵義役之分侵者稽之則工食辦料之中可省無益之食其餘纖造驛傳優免等項之可議裁議借者政多可籌也其民間之議贖議鍰議輸者政多可儲也上可以佐軍國下可以蘇民困遠可以濟邊餉近可以練土兵皆餘積之妙用也若仍經賦冊儘派無剩之法則上有減額之虛名下受新增之實禍朝四暮三此減彼增啟奸惑愚殊非實政

此當年張給諫覽冊跋語有實心實政之感也方今　國事倥偬寧可虛談減賦必有餘積方可供　朝廷不時之急需此文褢轉輸善策可做而行也不然候　旨而後派勢必不及不得不爲那移那移弊藪也不那移又坐困也有家者而無餘存一有不測便將立敗况天下乎合無將徵則畫一以餘米餘銀立循環簿嚴爲查盤不許妄用支銷不爲汙吏乾沒自可爲　國家實用矣

如本色米今驗派四斗八升八合零若照舊規每石派徵米五斗當有一升餘之剩米可抵充遼糧又有可改折者可以湊抵　如折色銀今驗派二錢四分六釐零若照舊規每石派徵銀二錢伍分亦當有三釐之剩銀可抵遼銀又有夏稅馬艸推料中之可改編者并可湊抵　練兵役扛里甲均徭中皆可類推

會計

夫會計宜早定矣必徵則畫一而後可以早定然徵則之畫一又必與戶部淮撫定議而後可以畫一今軍運不可議矣民運中有可減新額而復舊額者有可改本色而爲折色者必議定乃可垂久而歲歲之會計可以早定即有凶荒弟舉其額中之本折一通融之耳額固不必更也至于存留之本折兵役之增減里徭之因革是在本處之酌議自定矣又如 王祿之改折內官之增額織造之冒破雜料之緩征優免之

公輸灾銀之隱弊又如存留之 恩赦窖銀之均免皆可預爲擬議以待不時之需蓋 國家有事小民豈不知報與其赦而復征何如以不征爲赦減而旋增何如以不增爲減上不煩筭扣下不啟奸弊反爲直捷則今歲之會計似應仍上年之舊而畧去其奇零倣古冊之制而預求其餘積實今日備急之要着亦畫一之微權也

糧長

一每名糧長一當十分某官索常例銀　大小叔　上下房書手皆視爲奇貨中匾　兩下匾　兩又日日到倉日日折飯有　錢者有　錢者而各役酒錢人人效尤閒遭倉歇侵逃每致傾家亡命究其侵逃之故皆因平日串通官大戶知數人撮借那移又有嚚猾不願糧長收而包與倉歇者撮借在先期或出兌米一石該銀一兩止撮六七錢那移撮借凡結交吏書差役家中衣食嫖賭花費過多比兌急迫

遂至潛逃其勢不害首名不止矣查倉歇即係總名俗名倉鼠以其善嗜倉糧也昔年禁革總名逐出離城三十里改名歇家之用止該領兌今原有押扇差人自足供役至如折銀比較宜照昔年舊規用縣前歇家或用總書帶比俱可

北運

一北運之難難在顧船船埠有偏手船家有撮借途中又有外水之需索二十年前每名外水

不過辛苦神福倒班犒賞錢一兩外止矣今加添至三兩二錢之外近年間有打詐一節解戶被其荼毒情極可恨差役反有恃為之地而分其利者今宜嚴着埠頭與小甲限十一月中同解戶細訪三四百担牢囤中船報名在官定其水脚銀兩河下縣中先給十分之三急為修整餘筭付糧解中途陸續分給萬一長途用度不足稟過總部量批執照將船抵借候到河西務衙門起剝卽行文支會鎖押船戶追比給還方

許回風裝載如此庶可絕刁蹬那移之累矣至如外水打詐是在總部廉明嚴禁差役交通一有發覺卽擒拏為首二三人嚴刑重治自可潛革其他開帮宜早漕船欺壓河西務領剝到京交割衙門與保家勒措俱已奉　旨嚴禁永宜恪守遵行

王祿

一王祿米崇禎元年奉　旨改折優卹小民也奈包頭串通縣書差役及該王府償催等官百般勒措一倍反出二倍卽如彼處求八云正米一石改折銀一兩二錢鋪墊八錢耗銀一錢二分大約交納不過二兩一錢之外其津貼費用幾何今反索至四兩方包縣中又以改折之故每石追夫船水脚銀七錢糧解有不甘而願親往者又因各戶分釐品搭米少路遠不得不勉强承應又有索至六兩之外者包頭之為害如此

清查

一田地非清查不明自萬曆三十七年以後已經二十年矣推收情弊已多據冊見點清查總書何得置之寢閣今宜據三十七年事例嚴行該區總書查筭明白并查三十五年分知縣某書冊陞科錢糧及近年陞科地蕩數目抵補抛積板荒錢糧再着新舊首名督率該總造冊呈遞如有容情隱匿或將高作低或移低作高與飛洒等弊容責買王呈首嚴行究問并申撫按依律

軍儲恤孤

一軍儲恤孤每年爲縣總作弊私自改折獲利無算今照得二項人等原不便于本色對支宜將議泒水區以充代兌之用一則不使在倉官糧徒飽奸猾之腹一則不累高區人戶另當出兌之難似爲剔弊安民之一策也

水區

一水區徵糧不論年分荒熟卽着高區代兌許以折銀扣還拖欠二三限後遂至寢閣徒累良

民扣還者亦復乾沒是代兌卽乾沒但低區民苦每年改折軍儲恤孤二項共米一萬三千八百有奇不泒高區坐泒水區則在水區已蒙改折之利在高區又免代納之苦似爲兩便

扣支

一扣支南非解戶糧折每歲動以萬計一憑縣總上下其手往往有解戶領票扣足而堂簿不銷亦有堂簿已銷而解戶未嘗領票又有扣票多而底冊少亦有底冊少而扣票多所以近時清出隱縮銀百千然大半又屬朦朧矣今宜照收頭用連三票一付糧解一存縣總一付收頭與首名（銀票付收頭 米票付首名）同比冊交付該書當堂繳遞以憑覆查

縣總

一據萬曆二十一年朱撫臺四府全冊縣總卽總名原選有身家曉書筭者充當止因一切錢糧不完上司問罪等項俱着承認遂爲極苦之役二十二年分酌議照舊編當但將錢糧不完

上司問罪等項責令該房承認以減其苦此時止用戶房不知何時入糧書之手每年加代兌扣支軍儲恤孤需索若干泒剩存留與奇零餘積侵欺若干至如隱縮尤不可詰此一縣錢糧所係萬分宜留心者

衙差

一官府欲保民生莫如禁革差役近日正印牌票或着里排或着原告非不善矣而衙差反有二三爲群嚇詐鄉愚者尤可歎息每見山鄉差

下竹兜船隻紛紛如雨雞犬一盡

倉糧

向來倉糧之害苦于倉棍之蚕食倉口之敝壞今日之苦又加以出兑之稽遲舊規十一十二月完糧正月初十日開兑二月中兑事盡完是米之在倉遠不過百日在糧長易于典守鼠雀之耗為日亦淺米不發蒸發蛀折耗可量且當時米價貴不過五錢人亦不甚生心今米價日貴兑軍日遲米在倉至二百餘日則蒸蛀巳耗

其一鼠雀巳耗其一而常例諸名色又必十去其二倉棍之神運鬼輸即最有行者亦必十去其二是担米入倉勢必先去其半而倉棍之狠毒者竟全挈而逃所以從來糧長破家者多至近年兑事尤不可言糧長無不破家倉棍無不得志矣

徵比災銀

天啟七年分災荒推收弊實不一有因官大戶例不准荒詭避甲下者有田在高區戶在水區者有因蟲荒四折水災九折而以水災責蟲災者甚至戶田止有十畝而飛來之災反有二十餘畝者是以甲下災銀真假萬狀寅緣有力之奸民安享其利無辜代死之排年日斃于杖今聞摘比細戶低區緩徵二分甚善但每區甲下戶多逃亡其二分停緩雖止及貧絕逃戶尚苦不足若有力之家亦止完八分將寬亡小戶苦于勢力兩窮者終不能辦納其一而殷實良田不難巔末盡完者反得以延脫其二合應以甲

內之數令里排細開有徵無徵設法通融摘欠務令與應徵之數相合如有隱匿責重里排而徵比之條或先高後低自兩及錢鱗次漸摘是亦徵比災銀之一法也雖然是年三災疊至官以交代竟不准災而反忽加軍器輕賫門攤陳設三項重復科征民力何堪

錢糧積弊

一每年糧折無定額有司不請裁于撫按任意那移致以正項為對支緩徵為急撮

舊規條銀與徭役等另徵解放自有緩急
一每年南糧解無定准或先時已議本色臨期
忽改折色糧房以米價貴賤高下其手索詐無
厭

一每年徵糧在官倉造冊率多浮數俱糧房吏
書賣放每代兊一石索銀三錢此誠積弊所以
會計徵則必須截去奇零照古制簡約徑直則

在官易查在民易曉
一均徭徵銀並未嘗分派雜役仍俱編派正身
該里甲索銀代當如塘長舖兵吏夫之類
按塘長原編于審糧長日並不須官給　舖
兵俱有官給工食矣復以幇貼編報害民
吏夫原有官給工食而在城走喬總甲歲以
此嚇詐幇貼
一每年推收田畝賣主買主俱被總書勒逼每
畝移輕作重改派别田除作斗則致奸戶坐享

無稅之田而愚民枉納無田之稅
按此皆因田畝派則太多所以此弊難革欲
清此弊非斗則減少不可
一每造冊某書將上等田錢糧改作緩徵將見
徵數內總加補還無從查考
按某書一役雖官愿糧長開報而掌其事者
每區坐定一人乃子孫世傳之衣食更無他
人可杂其權者所以斗則輕重花分詭寄悉
其所爲而造冊點役之時惟其所便益因底

冊是家世珍藏推收是一手經過他人不能
知亦不敢問也
一倉穀借言出陳易新之説挽徒賄糧房俱領
穀出糶到後或揑作迯故或托言腐爛或虛數
還官以漸消磨即查盤無處稽考
一十年一次編審里役一年一次編派雜役有
司不知率令糧長開報在官戶照例優免外餘
照田分承糧解向年詭寄之弊雖或少減而富
家大戶將多田花分小戶併併避役較之官戶

反多便宜俱係該區總書畜書作弊
按見今攢造五年差解將尖文冊委官不過
與之常例委吏書不過與之利孔委糧長不
過借其名色相仍之弊難革舞文之奸難燭
不若于前此一兩年分大比冊在內先行摘
出艸冊然後委書攢造庶可免騷擾百姓隱
蔽富戶之弊
一遼米緣繇或本色折色或七分本三分折並
無一定之規

一天啟七年郡中大災熟田每石平米較前反
加出一斗六升除補荒糧外作何下落總之熟
田代荒區出糧徒爲胥吏地耳此萬萬不可行
仍宜疏聞永禁此例以甦良民之困

衛兵

各州府通衛指揮千百戶若干員與　國同休
戚受恩既沃圖報當殷其前後左右中各所軍
丁不知若干人官而出衛管事軍而管船運糧
已各勤于王事無論矣至如每祖軍一名蔓延
軍餘或十丁或百丁俱爲軍籍在衛當差該所
印官督同本所查軍餘年壯勇力者若干人操
演即以本所屯糧量供軍餉富軍求逸者責令
供一軍之食以補其餉之所不足及至操演技
精報名造冊合于操場較藝果有一可當十百
可當千者本軍倍加兵糧重用而該所官亦以
此超擢則各衛所軍不啻巨萬計而惰軍皆精
兵矣

賦冊

銀止于毫米止于合此平準法但必徑約乃可
杜弊此肅菴王公陽山宋公米五斗銀二錢五
分之法久行之無弊而其後乃大變蓋官之輸
于朝者有各項之款目而民之輸于官者則不
必各項之各色此古冊立法必曰徵一以定其
則云若儘法分派在吏書可以名目奇零爲弊
在上官反無餘積通融以應急需當事者每以
派剩減免博恤民之名高爲民者實以朝四暮
三受暗加之實禍此經賦冊相因之弊至今遺

害

正名遏亂

夷患時有而紀綱必不可紊若遂欲用打行百子會哨馬以拒敵是率天下而夷也不唯不可行亦不可言不唯不可言併不可名近見邸報私聚兵衆者以作亂論此語似宜揭破

開河修塘

見今小民嗷嗷惟有開城内支河新奉 明旨各照門面民間自願僱工但須一示耳其自蘇

墅至楓橋一帶官塘係董主政特建今久傾圮興修亦一盛事

一吳縣各區有上中下三等相承三四十年今有上者而下矣下者而上矣然如二十一都二十二都之消長亦間有之無大更變也其大壞者莫甚于三十八年蒐亂區之高下法當於復古中畧覈消長大約取十年内比冊參其戶田孰前少而今多孰前多而今少似亦瞭然至無田而殷實之區不可以田地拘也葢分區舊規每區十分糧長即以糧長領十分差解區之上者領北運櫃頭區之中者領南運區之下者爲貼解下之中有空役則以修翁因各區中有義租義租應公用支銷耳然義租不更設收租之人即以糧長分收分管其法甚善

一吳縣役法二十年前民不苦役者皆賴宋中丞爲令時特設義租耳今日之義租有虛名無實惠法宜照舊規即以糧長管徵每年正二月任糧長自行召佃蒞區中糧長稔知一區之民

所收之利即其利必不致召非其人覇占者侵隱者許糧長呈告有荒蕪者宜分五年之糧長分頭出工本募民開墾則二三年間皆成腴田益此田當時宋公皆訪上等田給上等價易於成熟其否者乃民間作弊以私田潛易然不多也此法一復則義租諸弊不查自清而新增役銀亦可議減且糧解之法即在其中不必更議

右吳縣二舊規乃一操而衆舉之大法也自二規一廢民苦不均花詭日甚若速行議復

則奸民種種規避可以愚外區人之耳目必
不能愚本區人之耳目也
一吳縣南運三名每名貲銀二百兩應委衙官
轄解給銀若干以充其用益一官攝三船易而
糙糧多改折則一船亦足矣然春辦必須糧長
而交割之時恐又有留難之苦不可不預慮也
其農桑狷兼齊頭稻艸或衙官帶解盡勿以役
民近有議非運十名亦委一官解六櫃用六吏
徵收者然以一官統十船似難而吏尤不可重

托惟南運可耳
一吳縣塘長之役裁革已久頃有潛謀役故致
使公差絡繹所費甚繁益塘長之設用以修築
官塘圩岸本縣並無官塘況所屬俱係高鄉亦
無圩岸何必虛設以遺民害允宜裁革
一吳縣非運南運宜以有田之區須之而收頭
之役宜以殷實者充之益耕者便于米而商者
能辦銀各隨所便也且古法重農則民間之役
當倍恤耕者今一有事即加之于田一有役亦
唯攤之于田何怪乎田地之荒蕪農民之日瘠
也
一吳縣十一都官戶最多最大民甚苦之合應
官戶之銀自傾自解如松江府先達陸平泉議
見在舉行者
一吳縣凡造黃冊之年每啚約費若干　合通
縣費銀　係兩何得有此濫費今俟應造之
年每啚量議銀一兩通縣計銀五百十一兩此
銀應于役田內加編不得波及小民着令戶房

吏書分領前銀謄錄京冊一本其府縣二冊應
否再造或可省以便民
一吳縣清軍冊籍自有兵房合令本房書手攢
造設給工食以贍其用區摠啚書徒滋勞擾宜
一吳縣六櫃之法其分區均搭相沿已久不必
更易若比較之期正宜定期畫一耳但前名該
銀若干收完乃及次名鱗次而收便無窮年之
苦矣前名收將完時宜即預稟僉票交代即着

前名呼喚不必起差或六櫃各付一鈐印票单開列第幾櫃共銀若干每名該收銀若干收頭每人幾分該收銀若干收完日下註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某日止共收銀若干完共用票若干張存若干張交某人如此庶收頭無差役之擾而上櫃亦無斷續之慮矣

一吳縣解扛之銀收頭充與糧吏　而解扛銀水多不足色甚有加鉛吊銅之弊此皆銀匠之過也

計銀匠每傾銀一錠工銀炭銀大約一錢官民各給其半又鑿字銀匠一分工食不爲不足矣若足色之銀下爐虧折每錠二三錢足矣挨銀匠之術甚神不得不受其欺耳聞吳江一法每櫃置銀匠一名所納之銀看銀傾銀皆屬其手他日傾銀起解亦即其人不得以銀水爲辭且既得民間傾銷工錢更不必費官民之工食

一中傷收頭之弊最毒于包納之人其弊有匿名呈有乘荒混報有與櫃書串同納時以十爲一入數時以一爲十

一吳縣守櫃六名每名費銀若干兩通縣計費若干兩荅鄉民不諳書筭每櫃點櫃書二名官給工食不敷另議私貼又私倩櫃書二名工食費用與官點等且又央托親戚代納多致竊取或有包攬代收盜銀花費臨拆脫逃收頭賠補

一或覺其侵盜立致不測勢不得不出於包今包價每百兩索至　矣其勢不　兩不　兩不止矣計該縣應收銀僅七萬耳爲此七萬之

銀費民若干金可乎

一投櫃之銀因銀水不等所以爐中虧折甚大其原雖始于銀鋪其害實苦于掗納之人官戶之知數易主之銀而以勢壓之門役縣棍又包小民之銀而更易之若執法不收必至爭鬧收頭一身不能離櫃勢不得上堂稟官勢又不敢只得含忍收之官僕有扣酒銀者其在衙門納四五錢以上者以九分爲一錢納二三錢以下

者以八分爲一錢此類不可枚舉
一吳縣扇書一役舊規舉報殷實人戶充當鄉民倩人代役每名費銀三四十金至于錢糧差惧仍害正役曾經痛禁舉報着令首名糧長召募諳曉書筭者充當在義租銀内每名給工食銀七兩二錢復着糧長私貼貲糧長自备私貼陽募陰報仍害小民速應裁革合選糧房書手能書筭者若干人以充扇書之役每名議給工食銀十二兩外加紙張銀二兩止令攅造比簿

長單二冊其實徵十段青緣等冊悉革之櫃書斷不必用况此櫃之櫃書原即彼櫃之扇書一人而兩其名色即兩其工食尤可訝也
一吳縣收頭捉拏上櫃共有十三票每票索銀三兩不過出一示某日某人上櫃某日拆封云云足矣何煩多票也其該收若干即令收足息肩無得終年累役
一舊規錢糧徵比排年内設一經催一里長經催輪催秋糧里長輪催徭里完欠仍責排年但排年一身既比秋糧復比徭里先任袁侯憫之于二十四年間申將秋糧徭里併爲一項徵輸仍設經催管催上五甲里長管催下五甲分頭催管五年息肩每歲錢糧編立七限徵收每限一月爲度不爲不便但將五甲錢糧併立一人戶下只比經里不比排年致有奸頑人戶乘上不比公然拖欠累及輪當經里含冤受責况自袁侯陞任後更設一正限二副限之名月比三限臨一限有一限押差動輒先着經里是以往

往破家善政之弊一至于此宜的裁之
一吳縣三十七扇與長洲不同都中復有都故收銀者常有糾纏誤寫之病造比較冊亦較煩于長洲然吳縣扇書公給私貼大約視區之大小爲多寡亦足相當矣若照長洲例一日收銀二日裴數一日比較定爲畫一之法則造比冊者亦便收銀者亦便
一比較必須比排年每限必開欠戶上半日比排年下半月方差拘欠戶聽比斯可免經催見

年之累而錢糧亦不至拖欠須將比較册一一照長洲鄧侯法而給以長單方便稽查開欠戶法宜照韓侯合同摘單一存内案比一付差帶比一人不完不銷一名不到責差人其單即令排年扇書于上半月正限比較時開送

一查扇書之法如比較後比册連本縣存照票宜收繳衙内對查比册查過至次限前幾日發出裝數照票不必發出

一吳縣漕糧歲遇徵輸輙報糧長管收但首名擅報役之權受賄顚倒僉報不實及收糧之日頑戶侵賴臨允致令賠償強豪踞充糧長每用六斗大斛加五征收即令權立甲允似乎便民准行新例但仍着首名每啚舉報甲總一人徵收本啚糧税其弊尤甚何也糧長猶五年一編五年一科索耳甲總逐年着報貧民亦逐年受詐矣間有區豪啚霸報役包當侵收肥巳臨允脫逃致使旗軍告官挨緝縱獲逋逃糧巳花費仍害正役將銀折米因缺漕糧軍民兩不便

一在城附郭啚分有門攤人夫及居民總甲之設每着該啚見年舉報致啚棍歲底挨門需索重賄以爲上下一邑騷然合將居民門面按其僻鬧分爲上中下等則令各啚公同查報以通縣舊例門攤等項銀若干驗法均派悉照門面額書人有遷徙變更門面永爲定額則銀自照其原編民不苦于索詐

一舊制軍匠恐生影射例不分析但戶名一而丁口無筭每有田踰千畝糧逾百石總歸一戶辦糧奸頑者推諉戶長歷年拖欠以致經見代責戶長賠糧祗因不開丁口細數所以得售其奸合于軍匠二戶另立人丁征比責欠丁而糧易完矣茅戶長亦有藏匿奸戶之弊并宜嚴禁

一吳縣高鄉每苦旱而低荒亦間有於是不得巳編爲荒區例免差觧糧不上倉作恤孤軍儲二項銀不上櫃派各役名下允支不意奸頑緣以作弊有故買熟田收入荒區以欠糧避役者有反以荒田計推別扇陰毒小民者惟其不行

浚鑿之計致使荒中有熟熟中有荒弊不可清糧不得完合着該區首名從公到啚循圩歷號沿坵踏勘査明要見某都某啚某字圩原額田若干內被旱災水災田若干備細開造亢旱之處每田十畝開池一畝計一畝之積可救九畝之旱池一畝約費二十金當于兊米餘糧役田餘銀支銷其低田圩岸亦給工食修築則高低成熟賦役自均非若長洲縣積荒之難處也如首名將熟作荒妄報應開許諸人指實鳴官坐罪

一皇磚解戶飛軍及祭丁科舉入學春馬夜夫等項工食之費悉于役銀內支用不以擾民

一鋪兵一役舊有額設工食即不敷當于役銀內量加何必每年紛報合華

一總甲之苦比經里尤甚一遇火盜人命或盜拏訪犯盜賊便着地方衙役視爲几肉火盜責以救護人命責以棺殮及備辦屍塲物件勞費巳極少違便加痛責又盜或脫逃即鎖押監追借人尋覓旋復帶比不知輪當之人戶籍雖係同啚而家有遠近之異有籍在城而鄉居者有籍在鄉而城居者火盜卒發何能往救至于訪犯强盜事涉秘密焉能預知何故驅此無辜之民枉受剝膚之害致啚民輪此役者多致喪亡而莫之恤耶舊設官兵原備火盜今當倍設名數厚給餉銀令其廵警設或失火竊盜責歸兵役其人命狀詞必如長洲鄧侯法訪犯强盜合造挨門冊一本浮居版籍悉行開造凡緝訪前項便令前後協拏無得盡累該啚

一凡縣前酒肆不啻二十餘家爭取時鮮肥甘貴味以供衙門之厭飫每吏書承行必令差人促延酒肆吏曰賓書日主書之幫手日朋友加以歇家陪侍而吏書家奴無不飽餮每差人承一牌到人家不拘公務起數亦必先言某處坐其呼朋引類虎踞狼餐之態更甚于吏書一坐而酒錢動以千計然後吏書講開手錢差人講發落錢此初相見事也吏書或止一次或臨審

時一次或審過時講取供出力錢一次若差人則翻局甚多大抵初次日發路二次日講承牌父娘錢有一時不能措辦者日且在肆上轉限墊牌日墊牌東道臨審則合衙門人等鋪墊酒錢審過後夆攤入肆此酒肆之當禁也偶有禁者但掩門改店面而已內堂酒樓依然如市且旋于曲巷中賒開矣抑聞差人講承牌法其語十兩則日十錢兩縣差人開口動輒日幾十錢甚至有五十錢者掛名不過一人羽翼奚啻十

數其下鄉雖一牌亦兩人船戶皆虎差矣錢糧牌一區中幾啚幾甲甚至甲下僅蔽風雨之人無不欲取蓋鄉愚不識字見一朱筆票二青衣人竟皃已丧恣其攫取而已差人承牌書手賣之所謂父娘本錢也然無賴之徒有何身家出銀買牌者乃縣前之巨棍耳又有原被自買者

一目今所最急者將來五年之役不先清查田地無以爲點役之地民苦之所最急者在見年經催而欲免見年經催之苦必先排年得人然各甲排年不等有一甲而人丁有條田地以百計以千計者有一甲而人丁孤另田地寥寥反有逃亡死絕荒地荒坟之賠補者則清查田地人丁之舉必此時預爲之地秋間糧長解戶經見排年可坐而定矣蓋欲徵錢糧必先定會計向來　國課部與淮習于玩愒常會議先請于

朝每年以七月爲期一有定計星馳到撫院隨發各府州縣刻日攢造比冊限長单青繇于九月終發糧長率各排年親領糧則十月開倉

十二月中旬完糧正月出兌二月開倉銀則十一十二月比五分二三四月比五分七八月摘比其糧船不許地方停留三十年前撫院一法行牌榜漕運一路凡糧船停泊河下限地方即趕開船非大風雨不休違者地方究治是年糧船秋即回衛今一路停留又在外方裝貨所以更遲耳

長洲縣無處荒田設處七議

說者曰吳江常熟低田其土硬細一經修築可

延數年可以障水惟長洲之土不然名曰灰難土居民飲河不可開井即有岸塍不能禦水一遇久旱不能盛水固也然歷考前人錢王獨居東南專享水田之利最低者今即不可田而可蘆也可蒲也可牛艸也蒲艸利溥矣種蘆畝少不下一錢或曰蘆之操兵恐操兵聚則亂不若屬漁戶各鄉有荒田各鄉有漁戶以水中之人取水中之利計畝納蘆草等必有應者

常熟段侯若積荒之無處也始核真荒田盡入

官許諸人承攬給印照耕種熟年每畝納米四斗上倉不用折銀恐監收以斗斛苦之置五斗斛平斛之外另造斗式或七八升或一斗三四升或六七斗各置一式照畝數納糧升合不虧如一畝二斗還官二斗派熟區作糧而令熟區納荒區二斗之折銀歲歉令熟區代荒區出糧而緩徵其銀此法頗善有業戶避役詭荒沒田仍自領種或揑他名者若何曰嚴令田鄰畝長保結可也

荒田既查有一急務焉夫輪甲之法廢於官戶輪納艱也近議莫若復輪甲以蘇小民之苦而另立官戶知數於本都以通輪甲之窮其見頗是倘又不能行則荒田輪甲永不推收決不容已矣不唯熟田不容推即荒田中之勘熟者亦不容推行此法於荒田而便則熟田輪甲可徐議所謂法相因而事有漸歟

凡荒田數百畝有極下者有下中者有中者令歌家督同畝總見年人等公勘下註黑下中註

黃中註青吊區親驗誣必重其罰然後將下等另立一長洲眞荒區永不推收冊無論其他設處即詭荒累年積逋可代荒區幾載糧折矣此鉅利也

更有勘荒一便策焉曰立城鄉水準石其式用九字中一字爲準下四字準水之少者愈下愈少上四字準水之大者愈上愈大水到第六七字作荒分數若干到第八字作荒分數若干至第九爲全荒監六門水城口下各荒區或橋或

廟口亦立一石遇報荒年分止按此石而聽必
何必驅馳汪洋大水恣所愚弄貢目前最緊之
法益蘇州水最平日平江可一石而定也
或曰熟田籍荒田籍荒皆强有力善舞文手也
誰其查之有一妙術焉首告眞熟田冒荒者官
爲覆實其田盡數沒入其該區或鄰區勘田公
正詐令照畝代納無處荒糧誰敢哉故使荒田
盡沒入官必滋弊而熟田報荒者沒其田此擒
王之策也

或曰水利可罷不舉乎曰　王悉塞諸涇厚築
圩圍宜歛諸處之水直下吳淞江入海而江中
設撩淺兵八九千人所置鐵箒隨風上下壅閼
自決旱則開涇以延水故天不能災且限戎馬
米至一石五十錢水田能困之哉顧先治其標
旋治其本爲吳人造福莫如開吳淞江匯科復
熟又告荒即係奸民則宜行沒官之令矣段疾
於熟年令沒荒田代熟區糧然後於凶年亦令
熟區代沒入荒區糧方爲公平而止于沒入尤
有限制令荒者不知淺深洋洋一縣而歲歲使
熟區代糧此近日人情大不平事其實何益于
荒區哉

賦役紀聞

此中錢糧往往征過半年而會計尚未頒發此
其積弊相仍皆謂本年會計未定姑照上年以
約征二字延至會計至時小民輸納已及大半
將有減則未沾實惠增則倍加重科者今自十
月開征會計于每年七月先行預定毋爲約征

之說至青縣長单亦即早行頒給然後開征

花詭

新置之田易查世業之田難考且吳下多回贖
加絶之刁風或因此而愈甚乎意行清查而議
貼役爲絶花詭之根可計長久

徵解緩急

今日急一分所緩則必緩一分所急今日多一
分之放則後必少一分之解今日自一應起解
酌緩急爲後先其解爲至急次急稍緩方以所征

之銀先放其急而次及其余者其已解出則于
某項下實填日月解役姓名按期繳追批廻銷
繳大都錢糧急者無使用緩者有使用故耳

輕賫

輕賫之說乃漕兊加尖之折色也每正米一石
兩斛加尖天下不同有二斗四升者有二斗六
升者在湖廣則三斗六升故輕賫之名亦不一
有曰二四輕賫有曰二六輕賫有曰三六輕賫
江南諸郡皆二六也此盖于每石加耗四斗之

外役增此一項是兊米一石費民間贈米六斗
六升矣而今之臨兊加贈又加外之加矣嘉靖
年間部規以二斗六升改折銀一錢三分解淮
若仍給與兊軍則交與運官似屬極便而必多
此一番解費守候實無謂也

催科

小民止有此數鞭扑之費大都皆正供也倘稍
寬期限令其移鞭朴之費以作正供則省杖百
獲賦一省杖千獲賦百省杖萬獲賦千明諭催

微有法刑省而賦清者上考其逋賦最多之
戶處以重法厥豪民畏威窮民感德一時賢能
在位精思考鼎百計設處雖民鮮積而省敲朴
即是多積聚此可百戶保其不逋者一旦有警
驪愛之心足以相緩急

紀山東荒

憶丙辰下第齊魯間骨多于肉在滕縣見婦女
值六錢惻然爲撰有司莫以告是以如是其急
也思天下之民三篇其時幸不釀亂則淮徐道

袁多置兵衛討吏及皆討之士與一切賈人也
私計不數年此方之人必以饑窮致釁及壬戌
候見告特餓症耳法當先補又候飲至候京觀
摧殘良苦而地方真亂矣丙辰死於歲未見賑
壬戌死于兵未見撫且陸走遼海走登强半東
人也猶撤防焉言之得無類發棠是爲馮婦也
攘越祖臂是爲河間婦也嗚呼啼猶在耳竿猶
在牘離鄉井挈子婦望郊坰而匍匐者猶在望
能無惕惕乎異日者寇起鄆滕猶易撲滅頻中

州陳兵河上拒不得渡然歸彰一帶亦岌岌矣今徐州未復舊觀泇河不開善後豪喜華一撩徐一扼泇有山可憑有漕可梗恐山東分為二而又與中州之寇合為一此何時也非大加休息與之更始盡革驛遞繁供不可凡海內驛供莫奢於東省即吹手一副折乾至八錢甚至一兩他可知也

趙文毅一疏如派馬滋田如麥折驗額如蒲價脚價可汰于改折如　王封供祿宜隸之本藩

四司料銀日增事停加派如故白糧破家厚運軍以順帶上林溢美入光祿以減征耗米盡刮一空而派剩何多操兵餉盈七萬而爪牙安寄州縣差操民壯祇堪守城太鎮吳淞官兵孰能禦敵荒熟混而荒糧逐為無處征比稅而窮民莫可控號民兵說寄豪勢海販漸致通夷可思已

畫一賦法

常年賦法以會計未至掣造數之附正不知嘉靖法每平米一石分徵本色米五斗折色銀二錢五分推收一定便可照此數派徵何必會計到後蘇一府額賦內原設有餘積本色米一萬九百七十石二斗四升七合六勺九抄七撮五圭餘積折色銀九千二百七十三兩七錢三分八釐七毫二絲三忽三微如長洲縣餘積該本色米一千三百七十四石八斗五升九合二勺折色銀一千四百一十九兩五錢三分四釐三

絲二忽五微今經賦冊亦有省存本折每年會計到日攢筭米多而浮于五斗銀少而不必二錢五分則取此餘積米以補起運多派之米而併其少派之銀于餘積銀多而浮于二錢五分米少而不必五斗則取此餘積銀以補起運多派之銀而併其少派之米于餘積如更多而餘積不足以補又有存留項下如永豐太鎮等倉本折色各有二萬二三千有奇皆可以如餘積法壓除起運本折色之多寡以轉移消息之至

于此平米一石泒徵本色米五斗折色銀二錢五分則毫不得動移使官民上下永永易知共曉雖神術鬼奸莫能高下其手弊安從生此晝一賦法爲第一義也卽今歲有荒仍用五斗二錢五分之法開徵待免荒數到查荒已明卽從末限筭免如本年應免五分止徵五限應免四分半止徵四限半總不亂五斗二錢五分晝一之法

分徵丁田

國初一府原額設人丁銀以支里甲均徭自徭里役費廣而用奢人丁不足于用嘉靖間　王太守始立爲僱役之法又以槩泒人丁乍乞爲貧民累乃于田上加編丁銀計一府原額人丁銀一萬五千五百七十六兩八錢二分加編田上丁銀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八兩二錢二分六釐雖所加不啻倍蓰之多而一府人戶閭門安坐以爲生計不復知有徭里之勞費其法原與糧稅分籍分徵數可不混而影射之弊自少自嘉隆間與糧稅同籍混徵簿籍雜沓數目浩繁中間耗蝕胥侵之無筭卽官之最精明者終不能核毫末于千萬如之何不爲民重困也故糧丁必不可不分徵如舊法如長洲縣原額人丁銀四千八百六十九兩三分田上加編丁銀併在城家資編銀一萬五千二百三十七兩六錢四分三釐共編丁田銀二萬一百六兩六錢四分三毫其法每人丁一丁編銀三分每田一畝編銀一分一釐地蕩等一畝編銀四釐俱是分

釐齊截之數不如今法有絲忽微纖沙塵瑣屑之零數任賦胥之高下其手而爲小民病甚也盍一府丁田歲額內有預備銀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兩二錢九分二釐九毫如長洲縣預備銀二千七百八十四兩三錢四分三釐八毫每年支用不敷卽于備用項下支取原額有餘併貯餘積項下原編每丁銀三分每田一畝銀一分一釐地蕩等項一畝銀四釐歲歲率以爲常亦不待會計定而後泒徵至於扛役兵銀今卽

不能盡豁似當倣糧丁餘備之法定以齊截之數與丁田同籍併徵人人得以與知其數毋使賦胥獨操其柄而高下之其爲民利大矣

晝一實徵

實徵者何謂科粒纖塵一一皆實徵之數而不浮不虧是也故得于成數之外如併徵丁田帶徵兵役扛則有餘而徵不爲實也虧于成數之內如混徵荒糧虛徵優免則不足而徵不爲實也故下田則分徵于別籍兵役扛則通豁于餘

積（式熟附田同徵）丁荒銀則查除于抵包優免則預扣于冊外四徵去而後實徵始實實徵實而後均派行均派行而後影射侵盜詭弊無間可入上不病於虧額而下不困于多徵此實徵之法行也

選吏驗封

嘉靖十四年以前糧長收人戶折銀于家收頭又總收糧長折銀于家一則畏事糧長規避費多一則不肖糧長私收妄用一則衙門人役上門索詐收頭之爲民害所從來矣　王太守乃置官櫃收銀于縣爲立驗封之法折銀納于官櫃不納于糧長而細民之加贈有制納銀投于選吏不投于收頭而收頭之患害以除選吏責其驗封不責其稱兌而銀兩之輕重無權其立法良善素行之二十年衙門人役以無收頭苦無需索百計以撓之復從糧長點收頭收銀于縣而其害更甚于嘉靖十四年以前然輪甲之法未廢猶止于十年一役陸櫃之法仍舊只在

大戶受虧自輪甲遞變而爲虎鼠田數盡歧而爲花詭冊中無獨當一櫃收頭之戶于是照田散點收頭每田百畝收折銀四百兩今議收銀三百伍十兩非二十金不足以完此役夫百畝之所入幾何又以强半完課而俯仰百費皆取給于是其堪此役乎故選吏驗封今歲似宜即復以永永盡拔士民之害

早截推收

本縣常年以推收今截擊會計之期故每年推

收必限定七月終截數八月一箇月便可揞造
大比冊不必先用小比冊以滋多弊分畠照造
青繇八月終便可給散人戶以便輸納歲至八
月稻香在望賣田者自無間有賣者示令賣主
扣足本年錢糧佃租比冊青繇仍在賣主戶下
完辦候來年推收過割公私俱自兩便今歲新
錢糧將下推收已截月初似可給散青繇

專用青繇

嘉靖間　王知府立青繇法青者華綿紙而用

竹青紙俾不得磨洗改易也繇者田地斗則平
米本折數目之根繇具在一紙十年內通照此
繇辦納俾不得作弊增減也不輪大造年分不
許推收再造縱有出賣只從本戶徵比但買主
不行認納許造拿問此法行之二十年利于官
民獨不利于賦胥又復年年推收廢青繇而用
散納票每戶納銀一次即用小票三張一留縣
照一給經催一給納戶較之青繇奚啻千萬倍
票多即印多賄之則日有不給懲之則多爲所
盜而弊可勝道哉慶曆間有厭散票之煩者乃
改用長单而廢散票其法每官大戶糧里人戶
凡有田土者各給長单一張前開田地斗則本
折數目後分十限人戶依限照单投納收頭握
書每限照細數填单每甲里長給通甲長单一
張每畠經催各給通畠長单一張具知本甲本
畠納數多寡完欠以便催納大體與青繇相類
但青繇後十格分填十年投納數目長单後十
格止填本年十限投納數目爲差異耳是長单

田糧根繇與上納數目人戶猶得明見而明知
非若散票止有納數無田繇弊自鮮少雖不及
青繇十年一紙之簡不太簡于每人每限每次
三票之太煩歟至于分之則官大戶糧里人戶
各給一張合之則里長連甲下各戶總給一張
經催連一畠里長總給一張青繇與長单俱不
相異故以青繇而止填本年十限即是長单以
長单而總開十年納數即是青繇故用青繇似
不必用長单以青繇法用竹紙可革磨改有田

縣可革散票猶爲盡善耳然惟糧丁分徵人戶有田地者方給青縣単丁無田地者卽不必給糧丁合徵卽田無一分戶止一丁者亦給一張其煩萮又復相懸故糧丁必不可不分徵而青縣必不可不專用也淸查未定則用青縣而止塡本年十限淸査一定則用青縣而總塡十年各限爲不易良法也

儘免實荒 舊附淸査

常年勘荒積書爲政先報各區荒之分數多少

不卽隨荒塡註業戶姓名及免荒數至衆從書手買荒買卽熟可爲荒不買卽荒可爲熟而荒民重困若非親臨踏勘何以得實往時非不欽意親往乃積書通同册轎夫役直達汪洋大水一望無際之區甚且指河爲田陸行則故浸其轎水行則幾覆其舟以恐惧之自是不復親勘一任書手田甲恣行荒熟倒置之禍弊所從來矣苐勘災傷田地固非細務而淸査欺隱田糧亦爲要政似宜與荒併勘以貽民無窮之利其要不過在照古額圩圖與田甲畏法而已嘉靖十五六兩年各州縣正官淸査長洲縣申云古額既毀田已失乎官民吳縣云各區田糧丰則既無圖册可稽吳江縣云惡其害而籍去文已無徵七州縣皆然夫古圖既無可據而又不嚴責于田甲何所憚而不爲惟次年　王知府親臨踏勘妙在以撒合總執一縣古額之總數各區有一畝之走失原額卽與縣之總數不合執一區古額之總數各啚有一畝之走失原額

卽與區之總數不合以圩合啚以坵合圩無不皆然其淸査示云如有總撒不對走失原額及那移增損情弊定將田甲用一百觔大枷枷在田所待査明之日然後開枷問擬夫以總撒之不容不對旣如彼而嚴罰之不容少寛又如此于是古圖之藏匿者卽欲不獻出何能須臾待乎各州縣十七年申文皆云追出古圖遂據此圖以査核如破竹然無多日而卽克其功載在淸理田糧錄中可考今之淸査似當以嘉靖十

七年厘旗字號圖冊爲據而以歸正冊入事定
税糧大綱爲則
首一綱曰以原額稽其始嘉靖之原額以宣德
年　周况兩公
奏免田糧八十萬石後之原額爲始今日之原
額以嘉靖十七年　王知府攤平斗則之原額
爲始載在歸正冊第四十五六葉
第三綱曰分項別其異中之五項除撥賜西寧
侯八戸自納該府正糧田三十四項九十四畝

三分六釐三毫正米一千一百石外共一項止
徵山蕩正米若干二項肥瘠相等田毎畝攤耗
米三斗七升五合平米若干三項低薄田毎畝
攤耗米二斗八升平米若干四項另項科麥地
折米若干五項另項科租田地山蕩租米若干
　此嘉靖分項之綱即爲今日原額之綱
第四綱曰以歸總正其實
已上五項該實徵田地共一萬二千三十六頃
五千九畝六分七毫共平米四十五萬四千四
百六十四石四斗七升三合二勺歸正冊第五十九葉
萬曆十七年經賦冊二卷第九葉實該田地山
蕩一萬三千二百三十四頃七畝一分三釐一
毫比嘉靖年增多田地一十一萬九千自萬曆千七百四十七畝五分二釐歸毫十八年至今年二十五年間又不知增收若干
該額徵平米四十五萬四千三十九石九斗九
升八合五勺比嘉靖年少米四百二十四石四斗七升四合七勺
第二綱曰以事故除其虛
嘉靖歸正冊第二十八九葉開載共册荒公占

田七萬三千二百二十一畝九分一釐正米二
萬二千二百五石九斗八升三合三勺除將前
項淸出改正科糧田五百一十二頃四十五畝
九分七釐二毫正米一萬五千五百一十二石
六斗四升八合抵補外無徵田二百一十九項
七十五畝九分三釐八毫正米六千六百九十
三石三斗三升五合三勺仍于田耗包補
萬曆經賦冊三卷第五葉後荒糧五千三百七
十四石五斗七升九合四勺照舊止徵折色

按此弊尤宜先豁今之荒區不歸咎于重征已抵包免過者之過反誤謂　王太府公水田亦攤平其三斗七升五合爲過何究極哉不知凡此水田　公皆以隱蔽抵補田耗包補之荒田也覽冊了然　公安忍用此無䕶之征而流禍至今極耶不然一縣七萬三千二百二十一畝之荒田自　公除免其糧

公安能指數其除免者是何圩啚

已上糧數一一開示各區啚糧里書手田甲務

將眞正圩圖公同業戶淸查嘉靖年已抵包過荒糧二萬二千二百五石九斗八升三合三勺萬曆年何以又有荒糧五千三百七十四石五斗七升九合四勺併入熟折銀內折銀徵納除豁者既重科以瘠人抵包者復併㩦以肥已荒熟兩利代賠者何辜萬曆十七年比嘉靖十七年増田地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一十七畝五分反少實徵米四百二十四石四斗七升四合七勺田多而糧不多多不在公賦而在私竇糧少而田不少少不在良民而在奸徒左右無問捨赳者何册總歸正冊一縣舊額糧四十五萬四千四百六十四石四斗七升三合二勺循五項斗則據圖查對以坵合圩以圩合啚以啚合區以區合縣自當分毫科粒之不爽而何以百方分奪于減增據經賦冊一縣長田地一十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七畝五分二釐四毫除原額以外前因不載復熟有糧開墾有糧新漲有糧池蕩有糧自當分毫科粒之入額而何以一呂盡

忝于掛漏至于今歲新荒不拘報荒分數多少該啚一圩之内勘是全荒照圖查係嘉靖年已抵包過爲萬曆年重徵糧若干某人代賠者開註應豁查係新荒何項斗則該糧若干係業戶本啚某或某區某啚某人開註候免半係舊荒即半註應豁半係新荒即半註業戶總計荒田若干荒糧共若干除云前抵包過荒糧二萬二千二百五石九斗八升三合三勺餘數乃爲新荒其有指坍爲難測者丈其存而坍易曉諭荒

爲難步者驗其熟而荒易知有糧而無田者除其名有田而無糧者歸其戸田肥而減額者役其額地瘠而增則者減其則額内復熟者何人得業額外增收者誰戸承佃一一清查明白仍畫魚鱗圖一紙塡註圖内候親臨之日一同業戸报遍從首區沿圻履畝挨次查考以至末區如有走失五項原額總撒不對荒熟例置輕重易則暗栽影射隱蔽等弊治以嘉靖之法必明而後已夫民數十載錢糧之禍一旦其瘳乎至

于荒之分數不當混一縣之荒數論秖當就荒民之荒數論嘉靖間報荒六分

恩免亦必六分故以六分之免必六分之荒荒者全免熟者自輸荒民何至逃亡今之荒區頗多全沒即幸報荒六分計所免或止二分以二分之免免六分之荒即盡歸荒民荒民尚有無獲之輸熟民自有全收之利如往年踏勘不嚴任奸書之顛倒爲荒民禍極矣故今幸有

恩免嚴核于勘荒之項即詰業戸而俾得儘熟痛懲乎賣荒之弊毋致得賄而移荒予熟且令舊荒之民永杜乎後患不使新荒之戸陰奪于舊荒新舊荒民其皆有荒而無荒乎

嚴核倉糧

先賢晝一本折各半徵收爲數平則易稽而難侵至其全數畢輸于六倉收完總出於糧長而督責之以時稽查之必嚴別無旁竇少叅其間而升合不得以冒侵故完運早完而積貯常溢乃其本則在縣主之親督耳一冬三月宜少緩

一切政務如停忙例而專意倉糧俾民無多耗而倉有餘積

一日糧俾于入倉　各圖倉糧必躬經催催納上倉與糧長總收乃倉胥積書欲包其役而攬食其中駕爲糧宿在倉盗糧者多而奸人稍不滿慾陰用水以灌其米而浥濫者多于是正役惧而與之包當即于應納糧里戸加三四折其銀以收之而糧之入倉者倍少此輩素知糧本有餘得臨兑之日與該書串通多撥兑于官人

戶糧長而代役所收糧半歸于私橐詭云聽爲
軍儲而軍之支不支與支之票之眞不眞孰從而
稽之故首宜嚴禁者糧不入倉之弊
二曰兌散于啚甲　宣德間以里胥多撒小民
之賄而又負不完官　周文襄公乃置倉水次
令小民徑自送倉糧長總收而總兌小民始不
多賂于里胥乃近年多爲啚甲兌如水次置倉
之法何且小民雖得逕納糧于糧長而小民各
戶之糧數則總于里長里長各甲之糧數則總

于經催經催各啚之糧數又總于糧長而糧長
冣之以收各啚之糧以撮合總以總合徵即升
合毫釐安所容其同異而侵盜于其間今若啚
甲自兌則經催一啚之糧數不總于糧長里長
一甲之糧數不總于經催而啚之經催甲之里
長與糧書串通以未兌爲已兌以不盡兌爲盡
兌其爲盜糧便計孰從而稽之哉
三曰法廢于私派　嘉靖歸正冊六十八葉
本院驗派本府實用起存平米二百四十七萬
四千二百一十三石九斗八升一合令以坐派
前項兌軍本色米九十四萬八千四百四十石
折色銀一十萬五千一百八十七兩五錢四分
一釐六毫六絲六忽于實用平米內每石驗派
本色米三斗八升三合三勺二抄九撮八圭二
粟折銀四分二釐五毫一絲二忽五微二塵府
以此法驗派于各州縣各州縣以此法驗派于
各糧長凡有平米一石者無不畫一均派于此
數而間有圭粟微塵之參差自是而驗派改兌

自是而驗派德府兩京民運本折亦無不以此
一石爲法而照之以均派卽欲侵盜其圭粟微
塵亦何隙而容其侵盜柰之何自儘派之法行
畫一五斗二錢五分之法廢而更之以科粒沙
塵之不可計又復各州縣各自爲一則于是畫
一均派之法併廢賦胥始得以恣逞其私而高
下惟意之適故州縣主而精明則多派其出數
而窘之以不及支州縣主而渾朴則少派其出
數而餘之以多可盜盡府胥與縣胥常通　顧

文康公　奏疏云上下之間脉絡灌注關節相通造作奸弊無所不至者其此類歟至于各州縣之派法視糧戶之淳刁與親役代役無賄有賄者爲之高下或以衛分之强弱判利害或以軍儲之有無分損益就中索詐巳甚不背而僥盜百出有不可數計者良民如之何而不重困也

四曰危漏于分支　對支倉糧第一弊竇如蘇州府永豐倉係之府而不係之衛命曰永豐而

不曰軍儲盖積貯爲不虞之防非給散爲養軍之需明甚何今之漏危于永豐者則有三焉經賦冊第四卷下四十二葉以永豐倉糧係之爲蘇州衛軍儲而四出對支夫蘇州衛原有屯軍七百九十一名共屯糧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六石四斗四合六勺足供官軍之糧矣況有門攤稅銀支給俸鈔城租灰銀徵抵軍需又今之衛官與軍耗散既多即以屯糧支之尚自有餘而又何必借支于永豐乎其爲漏危者一近設陸營兵復支餉于永豐夫陸營兵拱衛衙門巡守城池以肅清盜賊其餉誠急正不考長吳兩縣原設有差操民壯五百一十名歲給均徭銀三千六百七十二兩舊制之爲巡守息盜計者自周故與其裁民壯而增營兵毋寧即營兵以代民壯名之曰營兵壯而以民壯之餉餉之餉固自充而何必借支于永豐乎如謂猶存民壯之半以差操均徭冊固曰差操民壯止于護守城池無別項差遣如但差操而廢巡守用此何爲

其爲漏危者二本府永豐倉糧及太倉鎭海等衛軍儲俱本色米二萬二三千有奇折色銀約如其米數其本色每石加耗脚米三升糧長運入該倉必足其額備軍衆應支者亦必就倉官給其入也有常數之可紀其出也有同伴之難欺安得有冒支顆粒者乎其各倉本色俱係就近撥派如郡城永豐倉則就近撥長洲吳縣吳江三縣而不及他縣太鎭等衛則就近派撥太倉崑山嘉定常熟州縣而不及長吳無論嘉靖

冊爲然即萬曆冊亦云因道里遠近便民力自
運倉之法廢而對支之弊起又以太鎭之軍儲
而支取于長洲近遺本衛額設之軍儲而遠索
長洲無因之糧餉豈長洲之永豊亦嘗借之太
鎭之軍儲耶抑額雖設有太鎭軍儲而太鎭及
不得支耶且兩衛嘗有羨餘抵充劉河崇明兵
餉方有餘而抵充別餉忽不足而借支長洲又
豈盡一之政體則然耶經賦冊撥泒長洲折色
于太鎭吳淞原係正額之數而非取給于永豊

又止是折色而無本色今太鎭各衛紛紛以本
色告支彼有輸粟永豊待太鎭領支又謂新粟
對支爲便正不考永豊非太鎭軍儲嘉曆兩冊
俱未嘗以太鎭本色泒及長洲太鎭自有大鎭
之本色軍儲在安得捨彼以取此而況對支則
又旁潰于莫制奈何今長洲有此微與此支耶
其爲漏卮者三潰永豊也蘇州衛則支陸營兵則
支太鎭衛則支使如嘉靖冊撥泒長洲縣永豊
倉本色米一萬四千四百一十石四斗三升運
入本倉各軍兵即不應支而支亦止此一萬四
千四百有奇之數而已餘尚存于長洲奈何米
不運于倉支惟對于票軍兵之眞者支不眞者
亦支印票之眞者支不眞者亦支惟是稔知其
弊者多泒軍儲又皆以不支爲支餘縱別年逋
負之不多者即無不支而良民之脂膏眞如滄
海之實漏卮于是乎不盡不休矣尚安望積之
永豊爲一府永賴計耶
照崑山縣事例㮣縣田畝驗編役銀田上每畝

歲取釐毫編入會計積銀在官以充各役之費
衆輕易舉便于取足雖神奸不能肆巧而倖免
雖寸田亦供銖錙而湊役此乃釐花詭均賦役
之捷徑也
收頭一議尚應再商盖糧書非可掌出納之人
銀匠亦皆無頼之輩此决不可托者合照松江
已行事例凡官大戸銀俱自傾解府可省收頭
十分之三四另撥大戸拆封亦非善策古法錢
糧問經手以未曾經手之人卒然令其拆封亦

恐被此有惧但每區之收銀宜坐定一收頭不
宜以一收頭而兼收幾區致多更換每扇之比
册宜坐定一扇書或管牌比較唱名之書始終
是責造册開報完欠區銀不如格亦宜責成此
書葢槩卯隱弊皆出此一人之手錢糧拖欠必
此人照應方能無罰　其一應衙門諸費火耗
解扛等項時革時興必掌印官嚴加訪察禁革
方能保全收頭若能革此諸項即當收頭者亦
無甚苦難矣不必更議貼銀也

塘長有名無實徒害民之常例去之爲是但圩
岸修築亦是水澇要事合應圩長督各業戶佃
戶照田修築此只須刊行告示給爲圩長曉諭
足矣

糧長里長經催見年在　國初立法爲以大統
小以貴御賤之制當之者多喪身破家此則今
日所當首議者也

松江賦役議

小民人戶再無敢有拖欠錢糧之理皆是里役
乾沒肥家或遊手無産之徒包攬充役使用耗
費催人杖比必須照蘇州法則舊年十月十一
月十二月三箇月額定徵完六分每月只比一
限勒要完二分一限正月免比二月三月四月
一分一限五月六月停忙免比七八兩月通完
如數不費里役往來之苦紊亂里役催討之功
令總房皆要五日十日立限又有押區押畨差
人只管衙門賺錢不顧里役使費

錢糧重務皆從里役發端各處皆以糧里爲重

必審殷實良善承充府縣優禮鄉黨敬服不使
欺錢糧不騙害百姓催錢糧到手上納十年一
輪又有甲田貧補保守身家不肯將錢糧用空
受杖受罪惟松江三縣有用者避役無田者攬
役錢糧入手視若倘來一家飲啖衙門使用盡
將糧銀耗費甚至脫逃拖陷平民重徵再納爲
害不淺須着公正開具十甲互結爲悪必將甲
田清追存甲膽役若有拖欠不依限者原報畨
正與首名總催逐限查結清納一甲有欠罪及

各甲一圖有欠罪及一區則一區同役之人皆
以錢糧為蔬蔬夾糧米有漕兌解運軍儲三項
緩急輕重原分三等漕兌第一解運次之軍儲
又次之漕糧限定舊冬三箇月三限完足早先
派兌區啚照數收儲嚴示不許混亂搶收不許
折銀乾兌不許賒串虎報不許留頓私家蓋因
包攬之人不耐心經理虧折自有原役承當纔
及開收即圖了局一味乾兌彼此混奪或將乾
兌前銀交費賭錢挾妓至臨兌之時米缺價昂

旗軍採知無米乾兌倍索重價有田賣田有屋
賣屋無田屋者只是一逃為得計而船泊水次
此兌牽扯遺累無辜及糧足船開仍出遊蕩官
府亦以糧務結局不復管理而奏兌設處之項
竟供奸役後蕩之資大可懲也
該縣實徵常額該米若干首派漕兌若干解運
若干軍儲若干合數奏派每限何日比漕糧何
日比白糧俱是一月一比勒令依限與漕糧一
起完足漕糧上舍運糧上船勒令三月初開幫

不與漕船挨擠早到早上十月間可討批迴繳
銷為利益也至軍儲存留三倉五十年前編有
斗級年常送所交兌聽憑官軍勒措若少差欠
即將人船鎖禁勒足放回往往破家甚至戕命
遂變為赴縣領支之法豈積久弊生惟華亭鄭
查將熟區派漕兌中區派運解荒區派軍儲洵
良策而軍儲又必須寬限四季為期每季一限
着首名催經催按季依期每限應納米若干准
將好米裝載到縣水次驗過查單照給伍軍當

即起批差快押全原歇家登時開載送往該廠
交割散給立索倉軍官批迴繳銷至若布解老
役華亭三名上海二名青浦一名未有不破家
者官買官解眞良規既無扣除之苦更無使用
鋪墊之費兄三線細布入貢必須買解然一定
議價入錢三分松江原價四錢五分餘皆充使
費耳二線可有可無折銀買解俱可設議一線
是犒軍之需都市儘有止須解銀折給軍且快
心亦當酌議者也

華上地土高阜處潮泥淤塞宜挑濬青浦低下
澱泖處宜修築各就高低定規華上嵗督開河
青浦嵗督修築不得仍前青浦不修圩岸反與
華上挑泥

松江自泖湖澱湖白蜆港吳淞江一帶日中挺
駕飛跳快船捕颶稍旗大書巡鹽捕盗四字偵
知厚槖行商或以自載私鹽撒撒商船喊叫搜
鹽捉鎖本商搶奪銀錢或偽鎖一人在船指扳
本商同盗一口咬定假扮捕快手執廣批全贓

連鎖執稱解官願罄貲求釋復拷究眞正姓名
勒寫甘責扎認鹽盗乃得脫放為幸間有捕黨
怪賊布置不周偶爾發覺止因過路水中無失
主認執遂得輕擬且多積財潑手賄買投托貴
族援結豪僕承頂宦奴稱差往某處買辦某地
取租倒誣眞贓扛捉失主反坐原捕為誣盗者
有之

青浦為新造之邑割受華上兩縣瘠區疆域編
戶不及華亭之十一上海之十二而西南隅苦
水東北隅苦旱歲無全熟又因四址公鈄四民
散處地無土著素封接壤鄰右如華亭上海太
倉嘉定崑山長洲吳江嘉善平湖各處星列碁
置于八隅凡青浦膏腴田畝市房得利差役照
常優免否則詭寄隱冊躲避欺瞞而差解大役
居民戶田不及百畝者皆破產承充利歸他邑
役累青民安得不剥肌吸髓以至于窮且盡乎
松江一府三縣錢糧共九十六萬華亭四十八
萬上海三十八萬青浦僅九萬六千官吏師儒

廟社祀享餽遺傳供派修船隻及府廳署竟與
華上平等以至錢糧不能如數應副不克如期

紀淮徐賦役

淮徐賦役乘時事之多故多假借以為名其于
條鞭差役疊出層現有因人以增設者人去而
設不除有因事以加徵者事停而徵仍在前事
加徵後事轉引以為例前人增設後人復倣以
為規一時或救燃眉权出于不容已累歲緣為
定額勢重于不可回有托名帶徵公然申請加

派者矣有假手奸胥分外多派數千者矣如徐
州加增一萬四千二百餘兩邳州加增一萬八
百餘兩山陽加增一萬一千二百餘兩沛縣加
增七千五百三十餘兩蕭縣加增五千餘兩碭
山加增四千八百餘兩鹽城加增四千六百餘
兩海州贛榆沭陽宿遷睢寧桃源安東豐縣各
亦不下二三千兩若較之二三十年以前求之
賦役全書之外又不知加增凡幾許也以故夏
秋正糧則壞如故額無創溢地無加縮而向之

每項徵銀七八錢者今徵至一兩二三錢以上
其所在郎云地有拋荒冊沒催科未見其或寬
見闕報皆曰舊業墾田高戶口有徵及額少三
大都里書挾合徵以凋民則攤每一事加幾十
幾兩而不覺其多里甲分總數以均攤則攤每
一畝加幾釐幾毫而不知其濫從之漸加漸多
習為固然雖三年一閏而每年閏月厥費可稠
詳察此弊失在所刊賦書遇閏加徵款下計數
而不計地計總而不計零故今弊竇得開耳今

宜盡于此逐開某州某縣夏秋糧若干每項幾
石幾斗每畝幾升幾合起派其人丁戶則亦須
勸定某州某縣上上若干下下若干總計銀若
干科向[illegible]均[illegible]若干[illegible]令[illegible]
幾釐幾毫起派遇閏加徵若干每項該幾分每
畝該幾毫刊刻成書人給家傳使小民曉然洞
見誰可瞞乎其里書敢多派一分一釐許徵害
赴控道告理重置之法或不時差人會櫃飛提
納戶入手繇票查驗仍令年終總繳見年赤曆

及納戶繇票磨對類發貯庫聽覆查盤有閏月
已過加徵不除及有司藉公口實妄請加派者
糧戶吏書究遣官以不職參論至加冊開款內
所裁額外所禁如各衙門不許包占遞馬如路
應不用行戶夫役不派里甲如　皇華如藩府
等項轉移措置事干興除似應附刊末簡以杜
將來若夫所在田地除見種徵輸外有拋荒有
水占南山畛為原隰滄海變而沃壤直條忽間
耳亦備載數目弁坐落處所許有司查報攤減

額派如別有告拋荒水占除糧者許本戶查新出腴地照數相抵總之田土可升而必不可匿錢糧可減而必不可增也

各屬比照山西通省例將額解京邊錢糧徵完谷照額項傾鋖鏨字貯庫具數開報府州委官承批徑赴該州縣隨便順取數解至于嚴驛河夫衙役等項亦徑自關支應解府州者差吏晉解不許仍僉大戶里長復滋擾累

交兑之法如淮安府詹知府平兑平收原收原

解能有幾人聞昔年有每百兩加收二三兩者矣甚至四五兩者有之而兩邊庫吏庫書該房吏書門皂之常例不與焉銀匠火耗押差夥伴沿途歇家盤纏之費不與焉又不啻費十之五僉解者以賠累為藉口于是有津貼之名衙蠹又假僉解為奇貨于是有里甲之派

黃河

黃河奔潰與緊關防惟逕縷二隄是賴往以黃加工役繁興置此不修三十餘年河衛而隄日薄隄潰而河益淤河與岸平非潰而漂田廬則潰而梗陂運岸隨河坍今年為土埂明年為河身本不修隄而致河之決又以塞決而開岸之修所以處處撗溢數年來狼矣三山相繼見報也今三山河工告成近三山七十里之內隄岸已築自此以下若陳鋪若秋鋪卑薄如故衝決如故尚可忽綢繆早計乎

修徐城

徐州受水患久矣先年水行濁河北去徐城二

十餘里東折而南出大浮橋下止經城東一面順流而下河身寬廣護城堤故無恙也城不受外浸城內間有積水霜降水涸一開水關無不復歸于河而城不受內潰自開朱旺新河水繇西來直射城之西北逼迫北門小浮橋震蕩吞刷旋折南吼而東門一帶更危矣三面護城堤每歲加高數尺城垛不能過肩河身日高水發不至出岸者又其間不能以寸外之日浸日削內之日潰日穿城之不隍亦幸矣哉

據覆估工料銀共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兩有奇除前見貯在庫銀兩外該　敷銀二千六百九十五兩七錢五分九釐二毫合于淮安府庫積餘遺稅銀內動支湊濟

淮徐唬船

動支淮庫遺稅銀三千兩排造唬船七十五隻酌派四十二隻淮屬巡防南自黃浦北至雙溝東及泇河黃林莊一帶每船撥營兵十二名內以二名充舵工船頭共計調淮安大營兵五百

四名哨官五員選委把總統領又以三十三隻徐屬巡防南自雙溝北至珠梅閘又西自小浮橋至堅城集一帶每船撥營兵十二名亦以二名充舵工船頭共計調淮安大營兵一百九十六名徐標二營兵二百名哨官二員把總統領

南庚

割楚賦撥事例歸水兊以是三者足爲南庚之濟乎未也楚賦㑹黔水兊折色之日久矣即奉有

明旨改運改徵文移往來更番措置不抵冬則踰春方可飛輓而至而此數月中事例零星不過涓滴之酌又有無莫必之數十數萬官軍孰能枵腹忍死以待也哉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著

答談訪鹽法

九邊鹽法

嘉靖初年改行小鹽每引止四百八十五斤淮南納餘銀五錢二分五釐淮北三錢七分三釐候堆鹽掣盡然後挨掣小鹽

闕中數多商人附帶餘鹽倍屣鹽多則消遣不盡引多則支掣不及

存積專爲邊警多開歷年引鹽接濟故自宣德至成化遞年有支商未盡之鹽聞有差官查盤之例今查嘉靖九年止于延寧甘肅宣大遼東六鎮議發引鹽四分開邊六分存積其後又增陝西固原山西三關漸以主客二兵加增軍餉遂將各運司歲辦之鹽盡數開邊又至三十七年薊警無鹽可開始將水鄉折布等鹽亦查開中則盡四運司之歲煎無一毫存積矣于是邊鹽比常過半又兩淮一引兼掣餘鹽二引斤重掣多鹽法猶滯

南京戶部坐委司官專管鹽引每年計各運司合給引目預行該科將銅版盡數給發銅版在內府惟印刷本部督視刷完會同該科計張布二十四片封存內府遇該運司請給刻期印給

引目必照勘合勘合一道定一萬引近減爲三千引每引一張用印年月一號印一畫是力可得七八萬顆兩淮共九十萬引以日計之亦不勝久矣運司預請關引卽呈巡鹽御史移文該

部依期給發仍具囘文查驗遲候查㕘

窮灶全賴餘鹽若商人收買不盡其勢必歸諸私販須逐戶面審剩數官爲收買鹽價交割沒餘銀內上場僉四名中下場各二名免其總催等役責令管買餘鹽給以見銀添設倉夫看守每百斤或加五分三分使灶丁樂于官買

國初邊商難於守支故賣引于內商內商難于開中故買引于邊商一專報中一專守支引可速賣鹽可速掣今內有支鹽上堆數年不得掣

者貯不樂于買引而邊商困在邊有中引到司
數年而不得賣者則掣河鹽而內商困故調停
淮鹽掣五單河鹽掣三單不然邊商捐資于一
二年之前輸粟于數千里之外又苦內商抑勒
非超掣河鹽不可然邊人中納糧草利在賣引
朝入淮而暮還家情也今大不然告掣河鹽坐
規厚利多係截買之人于沿邊中者無與焉河
鹽既行內商堆鹽守支年久若分撥引目必八
年以上方得掣賣故邊商至此引既不能賤售

鹽復不能親支亦困矣內商利重則趨利輕則
散鹽斤非價重不賣餘鹽非價輕不收是專利
者內商也國初正鹽之外原無餘鹽隨到隨支
隨支旋掣故引目疏通今超掣河鹽所得無幾
利仍歸稱貸之家邊商何樂爲此惟引價一定
（淮南九錢淮北八錢以上分撥見引淮南八錢淮北七錢以上分撥超掣官引淮南七錢淮北六錢以上分撥到司勘合）則停河鹽于邊商不爲摧抑行淮
鹽于內商不爲偏利又不許邊上管糧衙門以
商人得息于五錢之外復令加納糧草

或商執倉鈔勘合到司責內商照原價承買次
便卽日回邊仍報內商的名于官冊如過支鹽
到橋壩俱行令白塔河安東壩各巡司驗放鹽
船如該掣鹽一百引亦要見有新引一百引方
許造單呈掣驗畢印記如無新引不許過橋入
單
割沒餘鹽商掣正餘斤數外凡有多餘謂之割
沒令其每斤納銀一分照常問罪發落近有賫
鹽斤多寡以爲罪名輕重有一人問徒數名納

銀至百餘兩者積二千斤以上卽引例發遣者
外矣今議照原數追罰止擬一罪不得累徒坐
割沒鹽斤積至五百五十斤者照引價等銀給
與官引以便照鹽發賣無非寬商通引之意餘
鹽六萬酌量分派各省華原設拆鹽鋪戶以免
負累其近場二府作收買貯官餘鹽巡鹽御史
給與官票責鋪戶按季納值在官隨照支出官
鹽市賣
各邊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及道路遠近險

多具奏召商中納邇來邊納多不依時估及轉運交收領給勘合私鬻尤多以勸借為詞陰行科罰粮草湧貴商人規避遂督沿邊有司或報殷實富戶或提原商驅逼上納如捕重囚商人招之不來而逼勒富民代之視往年權貴囑托厭允柰何如也今議于商人報納草粮減斤重寬斗頭計時估若干量減數目若干以補倉鈔勘合不踰時

鹽引開邊本欲商人獲利募墾塞下又各運司

額鹽存積不盡開邊故鹽法並行復有召商糴買其鹽法沮滯屯種荒損致邊餉不足又歲增年例銀召商糴買故有鹽買銀買二商之別其輸納粮草在邊無異銀商上納在倉場即得領價鹽買遠涉到司投報赴場支鹽候掣經年故欲于時估斗頭之中量為寬減

南贛借行廣鹽以資贛州軍門兵餉今淮鹽願納軍餉亦何以異于廣鹽哉蓋淮鹽利甲天下其所行之地廣也若吉安行廣鹽則袁州臨江皆非淮商所樂就往于峽江設浮橋為杜絕廣鹽之路鹽徒盡行毀滅湖廣衡寶慶永郴亦行廣鹽必待淮鹽賣盡方許廣鹽發買河南南陽府亦淮非行鹽故地初因淮鹽少到暫許解鹽兼行其後解鹽專行于一府十二州縣惟舞陽仍行淮鹽易銅版之舊制初云暫許兼行今則全奪且郡人喜淮鹽惟恐其不至試思鎮江何不食淮鹽而食浙鹽法制所限不容越也

兩淮自開中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外又有

餘鹽解部濟邊六十萬以行鹽地方之廣也至河東鹽課止宣府八萬廣東額解止一萬一千餘兩其餘存本處軍餉亦無報部數目二處鹽引皆無請發勘合引目聽其自行惡得不與淮鹽爭利宜照兩淮長蘆山東通給勘合查填引目

正鹽以本色開邊餘鹽以折色解部此不易之論也

九邊供額以民運為主屯粮次之鹽糧乃補其

[illegible]八六千百十一斤先年運屯不乏故中鹽納
粮草多在缺時開中不常引價騰湧此鹽法所
繇疏通也先年鹽課開中各邊上納粮草塡註
勘合赴各運司開報引目并各場支鹽掣賣原
無邊商内商之名而常積存積未分亦無餘鹽
名色自正統四年始令運司以十分爲率八分
給守支客商二分另爲存積候邊警有中以所
積見鹽人到卽支謂之存積其分挨次與守支
者謂之常股存積價重常股價輕或分三七或

分四六混爲一矣其初掣鹽皆邊商也後因守
候始轉而分撥引目于附近之商支鹽候掣而
内商之名始分其後鹽法不過堆鹽河岸内商
欲行賤買邊商不肯賤賣故告行赴場親支出
河兼掣而内商又以年月後先引目多寡爲詞
且藉口六十餘萬餘鹽之課不淸搭配之斤不
重割沒之價則歲掣過半而難售

嘉靖十一至十七等年盡行開中二十二年有
預開邊引之例舊例正月

以三千引爲一道多給勘合自隆慶六年始
上納粮草委官查驗過于搜求數年後責賠補
宜改委查盤以防監收通同之弊

私鹽未到之處莫先于設法以行官鹽官鹽未
行欲禁私鹽不可得也官鹽行到之處莫急于
嚴法以禁私鹽私鹽不禁而欲官鹽盛行不可
得也

商人利割沒以納價輕耳若每割沒鹽一斤令
納價銀二分雖賞之不割

盡行開中又不足益以兩淮工本三十一萬餘
引每引搭掣餘鹽二引自此邊内商兩困洪武
初年引納八分永樂二斗五升商之利甚厚及
查各邊倉鈔每引五錢所納粟米多者五六斗
少者不下三斗以上至解部六十萬又正德以
前所未有也

各邊官價五錢甘肅四錢五分盡令中納本色
決不可更

淮鹽一引實搭餘鹽二引兼掣斤重且加于正

塩之半則歲出塩斤不啻四倍商人必欲取利
民間苦食貴塩所以兩淮塩引至價一兩以上
人猶爭中後減至七錢六錢而止今止以五錢
又以時估定斗頭上納粮草猶不樂趨也

川鹽遼鹽廣鹽閩鹽滇鹽秦鹽議

川井大者皮袋汲小者竹筒汲各井有水湧水
鹹汲即可煮者水淡而淤灰洒土然后可煎者
鍾主事文傑議大寧爲上上場一引一兩五錢郁山涂
井福興華池爲中場一兩二錢新羅羅泉永通通海
富义上流貢市廣福爲下場九錢又下場有上井
上場有下井勢難定課井眼堋塌共課七萬有
奇竈丁概攤丁糧又苦新井委查則許多開小
井以補塌井之課而月給小票三百俾分發保

寧重夔嘉潼等處領引窵遠之商此何給陳議
也
遼東二十五衛每衛額設鹽場一處每處百戶
領百兵專管煎辦鹽觔給賞官軍戶口食用後
因有餘積召商興販在河東地方則於海州抽
分在河西則于十三山抽分每鹽計車銀五錢
廣東海北二鹽場靖寧博茂臨川等二十九場
大引正耗七萬二千有奇正統七年一大引納
米一石輸瓊州府其廿三場生熟二分自設總

府貲以餉兵十萬有奇故輸京者不及一萬上里等七場歳辦大鹽引十一萬五千有奇小引二十一萬有奇大引二錢五分小引一錢二分五厘惠安潯梧一引七分似傷㱿歳入課三萬而解京一萬二千葢經制有澗畧抑留不盡于地方歟

滇鹽黒白安五四提舉司及鶴慶武定麗江三府各井除蘭州井作麗江官吏俸鈔其各井實計車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引銀三萬七千六

百有奇遇閏車為加益

陝西河東司原額四十二萬引正德末年添二十萬引以致遠貭且鹽花以天時生結盛暑撈採淋雨倏散行鹽之地有限消者難補補者復消河東鹽池一百廿里投以各色雜物皆化為鹽解凍花生各丁苦寒居民因竊以為利故有東西中三場而中場專利尤甚池南鹽花比北岍顆粒更勝路遠棄置靈鹽大池漸增加队引以供買馬客兵之用河東鹽雖行于西延鳳漢

而私販甚衆

鹽法

淮浙四時掣以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爲期長蘆山東春秋掣以三月八月爲期　四分派邊六分存積廿肅十五萬引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各七萬引正月內南京戶部領勘合刷引目轉發各巡撫會同管糧郎中秋成召商本色糧草專備動客兵支用不許科擾商人違者巡按糾劾治罪以上嘉靖九年例　兩淮官蕩八萬一千四百七頃八十一畝分給各竈蓄草煎

鹽然供煎外尚堪耕種備賑濟當時竈戶以分司爲州縣視判官爲父母事皆可爲以二萬三千竈丁供辦一百二十萬之銀是以有辦鹽一引賑濟五分之例弘治三年彭侍郎韶議立倉備賑惜乎未行周尚書忱因淮揚被災巡視給食米收買私鹽官得積聚竈得安生上下賴之邊方報中五錢淮南餘鹽每引尚有七錢然報中以收成之時故五錢而有餘奏討當急遠之會故七錢而不足且報中則商任輓費在五錢之外而坐收其全發銀則官任糴買費在七錢之中而止獲其剩軍馬食糧不食銀惟割沒餘鹽照舊解部則商人一意輸邊此嘉靖三十年高御史奏也奉有旣該御史具奏如何又要行查著歸一定議之　旨於是將兩淮餘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照依正引每餘鹽二百斤定價開派寧夏延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薊州幷山西神池等堡共八鎮照舊五錢幷肅一鎮照舊四錢五分俱召商與同正引上納本色糧

艸俱准作各邊年例銀兩之數又總在正引包內赴掣此外若有多餘鹽斤照例掣割銀兩解部濟邊有　旨是之　國初竈戶餘鹽二百斤爲一引給米一石縱鈔法不行米無所出遂至工本之制盡廢今議原課外添復工本鹽三十五萬引不分額課工本照舊二百六十五斤淮南七錢淮北五錢正餘連包索共五百五十斤爲一包若夾帶多餘割沒如例淮南至一百六十斤淮北至二百斤各追一兩以備工本之用

作者解部係本年准例
淮揚有勸借之費有修城之苦有商兵之役或
曰工本與必添單添引加以割沒以虛包斤數
又苦矣查各場未掣鹽一百五十二萬三千二
百五十一引有奇乃議一年徵一百五十餘萬
解京而商愈困矣四十年此鄢懋卿事故曰必
自小人　兩淮行鹽地方日加削去鹽雖有支
實無賣處徒加勤掣終爲無益　竈戶私置倉
房名曰便倉便倉一立私賣遂開　自宣德至

成化皆有商支未盡之鹽嘉靖九年六鎮四分
開邊六分存積自增陝西固原山西之災遂盡
數開邊三十七年薊鎮有警無鹽可開將水鄉
布等鹽亦查開中一引兼掣餘鹽二引斤重加
倍雖革工本淮鹽三十五萬而其滯如故於是
有停止三分存積而暫以額解承運庫抵補之
議　淮南安豐諸場鹽出于煎燒必藉用盤鐵
淮北白駒諸場鹽出于攤曬必藉用坪池今家
家增鍋戶戶開池有家置五鍋十鍋者每鍋一

伏火可得火鹽一大桶一伏火一晝夜也一桶
可二百餘斤也莫計其算數矣其官爲鑄造遞
司花押乎　自糧草貴而商人規避督沿邊有
司或報殷實富戶或提原日商人如捕重囚非
法也又歲增年例召商糴買故有鹽買銀買二
商之別更非法也江西之南贛吉安湖廣之衡
州永州寶慶鄖陽郴州河南之南陽皆兩淮行
鹽故地惟下流東南行鹽之地寬則上流西北
飛輓之勢疾且兩淮又有餘鹽解部濟邊歲六

十萬惟行鹽廣潤耳自河東每報歲澇而廣東
止解一萬一千餘留本處軍餉亦無報部數目
二處鹽引皆若請發勘合引目聽其自行　運
司缺擇知府郎中異等陞授六年稱職升按察
司布政使或京卿其同知運廠判官悉于科甲
擇人三年之后一體行取考選科道　有中納
之名無收支之實皆起于棍徒代商包攬革之
便以上俱隆慶二年龐都御史奏准例　國初
至成化兩淮每一邊商引鹽派定一運司未有

搭配別處之例親中親支隨支隨掣淮南歲掣
八單淮北四單亦無內商邊商之別弘治間開
中長蘆山東運司鹽引連年無商開中議行配
搭一商而走六運司故邊商漸次賣引于近淮
富民照引支鹽始有邊商內商然引鹽未壅也
自嘉靖懲正德積弊停止額外夾帶廿八年餘
鹽六十萬而皆自內商出辦邊商中引內商守
支不相妨害三十一年行工本鹽淮壅甚邊商
因營求告掣河鹽謂其在河徑自超掣也龐都

御史革之淮鹽始通及萬曆初張國用奏復行
河鹽御史𦙶奏若再掣河鹽鹽價必賤水商承
買既少六十萬之額課將焉取諸且鹽法之患
不在假引而在老引引原是真引但係遠年違
例沒官之數更易年餘國用稱有未掣引目四
十餘萬正老引也　巡鹽御史戴金一歲積銀
百萬兩遂為定例投引未畢即追餘銀於是減
正鹽之價賣銀納官而恐其去不復來執留三
分之一以為質召商不至行文捉拿恐非侍御

本意奉行者過耳昔有盡收餘鹽歸官一說此
必未可行之兩淮且行之長蘆山東與其私帶
私鬻不如自公鬻之佐一緊急邊需亦飛輓遺
意也設商學示鼓舞大都商人有一分之利即
國家受十分之利游客居間裹足而不入淮則
朱提白鏹貫朽而皆歸帑勿奪兩淮行鹽之地
先增一切額外之課總正大公平不近務財用
一路尤見大經濟耳　劉晏充鹽鐵等使為轉
運為江淮轉運使河南轉運使身在江淮

積累歲月始能成功正統以來累差大臣經理
選擇而使莫如鹽官云云
長蘆之鹽止行于順天大名衛輝彰德四府山
東之鹽止行于東昌兗州二府徐宿二州其餘
地土多鹹刮土煎熬商本坐困繇此故兩淮之
餘鹽悉以利商多取不如少取長蘆山東之積
鹽權用官買私販不如公貯唯有識者權之而
閩廣滇蜀諸鹽臣各上便宜圖禪家公家萬分
但勿預為定額以近見小欲速尤藎臣遠慮也

嘉靖間有鹽法之壞起于多取餘鹽銀兩失
朝廷飛輓大計以致各邊糧艸不充
兩淮餘鹽令商人收買則可納價必開邊丕失
鹽法初意若運司納價解部必量減餘鹽官價
猶之可也乃有正課未派而先估餘鹽之價者
有鹽未出場而先定餘鹽之數者有掣鹽未及
賣而先稱餘鹽之銀者使升斗米粟不得輸邊
中納而朘削至盡忍乎哉　嘉靖十七年給事
中呂應祥疏各邊惟大同銀億庫四壁蕭然僅

餘扁鑰查引鹽大同止得九萬較之遼東未及
其半于是請特加數萬依擬爾時山西拖欠已
不下六十餘萬蓋從來久矣
兩淮每引倉鈔五錢餘鹽銀八錢加遼餉一錢
共一兩四錢例一引鹽重五百七十斤袁世振
立綱法減去一百四十斤以減數三引湊一引
共增二十二萬引悉免引價餘鹽銀使帶行無
課之鹽以銷積引積引有真賡編入綱者真也
今度其期積引俱銷盡即有之乃不准入綱之

賡引耳　梁垛場大盗王虎子被擒餘黨劣矜
竄勇一營可移鎮可分練而不可革也　淮鹽
第一在去浮課如行遊行黔之等又有底馬私
塡吏書包攬計斤罰分及開夾帶池中四六三
七陋規入官不過二錢私囊不可復問何不緊
于五百斤之外而私販浮課不得竄入派綱使
舊窩不出而食鹽之人漸衆水商利掣多內商
利引多邊商利中多可以資飛輓也嗟乎鹽法
屯法相表裏而在今日有不盡然者不如速理

錢法令天下行錢所在僅十之四而不能遍通
天下者皆由變舊制不令布政司鑄錢不能遍
行州縣惟復舊制原著布政司鑄錢錢照爐數
驗收除該地方散用外散諸各州縣配發兵糧
及雜項錢糧許民間納糧亦配納銅鉛不必差
官置買只平買平賣銅商望風而至矣鼓鑄益
多而利益厚然則加派可議緩也

兩淮鹽政

海內有運司五其利足莞海內之半而運司推兩淮爲首其利又足莞五運司之半課雖煎辦自灶而實徵解自商商有三項一邊商一內商一水商邊商者在邊給糧草而中鹽引內商者在內買邊引而支額鹽水商者又買內商鹽行江廣而公販賣

祖制編單淮南拾貳單每單捌萬五千引淮北四單每單伍萬伍千引內商支額鹽不足復令

添買餘鹽掣賣歷久掣賣不前餘銀預借每年一巡鹽御史出京餘銀陸拾萬兩春秋兩解解完復　命於是始而借商商困旣而借庫庫竭不得巳乃設疏理道袁世振往揚革單編做聖德超千古皇風善九徵拾綱商人占窩爭先上納叁拾萬餘銀壹月而完迨今七八年後浮課亂入邊鹽日加課入三年之前鹽行三年之後而商困且其私販成行官鹽日壅而商愈困因而虧損額課而　國亦困甚至私販不巳加以私囤乘急高招利不在商不在民并不在　國徒以飽奸宄之腹而　國與商民俱困他不具論即如食鹽一弊　王府夾帶奸商私掣官船多帶所售之地有限所發之鹽數增無惑乎綱鹽之掣賣不前餘銀之預借莫措也向來科甲視運司爲羶地避嫌不選司官皆銅臭納級備員誰顧鹽法沮壞商灶之病靡日可甦矣今日急務唯於甲科中擇數輩才優操潔者任之耳

一革食鹽以疏官課　揚屬高寶江儀泰興五

州縣共行食鹽壹萬捌千伍百伍拾引內除高寶傍湖近淮雖有夾帶不碍正課惟江都儀眞泰興三縣濱臨大江一帆直抵江廣每藉官鹽爲名巨艘裝載從瓜州瓜步等處大肆通江與販綱鹽安得不阻更有勢豪之家鑽立土商名色販賣致富蠹國病商莫此爲甚合照通泰興阜等五州縣槩食功蹟鹽斤盡革鋪商弗使千引食鹽致叢萬金巨蠹又江南溧陽溧水高淳句容食鹽曾刊牓永革後有奸商規利告開覬

至各場買築大包二引千有餘斤及過橋所查
㫄放行積弊已極合遵
祖制於儀眞鹽所內商掣過綱鹽中抽點千引
分發彼處鋪商運賣其價一照水商則非惟正
課行而私弊亦寢矣
一趲綱鹽以備餘銀　餘銀每年陸拾萬兩兩
季解京何故愆期蓋不特私販行也又有一等
內商覩望江廣價高方行赴掣否則故意遷延
不售水商水商銀遲則餘銀何從上納須得執

法直指愼委廉官急掣按期趲運并請
明旨勒碑儀淮二所如一商逾期累至拾數萬
斤者不必依前例問罪只將本綱鹽照數沒官
商思救本不敢遲延夾帶則行鹽數窄正額自
疏
一除積引以趲綱鹽　商有奸良之別引有新
舊之分掛掣商人每擇地之遠近近鹽支而遠
鹽積至有念年不放消折無存窮灶慮賠挈家
遠遁合無請　旨嚴革不准買補同今掣綱鹽

解細販賣仍註立版牓運司永爲遵守則貲本
爲重支放難覊三商流轉九塞飽騰而軍政與
鹽政俱飭矣
一核藩府以絕私販　王府親領食鹽閣竪鎮
文運司串同奸商下場自買盡舫樓船蜂屯蟻
聚
令旨懸牌號旗閒日更帶領打手參謀人等到
處明買不下千百萬引官兵莫誰稽查從江掛
帆竟達楚中恣意發賣漁利瓜分水商不得售

其經營　王府不遑燭其奸僞崇禎四年鹺院
張　訪將奸商許起擬戍題　旨今後合令道
臣於儀眞鹽所綱鹽內查照　王府來文應支
鹽斤之數抽商分給容商買補嚴諭兵快巡緝
不許舟人登岸收買私鹽正課豈猶壅滯
一清衙虎以裕邊需　邊餉半需於鹽法鹽法
半蠹於衙虎如巡鹽直指兵鹽道運司庫房書
吏員缺勝如郭家金穴查鹽院書吏一名頂首
壹萬餘兩又討缺私通關節傳遞鹽政消息每

隨官一任囊積萬金出入乘輿子孫繩繼商灶靡不切齒鹽道書辦頂首捌千兩廣盈庫頂首貳千兩其他房科最輕亦肆伍百兩竊想此輩重貲鑽入誠爲何意今後凡巡鹽御史出京請於在京三考官吏中簡選善書筭者數名隨役不用土著積書復　命之日仍帶回京次歲再差再選則關節難通弊竇旋塞兵鹽道書辦止許一班不許上下兩班別衙門壞事者不令躲閃充役運司書辦許一年一換每房科止用十

名多即裁革寬商裕灶漸可充給邊需司農何煩仰屋

一詰漕船以清夾帶　皇都取給於漕政非緩比來各船動多夾帶長蘆私鹽而回空糧船爲甚舳艫千百揚帆衝關搜緝稍嚴持挺相向甚至燒毀漕船殺傷人命誣賴官兵莫敢呵止夫百萬淮課九邊急需而糧艘敢公然攙販日中尚有三尺哉況回空原取輕便若夾帶太重不惟害鹽亦且害漕此皆緣押空無官至此合無申飭各官遇船交卸必親自押空回南迨到淮進閘瓜儀出口仍嚴行盤詰違者依律更取押運官結狀如前途有犯一併連坐私販路絕何愁　國課不寬然有餘

鹽政之壞人皆謂壞於改折而不知壞於掣鹽之官與小販之商掣鹽之官非得賄若干不掣小販之商利其不掣也而任意長價舊時江南諸郡鹽止七八釐一斤今至二分有奇矣穀之貴賤繇於年之豐歉海水不涸鹽何緣騰湧至

此皆因延捱不掣引商困於積久則赴邊者亦灶丁苦於無貲則私售者多以致私鹽行則官鹽益滯

朝廷不得鹽利之入小民不得食鹽之惠宜特任一精明清正官往董其事鹽必一月一掣其小販之商本不必以萬計以千計即以百計以十計皆得投牙買賣

兩淮煮海輸課灶爲本商爲標邇者三十鹽場屢因旱澇不常民多爲盜不事耕煎哨聚方論

千百爲羣白晝刼掠富戶奔竄總催逋亡以致鹽課羈縻即如梁垛場大寇王虎子殺人焚刼倡亂年餘在有司不敢請爇勦除幸天敗滅渡江被擒目今已服天刑矣而餘黨千人尚虎視躭躭盤踞一方分佈刼掠丁美舍雖有把截不過二百人一聞賊警獸驚鳥散合無移揚州灶勇營於場以備禦之灶勇營新設之營也曾議裁革未果今在城既有大營可衛國課又焉用此兵坐食城外以供其遊閒哉所當會議撫按不必裁革令其駐節鹽場如安豐一場地方衝繁商灶愿請保障即以各場灶勇聽其操練分哨別場巡緝報功

淮南鹽利

南正鹽每一引值價銀五錢五分矣餘鹽銀今定爲八錢矣又加餉銀一錢矣而正鹽一引之斤數止有四百三十斤是正商之輸課重而得鹽恒輕也此
朝廷之利也食鹽每引止值價銀二錢五分耳餘鹽銀正五錢耳而食鹽一引之觔數則有五百八十觔是奸商輕而得鹽反重此鹽政中之最不平者謂宜請于食鹽之課薄者量議增加課銀抑奸商以扶正商各運司俱照此例行每歲可增數萬金之入矣如欲清其本源則待淮南綱引行完之後新綱另起之初查出食鹽之每歲若干數照增入新綱正引凡所輸之引課所掣之鹽觔一體施行每歲三次行掣

兩淮綱法

一兩淮額引每年共柒拾叁萬引有奇
一兩淮每引倉鈔該價銀伍錢
一兩淮每引納餘鹽銀捌錢
一兩淮每引加遼餉銀壹錢　以上三宗共算壹兩肆錢一引
一兩淮舊例每引鹽重伍百柒拾觔自疏理道袁世振創立綱法將每引減去壹百肆拾觔止得肆百叁拾觔遂以減出觔數復三引輳成壹引共增貳拾貳萬引有零既免其徵引價伍錢

又免其徵餘鹽銀捌錢使帶行無課之鹽以銷積引所謂積引者先年壅滯未行之引也積引有眞有贋袁疏理准編入綱內者眞也不准編入綱者即贋也今日皆不准入綱之贋引耳

二兩淮綱法以每年柒拾叁萬引有奇銷行本年新引而以增出貳拾貳萬引銷行先年積引所謂新舊兼行也淮南編拾綱用十箇字聖德超千古皇風扇九徵使每年行一字自戊午年始迄丁卯年止而淮南積引俱銷完矣淮北編十四綱用十四箇字天杯聖壽齊南嶽帝藻輝光動北辰亦使每年行一字自戊午年始迄辛未年止而淮北積引俱銷完矣此後綱法已完更無積引可銷當時立綱有前任大堂李汝華原疏可覆按也

兩淮父老談鹽法

兩淮運司鹽課以三十鹽場灶戶官給草蕩歲輸常股鹽課柒拾餘萬引每引貳百觔報九邊聽派設立邊內水三商一曰邊商在邊上納糧草先給倉鈔勘合到司領引發賣一曰內商買邊引下場支鹽重綑過壩過橋過關抵儀眞盤所掣賣上納餘鹽銀兩一曰水商買內商之鹽解綑柒觔小包認定江西湖廣河南地方發賣此週而復始極通變良法何謂餘鹽除灶戶應納貳百觔之鹽輸邊報中爲正課外因江廣生齒日盛所支之鹽不足彼處民食題請許內商下場買灶戶納剩餘鹽添入正鹽之內併計包索酬商募兵挑河等項共鹽伍百伍拾觔一大引筭納餘銀陸拾萬兩分爲春秋兩季解京濟邊每一巡鹽御史駐揚即將此鹽編作單鹽前往江廣發賣必聽京掣何謂京掣水商承買內商單鹽解綑小包挑上江船鹽院委官一查放行故名京掣餘銀額定春秋二季解部方許復命後因商人嗜利築打千觔大包又兼魯鹽添行存積鹽伍萬伍千引夾帶什倍壅積以致行鹽地方發賣不前存積者預備邊需而該逢迎開中病國病商但餘銀催徵不起年

後一年套搭套搭者預借下單有窩商人之銀
奏解此例一開則灶戶鹽無所售商人銀無所
完王課又爲末務魯監接括司庫鹽引賣至七
捌兩一張鹽法大壞幸其御史華去存積創設
夾帶有大包者加罰許退貴賣引價後部議設
疏理鹽法道袁除單立綱十字聖德超千古皇
風扇九微諭商人先完餘銀占窩者就編入某
字綱行鹽不十數日叁拾萬餘銀通完後季亦
然及兵道兼攝其綱行完商人依舊觀望添捆

夾帶掣賣壅滯今又編新綱十字調和參化育
羹鼎裕鹽梅巡鹽御史急于差內銀解又行借
灶借商之例已逾三年仍是套搭之弊且浮課
又多食鹽夾帶又盛院道司官惟恐商人閉戶
改業且迫於功令森嚴不敢繩之以法先完行
賞姑將夾帶未掣大鹽寬不加罰許商人割作
下呈綱鹽此亦權宜引誘之術今具疏通鹽法
如左
一禁夾帶每引除正鹽貳百觔外又餘鹽叁百
五十觔若能遵法掣賣江廣售盡餘銀如期完
納何預借之若惟是夾帶多掣賣不前是自愚
之術事皆掣肘官吏通同驗放閘橋祗所掣掣
商人本利盡是苞苴援納誰顧官箴宜責商鹽
過壩高郵泰州海安三處委廉能官秤鹽上船
到揚州橋秤上鹽場另細再上船抵閘此運司
專設閘橋同知驗放如五百五十觔之外即罪
壩上官赴儀眞鹽所委廉能正官秤掣多出者
除割沒外罪坐閘橋官割沒者五百五十觔之

外許餘五觔也如解綑官抽小包多者罪坐掣
官設立院印號票壹張塡寫過壩閘橋鹽所掣
官下河解綑官各科甲官銜姓名畫結無弊字
樣聽院道親臨下河秤掣抽驗如上下河船戶
明知有數綱鹽觔兩希圖水脚替商裝載大包
者事發罪同
一革食鹽夫食鹽者乃正綱之大害也近指獻
納兵餉爲食鹽之餘銀巧立名色鑽准行鹽如
江南溧陽溧水高淳等縣畧與淮商綱鹽隔別

雖夾帶亦無大碍惟上元江寧滁和全椒含山
江都泰興高郵寶應等州縣皆臨江臨河私鹽
出沒之所藉官鹽恣行夾帶每綑六十觔小包
惟據州縣一票闖閥縣關晝夜公行通江興販
是以土商日富而綱商受困矣扁華食鹽土商
不許自行支責卽不能盡去或照例於儀眞鹽
所掣過內商綱鹽內抽買不許自行下場買補
以圖夾帶此外如王府食鹽必從鹽院照觔兌
給勿通商人下場自買亦救時一義而南監計

人月給四觔運動銀二百兩買鹽赴解已奏府
部札司將前項濟邊或可省重複乎
一革兵餉令灶勇營官兵六百員名其初因鹽
警添設神武營後遂改灶勇營名色
又其道新添標下官兵其道添忠義一營俱食
運司錢糧第食鹽上商詳行食鹽條陳食鹽內
餘銀輸納充餉名色而正課原無此項且揚營
與兵道標營近議商鹽每引多帶陸觔改食司
餉倘有可裁者乎除去食鹽之餘銀則食鹽無

從設法再行矣三營有膂力弓馬者灶勇疏理
二營聽補揚營其忠義營聽補泰營各備地方
緩急鹽場多精勇可使也但無碍于鹽政可
一革頂首衙門跟隨貼辦書吏朱名之缺號爲
金穴頂首多至千萬至運司六房書手每房貳
叁拾名頂首亦侈昔年御史蔡時鼎以納銀農
民中考選每科止許叁名白役不准收考一年
一換又因知衙書手自稱關橋驅名目副使衙
目號督捆廳頂首皆可覲至於運判首領場巡

等衙門皆有頂首用此一班阻爵商灶假引假
印倘如差御史壹員出京聽本官卽於異途選
官內或見役及未撥京考吏典內考選能文善
書柰捌名不許當地人考考中時責令每名上
銀叁百兩濟邊跟隨到任既無在外親識又除
私通關節等弊差滿隨官復　命再差再選如
此則無衙容其奸矣商人能勾引作弊耶
一清火耗灶戶每引上納折價貳錢類解運司
扣兌商人剋沒銀兩此袁道臣所議商灶咸服

逕遵場官指倚上司使用每兩加三火耗監赴不知運司解京錢糧部頒法馬每伍拾兩加銀肆錢其餘一切支銷錢糧止照原數刊刻監法事宜書册備照運司庫吏加耗而收場官苛徵交納應痛革秤頭火耗以蘇灶命至於灶戶上納民間田糧州縣重收到庫及僉點灶里解銀到府將輕出每伍拾兩借官茶果剋銀貳叄兩又攙搭成色低銀府庫傾銷使用火耗計領解百兩灶里賠銀貳拾餘兩是亦不可以已乎

一變官地運司所屬鹽場額丁草蕩分析既明後因傍海漲出於沙蔓生柴草如廟灣週迴數百里皆豪灶霸占爲業其別場皆有畝數尚氣悍惡用强呂利小灶未沾實惠市井官地僉基悉歸横占既不陞租又不辦課宜委官詣場沿海沿灶清查除額蕩之外但係新漲或無用空地通報估價輸官任其管業若止陞租徒費紙筆行催又查祖制給與灶戶煎鹽鐵角或有年久爆碎或因草貴改鑄鍋鐵前項煎鐵拋棄所内深辜給鐵初意如安豐富安豐利廟灣等場猶盛應委官查覈到官作廢鐵變價濟邊或灶戶願煎者作價給與通計造册見斤則

國家漲出之草拋棄之鐵不爲無用

紀鹽糧

蘭州之有鹽糧也召州之民充焉原額引共九千三十四引一百二十七觔在淮者四千四百一十九引四十斤每引定價銀五錢在浙者四千六百一十五引八十七斤每引定價銀三錢五分共該折價銀三千八百二十五兩引至戶部發之餉司餉司於每年秋成時會同本道轉行管粮廳及州縣正官將米豆價值博訪城市時估呈詳定奪卽督各倉上納糧料以爲軍士

雙月之餉年終通完報道轉移餉司取給鹽引載在令甲舊制本處召商卽於本州上糧至便也自萬曆二十五年展復新疆故設常裕倉於紅水三眼二處去州五六百有餘里商人始病飛輓之苦而報攀零星百姓承納矣遂至告討告貼紛紛不已後議立爲四十五會每會有三四十人者有五六十人者量其身家泒其引數有一二引者有納十數引者各會所于年前十二月照依見年時估斗頭豫置次年鹽糧運至紅三二堡倉上納已失秋估督買之法矣然每會貼商頭脚價銀一十二兩亦衆擎易舉兩利之術也而奸商憚苦搜運窮軍圖領目前廳胥倉役惟賄是聞乃有易本色爲銀錢以布帛搖價值無乃軍與商兩累乎今議者條其事曰秋估之制宜復每年八月新穀既升糴價頗賤宜及是時買運上倉或遇荒年則姑分爲兩運其一運亦于本年八月照時估糴以備次年上半載之糧其一運亦于次年六月內當二麥之

皆熟亦新穀之旣登乃買運下半載之糧誠便計也又曰各商旣委人子上糧之後卽將已納過引數轉賣他人以圖近利而不思糴糧運糧所費不貲所得賣錢十不二三又未幾而復催次年之糧矣旣已剜肉醫瘡何堪搥觔洞髓撑持甚苦困憊何休議將各商上過引數不許轉賣就内擇稍殷實者得三四人焉總領齎至揚州賣引得銀回日以給散四十五衛作爲糧本以買次年之糧少蘇屢年之困又曰浙引原價

三錢五分商人止賣銀一錢七分然雖折本而猶隨到隨給若淮引原價五錢可賣銀五錢五分乃甲年之引至乙年四月起赴投入勘合謂之入綱舊例每一引見發銀二錢五分其餘三錢留至丙年四月方始給之已爲濡滯矣而近日則并二錢五分槩不之發嗟此窮商何堪骨髓骨枯哉此宜調其利害一爲痛言之耳雖然商之苦於糧爲軍也苦於引爲國也而此外乃復有無藝之征責之以幣帛責之以金玉誅求

不少貸焉

淮揚道中紀鹽法

儀真淮安二所掣鹽賣繳截角引目不如期於是改三年一次進繳爲一年弘治二年例也總催之寫木牌以逖那移也每塲分東西東堆存積西堆常股先儘存積方放常股一年鹽課既完方許徵收下年查盤止秤斤數不許丈量堆垛亦本年例也　先因竈丁逃亡定爲分數准其折色賠本色多出貧竈賠折色多出富丁於是弘治十年起至十八年止罷免拖欠鹽課二

百萬八千餘引　天順成化年間鹽引或不塡年月又不剪角影冒甚衆惟限期迫則必急于掣賣掣賣速則必急于報中　掣鹽之法莫良于御史張禎該掣鹽船俱令在揚州河下次第擺帮親爲抽盤如某商鹽三五隻令自抽籤止驗一船每船止抽一倉秤掣斤數明書在簿後赴批驗所秤掣斤數相符斯爲無弊　殷實竈丁納銀依鈌專累貧竈倚官爲姦又有提單之弊外淮南至白塔河淮北至安東壩各巡司次

第開單送巡鹽御史放過揚州者鈔關遞東上堆淮北者支家河遞北上堆而提單一出攙越犯禁正德十二年兩革之　商人添包鹽斤本場買補正德間勢要減價報中不次換單鹽法大壞支本場買補以恤勤竈嘉靖五年例也奉有各邊開中近年定價太多今後每引以六錢爲例之旨查永樂間淮鹽每引二斗五升成化以后不過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正德末年漸至四錢五分嘉靖二年加至七錢五分轉增脚

價逾一兩有奇且旣搭兩浙又搭長蘆與淮浙搭中二八三七之例亦非其舊矣　嘉靖間有一御史秤收領銷俱令商人自經手運司官吏不得干預而是年鹽利大倍　兩淮運司遇有運使員缺或于名望著者先舉推用或于六部郎中越級超遷此嘉靖戴御史奏也　兩淮三十鹽場國初立判官三員降以印信各守地方統率場官撫恤竈丁責任正與州縣司牧之意同自衙門傾圮遂革處運司并職守而亡之數

萬生靈懸于場官吏胥之手矣愚意鹽法不必拘以功令但選舉得人令鹽官自陳利弊但從商人之便絕去請托而利自歸于公家耳　常股以收成之時開中糧草價賤故一引之鹽得二引之用以爲利不厚則商人不趨而邊儲不足何暇計錙銖之利哉今開鹽不時糧草艱貴復有處置科罰名色且昔年不許夾帶餘鹽餘必割以入官未有餘鹽納價之說其後所割餘鹽日積權豪指官買爲名始將餘鹽聽商納價

此一變也然亦未有餘鹽反多于正額者淮鹽七十萬引添引一百四十餘萬支鹽何所往時在邊中引一引運司當時支給今每引之外必加二引是欲通餘鹽反滯正鹽納價腹裏而缺儲邊方可不可也　先年存積常股積有數年至正德年來中支始盡又預開下年之課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卷之

古呉陳仁錫明卿父纂

荒政攷上

人主

漢景帝徙民寛大地詔　間者歳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寛大者聽之（此後世勸徙流移之始）

武帝遣博士巡行詔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

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巡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賑救飢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此賑粟救荒之始）

昭帝勿出田租詔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昭帝止出馬詔　比歳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昭帝免漕收責詔　乃者民被水災頗匱于食朕虚倉廩使使賑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賑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毋收責

昭帝以菽粟當賦詔　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

元帝免租賜帛詔　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

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元帝水災詔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唯徳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宣帝貸貧民詔　蓋聞農者興徳之本也今歳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

穀入關者得毋用傳（此人發輸助之始）

成帝憂郡國災異詔　數勑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係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邑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内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此省刑罰爲荒政急務）

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人相食魏武經略四方用棗祗策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別置官田數年間所在倉廩積粟皆滿又以關中空虛用衛覬議設鹽監以其直益市犂牛以業耕者流亡競還關內富實

建武三年魏高祖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群臣皆詣中書省請見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高祖使舍人應之曰方紥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唐貞觀中太宗課州縣吏凶荒有社倉賑給不足爲徙民豐登州縣就食焉尚書左丞戴胄曰請自王公以下秋熟計所墾田斂穀於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帝善之詔畝稅三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薄督之歲

收十損四者免其半損七者盡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以爲差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各徙徙置常平義矣（此置倉義助之始）

貞觀二年畿內有蝗太宗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太宗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德宗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其宣武等軍

宋亳陳州等節度淄青等州節度河陽懷州節度東都畿汝等州節度潞美軍澤潞磁邢等州節度保寧軍節度成德軍恒深趙等州節度易定等州節度每官各賜米五萬石所司即般運都于楚州分付各委本道差官受領賑給將士百姓等務令均洽以惠困窮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于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允孚發斂之術且協變通之規宜令度支于淮南浙江東西等道量置場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

石差官般運於諸道減價出糶貴從權便以利于人

優卹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　涇陽縣令韋滌潔巳貞明處事通敏有禦災之術有字物之方人不流亡事皆辦集惟是一邑之內獨無愁怨之聲古之循良何以過此就加寵秩允叶前規可簡較工部員外郎兼本官仍賜緋魚袋并賜衣一襲絹百疋馬一匹

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寔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尤廣宜出之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禁嶺南黔中福建多掠良人賣爲奴婢皆如其請既而絳表賀

南方旱飢憲宗遣鄭敬等宣慰賑卹將行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後周廣順三年南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飢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鬭

而北來太祖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此無過糴也）

眞宗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度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糶糴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

仁宗詔諸州置廣惠倉天下沒入戸絶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

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戸留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戸寡而田有餘則鬻如舊

祥符間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卽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之爲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內出播種法命轉運使揭示又種于玉宸殿召近臣同觀自景德來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二倉廣被于天下

仁宗卽位初下詔言今宿麥旣登秋種向茂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妄費遣使出懷衛磁相邢趙鎭洺等州教民種水田兗濟間置田官命覘度水利教墾田詔諸州旬上雨雪狀著爲令皇祐中作寶岐殿于苑中歲刈穀麥詔輔臣臨觀省按未治一本于仁厚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給之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律爲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爲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以須豐年鬻牛者免算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水鄉則弛蒲魚果蓏之稅選官分路巡撫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淖糜食之捕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熈寧二年賜判北京韓

琦詔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自王安石秉政改貸糧法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爲青苗令民出息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先朝良法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章惇又罷之賣其田如熈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賑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勅補牒賜諸路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且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

武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歛而
富室擾矣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
勸農使揔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親歷原
野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勸農
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係銜憲司以耕
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桑
圖
吳元年六月久不雨　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

吳去病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
知民力艱難旣而大雨群臣請復　上不許
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此本朝荒政之始
詔曰朕肇造丕基奠江太平寧國廣德為京師
翼郡師旅之興供億仰焉子孫百世何得忘江
左之民其并免今年田租自是蠲租之詔屢下
又詔鰥寡孤獨癈疾民不能自養者官為存卹
民年七十以上許一丁侍養免科繇
洪武十年五月詔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
曰鄱荊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
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
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飢者多矣
夫民飢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民不能宣上
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
卹吾民者
洪武十八年詔曰嗚呼天位艱哉朕即位以來
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措民生忝何內外之臣
數用勿當寔在予一人以至上天垂戒災于萬

姓水旱相仍今聞山東北平再水愆期農艱栽
植歲苗有虧詔書到日今歲秋糧盡行蠲免有
司如命毋擾吾民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
司若不來聞本處耆宿連名赴京申訴災綠以
憑優卹朕則罪有司極刑
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
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戶內共
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
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濶一壠每一

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
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遣充軍
湖廣孝感縣飢官請發預備倉儲粟以賑　命
行人馳驛赴之謂户部曰朕常捐內帑金付天
下者民糴粟御凶荒誠急民也若歲飢候奏請
而後發則民飢而死者多矣其即諭天下有司
後遇歲飢先發廩賑貸後乃聞著為令
荆蘄灾　命户部主事趙　乾往賑期後　上
怒曰民飢而上不卹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

德玩視民死而不救則吏之罪也誅之
永樂初制郡邑各置預備倉官出金糴粟若民
贖罪入粟收貯備賑貸擇其地年高篤實人管
理之已詔天下郡縣於四鄉各置倉出官鈔糴
穀粟備賑元年尚書咨眞定棗彊民復業適旱
蝗飢流殍者衆乞覈實賑濟　上曰民困甚救
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無益也今往還覈實非
兩月不給民命在旦夕誰能待之命監察御史
速督官發賑

永樂七年　上幸北京皇太子從道所經田家
命皇太子入徧觀令知民艱難因諭以農事為
王業之所自起作務本之訓授焉寧州同知潘
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諸縣土多曠不耕青登
萊諸郡民頗無田宜徙丁多者就田之三年蠲
其役廢地無荒蕪洛陽知縣姚弘言縣有水田
二十餘頃歲藝粳後伊河徙不能灌成陸種歲
糴粳供輸苦乞令納麥粟便民皆從之
永樂二十三年　上諭户部尚書夏原吉曰田

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縣奏除荒田得
非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飢衣食不
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樽
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于民者條具以聞被
灾之處早奏賑卹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昭皇帝監國時赴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筥盈
路拾草實駐馬問所需對曰歲飢以為食為惻
然下馬入民舍視之見民男女老稚皆衣百結
不掩體突釜仆不治歎息曰民隱不上聞乃一

至此乎顧中官賜鈔悉召父老前問所苦具以
對輒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司石執中來迎責
之曰民牧視民窮如此亦頗動念否執中對曰
諸被災處皆奏免今年田租矣　監國曰民飢
且死官尚及徵租稅耶卽督郡縣上飢民狀約
近地三日遠五日發粟賑毋懼擅發吾見　上
自奏也至京師卽以聞　上喜曰昔范仲淹子
猶能舉麥舟濟故舊況吾赤子乎賑之是也
及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卽體勘賑

濟其民流徙復業者為覈實除豁召劉淮
洪宣中聽照民田例起科宣德　上坐西閣召大學
士楊士奇等亦詣蠲田租停官買物料學士士奇
請曰今皇上卹民窮甚幸然戶工部事也當召
令預聞尚書亦有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也
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幸已減中
尼不行矣呼中官具楮札令士奇等就西閣具
草書部武曰山東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
差別毋濫恩　上曰卹民寧厚朕為天下主

當與細民計屑屑耶書畢卽用璽遣使行臣頒
士奇曰汝可語戶工部言三省權朕悉免之矣
宣德五年禁止御南齋宮召楊士奇諭曰吾欲
下寬卹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
當劾勞助益遂內命侍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
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騾所司追
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
對曰　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
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

不以聞今所當寬卹者尚非止此兩事　上曰
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採
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
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
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
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
之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
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
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

獄究濫者多感召旱澇悉由于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令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于公者十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以致嗟怨盈路臣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下之半放回

上嘆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于朕有益于民此皆應行命卽草勑明早頒行

正統五年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勑分投總督各布按二司并府州縣處置預備倉務所在庫銀平糴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

正統五年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景泰中淮徐飢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他就食者爲裝遣鬻者爲贖還其人卽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死給棺爲叢塚瘞焉竭晝夜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所全活數十萬人具疏聞且待罪初流民奏至

上讀之大驚曰百姓飢死矣飢死吾百姓矣其柰何已得竑發廩奏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飢死矣

弘治中蓄積寡而盜繁都御史林俊乞勑省司招民輸貲入粟補散官及抵罪情輕法重者聽入贖爲常平本而募民各以其私立義倉義學義塚名阜俗三義得表門示旌

詔施行已定制言州縣所儲粟務三年積足周一歲之食而後已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官儲中程者爲稱職不及三分以上者罰有差少六分課殿

嘉靖三年會天下罪囚應議折贖者皆輸粟預備倉以需賑濟

嘉靖三年南畿諸郡大飢人相食巡按朱衣言民迫飢餓婺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王臣姚

堂以子鬻母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𣶒以子毆
父地震霧塞瀰臭千里時盜賊蜂起閩廣青齊
豫楚間所在成群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數
千　上令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
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江盜勑操江
伍文定擒捕
嘉靖四年先是蘇松常三府大飢詔緩征歲賦
三十八萬有奇俟兩年後帶征至是巡按朱寔
昌言凶災之餘後責併逋重爲民困戶部復議

帶徵錢糧有可緩者宜蠲之　上從其議遂蠲
隆慶二年江以南霪雨三月不絕田禾皆漂溺
所司以蠲賑請淮揚徐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五
萬兩鈔關船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贓贖一萬
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州縣贓
贖二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
漕三萬石以賑之
萬曆時戶部言恩詔蠲免錢糧有司不宜重徵
神宗諭之曰朕軫念民窮屢行蠲恤遍聞各該

有司不能奉宣德意以致吏胥作弊將蠲免之
數重復催徵朝廷旨竟作虛文成何政體爾部
可曉諭撫按布政司官用心查革奸弊務使民
霑實惠
神宗諭戶部臣曰天時亢旱屢禱未應朕思民
爲邦本小民困苦災傷地方錢糧出辦艱難殊
可憐憫朕心惻然爾部便查各處奏到災傷重
大地方准蠲本年錢糧以副朕軫恤民窮至意
京師久雨民房多坍　神宗諭曰天雨連綿京

師坍壞房屋數多壓傷人民甚衆朕心甚是惻
然今着太僕寺給發銀十萬兩交與該科及五
城御史公同查勘分明每房一間欽賞銀五錢
以資修理賑濟卿等查照舊例參酌時宜擬諭
來行
神宗因水潦諭輔臣沈一貫曰朕思雨水連綿
京師米價日貴着于通州倉糧暫借十萬石運
赴京倉支放而該月折色軍匠米糧俟新糧到
日即與補完其五城房號銀兩除舊例免徵外

再着免徵幾月以昭朝廷相宜救災之德意
成祖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
稅今既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里甲賠納
必致破產破產不足必又逃徙則租稅愈不足
矣其卽移文各處凡有若此者悉停徵其稅若
縣官不能撫民而致逃徙者罪之還令卽招撫
復業勿復擾之
萬曆初　神宗因江北災傷諭戶部臣曰朕聞
江北地方疊災黎民逃亡田土荒蕪准留漕糧

六萬石作牛種之需所在有司其盡心招輯撫
養使人沾寔惠庶不致轉徙流離之患也

宰拙

後梁貞明四年吳徐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
自餘庶政皆決于知誥知誥以吳王之命悉蠲
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以宋
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
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
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敎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
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
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

有民富而國家貧者耶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
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强
參攷范仲淹言昔五季列藩割據遇薦飢欲乞
糴無從故各務于農以足其國臣在蘇州詢訪
高年每云曩吳越未納土時蘇州營田軍合四
郡七八千人專田功防江築堤以宣水患于時
民間錢五百糴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
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取之淮南於是慢農政而
不修江南圩田浙西河塘之利日廢今米石不

下六七百錢稍荒輒倍比于與時踊貴甚矣又
京東西路甲濕積潦之地往國家特令開決水
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復湮塞請每歲秋勑諸
路轉運司下所屬吏視農田物土之宜或開河
渠或築堤堰或瀦陂塘諸可爲旱潦備者本州
選官計工歲于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罷其功
狀聞如此不已數年間農利大興下無飢歲上
無貴糴東南水漕之費幾可省矣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糴賤欲
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
齊西之粟釜百錢則鉅（斗二升八合日鉅）二十也齊東
之粟釜十泉則鉅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
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
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
皆實于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食
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
遠近之準平矣
管子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
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
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
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
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
利矣
李沆爲相時天下大蝗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
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
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張文忠公商英傳時久旱不雨彗出天心商英

拜相之夕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書商霖二
尺字賜之
唐乾符元年翰林學士盧携上言臣竊見關去
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
少貧者磑蓬實爲麪蓄槐葉爲虀或更衰羸亦
難採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隣境今所在皆饑無
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税寔無
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
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繇酒

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也貳租稅之外更有他徭乞勅州縣應所欠錢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蚕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僖宗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爲空文而已

陸贄奏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故

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于農夫其或有功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是謂長筭既而有司益憸不克將明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撥之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

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于軍城取高價于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日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

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于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

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
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冐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
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盖寡冐聞見而不達
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
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費也冐
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
畿内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
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
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

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
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
不足則緣于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歲
穀俱富烝黎蓄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美財益
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
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
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須給用亦廣所
以不計糜耗厲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
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

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美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
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
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
間烟火殆絕都市之内餓殍相望斯所謂覩近
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
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積足給數
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
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illegible]庶匱乏流庸頗多關
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

穀貴損人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
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
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
諸州米每斗當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
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
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
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
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
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

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二百一十萬石不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　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游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州船江淮新米至

倉還復留納塡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迩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

長大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顧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節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

不以近利虧永制不責功于當代不流患于他時慮遠防微是以均濟臣今所獻庶近于斯減所運之數以寔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期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

轉運使于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
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計
文以救貧之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
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付都合得錢一百三十
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
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
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
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塡每年轉漕
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

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
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
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
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
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
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
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
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
錢一百二十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

留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
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節作船
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
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
色續到便令折塡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
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
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
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
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充付價直

並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
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臣宿
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
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粮爲名非緣城守
絶粮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
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開奏并報中書門下
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
五百人一年之粮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
餘萬石邊蓄既富邊備日脩以討則有餘以守

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歛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威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抵安邊之本原守土之本庶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力以務之児今不援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内收其枉費之資百萬龐粮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恭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

陸贄奏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

先勅令貯戶倍用救百姓凶飢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内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飢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飢農不至傷糴不至貴

成化六年九月大學士彭時等奏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東西大倉米平價發糴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

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糴以濟河間之急此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糴米價可平

司農論 積貯附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帝從其計壽昌又曰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帝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令邊郡皆築倉

後梁龍德二年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

臺諫

王永字方贊成都華陽人太宗時爲右補闕先越納土受命往均兩浙雜稅先是兩浙田稅畝三斗永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以擅減稅額永對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皆爲王民豈當復仍僞國之法太宗從其說凡畝稅一斗者自永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永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皐準覃鞏宰準之子珪爲宰相

臺輔

監司

唐憲宗時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歲飢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旣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

五代河南張全義頗有古循吏重農務穡之意始至鎭鎭蕩于兵民不滿百戶榜諭所屬縣招流民復業蠲租稅存撫之後五年桑麻蔚然於是選壯者教戰陳以禦盜每出行見田蚕美者

輒下馬與僚佐共觀召其主勞賜其田荒穢不治召田作者集衆杖詬之訴乏人牛者召隣里醮責於是隣里勸功戶有積蓄百姓言張公見聲妓未常咲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在洛四十年

高歡使劉貴請爾朱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汙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

宋馬光祖字華父金華人縣浙東提舉常平移浙西提刑權浙西常平遷浙西安撫使歲飢榮王府積粟不發膚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往卧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遂得粟進同知樞密院事謚莊敏

宣和二年有告淮南連歲荒旱常平使者顧彥成坐視不救上大怒詔公察訪賑濟公陳八事一乞依法放免租稅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

三乞州縣常關催民間積欠四乞常平司錢斛已椿發未行者並截留五豪戶有願出粟濟飢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林塘泊暫弛其禁聽飢民採食七鄰路般販米斛入本路者免收沿路力勝庶得商旅輻輳又小民有無業可歸願充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以消擾奪之患上皇一一開允執政頗難之所陳八事從其四而已公行或謂公曰執政不肯盡用公疏其意可見矣況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倖之門此

財用又多供應御前爲名公其愼之公曰吾受
命訪察若趣時顧避則兩路生靈寔吾殺之兆
借使獲罪豈敢愛一御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卽
檄監司州縣問百姓疾苦宿守吳壽寧聞公將
至令諸門毋納飢民遂至城外殭屍縱横悉差
公吏穴地藏之乃申以無飢民無可抄錄眞守
蘇之悌夜遣兵伏遏飢民截之江中洲上悉皆
致死二守皆官官腹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爲
務旁連漕使孫黠雄視江淮間公竝劾之繇是
兩路所養飢民流移僅三十萬賑給闕食入三
十七萬有奇振糶借貸穀三十餘萬勸誘人戶
出糶及借貸七十萬有奇

明周文襄公忱奏三府之田雖廣而農力甚苦
比歲　朝廷屢詔勸糶以備濟䘏緣旱潦相仍
穀價騰踊難以舉行今臣以八年分徵收之間
措得前件耗米六十九萬石遇民乏食則以給
之又不獨以濟荒凡起運有所失損於此借償
秋成還官大役築圍岸濬河防乏給亦然庶免
貸責以利兼幷悉從其言
周文襄公每遇凶荒輒以便宜從事補以餘米
常賦之外無復匪役初至蘇松屬歲大飢米價
翔貴忱遣人四出察米價高下江淛湖廣方大
熟乃令人齎金至其地故抑其直而勿糶且給
言吳中米價高甚由是江淛湖廣大賈皆販米
赴吳中數百艘一時俱集忱知四方米已至下
令發官廩米盡出之以貸民而收其半直城中
米價驟減而四方米欲還載度路遠不能乃亦
賤糶忱復椎牛釃酒以謝四方米賈皆大醉歡

去米價既平乃復官糴以實廩
壬子秋諸郡歲稔會　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
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忱乃與蘇州知府况鍾
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行之
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
縣名其倉曰濟農明年夏江南旱蘇松飢民凡
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爲
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

于民而不即輸官逋負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于南京受俸獨不可受于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於　朝廷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贏

及前所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亦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於此給借賠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并之豪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具以聞　朝廷皆從之於是令諸縣各廣濟農倉貯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插蒔之際於中下三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一齊給之秋成抵斗還官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太發濟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飢

王錡曰國家儲積多倚東南惟蘇爲最永樂洪熙間徵斂制下多侵尅官得其十之四五而已宣德七年　上命周文襄公來巡創立調收之法自此利始歸于上又得況公爲守奏減正額三分七邑計減正額七十二萬餘石二公既去故朝廷每遣巡撫及守土之臣必降璽書申戒使毋輕改焉弘治二年官有喜變法者遽革調收易以新制糧胥得爲奸利每石擅增無名之

耗三斗盡入私家自茲利權復移于下以今糧胥所增之數參計正與況公所減者相當是乃復徵舊額也七十二萬石之多官不得取民不得免使二公之良法大壞甚可恨也

巡按呂諱光洵牌開一嚴核災數查照被災輕重優免多寡府以實數驗派縣縣派都圖務要公平畫一不許那移作弊致折閱不均一一計疏濬富戶有田近河之家隨地挑濬如某河淤

塞若干丈人田若干計田給直每人挑河一日給工食銀米若干每工挑河若干丈則無食之人既可不飢而灌溉不通之地又可備旱　一節冗費如修造典作公會慶賀交際宴享供帳舟輿之類一年所費奚啻千萬務要正身約禮以端表率一應不急之用盡行革去

太守

李禹卿字君益除通判蘇州隄太湖八十里爲渠益漕運其所蓄水溉田千餘頃歲飢出羨粟三萬全活萬餘人官至司農少卿

富文忠弼知青州河朔大飢民東流公以從來拯飢多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飢死死氣薰蒸疫疾隨起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飢民散入村落使富民不得私陂澤之利民重公令米穀大積分遣寄居閑居往乇其事問有健吏募民中有曾爲吏胥走隷者皆倍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爲場掘溝爲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于境內吏胥所在手書酒炙之饋日至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死者作叢冢葬之强壯堪爲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刺指揮二字奏乞撥充諸軍時中有與公不能者持之不報人爲公憂之公連上章懇請且待罪乃得報自是

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

文忠公知青州聞河朔灾即于所部豊稔者五州先是勸分得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廪隨所在貯之

熙寧中淮南京東皆大飢滕元發守鄆州乞淮南米二十萬石以備賑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亟爲席屋待之乃分爲屋者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用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壯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帝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繩引碁布肅然如營陣中古圖上其事詔褒美所活五萬人

淳熙中朱侍講熹守南康爲上言蘇軾有言熙寧中諸路支發及别路轉粟若放課税利通計累百鉅萬舉以賑貧窮而于救荒無分毫益者則後時故也臣里中開糴鄉有社倉一所先年飢臣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米于

倉秋石加息二斗計所受米以償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盡蠲積十有四年具以原常平米六百石歸府而見儲米三千一百石有奇爲社倉止不收息石收耗三升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即遇凶年人不缺食孝宗大善之詔下其法于諸路而社倉之法始于此本社倉取息不異于青苗而民獲其利者以青苗取錢責民以所無社倉取穀收之于方熟青苗在官吏緣得爲奸社倉在民主以鄉人士君子吏無與焉故也然社倉亦一時惻隱之善非經久之利也蠲息之後止于收耗即豊歲適足償其本一遇水旱即欲償其本而無由民未嘗舉貸之利而先被責償之害寛息之惠僅什二而取償之急乃什九也固不若義倉斂之于平歲貸之凶歲償之豊歲之爲善矣

浙東大飢王淮薦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陳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湊集　社倉法以十家

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
爲社首其逃軍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
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
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
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
實還者有罰

眞文忠公勸行義倉諭　近因禱雨思所以爲
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平糶倉儲米數萬石
歲歲出糶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數萬石歲
歲出貸其爲慮悉矣又念倉米有限貧民至多

豈能均及于是又以居鄉之日所謂義廪規約
以勸有力之家蓋欲公私協力共濟斯使民無
餓殍流離之苦義廪云者非損所有以予之特
出所有以糶之而已於富家無所損而于貧民
寔有益今舉行義廪使上中之戶自相推排隨
力出備官司不討產强斂之也自置糶場自收
糶錢官司不遣吏監臨之也價值高下視時稍
損官司不抑令痛減也

徐奭字武卿建安人祥符中進士第一天聖初
通判蘇州時東南大水詔奭與趙賀督治奭周
視盡得水利舊跡乃築石塘九十里建橋十八
所復良田數十萬畝疏隱田者二萬六十戶得
苗三十萬塘成遷兩浙轉運使封晋寧侯

常懋字長孺武康人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
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緡錢十五萬懋悉以爲民
食軍餉助蠲苗九萬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
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入境
疾風飄入太湖改浙東安撫使

洪武三年濟南府知府陳修及司農司官上言
其處地荒蕪宜詔鄉民無田者墾闢戶率十五
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者不限頃畝
皆免三年租稅其馬驛巡簡司急遞舖應役者
各于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開荒今日第一義　復屯田今日第一義）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宣德初以雄劇十郡缺守
愼擇良牧尚書胡忠安公等遂舉鍾典蘇郡請

賜勅以便行事郡田有官民之别官田税額特
重鍾據奏求減疏上卒得請凡奏減省重額正
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
科以免逋年包荒之糧至十四萬九千五百有
奇停徵渰没田糧二十九萬五千免舊欠糧草
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船五百艘
免買船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疏免韶買減淵
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
度請濬淪泖道淞塞辦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

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六千七百戶[illegible]
徐基字宗實黃巖人元末不仕洪武初應薦以
朝擢蘇州府通判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饑民嘗
漲病堤厚相度原隰大興築捍之役部使者以
為妨農勞民基言他役誠妨農水不退則田不
可耕妨農孰甚焉且今有田者量募貧力飢以
得餔正所謂佚道使民曷為勞哉官終兵部侍
郎
蘇文忠軾奏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

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鳶
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
知撫州黃震約　急糴者富室也待糴者饑民
也官司既不以文移滋吏弊則通此脉絡于公
私上下之間者鄉曲好誼之士也
右請貴寓之賢學校之英鄉閭岩穴抱道未
仕之彥各以天地民物為心各以父母鄉邦
為念以義理感動鄉之富者以恩威開諭鄉
之貧者以施行之未當事宜之未悉告為州

縣之耳目之不接者其所弘濟何可諭云聞
天之生人唯有愛人人衆不能盡皆勢天天
定則時加汰治凡其飢尼之歲皆其升降之
機富室在豐年賢否未知也及至荒年或惻
怛而濟惠或頑忍而不恤富室之賢否分矣
小民在豐年善惡未白也及至荒年或堅忍
而守分或無賴而妄作小民之善惡見矣賢
否既分善惡既見天之升降生人于斯乎決
于是富者或自此而貴顯或自此而禍敗此

升降也貧者或飢過而溫厚或官刑而滅亡此升降也天道循轉自昔皆然但人只見目前往往顛倒其中而不知此皆吾州賢人君子所素知更請推廣其說遍諭此意

今來不以公移勸分而禮請名士宋節幹等十員分鄉提督勸糶不以官司督促而以本心之所同然者往來于文書之間不立官價不立官斗而一聽蓄米之家隨時低昂接濟糶戶凡此豈但爲飢民之計正深爲諸富室計

農以桑爲助撫州獨不種桑養蠶遂致中夏無錢解債納官昔襄城縣亦不種桑自范丞相做知縣令犯罪者種桑聽贖百姓無不競勸今太守雖愧昏庸勸爾農不早近金谿知縣新到亦常面言本州最多荒山野地纔種便成諸縣必能次第講行爾農今後切須種桑此不容不勸者也田須秋耕土脉虛鬆免得閑草抽了地力今撫州多是荒廢臨種方耕地力減耗矣爾農如何不須耕田須熟耙牛牽耙索人立耙上一耙便平今撫州牛牽空耙耙輕無力泥土不熟矣爾農如何不立耙田近溪水須逐段作坝捺水田不近水須各自鑿井貯水今撫州一切靠天五月不雨立見狼狽十日連雨亦無停留爾農如何不自做个意智此皆不容不勸者也太守兩年在此雖無力及民然與爾農曾共荒年今次勸農又當官滿將去言語不覺苦切

寺窮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永代人戶納息且使常年不貸唯荒年則貸

之而不復收息凡費者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事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不立之本法然亦間有名雖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雖文公而其後不文公倚美名以牟厚利者亦已不少寺方爲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預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于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爲恩索時或以爲怨倘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唯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

而無害凡皆予荅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爲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予爲記及閲實其始末蓋一家自爲之計而依法唯取二分之息不借勢于官不鳩粟于衆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爲溥今歲之歉一邑賴之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若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予爲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幷書以遺之咸淳七年冬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縣令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歲旱農盜決運渠以溉田法當徒犯者且衆安民白郡守曰水所溉渠成當得賦入數十萬今未至遽舟而寘人於法坐失數十萬之入以此較彼孰利孰害請釋勿治是歲吳大旱惟長洲中熟

洪熙元年六月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從來薄收去年尤甚今民食最艱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亟驛頗有備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　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飢荒必須申報展轉的實賑濟失時民多飢死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天順間瓊臺邢宥守蘇時歲祲民飢宥具疏聞于朝須報乃行賑貸韓襄毅公語之曰出納有司常事必須戶部報可而行民已爲溝中捐瘠矣且擅發之罪不過收贖以數斛贖米而活百萬生靈何憚而不爲哉邢大悟即日發粟民賴以全活者甚衆韓公與有力焉

唐順之與巡按呂光洵書曰聞南都倉粟其羨至四百萬以上可勾十年之支而有餘滄源公

去歲所奏平糴一法此軍民公私凶豐兼利之術奈何當事者議論不同遂使滄源公美意不竟然此法終不能罷也近聞之一戶部長官言此法有三利云縱使諸郡盡荒但得京倉糶粟三數十萬石分散諸郡諸郡每發官帑銀萬兩爲糴本輸之京倉則可得米二萬石平歲人食米一升凶歲則減之是二萬石者二三萬人百日之命也是官帑不過出銀萬兩而續二三萬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三數十萬石而得銀十五萬兩是國家不過錢米互換之間實未嘗費斗糧損一錢而賙五六十餘萬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其議論異者不過以苟有緩急京儲缺乏爲說耳夫糶三數十萬之米於四百餘萬石羨餘之中特十餘分之一耳且今江東雖災而江西湖廣頗聞豐熟則京倉歲額本色之入固將源源而來也豈預憂十年之後之不足而輟旦夕之所必救哉至于有司所請速糴一節蓋慮異日穀既不登而遠商又不

來則雖積錢盈篋坐而待斃矣故救荒惟是預處錢粟而變錢爲粟尤是先事預處之善者也

荒政考下

項襄毅公救荒事宜

景泰六年四月甲午請蠲租　先是景泰三年德慶州開建陽春二縣大旱逋秋稅一萬二千三百三十有奇而連年復罹兵荒公請盡免

上從之

天順五年大賑民饑　時陝洊飢斗粟千錢有司方請賑公曰民腹枵就斃矣請而賑斃將安待賑不俟請罪在臬長臬長寧以一身活此一方民亟檄郡邑大發粟分賑之而後　上聞民賴以蘇者百萬計

天順六年四月己未請蠲租　時西安諸郡邑衛所以昨歲大旱逋秋糧二十三萬九千一百六十石公請盡免　上從之

天順七年正月戊午覈延安府災狀　先是延安太守王瑾奏昨歲夏旱秋潦傷稼稅無從輸大司徒年恭襄公請行公覆視以聞

二月癸酉請輸粟贖罪　時關中所司藏粟以屢賑盡公無措請令各郡邑論斷罪囚俱納米自贖儲以待賑笞一十納米五斗餘四等遞加五斗杖六十納米三石餘四等亦遞加五斗徒一年納米十石餘四等遞加五石流三等納米三十五石雜犯死罪視流加五石　上從之

辛未上西安漢中平涼鳳翔慶陽延安六府災狀　時公謁巡撫王恭毅公槩曰陝飢數年矣災非啻延安也餘五郡皆災軍民流離死亡者不勝計除令所司勘實生存貧病者八十四萬餘驗口賑給諸死亡流移悉具數轉達王公以聞　上命大賑之用粟一百八十三萬餘石免糧九十一萬二百八十餘石草六十五萬六千六百餘束

乙卯疏議輸粟冠帶例　先是戶部奏凡文武官下舍人及爲事爲民官有能納米四百石於陝西缺粮處所者給冠帶榮身時米麥騰貴廣募莫應公請量減米數凡納百石者即給冠帶

上從之

天順八年七月庚戌再請蠲租　陝西軍衛以
昨歲災逋屯糧九十一萬二百餘石屯草六十
五萬六千餘束公又請盡免　上從之
成化元年三月壬子又請蠲租　延安諸郡以
昨歲旱災逋稅糧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公復
請盡免　上從之
四月丁酉疏城西安臨洮鞏昌鳳翔五郡　時
陝大飢故公所在具與大役使民得糊其口以
免流離思亂

成化六年七月丙戌勅巡視順天永平河間三
府賑民饑　時錦衣衛指揮朱驥奏京畿旱澇
相仍內外飢民多將子女減價鬻賣勢必刼掠
又各屯營達官亦隨處群聚强借行刼乞簡文
武大臣親歷畿甸設法賑濟撫諭使各得所免
致流離轉徙暴横作非下戶部議以大司徒楊鼎
敏公禹貢從驥言　上乃勅公往撫順天永平
河間三郡而以右司徒兼文莊公盛撫真保郡
以右府李都督公旻撫屯營

十月辛卯疏請平糶　略曰今畿輔災沴民居
蕩析雖蒙　皇上發粟賑濟然流移道路困苦
萬狀目今尚可苟延旦夕若薄冬臨春青黄不
接必難堪命非早爲區處設有不虞即峻法嚴
絕傾廩徧救亦緩不及事請廣施糶賣之術如
宋紹興五年斗米千錢時參政孟庾戶部尚書
章誼請按原價大出陳廩每升止如前二十五
文既濟軍民次年米賤令諸路以錢收糴復多
贏羨載在史册足爲明驗今天津涿薊通等倉

并水次官糧動稱萬計乞　勅戶部令各司屬
會計足支來歲夏初官軍俸糧外所餘糧米豆
麥俱自今十一月始各委州邑正官按月糶米
三千石每石五錢麥減一錢豆減一錢伍分凡
糴至二石至來歲三月止糶少者許就近糶多
之倉多糶筭補其勸借搬運接濟者不在此數
候麥熟米賤卽以所易銀布月准官軍買糧自
給其貧無糴者仍驗口賑濟大司徒楊公議如
公請而價則加所定者各一分　上從之且命

發太倉粟一百萬石於在京如例平糶

丁卯請蠲租　時義勇天津等衛梁城等所以水災逋屯米二萬九千五十餘石豆九百六十石草四萬三千三百九十束公請盡免　上從之

壬辰疏報賑數　時公歷順永二郡足跡將徧給發官廩十萬石復設法勸分米二十六萬五千餘石銀一萬餘布三萬餘牛具一萬三千二百餘活軍民男婦二十七萬八千二百有奇

韓襄毅公救荒事宜

請行納粟備荒例疏景泰三年八月初八日

切照江西一十三府地狹且瘠民稠且貧往年豐收小民亦無週歲之積未免懋遷有無取給湖廣等處今歲本處既有旱傷官民蓄積俱少而湖廣等處亦未聞豐收況所屬長河梅花等峒大盤等山係累年盜賊作耗今歲永新地土陷窩恐有飢荒之兆倘後水旱相因饑饉薦臻而無蓄積以賑濟之未免相聚為盜不知者或以為江西係腹裡地方不足為慮臣愚以為有備於前斯能無患於後且如近年貴州等處盜賊猖獗倉廩空虛四川湖廣人民轉運軍餉備極勞苦本處人民每銀一錢糴米數升亦不易得至有人夥相食無入土者蓋因其平日之無備故也況江西係南京之上流閩浙湘廣之樞軸而廣東等處見亦賊情未息倘後各處警急侵擾若無蓄積必俟其災荒之甚盜賊生發而後為之則如貴州等處今雖欲捐美官厚爵以勸其出粟亦晚且不能矣近年廣西等處已有

見行榜例許人民納米上倉就彼給與冠帶臣愚以為江西雖與彼處緩急不同但當以米數多寡為例行之而使民納米之後或赴京授官或差人旌表未免經延歲月樂為者少臣切惟古人救荒亦有建議先給空名告身付之以勸人出粟者今使民間納米上倉而即得冠帶旌表誰不樂為而　朝廷冠帶旌表一人以濟千萬人之飢權以濟時仁政所先亦何足以為濫

哉及照江西按察司副使陳价布政司左參議
陳璣俱廉公有爲堪以任使如常　准題乞
勅該部會同多官查照前後各項納穀事例計
議斟酌定奪凡照數納米已完獲有通關者聽
臣等照依廣西等處見行事例就行給與冠帶
幷旌門立石令其望　闕謝恩仍查支各衙門
官庫收貯課程贓罰等項官錢諸色物貨估計
變賣照依時價糴穀上倉俟收穀頗敷數年支
用開具會本同　奏事若未完陳价陳璣不許
別項差委

奏十三府放支倉穀疏景泰三年九月廿八日
南昌等一十三府放支過預備倉糧米共二十
三萬五千六百三十六石八斗六升二合五勺
米九千五百二十六石七斗五升　穀二十
二萬六千一百一十石一斗一升二合五勺
勸借過大戶出穀三萬四千九百一十七石一
斗　賑濟過飢民一十五萬四千七百一十九
戶大小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八十四口

賑濟江西十一府疏景泰五年十月廿七日
江西布政司所屬南昌等十一府賑濟過飢民
一十萬二千四百九十二戶男婦大小二十萬
一千二十九口支過稻穀一十二萬五千四百
九十四石四斗一升布一千一百九十疋

會議救荒糶穀價疏景泰六年三月廿八日
臣初到巡撫之時所勸稻穀除遞年放支賑濟
之外尚有一百萬石有餘亦恐年久腐爛應合
從宜照例減價糶賣以救飢荒臣隨將會議定
穀價該糶數目案仰本司備榜發屬張掛曉諭
分委府縣的當官員開倉糶賣遇有買戶到倉
務要研審的係本處家無積穀人戶附簿糶與
每戶止許買銀一兩以下並不許縱令積穀富
家大戶舖戶客商集銀多買轉糶取利仍委二
司分巡官員設法禁革奸弊監督糶盡合將銀
兩銅錢解府印封收庫俟秋成穀賤之時糴穀
上倉務在不失原糶價數其有目今無錢糴穀
貧民仍照原行再行取勘賑濟○會議定穀價

或麄絲銀一兩或銅錢一千个俱糶穀六石官觧平量所屬南昌府等縣廣積等倉四十三處共該糶穀二十四萬二千四百石或麄絲銀該四萬四百兩或銅錢四千四十萬个二項俱有者准作折收

巡撫行過條件疏 景泰六年七月初三日

一賑濟饑荒奏 准勸借過冠帶旌表立石等項大戶萬邦敬等稻穀一百八十萬四千石有零并原有在倉稻穀遞年賑濟過南昌等一十三府饑民八十萬一千一百二十九戶男婦大小一百二十九萬六千一百三十五口放過穀九十九萬七千九百五十二石五斗二合一勺米一萬九千四百一十石六斗八升布一千一百九十四疋

景泰三年賑濟過饑民一十五萬四千七百一十九戶男婦大小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八十四口放過穀二十二萬六千一百一十石一斗一升二合五勺米九千五百二十六石九斗五升

景泰四年賑濟過饑民八萬五千五百一十戶男婦大小一十七萬一千四十口放過穀九萬六千五百四十石

景泰五年賑濟過飢民一十萬二千四百九十二戶男婦大小二十萬一千二十九口放過穀一十二萬五千四百九十四石四斗一升布一千一百九十四疋

景泰六年賑濟過饑民五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八戶男婦大小一百九萬七千三百八十三口放過穀五十四萬九千七百六十石七斗二升九合六勺米九千八百八十三石九斗三升

賑濟饑民戶口數疏 景泰七年八月廿五日

江西布政司所屬除南安府未報外南昌等一十二府南昌等六十六縣賑濟過饑民三十萬六千六百八十戶男婦大小六十五萬三千一十六口共支米穀三十九萬三千六百三十二石五斗九升

附詩

丙子夏洪吉袁瑞臨撫建信江饒南康十
一郡大旱田租二百三十二萬勘有一百
三十八萬成災封章上聞　恩俱賜蠲
免憂民之懷稍紓口占一絕
十郡青苗總似焚不才無計掃妖氛蠲租有詔
蒼生感　聖主寬仁邁漢文
按韓襄毅公在兩廣時造銀牌若干上刻旌
義二字遍行各屬勸富民出穀得十六萬六
千七百六十石賑濟蒼梧縣災民每戶銀一

兩米二石大棉布一疋
于忠肅公勸珈平糶告示　時官巡撫
照得河南山西二省饑荒爲甚本院蒞任即將
欽賜賑濟銀兩并各府州縣無礙錢糧及豫備
倉糧盡行賑散雖目下少甦猶恐將來不支今
本院捐俸資二千五百兩復賴賢有司王高孫
李劉楊諸公各捐俸資五百金爲積蓄粟麥之
本亦未充盈倘遇凶年將何週濟本院悉訪民
情頗知閭閻之事特出榜勸諭爾等賢良富家
巨室能捐二百金以上者與冠帶奬勵能捐貸
四百金以上者奏　聞錄爲義民建坊旌表或
本身原有官職者即榮封其父祖或錄其子孫
衣巾寄學有昔年賤價糶粟麥肯輸千百石仍
照昔日價賣者同前旌奬或收留遺棄子女五
六口并十口以上者或肯減一二錢時價糶者
皆照前給賞旌表賢士大夫能捐貸者亦即保
奏不時擢用本院每思富貴之家如有三千金
家資可捐貸百金有萬金家資可捐貸三百金

亦不過三十分中出其一分耳況捐一分之資
而活數千人之命陰功不淺後必有報之者本
院常見藩司官因饑荒之歲每令州縣官督察
里開勸報大戶其富豪大戶不知捐貸賑濟之
德甚洪反夤緣脫免里胥得以遂其奸脫上戶
報中戶有司不查其實又不再三開諭轉相援
害亦何愚哉假如夤緣賄賂之資孰若移賑饑
貧上舒　朝廷隱憂下爲子孫積福中杜里甲
科需本院實勸汝等爲此好事爾等未必慨捨

及一聞僧尼說法化緣遂能捨大貲財以邀來世福澤豈非妄謬乎孰若捐數十百金以濟嗷嗷饑苦之民實有見在功德故西蜀張詠能立法捐貲濟貧子孫數世榮貴浙江蔣氏以平糶賤穀兄弟三代爲神所謂仁人者其利甚溥其報甚隆生前萬人感戴死後百世流芳多有富豪之家平昝慳吝不肯捐賑嗟乎眇眇一身在世食用有限死又將之不去且終日營營千謀百計作馬牛而不肯少輸一二爲此美事乎本

院每縣置二倉一曰尚義倉一曰平準倉義倉即賢良捐貲輸穀之倉平準即豐年賤糴遇凶平糶者倉前立碑勒名大書某人捐金若干某人輸粟麥若干計全活人若干不但立碑建坊奬旌亦在在口碑傳誦日後有賢良仁富者見此荒年豈無惻隱有奸徒不思本院推誠勸諭反設言沮塞今捐百金不難恐他日另有別樣大役又有言捐貸且不難倘又要人去買粟輸倉則人財兩爲賠累此等切不可聽本院所以

立碑勒名者一則旌賢良尚義之功二則杜後不許再將尚義之家有別樣大役索擾也本院亦思爾等富家巨室皆辛苦經營成家必不强致之但本院推誠待人諄諄勸示爾衆當以本院之心爲心待後豐熟必計數給還安肯欺謬今出示後爾衆若不體本院之誠他日府州縣官詳實報名到院是頑民也反爲不美故示

河南趙守賡年七十無子家鉅萬讀此示大悟願悉捐助荒其餘以貯義倉公大奬禮之

旋聞於 上得異旌云仍令里老擇一貧女命納之逾年生一子抱至院叩謝公摩兒頂曰天之報施善類如此之速今趙系甚衍

司馬溫公救荒疏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

乙卯東省大饑過御史遊訓疏截留漕糧十萬平糶未及半而藏粟皆出其時登萊溥被災陶知府斯先曰等死耳趣軍民販米遼東今居

人犹海緑以餉遼尤近事之可做者

王文成公賑濟石城縣事宜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文

據贛州府申石城縣水旱相仍兼係僻地穀價湧貴合令知縣林順查勘賑濟看得所申賑濟既該府議許中戶糴買下戶給散准如所議施行今出糴之數止及一千而坐濟之民不知幾許附郭者得遂先獲之圖遠鄉者必有不霑之惠近日贛縣發倉其弊可見仰行知縣林順會同先委縣丞雷仁先選該縣殷實忠信可託者十數輩不拘生員耆老義民各給斗斛候遠鄉之民一至卽便分曹給散仍選公直廉明之人數輩在傍糾察如有奸弊頭目卽行擒拏照議罰治庶幾小民得蒙救急之惠而遠鄉可免久候之難事完具繇回報繳

牌行南昌道賑恤水災

據南康建昌撫州宜黃等縣申稱非常水災乞賜大施振恤急救生靈流移等事看得洪水非常下民昏墊實可傷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溥賑其地方被水旣廣而民困朝不謀夕若候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冒濫已行二府各委佐二官及行所屬被水各縣掌印等官用船裝載穀米分頭親至被水鄉村驗實果貧難下戶就便量行賑給爲照南昌所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數多頑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督臨於上或致騰踴紛爭爲此仰分守巡南昌官吏卽便分督該府縣官於預備倉內穀米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不必揚言賑饑專以踏勘水災爲事其間驗有貧難下戶就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人戶略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冊擾害所至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相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

揚忠愍公上徐少湖救荒書

某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

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寧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頻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盖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墳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偏之政何必煦煦然爲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饑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

減價糶也盖官倉除備邊急縻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日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産傭工止可得錢乃今分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筭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盖各舖戶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

丙米不肯糴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雖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盜賊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搬運一若轉運官粮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廵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其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盜賊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爲盜者衆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於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爲盜以救之也況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堤防一撤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

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無夢園集　勞集三　荒政考廿

附録

鷗峰子曰全悰父柔使賫米數千斛到吳市易悰皆散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故賑贍之柔乃奇之此周急之仁出於子而父不禁者范文正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

此周給之仁有於父而子能體者今人之慢藏者於骨肉間但知相勉以利而不知相感以義吾見亦多矣聞斯人之風寧不爲之額泚 鷗峰雜著

李公謙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即對衆焚券曰不須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公仍竭家貲煮粥濟之頼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人咸曰公陰德可謂大矣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有陰德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續自警編

吳興朱承逸歲饑以米八百石貴粥朱福壽終子孫登第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重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頗詳款已有歆嘆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其

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自警編

萬曆丙子歲就試荆谿遊石亭埠時有吳風鑑曰此縉紳吳公別業也吳公督學四省題建坊曰四省文宗譽家潛以一代人物四字覆之蓋

詣公無後也公素昝一術士李某者告公曰僕
得種子之法專盡人事公自度家業肯捐其半
爲亂嗣計乎公曰無子身皆剩物且受人侮何
有於半李生曰方今歲祲固天假公以會也請
條其緩急以備舉行
一荒粮大戶力或可支細民室如懸磬公查錢
數兩數者代納以全民命
一獄囚大辟勿論已如追贓贖罪等項一日未
完一日監候公與代完

一飢民四城門各設厰煮粥
其次族屬姻黨不時饋遺
其次村落窮民親履給粟　其次置藥救疫
其次掩埋白骨　其次修整廟宇
其次城外環繞皆大河民患跋涉當悉駕大石
梁以通往來　他時義莊宜設　學田宜助
役田宜出願公觸類引伸大行方便吳公欣然
如其言所行不滿數事所費不踰萬金連舉二
子一發鄉科矣迨丙午南畿錄有吳彥貞者公
孫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後吳公之謂夫旹萬曆
丙午冬月濮企登識
錫去奢氏偉時曰此余老友濮叔豐先生筆記也
叔豐篤行高節纖介不苟是紀也特其深秉隱
厚之一端嗟嗟世寧乏喜施舍而丐福田者試
語以捐帑賑民則錙銖必較李生讜議吳公力
行其於積慶降祥之效不已章灼較著哉雖然
人間世有子者多矣將獨爲求嗣勸乎夫安懷
立達卽念卽仁惻隱慈悲無時無地果能逐事

講求隨方利濟富人以力貧士以言精誠必赴
可以祈天保世可以佐縣官而裨經濟焉

吳中荒歲射利冥報

父老言昔時荒歲米價倍增有素封貪心未已
請仙問價一天將降箕判云豐年積穀凶年糶
二倍平收兩倍錢四境蒼黎饑欲死斯人谿壑
尚無厭直將民命爲兒戲及乘天災把秈專若
此貪夫不畏譴頭上青天豈是天看火部抄其
家立刻灰燼

萬曆三十六年米價騰貴極矣有一富戸卜之
城隍向道士求詳道士曰此籤何用曰米價可
再增否道士大駡抵家驟死盖城隍殺之也洪
朱完天祖文曰產粟之區不獨楚與江右也猶記
髫年曾侍大父宦遊台州知彼處之粟常年一
兩三石而由海入太倉不過一兩日之事耳又
侍大父宦遊狼山通州彼處赤米甚佳其價甚
賤又麥價頗賤大堪作飰大父衙齋所食類以
赤米而亦時參之以麥也狼山與福山一百三
十里海面之隔耳順風不半日可渡此皆於糴
粟一項可備一議者
一旌善之法詳矣古有不任不卹之刑倘三令
五申而素封不從則擇其最著者扁前四字於
門以耻之夫刑之且可况耻之乎　一官給印
票於好義之家糴米多係鬼名宜令貯城内官
倉驗過發糶不許私載回家此于忠肅義倉外
別設平準一倉以待平糶意也　一平糶米價
止可七錢以外在富家多八百金甚小在貧窮

多出一文甚難　一素封無田者力可平糴乎
石捐百金特賑不得以無粟辭　一救饑不必
盡粟或麥或菽皆於出產之區官糴之　一罰
粟代杖見韓襄毅公疏廣其意以粟代徒似亦
可行　一囹圄饑夫近多疫症亦倍可念　一
商販最急移文關津蠲數道之稅其來必迅
一衙官董諸役而出納於衙役之手似屬可慮
必擇地方忠誠有能幹者數人主其事正官不
時親臨論訪空王文成公諄諄乎防之也　一
設處堪動庫内兩畨本銀一往一來道路不絶
市中時價不禁自平且事竣銀仍還庫在那移
轉換之間選委賢能家饒世職交與庫銀仍立
法紀錄　一平糴官糧既竭商糧不至因一商
失利百商聞風俱向膠萊等處空照時價以招
商亦必自已先有接濟查得和豐倉舊貯米荳
銀借動四千兩選官四員分爲二班往淮徐金
葢等處仍移會彼處印官發船之日開具糧價
印信爲照　一衙門人役不許糴　一暫弛遏

禁遣官告糴共糧十七萬石有奇而市價驟平其糴本與賣用則皆借動京邊之銀也　一糴穀之法各領糴之官自爲一園限三年內如有浥爛罪坐本官每石聽米三升亦限三年盤驗之耗如再有虧折本官認賠至於倉厫不足分爲二例如原有舊倉致令坍傾責其修補而官銀不得議動如舊倉已滿穀尚有餘設處官銀速爲創建　一動京邊銀止一萬六千餘金而用以招商糴運既還借動之原數又積現在之

穀食　一招商給引往天津等處接濟　一勸借者若與官穀一槩免還則他日無人肯應空聽其取償或願不取者給區　一富家囤積糧食每自淮商到時糴貴徵利自題通海運之後相率乘時發賣以通爲禁勝于禁矣　一印官親自下鄉逐名審實便宜粥賑　一賣粥不若委廉慎數官分頭給散令其領回自食　一帶徵一節其害無窮官借名以加派里指票而雙收趙甲已亡而包賠于錢一朝四已故而索騙

于暮三莫若實受免徵之爲便　一等民耳一以爲飢而賑之一以爲逋而追之何異左手佯與而右手旋攫　一預給各兵兩月之餉審發頭目着令世職押往糴米照原價分散各兵盖兵雖三千而家屬不下萬數免萬衆之買糴卽餘十萬之粻糧　一急蠲船稅以通商計寧海文登萊陽三處有船不過四五十而風聲傳聞人咸樂趨　一留德州麥折六千二百一十九兩徃糴雜米其銀稍緩數月以解　一議募兵

屯田號爲鄉兵既息其走險之念又可以積軍需而備不測　一起運動之以賣粥則無可抵還而動之以抵存留則自有存留可以徵還雖謂之不動起運可也　一身在縣中領穀而室內妻女已被强徒掠去則倉厫寫遠之故也亟宜各立社倉審實家溫行篤者一人爲社長管收放又擇一識字謹愿者爲社書二人俱免差徭又擇有身家之人四名爲倉夫管巡守歲給米三石六斗遇有出入卽令其搬運斗斛如放

時貴收時賤加息一分大賤層而加之不過二分如放時賤收時貴當免其息大貴層而加之亦不過二分新舊穀價相等還倉止加息半分立券之法十人同立一券一人拐逃九人代奏還倉二年一查以其餘者歸之縣倉　一委官行查積穀不必預行支會惟單騎減從驀地稽至一一盤驗　一諭諸商本府境內可用糧食二十萬石照依本商開來市價登時可完空船給引暫開遏禁聽爾載運舊有　皇秕椿木銀兩盡皆革去運五千石以上者給冠帶三千石以上者給門區

紀袁公大來

初袁公應泰憲淮徐流移沓至徐邳海贛間蝗聚百萬人掠販婦女塩徒乘而刼淮市亐刀購盡公發金十萬二千糴六萬四千餘石米萬石設廠作糜現計入廠三四十萬又立數百廠以待山東歲除元旦必躬巡察咨嗟流涕吏民感動又奏上動漕折馬價三萬金徑行檄發聖慈慨允無俟部覆説者謂安丘遁寇將借飢民圖逞公尤慮之遠矣是年弓箭計凡覲試在途公悉具弓矢人役五里一送所至換票絕盜警公爲令嘗決太行之水以灌河內之田尤奇又減淮徐額外加泒銀六萬三千

蘇郡庚申荒政紀 距今壬申夏秋大旱因憶昔事以告同志

陳孝廉芝臺募義恤鄉事宜序

此時穀貴人饑苟可以拯救貧民者自當不遺餘力孝廉之急桑梓固然況叨有地方之責者乎唯是勸賑事實大難富者慳囊莫破貧者寸心徒矢若欲以官府一切之法行之與同滋起究竟何益卽如近日查囤一事米未必旦暮鼓民之腹二三豪有力之家始迫於嗷嗷空言倡義迫持其言爲左券責實事輒反脣疾視端緒四出甚至豪僕藏奸顚倒借爲射利之局而於救濟竟何如矣閱此冊秉義甚高中間條畫種種詳到是一里卽可爲一邑之募一邑卽可爲一郡之倡但人人各出公心處處隨力各行實事豈獨孑遺之民賴之吾輩救民無策中夜起思實爲且感且愧誦首事之誼無窮而凡與名斯冊者其陰隲之佑神靈鑒在貽遺子孫以餘慶已五湖長沈萃楨信筆題冊以歸之主者

又序

此季世也獲聞誦義之風信姑蘇多君子云哀我民生罹茲降割不有君子蒙袂俾屋將何賴矣詠適郊集澤之章寧豈自委其擔嗣令維桑者纓冠是急顴胷聽約結安所見奇匯匯疏請紳衿暨諸豪舉平糶若干斛賑恤若干緡已爲拙於政而遲於事閱陳孝廉高義疏敬稽首拜賜有聞風而分仁義不匱之錫獨貞石於葑闉郡之饑者被之賑饑者尤被之矣不寧惟是徽風吹萬將天下被之累葉金張敢持爲左券蓋無德不酬與其償以人不若償以天其工拙遲速陰有主者斯舉也已巧取而捷收之矣夫身後禍雖奸修君子所不計但時方嗷嗷天實恢恢何倡不和何栽不培凡百君子證此良媒

茂苑令葉成章謹題

葑門荒政引

今年米價騰貴人不聊生賴郡邑諸公多方設法然民間奇窮其狀有難盡言據余所聞見有領票累日苦無糴貲者有男子出糴不返婦人

自縊於家者數十年來荒歉之景至此可謂慘矣於是友人陳芝臺倡爲同里相助之說以廣諸公德意或曰末俗澆訛人知自救而已何暇及人余曰一夫向隅而滿堂爲之不樂非爲其人正以自爲也今出門四顧皆傷心慘目其爲向隅也多矣有不急起拯之者非情也或又曰凡人之好施大抵爲福田利益耳今以卹鄰爲名其詭應之余曰所謂福田豈眞有操券而償者入道好還人情忌擁凡人之所爲而有合則

夫吉祥善事恒必歸之今此舉之有合天人甚矣較之飾空閒之宇繼緇褐之富者不啻勝百千萬億倍其歛福也理也非妄也或又曰今之不足者比比而有餘者十無二三助者其能有幾余曰三篋之需損其一足以活一夫矣一縑之衣遲一歲足以存數口矣推而言之凡賓筵之觴豆樓船之簫鼓得無有可省以爲鵠形者地乎仁人君子其起而應之當不待辭之畢矣不佞跂而望之著門流寓客子王志堅題

義助鄰里糴本疏

庚申二麥全荒溢雨之後繼以亢暘吳故鮮積而況經歲米珠俯仰孔亟幸仁賢在位出陳糴新多方摩恤第熟窺閭井不唯苦于無米即糴米之本亦槁矣如南園有給官票數日而無錢可糴者如茨菇田有男子出糴不歸婦人縊死者百日之內生脈緊關當事旣任其難吾儕豈辭其易易者何各恤其鄰里是已各恤鄰里云何研審貧窮計戶散票給以糴本是已有司募

助之仁人焉奔走於烈日乞哀於朱門不辭勞瘁之事有司收支之仁人焉錙銖必籍給散必親單票必覈吾里多賢敬以相懇先哲云人人損有餘補不足而天下平故損其所不足丘山非吾事也損其所有餘夢寐亦堪樂也鬼神亦足欽也宋儒記平糴倉云使鄉之常得其平者君之心也使君之家常得其平者天地鬼神之心也從來救荒所望惟賢人君子相與出力爲鄉曲計萬一自吾里達之各里自各里達之一

邑自一邑達之一郡孰無鄉里孰無賢良則惠
吾里者細若蟻蠓而采荒政者錄及蒭菲其必
以吾里旌矣雖然非不肖之言也祖我者父我
者兄我者之欲言也蒭門里末陳仁錫謹疏

抄錄史書中米價事 計六則蓋甚言抑價之非策也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
之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
賤則商船不來民益困矣俄而旣雨米價一百
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右事見唐書

包孝肅拯守廬州歲饑亦不限米價而商賈載
至者遂多不日米賤
范文正公治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踴斗米錢
百二十公增至斗八十仍命出榜具述所增之
數商賈聞之爭進遂減價還至百二十
紹興五年溫州大旱知府章誼用劉晏招商之
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輻湊其價自平
顏師魯知福清縣大祲發廩勸分有方而不遏
糴價船粟畢湊市糴更平

椿爲湖北漕歲大祲官强民賑糶且下其價
米不至益艱食椿損所强糶數而不遏其價未
幾米船湊集價減十三
黃震知撫州歲饑不抑米價價自損 六則俱載宋史

附斟酌積米積穀二議

如實占田百畝者認平糶米十石本戶自貯而
報其數使貧民知地方積有多米則不憂匱乏
使米鋪知地方積有多米則不敢高價是矣然
此令須每年收成時布示預積則可臨期實無

米安能猝辦予遇荒無歲不平糶然不敢以是
强人强之總歸虛名耳如官司積穀亦宜以登
場爲期而縉紳素封之家更有一策歲積米數
百平糶不論豊荒儲十年之糶錢以積十年之
稻穀爲地方計亦爲子孫計請熟思之

錢長玉荒政序

錢長玉才可斷水決雲而韜以凝重在吳關大饑憂民色於眉宇減則寬商平糴粟乏貧士投黎隱民分金飛書上章爭元元一旦之命讀公移可粲見語云理國如理家此庸人之言非上臣之論也理家令聞長世已耳上臣規萬古以立模遡一代以審脉

二祖神武

列聖纘承獨賴洪宣天順間久任巡撫數十年恤小民之依故

本朝武功文治漸洽淪漉而不焦不竭匈奴未滅臣子怒肝裂膽誰敢勦陳言第恐謀國者用民日新等勦也名實相目上下相蒙田額愈加賦入愈減譬之理家篋無大布之衣廚無烏雀之糧而空珍祖曾之敝帚敗券曰無墜其先籍則無論遠邇上臣即理國如家子亦日爲庸人之論豎末世苟且之政亦渺乎不相及已長玉不顧一官追問其家理家則拙理人則工自是長玉本色余爲破除此說繫辭十三卦取離特世大眼目取夬特世大膽力眼目不開膽力何有如作耒耜作網罟自後世言之揀題目作好事已矣然諸聖人原不過作一事也取離取夬自理家論之一肢一節學問已矣然諸聖人行事原不過掉運一卦也惟能作一事而後仔肩危疑如一事惟能掉運一卦而後盤旋義文如一卦惟長玉開離明之眼出夬決之手不放此一事不忽此一卦而後不與奉法循理積日累功之俗同夫久任撫臣則忠肅文襄諸君子應之民部擢異等

部墨猶鮮獨無長玉之溴其躬者乎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輶軒紀聞

西北水利

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而河患熾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夏秋霖潦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而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其性自悍急遷徙不常勢也今並河居民得引水成

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弭矣

今講西北水利動稱可以寬東南非也東南自有正供西北豈宜曠土又言募東南之農耕西北之土亦非也今東南多游手西北動力耕往往泛糧至山海關不可食而西北小車載地之所出則爭賤糴南米而貴糴非粟安在其不耕哉正苦無人導之耳且醫閭山距廣寧甚近乃寧錦軍民多往耕者民情大可見如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授田若干使得安居而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蓋既授之以田開其治生之端彼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授之時勤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漸墾田而擴產爲長子孫之計其與坐食多餧散處失所者相去遠矣此徐孺東說也

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河南則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疏

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安平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

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剌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
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
可田玉田縣青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
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
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
官官閣之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共力至
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巖子墩起至開
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
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

區相等今雀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若田而耕
之則利十倍於葦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
南濵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
云

畘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
二仞而巳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至
如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
平東南瀕海歲多潮患益海勢趨於東南也遼
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

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
紀去而田亦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之家居也
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決
桑田之變秖瞬息間耳予謂滹沱河必不可治
瀦東之議亦以此沮不如空此二百里則西北
水利可商也

桑乾水發於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
山而下至盧溝橋狠窩地方衝溢爲患漫至彰
義門

先朝屢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
土牛逼水成田者若督責有人使桑乾上流皆
引水成田則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
水患亦殺矣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
家庄窪高橋鋪窪章家橋窪皆連阡黑壤廢爲
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
非先致力於水源未可一

瀕海之地　國初皆設墩臺分戍瞭守以備南
倭今草頭沽關及水道沽關以至於新橋海口

赤洋海口等處遺址尚存遐想　國初設墩分
戍固將備倭亦以南北勢懸使瀕海墩戍連絡
於其間則內地有梗此路可通惟其初設墩戍
稀少冀後漸增然無田可耕則墩戍漸廢勢必
至也今若於瀕海閒田以世職之法屯駐於其
間卽內地有梗南北不至懸隔於　國初設墩
分戍之意固相成也
若於京師近地開招糴之府出令曰有能於北
方種稻爲米而報糴者其價如南米則彼之商

販南米者相率於北地墾田種稻爭相以米求
售於官此亦孺東說矣
課有司田功之成以田功多舉而一不擾民者
爲上考田功雖未甚舉而無擾於民者爲中考
其上考者遇給誥侯當事之臣覈實具薦給與
應得　誥勅其官卑詔上考者亦得移封父母
某叚原係某主見係某人管佃曾否拜稅某叚
係荒漠曠野無主亦無人管佃並未科稅民間
自行樵採俱逐一粘圖貼說要使已耕未耕有

稅無稅大略據圖可覩臣按圖踏勘相同卽與
民約民於圖內已耕納稅之田卽能改治爲水
田其科稅如舊不得一毫加增蓋以見在之人
納見在之稅而原額差徭俱據見在人田照舊
議派至於原係拋荒今漸次耕種俟其成熟酌
量起科亦均入額稅而使舊科稍減以示輕徭
薄賦之意
著爲令凡各處田地荒棄已久科稅久不及者
不分土著凡遠來商賈及流寓之民能用力開

墾卽爲已業寬之歲月俟其成熟已久量徵本
色米若干在邊以入邊儲近京以入倉糧自本
色米之外各州縣稅役原有定額不得一毫橫
加於各州縣稅冊之外另造一冊則民不畏加
稅而爭先墾田矣
眞定府志載東漢永平歷至元[illegible]及嘉靖初
屢倡修築皆徒勞罔功靡費貽害
孺東原議雖復滦州之故道仍存饒陽見行之
道使洪流之勢自饒陽而下者十之七自深州

而下者十之三盖並行分流以殺其勢也
滹沱河在真定郡城南者南岸上實而勢稍高北岸沙浮而勢稍低故水之漂湃就北爲多弘治六年知府張淑開新河於郡南通不匝歲而水仍盡歸於舊河則以南高北低故今饒陽勢低若自束鹿呂彩村入深州之道濬深使平常使饒陽見行之道與深州初復之道地勢相等則雖中半十分之水亦且分流而並出此孫東斟酌之論而終以故止愚謂且止滹沱河勿治

先其易者可矣
滹沱河會衛河繇直沽以入海載在一統志漕河圖志漕河通志即從前上流之遷改不一而其下流會衛入海未嘗有異今饒陽現行之道自河間任丘雄縣同十五河之水至保定霸州文安等處地方達龍堂定正會於衛蓋衛與滹接自大沽以上皆衛也真定河間等河合衛無入海之路惟京東灤河還鄉等河直入海耳

治河上流議

水之宗曰黃河自西而北而東南觸山多伏自龍門砥柱而下乃其正流若逕河東北秦晉代諸山間或迸出太行與太行諸泉澗東注者百數巨爲河北九河滱易濡徐平雹唐滋滹沱中高不與河通者是也與河之不與淮通淮之不與江通也昔人之意深也與河通者若泰之涇渭周之伊雒衛之淇濟自西而東曰曹濮青鄆入于海猶慮溢焉或釀而爲渠或滙而爲澤今

鄭國龍首通靈長豐諸陂渠廣阿圃田梁山鉅野滎澤焦濩諸藪澤且田且廬且牧多湮自勝國宅燕以來有運河自衛屆潞從南亘北而諸西來之水于此漕渠弗便也宋尚書陳平江諸君子于河北九河則瀉之天津河南北之水可淪而不可激也壩閘與焉一閘爲一東西斗門一河漲啓一閘之斗門俾之東注啓閉以時迴來太行諸水日漲斗門日淤凡宋陳所設壩閘故蹟多撤之於是諸西來之水不東而南济十

河河併于淮溢入于回隆靈昌之津泛溢于廣大宋汴之墟衝突于滎陽原武商丘夏邑之郊北則踰曹犯濮逼范而潰張秋東則射陳留灌渦口豬懷遠而溺鳳泗上流之勢合而不分極重而不返治之者不疏衆流而獨捍河流不理上口而亟窒下口日堰之溝之可乎哉

東南水利

若天目若二溪百瀆非上源之水會歸於太湖者乎若三江若泖澱非分注之水朝宗于東海者乎此固水之勢也今上源諸水合矣夏秋之際淫霖之水集矣所謂尾閭洩之者則三江也自白茅塞而非流之水無所歸自婁江淺吳淞淤而東流之水無所入若松江則循攜李以入黃浦而南流之水又遷遠而不得直達經流如此而枝流陳澱三泖與黃浦合流東注寧能洩

上流之百川乎吳淞江爲經流中之經流舟直三叉之間占利而江身逼窄可勿議乎宋家渡口淤塞告墊可勿濬乎深之廣之而枝流合滙東下則水之勢可殺其五青䄂江爲枝流中之突流南引吳淞之水分流以達婁江西引崑城流之水合注以入婁江劉河口淤沙隨潮盪滌暢其順下之性水之勢可殺其三白茅河爲經流中之傍流陽城巴城湖諸水引之各逕東行開而洩之則水之勢可殺其二如是則上流滙

而下流洩而諸溪百瀆之水皆得安行矣經流暢而枝流行而南北中之水咸率其故道矣

一設官始末

永樂二年詔戶部尚書夏原吉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參政宋 口佐之命僉都俞士吉賚水利集使講究以聞公首開崑山下浦掣吳淞江北達婁江復挑嘉定縣四顧浦南引吳淞北貫吳塘自婁江入海又浚常熟白茅導諸水於楊子江是時吳淞江闊一百五十丈公之治七浦也因作斜堰障之分其流於白茅自後決壞斜堰水遂改道云正統五年命巡

撫侍郎周忱便宜處置公立表江心挑顧浦洩之七年大水先是巡按何永芳疏革水利等官公奏取曾經任過辦事官三十員准其歷俸年月修理田圩開塞河道畢日送回吏部未半年事竣此任人之效而水利官不可革明矣景泰五年大水侍郎李敏知府汪滸浚白茆諸塘天順二年巡撫崔恭分吳淞江為三段崑山上海嘉定各董之出舊江一萬三千一百七丈成化八年置僉事於浙江專治蘇松諸郡水利成化

十年巡撫畢亨與知府兵憲開吳淞江用夫四萬六千八百三十弘治四年五年七年大水給事樊紳奏請於廷臣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一二員授以節鉞會同撫按指定地方分投相視何地爲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爲太湖入海之道度其經費然后大加浚治使下流得以宣洩於是徐侍郎貫奉專勅與主事祝萃同巡撫何鑑知府史簡先開長橋入吳淞墾除江口民田并濬白茅港及斜堰七浦塘東開鹽鐵塘西濬

尨涇七里役夫八萬八千三百六十是時六府並遵　朝旨一同開浚崇明用巨舟决海口壅沙說者猶謂奉行非人輙事太速其止開南沙洪一派自減水河逵黃浦入海則黃浦專泄杭嘉湖之水尚苦不支豈能又泄蘇松之水已而功成一載岸果漸崩可不鑒哉往聞常熟侯楊子器議開湖漕請於水利郎中傅潮會子器被召郎中臧麟入奏詔撫按相視知府林世遠恐妨田廬仍開白茅彼一時精心講究不厭反覆

乃爾隆慶四年巡撫海瑞開吳淞江查舊跡自王渡起至宋家港口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濶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濶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計工食六萬餘兩兼療饑民不兩月告成徐文貞公以是年拜相然亦嫌有司但支目前未大脩耳自水利官裁復不一或行屯田捕盜僉事帶管或設工部郎中專管萬曆十五年奏請特設副使一員專管江南水利駐劄松江以河南副使許應逵來

董其事出帑十萬故道反塞吳淞至於斷流是與無人同耳故任官急矣知人尤急夫樊給事之請節鉞也猶鄉紳之言也年都御史疏乞勑大臣一員會同臣等處置則撫臣自言之而其不能兼治可知矣無已專設御史如南京巡江巡倉屯田三差可併者併之而以一員總督水利三年爲期著有勞蹟擢陞亦一便也

一尋源委尋先手　水利紀事

正德十四年吳巖疏太湖亘數百里納天目諸山溪澗之水繇三江入海是太湖者諸郡水所豬而三江又太湖所洩也如白茆港七浦塘劉家河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淞江大黃浦蘇松南北交境與松江南境洩水之大川而吳淞南北與白茅諸港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以歸其中並入海此源委也歸太僕有光云必先白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

山加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見沿江種蘆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是敎之塞江之道也倘不專力吳淞是猶患腹之脹不求通利徒閉戶而奪之食豈理也哉古之三江其二不可攷僅吳淞一江仰接太湖又四十年不治矣（此太僕時語）恐又數年江日涸而湖水溢横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悲夫呂御史光洵宋中丞儀望疏上未行先是李中丞充嗣顓治白茆而吳淞夏駕次之海中丞瑞專治吳淞而白茆次之李公功則未

終海公最爲有見葢夏忠靖用元人周文英之議舍吳淞事婁江不爲無利能以全湖之水一婁江洩之其力恇怯自海公開吳淞江數十年間雖有水災不爲大害一時臨口支川無不就理公開江專以深濶爲主不計水面丈尺最善今查如吳淞東段宋家橋直如港諸處舟行溢甚吳淞上流寶帶長橋一帶茭牧漁斷尤宜急治至開吳淞江宜併治七浦白茆葢二浦在婁江之北向因東江塞淞江微湖水乃北折併於

婁江而溢於此二浦也至無錫江陰武進常熟通江河港亦不可不議近年頻遭水患以此故吳淞治則荊溪上源亦宜並議葢横塘百瀆上承洮滆二湖之水二湖上承應鎮諸山溪之水並注荊溪荊溪之勢直貫吳淞又吐而弗吞建瓴不可得也前人之論大都至和塘婁江可緩以直承太湖之水無藉吳淞若嘉興之水北自運河注於吳江西北自爛溪至於太湖東北自秀州塘注於三泖黃浦故吳淞通利嘉興可無

侵嚙初成化間龔給練紳疏云昔人於溧陽爲堰壩以遏其衝於常州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開江河以導其流惟入海之處潮汐易淤故前代極力浚治法久令弛致巨浸壅於中泥沙漲於外土民或堰而爲田築而爲圍此治吳淞江爲第一先手也常潤高於蘇蘇之東接海岍其地亦高蘇界兩高之間每大水西爲常潤之水所注東爲大海岸道所障若瀦蓄不得通泄並湖之郡若常若湖若蘇蘇㝡下流下流之水吳江吳縣爲入口嘉定之吳淞常熟之白茆港太倉之劉家河爲出口惟長洲隸郡東界入口之水縱分旁溢凡數十大浸皆受太湖之水渟泓充滿而后出於吳淞江劉家河白茆港安得不困譬如咽喉絕矣非一人一家之咽喉也可不懼乎此治蘇州諸巨浸尤爲第一先手也

一設處錢糧

如夏忠靖之請廩三十萬石許副使之給帑金十萬尚矣遠之有元豐六年蘇州開江兵級八百人專治浦閘之例有政和六年差戶曹趙霖合用錢米并解置官司奏報急遞於內侍省投進悉依御筆違者以違御筆論罪遠之有錢氏撩淺指揮之例置軍四部七八千人故錢氏之功於江南最大而五十年不被兵皆水政修明澇歸海旱歸涇也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凡三十年餘益十年一興利云其法禁人占湖爲田恐洩水路故也張士誠亦設爬淺之夫於白茅今不治幾百年可不痛哉貧擔小民至食一兩之貴粟且踰十年而曾無變計可乎故西北急矣東南更急屯鹽急矣水利更急西北出孔也有出無入東南入孔也上一出下百入上速出下速入屯鹽不可卒復而水利與港瀆有港瀆之利治尺寸獲尺寸之益何煩再計爲

一凡豪富承佃漲灘名曰蕩田報官給帖其利高於田而入稅無幾可議也如沿江阻塞侵而爲田御史大夫芟治之不必拘升科之例

一海上無大患水陸官兵暫移若干爲河工可

一萬暦十五年后淘河夫銀可査　一萬暦七年巡撫胡公有田主自開河之令宋單鍔水利書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資開後本縣官吏未與施行今豈無其人乎　一宋朝修東南水利輟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給賣承修承節將仕郎官誥各五十道倣而行之可　一有司設法與修水利聽專督官令同撫按特疏行取科道即人才即政事何財用何憂不足哉

太湖說

湖延袤八百餘里中有七十二山其東西洞庭山馬蹟山三山舉其大而言也蘇州胥口而出七十里至東山大十八里其高者曰莫釐峰又西二十里至西山大八十里高者曰縹緲峰上有八寨嘉靖間倭寇蘇胥口出焚掠其上故設此寨而今廢矣二山南去震澤鎮五十餘里西出湖州長興亦止數十里北行百餘里至馬蹟山其山大百餘里去常州之下埠港亦止四十餘里此三山之槩也嘉靖間海賊徐明山遣

毛海峰詐降欲據杭州攻桐鄉取路太湖竟襲南京賊常有是謀則太湖往來扼要之路洵不可不知者若環太湖而言入湖之路則自鎮江丹徒來者與孟河經常州者必出下埠港沙塘港自江陰無錫來者必出大鮮小鮮港自宜興來者必出定化烏溪口自常熟劉河太倉蘇州來者必出胥口與鮎魚口自嘉定青浦吳淞江來者必出瓜涇港口自松江嘉興來者必出唐

家湖灘闕口自杭湖來者必出震澤南潯二鎮西出陽賣陰賣諸港而胥口烏溪下埠參港往來甚多縣其往來四出故三山皆屬於蘇常也若以湖中間道而言則自五龍橋不三十里至吳江甚便出鮎魚口至灘闕口縣鶯脰湖循爛溪烏鎮出崇德長安至杭州又甚便出鮎魚口至震澤南潯縣練市寒山新市出塘棲至杭州又甚便若出胥口至西山至南潯又甚便若出烏溪下埠港循西山而南至長興以及湖州又

甚便商船漏稅者每多出此以入湖州即諸路之往來而盜賊劫掠之地有定踪矣而防盜者亦可扼要而索矣若縣沿江沿海諸港而京則自吳淞瓜涇港與胥口出者必經洞庭兩山而西自小鮮下埠諸港出者必經馬蹟山而西總百餘里而至宜興之西官河縣東西九里湖五十里至長興埠一出溧而至南京之通濟門出溧水九十里而至聚寶門此太湖縱橫間道之槩也然以三萬陸千頃之洪波巨浸而大小諸

山盤峙其中無論姦宄出沒迅疾如脫兔不可追即峰屯蟻聚於山溢者又誰可捕詰以故萬曆十六年亡命匿迸幾成巨寇郡縣上之臺司廼特設總練一員統轄三百餘兵巡船二十九隻屯之胥口以資備禦嗣後萬曆二十八年又於元山建立衙門駐劄守將地矣繼改設欽依官一員事權專且重矣

太湖險要防禦說

太湖設兵自萬曆十六年因馬蹟山順天王之

嘯聚召募二百二十名又調虎船八隻自此設兵三百名屯聚胥口以守太湖已而分為四哨散泒信地以守馬旋而北哨議裁衙漫兩山失守盜賊縱橫北洋今以其北而言莫險於黃茆門長沙門葉山門此三門蓋常州行商必經之路防此三門信守無虞於北矣奈長沙門無船防守往往盜賊窺伺其虛縱黃茆兵船守於東葉山兵船守於西鞭長不及無救於長沙之險也以其西而言則石公門為最險是湖州行商

必繇之路西山之石公兵船守於北東山之長圻兵船扼於南石公可保無虞矣但外之三山澤山橋山去湖州十八里而近無兵防守杲年鹽盜猖熾爲三山無兵故也以其南而言大闕口爲最險是嘉湖松江行商必繇之路僅以一船守之殊爲可虞以其湖中而言余山最爲扼要之險僅僅東灣兵船一隻而西灣之險勢不及顧是可憂也而菱湖觜兵船幸與余山犄角二山合力余山門之險可保無虞也惟大闕口

之南湖望洋無際其黃茆觜環亘二十餘里並無一船防守逼近吳江而太湖兵勢防禦不及最可憂也循此轉東則爲白洋灣鮎魚口是西塘豐涇楓橋行商必繇之路二船與行春橋木合二船合力往來而石湖之守可無虞矣但鹽盜之船三櫓合綜鼓枻如飛而唬船湖船遲奔不能迅疾一不敵也守信之船散守各處相遠者或二十里或三十里最近者亦十餘里鹽盜合而力雄官兵分而力弱二不敵也信守遼遠

船少兵寡即西山八十餘里若元山龜山石公皆守山南也北與西最爲曠野浩瀚並無一船而衝漫馬蹟三山各處自來未嘗有兵盜賊往來遊覩其區而欲併責之信守各地之兵三不敵也是以題增兵一百五十三名增船二十隻業奉

旨准行矣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籌邊論

邊屯責人

邊之講屯也丙寅秋八月經臣撫臣或議軍屯或議民屯閣部無以應則徐曰秋防在邇姑待異日夫閫外之事苟利軍興專之可也軍不妨民民不妨軍何待卜諸朝乃決事哉議論之不一事權之不一也及事權一矣而議論又不一顧其人何如耳雖然留萬人屯田軍將息而用之非臨敵事也

邊報責實

田錫有言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無所以寧寬過誤之誅有戴罪殺賊之條而必嚴欺罔之戒妄奏報殺無赦也

行邊責大臣

范文正公備邊策一密爲經畧又請材識近臣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半年歸奏更令中書樞密院細訪熟議今起自遼東歷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平凉分爲二員領以尚書侍郎之職每歲一巡聞事必實且令總兵以下各舉所知而經撫不忠之員矣公又曰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畧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至哉言乎

將材責撫按有司

范文正選將議或委樞密院三班院殿前馬步軍司進呈籍記以補本路之缺又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令撫按荐舉武臣多循故事不如專委密報的係堪戰者不拘官級草莽之士上其名于兵部部呈　御覽註其撫其按所舉此即進呈籍記之說也奇材異能之士州縣豈有不知倣古舉孝廉茂才例逕達兵部以備訪求可省鑽刺之路通道府之隔

倉場草場軍器火器責成守禦

靖康入犯斡離不逕趨牟駝岡天駟監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毬戲於是導之直趨其所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昔人議築

城護之移附就近㑹場而營防嚴驟四衛特敕
武臣鎮守故與其有事而擒奸細不若無事而
嚴守禦

各邊管糧責戶科

管糧道判上自督撫下迨軍士無不仰給其權
重其奸積糧米草束經月苛勒多致激變又坐
罪軍吏而不與其受且與武弁狎處漫無綱紀
或云易一甲科推官懸格另為升遷出入必慎
兼綜核將領使有所嚴憚為關臣按臣耳目遇

有邊儆可實封上聞亦救時之脊也

紫荊關河套責邊臣

洪武初北邊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
東曰大寧大寧革而所存者四鎮耳寧夏肇于
永樂榆林始于正統花馬池等堡臨事剏置惟
大寧都司與營義衛等衛一移內地而昌平以
東遵化永平一帶暨京師單薄甚矣然則居庸
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能無設重
鎮以代大寧而潛為恢復地且復洪武中山后

帥閫之舊俾與宣大列為三鎮直達遼東亦不
可後矣河套一失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
者反在其外今又有插酋往來于其間可不防
哉防秦晉之流寇而不防虜未可解也

撫賞責路將班軍并責協守

各邊撫賞承委官員侵尅貨物扭惡必責成路
將舉匪其人連坐參處又不如竟令客商至邊
平買之為愈省直班軍備守必連坐協守凡主
將年終之舉刺視客將備守之功罪以為定據

蓋協守可以節制路將而不可兼督客將也

守臺并責操部

懸崖峭壁崇岡峻嶺九邊唯薊最固嘉靖庚戌
以來督臣譚綸等剏議修邊建臺守以南北官
兵我乘高易拒彼仰面難攻可以匹馬不入自
北虜內附漸失初意衝要牆臺反多濶略且南
兵以臺為家故不惜厚餉二十萬募集萬人分
守千里初時臺未備其在營餘兵名曰操部俾
與北兵互為聲援備六鎮發臺耳后遂為常鎮

建新臺輒千舊臺抽撥而不及操部于是革冗數百即以其餉增益臺兵臺日多兵日少操部頗類贅疣况抽減舊臺兵目以守新臺則沿邊各臺漸弱而操部厚餉虛糜使該管以影射扣尅爲得計宜令三路南營操備等兵官盡發衝要臺牆固守在操兵樂省僦居之費在臺兵亦無獨守之勞甚矣薊之急也隆慶元年題准薊鎮與大衆達賊血戰臨陣斬級一名顆者超陞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兩他邊不得援以爲

例蓋守重戰更重云火焰山一帶數被蹂躪自史車二酋歸附稍寧至南山永寧在陵京之后鎮邊一路大石嶺外即宣鎮懷來大川若薊鎮古北牆子二路又大舉故道愼之哉國家以三衛安插兀良哈等屬夷迨

成祖末年附阿魯台入寇致厪王師及

宣宗朝車駕親出喜峰口猶悍然罔忌舊例如遇大舉近邊在東協緊急則中協東援西協次之在中協警急則近東者東協先之近西者西協先之倘西協警急而昌鎮無事則昌鎮管援其西馬蘭路兵援其東使三協兵馬不致併聚一處庶免乘虛突犯耳薊鎮兵馬錢糧原各衛屯糧及直隸各府山東河南民運又歲運漕本色十萬石折色十四萬石因屯廢虜入始將兩淮水鄉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長蘆折布鹽四萬五千三十三引關中發年例九十二萬三千二百八十二兩零至庚戌之變又增昌密漕糧十七萬近又分永平一路增設郎中一員皆爲

此三鎮也蓋漢南北匈奴即今薊遼三衛南匈奴也土蠻爲胡元買的里八剌遺種遠據塞地北匈奴也弘正及嘉靖初三衛夷情雖驕不至甚且自山海抵黃花鎮則藉三衛作藩司居庸抵偏頭則據林木爲固近三衛反勾連土蠻寇遼左而山木砍伐更失地險三十六家之叛所自來矣

宣府宜先自治以援薊保

宣鎮北門鎖鑰金人破遼元人取金悉自其地

故衆論薊保在宣鎮之上不知宣鎮尤重畿輔東自渤海所黄花鎮西抵紫荊關倒馬關是謂內邊相應專責薊保拒堵于內不得藉口于宣鎮之應援而自失其險宣鎮東自四海冶北歷獨石西抵陽河是謂外邊應責宣府等修飭于外不得一意于薊保之應援而自疎其防昔人有云薊有警宣府總兵不待調遣即先入關然必賊已潰薊鎮之牆方可若賊趨向未定萬一如往年舍薊鎮從滴水崖永寧入犯本鎮半日

即抵南山一日即抵居庸何以禦之又如往年一犯山西一犯薊鎮則宣鎮何以制之或犯薊以西則京師爲重俱應入衛或犯薊以東與各邊鎮爲入犯相同宣府宜專防本鎮止于奇遊兵内量遣一枝代總兵入關遥振足矣故各鎮兵將于賊之未入也乘障列戍拒之于邊于賊之既入也分道乘間遏之于壘今宣鎮兵先期俱布懷延而賊如入無人之境聞警俱衛　陵京不敢輕戰賊一據我門戶内鮮積貯外無重援是坐困也

三秦先務

寧夏一鎮屯卒有挑渠採草捲埽守壩等雜差因寧夏田土賴黄河有漢唐二壩實衣食之源採草送壩樂供挑濬惟將領占據灘蕩湖道將採下草柴私役軍士爲累耳延綏鎮糧額派陝西延安慶陽三府原係本色自布政文貴奏改折徵軍餉始虧巡撫馮清因之盡改折色而米價騰貴都御史王遴始開黄河故道挽及輸運

王崇古議復本色邊餉因延綏在萬沙之中背居套虜無日不警馬每月給料四斗五升草銀五錢今草豆皆乏養馬既難只得棄馬先年虜營頗遠官軍尚有牧馬採草之時今軍馬無可休草豆復貴其不容于不增者勢也楊襄毅督甘肅明罕東諸屬番避居肅州境上其衆滋繁襄毅築白城威虜等七城徙其部落數千人稍給牛具于是離塞四五百里亦一時之盛云

邊馬

會典載　國初遼東馬四十萬匹極爲蕃庶故設苑馬行太僕二寺以經紀之其後生息虧耗以至今日歲發年例銀兩以佐其急乃任意取用唯肭是聞每萬必扣二千給馬戶而稱兌必除秤頭委官因而效尤馬盡老弱而無用今月收一匹而明月死此月收一匹而來月死夫如是三面之虜安得不睥睨而狂逞

遼餉二司

有軍而故懸缺不補以爲留餉之地有餉而故

留作羨不爲補軍之用自報羨餘以來原額軍馬每有勾募至遼餉司一槩不補因此逃者益衆軍額益虧且該鎮餉銀原無所謂羨餘也自萬曆十四年以後陸續題增兵馬等項歲該糧料不下七萬兩未嘗以增添取給於部發也每歲通融數萬之外一官三載復報羨餘二十餘萬則何術而支餉司然則不於軍之逃故馬之倒失是取而誰取哉軍利于不補而得免勾呼則相率而逃官利於不補而得扣糧料則惟恐不逃必使該鎮軍馬盡歸於逃故該鎮糧餉盡入于羨餘而後已耶

遼兵數不可少

他鎮有邊無腹遼則夾山海而緣處其一涯如弓背然腹徑不過數十里而邊長且二千三百里他鎮皆一面對虜而自舊遼陽失後虜挿入而巢穴其中竟分遼爲兩設河西却縮於西南河東贅懸於東北又各以三面對虜矣他鎮有邊牆遼獨與虜接壤而處即使額軍十一萬額

馬七萬餘匹一一無缺猶不足以充擺邊之用而矧曰不補乎予往前屯一帶有狀卒五千皆壯士也拘于汰兵之例而裁之倘以此卒城關外至寧錦臺給工食不過需關門石灰耳又以此抵京邊召募之卒不猶愈于冗冗乎況遼人識虜旗號使居先探虜其偵必實

廣寧兵額

廣寧舊止正兵左右兩翼三營中權犄角聲勢相連將出部推人知自愛其後改爲十營委用

開將盡出私門坐占軍人半爲伴役軍視官爲贅疣官自視爲傳舍京營十萬之師亦不過三大營而止今廣寧兵馬一萬有餘而分作十營此何爲者且各營將領盡川廠鼎與中軍千把總至用八十二員又何爲者廣寧兵馬先年原分七營至萬曆二十五年歸併三營誠爲有見乃至二十九年復分十營則又不止七矣追維移二營於戚家堡而入營如故裁哨探火器二開將而六將仍存恢復之後仍其初制可也

遼餉積弊

遼餉惟家丁差厚其營堡軍士月止四錢或二錢五分每歲折色四月本色八月各倉舊儲米豆向因鹽糧援例人等買票虛出通關情弊以致陳者不出新者不入浥爛不堪而近收者又被官吏插和沙土糠秕各軍雖得糧票多不願關領遇有前項買票者則每票賣銀四五分或什之水火而已

遼馬失亡之故

遼各營失額不行隨缺隨補自追措細打之法不嚴倒死一匹遼俗官給銀十兩外又攤派闔戶餘丁湊銀一二十兩以此軍士不加愛惜兼之舊帥占盡夷市不論老病瘦弱一槩收買以冒官銀又以軍馬代驛馬盡一營之馬輸流替應而馬缺于奔馳矣十數年來專恃夷馬凡土產者雖龍種不得售一錢遼東至今以養馬爲戒而所市夷馬又乘我之急而匿其精壯售其老弱舊規年例馬價解到當即酌量多寡分發

各道買馬預備自舊撫鎮將銀兩收貯廣庫獨爲廣寧買貨撫夷之用止將所市夷馬分俵各道計所俵不及銀數十之二三而所欠各道馬價有三年者有二年者及查庫又無存留銀兩雖遺下段貨諸物約值十餘萬金濫惡壞爛減價以售夷馬而夷人不收算價以分各道而各道不取

昔年視實數

閱視所至關原不及二百人鐵嶺不過四百人

軍協不過五百人瀋陽則抽選鋒者拾數人猶意廣寧大營兵馬强壯可恃而左翼營不過千數百人耳

不救開原之失

開原不置重兵則西虜宰賽等二十四營無所忌憚共欵不固與奴酋之交又合而於北關之好又攜北關併而開原危北關亦必附西虜以自固北關去而開原亦危應於開原營增兵一千五百人以居中策應慶雲堡增兵一千五百

人改備禦爲游擊銜以彈壓西虜或靖安或柴河堡增兵千人添一備禦以防奴衆此救開原第一義也其次則汎河懿路各量增數百人以守要害左山右河路寬不過二三十里一失其據而開鐵之聲息不得南通也若遼所屬惟清河堡最爲緊要其地距奴酋住寨不過數十里酋若侵犯必從此出若我攻取亦從此入而所轄害孤山散羊谷等六堡俱險阨而遼濶難顧門此堡增兵千人各屬堡俱復舊額改守備爲遊擊以統之寬奠營量增五百人與清河犄角相望使酋欲南侵遼而憚堅利之在前欲北出開原而懼擣襲之在後此因虜之一奇也又于遼陽協營二千人爲專制東方之討瀋陽量增一千人西防北虜之掠東應撫順之衝而寧前則量增一二千人以佐其弱

弛河東失守之故

寧前一面臨虜又去大營近易爲救援而開原則三面臨虜孤插虎穴寧前自山海關抵中左

所二百五十里因虜警增置叅游者四副總兵者一而開原自清陽堡抵蒲河二百餘里僅得兩游擊向以海建效順未有所增置也廣寧大兵條撥正安堡條改戚家堡條移布屯條置親兵陸續增添營路相接而河東守禦實爲疎濶且旣以河西之班軍減河東之額伍又以河東之逃故給河西之雙糧而河東兵馬錢糧則有百減而無一增也

遼屯原額

高皇帝以遼左之地在元爲冨庶列衛置戍遂因海上運餉不便令羣臣議屯田之法洪武二十四年收糧五十三萬餘石永樂十年收糧七十一萬餘石其後災荒頻仍數目虧減今雖正數三十二萬有奇而以粗折細却止二十一萬餘石版圖具在而糧數日減者土地荒也　國初額軍十餘萬並無年例銀兩事恃屯糧支給至嘉靖間誌書所載軍馬猶存七萬三百有奇步軍三萬七千四百有奇屯軍一萬八千六百有奇鹽𨥛軍五千七百有奇而是時解給軍餉除山東抄布花外部發年例止一十九萬八千有奇因坐食而冒雙糧者多也況自先年改屯軍爲操軍耕作之徒率歸舍餘屯軍盡廢而屯田盡荒矣

遼撫賞額設

如市稅子銀原該撫賞支銷者專聽撫賞應用市稅子銀不敷者俟照各邊例會請正項應用其永寧監馬餉銀夷馬價銀專聽買馬應用邊夫銀專聽修邊應用租課商稅各雜項及紙贖銀兩專聽賑濟饑民製造器械修理倉廒及公務應用賞功優恤胖襖等銀專聽本項正用不得槩指撫賞名色混行動支仍將前項盡數登入循環歲盤閱事各冊以便稽考凡動銀俱經該道轉行各官支用完日造冊繳報不得徑委當季等官赴庫取用其當季官即行裁革庶幾遼左錢糧不致借撫賞之名而一槩侵漁惟本鎮原無撫賞從前當事又不據例疏請乃爲一切苟且之法而貸馬子銀之名出矣馬市會一廢于萬曆十五年之時蓋亦爲事例窘得不得已又于二十九年而復之第不宜創爲貸馬子銀不過巧托名色展轉爲用馬價之資耳

遼馬原額

遼左年例馬價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五兩每年部發解遼原爲廣寧遼陽寧𨹁開原海蓋五道酌量馬匹多寡均發買馬而設非爲廣寧一道撫賞設也總計全遼馬驢五萬二千餘匹

頭內廣寧一道數不及二萬計馬分銀每年應得馬價不過四萬兩耳祇以撫賞故除分馬價六萬四千二百三十餘兩外又扣留各道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餘兩以一道獨得八萬一千七百五兩而遼陽等四道止共分得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兩又祇以撫賞外併此三萬餘兩亦不聽四道領去而仍留廣寧自用以致逐年欠下各道馬價七萬餘兩

開原老邊

開原邊有二道一爲老邊自慶雲堡西南西北正東東南柴河堡約三百里凡誌書內所載墩臺百餘座皆丟棄不守甎石皆被虜拆去夷地爲板升其地任夷駐牧往來者數十年一爲新邊乃邊吏縮入內地二三十里挑築小壕一道以苟且自衛者自小壕以外老邊以內全然視爲夷物以此瞭守偪近往往邊烽纔舉而虜騎即至開原城下使人不及備

遼無人無食

自遼之無人也舉族被虜田土拋荒墩軍盡不得不貼以堡軍堡軍盡不得不貼以營軍額糧虧京運自不得不多說者但謂軍不必增一清軍而軍足不知遼無人可勾也但謂餉不必增一清餉而餉足不知遼之無人辦餉也則搗巢開釁以共卒予虜也

邊墻城堡擇先重要

河西邊自關以東前寧錦義正安鎮武一帶河東自瀋以北蒲沢開鐵一帶村屯已盡虜覬吾

邊堡則邊堡爲重自瀋以南遼陽海蓋一帶人居稠聚虜覬吾村屯則民堡爲重凡中路驛遞城鋪在廣寧之間陽十三山凌河一帶得錦義爲外蔽似稍緩而村屯依焉則當視與民堡並重在寧前之高嶺沙河東關曹莊連山一帶去邊僅咫尺地最稱急而軍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並重在遼海之甘泉鞍山長店南沙河虎皮北沙河一帶去邊三五十里在緩急之間而遠近居民依焉則當視與邊堡民堡並重其新奠

永奠孤山鹹場澀馬吉散羊谷馬根單東州會安白家衝三岔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等堡皆東夷所窺伺則當視與遼西邊堡並重湯站鳳凰城鎮東鎮夷甜水威寧奉集析木城等堡皆東西夷所常犯則當視與遼西民堡重前寧錦義正安鎮武等處千里甌脫而閭陽十三山右屯等處爲必受之區則重蒲河汎懿開鐵等處一望丘墟而遼瀋海蓋人財輻輳則尤重

遼東墾荒

如河東自三岔河起至開原沿邊順長六百餘里居民開墾荒田有抵牆下者種出亮子河外者而秋來零竊絕跡農家樂業孰謂壕墻無益哉

兵制內輕而外重宜矯用之京營以作邊兵之勢

祖制自不可易而有事改用戰將六員嘉靖行之矣文官內重外輕臺省出爲郡守固也兵制無不重總兵輕營將倘能使京營中謀三年練成戰軍戰必勝攻必取大將擢總兵副將擢副總兵天下總兵與副總兵不繇京營出者皆不得與斯選則猛將勁兵皆萃于京師矣此萬世之計也營卒素恇怯敵至奔入城城外無禦敵

之人誠能使戰將將一萬于德勝門京營文武衙門太僕移駐馬健馬五千就水草而牧其東則張義門盧溝橋皆可軍可牧也亦以戰將將兵萬人騎五千兩軍遙相聲援寇至何患乎

京營論

標下官員以五百計世冑百人耳武舉廿餘人耳會舉三科各四五十人耳其納級指揮加級中軍征東西千總遞授鎮撫名色把總冠帶舍人持馬牌差票聽用者納級鎮撫尤冒濫甚多以豪奴稅棍亡命無賴充之京營科道薦額不過八十人而納級居半惟明詔止之無逐革之名收簡練之實庶不至藉剡薦媒部推而舊例年冬寄耳目於將領將領寄耳目於中軍行賄

營求惟選鋒把總爲最各營千總次之把總又次之生辰彌月佳節皆有餽冬季扣糧春秋扣錢何憚而不革也選鋒以備非常設在二三百里之外將安用之人畀一馬祗海盜耳挑選王著一急着也其僑寓在京亦許補缺而建造營房以居跳蕩之輩雖遠在郊圻聚之輦下矣

插酋論

習令色令被插擒歸附以東西兩哨兵馬幷豐州灘大小板升獻于插板升華人也嘉靖中叛逆趙全等爲嚮道集被虜萬人于豐州灘東西一帶立爲板升猶華人言村落房屋也杂種飲食悉如中國所變者胡服耳自俺款後板升俺義子恰台吉所統酋納款六十年今有衆十數萬而板升富强甚習内地插以之穴能無防乎插故元裔夷使領賞賣馬必由兩哨遠在東偏積釁有年素囊物故卜失兎幼且弱居河套插突于七年之冬傾巢而來陰讓奴路陽托報仇殺哈喇兎直抵殺胡堡克歸化城奪銀佛寺收

習令色令而追追卜失兎妻其妻軍其軍卒月與習令等盟歸化城以合把氣喇嘛守之東行降兀愼擺腰明暗等酋十二月扎營獨石邊外舊開平所要索賞不經崇禎元年春殺那木兒台吉姑示羈縻勿絕而已蓋蠢蠢矣邊吏自然及夏悉寘度外不偵不禦五月十一宰生貴英恰等于新平堡初因索賞辱我將官借釁犯順二十九日從鎮川紅賜驛抵大同城下城內馬兵不滿二千步兵三五千竟以喇嘛止戰不

傳烽村屯絶無收斂非代府衿紳協守縣令擒梟奸細岌岌乎彼且十萬越薊門而不知殘我屬夷而用恤招之使來而又戒勿砲擊重城之內不滿萬兵大可念已

插酋論二

奸細既獲城固難克扎四營于東堂坡海子正李見村四掠村屯渾源懷仁桑乾河玉龍洞劫殺二百里婦女裸衣赤體賊衆五日酣飲道上惟憑刺嘛執羚瀿往來講賞而已虜至不傳砲火虜去不設伏兵自六月初四日出邊九月朔與卜失兔永邵卜交戰私卜五榜什娘子破走兩家令宰生令托氣喇嘛追逐路殺祆夷都司吉能兵馬之半又陳兵延寧邊外窮兵追卜而徉講款于督師嗟乎插若東犯捨居庸而走永寧南山四海冶靖胡堡則　陵寢急南山一帶擐甲枕戈即敖慶之犯永寧愴惶失措況插乎哉

插酋論三

插犯鎮川竟無傳烽方報辰至邊而已已抵太同宜十萬插兵一刻同至皆邊外不設遠探邊內無烽火故也宜令土著軍在墩臺者府刻燎望否則坐參遊守把而大同兵號八萬選馬兵一萬爲奇兵號壯丁以備安營守寨馬步一萬爲正兵號選鋒以備衝鋒陷陣馬步一萬爲伏兵以備設伏哨探分爲十營訓練餘五萬守城瞭望而已雲中素號不毛通糧速給不待再計饑荒之后設處蓊價于附近收成之處收買雜粟米豆賑濟接救勸義輸助亦急務云且兵額甘有三萬萬曆十九年裁定八萬今堪戰萬計草料止給春秋二季每匹月支豆九斗穀草十廿五束如折色不滿七錢夏秋則下場野牧耳全鎮城堡俱設倉場召買主客糧草每歲戶部分司發銀召買隨買隨放向無積聚倉廒空設卒然饑旱何以應之

插酋論四

插連叛不待言其歸巢不歸巢不必論　三十六

家之從插行者在邊堡而嚮導者亦難悉數顧
我備禦宜多算如插既讓路又不能重兵舊大
寧二帶則開平獨石逕犯薊宣之路作何遮陷
作何堵截迨數千里入無人之境如宣府張家
口大同大市口新平路得勝堡殺胡堡係順夷
進貢開市講賞之處小市口鎮門堡守口堡助
馬堡寧虜堡雲石堡迎恩堡滅胡堡俱係極衝
作何防守雲以兵餉稍款金精卒盡于遼東
迨今缺伍缺餉搶補甫兩年于五年于六隙則
中國殺為耕斃不啻隙矣何道而使恩威皆自
我出機柄皆自我操不可不熟計也

插酋論

大同邊長六百四十餘里北連諸路西接套虜
設大邊二邊三邊北失青山離邊七百餘里青
山南為豐州灘離邊三百餘里灘南黑河離邊
百二十里左有雲州玉林等十二城舊設邊墩
聯絡不絕今多傾圮雲中重險盡失僅守三邊
於是趙全始授攻城之法漸晉燕代歲無寧日

而俺答為最今插酋舉動亦大可訝豐州多華
人如趙全更不乏也今其所遣往來張家口者
多係我降將況哨探憑通官之言通官月食糧
一兩四錢以情于虜其獲甚厚似宜于文武二
科及世官奇才異能立為典屬國都護四遣出
塞仍令通官為副懸不次之賞以待奇功若夫
併堡齊力多備戰馬舊有戰車二百乘棄之榮
廂已二十年亦宜講求而京師之欠山西河南
運道為之奈何岔道口八達嶺居庸關實無千
人司其出入如洗馬林柴溝張家口西洋河寧
鎮川鐵門瓦窑陽和後堡與得勝殺胡新平皆
緊隘也鎮川堡尤急矣東即陽和東北直接張
家口西即兎毛河殺胡堡過此為大黃河折而
南大同正西平刑老營老洪地河流可渡若虜
入套而出犯路必由此堡有五營轄地八千里
三營在邊以當其衝兩營在內以為犄角然無
重山大河為之障堡牆卑陷土皆沙礫插住牧
造攬鈎挨牌而且置茶以行奪中國之利耶雖

然二鎮自滿篌二將選練堪戰各有二萬人云

插酋論六

初講款七萬今倍溢額插每挾賞令王子乘馬直入高索迎風金帛動數萬計張家口二虜馳馳入犯之路也

插酋論七

京民二運缺宜雲餉以百萬計又多旱荒赤地馱運皆絕誰携資本于絕塞逋欠多而功令迫設法徵求寬嚴互用則可自揄關至居庸長城

界限居庸至宣大賴邊牆耳款市以來歲修充爲節省張家口市吏之馬初以疲馬易七金餘猶得數馬乎金甲辰佯減半價妄報要求今并其馬不來軍人朋合之苦每一馬給軍喂養歲給僅四月月僅四錢放青之期牧地勢占每每倒死本軍不能償波及同伍則戰馬竭矣又況戍卒每操鮮哨役搏獸宜大所獨也急令薊鎮兩轄之地分修分防又令某邊援某邊某堡應某堡宣府急北路大同急西路西路乃山西之垣墉實京師門戶云

海防會哨遠哨射手論

嘉靖四十二年撫臣譚綸總兵戚繼光八閩每寨設船五寨中分二哨也大洋賊必經之處又于道里適均海洋定爲會哨之地北抵金盤南抵柘林刻船呼應不絕萬曆二十四年復有彭湖之設自額設衛軍足不踰而會哨法廢種種召募徒自煩擾請于四十二澳漁舟厚其餉令遠哨庶不至臨敵忙亂昔年以四十五司四千

五百之射手恭布作勢今寨荒官惰化爲勾攝復尋初意隨地皆殺賊之人矣

急救平陽厚備中州議論

撫秦勦晉一時權宜而其禍必中于晉無他順則撫逆則勦秦晉一也亡何澤州大警下大行陷隰州驅洪洞晉禍遂烈平陽一郡數百萬財賦三關兵餉所自出救師不宜後于登萊而太行直下中州殷鑒不遠于過磁州每爲深念云名爲毛兵其實何有河流方決又恐異軍蒼頭

特起憂不在山以西下

屯任法鹽任人

屯冊藏南京後河先取抄呈至户部一省直巡撫各一而先以可行易行者試之一方業有成則以例其餘先定原額徐酌變通以從前侵占私責等弊一切赦之仍寛兩年子粒而後論各行半金半粟之令此謂屯任法霍公韜曰九邊擇廉而才者爲屯田都御史兩淮廉而才者爲塩法都御史俾兩人如左右手攷昔年多以侍郎以中丞似宜復舊而其餘改用甲科總之塩

臣絕閟說數十萬可解于國如前傳塩院願携十萬監貴州軍足風矣此謂塩任人

京師防禦

今之　畿輔卽燕之故地也當時之君非防胡西敵秦東南備齊與趙無日不奔走盟會於中原又捐千金以養死士其民飲酒擊筑蹴鞠馳馬相樂相泣金臺碣石之間利饒棗栗支數年未嘗動稱匱乏也今乃地利如故生齒日繁而蕭條之景實倍於他郡邑焉縣官一月不啓庚或折色焉而穀價湧貴矣貧瘠若此何以示重天下其弊皆起於本土賦役不均防害無策興利不實也何謂賦役不均　輦轂之下士著有商役之累焉凡　宮中府中之用一以需之貂璫又逞其血召焉吏胥又巧其科掊焉故中富之家不歳而鬻男析産者纍相若也近郭之縣公侯戚畹之莊田在焉或豪民投獻或憑恃吞漁地歸大族賦則民償故窮簷有無地一壠而賠納及累世者民何繇聊生也何謂防害無策郊邑之害有三曰渾河曰啊馬曰馬政渾河古所謂桑乾其改徙固無定矣然因其勢導其流預爲堤堰以防之禍猶不烈當事者輒漠然視之及秋濤一作邑井爲波而脩築之費又置不敢問也啊馬成羣公行城市然與共虛言捕緝何如平居而嚴行保甲之法至於馬政固有定制矣然馬一落貧民之手倒灸日鬬而追賠之令無日不下又甚者富連阡陌不無漏籍牧之民者其害也甚矣內郡有司莫若約其丁税所出而歸之於官官爲之擇地立羣長以牧之法閔陝監苑之制民困不少蘇乎何謂興利不實今之畿輔之縣無處不有拋荒之田東南一帶諸淀鈎連會于直沽如武清有三角淀寶坻有七里海足以浸灌數千頃今皆棄爲汙池誠師虞集海田之議用脫脫營田之規處處核實處處開墾歳可得粟百萬斛一以省京儲一以歸遊惰賦不必加派而自足矣今者日講興屯足不履其地手不畫一規千言縷縷何裨實用耶所謂弊不去利不興利不興國用慼無籍之民饑寒日迫必轉而爲盜漢唐之盜皆起於關

下往者流賊之變亦起於文霸之間若永平保
定河間鄚漢之扶風馮翊也今皆不宿重兵於
此故寇賊縱橫蹂躪毫無顧忌耳誠倣三輔之
制置名將緣土著耕屯孳牧於其間東西有事
借以爲犄角之勢無事則分巡遠哨晝地而捕
歲計所獲多寡一如邊功叙之則聲靈赫然盜
不期息而息矣可以衛京師可以爲沿海聲援
可以收亡賴爲我用可以讋服邊兵驕悍而使
之不起將見精神振而氣勢張根本固而肢體
健矣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者聖人所以
討强暴平亂世夷險阻以拯危殆者也故曰有
文事者必有武備周立司馬之官因井田以制
軍王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以
守則固以戰則克有發則征然要不過二三百
里之內而已自後世始有調援之役東或于西
南或于北然亦未有馳羽檄于五六千里外而
致勝者項奴孽匪茹羽書旁午天下動　王之

師悉集京師甘肅兵西北號稱最勁而主者又
稱非邊良將旣赴援行且至安定諸軍皆不勝
內顧藉口餉薄譁然而返奪金殺將大中丞拔
轡至蘭乃始安輯其衆斬渠魁四人半率之而
東而以其餘西歸然勢已岌岌乎殆矣粵稽
祖制師京大約宿軍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
萬盡諸邊之兵不能過此而括諸省之兵不能
當此也故宜守則國固戰則國威乃馭之無制
稽之無法訓之無方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于
公府或買閑而輸月錢或隨役而備役使其聽
操練者大率其老弱不勝甲冑者也且馬多羸
瘠器非犀利欲以折衝禦侮也得乎若得其人
整蒐訓練毅然孜軍制一切以軍法從事萬一
有警又安所事四方九邊之士乎哉且　國家
之有眞保河間薊永此卽古者三輔之制所稱
漁陽燕趙則又古之强兵勁卒在焉今宜於其
原衛原營或淸補原額或召募新添每二三百
里設一遊兵營或一千二千或三千營設一遊

擊中軍千把備焉各爲操練彼此犄應一遇烽警隨卽赴援內外固守遠近合攻羽檄不煩而風馳雷驟飛輓不費而士飽馬騰千里之內有百勝之功矣此兵東西應援辛苦倍多人馬餉料似宜加厚則又所以均勞逸而勸忠勤也且良琢保定之間爲京城扼塞若不備守使狡虜一旦得以萬人奪居於此是斷吾南北東西道也卽使徵天下兵使盡赴講亦安能從天而下哉今有新營重兵屯駐則近戰遠援惟吾所縱

橫耳

關門布局分防

當以兵二萬馬一萬夾關內外而守之一鎮一道一廳儘足矣南北二部若可廢也似宜改北部爲北協轄沿山一帶以至關外一片石止又改南部爲南協轄沿河一帶至關外中前所止其守之必夾關內外者何也蓋關城東邊一面延袤二十五里城分四段任城與南北邊城斷而不通羅城又與任城斷而不通議添木梯三

之可乎今以萬餘兵擺城垛猶難遍况攻南邊城而北不能接攻任城而兩邊城不能接攻羅城而任城又不能接故謂夾關內外以守也關外自北沿山三十里至一片石稍北而鐵場堡自南沿海而芝蔴灣及中前所亦三十里實相峙爲關城外護焉若遇賊不能堵截則放之來關以一片石中前所互兜其後爲背擊再以船兵忽從關內放出芝蔴灣與八里鋪合爲腰擊如此賊潰而過西則關矣潰北則山矣潰南則

海矣不爲亟絕地此時須擊則砲砲舉賊能久耶顧尤恐三十五里之關城地曠而兜難則再於八里鋪設爲腰接蓋八里鋪稍東自北山三道關起至南海芝蔴灣止比建關地面轉狹僅二十里耳當時有欲於此添一帶土城者是又一城矣安得多兵守之現有建五臺者然臺稀砲不及放止須以一營兵住八里鋪添臺十五座而爲三十臺品字布之可令臺上打砲臺下卽握週廻三四丈深廣之窖亦品字布之夫一

營三千人每二百人掘窖兼築一臺就此窖土而砌之不過月餘可辦自臺窖以外止剩路二條通行走每臺五十人守之空心四面高低打砲止用千人不已愈於關之萬人乎且三千人以一千人守臺五百守八里鋪皆爲練兵矣不可以一千五百爲屯乎一兵歲食糧六石人止收其十二石而三千兵之本色不可量省乎且於路之南北每五十丈品字植棗柳二行如此以達片石中前三十里隔絕馬足使必繇此路關守不益嚴耶猶恐奸細内伏乎日可設鋪總清之猶恐潰民之忽混則臨時開一片石以放之

前屯之中前既轄于關則促而前之葢前鎮原轄中後今可轄及中右而止焉兵一萬七千馬八千儘足矣本鎮兼馬步五千船兵一千兩所兼馬步兵各三千所隷邊堡十餘約四千驛站及衛所千餘然以堡分隷于營營則直隷于鎮斷不必再設于協也道即關道可兼之加一應可也寧遠之中右既轄于前屯亦促而前之葢鎮原轄中左今可轄杏山松山而止焉兵二萬馬一萬儘足矣本鎮馬步五千覺華島船兵二千中左杏松兼馬步各三千所隷邊堡十餘約六千以有撫夷口應多設防也驛站及衛所千餘亦以堡隷于營營統于鎮更不必再設協也一道一應可也至松山而爲内地一大門牆矣自此正東而往小大凌河者則爲中衛防焉賊渡三岔河從高平沙嶺至廣寧而壯鎮堡閭陽驛十三站雖尚至百里遙固受敵之正衝也自此稍北而往錦州者則爲北衝防焉若較中衝少迂然從瀋陽出黄泥窪渡西繇廣寧邊徑從義州達錦州最捷也自此稍南而往右屯諸則爲南衝防焉其繇杜家屯東至三岔河亦百七八十里路比凌河不甚異但出海口止二三十里其從三夾溝渡娘娘宮徑襲右耀而固守之是爲扼亢而守金復在其後矣然氷泮而渡則爲絕地胡以濟應氷堅而渡則爲共地我憂奔

突前經略閣部皆嘗積於此非無意也
議有移撫於義州之太康堡者不爲無見允其防
凌河也此爲正沖與右屯錦州各止隔三十里
犄角互用其妙無窮卽是十三站閭陽以及北
鎮就地制用其防右屯也我渡之於氷泮書不
易彼渡之於氷堅實甚易但就葦莽而設伏就
坑塹而設險就曠漫而設疑就氷凌而設陷設
謂於此三處決須設三副總爲三協焉然要仍
隸三鎮之下以凌河協隸于寧鎮以右屯協隸

于前鎮以錦州協隸于關鎮或提衡不便從於
此另設一鎮加一道一廳分則各守合則互用
嚴之功令使信地不能跬尺寸策應不能遲晷
刻而戰守之機在我矣其凌河協則與馬步兵
六萬餘十三站閭陽驛壯鎮堡以至廣寧處處
布設且練且屯且防焉右屯協則與船兵三千
又馬步兵七千東自杜家屯至西寧南沿海處
處布設且防焉錦州協亦與馬步兵一萬餘義
達寧各邊堡處處布設且練且屯且防焉本鎮

則與馬步六千以爲中權出奇之用統計三沖
防止用兵三萬六千合之寧鎮之二萬前鎮之
一萬七千關鎮之二萬止用兵九萬三千於十
萬之數尚有餘也如此畫地而分布之卽如此
畫地而責成之以此爲守是有重重藩籬之守
方爲實守以此圖進是有節節後勁之進方可
實進

蘭州備禦

蘭州備禦都司二員原爲甘肅鎮統領臨河秦

鞏洮岷甘蘭八衛所班軍者也軍大約二萬有
奇始設于莊浪等處分派兩班輪流防禦自恢
復松疆以來奉文議革免其上班將各軍原舊
上半年在倉月糧銀內折半扣解莊京名曰班
銀在彼召募土著充前班軍以備防禦其扣剩
班銀並原在地糧石仍給各軍支食以聽差操
而二都司駐劄蘭州每歲防秋發防於道屬邊
堡冬春放回此項班軍舊不隨營操練鎧甲大
刀且不知爲何物卽奉調防範亦毎視爲故事

彊者在家弱者撥發正身在家替者撥發及至防禦處所亦不過以補工程修水口爲名耳以有用之軍置之無用之地以有額之餉糜之無用之人無裨實事今既已議將甘蘭二衛之軍盡數入蘭營之内又以臨河二衛之軍揀半奏景古之營其餘選剩則臨衛宜歸臨營河衛宜歸河營各隨大營以成操練又再將各衛所州縣原額備禦民兵暨鞏昌見在遊兵盡數查出其二都司既以一員改蘭州參將今仍以一員

加遊擊職銜統秦鞏洮岷四衛所官軍駐鞏昌或秦州亮爲遊兵營在彼操練專備調遣應援之用焉以上改用班軍月糧俱准全給其扣解班銀行令河西五道查處抵補馬匹各於所在茶馬内依給如此則官不外設兵不外募稍不外增一轉移間而兵與餉兩有實用矣

河北防禦

自流寇震隣以來大河以南所當密布而設防者無如黄流兩岸大河以北所當扼要而制奇者無如太行一帶查輝北八十里接林縣界古名林慮是也此邑正西鄰山西壺關縣西北鄰山西平順縣西南鄰山西陵川縣賊從陵川來則林之陸嶺小落店二地其賊所出入之境此處宜各布鄉兵晝夜守之賊從平順來則林之斷金橋臀班黎尖凿口三處俱賊所經繇之地此處宜各撥鄉兵晝夜守之賊從壺關來則林之嘴子村花園村二處皆賊所必入之境此處宜撥鄉兵晝夜守之而離縣四十里更有一山

名曰[illegible]寨者四面懸崖陡絶中有一線鳥徑可通太行其上平坦有土可耕約有五里許水泉甚多餘處聞故老相傳爲前時曾有流賊據其巔致迤數年始下其勢不亞水峪村馬頭山故事昔曾設巡簡司并建營房練兵其上今荒址猶存而間爲空山久矣本道前慮佃寇任奔撤百户陳植領府兵一百名駐防此山以其山有水有草可戰可守真練兵之上游也似當仍復舊制常建虎豹在山之勢則林可無慮矣從林

折而北行八十里逓涉縣界涉西鄰山西黎城縣西北接遼州界西南聯和順界相距各數十餘里而黎城頗近皆有高山峻嶺若天塹之限然至匹馬不能飛渡者若西南地名响堂鋪離涉二十五里有邊牆一路兩岸夾山峻絶此地設鄉兵守之真以一可以當百矣牆外即黎城地方行二十里名小山口又有邊牆一路再行五里許兩邊大山中有大邊牆一路關門一座額碣刻中州外翰四字詢之故老云嘉靖二十

三年間因北虜入犯時河南撫臣李公諱宗樞疏請燕豫晉三省錢糧而創之者惟河南工費倍多約金錢以數萬計彼時該縣曾設守備宿重兵以守之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爲何物矣但今磁既宿兵則涉之守備官兵似不必另設也折而西北離涉四十里至鐵脚峪裹夾岸兩大山相對俱有邊牆中河口相距二百步舊有關門近被山水衝塌又行十五里至毛嶺山頂尚有巡簡廳今無官又下坡里許有大

路東西有敵台尚存東南有舊關券門長約里許俱被山水衝壞此皆涉之險要隘口俱當派布鄉兵盤詰防禦倘有狡啓不妨赴磁請兵可朝發而夕至者也則涉可有恃以無恐矣從涉而東北即武安之内地也武距磁頗近在涉之腹裏故武又視涉爲外籓而涉視武爲内翰矣武安城西抵山九十餘里地名高冠堂四山壁峭高可千仞中有邊牆一路此地以十數人守之賊不能翅而過矣再逓而西有十八盤路更

險峻亦係要口再折而西北去縣二百餘里有摩天嶺路近北直順德沙河地方山愈峻絶俱與遼州接壤以上皆係武安衝口似當設兵防守第山中枯無人烟棲止恐官兵到彼無處安身得一適中之地名陽邑鎮爲該縣三路要區居民千有餘家此處團練鄉兵百餘人可以照管三路再同固鎮巡簡司兵相爲呼應則武安可保無虞矣此守輝北一帶信地之布置也

瑞金縣備禦紀事

辛未二月二十二日巳時流賊數千從長汀賴坑小路突至瑞金縣南門劄營鬪旗放銃焚屋攻圍城池汀州府呂羊角營援兵不及至王學博魁春署邑事激諭鄉團排門兵埋伏廿五日辰時與賊交鋒多設疑兵生擒三十餘名斬首四十餘顆賊營盡行焚燬奪馬銃鎗刀鑼鼓旗靶硝磺鉛彈禽書圖書等項奔潰福建古城地方奉有以署職能救厲兵民多所擒斬准與紀錄之旨夫一教官尚能禦賊及是縣各省嚴備何至壬申之流毒也

金陵防禦

金陵設立教場大小營神機營巡邏遊巡營新江口營邇因關白之亂添設陸兵水兵營又以妖變添立標營京營兵舊十萬有餘後乃日脧月削今大教場見存兵止六千三百有奇小教場九千一百有奇神機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五千八百有奇總之不盈三萬內則徒手寄操居十之三老稚疲癃居十之九所恃者止陸營之一萬千八百水營之一千七百標營之一千三百餘人而邇亦非其舊矣且逃亡住糧詞訟作缺避勞就逸隨時覬去有缺無補一去不復數年之後寧復有兵江北門戶浦口營兵二千池河三千名在實亦萬曆十一年兵部於每營題補至一萬一千三十五年題准選壯丁以充缺伍而當行不行耗而益耗者又五年查出十一年舊額將五十餘衛軍不論正餘盡數挑選少年膂力壯健心神朴茂精彩煥發者儘作營兵最上爲選鋒次卽

爲常伍有餘則補作駕船守門諸役于各營内
汰出愶懦矮小力差弱年未衰者充大小衙門
官府跟隨導衛之用法行自土著舊有仗財營
窟投托隱占者助功卿第各自清查但係衛軍
送還本兵一體審發用此法選補于大小教場
各宜補足一萬一千神機合巡邏遊巡亦然新
江口總不能復舊額一萬七千之數亦宜選足
一萬二千五百入浦口池河亦先選各五千連
絡犄角聲勢相援至于

孝陵原額三千今亦宜于本衛軍餘挑選足三
千寄操諸軍此空勢應撤回彼空自爲簡補
祖陵何地毋營仍須取壯丁二百名爲聽補軍
遇有事故兩營按籍取補無煩掊据捍外衛内
策無踰此
祖宗執府衛爲兵戰則領符散則歸衛者爲子
孫練兵之良法也即月米爲餉正軍一石餘丁
六斗者爲子孫省餉之良法也即各營精兵六
萬六營水營亦各補足二千則彼此協力合誠

一體新江口船舊四百有奇今存者百十隻耳
風雨朽壞薄板稀釘竟難衝浪水營兵船多不
滿百貪弁渫指柳質易腐近更修飭載兵無幾
篙師舵工手疎目炫膠舟可虞合無以造船職
掌總屬兵曹專督歲修更有宜議復設者諸營
外列江口最要
成祖屯重兵江上以文武重臣統率之舊例官
軍任宿早晚點閘跬步難離今厭薄險遠如欒
鵰魁官棄伍而家居卒拾舟而城處纜舟漂泊

寂無人知詰其所以則江岸傾灘營場圮壞將
臺軍壘湫淋瀉滿重鎮軍機廢弛至五六年矣
嘉靖年間兵部因事預防有四面營盤選鋒伏
場之建南如石子崗東如土山西如望江樓北
如仙鶴觀麒麟鋪東山寺等處墩臺纍纍一以
控扼地形一以埋伏人馬承平日久或土民侵
占或荒蕪積草今西尚有而東南北三面曠然
失陷舊趾可尋可不亟行查復整立守望春秋
閱視播威武以攝不軌之民乎新江口抵江浦

驛三十里程耳近開新河相望頗近一葦可渡宜有重險以限長流孰若新江口船額告復其舊分支船以衛浦口東西兩岸對守戒嚴賊從水則夾擊之便從陸則摧遏之易乎

嘉靖中倭亂招集義烏江陰靖江崇明人爲兵費用甚多却專在留都作賊吳悟齋目擊其事盡汰遣之昨壬辰倭侵朝鮮於中國未有一矢相加遺也而本兵與操江四出招募羣不逞之徒膺至戊戌北部調二千人往戍旅順矣復招

集以補之旅順兵還又增一倍此時工部造房屋永甲戶兵二部給粮餉糜費不貲地方何嘗得分毫之力今羣聚城外夜則羣至人家刼其財物亂其婦女居民盡移入城中然羣盜亦隨以至矣

倪文毅公嘗疏乞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二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繇此而通即今鹽舡木筏往來無滯今令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蹤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千里接連洛河亦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涇陽河可通慶陽及龍闗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

此宜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倒運某處可以造船搬運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澹泉鄭公云南都水軍勝于陸卒營馬壯于江舟此論非也額甃頓何如爾

國初起運船皆造于南京龍江關提舉司永樂年間省直糧米運淮派撥軍船因改建清江廠于淮安宣德間各省粮俱改本地交兌船亦撥

回圖造惟南京軍船不過江止寄泊瓜儀二壩江南糧米仍民船裝至壩交卸故船仍在淮成造至萬曆元年改瓜州壩爲通江關南京軍船徑過江直抵水次領兑漕運都御史王廷瞻題請工部覆議遂將南京各衛運船復歸龍江廠脩造緣各衛軍任南京費出南部木縣南關抽分以便就便故費省而船固二十八年淮廠匠作鑽謀運總條議改歸清江廠木價既多且匠作不堅板薄釘稀不久輒壞兼以軍士守候經

年運官監督不便而空舡回塢看護尤難南科祝世祿隨疏其苦下部未覆逾年丁甲疲累日甚萬曆四十三年南大司馬黃鍾梅公乃上疏請復歸龍江廠聽南工部自造此誠甦軍救運之急務乃　命下未覆

萬曆四十三年武選郎王宇議將各衛船甲酌量丁力通勻增減以救之蓋諸衛運船不齊有踰百六十隻者有少不及二十隻者向原隨丁力而派日後人戶消長衛事變更昔繁今簡者雖增之不病其屬昔殷今乏者非減之莫甦其困矣況增者僅數隻而減者間至數十隻酌盈濟虛實急救運困第一議南京起運漕船

南京之險唯在長江夫倭寇入海抵龍江關但四五百里設中原有警從襄樊順流而下直擣建康或自淮揚而來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猶有險可據若已渡江奄至城下則我已失其險而　朝廷所設重兵十萬之衆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斃耳今江上之守獨操江有少兵亦甚

單弱南京兵部略不手與而宿重兵于無用之地甚非長算或云操江都御史當開府于儀眞督率江儀眞等衛兵專一挍閱水戰南京于京營中抽選一萬餘人給以行糧以兵部一侍郎領之亦在江上教習水戰苟一時有事彼此策應則長江之守庶幾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根本之地始爲有恃矣科中建白後下南京大小九卿議報有沮之者其議遂寢用兵先得地利

糴南京倉米者買軍家籌到倉會支初至時每

支米一石量出一斗米皆精好至丙辰年止數正數後漸減少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而糧穀幾半遂啓庚申之變繼此呂沃洲爲總督知其故遂較斟斗斛時時至倉巡視各管倉主政初皆遵守約束收米皆不苟倉米減少

太祖順流自采石取金陵

成祖逆流自儀真入金陵長江險矣而江防爲要宋人之言曰屯兵據要雖在于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于江北江防

乙卯年倭從浙江嚴衢過饒州歷徽州寧國太平而至南京纔七十二人耳南京兵與之相對兩陣殺二把總指揮兵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門緊閉傾城百姓皆點上城堂上與各屬分守各門雖賊退不敢解嚴夫京城守備不可謂不密平日諸勳貴騎從呵擁交馳于道軍卒月請糧八萬正爲有事備耳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門卽張皇如此寧不爲　朝廷辱耶倭旣殺敗官兵卽日宿于板橋一農家七十二人皆酣飲沉睡此時若有探細人偵知其實當夜遣一知事將官潛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殺

楚吳防禦

楚故有僞漢餘孽今變爲戈陳二姓家世與國大冶蕃衍實甚而好勇倔强不服國法尤其本性近雖有緝捕府之設而尤難制馭彼其人共一族則其心同居聯二省則其地利設爲不然之慮則首禍與蘄次及江鄂伸足向吳會旁及豫章此順流之勢也法當于與蘄之間請置遊擊官一員宿精兵教練使彼掣肘畏望而又勅有司撫馭得宜則自不敢爲難首也

試觀楚邊辰沅鎮筸流賊蜂起時而遊刧四郡則曰鉅盜時而潛入苗巢則曰內逆南過桂竹而羅鬼椎結爲之輔車西至夜郎而焚醜雕題爲之唇齒憑恃叢箐驅使諸苗下而洞庭則九江一帶五谿雜處更便於狂逞憑嘯飄忽風濤項刻千里即岳陽守備鹿角巡司然一隅之防豈遠馭之略也又下而金陵每恃長江爲天塹往者嘉靖壬子乙卯間捷如風雨暴如雷霆波濤荻草及爲盜區矣安所畏江剏徐邳以南皆咽喉之地中州以北又交錯之方每見此間響馬猖狂鳴雞夜發設使遠通寇近通盜連横約結斬木揭竿則今之荻港錢家山三山夾等處皆可依爲穴禦江則趨陸禦陸則趨江萬一直指留京患可勝言哉故采石必設沿江之屯則金陵之門户可固馬家渡永河等必添防戍之卒則金陵之肢節可寧

楚地廣人多素稱澤國田痡賦重加以衛所單弱急宜擇清廉縣令悉心撫字清查衛兵挑選

訓練至若蘄黄之間與戈陳接壤不時盜發猶爲地方之憂今宜勅各郡於凡鄉村之中户編壯丁每村離五六里總路處建一高樓上置大鼓一家有事則鳴鼓本村壯丁各執器械救護一樓鼓鳴則各樓皆應各村壯丁皆持刀于各路守把

揚州防禦

揚州古維揚地也其地南拱留京北以長淮爲委流迤西有上下二江抵鳳泗　寢陵在焉直

浙寇新防議一

邊海自廣閩浙迄遼一萬四千里之遥盜賊多起於閩中彼地窄民稠以海爲田凡商於海者屢被漁船刼掠亦不必專在於盜故漁船可用也不可恃也今敵亦用之矣且閩多通倭之船或有遭風失利即帶賊倭幾人帶倭衣倭器回至海洋即奪漁船取漁船人爲嚮分一二人管一船始不過十餘船在海洋行刼不敢登岸肆毒漸而奸民附之者衆其勢遂張尚多不過滿

百其大船止鳥尾船釣船小則水底爛船耳當船則有大冬船大福船大烏船俱可勝之賊尚不能得志於我至崇禎元年周三老李魁奇鄭芝龍等有大船動以百計及芝龍撫而周三老李魁奇皆就殲滅壬申七月劉香老具有廣東極大之船每船紅夷大銃十餘枚大小船三百餘號總之沿海隨地設守湯信國建置衞所城池戍卒水陸爲防計至周也嗣後軍弱備單益以民兵戰艦夫亦兵守於外而海軍尚與之亟也近時海邊競習於文多青衿家包蔽冒食軍糧而荷戈者非雇替即殘弱虛名無實遂成渡敵且欲盡將出海之軍更立圖歸於陸而水備[illegible]

浙寇新防議二

溫屬之平陽縣首與閩爲鄰其地廣而饒山多盤結不治平陽富室豪家貪利收集閩人開荒始皆貧民繼多奸民似有將動之形使水寇兩相響應其憂方大此平陽之守宜重也

寧屬惟昌國爲首衝之險南與台屬隔數百里之洋北與定海隔數百里之洋止以千餘兵外遏海寇之流突內護象山縣之生靈頻年多亂今議洋遊兵千餘協守再議建敵臺設伏銃險要庶可保一隅耳

寧屬舟山獨懸海上相近普陀與定海一潮之隔設參將居此以爲寧波府之外藩其山極大而有七十二嶴恐大盜思據爲巢穴此不可不加意深防也

紀遼海運米五議

一疏海口以避風濤海颶掀天運艘必須收套奈海口一帶礁石頗多獨娘娘宮以東小聖廟以西有一套可以泊船二三百號離倉一箭而近但前有淤沙稍爲之阻向設沙兵一百八十二名原供决沙之用今因各衙門供役僅存三十餘名祇足倉内雜用能望其濬淤沙以疏海口哉謂宜復歸原伍令沙兵千總督率朝夕專疏海口則運艘得以進套而不苦於風濤矣

一補厫倉以貯糧料海口厫倉止有東西南三面共二十七間北面竟缺未建糧料多貯於露囤雨水不時地氣上蒸往往浥爛况前高後空亦地輿之所忌合無於北面補建一層以便貯收則所收之糧粒米有實用矣

一增剝船以救淺閣運艘收洋尚未泊岈常病淺閣向原有剝船二十隻以濟其窮今海口止有朽爛剝船三四隻其何能濟謂宜修舊增新預備小船二十隻接濟剝運庶無淺閣之患矣

一別陸運以便稽查向來陸運料豆原貯南倉自太府取其自便移貯海口不惟車輛增幾許往返而海陸混淆莫可稽查謂宜今後陸運料豆仍貯南倉而海口止收海運則民省獙運之遠兵樂支給之便矣

一因礁石以議運船天津派撥運艘原無成心派山海則山海派寧遠則寧遠但此中地利迥別在寧遠則一望沙漠大船或堪泊岈在山海則逼近山嘴礁石參差水底觸之幾無完舟合

無以後天津派船擇其小者約容四五百石撥派山海夫舟輕則入水不深庶免於礁石傷舟之患矣

紀遼海運道

遼陽至蓋套約二百五十里連雲島稍近二十里北汎口約四百五十里三犋牛約六百二十里旅順口約七百四十里此遠近之大較也蓋套連雲島途路坦平可以徑用車運北汎口三犋牛旅順諸處峻嶺深澗崎嶇難行止有水剝方抵蓋套此水路之大較也北汎口剝運至蓋套每石約費銀三分旅順則費五分三犋牛則費一錢二分此難易之大較也登萊糧船自皇

城島開帆一篷順風徑達蓋套若三犋牛旅順口盤剝先向西南行至鐵山然後轉東北而鐵山嘴一處最險倘風不便利又回入皇城島此險夷之大較也又查旅順諸處兵船民船堪任剝載者不過四十二隻近報傷壞又居什之二三即日夜銜尾而行能運幾何如大船竟達所省良多也便一金復小船盤剝官兵疲於奔命應接不暇究竟無裨海蓋分毫若金復不行來卸則以其全力幇海蓋陸輓而海蓋受益矣便二旅順去海蓋五六百里本道遥制猶曰長鞭馬腹惟定於蓋套則儲糈保無疎虞便三緣事關軍務未可草率

旅順三面大海而四山環峙一口通舟實出天設乃從古之運道也三犋牛距金州城僅十餘里商船貿易極稱省利如往歲登萊告禝泊此市糴乃一時之便道也北汎口去蓋套止爭半帆蓋套去連雲島不過一望諸島相連可行可泊乃近議之運道也相厥地勢蓋套坦夷寬潤

旣便通舟尤便起陸可以不再計第兵者糧之衛也當茲徵調未集遽議重兵或難卒辦量增陸兵一枝添設遊擊一員無事駐防蓋州以護糧儲兼逼鎮岫巖諸處有事則移之海州以爲遼城聲援成犄角之勢矣再設水兵一枝分防三岔河及旅順一帶以一將統之不獨浮梁臨要守險有人且大洋哨聚之盜有所稟畏不敢雄行異日勦奴之舉從鴨綠泝流而上出其不意亦一奇也

紀海運

勝國時朱清張瑄輩所明海道有三其在至元三十二年者命長興羅壁造平底船自太倉出海轉北經通州黃連沙頭沿山澳行月餘至淮河口過之罘山膠山牢山轉成山而行過劉公島沙門島約兩月餘抵直沽至二十九年復與長興李福四又開一道自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黑水大洋望延真島轉成山而行入沙門島開萊州大洋共月餘抵直沽三十年千戶殷明畧又開一道自劉家河出海過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徑取成山轉西過劉公島至登州沙門島過萊州大洋入直沽不過半月夫此三道雖有遲速之分然計其里程約有一萬四五千里經歷許多險惡守候許多日子蛟龍虬蜃之變現精妖怪魅之彿彿扶搖羊角之風吞天浴日之浪長亘百里之海鰍四面旋繞之颶母然終元之世則有利而無害元史食貨志以海運爲一代良法

近文莊公亦云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必習見海運之利故筆之於史如此蓋太祖都金陵則海運可以緩行成祖遷北平則海運必不可廢故也若戰道則或自登萊或自天津風順一帆可倒即今軍門塘報商賈販鬻日夜往來不絕豈比海運自太倉揚子江開洋之艱難哉或曰元世祖命文虎將舟師十萬伐日本而盡葬魚腹此亦不可不慮曰此因信砲太早驚起蟄龍之故非海能溺人人自溺耳故今之下海皆于五六七所而竿猶不敢用鐵亦懼有龍變也

紀海運用船

邇年以來津庫告匱補造久停總計運艘僅存五百有奇不當天啓元年之半舳艫缺乏飛輓難繼莫有甚於今日者查關鮮三餉共該米豆一百五十餘就餉計船約需千號方可克濟航海之用而見在船隻寥寥若此議者非曰造補即曰召募第造之於官則官務如洗造之於民

則民力已竭募之于北則巨艦有限募之于南則越在遐方查天津海運之餉皆截湖廣江西之漕糧又查湖廣漕船一隻官價銀九十三兩江西八十三兩每運行坐月糧銀七十五兩每船裝正米五百石耗米六十七石五斗運至天津止交米三百三十石且三年一修五年改造約用　朝廷三百餘金而僅得米三百餘石及交卸回空苦閘津之阻滯畏守凍之艱難反以贅胱視之往往售之民間以供燎爨之具而津

門不得其片板寸釘之力切照楠木杉桑油麻釘箬悉產湖廣其價極廉合無召募慣海南人之殷實者帶領匠作前往荊襄地方即將漕運船價耗米之費買料鳩工打造海船二三百號裝運漕米直抵天津徑運關餉等處交卸回空之日其船即留天津以供轉輸來年仍往彼處打造裝運照例留用則津門之船源源不絕陳陳相因不惟以漕運之費濟海運之乏而且以海運之力代漕運之勞信能舉行兼有十利查

補造運船一隻例給官價銀三百四十兩造及百號該銀二萬四千兩若如所議則前項銀兩皆可節省利一一年省銀二萬四千兩十年可省二十四萬利二損一船補造一船請價給價累月經年尚難就緒若如所議則前船未損後船踵至循環不絕絡繹無休利三運船損失多在秋高風勁之候向苦船少糧多故遭此患若如所議則艨艟鱗集春夏即可運完保全百千之糧餉利四北地物料湧貴承造無力每每潦

草塞責以致船糧損壞若湖廣打造較之天津一價可買三倍料作既富船隻必堅藉以衝風當颶可保無虞利五報糧一石遠近不等用價米七八錢湖廣糧料每銀一兩可買三石有餘若多造百船兼裝五六萬石每年即可省銀五六萬兩利六漕船挨幇牽挽閘津羈遲每至八九月方抵天津二時海運不足勢必召買接濟若造海船則另設官旗隨裝隨發邊餉不致缺期利七津門建造雖曰就近然那借金錢查派

富户議論三年竟同築舍若將漕船改建則錢糧額設無族另處人情樂趨刻期可就地雖遠而功實近名雖緩而濟實速利八南人乘舟北人駕馬技各有長若往湖廣打造則舵工水手俱用南人破浪乘風如履平陸便於撐駕利九改漕船為海船萬一內河有梗可繇成山而直抵京師利十然不特利于海運也利于漕運者更有五漕船板薄釘稀經關過閘內河亦多傷損若改造海船則工料堅緻可免船攏飄失之

患利漕一漕船旗甲皆係貧軍掛欠逃亡致累衞官賠補若海船裝運則交卸虧折照例扣其脚價可杜追賠波及之害利漕二燕楚相距幾及萬里漕船往返難于上天若海船徑運關鮮則原裝原卸既有一勞永逸之安而運過即留且免回空跋涉之苦利漕三漕運耗米俱屬浪費若海船裝運則所載米豆照數交納顆粒不致破耗利漕四漕船官價運過化為烏有若改造海船則所用料價銀兩照例

悉歸實用利漕五或謂漕船官價九十三兩豈能建造海船今查漕船名雖裝運六百石止交正米三百有餘而海船力勝千料之外是一船而裝三船之餉也若以三漕船之價備一海船之用便可得銀二百八十六兩比之天津補造之例寬然有餘而料作之便易又無論矣又謂南船裝載漕米自淮至津每石例給脚價銀二錢四分若從湖廣至淮又豈無水脚之費乎今查漕船一隻原有行坐月糧銀七十五兩若以

三漕船之糧餉抵一海船之脚價便可得銀二百二十五兩而耗米之在外又無論矣又謂二年打造二三百號三年便集千艘積久愈多將何用乎今查登萊山海等處兵船梁頭七八尺者每年給稅銀一百二十兩歲費帑金數十萬若海船漸多不妨分派各信防守以省無窮之糜費而且以備他日三方進勦之需此復遼之一大機括也至於事平可以變價還官又無論矣

金陵理餉

金陵官軍不及數萬所需諸倉月糧以爲生耳今錦衣旗手等倉所餘不足以支一月而老庫銀不過萬金其外輸渺然也甚至倉屋俱盡蚝棘爲場厖槃不存馬牛作囿前此世職諱起矣廼必不得已而留北運以濟南窮北運一石抵南糧十石南糧十石不足以致北運一石也養官軍一年費官需幾許始得米粟入載出江而廼從檇以留之留之以濟噬臍之變似矣而胡

椊吏胥等需索至每船使費數十金以至旗甲藪謀殊不知諸甲因運糧以資生非有資而樂運糧也除漕糧外更有何物可以爲使費要夫三粒即爲漕糧一粒官旗費糜於彼即來取償於此如是而欲餉之足何可得也再則軍之撤而兵之驕矣軍則大小神巡江標等營兵則水陸遊兵奇兵太平等營數其人儼若貔貅詢其實皆如土梗最可哂者大小諸營之防守因防守一事每軍添月餉六斗鹽菜二錢防守之始

固善也晝則習藝夜則候警而今則晝冢而酣博未夜則嬉散而亡歸徒糜餉何謂也各軍離家夜出棄業居營原出不怨仍其舊而省多餉便計也水陸之兵原以備倭待徵也初之招募非義烏人不入伍而今則强半土人屋閭室家子孫世守日醉心於厚餉而橫目於販尾銷之不可銷汰之難遽汰徒爲養癰何謂也急宜調之浙正有事方需招募今以浙歸浙用便計也留都舊餉有三可問黃馬快船設之爲　御用

以待差遣者也其船水夫皆因祖軍之名而食糧於平昔庸詎知祖軍流浪生死盡爲子虛而廼以月糧歸之豪右猾胥矣出水之日自有行糧脚價水手等銀足以僱人而平時何用此金錢以飽冒濫若輩耶此當問之江淮二衛者一鐘鼓二樓日夜有軍以司漏下玉壺也每日官軍輪次而今寂無人矣鐘鼓不靈司昏何在而廼以軍需豢無影之夫耶此當問之旗手衛者二　皇城各門侍衛軍日入以守之每夜宿衞

者果皆其人乎卽僱覔以代替已無法矣況以一影十者更多乎衛誠包攬無其人而有其名衙門影占食其餉而問其役侍衛何事假以叢奸此當問之羽林府軍等衛者三此三者淸餉嘗不下數萬何憚而不爲也若夫各衛所之錢糧有屯田也鹽課也馬政也地租也草場也貧軍拋荒者十之三貪弁花費者十之五反以催科之督過查剥之頻仍而虧耗者十之七何也欠糧五百監追矣倏而監倏而縱欠糧三百者

撲責矣倏責而倏不責一事而兩其罰誰爲之上下其手者非有大破費何以得此就知夫爲國課行罰遂有費國課爲弭縫者也孰知夫因國課查卷遂有耗國課完卷者也

以餉之厚薄定隊之前後誰肯不前以餉之增减定士之勇怯誰肯不勇以十萬之餉養五萬之兵以三年之費爲一朝之用可矣

新兵未到新兵之增餉何存舊衛已沒舊餉之額設安在

東南漕

夫東南漕輓之敝敝於漂流守凍其小者也而敝於運官之匪才以致漂流守凍則其大者也南京之衛五十一而安逸無運者有上直諸衛此上直諸衛任則膴事則簡地則逸故謂之上缺有運諸衛事皆繁而任煩勞故謂之中缺每年考選恒以官之有才者補上缺而以中才者授中缺是有才者反得簡逸而中才者反膺盤錯豈不任與才左歟誠使以有才者領漕運則

其自愛之念重必於修船無冒破矣船旣堅固安得漂流乎其急公之心勤必於過淮無濡滯矣開行旣早安得守凍乎咨行南部如龍江左右衛廣洋水軍左龍虎等夙稱疲繁之衛預於先一年專委上直諸衛見任掌印官料理次年出運諸務刻期令其赴兌刻期令其過淮運事有不霍然振起者愚不信矣第此諸衛印官久享安廡關鍵最熟一遇僉運勢必乞靈錢神而逃脫規避無所不至律例云規避漕運者與臨

陣脫逃同罪

漕運積滯議

夫船回卽修刻期而兌刻期而前卽漕河有阻剥船接運不過半年卽可完事今回空之船無不滿載棗梨之類在彼置貨在此脫貨或自販或攬商勢必延遲修艌過期及交兌之時上無期限下無催督恣其勒賄乾折延挨日月以便置貨滿載而往復滿載而還是以運糧而兼商販也萬曆初年亦以凍阻稽遲之故淮示板榜

通行刻日交兌日註行程所到地方不許停泊越宿不行者隨處地方卽斷其纜姑容不督者所在地方官民叅罰所以積弛之船一年振頓而卽如舊轉運今不加罰加督而長其惰以民代之運愈不前矣

今三吳歲供折銀之內有金布絲絹之額是布縷之征也軍運民運米折麥折兵餉遼餉等項是粟米之征也北運南運京庫京碑王府藍齋役扛均徭諸項編入條銀又編點解戶五年一輪者今皆三年一輪是倍加力役之征也用三而離素稱民困議者尚當置寬恤民力司而復加贈代運加額增役大戶力竭于供輸何以資小民之耕耨農時盡費于乾誠何以望秋成之獲畬土地荒蕪人民離散不特一年之害一方之苦也

一面具題奏請必復舊制一面照舊催儹回空水次交兌卽有凍阻修艌尚是十分之三四其間可以轉運者必居過半嚴令儹前船大者分

頭帶運先兌民戶其官大戶自貯者派兌後幫阻者自阻行者自行先兌先行後兌後至增押運之官分頭而進其兌遲到遲者乃于淮上貯倉轉般一面小船接運一面大船赶回早兌蓋淮以下之水路寬大則大船無阻而易行而淮以上之水路淺狹則小船接運易通此南北大小之便也其向來各衛所缺額運船諭令作速修造補缺以充次年接運其或船阻不下破壞全修者次年并運蓋運船向來素多乾折未當

滿載則并運可議也若或軍糧可折亦可議改
折幾分以足本年之數目下則設法償催來年
則預計早運乃可無悞然法令不一軍民無所
適從觀望失時將不獨悞一年之運矣
一輕賫銀原爲漕兌之折耗即直與運官亦甚
直截但古制必解淮而後給與運官者必有不
可早給之故也近有言有司交與運官帶往淮
上甚善
一解戶之賠累皆光棍包解與運官交通侵盜
之故而淮書與淮上歇家又多索使費此當今
所最苦者
一在首擇運官官有體面殷實者彼思自保身
家一在擇運軍之殷實者彼亦有身家之念一
在查衛船之遠近以定水次毋使其營幹揀擇
紆迴道途
一在查今歲船到之早晚分明年水次之遠近
一在查衛船之遲速爲截留之定額一在查起
剝之時欠米若干運軍補足毋使之逃去獨累
運官其過垻原數車戶交足屯頭如少米屯頭
承認

漕運積弊議

國初漕河之外別開海運猶咽之有雙穴然余既隻矣而又哽焉太倉無隔歲之儲京邊有待哺之急不幸而會通一線旱魃爲虐豈能激西江乎徐兗之間綠林嘯聚實繁有徒萬一復爲蓮妖所隔絕羽林佽飛見立槁矣即不然而漕艘之凍阻爲常運軍之骨髓已竭可不爲寒心哉傳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乃可鼓也今譬運爲瑟豈特不調絃殆將絕而更張不議徒督

促何空嚴治速夫謂足療救實竊憂之亦知漕困之深與所自起乎漕之困六一曰天西北氣充三春多風長夏始雨故漕艘之入也春夏之交南薰可乘而冰水不足以載夏秋之交兩涘方滿而西風又不利於行徘徊濡滯人力無如之何此漕之困於天者也二曰地黃河湍急之處名曰溜頭逆泝而上每舟必百餘人挽之謂之扯溜漕卒舟僅十人扯溜皆沿河貧民入索米一升方肯聚集水大或索至二三倍計扯一溜費米數石皆所載之糧也今駱馬湖開河道雖近然溜頭尚不下十餘處處處用糧糧安得不欠此漕之困於地者也三曰法法諸生免役至人武舉監生吏員承差皆免其身民間戶口繁多優免不覺也軍伍耗亡一衛之戶多者不滿三千少者僅足千餘其間殷富又不過什一耳殷富者誰不能爲監生吏承以自免即諸生武舉近亦可以賄得故上中戶盡得解脫而惟中下戶乃受役管船家產既輕作奸不憚始即畏

法而賠累難然侵盜遂生是以十年來無不欠糧之旗甲矣此漕之困於法者也四曰有司欠糧在於旗甲而賠補責於指揮指揮獨賠於京而旗甲衆償於家法也亦情也乃有司漫不追比衛官自比稍嚴羣起告訐故指揮之京債終不得完而旗甲之侵糧益復無忌於是掛欠愈多借賠無路指揮以押運爲死差旗甲視本官爲兒朴一題參雖厲掛欠轉深此漕之困於官衛也五曰科索漕事之官曰十百戶指揮曰把

總糸將總兵曰督糧漕儲道曰監兌驗糧管倉部屬曰巡漕巡倉御史曰總漕總倉部院文武大小雖各不同而衙役吏胥之橐皆潤於漕其領水脚也有費其領修造也有費其領纏纜輕齎也有費其坐派水次也有費其過堂派幇也有費其飄流洒派也有費其截留遞德遼糧也有費其係閘過壩也有費其派給剝船也有費其坐廒撥車簸揚淋尖也有費千百戶指揮之鹽菜餽送把總之心紅紙劄執事刑具關津之

兌驗各上司差役之過幇皆有費貧者賣糧以應賫多糧欠富者傾橐以應橐盡糧亦欠此漕之困於科索者也一曰奸民水次倉敗豈盡鄉官之糧宦糧上倉豈盡雜爛之米無奈奸猾糧長買囑生事家人將倉廒盡指爲宦糧將糠粃雜混於糧內勢勒旗軍不容不兌有司不察動稱擾民各軍兌去中途浥爛與上倉簸揚往往什損二三總皆歸於掛欠此漕之困於奸民者也一曰自困漕卒之餉先經建議止以什三給旗軍扣留什七於衛官之手以防欠糧賠補其欠者固無辭矣其不欠者應全給實欠不足數者亦應找給而近來衛官竟一槪不給使應給者代爲欠多者補令多欠者徐爲應給者償補者見錢償者烏有人懷不平於是船船預先將米食用如其扣留銀數而止曰吾不爲他人墊賠也始則窮旗甲欠旣則富旗甲亦欠然則扣留之銀衛官不無那移比及人人皆欠無可展轉衛官亦自欠矣此漕之困於運官自困者也

運船裝糧各省不同然極多者不過七百石少者僅四百石安用大船旗軍之入也希圖載貨出也指望攬差故類作雙捲官座望如木山行動極難淺閣極易濡滞漏損且如此大船計路一千里魚鱗而泊僅容三十隻漕舟萬計自首至尾郎不間斷已差三四百里矣後船之入旣阻於前船前船之回又阻於後船前後相妨致官糧滞而私費滋此漕之困於運軍自困者也除漕之困有不必責法而但當責人者三一曰遺

監兌以制奸民監兌之設專以稽查米色美惡斗斛足欠必親臨水次方得真切而勢有所不能則請設一印信號票給與應兌官軍各赴派定水次公同驗米較斛米堪斛准竟自兌支而塡米堪斛准四字於單繳報存案至京有差責在官軍其不堪不准者卽塡不堪不准字樣於單飛報監兌親臨按視責換責加有司偏護勢豪把持登時奏　聞狥情面而抑官軍許官軍赴巡漕巡倉御史衙門申訴責在監兌如此而

奸民之困漕者可除矣一曰責糧道以飭有司糧道奉　專敕而理漕凡漕之弊皆當清之不特一督促已也官軍郡邑皆其所轄豈可坐視有司怠緩運官賠累今後各衛欠糧除照例覊留衛官外仍令將本衛拖欠各軍姓名石數開送巡倉衙門題行各該糧道嚴行附近州縣追比償還假如元年者務於二年內報完本道不時提比參治必須本軍眞正貧窮家產淨絕方准註銷如或狥情寛縱慢不經心許賠過衛官揭　奏責在糧道如此而有司之困漕者可除矣一曰責各官以清科索盖支領之費弊在放給之無期派撥之費弊在分派之不一交納之費弊在收納之不均千百戶指揮等官之費弊在考察之不核今誠責放給者以定期責分派者以定法責收納者以定數責考察者以定評而又責權關者毋上一而下十責司漕者毋借翼而長奸如此而科索之困漕者可除矣有當責人而亦當責法者二一曰優免之法宜慎也

監生吏承之納不能禁而當禁正軍之納以存戶口之數生員武舉之免不可議而當議賄得之路以留富戶之役衛掌印官悉力清查風厲糧道一力主持而漕不困於法矣一曰把存之官宜愼也把總與指揮雖均爲武官然把總數依而指揮世襲且指揮任賠糧故利於槩把把總則否指揮欠糧留京故不畏物議把總則否如將把存艘卒工食歸之把總聽其找給准將應補欠數者歸之指揮聽其湊賠則完欠分

明富軍樂完而漕不困於運官矣有從新設法不能經久而可暫濟者亦宜并同撥運漕船此時尚未過淮者比及入閘河水已合明歲回空較今又遲今宜行令各運總於十月後將重船守凍者開送各省直糧道先遍行各衛所與集各軍家屬給與本船明年應支水脚著令僱倩民船即照全單各赴水次兌支糧石明春早運過淮遞運北上抵閘而止候本船回空到彼責令就彼修葺裝運前去僱舟之費在各軍雖有賠累然浙直者省往返裝兌之五六箇月沮廢

者省四箇月本年即可早回自此永免凍阻之惟官糧速而私費亦甦矣一曰催運守凍重船其船新造堅固止應修葺者接運可行若破壞應造者中途難責其造應令僱倩民船竟運至京而本船回空拆造以備明年之運此二者屢行之則軍不堪命暫行之則一勞永逸者也有從新設法可以經久便利而目前若無利者一曰改併漕船載糧極多者不過七百石加以舩

祖制土宜六十擔及旗甲舵工外水十餘人合之千石止矣今內河糧食民船裝千石者其大僅半於漕船而平面低稍進退便利撐駕省力風濤不驚宜令自後應造漕船皆改此式而運軍自困之困可除也且七百石之載通天下為一則漕船止用七千艘而足河路行泊省三千餘艘之紛紜各衛旗軍免三千餘名之苦役而以三千餘艘多餘之水脚纏纜輕齎錢糧酒盆各船即受役者亦不甚苦矣此又與功令之困

可以相通而舟輕數少緩急如意與前撥僱兩法亦皆可以通天地之困然各船勢難並改必須候各應造年分陸續為之故曰可以經久便利而目前若無利也然而常變兩利久暫可行則惟海運矣難海運者曰造舟募卒皆費浩繁不知一時興造費誠無出今祇將凍阻回遲應造之船為之改作內裝六七百石者併兩為一四五百石者併三為一其費固裕如矣募卒之費稍有不敷則有內河應運旗甲在改海彼既

免運每歲貢令幇貼固亦樂從之役也難者又
曰風濤不測漂没之虞夫漂没之患即漕河往
往有之豈專在海今之高牙大艑揚帆而走呂
宋香山琉球日本者豈非中國之人歟何獨狃
於海運但如法打造蒼山漁船楨具堅完舵工
得人豈畏風濤哉漂没洒派全幇漕河有例無
煩區處也難者又曰遠涉鯨波將領畏避夫張
清朱瑄東南一劇盜耳當胡元之世尚能爲其
王開百年之利況　聖明在上才武濟濟但優

其廩犒而速其推遷天下且竭蹶而赴矣難者
又曰勝國虜習食稻者希每歲轉輸㕠不如是
之多今以四百五十餘萬石行於海中設遇孤
嶼小島即棲泊無地矣此言良是然亦未嘗欲
竟廢河而專倚於海也且前止將浙直濱海衛
所漕且不能如期者先爲疏通自後亦止於濱
海地方撥運四五十萬石耳故四難不必憂也
而又有五利省內河千艘之壅塞利一免衛所
守家之賠累利二清明後乘東南風開洋汛發
可抵津門足應京師緩急利三濱海衛所漕且
遲緩之船即爲疏通則自江以南之漕糧舉無
過年交納者矣利四海道既熟萬一江淮有阻
能於喉咽之外別濟生命利五

揚衛北運議

揚衛南北二運轉輸船糧較他衛獨多惟北運
最酷先年軍船隨缺隨造不闕雇一民船運旗
家溫戶足未聞註一虛名各船守法篤送幇官
深恩關防初無重累不料至今缺船過半底料

任其浮沈併不到廠衛所聽其遷延運若無旗
又苦無船苦民船難雇又苦官船大偷軍領行
月糧數不足以給水腳之半而支糧交糧費孔
百出更有版籍實軍仗財閃脫父祖逐丁操運
而子姪詭寄州縣不應衛所額差黨劄刀筆買
布要津　祖制本衛五千六百餘戶今不滿四
五百丁供運不足備操不足何生息日蕃而戶
口日縮耶其故可思也有司不恤武職操運報
苦凡買民田輒更民籍民霸軍屯者何不入報

戶耶新例漕糧需旗急如水火運官迫於憲限只得按籍申勾賂囑有靈坐令勾攝中泅赤貧應役

河西務剝船通州泅船議

能制者旗軍不能制者船戶軍船抵河西務告剝每旗起剝船二隻則漕米轉入剝船戶之手矣而本旗仍押餘糧於後抵通州每旗請泅船五隻則漕米又轉入泅船戶之手矣一旗一綱勢難分管漕例各執樣米封鎖記印星夜牽挽

赴邊甚速米色有差經紀賠補邇來經紀藐不畏法專倩乞兒駕船應役瓜分工食授以偷盜之法暗鑿水縫倉口任其私盤以軍國之儲猾充經紀之囊橐東河五里鋪等處其發賣之巢窟也遷延近臺和水摻糠米色盡溼印封全無頂倉𩙪颺每船虧折四五十石𩙪夫斗役稍不滿慾滿斛高撻多籌立欠誰非泅剝等船之貽害乎且受米時彼自斛受交米時又彼自斛交及查米色不對原數多虧各船遠繫一方而運官之糧罪具在升合不完終屬掛欠斯時窮苦船戶欲追不能經紀居中奸展衙門情熟無可奈何以故揚衛十餘年逋關未撤幇官降罰追賠此第一苦役也

天津截糧

漕自南而北本以為京師根本之計乃當事者慮遼餉之不繼一則曰截留某幇數十萬再則曰截留某衛數十萬意良苦矣不意衛弁奸旗利於津不利於京通往往賄緣鑽刺覬覦　題

留而各署奸胥因而上下其手每艘索至二三十金瓜分潤橐以致沿津上下漕艘擁塞數十里不前者京運愆期職此之故甚有金入胥手而舟始次臨濟輒與報截者大河一衛三歲三截豈非以蹊徑熟耶

揚州漕堤

一揚屬為古名郡地連吳楚襟海帶江　國家命脈全賴一綫漕運河防最為要著邇者洋寇猖獗侵掠可虞高寶瓜儀透運漕堤在外河關

通淮引泗在裏河則有百萬民田高下不啻十數丈經界不過五七尺萬一盜賊竊發奸細偷決河堤上洩漕水下没民田莫若嚴飭督河官吏查舊有堤夫之設撈淺濟運每名日食三分近人人坐食私家應點故事何不沿堤搭設窩鋪著令淺夫輪流防守遇大風雨多備土木于各鋪不時繕修不惟河無決潰之患亦可當沿堤一路烽燧矣

論揚衛

揚衛苦南北運更苦北苦軍船久不造苦雇船苦實軍詭亡不應額差至于今不滿四五百丁距初制本衛五千六百餘戶何如哉一按冊申勾而有力者夜半藏冊竊之以去奈窮弁何無旗無官茹荼甚矣河西務之剝船通州之泓船毒未已也樣米差而經紀賠補令如星日懸哉泊家門鑿水縫發責于東河五里鋪等處且若何而虧折之數每艘不下五十石本衛六十七艘亦彌天布網矣況又有蠅夫斗役如鬼如蜮自斛受自斛交但據糧單責升合凡掛欠軍官獨受之經紀居中衙門情熟莫之控告者乎人

白糧差議

最苦爲白糧差以數萬石之白糧責成于一通判兩縣佐孱七縣一州數千有力之家朋名幇貼竭終歲之力途中横被漕軍欺壓故有建議欲灑派漕船帶運思爲變通奈何近議因回空凍阻乃欲募民船代運漕糧抵淮交兑哉漕糧議單云有糧無船責在軍衛有船無糧責在有司年來水旱頻仍又欲代軍衛官募船運糧且東南民無蓋藏皆賴客米餬口商販若

閉關船被官募累足不前誰爲應者而一斗之耗糧長食用軍衛抑勒浪費皆取給于斯復何所餘以活水手之命乎

云破船留淮廠修艌欲以求速也據稱釘灰蔴油皆令各府通判隨糧帶來不知通判一官耳既要完糧又要辦料況凍阻原係漕軍罪過因凍阻而反安坐以累民則明年運船孰肯向前者

社倉議

唐隋以來民立社倉社倉者一鄉公集之倉也一畝貯稻一斗合鄉之千畝萬畝無不公貯然必擇一產業富足者爲之社長許以年終放種生利如是則倉穀積倉穀積則荒年有所恃荒年有所恃則民有所歸從而盜源孫此淸請自山東山西以及河南等處命立社倉則腹裏何患不濟

紀備留都六議

今戶部食糧之軍四萬餘兵部所操之軍二萬餘布置江上惟三四千之浙兵護衛府寺惟一千之標兵倉廩雖實計日可盡三部之庫合之不過百萬守城之具百無一備乎合池河一帶爲北來關鑰南唐之亡繇此失矣則添兵設將築關置堡宜議一也瓜儀爲江北之門戶而海門一帶巨盜出入龍潭一渡直接儀真宜各置臺立軍戍此宜議二也安慶太平據都之上流宸濠攻安慶不下故不得直抵舊京太平乃開天首郡城高不能勝中人之垣六合聚羅之地縣尚無城能無增築宜議三也東壩爲古來通吳越之路吳越盜發自當取道於此創堡設兵以防其決宜議四也京城太廣而定淮金川儀鳳神策諸門宛如山林故靖難之師從此而入不如自鍾鼓樓一帶至清涼山後止橫築城一道勢既宜捷守力簡省則宜議五也六朝屢有城下之師而不遽覆滅以城統一如烏林新江臺城清溪彼此相援今苟被一墻便曠然百里不如於下關上河等處多立城堡分處營軍宜議六也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序

磁州備兵序

嘗讀易豫與兌而用兵思過半矣豫言人心和樂以應其上而先王以之作樂兌言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而朋友以之講習夫作樂講習于用兵無與也然古今兵法非藉此悅樂之意討論之實使人赴湯火蹈白刃

如取諸父母之抱懷得乎余以冊封道磁州一見某公神色閒暇襟度坦平心異之輒問曰中州何事最急公曰民生急予大韙其言天下事惟寬可以布局惟靜可以養神惟簡可以牧衆惟備可以應敵昔程大中先生官此地一意拊循今與宗元帥並載磁譜嗟乎非宗公不能作兩河之氣非程公不能回旣剝之元識治體者所深慨也公出本州事畧及應援涉濟所條上秉燭壯觀苦心哉予往過磁蓋壬戌之十月云見路傍引滏溉田傍種池昉于牛令慨然欲與作傳以諷循吏今去之十年而牛公行事未入州志停驂歎息有美弗傳惜也無法以貽後勸公梓行此書序之簡端而予更職思其外也公身在事中職思其居言也詳予傍觀當局職思其外言也迂猶記丙辰偕計鄒魯蕭滿白骨二東一危症也利用補而蠢蠢蓮妖行路爲梗海內衣冠悉道中州奔命不暇一危症也利用補謀國者不盡然或築爲京觀或狃若泰山蓋兩

省實天下之樞兩省安則天下安動靜之際不可不謹非寬大簡靜眞長者以宜弟行乎其間恐易動難安漢人之言宜亟思耳且磁州有勁兵之名而志稱良弓勁弩銳甲多在汝洛間曰毛兵曰勇兵曰武兵或散處或合操或重兵而壘供或休夏以節餉大費調劑且河以南急黃流兩岸河以北急太行一脊其要害林也涉也林與晉之壺關平順臨川鄰而蟻尖寨敵險昔年流賊據其巔土田水泉累數年不拔營房巡

司令安在哉涉與晉之黎城鄰界遼州河順間山口邊牆衝潰不可問彼大書中州外翰于關門貌虛名耳嘉靖虜大入撫臣疏用三省金錢設守備宿雄兵其重如此漫云流賊易與一磁州足以鎮之耶葢亦岌岌矣涉之西北谿谷河口瑕隙四出備多兵少公擇要于陽邑鎮與固鎮相策應而以練鄉兵擇守令爲主均救時之策大都昔之流賊饑兵爲之倡今之流賊逃兵爲之倡其使民畏兵如畏賊而兵驅民以從賊

者也邯鄲城外二百人劫殺馳蹂又見告矣皆徵調爲之祟哉公又合練新舊兩兵如額而止兵精餉自足統之一將革冗而冗兵清法無論已事頃沁澤遍兵竄入濟源界踰七百里出援危哉磁也徊之役師武臣力矣夫兩河以爲左右手三輔以爲腹心涉千里而救人古謂之急尚孜孜盡乃心殫乃力輶軒所至敢以葑菲之言進

李座師陟南大司成序

國家不可一日無重臣有重臣不可不處重地畀鉉之地重而師儒之地尤重是以重臣之任其跡潛其神藏其體靜而任重臣者暇以橫經優以人師德成教尊而後相之
皇上天縱勵精法　祖視學大觀乎辟雍爰簡
先生先生不妄言不妄交尊嚴如神人而開誠布公推人倫冠冕云自爲孝廉雄文畀呂聲施漢魏間況味蕭然自遠東髮登　朝公輔之望

赫于禁近請假歸里登高賦詩恬如也壬戌較禮闈篝燈夜讀精迸氣迎索其人之天桐封璇璽使與里中素心人停雲話舊淡如也亡何再奉璽書俾長宮寮甫出山尋拜大司成說者謂金陵周豐鎬漢西京誠重之也夫天下太平以臣主相知上作而下應其相知也如響應聲矢投弦也然必腹心先之手足後之坐論之公孤先之作行之士大夫後之士大夫之作而行也靡然以趨翕然以鳴公孤之坐而論也如老

子採藥衰苦貌恬早見審計不泄謀于神鬼故
精氣以召奇瞽至誠以應倉猝必然之數必至
之機所貫乎潛也蔵也靜也如止水不波而相
其機勢之必赴且任天下之重者提知覺之先
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
天子踐祚朝夕無逸洛爾有位曰拓國百里者
誰敵王之愾者誰戰氣未復同仇未賦爪牙不
足將延跂乎腹心而先生以論思重臣設蘇湖
教版有德有造如叔如虎雖繫單于之頸在泮

獻馘未足多也何也
天子虛啓鉉待公不在一隅在天下學稽三代
當無人不學無地不學矣夫庠塾黨序師氏保
氏司訓司諫游倅宿衛皆學也而二人元良必
於太學故天下之教化樹於太學而後型範立
天下之道術正於太學而後源本治天下之人
材萃於太學而後光華聚
高皇帝欽定學規祭酒胡儼請加申飭
文皇帝曰此條約耳爲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
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以淑其身是爲切要煌
煌寶謨也哉
上幸太學遵洪武十五年例仰法開天立極之
聖祖維茲南國首善
上若曰正道統端士習釐文體無崇非聖之書
無蓄亂苗之莠往欽哉
上好學日新爲天下知有身知有家不知有正
學也簡先生訓迪之夫學者覺也學莫大于事
君而上臣事君以人在養之豫教之素范文正

之宿南雍也得一富丞相而相業並光异日者
先生有聲于揆席也必得人志學人物蹐文莊
文康而上之一壯羊城庚嶺之色哉

[illegible]賢郡守况公考序

吳自泰伯風以至德仲雍繼之推爲讓國宜萬世祀季子入聘言氏北學濟臺南遊采風觀樂學道得人宜萬世祀黃池之盟吳先晉揰鍾舞女嘻其甚矣子胥張以節烈宜萬世祀其後楚漢爭子弟隨項威泰非不勇愾顧陸名家多出吳下非不文章或亦殫精巧于物力耽田宅以詆回於是有公忠體國義庄贍族如文正范公其鉅者聘胡安定主學蘇學爲諸郡倡宜萬世

祀明興日漸于詩書而苦賦重正統間况太公奉勑守郡減糧百餘萬疏請文襄周公撫吳次公以干三載典利除害法施于民勤事而死宜萬世祀屬者賢良方正謀祀文昌與公于吳庠以公移學後鼎元施振黃衛三百年之曠至今大魁不絕壽斯文世世宜竝司命稱尊耳然是復庠之舊也愛其人思其樹公憂民面貌乃迹倉廨勿剪勿伐徒虛語耶惟至德享大奉非崇構不可繼况太公大典學有邑父母三山楊公濮陽蘇公上梁越明日胥臺表公以發解報何異一莖三花之瑞哉茲大賢秉鈞况公來矣學祭酒推安定之望諸君子敦子羽之操必有繼文正高躅者仁列編祇宜共尸祝每戢况太公書語人曰父老子弟讀此而不大慟者非情也嗟嗟况太公其可謂至德也巳矣謹弁數語以佐崇德報功之議云

楊具翁菁秩序

夏忠靖之博大周文襄之敏愼海忠介之果決皆著于治水故布衣徒步盛暑揮蓋則賢忠靖詣度江上立表江心則勤文襄決開吳淞不撓旁築則勇忠介說者猶謂忠靖舍吳淞事婁江以一婁洩全湖非計文襄僅治江之北耳今江以東止水蘊藻不能舟而太湖迦寶帶長橋由龐山湖直趨江菱牧葭菼其急什伯忠介夷攷錢鏐王撩淺數千舟置鏟帚乘風下上江無壅

流而盆樹江壘國不被兵其時水政修潦歸海旱歸涇惟濬吳淞一江彼偏安猶爾今東南殫竭減額必不得之　朝緩徵必不得之部惟有興修水利范文正不云乎蘇常湖秀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今胡大中丞特疏水利非公不可攷正統文襄以　廷臣奏許便宜處置首濬吳淞江天順初崔中丞分江爲三崑嘉上海董之深丈一尺廣十丈二尺底廣四丈出舊江一萬三千七百六丈江大治成化華中丞丘郡侯之役

廣溢四丈深溢二尺江分爲三僅崑嘉任之自夏家角至西莊家港長二萬二千七百七丈面尺用夫四萬三千六百四十江又治其后徐何中丞決長橋之積引湖及江壓江口壅占田而或以文襄耐久成功此舉嫌于欲速然亦未可少也隆慶四五年水不被災實忠介開江之力相距僅朞明効顯著今去五十年江流侵蝕彌望如港夫忠靖自夏駕浦掣吳淞北達婁江以四顧浦南引江水北貫吳塘由婁江赴海浚白

茆塘導諸水入楊子江其上遣大中丞貴水利集賜之故忠靖稱焉江自嘉定直流百里東沿海西引湖而北滋蔓故治其北而功大于崑山之顧浦則文襄稱焉弘治諸涇港首尾皆貫於白茆而獨導此江白茆次之則忠介稱焉萬曆間胡中丞有田主自開河之令宋中丞做成化置僉事浙江有水利兼屬嘉湖之疏許憲使歸給諫有估計工程之疏頃直指查部臧征東曆糧議與未就功公能無意乎往河使者多治白

泝七浦矣蓋江受震澤故崑常蘇三十六浦松
殺其怒而三浦瀕海易塞趙文毅急禰山即此
云吳淞治二浦皆治矣何也婁江乃吳淞之子
江忠靖掣吳淞入婁江其力勞故治浦急也余
婁江直承太湖無藉吳淞功力專議論一無如
此時但濬荆溪上源不至吐而弗吞則常鎮事
耳宋史松江分流之大者曰吳淞黃浦蓋范蠡
圍田護塘東南道塞春申以之開黃浦其水丞
東而北屈與吳淞會故吳淞利則松之黃浦亟

利也非並論也江秀文脈忠介開江徐文貞以
是年拜相是蘇松兩利也即嘉湖亦利也河道
隷兩浙豈無見哉歸震川曰開吳淞則崑嘉青
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以沿江種蘆之
利反規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郟氏云猶
見江旁濶二十五丈今復何如大槩做海忠介
浚令深濶據今河影伐葦斷漁使自崑之夏駕
至嘉之柵橋入海之路宏深而上流如寶帶長
橋畫闢其積則江水駛矣江水駛則與海潮勢

敵而渾潮不能深入夫常潤高蘇瀕海之地亦
高郡介兩高故遇大潦西爲常潤所注東爲海
暆所障水豬不泄常鰓鰓難之范文正上呂相
書江流若高必無姑蘇則海畔積沙壅之而高
耳無憂下海之不迅也試問攘其旁以爲田決
其堤以爲涇者不獨一江也先務孰急此者天
下有人材何患無政事有政事何患無財用且
爲　國家億萬年根本計財用安可靳哉

賀雲南李年伯晉封銓曹郎予襲世勳壽

序

高皇帝之初下滇也率三十萬衆檄頴川永昌西平三侯平烏撒烏蒙東川諸部所在開設府治銓除流官今選曹若虛李公十世祖率族衆歸附頴川侯授土官百戶歷戰功陟揮僉暨伯祖諱朝臣凡八世云當是時摧敵點蒼山下金齒不戰而歸撒百夷之種來八百之邦蕩曲靖之寇萬里納忠一心歸命以大開厥剏

世知人安民日嚴銓政課其最予封父母而李封翁居嫡次之長併予世襲文武爾承縉紳侈爲盛事翁食淡持誦三十餘載余乃望祥雲迓[illegible]流操椎不文之詞以侑爵如躋公堂納公履蓋滇之賢士大夫靖共正直皦皦名高庸詎誌所稱氣厚風和已者數十年來防緬防交防東川滇亦勞矣至于今處蜀黔勦撫之間廉藺爭功之際出全力取烏撒蜀人拱手難寇引水西聯鎮雄以窺滇更急矣然滇日夜苦心勞力與釋[illegible]宵旰萬分憂不惜張空拳冒白刃以[illegible]

聖天子獨斷于上諸大夫運籌于中師武臣持而不恐也洪武之役首烏撒次東川竭三十萬雄兵將三徹侯乃受戎索今七月耳洗十年逋寇威行萬里之外築城繕塞招集流移黔急而滇亦急蜀緩而滇不緩他人以筆舌爭而滇人以血誠戰天下忠臣孝子銅肝鐵膽孰有如滇者封翁宜力扞圉大吏上其事輒報可酬德報功恒典耳大哉

高皇帝之言力有不給則設而不修勢有未可即留以待後益熟於兵將分合之機攻取前后之勢尤念山阻上瘠道里遼遠每令開其善端謹守地界非曰示羈縻弗絕而已所以固居圉甚逹遠夫緬有三宣爲之藩在九長官司之外而東川連蜀曩爲添營置屯烏撒惠黔今也增城樹幟可不念乎關以外未有一城一堡之復而掛大將軍印凡幾疆以內名撫而實叛陽勦而陰縱毒天下又凡幾有如滇將士秉心塞淵

於貧薄之墟此亦不可不熟計矣若虛屬王爵
佐統均平衡而舊遊之地所爲集沙普勁兵練
廣南銃手儲省城之三倉張牛叢之萬戟壯猷
卓然必有爲深山荒服棘矢桃弧樹德焉以傳
告種人者矣若虛甫四齡萬太守奇之府堂勸
若祖歸課孫口授四書于抱懷復日抱之左膝
以遺祖母太翁以是偕公母夫人攜持訓告茹
齋上事其壽母下玉子于成書不云乎乃祖乃
父從與享之世篤忠貞在此舉也葉榆西抱洱

海地雄于南詔興王以爲輕重代有賢豪長者
余爲列其大以賀太翁若西南兩關之矯首搖
尾而從龍也四十八川之西會于洱也
天子曰俞爾滇鄉士大夫嘉謨嘉猷則以入告
漢武爲爾滇重關峻嶺習樓舡水戰鑿昆明于
其庭未聞有緣崖蹯石而至者與永謀孰若與
黃髮謀之長也

張司李篤棐考滿敘

廟堂得一明允之佐而旃裘不足繫也郡國得
一廉平之李而鍛鍊周納之風寢以遠何也漢
郡守自課第刺史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雜
攷郡國計書天子受丞相之要今之司李操吏
殿最上之臺臺上之銓衡得其人即臺政肅而
銓政清篤棐張公簡稽師聽棘木之下無寃伏
陵窖者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冠帶之倫孰不
惕息無冢宰司馬司寇之事任報其要於天子

以此官人斷無軼材蓋無軼清恬束修之品易
無軼博大沉深之品難董仲舒不云乎天之四
時天之四選然則刑亦一選也乃云天之大陰
不用於物而用於空夫舍大極小則刑空政乎
訟理則刑不空刑不空而選人之位不空王嘉
爲相首疏郡國或謂是時憂在朝堂不知郡國
治則朝堂何患不治　神祖季年言路苦塞而
郡國信其法則治數年以來吳郡瘡痍日積詭
言屢起不壹劃無法也盡一切繩則無民翁寬

博廣易寂然若無聲而所割中理解消弭姦宄門以內無得求索自快與翁接若春之中人親其已至忘肌膚之痛此愚所謂博大沈深士習一變而忠公體國澹焉循溪谷奏萬里而必至則旃裘果不足繫也

賀趙太室年伯序

李贊皇曰清而粹者天也高不可測清而徹者泉也深亦可察其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並泰夫贊皇饒幹辦持論若此太翁始令濮川表台父於羣崕萬壑間爲建歐冶鑄劒亭遷繁琴川古虞鄉剡胸南沙信義郡也誌稱泉出山澤作氣積爲長流合濛汜苞扶桑自公之暇乃掰天祿外閣抱琴臥花高枕相待天葩照而高月落邈虞仲周章范蠡神翁輩於龍祠海日登高作賦惠訓不倦始推選人唯善舉類其庇蔭廓之林美蕭條之蔭則向爲堂以延蓋公者也樹之竭必去姦之蹊隧必犂則向陽蹻而驅車不顧者也東南力孔竭矣祈進民心從容而鋪德義惟良顯哉在郡國猶出入禁闥也矧嘉湖大關天下甸屢中倭熒如鳧飛鴈集殘費已先避風雨禦燥溼當在未寒暑乎翁率誠澹然所至乘愛景以字人其爲政也如瓶之受水水之渫簡農之思畔去邊幅而人自寬捐網罟而人自信

克詰戎兵而尤崇訪先民飭新俎豆所造士如
元和長慶間達官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淬
文章種蘭滋蕙翕然一變翁若曰維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念人士之少也山甫推其類以新
美天下士內修政事外討不庭故有新畬之頌
焉巳未重陽又九月維嶽降申其矢歌固宜夫
漢臣自許奇策材力而人主一日賢士大夫吾
曰嘉與賢者樂知其人彼犂庭掃穴競雄衛霍
而武帝方策賢良研詩書且博士循行存問孤

寡致獨行君子詣行在非元封元狩詔書耶則
軍旗擊畜戈船下瀨盡郡國能耳三從四從揚
威絕幕盡文學事耳翁恕使物近震用民安爲
今以來冠理人之策集醴泉之禱高黃霸之專
師朝集之榻而亦知翁所則倣如董子之袁聆
傾愷之頌史王衍之積更乎而亦知翁所埏埴
如募士懸法池魚削木飲水還珠息桴鼓而卹
百城凌冰柱而平繇役乎儒者言學道易身假
宗當事任矯矢理輪輕鑿修鈎則蜩螗之音誰

卑寬髀之所誰斤斧案牘吹蝟毛而起誰氣發
星辰之際雷行指顧之間瘝民貧鄉誰春日爲
櫰芳扳綸錯餌誰風雨動魚龍博賽好修士無
行媒誰赤宵可接而及少康之未家俗流失世
壞敗誰蓴合兄弟而麕服老弱自翁爲政關草
萊以省贖物登明堂春之中人藹然無言大憝
而立捕誅之蠡賊而朱絲脅之其余也巳夫槃
平量吏平治福莫大于平息事寧人是百福之
宗也贊皇曰身名榮福祿泰有以夫水經吳萬

水明湧觸地成川而海虞壽山連福山鴛鴦茗
雪涵引天月日進南山樂只之觴益賦不出其
志云說劍篇曰蛟龍鑄鑪天帝捧炭拌如芙蓉
爛如日星之行此神劍也惟學道者佩之劉向
較讐天祿眞元授以靈書而旨歸錫民之福夫
向號極諫要在用賢去佞此亦紫微之祕笈已
謹論虞山並賦及亭鑄劍閣天祿之盛美而敷
揚之若此

送賀順德黃大司成序

上綱紀泗方首注南國南國太學
高皇帝命孔先仁等授諸子經及功臣子弟肄
學地且諭之曰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
臣子弟共分職任之寄教之以正心爲本
文皇帝詔工部臣曰太學成就人才於國體甚
重爾尚書侍郎亦頻往督理頃南臺以樂舞奏
倫跛踦不莊亟止其事
上左右顧諮爾黃某撤宮來論思以往於其衎

也宜辭侑宴諸卿並贈行太宗本山川人物地
賦不出其志夏月撤帳供蚊蚋懼嚙毋非番禺
之羅威歟安數畝之君仍非已有却四方之饋
推畏人知非濂州之劉瞻歟詩如百丈懸流洒
落千山豬翠澗清雄奔放非孟賓于之在水部
歟公皆饒爲之瀧瀑飛石南海橫琴公自此甚
矣古稱天子所入之學卽太子所入之學豫儲
訓焉漢破匈奴諸將郡良家子卽諸功臣裔也
天步多艱止書發憤後由太學生且也六月出

師張仲孝友則燕喜在錦旋之會矣四方來洄
辟雍鼓鐘則獻馘漏薪櫝之始矣簡書是急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固鎬京元學之詩讀公序南
錄慨遼左發難近益披猖
高皇帝實惆愾之爲思淮甸草澤及渡江後所
聘儒者而又以所儲者爲陳錫留遺之人蓋角
弓東矢克廣德心正不在文墨間且能爲奔奏
禦侮也者是以能爲疏附先後也者能爲干城
也者是以能爲腹心也者多士德心公孝友克

廣之矣人材大小不可強而共精理筋骨必楙
勉之於政事安定在湖州必先治事有宋採爲
學規然有安定之品而後可以教
高皇帝遣國子生與里甲耆民躬度田畝繪爲
魚鱗是試之以事也命御史臺曰北方鮮知學
令太學諸生年長學優者往各郡分教是作豊
伊匹也
憲廟嘗曰太學以教育賢才冷出錢穀古無此
法夫法之相沿不可頓革而惟得一淳汝淳備

之師則一時人才丕變又有如公所云理明氣
完適於實用者復便道歸里以海波濤必有挐
舟而來儀度甚偉風義卓然者南海區冊也夫

[illegible]餞司農劉念劬考最行序

上初臨御躬節儉方隅告警發帑數百萬有奇
念闕禁末游賦供膳服然且扎荒不征其撑秉
心塞淵與民休息之吏於是農部念劬劉公以
中州卓異主錢穀往濟暨夫唐宰相判度支即
周冢宰制國用也宋三司使位亞執政與參[illegible]
同郎周司會也任重故品重今則不然課其事
柔課其人宣德遣御史暨本郡官主關攷攷隸
於部自景泰始顧其人何如耳恭讀二祖寶
訓兼商略本末之際以風有位史氏職洪武中
請復鐵冶宣宗曰朕聞治天下當使無遺賢不
聞無遺利永樂間淮徐山東飢上坐西閣召
大學士士奇等下部蠲田租停官買物料士奇
請曰當召戶工預聞上曰救民窮如拯焚溺有司
慮國用不足中沮不行矣呼中官具楮札令士
奇等就西角門書詔書畢即用璽遣使行已顧
士奇曰[illegible]戶部言三省糧朕悉免之矣
不禁司農且唯恐司農阻格明詔而亟行之[illegible]

佘交劉大夫察其行事宜薦馨　二祖抑可以
事君也可以事天矣漢時縣官自漁魚不出加
海祖亦不出弛與民而魚出豈魚以有司之鼎
爲沸火以小民之户爲江湖受大不取小是益
天道使君嘗大開閘門恣行舟凡數日屬又築
漕梗塞蕭然苦不給此其局度有過人者矣忠
臣愛君思貽令名均輸青苗凡以禁賈貪與豪
息也反令人主代之至創增鎮栅財賦所入分
御前朝廷戸部爲三上溢下漏其數各不相知

利歸邑怨歸上竟何裨於國如公寛其索求掌
其平秩以恤民爲稱職而國儲不少詘且蓄羨
庀工樹垂圯之塘不作無益昔賢告君曰江山
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明明
天子所寶惟賢臣方皇皇求義以倡卿士之不
暇而言利乎哉

張叅軍擢婺川令序

天下惟公論最尊而爵秩不與焉公論惟循良
廉平吏最尊而資格不與焉說者憂用人不能
越格然如張叅軍之擢婺川也臺使者暨選人
何若桴鼓哉東坡有云樂於小吏而潔爲之惟
潔故樂安往不得潔則安往不得樂哉吏自囿
於格耳漢下詔多取經行公起明經事節母敬
恭其兄爲政有根本而夷攷漢奇才異能出使
絶國大都經明行修之士如陸賈説尉陀相如

喻蜀新語可以甲兵片檄可以將帥逡巡文墨
可咸行阻深之海徼而捷於猿鳥不飛之蜀道
彼所挾爲說者祖基在眞定非有戎索之素
也武帝窮兵西蜀甚苦丁男丁女非有桀驁之
罪也黔苗用兵世奉正朔乘間爲賈爲相
如不賢於薦書期令耶叅軍吾蘇甫下車惆究
書而肉其白骨饑民縱火及犴狴漏亞更捉身
熄之民廬獲全奉公賑饑自出錢卹耄幼歎沸
五龍之池毋散糾喘號於途匍匐救之還其人

杭州此數者如神龍一勺耳然非潔於其官而樂爲之誰肯哉東省不憚於役遑餉戴星以行躬冒刃矢而官帑不虧至揭債補其羨夫　廟堂以非常待公公豈不以非常自待世道理亂視吏治浮實吏不患俗患不俗言化俗不言去俗惟眞實心可以救亂翁眞不俗翮造物翮在三翮知巳卜此一行

送萬父母入覲序

任天下大事必觸之不動凡風起而雲飛濤鳴而浪吼皆大塊之體也非用也豪傑哆焉聖賢默焉始余讀侯制義喟然曰朝端浮而不實以此鎮之郡國華而不樸以此靜之繼令我吳從都人士後見公沈重剛决少言多斷若不得巳而見才事定寂然識量有過人者侯生道義之鄉毓忠節之族耐煩理劇一意不擾蓋吳苦賦重苦役繁賦重不可乞之于朝而緘省緜役自

侯爲政民力大省予嘗謂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兩言私竊疑之撫字之心宜樂不宜苦催科之政宜便不宜拙侯不用鞭扑歲輸獨先民間豈有此數不費之千鞭扑則歸之度支也有拙于催科者必有不拙于催科者日費以千數日費民間以百數合天下計即日費公家以萬數而其拙愈甚余見侯之樂也不見其勞也歲維子吳大水侯請于當事疏議蠲議折[illegible]天子是之司計難之昔賢講筵諍折花枝動[illegible]

生氣以爲迂其實事君應爾矣今以入告
天子下明詔何異生蓂莢于階而雨甘露于庭
哉

寒宗叔全讓產卓行序

叔慷慨好義其性生甲子均產千金子姪如一
直指按部葉邑矣以善人聞叔不屑扁舟泛湖
去之惟恐不速强而後可曰吾何慕名高哉姪
史氏操觚紀之以風世非爲一姓光嗟乎范大
夫使少子不使長子以賈人権子毋故于是乎
失言矣史遷亦有廉賈之説叔不嘗游金陵之
市乎安在其不賢豪長者且叔善人以上人也
宜逃之而不就張潤八世同爨一婦歸寧衆婦

共乳其子不知孰子孰毋潤兄顥卒以家事付
姪聚曰姪宗子也宜爲政雖然俗之無良提耳
茂聞矣況力行乎況嫡繼乎況立兄子而又分
兄之諸子乎抑有感于兄弟之和也趙孝弟禮
皆篤行孝拜諫議禮爲御史中丞天子嘉焉常
以十日大官供養相對極歡抑有感于閨閫之
睦也異乎李克妻之逐其弟餘杭一婦人歲荒
賣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兄弟之婦各孕歲饑
乃棄其子而活弟兒以弟遠行故太守孔巖旌

褒薦之今甲子禝歲也叔若此豐年之玉耶凶年之穀耶叔諱允昌號叔全先中丞六世孫父諱文周號玉溪以學易著長庠九入鄉闈篤行不怠今兩孫宗錫祖錫世敦孝讓咸彬彬膠庠天之報善未有艾也若夫生子十歲而又嗣仲兄之子既嗣兄子而又析產以均伯仲未嗣之姪及于外父張翁生予田佽力埜可謂賢矣僉宜世有令聞哉

送吳伯昭陳情歸序

唐人有言茅焦解衣於二十七人之後難乎其心哉難乎其言哉予曰不然二十七人之口一人之口也二十七人之心一人之心也焦又不借二十七人之口不貸二十七人之心也吳先生七試文闈學老筆酣楊左不言能無言乎楊左既言能無評乎評矣能無死乎死矣能無生乎孰生之

堯舜在上能生之有子伯昭文學誦雅碩果而

獻之吾　君既得請闇然怦怦然予見而哀之夫長子出東方之震而蒼筤青天地之心故貞臣觀言孝子觀色貞臣不必自言也爲厲鬼以殺賊起怒濤以壯觀皆是也夫人不殺賊鬼可以殺之鬼不可殺厲鬼可以殺之勸志節之宜厲也濤不怒於賜劍之日而怒於血食之後戒後世爲人臣爲人子者莫以履平地而忘怵惕也有一家未了之事人子補之有天下未了之事正人君子補之皆此志也然則濤何時而不

湧鬼何日而不厲于其行也賦松栢爾承以勉
之夫松栢樹之難也承之亦不易矣

東甌紀勝序

滿四之役項襄毅單騎見之神色不動馬端肅
執其手不意東南亦有此人余聞而笑之公何
量人之淺也公亦知生同時產同里仕同籍有
吾鄉之韓襄毅乎東南豈無人哉今非無人之
患直無備耳余嘗走浙東象山沿海建置信國
不負任使匹馬馳寧錦多中山王之蹟蓋
高皇帝神謀妙算以掣海之勢屹作遼薊長城
審制倭乃精偵虜今也詳於防虜疎於防海虜
益東西橫屬夷明爲嚮導其無賴冠賊佯撫陰

鷙招之使入亦何尤焉余武闈取士徐生一鶚
用軍營嚴備天啓二載守浦北以正月斬三大
王勳石得勝嗟當是時左營中立高山引吳越
導闖廣地僻兵少徐生能已見於東浙今舉進
士官海上竫遇大敵必有掀髯得意如項襄毅
神色不變爲我東南吐氣者盖余嘗游天台之
赤城云其地畋晝舞龍夜吟羅漢白鍾自鼓白
唄誦余竹記云逢虎於山陰深處一於鴈蕩峻

嶺一逢豹於檀柘寺一逢人未之有生赤城人
也虎耶豹耶人耶于其行書此詢之

雲龍山書舍序

子瞻子孫多兄弟之樂及其浮海渡江聯床亦
不多得盖仕宦之羇人也三晉韓曜公來守是
邦其弟雨公築書舍面雲龍山子顔其堂曰噓
氣額其齋曰吹節取諸壎篪云二公皆精于樂
夫兄弟之樂不擊石拊石而吹竹何居竹有節
士風磊砢自成音律噓氣所成若高山峻嶺焉
非凡樂能譜也江淮河漢謂之四瀆以獨能入
海故翕爾兄弟一乃心力然後天神格地祇出

黃河之水天上來則是比節而吹之靡不中也
子瞻在潁州觀几席之溪湖雜簿書于魚鳥何
樂哉守徐則不然邇王氣之所鍾識人傑之所
在牧悍卒以散賊盜無日不申儆而聊放鶴以
舒其泮渙之意況今日之徐有十倍子瞻者乎
其上治河狀云吏失其防而非天意至哉斯言
君家兄弟試比節而吹之子瞻來子孫亦至矣
以此書額并序其一家言

丁義士序

漢下詔徵奇材異能可使絕國者欲得豪傑而用之予于寧遠得武進士王子振遠陳子國威于天津得義士漢冲丁子王與陳予所取士也漢冲從予宦學十年矣予使寧錦至高臺堡王陳二生穿草履佩短刀客計請前屯卒二千夜取速不的首于市地絕秋冬勾引壯之初漕津丁子製巨艦式轉輸二十萬以先士卒無升斗沈溺者津大飢飛粟三萬如雨金玉居亡何虜猝入王生胄白刃邀逸卒數萬統關兵三萬入衛神京邀逆虜陳生國威自京入關檄兵數萬四城克復往返十日耳丁子一聞徵乃盡棄生産募壯士三千自寵自甲自騎拒虜咫尺之地嚮指不敢犯天津于是士民號呼言狀擬古田疇云而關部以入告曰丁貢士素懷忠義自貲請纓諸如練鄉兵製器械夜遇流賊數百首先夾擊擒巨魁孫住兒等津賴安堵誠不斬錄言人以示天下余乃操觴賀之將賀丁子之終其

用也又嘗道永遵素封纍纍若有三義士明而熟于計亦何至賣盧龍之塞今强虜耽耽惟有練鄉兵用遼人二策而以官長練鄉兵不如以鄉之豪有義者自擇其子弟而用之以遼人復遼土不如以遼將將遼人俾遼世官逃在它省者悉赴遼自擇其塞外島中父子兄弟之仇而用之噫丁子一家募三千廩食不煩官得十人焉則精兵三萬可以無敵夫丁子何可少也予爲揮汗書其事

杭州孫太守序

主爵者得人如得西湖則大治西湖耐人思者也或謂湖杭之眉目也荐刻中譽才濃抹譽守澹粧眉目不種種歟曰獨不耐人思耳愚束髮游湖當其鳥聲亂溪水殫碁落燈花天空響泉風雪夜歸自以樂湖甚不如歸而思之尤樂也於是爲明聖湖觀爲補帆集甚矣其多事也思彌不置偶謁孫先生於吳關使我不思西湖者累日翁自吳擢守杭州操舠采蓮贈之使我思

西湖卽思先生者累月耳先生之聲而思之者夥矣未有若愚甚者何也塗巷歌稷禛舞榜枻謳亦人思殫矣金石樅律呂頌循良傳君子之思亦竭矣乃使我一見公遽奪其西湖之思一舍公又割思西湖之半以思公天下之思公者就有若愚甚者也常對人曰蘇白不借西湖重西湖亦不借二公重俱各耐人思耳雪消春水來逢君發花萼太守醉也痛飲眞吾師矣

梅骨周子北征序

余讀太史公傳淮陰何酷及李將軍廣數奇何菲薄英雄甚淮陰沈毅能忍乃云未聞道且欲與散宜生閎夭爭烈不亦論世迂疎夫漢王之臣惟韓信可屬大事幾幾識人而又躡足附耳奚皇恐不丈夫李將軍束髮當虜斬虜首如縛雞飲虜血如啜蔗快心極矣何數之奇何侯不侯何假侯何眞侯豈世多肉眼亦多肉筆筆肉於他人則可肉於司馬太史不可太史公之筆

肉他人則可肉眞將軍不可彼才氣無雙漢天子知人哉嗟乎丈夫亦爲君父一出耳不受人知梅骨周子余戊辰取士虜薄城鉅帥失利三十書生應詔書突圍得當報長身玉立夾紅砲良涿間且偵且戰碌碌隨行八十輩舌呿不敢出氣則徒步請益護閒行良鄉設疑遁走虜比格鬬北關從者四人戰死生戰不休虜太怒引滿中生右腕左執刀提虜首虜怒益甚復中其胸又中其脅出脇墮馬僵臥冰上虜不加刃

抽矢去晨起扶創跡四人屍拾部文於骸骨草莽中抵西山龍泉寺逢掠騎剝衣裳瀕死不死者再生乃衣死人腐衣俄穿神衣生亦有神哉居亡何虜驅萬羣入良鄉褫生其中陷虜益偵虜尋計脫婦耶僧耶枕婦臥者虜提刀亂砍解婦繩繫犬羊首者生耶瞰板舁者鬼耶人耶肩輿入司馬門者省耶臺耶漢庭公卿舉酒相賀者幸不失壯士耶虛左延參謀者楊公不莽莽耶惜其舄常常尾護之嗟乎楊公有心人灤州

之役晝夜披重甲立雨中所克城邑手斬二虜而活無罪無辜甚衆再復遵城於是生名震天下委巡邊墻從昌平抵山海復得當報然是者生應舉未入闈走巖險兩月皆其風雨疾書而襟帶紛珮以是知生功最奇心最小着最密是學問中人恨不使司馬太史見之又恐見之而訝其不聞道或奇其不封侯也生初加級已授神樞佐擊俄都司僉書俄游擊皆以累功顯融司馬材之願少休其功俾官定海時余入都語當事曰所以爲周生則善矣爲　國家則吾不知巳復思之所以爲生亦未善生磨厲以須旦夕殲虜安能少恋須臾逍遥乎海上乃生治海嚴肅此行亦不可少今赴部將有事衝邊殺虜生長技無事余言易不云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勞謙有終勉乎哉

劉元博洛游序

吾聞善游者其神氣清以肅如白日朝鮮息心之交望風遙集元博挾淺汗之桃花徑之洛陽可謂放神青雲外君行至明月山訪元僧持泥丸柏子彈滿山谷者今高幾十仭否虛潭送響幽澗開筵如平樂否淙堪次韻否醒酒臺千丈珠簾噴氷洒雪持稜稜否骨傲劉伶日日如泥否王喬洞否化樹樹化石而復產柯可折取一枝驕牡丹大富貴否東望海岱西眺崐丘北顧

析城南俯黃河如線嵩山少室面河而峙此玉星之鉅觀也爾時跳舞能似雲花蹀躞否世傳析城之山升日氣於天落五峯化爲雲自否竇滴太乙池可邀孫登共嘯否池故有神靈浮棄仙畫雲篆否鏡半規大地如照王屋天壇燦若流星眞否幻否白茅三鳳參差翔舞能或一翅負絕海否天壇之影旦則在西捕天日高臥典海接暮影在東先臥后立人世上孰形孰影孰形影贈答能作如是觀否君行日暮過龍潭讀堯叟水昏烟瞑自成畾句能添一墨否嵩山石獅自行三鴉引光武北趍河朔可作一博物譜否讀平淮西碑朗吟一過吏部文章日月光亦可着片語賛叚文昌否丹崖山石皆赤可與酣一揷否硯有餘墨能圖魏埜艸堂上天子於汾陰否先賢嵩山之遊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大笑絕倒不知道路之長此處定留元博一席也

送友人簿暨陽序

先君子云頑而難御患在山鄉直而易扶感而易入亦幸在山鄉其必饒爲之故置弗論而試與評大山川暨有五泄焉至青口巖出雲際忽轉若無徑有溪戞而鳴隔溪一竇入兩山屏數十武一轉溪隨縈之疑一山而天工斧其脊以中劃君往問劉龍子乎青口十里抵五泄寺寺右緣溪復折至瀑布所水懸千尺於削壁君往問白蜺鼓腥乎黑白二龍井穿谷中入罅如繪

溪如駛石門石囷各形態於㕣松竹箐君往探雲霧乎宋景濂先生云諸泄惟第四級不可至或以緪圍腰擊巨栰俯而瞰從嶺上下君往譽鐵嶺四瀑盡出不將傲匡廬鴈宕之一級水乎從嶺而頂十里方下山溝塍組織墮而爲泄地名紫閬君往覓桃源乎縣五泄三十里到洞巖寺玉京洞中有大溪石橋頂上聞櫓聲是錢塘江也君往支短策乎江令君涤羅尺牘云西施美人生於諸暨嫁于長洲二百年來香魂當往來兩國間吾輩以簿書鞅掌幾幾失之君往問東城一片浣紗石乎㐲爲余語父老曰毋許訟毋淹女毋惰七十二堤水衡毋賦唐之蟋蟀惟令君昔弟和平輯柔其心以長越國余言爲籍氏云

錢君穎奇症序

我生之初與父毋近與醫王遠父毋大醫王也我生之後與父毋疎與藥石近終身一嬰兒也猶幸其爲嬰兒呼父毋不遠即呼醫王不遠矣乃丱髮而后傲然成人因之採藥甚則見烏紗治以烏紗見大烏紗又治以大烏紗竟忘其爲嬰兒也而大人先生殆矣此醫於人者誤也醫者又自忘其身之亦嬰兒也習[illegible]兒方則兒醫焉習[illegible]女方則女醫焉習[illegible]外方則外醫焉偷取方書數緒則傲然以方焉而號爲大人先生醫者殆矣此醫人者誤也錢君穎頴壯也切脉之後不多言不多劑山澤之間倘有得歟宜其色若孺氣若冲類有道者

施君序

嘗與海內好古者談古好今者談今不得一今古雙好者施君其人矣又與楚君子語云山川之精神出則人物之精神出吾嘗三過苕霅蓋大嚼其湖夜行堤上手招月出一峯中宵放舟叩碧巖山踉蹌問渡大都山川之精神盡出及見施君而人物之精神亦欲出矣君相題如握矢取題如發矢輕明者能與造化俱殆有意乎問序于愚何愚少鬻子四十七歲然鬻子云使臣捕獸逐麋則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故序可屬也頃有規我者曰當屏謝古文辭專心八股低眉下氣若仍復使丈夫卩吻名儒精髓當余無伯樂騏驥安所用之愚作答云即如兄言果能以八股破敵否噫嘻士貴適用耳不在文字上商量況科第乎施君好古欲與坐策國事矣

王山人寱言序

君相不言命是邪非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邪爲者不言言者不爲邪心玄生於其開言君相之不言可忽乎哉至於今天下皆言命王公貴人尤甚所靳乎王公貴人者以造命不以言命然欲富欲貴欲壽欲安佚是即王公貴人所造之命也彼不自造其命何以造天下之命孚言命孔子也可不孔子又不言命是亦夢夢也夫莫夢于求仙乃率童男童女而之海止夫亦勞焉莫夢于丹煉乃取諸明水火采藥深山夫亦瘁焉有人于此不踁而馳如取如攜卩大如其我生有命命實爲之天作地作時作我不作命也夫命之不講是吾憂也奚怪乎聞亦怪遣帥也曰將軍命若何策膂也曰醜虜命若何則啞然笑噫無庸笑也遣帥窮制虜窮討無復之揄之不講是軍國憂也又奚怪乎嗟嗟願天生好人好人不可恃願人行好事好事真難倣意者願天生好命庶乎其要无咎歟率天下之人而

言命非心玄始也率天下言命之人作而不止勉脩職業心玄又可忽乎哉

三原温孝濂序

閘中得一卷首篇可雄視中原疵孟義結語置之反覆三塲瀕氣吞吐出詢同人知為三原温子偉然玉立解衣盤礴登高作賦並藺藺不俗也示我行卷典要神奇十之七豪猛之句旹自流溢不盡軌於雅馴十之三夫山川出雲與人士作文章共之三尺法亦與八股共之大都裁豪士於一幅思得金玉圭璋之士而用之廊廟温子勉乎哉

平湖萬如上人序

余未至平湖嘗數數焦山也未卭平湖之鐘嘗於水晶夜半訪雲聲菴雪封其門煮橘湯相爂寒也主人為誰萬如也萬如歸空山不響響落平湖萬如無忘家鄉抑豈忘故山請待我於雲聲也

酌臺懷貞集敘

詩不云乎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嗟我婦自外室無適我之必姑之何其不思且室無不適我之人又如之何其不思茲集也貞揚夫人而義金天樞銘有道於閨房不媿也夫余與天樞周道如濡謠詠出袖中自古行道難貞夫淑女顧瞻慨歎大都不忮不求澹泊其神明鑒身崔巍之巔三致意焉況生死悲凋能不悲哉天樞具丈夫骨出入必以兄弟隨帝闕孝子劬

婦現息夫人夢祚之高年志將父也我瞻四坊戎馬在郊鴈叫長空雞舞征旅七尺惟所志不皇將父也酌金罍寬抱懷可乎雖然廓落天地義夫罕矣學義夫而過則恐懼學義夫而不及則狎侮天樞艱於抱子不以故置三天樞父其況猶子父其叔盡誠壹所致夫鄉玥夢之神革還之夫人告語之生也棘人欒欒旣迨冰之泮逝也勞人草草乍驚一葉之秋愁是歸驪共讀之書聲靜瀋餘之釜如雲非我思存綦縞亦安

史大夫送行序

史大夫之行也維清維惠諸君子爲文頌之先是　廟堂信法以裁級而公願移過以伸法然風霆雨露堯舜之世何患不白哉易于比之初九吉則他之盍之六三凶則固有之其實二者皆固有也俗以爲固有則他之以爲无妄則固有之耳大夫所以服官與所以去官皆可置不道予獨慨吏治寬嚴之尚持論紛紛皆非也詩不云乎宜民宜人宜大夫卿士宜則便便則思

思則寬與嚴無所不可大夫無不宜亦無不宜大夫而門以内否其來也恐暮其去也恐速而門以内否意者門内之不宜所以宜民人歟未門内之人不憚嚴而憚別大夫以別故嚴而絜清絜清門内之所憚也然則清絜無他法清閨内而已子游宰武城澹臺不至于是擬之議之姑爲無聊之詞夫夫也意者爲公事一來益然未嘗見之也余自邸一見自薊一見至郡三四見媿昔賢多矣言不及私也然大夫造士及我

在焉夫人未廟見服姑喪三年此謂禮始還矣
致疾鄰不戒於火心冲冲纊息之強寬翁此謂
禮終視諸衿鞶浩然去矣琴瑟之友終身學焉
鼓宮遠聞君子樂之是以日邁月征苦口兄弟
靖共正直箴言友生而提朝氣於昧旦弋鳧鴈
於詩書知子之來之操其名以來非爲子來則
戒勿交巖乎季女斯饑師氏詔㶑所從來矣天
爲降梧鳳集其屋豈偶然哉

家子弟尤廣德心昔人不以口腹累安平世界
有眞濬臺亦決不以子弟累郡侯也然則予言
私乎曰不私也大夫有遠神有遠識劉門一見
決矣心知可屬大事而孰知大夫冲然學道中
人也哉孔門之學異于人者三潤身則不焦根
心則不撼生色則不凋其榮此三者仕臣之途
零落最甚孔孟日攜此酬適之味遜以與人舉
世不受徵于色見于面四體言亦不喻十是孔
孟身自浮沉用舍之間一種清虛平遠之趣悠

然獨享而造物不吝仕版不孚皆謂識量不可
強實有學以勝之也公得之不驚失之不驚其
神濬矣其氣暇矣可屬大事矣予每讀唐人贈
詩使人名利之心皆盡其于宰相中書黃門節
鎮也則斷爛之章也其于幽人遷客召還忠藎
也則星辰之燦也無他此有色彼無色也且其
能爲贈遷謫者卽其能爲贈通顯者也然言之
不同彼無味此有味也予言出而文章有色矣
公卽日還　朝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而　廟堂

有色矣

永平罵賊死韓烈士序

予登永平釣臺有魚甚美與韓公子烹而食之即今罵賊死開西君諱原洞故名侍御西玄子也西玄按甘肅劾汲長孺按齊曾師于定國四十七而辭官陰行善猶子鵬南公諱原善提兵直擣開原有成謀忌者沮不行其子太學生子有諱廣業沈毅饒父風其弟諱原性拒奴榛子鎮闔門死之存者庠士脩業一人賊圍孤竹開西登陴戰氣酣大捐鏹募死士歸揖母夫人及

夫人蓊而別同社灤士張汝恭是夜之半亦不謀于妻子持槊直上開西曰吾與張子生同師死同義遂褁創力戰仰天大慟痛罵死購屍以葬胸前之文不傷乃生平所著忠國論曩者固曰吾見祖宗于九原以文贄也我師收復灤永督師疏生員韓原洞城上罵賊死

天子旌焉君師吾弟和卿雄文慨慷所恨者吾弟和卿早捐館不獲以睢陽之血與常山之舌隨也嘗與予有言邊兵重且驕　禁旅不堪戰

國家以邊陲爲畿輔赫然自帥使中軍有居重馭輕之勢而後威靈震叛竊意者分戍遼之銳以備宣雲滌邊餉之冗以蘇百姓困關蓟之壘清寧錦之野遠偵探明烽燧使勿窺天塹即間闖河西野無青草能久牧馬乎當事者禁秋酒以賤馬芻甚善正風俗秩名分汰淫濫謝于謁籌邊莫工于此予有吶吶而能洞曉大計嗚呼吾弟偕開西余願偕予有

長洲慕同葉翁考最序

項主銓者條上郡國舉廉吏不舉卓異卓異可僞清畏人知不可僞也必首我葉侯昔有嘗虞城之井者旣苦且清足符吾志葢不苦則清不眞能以苦自守必以苦守人其所守者苦也非甘也而猥云化國之民長樂不亦過乎苦心何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如保赤子喜心多苦心少中赤子之欲恒難喜心少苦心多中赤子之欲恒易夫上與下相苦以功

能以行義絕去其可喜如杜甫曰今天下得元結輩十數公參錯爲治斯海內乂安矣于侯亦云若然舉廉吏可也舉卓異可也

上勵精求索外吏詔書屢布乃甫登卓異之簉而一隅有事夾袋已虛無人得無矯矯名高不可恃歟天下可恃緩急之人則平心與盡心之人請以我侯應詔書葢姚希得之却錦幕也以沛易之侯不易寒士之布而所急不在此侯急風俗急人才急民瘼清而不耀直而不激所謂

人情不甚相遠苟澄其源何患不治侯之政也
執法有餘地德盛不狎侮以儉常足以無欲常
尊侯之品也諸人士聽鞫于侯之庭每出語云
可使慾心平躁心釋侯與天相知而斯言也質
如與天語今雖舉陟明之典洊登崇膴以祝侯
侯固有之又循考功氏之故也夷然不屑矣侯
嘗自署陽城氏之考矣越帥督稅煩苛熊克如
諸暨曰寧我獲過不忍困民部使歎服表薦之
侯以特疏報可

上知人之明也大中丞薦人之公也侯何知焉
今繼指殊尤則濬河塘數千丈築圩塍十餘萬
丈清隱田三萬目荒不混眞荒上田不藉下田
侵侔者戢驕卬者辟揭竿之饑民侯出入伏莽
毋不敢譁殆史不勝書矣啓聖之建也兩廡之
秩也宦賢祠之壯也憲濟寶帶之鎮于巨流也
火耗之革也驛馬之禁也勾攝之罷也無以人
命示也入悍毋之囚室而生其二子于冰轀凍
甦也皆法施于民興利除害于百年之計也

而碑之不如爲善于家戶而祈之不如爲善于
至意者勤侯之急茹侯之苦力本務農業共給
風俗人才之憂庶幾可乎侯甑生塵釜生魚而
吾儕裘馬歌呼侯戴星出入而吾儕晨夕以嬉
侯恬靜不擾登延俊乂而吾儕之教不先如賢
父母何昔衡湘以南士皆北面稱弟子故可以
爲弟子也可以事父母矣謹介侯門下士貢顯
言于侯以告且清勉吳人士愈自勉也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序

劉士翁年丈五十壽序

葢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莫大乎義命義命莫大乎職業日月星辰受職於天江淮河海受職於地股肱腹心受職於君皆受職焉而三才有主皆盡職焉而萬國咸寧自古論道經邦惟經邦而後可以論道惟士大

夫皆作而行之而後三公可以坐論終日乾乾行事也天有事君有事相有事惟事事乃其有備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論道亦論事今夫元者善之長無不施無不生也至于義而天地自有所不敢天地之所不敢而聖賢豪傑又敢乎哉義也乃所謂命也顯諸仁藏諸用義者用也藏用則根深寧極命斯宅焉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以望萬夫非靜確而明決不能也辛酉除夜余泊舟實應夢神授金函書榜首劉升之壬戌與士徵同榜恍然憶前夢公澹而端勁而和碩厚而博大每與余言得失命也職業義也以義立命以職業盡義自造造士一時譽髦如立雪於嚴寒大冬之門而操以壽公執爵者有辭矣余昔與公同年今與公執筆而記言動是記註關職業也

高皇帝諭楊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后爲盡職也吾平時於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

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譬如馳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勗爾等也何以垂法後世乎對曰

上恭於羣議斷以睿見誠爲允當請俟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法頻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又語起居注王禕曰兵爭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爲本復遷起居注梁林魏觀

等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夫與之圖任賢能明
刑政責輸忠納誨而其職業可易盡歟
上又覽起居注宋濂歸省金華所上世子進修
書喜　召世子諭之曰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
味之人臣念及此也而職業又敢不盡歟靖共
爾位正直是與有職業斯有義命有義命斯有
法象士微生平無求亦近無欲然於郡邑與除
世運往復必先天下之憂而憂異時包荒馮河
天壽平格之良相也公門下皆矯矯獨立之士

其吳君梁君宋君業以余同籍而知公深素不
善諛謀祝於余余直書居恒所聞於公者百爾
君子各修職業以躋一世於仁壽焉

壽李夢翁大司空年伯序

天下治平注意將相尤不若將相自爲計也是
平格之上筭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不過畢
天下之能事士大夫自度所能者何事所能平
格者何事大觀在上惟順與巽夬決在和惟惕
與號其孰能與于此哉枚卜從功功從吉西陵
夢翁李年伯功而吉者也幾動于微吉先見焉
天下事自其先而圖之天且弗違是謂能事豁
君易耳況將相間注意交驩乎若是人才取精

心取淵識取洸度取廣氣取寂萬夫之望取介
取確取惕取厲大臣惕厲則號呼之朋自來君
父順巽則中正之極懋建其在人無咎也無譽
也與人無爭其在天吉事有祥也吉無不利也
與天爭一先莫之或先先天弗違矣翁將出膺
輔宰將相重寄燕居深念何者最先蓋有味乎
其弼直之一言坐而論道三公事也建臣言之
爲議論大臣言之爲德業心膂思誦不思股肱
直誰不直彼乘載荒度馳驅之勞中智宜弗道

神禹曰否胼胝何勞之有顧今河患未息詢謀
底績萬世功孰大不明白曉譬入告我后何擬
如四方艱難維汝克勤克儉帝若曰下土昏墊
金錢大可念至哉言乎慎儉德懷永圖江之永
矣漢之廣矣庸詎足漏卮是以儉德貴也儉德
而懷永圖尤貴也竊覽
國朝用兵大都農部運籌什居五六凡調遣屯
集大司農主之樞部受成事不唯如左右手抑
如手足之仰腹心而農部拮据將荼兄當如雲

如雨之半是謂計臣若夫蒿目而已何計哉翁
轉漕津海間其爲滎陽成皐也大矣曾未數年
盈詘勞逸靜譁奚若不宜齊而諫乎
肅皇帝龍興于楚暨我
皇上再中興四征弗庭竊惟
神廟相江陵風行四海粟支九年營伍精嚴廐
馬充斥崇墉密雉行萬里不持寸兵其時賜租
賑荒劒出而星辰皆動禹甸再闢於西川王槊
迺致之闢而皆窮年在入力也

上念往功于殊典況生吾世而价人猶在湘楚
諸君子如雷霆于江漢間翁也應期首出纘武
功昌文敘以次將楚相楚銓憲楚耳自楚
聖祖實式臨之茲楚大夫授簡吳儂意乎翁闓
而彌惕也惕則號惕號則自備諸君子交相惕
交相呼交相備則宵旰之焦勞什而坤土巽風
皇建其有極順而巽生道也爲龍爲光三壽作
朋天下和平也夫

壽李老師序

上御極之六年我師東粵李夫子誕申五十有[illegible]十生數也生胎於二生生胎於五之一五未有二生生數也天地之盛德在夏歲丙寅六月是月閏昭顯大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實挺我師　上嚮明而治五事在南三德在北自南而北厥位賓師於卦觀觀五上觀我生觀其生皆君子也至上九曰志未平古今相業在此一言仁錫嘗讀宋史仁宗之為君韓范歐富之為相

歷年多及考行事西夏一隅殘天下而犂虜庭者絕罕意名臣碩輔聽慶曆之頌微翹然自喜世未平而志若平歟夫觀我生觀民觀民觀東南師入相具陳疾苦軫東南以暨海內盡復章皇帝以來久任度冊興利之政而旁皇二祖赫濯聲靈大恢疆土皇上之大觀也師燕居深念曰觀其生觀已古大臣克勤小物即食息戶牖之防式嚴式毖益萬古此乾惕萬世此進修若然志安得而平大

臣之志平必有受其不平者大臣之志未平必有受其平者試近論之臣文莊上衍義補於孝宗皇帝讀其書大喜賜黃金采穀詔大宗伯頒祭酒書於天下進秩尚書旋拜相師品業萬文莊而生于東粵同官祭酒同嘗聞宋端平中理宗急戒事衍義一書不之讀正未必急戒事耳而文莊與師遇堯舜之君同所異者文莊官成均時老矣師距今尚壯有九年即又計有九年而新發之硎動乃安攘恭然如一日也其經

乎範身於規矩準繩而人材政事皆取型焉登飫無缺宮府一心豈不體輕而意舒乃導窾察幾正如初之始生茫乎忽乎其難其慎相臣之志未平而億萬斯年與天無極錫福輔臣師能受之哉

壽文年伯母叙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曰師曰友鼓鐘於宫琴瑟友之琴瑟者友之義也爲文年伯賀益友焉歸寧於家言告師氏保姆者師之義也爲文鐵菴賀嚴師焉師友斯恒家有淑媛國有大年膽雲紀瑞覽揆冬日史氏登臺觀焉在衣冠藪澤在文物奥區爰擦筆紀之纚文賀之其説維何賀之以師友江漢朝宗於海師道也江至夷陵而平友道也屬簡某何東連吳會在師友之閒二輩分吳楚千春燦彤管旣和且平庶幾雝雝之奏焉且萬物之有宗族事之有衡視其所取翁取廉平以爲令取貞方以爲師取節儉正直以爲羔羊大夫之友鐵菴取中正和平以敎國子皆有所取也而餘者還造物造物悉以還壽母夫鐘鼓樂矣友之以琴瑟何因心則友宜爾室家協其民人皆此焉出友之衆古載之矣稱夫人爲益友自老伯翁始積善在身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天施地生益者皆不可知而益獨歸之友友亦明操其長日之權以黙作風雷之勢唯遷善乎太白不云乎操刀若風雷益道也母奚以益之益之以龍潛益之以鴻漸翁起家孝廉政成解組泊如也龍方見而潛矣鴻高翔而逵矣損益盈虛天道也益道也鐵菴和而斷靜而正腸甚赤而色不輕假氣甚毅而言不妄發惟重惟厚思皇式儀型之畀日觸幾於先剖决如流斷天下之疑哉天下之務者必鐵菴也其奚以益之益之以尚論古之人尚論者與天下之善士共論之麗澤之兌朋友講習莫與二鄉二國士嘗試謗論哉於是鐵菴恂恂若不及也請益吾儕逡巡避席旣而對曰吾有以益君矣益之以母師母年七旬見今年冬月正七十探菱江漢之濱又將從母問道焉廿載辛勤開顏丁卯以曁壬戌光華旦旦鐵菴以母敎敎國子敎同人漸而論道經邦錫類不匱稱觴如林其以師友壽則自茲始

賀高明柱壽序
黔明柱高公累以司空報最書蹟届初度以修酌
者詞公自萬里訪余交譜中數十年道義相摩
切公至吳門家兄弟執經而叩余至白門君家
玉樹琳瑯子若婿竟夜論文不倦大都奮廓塽
塏破開濤浪每構一義捽如芙蓉公鑄才式弘
鍊物惟遠滋蘭之九畹亦樹蓮之百畝而操刀
風雷之意行于落筆絝繡之中率誠澹然倏風
戟寬愠喜哉所至乗愛景以字人姦無蹊隧貪

椎之鴉化爲好音蓋節孝家訓內恕以量物登
明堂而喬黄矣宜氣發于星辰之際而不懈攸
堅非捍大災禦大患不以頎巨斧耳嶽插天而
赤霄接不亦稱其巃嵸嵓崔之山川宜爾大夫
庶士歌南山頌樂只虞保艾乎先是大司空上
公廉能狀奉煌煌
天語紀録及摧關蕪溯寬而敏惠而節來榜人
之歌亦消彈鋏之詠于大夫鹼韋成禮矣言政
者取名日尊程効日下孔門不然曰果曰藝曰

達藝亦不可少也在所習而已說者謂虞廷諸
臣不兼長也然其人豈生而習神人習統均習
兵農哉習于一而後無所不習也破庸人之論
開功名之門唯不拘資格乎
聖明在上斷行之矣今夫富邦國任百官生萬
民非事典不與焉彼胼胝荒度瘏其身呱弗子
告有辟而錫玄圭貢賦惟則使堯舜富與天無
極使堯舜壽然後知司空一官計生民遠斷對
國家遠也漢武帝元光中始筭商車其後又筭

民軍及船則前史誌之凡民不爲吏不爲三老
騎士有軺車皆出一筭與漢高抑末重本困賈
人不得衣絲馳騎者遠矣于是隱度率貸鬻買
之政紛紛焉公獨仰體
聖明急寡孤慈商旅至意及于寬政亦無虧冰
衡額乃知人情聖王之田士大夫不患情有餘
而患情不足萬水所湊觸地成川得人情而善
用之緩急足相使傳中丞堯俞不嘗搁積欠之
苦申帶納之令乎朱紫陽不嘗條上輸過以務

版曹任催之政乎此二公者豈不念國家之急
哉能用情小民而後能用情社稷嘗讀古詩一
曰媚天子一曰媚庶人媚庶人所以媚天子耳
不然帝王豈受臣下之媚而藎臣肯獻媚于君
也哉公之見及此于養生亦善矣精神者物之
貴盛者也造物之真氣不費則善計無窮如大
雅歌萬有千歲以昌厥後至于公皆質言也哉

壽文湛持年丈六十序

天子御極之六載湛持文年翁初稱六十觴吾
吳先達暨同紳皆有祝也徵言侑爵乃及樸愚
愚而辭者再因彭君辭者再益曰詩之善頌也
一曰正直是與一曰好是正直好之必祝之其
磐石之安而勁松之茂也古之高士聞賢者生
日爲裁新曲紫裘腰笛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
聲則愚謝不敏而先達以和平廣大之音頌天
壽平格天保孔固之盛維仁錫式克欽承哉既

辭弗獲縉紳間傳瑞焰時翁見于夢充間賀客
張六十錦屏覺而以爲异今遭逢
聖明徵書屢下日升月恒始基之矣愚謂翁以
相當不遠以其德以其品以其時以其數以其
夢考之而皆可天地交泰輔相裁成陽三十晝
陰三十晝而後泰其數六屆癸酉春王月寶曆
六太階之符亦誕甫申六引而伸之百千萬億
與金甌無極厥惟顯哉翁正直忠厚忠厚本諸
性篤諸君親初以天下第一流人物狀元及第

臚傳之日仗馬高鳴正人奮而正論昌然翁恂
恂抑抑坦衷好善洎如也間嘗憤跳梁之戎虜
慨節鉞之禮數誓心報國獨立淵思未幾璫告
暗姦煽處羽翼已成四顧在廷蟒玉迷其躬金
華障其目拱手熟視一聽宵人之所爲翁曰如
振如菫如直竊國耳乃併朝講而竊之可以諫
矣於是抗疏摘姦究極微隱笑充階之傀儡披
在陰之窟穴翁爲最先攻發元憝之人日夜忠
翁不置賴上帝有赫時時擁護翼戴以事我

皇而自此濃雲撥霧衆正藉手芟除壟斷纔自
今梧鳳矢音咸知正人可恃清議可憚者以有
翁也夫樹大君子于衆君子之上是彼蒼之碩
果也復之繇曰君子得輿吉之先見也早斯不
民之戴之也重唐虞枚卜從功從吉其法最簡
其得人于萬夫之望最先執吉于幾之先見金
疏再疏如懸天鏡者孰功于光後諸君子奮發
敢言一意尊主庇民惟翁是則是傚者若然舉
夔稷契莫與之爭一先況其他乎宜三郭還

朝朝夕啓沃受非常之知係非常之望也哉自
古賢王每有過舉問其相臣知否古大臣亦曰
但道臣以爲不可道不可而始尊相必知而始
密不冠不見廟堂嚴憚而敵國之謀寢矣中國
相司馬亦惟邇英講讀君父素所信任蠻夷聞
之悚服國不患無親臣忠無重臣相重臣非翁
其誰哉然翁之重也以論道重
皇上發強剛毅行溫柔寬裕之仁大哉乾乎蔽
斯斷斷斯執乾以君之而體元長仁歷居四德

之一挈其要也翁于講筵懇懇攄謨每急堯舜
之先務俾邪正如日明斷如山
上終用公言虛懷聽受翁精誠激發杜漸憂明
益素所嚴重久矣
文皇帝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易內君子而外
小人一語所關治道不小至哉言乎拘儒之詮
易也曰包容荒垢夫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
也廣漠大荒浩浩無窮而已豈荒垢包藏之謂
哉此調停之說專誤人國翁獨炳幾先扼要劝

諍惟妙于用復而後傾否保泰總歸定斷復見天地之心純粹以精至平陂往復界限一分否泰否而內外消長之幾有識者凜凜焉翁稟忠存之家傳本道義之性塞敦靖共之宜弟佐明作之惇大俾邊海肅然紀法之中閭閻寬然功令之外固已饒爲之翁太山萬仞壁立而風旨必依忠厚春風引人長日加益惟先天地而不違自天佑之磬無不宜熾昌單厚祥光起而燭天鳳毛蒸其異彩海內仰光輔之蹟甚偉而翁

論道則有本矣嘗與愚私語曰圖治之道察于事則愈察而愈細研于理則愈研而愈精蓋細則煩而精則簡用形用神之別也若然不必左顧右盼曲防壅蔽之虞而坐致蕩平翁之論道如此太平可冀也敬因彭君以復先達先達曰然乎又憶過庭之誨令北面事文先生好是正直所從來久矣以五年差長呼爲小友得侍同朝說易報國長松命作松下談易歌紀之今翁乾乾行事默符易理欣逢初度藉手先達赤能栽高士之新曲混有道聽聞也生生之謂易倘亦松下說易之意乎

[illegible]　奉壽如岡陳翁暨姚恭人八十華誕序
堯舜在上皋夔稷契不必朝署也肥遯斷其疑
高尚則其志鴻漸儀其羽皆是也古帝王舊學
之臣不載行事大約圭組弗榮其君亦弗强第
不若洗耳之客因以爲名高耳間亦竊疑恭嘿
旁求商庭臣無可入夢者何居中不自亂大易
僅許幽人而不許通顯豈有亂其中者歟愚讀
前輩陳如翁　聖學　聖政紀要二書及反覆
上章天壽平格保世滋大盡在此　國家有道

之長以治以察以惇大行其明作莫如嘉靖萬
曆　兩朝如　郊廟必躬尚衣停織賞邊三百
萬　賜環什百輩則稱嘉靖又如十年前操天
下以整齊之法十年後養天下以平康之福繼
初政東濕思剷之寛大則稱萬曆列　聖學于
聖政之先次第倫要大哉王言在家不忘獻納
咨爾百辟卿士無諾諾公學有原本其出處也
正有切琢其磨礲也精有嚴翼其律度也審且
班聯非乏也而旁求徵海內簪筆非乏也而文

章虞詭誕[illegible]絲綸虞縶縛碩人之寛衡門之樂
非乏也而[illegible]詔書申飭郷大夫俾身先表率孰
有通籍以來强半里居閉戶謝干請稟理學于
梅岡考　累朝之故實介然萬夫望如翁者哉
以三母並封爲至榮以一歲超遷爲深取先君
令語溪推翁人倫之表曰陳先生困公車久獨
坐靜室手磨書几几三年而卿壬辰又憶孝廉
時蔡虛臺先生語曰陳太史宦稿不可不讀嘗
同賀年伯銓部登翁堂傾聽法語且令文孫恂

從之游以是習道義卓然風旨務依忠厚嘗謂
士大夫有追琢珪璋之功能然後有渾雅淵穆
之識力有光明俊偉之文章然後有靜深悠久
之事業唯學有家法而農用畝畂工用規矩百
世不能易也翁感礦稅苛猛同董躍冶賦歸猶
與書政府力陳時政寘鴻矯矯屢徵不起迨珈
秩而褒裳愈亟矣其家訓曰志薄巖金心先受
鼎是以論孟貫義孔孟首肯寒暑總持手珠坐
蓮若誠壹所致夫中丞御史大夫以理學名經

再賀文湛翁壽序

錫類者壽錫忠義之類恒久而不已也壬戌之秋吾鄉正人或尊宿詞林或肅清銓政湛持海內一人大廷獨對余幸朝于松柏而夕于薑桂也顧翁獨懷遠慮携手　殿陛必稱伏蒲披鱗代若而人固知高岡將鳴及渡江泊京口傳翁疏燈下讀之排逆擊憝惟出入起居是毖是凜庶清明康强臣言放而首科擢士報禮斯重當是時璫刺恨留中徽福清師引二羅節義狀元喝之幾叵測翁自爲存廉介性直節篤存著聞及里居益務恬肅謙穆杜戶精修孳孳恤民禦虜礪研碩畫道咏冲然余再出山逢人率爾對曰湛持忠厚有至性奚憚之甚哉璫客銜之疑受翁使坐翻局謀主繼日以夜余大笑自翁還一朝直諫權要肆蜚謀中翁而復念錦衣嚇余貽書詈余余更大笑不令惡言入耳亦不屑白其眼也於是自喜束髮與翁交三四十年同榜同下公車同謫同升又同謗而其間下第良

久渡淮涉江酬適之味反過于登第更似遷謫之趣雋永于賜環兩人於世態之外殊落落相得也今逢初度偉隨同紳執簡侑爵胸懷能已乎君臣相知自古難之如讀其文而凌虛聞其言而前席貽諸子孫而歎奇才亦文學議論云耳又如欲相鄰疾匿之他所而府兵一議已不能力行奚益哉翁于講筵引書極論固宜注嚮側席而所論斥悉俞昌言則翁之受知渥矣文毅文恭之第以言顯也時也夫我

高皇帝大有爲之主也創禮賢館而桂公上萬言書以寛仁爲主則稱大儒一人今我

皇上大有爲之主也恢疆土復舊章務孳養元元翁駕車而入輔理茲其時哉萬有千歲自詩人言之則不諛余所云錫忠義之類是已彼三時昌言自翁世道重炳此三時也小人何恃翁不懲君子何畏而不果無爭往復之小數共結忠義之大年惟雷風並行剛柔皆應乎長我國臣國受天之祐萬有千歲謂之善祝也宜

慮加鄭恭存問請有以哉姚恭人衣敝食粗雜
女婢操作幾不辦象服斯煌也年八袠相敬如
賓治家有體要仁而嚴厚而裕翁以是殫于讀
百予桐封歸里曹別駕暨陳文學叔姪以侑爵
之言請三君穆如藹如味之皆蘭誦尊兩人如
坐春風而長日加益披讀光裕祿別駕子壻也
泰寧嗣子也愫悃恂恪情皆孫行以文行世其
家而幼者頭角嶸嶸青雲競爽矣翁艱于嗣旣
選擇得人又申命之曰惟爾孝根天性雖外兄

弟當如真兄弟嫡從姊弟當如胞姊弟神之聽
之和且平矣別駕愛壻入侍長安時以後翁者
請笠仕肇慶念翁不已即日解組乞骸就館踰
月辭官東粵至今高之昔張披太守之徒弘農
也漢天子屈法以近女別駕舍官以近翁不媿
曹忠靖公後翁文子文孫館甥宅相並進眉壽
之觴而嗣君篤孝子壻廉敬天鍾此兩人盛德
昭讀書忠孝之報豈偶然哉鄉卿士咸懷一切
莫肯遠慮翁每唸不忘

君父繼自今贊贊聚哉相率盡忠補過與民休
息以邑
聖天子好生之德所錫類遠矣

奉賀張太守伯翁暨老年伯母太夫人[illegible]

壽敘

有嘉謨入告我后猶之人子摯鮮而陛賈日持
書劍枕諸子養曰數見不鮮然則如霞之在添
鶴之在雪桃之在冰井泉之吐清峽擊鮮而覲
樂之仕者以手拮据口捋荼兵燹驅馳身試湯
火不遑將父將母之狀上告
天子其言如實鑑之在秋秋麗日之在五雲芝
丸泥之在秦關二十四橋之在揚州何异洗腆

滫瀡哉予是以壽張年伯蓋壬申嘉平之[illegible]九
稱七十也年伯母少二齡而生同日具慶也安
安爾難老安爾福星太平在險能夷安爾廣陵
濤先八月如沸或曰精動水波王尊其勇威能
鋤奸張堪其義餉新米則示以麥飯新瓜[illegible]
即饋果者退三給劉懷慰蘇瓊其廉是能芝迸
于堂二宿盈尺者乎雲氣如蓋當廳事絢五彩
者耶余曰唯唯父老知古未知今也今天下流
寇起秦蔓晉通海決泆注于晉壯于秦守雒陽

此三患者躬受之太平履兆
生然大夫言嚴責封疆吏揚州積欠
上更然大夫言申儆御史中丞軾不云乎平居
僅能守法緩急何以使民秦寇門庭晉寇堂室
海寇輿臺鋤履動而河山霽甲兵洗而鯨鯢消
此非臣子椎牛饗士釃酒視師之辰耶飲至而
躋公堂舉兕觥獻萬壽無疆于
聖天子得徵羅番自老親攜杖見德化少蒼邊
華簡書也乘是秦寇游而晉亦繁有徒也秦

饑晉復不飽也或勸或撫賑秦不逮晉軍實瘵
頓功令嚴而欺罔熾太夫安得不言平陽安而
山右安山右安而　京師安大夫擊鮮壽其親
者亦也
堯舜在上好生受盡言以太平一邑告而全晉
千百萬之生靈皆入于好生之耳以一太守昌
言百爾卿士呼天貫日之鬱忱三緘百訥之讜
議以大夫言無罪而苦心極慮希入受諡之聽
于是乎錫類之親在堂聞斯言也山乎水乎繇

平竹乎此大夫擊鮮壽其親者二也愚嘗持節二東兩河間盜所過大吏檄有司率亏巡驅出境其入于海卽阜囊飛上捷書如報首功不知羣不逞嘯滸潰中安之乎不之秦晉矣又不之燕趙矣若然必之吳越之淮揚且東江之未易弃也一葦則登萊再葦則淮甸也脫登州不爲障淮揚更岌岌矣狼山等十三營及三衛四所之操軍運軍十萬金錢越在他屬大夫所謂勢處于必窮卽法有所難通此開今日敬輿之口

也况所在調兵移防鹽城廟灣能無有瞯虛揚颿者乎意者漁船灶勇可使也信國公臺墩可鳌也旌旗壁壘儼然成一軍彼縈笑瓊花鋪錦江都輩鍜爾戈矛保爾家室喚醒迷樓一意乎大夫剛而明廉而斂辦此不難也大夫擊鮮壽其親者三也

又序

葢聞羣烏啣鼓集顏孝子之居欲令聾者耳聞余讀張襄海叙兩尊人及里居被冦官舍瞻雲提吾耳何异震雷破寐太公字惕中日乾夕惕雖厲无咎履至險而不驚有以夫別號愼吾愼不害也七就道試未青其矜然是者適以老學識而鍊氣志太夫人山河象儀金玉比德卽貴顯無忘輓汲于是壬申嘉平之臘十有九日太公稱七十觴差長也而並日齊德也而偕壽令

子襄海擢守揚州過家冦至從刀劍烈焰中負二親以出旣因水土異宜太公返晉壽母念子製錦寫衷言非知巳不援簡公筮仕寶雞介萬山中廉勇得民單騎與賊力戰獲首級十餘邑數年不被盜吾聞太公骨立矯矯號癯仙辨細書世武外褰裳徒步日行四五十里壯者躡之謂學邯鄲今觀張仲孝友膂力方剛詎非貽謀之善乎人臣腹心事主啇用其膂力宜弛擔之勇望敵之怯也太公性警敏圓若珠流鏰強字

弱天性使然例困廪弗恤也田父邀素心良苗
懷新意啜茗代酒杜門息浪俗與予偕老左嫪
右書知子之來之多長者車轍也漢郡守入爲
公卿以次陟御史中丞丞相大都治辦具捕盜
嵬典水利寛繇賦辟召所舉賢能其躬親戰陣
如武都太守華下戈瀨之船分護羗之任僅若
而人今矣公皎然不欺其志與舉事功汰蠹除
蛆雖徹候賞彤弓錫饒爲之而公輙念二人不
置日邁月征中夜以思一宮兩地抱懷鬱鬱也

公恬澹尤感憤時事繁調盩屋入覲屆考選輙
不顧欲解組者數矣翁曰明哲保身盍待時乎
太翁趣然言覽洞理數今其言猶信將之官金
陵晉諸大夫推賢讓能交疏攺非樞料二虜如
鏡未雨之謀不盡行而慷慨見諸疏毀室以全
邑保親而幹國所躋啜菽嘗也遡賦饑軍惠此
維揚屹然淮海一柱咏歌所自太翁爲深山大
澤焉太夫人雝肅孚盛母師之門皆下拜吾有
感于天道趙咨守燉煌語盜曰少置衣糧以養

老親它無所請盜慚跪謝太守消行于此可見
鮑出義于賊而還其親兄弟樂之或共輿或獨
負青龍十年百餘歲孫恩天飛潛綜求其父潛
驃求其子賊兩什之以薦舉辟召有司奏攺純
孝里張太公一門有隱德歟徐孝克侍宴納果
于袖以遺親帝密訪中書管斌　勑賜孝克前
饌并遣送家門榮之若然祿養與善養何二

賀李海翁雙壽序

聖天子踐位之年徵仕郎兵科給事中東莞曉
湘李先生用　覃恩加封其太公官如秩越明
年晉封文林郎戸科都給事中鄧太毋再封孺
人今太公六十有七太孺人六十有八遙舉壽
觴受辭于余余與先生同讀書中秘先生治春
秋余治易歲辛未較天下春秋士從先生問經
諸生相應以義理之文漢儒學有專師而先生
師尊人雞未鳴籌燈呼起以玉子于成少而諷

誦壯而論議廓然樂饑志廣博而色不伐蓋八
坐春風操澄秋水皆稱海雲先生余又將從太
翁受業焉夫壽以衆多爲象以和平爲義巻阿
之士取其多天壽之格尚其平若是者南山壽
翁北海壽毋予聞鄧太夫人幽閒靜端食淡而
好施宗黨化之宜而室家協比民人貽厥子壽
其國億萬斯年而後操簡有生色執爵有舞容
是歲也
天子擴雷雨之解先生寔長刑垣賢者立於本
朝而天下之豪傑相率而趨之一言回天冲然
若谷先是首排瑞虎明罰勅法及其相機旋斡
中外頌
天子好生直聲彌震靈雨既至四海從欲時乃
風先生職思其居言必擇要易如也兩尊人春
秋雙高里巷長者車塡堦下引滿勸太翁曰活
千人後世當食邑以翁少負奇穎中樂泌饑洊
膺　寵誥令聞長世不亦樂乎先生語余棘闈
日惠而好我子宜有同心之言余曰孰同于易

春秋哉大哉乾元春王正月天地大德曰生而
係王于春明乎元善長萬物矣二人同心易春
秋同之也易自同于春秋天使之合也先生受
春秋于翁翁使兩人之合也春秋萬世之春秋
與夫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孰多乎易
萬有一千二百極之引伸觸類畢天下之能事
先生操萬世之春秋以壽余操萬有一千二百
引伸觸類之易以壽而又金操春王正月大哉
乾元元會運世之紀以壽非臆說也當閱藝時

一室常開皇皇靡及先生剖析疑義字櫛句比人臣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力有如此者雖然翁治春秋而詩格高古吾儕讀書中秘而兼習一經經同則心同力同德同畢天下之能事同先生材秋秋穫于春官行春政于秋令除惡取泰薄園取復拔芽取泰太翁築菴郊外亦釋亦玄曰吾非求仙學佛也聊避世緣耳古老至人蕭然高寄大都胸中浩浩然其神不係開心天盎身命激素飛清理感誠至然後青來就餘之葺

穀開四照之花當其一脫儒冠燕吳楚越名山水多履跡有時披溪蔭渚有時分風擘流撰登高之賦釆色駿舉歌肆三之雅開勢遠明美酒生蘭陵之香白雪度羅浮之曲選詞張錦以佐肆筵于是振振繩繩濟下咸戴仁而負義賓抗手曰都且南至兮蔥蔥舉善惟類兮如玩明德著海內兮清節徹穹窿夫不匱載錫對揚嘉命始基之矣兩尊人泊如也非向邀祝曰臣雖老善敢屬臣子盡忠極諫使

聖人壽則老臣幸甚此春秋敎也職在簪筆謹紀盛事

宋伯宇偕壽序

今年辛未春王二月余在禮闈揣量當世魁戴禮無如宋仲晦未放榜拆卷得之與同年許仲嘉歡呼達曙客曰子何樂之甚也余曰有天道焉蓋里閈間以文章德行相師友垂四十年久而淡好者莫吾兩家若也先王父常云此間有一玉人年方壯其識老其氣和晩節必貞先君子亦云余靜觀而深味之大都措一語動一念于世必有所濟心手拮据能緩急人君子凡人

盡然余因論次華裔明經篤行推坦菴公吏治清白高比部郎濂川公名噪上庠美見吾公位宇章華文品相伯仲今在于朝褎然兩榜進士令中仲晦又相伯仲更有雄文俊逸超乘而上未易材也天之積善也積一月始成一陽豈偶然哉乃于坤著積善之說蓋乾坤合德云惟寒與氷惟霜與雪可以著發于是乎操簡壽朱母洵有辭矣宋朱之先世有閫德母旣漸于杜太孺人之訓迪又自廟見淑慎之儀則倣于陸太

孺人春秋八十媳婦白頭孝事剖奩具佐公私獨女也不分嗣子之家尤皎持大誼非兒女子所知夫門外車跡深而賢夫婦有懼色寧負釜甑戴任器當是時左啚右書不以容膝之安易其叟柴之高隱意者感時撫事姑托而而遯焉更遇明天子或如安世母之勵諫也房景伯之母呼所部母子同居視溫凊也牟繡母辛氏之訓仁恕以慈軍旅也富貴何足辭又窃怪更衣椎髻相從賃舂提甕出汲近矯矯豈閨行中之

在循歟位宇持門戶卽精徭賦愛父母卽習醫藥憂軍國卽策兵民軫東南卽究水利憫風俗卽防子弟恂恂粥粥不言而躬行不怒而威信不要約而誠明乃夫人亦生而安之安處豐安御窮安于八十之兩大母車不必輓甕不必汲舊衣澈來不必更苐有而不居推而與共非天作之合歟昔程母寬于婢僕嚴于子母曰子之過皆毋隱之以蔽其父以是二程不解嗔怒此母之教于家修者晉鄭袤官司空子居朝列曹

毋慮太盛食無重味廩祿班親黨此母之敎于服官者矧嚴父正己君子令聞珪璋其行尤積善之報也時方長至自一陽浸而長乾坤合德家可長久非獨天道也有人事焉

壽王侍御封翁序

侍御玄珠王公按西粤西粤古桂林地也被山帶江驄馬所至揷獨秀之嶺銘伏波之石文武吏士父老子弟諸夷酋部咸上御史大夫頌公辭曰家大人之敎也夫秦越人之技不若其兩兄而名不出宗里微越人自言兩兄名弗顯家大父敎不佞曰吾聞桂管風尚清淑而俗醇古見百年之老試停車問之士知經術乎絃誦爲嶺南最乎民訟簡乎兵賦鮮乎樂音閒美乎山深水澗漁歌吟答乎楚黔交廣之衝徼調不乏或蠢蠢焉其地曰始安無擾也靜江無撓也何灼然功哉灼然而功熾然而名越人自末之矣不佞尊行之於是文武蕃漢率上太公壽桂史行萬里歸而翁開七袠於明年之春王諸大夫曰綵舞方新嘉平始臘盍少停驂乎先生曰天子萬年麟趾百世重華兩作萬里呼嵩上金鏡葳丹宸邁行哉柱史入　朝補闕禁近直言無隱

天子嘉乃績枉史拜手颺言曰臣父之教也臣何力焉

上方視太學憲老乞言屬萬年家室壯鞏飛鳥華之覩一索青陽肇竹苞松茂之盛覃思及乎殊俗尚猶詢茲黃髮吾儕執爵之詞不其侈歟常試問先生氷雪也而綽約松栢也而桃李鶴而不癯仙有道乎志有之食靈飛夜光總左右御史之任可得聞歟先生曰所貴乎神仙者至樂也至便也不擇味而易牙不選色而西子不

審音而簫韶奚敝敝焉勞身苦形孑然於山谷哉况其教子以忠教孫以文協氣澹如由由焉舍者與之爭席歟昔賢詮山海而停雲思親友夢軒轅而素心借田父有以夫諸大夫聞枉史公之言可以釆風曰先生之教也聞先生之言可以養生曰廣成子之教也爰授簡於余酌而賀先生賦南山有臺再酌而賀枉史公賦皇皇者華

壽劉天和年伯母序

天子御極之二年放榜首景陵劉天和粤攷邑之魯文恪公距弘治壬戌一百二十年又孝宗拔擢第一人也應期以出舉朝慶得端士樂爲歌壽母蓋天和飲江海心揖山岳德初念伯母成老夫人屆六旬稱觴辭不就館試仁錫爲援引　熙朝盛事

文皇帝初臨御簡用文學之臣七人俾佐宥密召七命婦入覲　中宮惟金公幼孜以母行宴

賚隆加有冠服之賜壽至九十餘歲子爲母夫人願之乎天和始聽然莫逆也以所聞父子兄弟同居共箸三世天和齒及弟昆屑頻間如鈞天自秦伯母處兩姑之間不矜素封事栗烈之姑而煦其顏癸卯以後媳兼子伯有聲於庠不困以米鹽出粧佐之夫出粧以佐夫持籌易也寛伯呫嗶難也以樓舍居其兄難也讓中分之業閒無閒言尤難也甲寅伯登貢貧滯京邸丙辰天和偕計御以歸母賓命之尤難也恭儉樽

節退讓純純常常家有芝蘭門無褦客天和孝
三弟於一館讀書丹臺觀者二疑則考舊分別
然否想見讀書之樂如騁躍雲中游觀滄海天
壽乎格五丈夫子其千霄之勢如旭日之升乎
夫侑以辭而不腆其幣何也趙司成類菴過魯
文恪公邸持二帕爲西涯壽魯公入索帕不得
會里中餽魚食過半矣家無他物持以祝西涯
烹魚沽酒卽事倡和此景陵家法也宋祖微時
渡景陵漁人辭不受錢卽位免漁課今余亦將

持一物爲壽可乎曰讀書詩不云乎罄無不宜
受天百祿是以吉祥善事不一惟讀書無所不
宜宜爽曙宜深夜宜高山流水宜薇垣玉署宜
春日載陽宜雨宜雪宜少宜壯宜弟宜兄宜獨
宜共宜將宜相宜君宜師蓋天下和平之上瑞
所集轃也自天啓首科始建極錫福景陵百祿
聚賢毋一門矣載賡曰懋哉天和靖共爾位王
直是與懋哉四君子博學强識令聞長世。。

壽錢長玉年伯母序

始放榜見長玉錢年丈如龍之翰于天而眾其
鱗也望其氣山大者雲多族族然也聽其語歡
而不媟簡練于學也文如星月澹雅沈鬱新鮮
自求黃菌之倈也龍渴求飲而河伯捧漿也叩
其學蓼寐之久而足也誦其詩肆心廣意物感
邀而迎之也問其所與交黃心鴻翼矢升羽集
也質其德行高而長之蓋閭石赤不奪節士之
必膽肝主仁主仁以膽斷長玉內恕以量毅然

有色何也有肝膽者必有勇也原本山川可以
壽親乎曰奚爲不可汚陽湖來太白禹過三澨
沙隨流湧以玉其腕濤其手筆咳唾乎雲夢文
章可以壽親乎曰奚爲不可物能候天之春不
能爲春生人不然有吾春而已天無筆墨安寫
圖春假我文章大塊在手此吾春也應　天子
求賢首科取上第可以壽親乎曰又奚爲不可
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曰萬歲誠見其美歎
氣發于內凡以文字賞主司皆壽章也讚歎皆

歡氣也王充不云乎天宴賜者星文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雖然有材母焉有學母焉有奇識之母焉有修身正行不傲於鄉曲四十年銳精其學之嚴君焉有年踰艾而事其姑如初奉姑嫜之孝母焉夫長玉急交伯母夏太夫人典鬻以急子之交所以急子之交者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材母也四十年不得一第則怡然蚤歲賢書則惕然有質性乃有文章學母也老其材材大須老奇識之母也伯母五十長玉

舉於鄉又十年登進士攜伯母深東覲一第飲之食之吾子深山坐臥所自有也鄉之同升秩在賓筵者東三峽緯七澤吐臭區之靈秀所自有也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論思天地動應樞機是嚶鳴和平之友吾子山夼坐臥之所求也人亦有言命長在結友斯言也萬有千歲彔錫爾類如江如漢皆壽巵也夫

壽鄭年伯母序

天有顯道彰爲人倫倫至而道至人至而天至人至天至而歲月至計歲月以筭莫先一畫一畫者理人之書也爻之象之六十有四六十四者理天之書也天人至而歲月交適當太夫人之週甲也萬有一千二百五十古之人筴而知之余何以知夫人知夫人之能策其子也憶壬戌歲大白年兄登第余與握手中秘拂塵也籌燈也擊劍也余維音翹翹而太白澹遠深厚望

之肅穆味之沖寂眞孝友中人然早背嚴君終鮮兄弟依依母子耳夫人世家子通女史事其姑且不欲以孝聞夫內言不出梱禮意也在中饋潔靜精微之義也夫人願學焉机杼其聲珪璋其行脫簪珥修瀡滫抑未嘗動色戒而青燈熒熒掩莢霜月皆太夫人教引而伸之祖祀司理式崇廟貌下撫呱呱小星行南國頌聲作夫人可以壽矣皇哉修上理佐太平既以德壽其年貽厥子壽其國於天也取理亦取數於人也

多與而少取箕疇五福康彊其身以當六十四之全數極于萬有千歲焉前乎此者皆夫人學易之年大白於是學乎人也後乎此者皆夫人達天之義大白於是學乎天也夫人學可以訓子大白學可以事君婦道也臣道也太白試江右士貢於廷陛中允會

覃恩晉

封太安人中允維何圖書從一中毓萬化而夬夬徤決則能於其官萬有千歲可策而知巳太

白名史也其言曰毋性類烈丈夫輕財物惟緩急人茹人荼苦中有不平必直其是非而後巳頌毋德莫賢于此余從太白後敢以質言壽

陳雲怡毋夫人七十序

始余交雲怡自謂得之及讀巳未行卷津瀫沈雄再讀問心牘有古名臣風夫致身之與竭力也竭救水之力致涓埃之身而子臣道盡于此孰知戰陣之勇所以孝簿書期會之間所以忠也哉仆之數語無奇特稱漢庭長者故其時號寛大而下詔每嫉深刻之吏然則晷給之藥冬給之苫勤紡績飯犴狴如雲怡毋夫人而除夕放囚囚至如歸天表之應其在期頤茲七十也

日始旦也矧十七事姑有無黽勉伯叔受成而巳四十長齋片帆航海夢邪醒邪給誥可以榮親乎曰其子無怍也親始安焉壽可必乎曰爲大臣可必之于其君爲人子可必之于其天焉雲怡靖共正直必得諸君介茲受福必得諸天五行之爲土也比于忠臣孝子土竭其力而生氣常旺壽者忠孝之務也夫

肩翁陳先生七十壽序

虎豹之文燦於華金玉之品重於鼎鼎華之會文章出焉品行樹焉余嘗云逢虎會稽一天台二鴈蕩一逢豹潭柘寺一逢人則未有聞者迂之夫近在百里之內如肩公先生未逢也何謂迂哉讀遯世編序與先生疑疑信信在逢不逢之間讀呂覽序掀髯長嘯於竹林深處我逢先生哉遯之肥也無所疑而識見漸之羽也不可亂而學見先生澄懷觀道性行潔白席松枕石

以論文義今年正七十耶余即以先生之言賀先生曰放言危論為風雷奇節獨行為雹電所謂疑疑信信者也先生曰秦燒文學百家語甚刻急而有暴其書於國門者此丁卯夏語也天下諱言先生以言高之當漢武府天下尚言申公九十老矣獨以行高之謂言風雷而行雹電猶之雲上於天飲食宴樂也可余今信矣隱德莫貴於中庸皆也河汾今也泖湖其人皆有元氣焉古今遊客非張鷹乎逃之竹林不與相見右軍也孫登不言而文帝使人觀之伊何人哉阮步兵也不幾過歟惟右軍可不見竹林可不語右軍竟去而步兵追之使言耶以復帝命耳申公篤行而漢家四百載之行事先先生敢言而中興千萬年之言路闢一士諤諤既多受祉國有黃髮日方升矣

賀周闇昭父母偕壽序

今歲辛未

上開文武闈布武闈也與文士等六月銓選以文士試邊方僅若而人周子闇昭與焉周子余器之春秋初擬首及館選高論蔚起蓋鳳凰于飛翽翽其羽爲之賦嘉賓至樂也將父將母廹之以簡書練之以戎馬壯之以吉日然後其親左右顧先後禦侮無非士也其親左右顧戰陣愾勇民人忭樂無非子也于是萬里之遐不見兵革嘉我二人泰山四維之矣闇昭尊人子亮起家太學與母陶並躋五十闇昭既成進士以粵西宣化令捧觴厥高祖恭肅公白川翁冢宰初官給諫督兩粵闇昭筮仕亦在粵西九宗乃世今吏道之所事者簿書期會刀筆筐篋耳過此超然遠矣闇昭不俗其吏即不俗其親況分疆土之憂耀明光于海隅日出兩江之間實須有徒隣趾連徸自古憚遠莫如淸禦敵莫如備專利莫如便故曰耐煩尤是道爲政之道最戒擾民次則聽民治生之道最戒多欲次則屏欲然而大道不貴何也耐煩是道聽之則愚寡欲是道屏之則固子亮翁世名宦也而澹若處子習紛華也而素心若田父乃至五十稱字未著別號不虞廣大而侈也以寡欲進闇昭道心坦白高才若虛不虞憑高而倨也以耐煩進嘗謂國有珍瑞家有師保莫如封君吏而廉者什之一封君而賢者千人之英萬人之傑翁汲水灌花邁征課子里薰長者之行宣化新政不踁馳吳江試倚長橋聽之何異張樂于洞庭哉

叔祖紹翁八十序

吳文定先生撰東湖記云吳在長洲邑東南可六七十里其涯多良田余凡再游焉而再樂皆以訪陳氏而有汝器玉汝昆仲為之主也今越二百餘年叔祖紹翁以碩德長湖上垂八十年髮白心赤不忘百姓之急也更不忘邊陲之急也語人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可自暇逸哉蠱之九不云乎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雖不事亦有事焉非進德修業歟扁閣帆堂是白陽翁所題齋

歷涉未小而天下治朝野共泛之一航繻有衣袽太公八十也而奮鷹揚衛武公九十也而勤磨琢能無惕乎停雲思親友也翁愛親朋如停流雲而親朋捧觴於堂如迎春日無他天之道以不足補有餘翁以不足　不足與天地相似太年如之矣翁儉於己不儉於出言人善不言己長節之愈溫咀之愈味清以律己也唯恐失節在畎畝之中毋念不忘忠義文定云與林僧登叟掉扁舟挈杯酒出入渚雲汀月之間浩然而歌悠然而醉我家東湖之樂更有大焉易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修更老之儀思得力田行義以孝弟聞於鄉者予秩賜酺祥光起而燭天其在陳湖之濱乎

陜西溫母趙太夫人六十序

余不佞分較春闈得一卷豪雄甚而以綷語罥心乎愛矣巳見其人乃三原溫與恕云就賍之神儀韶令如玉山上行與深談腹笥輪囷洵名家子也與恕之尊大人御史大夫恭毅公起家世廟朝鉉勳亮節厲操寒肅給事中廚無多婢僕而賓筵立辦闗中傳爲美譚賢媛可知也與恕忽造余長跽請曰愚也有母巳介六袠輒不自揆乞立言君子鋪爲英章俾得歸而壽諸堂上因出斐牘則生母趙太夫人之嶶音擬諸彤管异哉笄褘中人也與恕內舉母德言宓不妄夫以恭毅公之賢與宋太夫人之嚴重洎與恕兄弟之璘珣玉立也太君具爲之後先蓄縮搏抗敎義可以觀母德鳩室庀事效績訓紅下逮酒漿肉醢浣濯儲胥之節咄嗟治辦可以觀母才授經課讀禮塾勸施可以觀母儀峻拒私餽至豫孳田數廿畝貲兩丈夫子筆耕不家于宦也可以觀母識與恕英齡擢儁余偵其墨彩奮發扇揚宗風其季與亨復稜稜露爽第五之名不減驃騎太君之有以壽也此何必還丹鍊景脯鳳植麟而後可稱𧷤趾錫羡哉與恕名滿中夏若雲衣不蠶大木不陰尋當華韍繡轂端冕紅雲侍從交戟之下接武恭毅公肇敏介祉太君育自鎮宗濯芳華沼與恕歸手詩詞數十百篇伐鼓樅金稱觴席上余史官也圖所以壽太君者如此

[illegible]吳張雲來壽序

醫者意也立象以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易也即醫也伏希君也而易神農皇帝君也而醫二者有君道焉苟并尊於君重於天易名醫王友人張雲來能爲君者也醫三世而名其祖以醫外顯父兼以善醫內顯至先生以外顯更以內顯其實醫無內外猶之陰陽并一物也他人視外先生謹司其內猶之一畫自分爲兩而內之而外之而內外兩奇之何居於是有云賈生

知脉不知方董生知方不知脉者果爾何方何脉也莫善于病莫不善于不病曰善病病斯善矣曰貧病貧生人之寶也非病莫埒也是病者神農黃帝之所尊也而安得不自尊且古聖人療世不以方以品不以術以望不以實以名不得已而用方用術用實斯末已失舉世趨名趨品趨望惟恐不及皆有病之人也而其人自喜不病猶幸其病而趨名者趨品者趨望者愈甚於是號生處尊嚴之地不苟錯趾望之儼若神人入其戶扣其聲如奏天樂與天語病夫一見驟爲霍然是乃仁術也大抵先自治後治人有取舍然後有士品有出處然後有醫道今似有出而無處有處而無所挾以處張君爲俗客常處爲俠奇常出彼富貴而慕義何處不勉以勤君之轍跡病亦瘳矣是日謹司其內抑何內外之有君行潔志芳秋爽撲人菊始華申甫誕登公之堂醉看茱萸詩不云乎清切絲桐會縱橫文雅飛

郭符禺尊人壽序

先生世家妻陽日載其德舒而遠聞仲嗣君符禺定宅葑水晝講夕序取弋於飛盂近之敦爇余儕厕解珮之末藉納履之行合其嘉好毓籌伊始授管不文辭焉諸君子曰若稱典不忘其祖子也宜有聞矣不稔郭之先庀邑而家之坐賦而身之膂土而膏之爾王父頌蓼椿翁者乎不稔潔然盛服行有枝叶戒薄繪而厚朱壁不爭鄭人之年而臾臾雅雅爾大父高隱峰翁者乎鉶門先生光祿難弟也子爲外宗不稔先生寛外里中積而疏遜而無弧謝機事賓榮名漢陰丈人鹿門隱士之所倒屣者歟且夫居寛地行廣塗唯輴之和有勸登而無契需得全於天者也余乃颺言曰諸君子不聞夏后氏之璜乎其詞曰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后茲黃鍾之月五聲爲宫含元處中夫鍾大不出鈞重不盈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侈弇斯平夏之璜聲中黃鍾瓜瓞乃綿俎豆登之微公私之量入出幾何昔以占其家之興厥有令聞况維棄及梓之頌敬止者乎其爲嘉量也大矣隱峰翁身自樹也不徼其餘明耀以昭之繼者如附天大美報焉美嗣而復期順券諸夫遷其地而良此神工異質不能更竽瑟者也吾黨兄事符禺其龍起太行而二三兄弟蟥語八風者耶曰乃不若伯季之深山大澤也符禺有子玉立類凌空之鶴杲杲出日乃不若猶子之劇劇其羽也余儕議其言功諸先生先生曰余不敏式承乃祖乃父維先民有訓譬則穀也邑外城內若穉子若成人庶中原之菽已於是諸君颺言曰黃鍾之律次太簇金奏之導陽也夫余以尨鳴譜君子以金奏樂備矣繼自今偕諸君子歲伸南山之祝

周司李母蔡太宜人九十壽序

上御極之辛未闢門禮士余分麟經有　旨五閱與觀戴禮同年許孟二翁持人倫鑑俊乂先在彀中因思諸儒同異罔覩指歸莫如禮記有大儒出精治身寬治民敬治刑禮教燦然中典乃覩八閩五溪周公實李我吳吳秉禮之國也公宦學事師涖官行法咸有肅心于是平反之聲自百花洲下九曲溪雜吉甘進而戒無擊鮮母其晨夕朝太清祇釋迦拜起如少壯也吳越

之縑不以御衣大布之衣我思古人食粗而澹服御也久之積治行高等太宜人春秋高九十聞之齒欲白髮欲玄行不索杖手製菊枕寄贈吳門悠然南山佩之芳發矣今年冬十月誕惟迪吉士大夫同父老躋公堂樅金陳樂而予讀公自序何其簡而質忠而樸無過勞無誤藥物凡爲人子皆作是觀錫類遠矣乎孟母學禮婦姑相戒閨内之修無馳境外如爲政靡越畔子行義母行禮浩然之氣一來萬仞壁立止乎禮

義學禮之効也夫臘日過家止于閭外則大夫言之君爲諡母師雖伏臘也有出處矣身可不敬哉不疑遵母考引經淑問漢庭推爲法式劉安世一拜母命明目張膽號稱直諫若夫覽四冊而長嘆其母述之歐陽文忠佩以終身母訓之嚴切也如是孟母學孔子者也教子從養氣入而生齊去其憂色一之義命蔡母學孟母者也教子從攝生入而在吳寬其内顧一之忠蓋雖然蔡母所願則學孔子何以知其然也孔子

學夏殷之禮而從周蔡母訓子大小戴之禮而從

高皇帝也初嚴事姑鄭年十七歸三月督乏饋飪不愠見越五載天寧翁舉于鄉又十五載就選人既貳贛州奉肖巖以老風節卓然與人襄其廉又襄其義獨持家秉不以煩叔伽而儲其爲門叔也得儷兩擇佳兒嗣之三姑以時宗族觀禮焉未合巹而孫女矢靡忒門閭表義焉太宜人之子三吳孺人之子三分產均而鍾愛公

倍巳子曰忠信可以學禮公負奇才挾仙骨深
山面壁參先天之氣機然出而訪道蓋世奇文
驚人事業洎如也入事父母至德要道約之以
禮問奇談玄莫之逾也服官以來母子脉脉萬
里蒸動而出手紉以高其節清其神意思深長
矣吳孺人笄而進諸南雍類關雎進賢士君子
也琴瑟之友中心之覞后夫人珍之愛之而詵
詵而蟄蟄矣蛟龍產于達州西蜀之氣皆紫會
勉勖公諾則太宜人躬自調產恩斯勤斯劬勞
良苦方署教順昌吳孺人七齡耳异哉吳心全
以幼女代　石脫友梅于皂太宜人感而以女
畜也又不欲凡女畜也才若女德若女吳孺人
同心訓廸身爲國士以報抑產國士以報孰謂
無天道哉

章聖皇后作女誡十二篇閨閣中未有習誦者
太宜人乃命參考孝慈錄得洪武七年爲其所
生母服例以　御製序文爲據而薄拘儒之泥
古祔則先吳不以巳在嫌太宜人可以議禮可
以彙諸儒同異成禮經一書外內和順國家理
治行事堪垂師法與覆載無極可也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序

四書講意序

致知在格物大學第一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庸第一義也患不知人論語第一義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孟子第一義也學者不知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爲何物此亦一格物解彼亦一格物解解說浸滿帙矣

終身不格一物謂之何哉不格一物則亦不知一人女得人焉爾乎危之也患不知人不列爲政第二得爲政知人焉急矣爲政不急知人焉痛矣知人在磨琢之後自琢自磨共琢共磨而後知之舍此無他學也其學維何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說者謂系庸於中中庸一書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不知遡中于未發先天戒懼惺惺亹亹攝情歸性此乃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也此意既失似昏似醉渾若一無事事之人已治已安漠若一無事事之世倏焉欲速見小三五可期未幾昏庸厭斁昕夕罔覺張皇標幟浸淫功利苗已槁而猶視鞹既靡而詭張若然其疾未易瘳也以碣石舒先生解書瘳之聖賢深長意思心不平氣不和脉不靜則意思不出亦緣訓詁繁衍如入百戲之場共號爲高文老筆多以倔強譸張環觀斯世報君父薄也報聖賢亦不厚矣事父母須竭力事君須致身事聖賢但不失其意而報已厚矣所厚者薄無所不薄靜

夜思之雄悍沈鷙皆犯上之語也離奇變幻皆作亂之具也風雲月露皆巧令之態也夫闘辨不可也而手搏于父母之前叱咤不可也而反肩於聖賢之側忍乎哉若然讀書之時與聖賢爲敵去之惟恐不速則親民之日箋赤子若仇虐之惟恐不甚必然之理勢也先生惘焉爲世世撥開濃障輕挑淺喚畧用一二語一二字光氣深隱旨趣活躍覽者如從他鄉歸見父兄如向田父話桑麻如片片桃花自洞口流出不亦

悅不亦樂乎請勿遽悅也遽棄也還尋先生苦心天地常不失其正何煩貞下起元赤子常不失其初奚芳剝後尋復先天而天弗違先乎天可與天俱先矣天且弗違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人在天之下鬼神之上何也君子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鬼神則視之矣聽之矣視之不見猶有見聽之不聞猶有聽體之不遺猶有體所以後乎人也夫人已超鬼神之伸屈而三乎天地矣能先斯立鬼神之上不能先遂屈禽鳥之下

何也鬼神與禽鳥皆分三才之先而人不能先故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哀之也得此意以與天地迎不憂祁寒暑雨得此意以與君父迎不憂人適政間一失此意縱萬分補救亦何益于絲毫雖然大人必正已尤先潔已碣石先生正而潔者也聞諸姜燕翁及茹茶萬年友云姜先生正直曉天下大計硏心經筵餘先生蒼松古栢著書精約萬茹茶以存友爲政潔已愛士韜軒所至敢辭小引茹茶其聞諸姜先生倘有六

二言之近乎道乃付剛氏否則噴飯擲之勿以玷佛頭也余言畢矣更有質於碣翁碣翁嘗以易知余去年九月病臥牀著易同患淺言一書蓋讀乾而歎進也得也存也六龍之出游退也亡也喪也六龍之眞穴入于穴出自穴故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噫嘻世自知我我自遯世世益見我不一見我之是則是其所是而我乃獨抱退藏之是庶乎藏身之固也可以潛矣凡卉受歲寒之利故浸向于元亨松栢凜歲寒

之教故益保其貞固先生然吾言乎哉

四書語錄序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不知其人可乎毋輯論人物自伏羲而下皆爲立案至四配乃閣筆或曰孔門十哲七十二賢非歟周程張朱非歟何黙黙也愚曰爲子貢一案至今未了吾儕不能了子貢一案奚取不可知之人物而上下之昔者顔子亦足以發子思淵淵其淵曾子身體忠恕至子貢而多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痛下針砭語也顔淵死子哭之慟慟顔子不多也築

室於場三年乃歸痛多之一字孔子死而根未淨盡則天下萬世之多孔終未塞也或曰孟子才高不可學非也孟子才大而守約第一嚴密人也噫茫茫千載得道者幾大半犯一多字則是孔子之慟子貢築室一段心事與世人冷冷不相涉而何必又雌黃其以下者此余所以投筆歟雖然其嚴乎其嚴乎嚴則不敢多不能多不欲多愚也拜之爲師可矣

中庸淵天述序

乙卯冬日聞吾師入淵之誨乾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何在乎在淵丙辰下第扶友櫬舟中輒成書蓋六十四卦皆學問也訟天水合一之學縣詞曰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中庸一書大都涉大川事無聲無臭即欲涉而不能子思于是有淵天說淵淵之天常浩浩也天德在淵固聰明聖知天水未分天德達矣天載上矣元直言習坎愚謂習坎則通流有孚窒則惕

中不能習坎且惕中乎需下體乾入于穴爲主人知敬客而不知爲入穴之主必有大失矣不能淵且穴乎李延平先生云頼天之靈道理常在心目晩得元聯憶別羅仲素幾乎放倒朱子末年深造自艾辜負此翁噫士可一日無師友哉淵在是天在是仁也敢不肫肫藏密于是丙辰孟冬日述于小言齋（乾不言所利需訟乾體皆曰小有言言不可大）以名吾齋

鄭崟陽年兄詩序

余與湛持崟陽同登天啓壬戌楊入館讀書亾
何余以艱去湛持昌言留中叵測崟陽疏救摘
其弊並　嚴譴余既服闋閱一載餘丙寅七月
入邸承匱　講筵天大申儆于王恭厰正人屠
剳魏忠賢竭土木不休耽耽立于側余罔識忌
諱初佯恐之繼而怂三而訴許最後以不撰寧
國勅欲死我三人久矣是年十月廿日事也邏
者偵邸第里門不得間嗾誣妖書上元殺孫文

豸顧同應立杖斃其友四人並生皆蘇人以作
策論嘲璫刺骨無贓無證遽羅梟刑問所指
妖書韓文公原道篇欽天監步天歌而已逆案
中稱羅織冤斬及詞連余三人除名炳如日星
而其友四人之死冤哉亦宜少雪也嗚呼乾坤
何等時哉許顯純獄詞成一月餘矣余在長安
咫尺罔聞知歲將除循故事二十八日匯先輩
吉服封館閣中喧甚俄傳削奪忽報四辦玉赤
棒大聲嬌傳吏部除名永不叙用噫削奪所同

也除名所獨也此後兩三人之除名所同也此
日余三人之除名所獨也三十日璫仍致　日
講年宴曰不發科抄事秘密若從乎直語其人
曰無官可削有死已耳于是元旦令走館某脅
曰巳往蘇常逮某某矣聞諸某中書云仍馳急
報金陵曰繫某同訊矣余家人爭就縊孕者子
死腹中崟陽則向匡廬羅浮投詩鏡坪聽天雞
之唱曉遯而肥何其潔哉彼必于封館之日絕
救疏耳不發科抄疑似驚怖速三人死耳孰知

有肅傲徜徉詩句壯雪浪者出國門崔呈秀領
校尉百輩偕赴潞水行三百里漕監遣藍旗白
牌環擁余舟婦人爭投水余避一小艇飛騎往
來二更許牿長年數人始釋假使太乙峯看雲
瀑布泉坐石其何涉世之波憂患與君同處憂
患與君異君知天者耶屈大夫之沈于江也知
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君知與矣　紅本匿乘
鎮撫司
聖天子立追出之復三人官戊辰初旦崟陽遯

次飛來峽以草莽禮覲
明聖而后喜可知已初當事傳檄追奪三人交
無以應始入館不敢請及余赴補又不欲請也
悉召里鄰師生保之逃卒乃退其退也余覽追
奪檄文前列貴官後頌厥臣而獄詞首指余與
湛持同縣同年日夜思圖翻局擠爲誅主未及
峚陽也于　旨始見噫豈有獄詞不及而　旨
及之未給半通之綸湧言削奪者且知兩人同
縣同年不知與峚陽兩世同年亦疎矣皆往事

存屑論然余病甚將分蠻溪之小隱終已不言
逆璫無故梟兩人斃四人於上元與以私憾誅
殺三詞臣于除夕孰爲一吐憤懣者奈何云史
余以史史君以詩史固宜並傳峚陽詩格高妙
而詔獄黃芝歌流傳兇闇幾以賈禍危哉峚陽
子之爲詩也

春秋同門稿序

文以性情貴得百才士不如得一性情之士何
以知性情之士其文不違于性情者是　本朝
得性情之正莫如薛敬軒先生得性情之達莫
如王陽明先生得性情之端莫如陳白沙先生
皆吾師云今歲辛未承乏麟經恪禀功令精氣
蒸而神鬼語本房從論表取士十從策場取士
四錄二十三人如例益三人加額曠典也會擬
首卷反覆抽繹殆得性情之正者乎援筆批之

學術醇正風度端肅拆卷爲會稽章生自先達
長者及同人輩驚喜傾歎不已出見之面有嚴
寒之色神識沉毅其蘭陽富順經術奇士王生
劉生以下磊砢多異徐抑胃㥾或終日面壁無
一語或先君之思若嬰孺談疆場而齒牙盡震
恥溫飽而肝膽皆紅大槩多情性中人也凡人
一生作文有一語與性情相近者此一語必不
朽一生行事有一事與性情相得者此一事必
不朽又當鎖闈拈題構思苦索之候如有一股

一句快舞性情必快主司觀覽何也有性情斯有奇正有步驟有起伏有位置有開闔有結構大都其人面目正脉理正文體自正矣房稿佳者千餘姑約之三百有奇夫作聖之道知化窮神與天地相似而已作文之道日新富有與題目相似而已集中如周吳江之博大左萊陽之粹精鮑麻城之神奇王宜興之古卓劉仁和之大雅程孝感之古奥何崑山之淵博艾米脂之簡勁史金沙之雄渾丘寧武之孤峭吳淳安之

深造劉内江之邃密趙麻城之爽齊孫鳳翔之蒼健項徽歙之神解陳大名之芳鮮于金沙之靜徹衛韓城之奇秀張汝陽之澹逸楊江安之神穎楊詔安之玄微熊麻城之簡寂李永年之潔雋登屑作一猶人語彼皆有所自得也逢年在其中矣余夙不慧神謀鬼謀與多士心手謀而自與其心手謀入或占一題追風影于尺幅出或撰一藝分拃緯于七襄豈敢持弱毫秃穎誤入流水花源庶幾朝斯夕斯神者告之耳爰

又與多士分題督課有出闈商藝錄并未刻藏稿懸之吳門余耐煩場屋頗知辛苦誠不願多士敝帚其文因執簡從之耳雖然此文也孔子思狂狷狂者常簡狷者有所不爲簡也有所不爲也皆情性之極便而鄉原有大不便者矣鄉原痛讐狂狷無他焉衣冠易繪精神難貌也當其時既過我門將入我室有一士焉神嚴氣立挺血性以寒之五步之内嗟乎性情足恃哉今鄉原僞種盡浸淫于文章致屢　聖天子獨憂

而有僞子書亦有僞經術以經術反之莫若先以性情正之若此者衡文之途一操行之途亦一且而多士不聞南京好官有薛卿乎文清處冷署而不畀登樞要而不戀介如石焉斷可識矣文成剖大疑不惑自然臨大事不懼終日紫紫高論奚益白沙獨坐小樓靜中養出端倪賀給諫欽一見輒舍其官讀書遼陽義州數十載一出戶初見戶外桃花開形之詩句其感人至此多士試尋省性情最攝調處顯官邪雄文邪

德業邪性命邪多士自得之矣余何言若猶未
也靜修而力學焉可也

黃慎軒先生集序

先生曰文章眞無今古矣眞則可今可古先生
眞人也眞人能事其君故曰火附上乃同乎天
人臣明白其意若火附天久不見亮無之矣眞
人能孝其親以藥餌代其脆以陳情獻明信眞
人能敬其親之友太翁所善若李若樊良友也
盍亡隱身視殮挾孫子嬉頌容陳說大司命一
生死項之告其計又項之告皆計翁驚往問木
若何附于棺若何則告故强收淚曰汝能事吾

友耶其友嗜飲不嗜賢豪間飲輒令酒太私醉
以老既死過其家必下夜過之弗下則返而哭
盡哀竟夜不去蓋吾友高明柱與余言時三更
蕭蕭風雨明柱聲漸震鏤肝析臍諦聽之或泣
或歌環柱走余兩人潑龍舞焚刎氣鳴躍于彼
乎呼先生于此乎呼先生之友既而飲酒淋漓
洗盞賓日獨呼先生曰祖于楚遷于蜀神氣所
之奚楚乎奚蜀乎人而佛之咳而經之筆而義
之七歲演大乘而禪之十三賦栖樂山而仙之

揷泉泉出而仁孝之嘉陵之蔘手扶文筆而明
神之於是家藏一怡春稿明柱向余言先生與
馮宗伯王給諫商　國本給諫頌先生羽翼
儲宮如漢綺園承歡子養如李令伯指畫時事
如張子房忠誠不妄如司馬君實及歸寄宗伯
詩有鄉心去南郭回首媿　東朝語大節可槩
見明柱景公若此又刻公集以行宜潔于其宦
而頌權聲亂江上洪濤也哉嗚呼愚生也晚尘
字狀先生曰真真人必不猜英府如策武闕戲

中盤不服譴倖耳真人知時務之急籌寧夏戰
將則曰若三千苗有一還者吾不復策天下事
綦江敗而攻黔料播無能爲宜扼要勿輕敵已
皆驗讀公集洒然若不欲言其落紙上者山之
雲樹之烟大海廻風千萬折之紫瀾當丑辰閒
士大夫能作西京語抑亦太模西京先生不屑
古乃無不古哉

王覺斯初集序

嵩山天地之中覺斯生焉中虛中實乎乃化以
正以斷業乃成中也易也知虛實而不知中誰
風水遭者知太極而不知易誰儀象生者風水
不遭儀象不生則其文不古其文不古其人可
知所以貴天下士者交相游於未足之中唯論
古一法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孔子賢之皆古
聖人也吾未能有一焉孟子聖之矣賢之可也
聖之可也而其人不古不可也老變少不變此

論文字之祖故又目夷齊爲二老云且夫求仁
得仁今之文求名則有之矣有求仁者乎其文
不仁也而傲然古誰古之不仁者不中之象先
儒云胸中不可着一中字而亦有求中於未發
顧求之何如爾王子之文求仁不求名王子之
仁何以見其人赤子也於文殆於以身近之也
殆於身之矣且夫受天地之才即受天地之節
日月星辰可儀象也江淮河漢可囊括也言結
之囊地平天成則无咎无譽今有日星而無江

海有江海而無囊括不仁莫甚焉天地之大也於其半全也於其缺中也於其陰陽之會陰陽不會則不仁有進退斯有變化矣有離合斯有交道矣進必退也離乃交也自然之數陰陽之會也天地掉一筆畫山川又掉一筆畫未了之山川毋於奇峯靈洞爲停筆剩水殘山兩儀自尋自想而作者求全以得損求譽以得毀求中行以得鄉愿無他不儀象不囊括受才弗受節人才而天不才吾所以貴王子者貴其才必節

貴其實之虛葢中行獨復休休下仁文章穴焉進也得也存也龍之出游退也亡也喪也龍之入穴入於穴出自穴故曰得失寸心知文章失境即文章妙境王子之文奇秀節約鈎深致遠大都本會合冲和之氣其帙廣矣其心空矣嗟乎文章天命之矣見天地之心復乎役役名根知進不知退天地之心必不於忙處見勉乎哉

易簡錄敘

愚讀書獨不解發憤云何輒廢書浩歎曰如是讀書何爲哉觀象象知憤觀繫辭知發憤天生一伏羲以原始生一仲尼以要終而天地之事畢何以曰文不在茲乎葢聞文王更設八卦乾一下西北之首滿局變動繫爻者曰見羣龍无首孔子謂之易謂之神謂之有太極而四聖人之精脉聯繫于此又聞震龍在下不爲首坎龍在中不爲首艮龍在上其首見矣不止于面而

止于背不止于六而止于五无首也故有五則成變化行鬼神有太極則生兩儀四象八卦孔子序次河圖卦位之際不言土而安土敦仁柔歸神易荀神易不在手漫說乾坤易簡如之何其有五有太極此孔子一生大憤之所在及其發憤而卦可以十三可以九可以雜爻可以七可以十一可以一夫七爻提榮辱之主而十二爻尊一君首提咸君象也最後三言民則二十一民五位如寄故一爻獨崇大有之上九履信

思順者安土以敦仁一君之道爲極盛也世乃
議盤旋孔周文脚下夫舉念卽先天豈患無羲
皇心地正患不肯周旋三聖步履致一失脚成
千古恨耳抑吾孔子明明示人下手處矣帝出
乎震曰鼓之以雷霆萬物出乎震曰震無咎者
存乎悔无首之龍以震出夫坤者乾之隱身非
消體亦无首也故以大終焉如是而乾坤一神
易在我嗟乎人無隨五夜半之雷華五于鍛之
次則乾五人位皆虛乾道乃華大人虎變稍過

而後不過傷矣哉序易統始庖犧至堯舜迄無
聞焉賢孔子于堯舜不賢于伏羲微矣哉愚幼
服庭䞘長承師訓謹輯所聞就正海內共發孔
子之憤若曰立言則愚豈敢

羅宗伯易序

少習易學在天在田在人孳孳焉長讀易學不
在天不在田不在人孳孳焉學需之利涉大川
而不恒懼應乎天哉未能也學訟之不利涉大
川惟幾惟深入乎淵哉未能也中庸一書大都
涉大川事無聲無臭欲涉而不能子思窺入淵
之旨於是有淵天說淵淵之天常浩浩也天水
合天德違矣屯雨蒙泉滙於心坎乾坤始交而
遇坎利建侯建侯必於五人心自有侯沫難窮

天水合一之卦天在淵中此三不在所以洗心
退藏于密居中而宅五也楚羅宗伯之言盡棄
其學卒以學易誰敢哉神無方而易無體故曰
易无體而有用乾坤其易之門邪爲乾坤門內
之人無爲乾坤門外之人爲乾坤在我門內之
人無爲我在乾坤門內之人如是何方體之有
嗟嗟天地求坎而我不坎天地習坎而我不
習坎需下體乾入于穴飮食宴樂知敬客不知
爲主知爲主不知爲入穴之主必有大失矣不

能淵凡六乎屯以下無一卦無主人餘皆敬客事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以生天地爲心孰生之易生之是故易有太極易之故有之有之故生之在止於中五皇建其有極大哉易乎終日乾惕終日反復不惕不反不反不復不復不乾離坎之間即中五乾坤并力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神武不殺生生之謂易也以木巽火不極火之力亦不盡木之用故曰坎離周流六虛奚爻位之有哉入乎淵則巽乎冰而陛出其水始交

而險既交而泰水上于天天地絪縕艱貞於戮復之際以雲雷心下經綸乎故曰剛柔相易欲變而熟習之也日三復乎斯編

易經來注序

余事毘陵錢啓新先生先生嘗挾之過焉跡山深言易彈白棊六象陽彈黑棊六象陰棊動聲高几案間無他物而舟中栽一帙視之則來梁山書以此知梁山氏易先生嘗稱之既而人士稍稍誦習之或曰參伍錯綜一家言變之書耳余聞大笑既已參伍錯綜其人胸中具天地何一家言哉庚午二雍病枕說易余凡七著書未就其一二災木皆不足道亡它焉知理不知數

知卦不知變知象不知像易難言哉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讀易律令也六十而耳順虛受之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小心之學此學易紀年也知無卦不變無爻不變不知變之者人也人之有易也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惟其易然後有太極惟其人然後易今不易而標太極須以無極補之非也天且弗違況於人況於鬼神非天地合德也何能先乎天也於行

變化成鬼神無涉奚參伍奚錯綜於天地雷風
山澤水火無涉奚八卦相錯從無有勃一端求
易者萬物之紀必有數也一身之動必有象也
是故易逆數也象也者像也按之而無數象之
而不像則易道幾乎息來槃山高隱窮年博觀
近取以孔子為準與張皇絕學殊此義弗明遂
有不取卦變不信繫辭者文烏可無義郡侯李
史念翁之表章昔常蘇州蕉葉吟詩吏道不俗
大都吏不可俗學不可俗超然尋向趣於無俗

學超然簿書之外無俗吏念翁守吾蘇廉潔高
雅誠信於賢士大夫清心省事[illegible]慈惠之其
浩浩然有以自得余故樂為之序山谷云居平
不求甚異而臨大節不可奪天下不俗人也念
翁起家毛詩其邃於易若此孔子一曰賜也可
與言詩再曰商也可與言詩未嘗呼一人與共
言易豈比類深遠詩即易耶

毘陵四先生稿叙

荊川先生論作文之法曰一闔一闢耳故其文
善於應變薛方山先生所著古今書整嚴有體
裁凡制度義理之文以方山為正故其文善於
守經今更得四先生而兩先生不孤又得文學
薛少公世其家法選帙付梓明詔海內作者厲
精更始而四先生不孤甚矣今之人知唐先生
不知一闔一闢知薛先生不知直方大又或揣
摩以為變非唐先生之變緣督以為經非薛先

生之經何以明其然也讀漢書封禪郊祀而知
之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道有變動變則定定
則經不經而能變未之有聞秦諸儒既黜不得
與封禪知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此不知變也漢
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
而不敢騁此不知經也詩書古文可謂經矣似
之而非也文章有起有束起以景光勝束以結
構勝此兩者今之文匪獨不如古即如封禪如
郊祀之恢諧恍忽不可得矣何以明其然也史

稱神仙若將可得夜若有光白雲見晝庶幾髣髴之祠廟有白鶴有烏五色有青鳥世宗殿上有鐘音庶幾聽覩之實雞五來二十六來甚至七十五來自高帝曁初元元年間庶幾日月可數今文不如也漢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祠而去是猶有名也今文不如也自匡衡一疏而王褒劉更生輩眞憒憒矣不知上古聖人已提精氣游魂爲幻妄拘泥之徒黠破鬼神情狀總之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噫四先生之書義其可遠乎哉

王文肅課孫稿序

辛丑之役余泊淮上一儀部持闈卷寄先君語溪且移書云滔滔莽莽之意勝卽遇不過得魁以彼其才何所不到不若稍加剪裁以元作爲之標他不必學他皆養勝其才不足學學才養兼到一覽躍如如荊石相公者足矣越明年就儀部問藝余每搆一篇搖手不可徐語之曰君何不閱課孫稿試覽敢問何謂浩然之氣無一句一字不是題且今人能之否余乃悟才養兼到一覽躍如認題而已認題則有步驟不爲學識所使且才勝養不可卽養勝才豈可哉學會元洵當以先生爲法惜海內人士耳而目此稿者少辛未夏日與巽之壐卿談宜廣傳昔已梓於家葢巽之雅負奇藻退然自下食課孫之報矣先生常叙會錄漸進也每兩立貞悔之爻最後鴻漸于逵歸之不可亂而吉仕進之不可亂猶文章之有步驟故曰魁枕參首平旦建者斗魁海岱以東北也先生當之吾里王文恪公未

刻稿盈三百幷勷行二公勳名爛然各嚴毅有
出處從此學人亦步亦趨才養兼到必稱二先
生云

輶軒錄序

方燕及先生之使朝鮮也屬以使更屬以閱視
鮮故弱國其不折入倭與虜恃箕子典章在先
生身之以禮易服降位不令喪新而儀廢也峻
絕餽遺罷八道供數萬於是車軺不得行已行
祠之藉征倭師武臣暨島帥皆作是念惠此不
侵不叛之國顧不壯哉先生放舟蓬萊閣下摩
崖弔古豁如也中流憤發見奴卒遮殺磨劍大
書氣可吞鯨以作遼山遼水之色如王輔張學

之死濡毫記事情詞悲壯諭國王食遼饑民漸
成巨鎮于爾邦不啻驛桑也折島帥勿以故悉
索于鮮道殣咨嗟聲淚俱發鮮于是有汎舟之
役島兵稱十幾萬先生與王給諫覈三萬有奇
或詐言鮮奴將不利使請駐節觀變先生哂之
力疾入關諭毛師高嶺曰將軍須言牽制要領
安在蓋先生言皮島不可撤但牽制不能耳一
撤兵淮揚青登無寧宇而不聞金襲宋總管李
寶同風石臼縱火燒虜耶其后有大凌河之役

則一帆可下登萊且雲從島直指淮安兩晝夜
抵廟灣先生竊流而戒意思深長時有攻奴寨
之議先生曰渾河一也杜將軍以陷唐李秉趙
輔討董山以捷何哉杜之役遡三岔河入渾河
自長白老寨而李趙出渾河越石門土木河總
分水嶺一由鴉鶻關過鳳凰城摩天嶺渡潑猪
江其中軍別從薄刀山粘魚嶺過五嶺渡蘇子
河入古城形勢一也杜輕入鮮繼故敗耳予承
乏寧錦部使歷覽山川异乎前聞乃知恢廣寧

復四衛漸進漸感與奴不長舟楫其謬悠一也
不合廣寧四衛之師則遼未易復不訓練寧錦
生聚數年則廣寧四衛之師無從出且未可形
格而勢禁也密爲而不見其形聚兵而不見其
狀嗟乎前車可鑒已遼人善兵遼世官善將兵
項者沙河門之戰灤之戰及萊州黃縣之戰能
已見于天下薊通昌猝然之儆各有募也不如
分遼兵萬使三將軍將之遼兵隨闕隨補食以
額餉其在三方者予新設廩食蓋兵不可募而

遼兵可募也各邊兵可無趣入衛而遼之銳士
可佐緩急也卽遼銳未可輕撤而一撤仍急補
也當遼陽弗戒請特設撫臣專撫流民如郎陽
故事必不以遼民累鮮以遼官廩祿累藩省又
必無登州之倉猝矣噫一誤也且自奴而外插
與三十六家及卜石兔永邵舊隸撫夷重臣服
我戎索者也撫得其人插必不西奴道無從假
而卜永諸酋皆至近者遯河套遠者奔甘肅風
鶴驚竄于插漢咄嗟之間可不寒心哉且自開

原入關二千餘里而從開平獨石大寧抵宣府
僅六百里尚令意東而東意西而西步步避奴
實步步引奴哉噫再誤也予登山海之角山寧
遠之首山望青齊墩堠相接所惡于撫賊者賊
撫而無兵無將無器械無樓船之師所在鴟張
亦既食撫戎之報矣我瞻四方以鄰國爲壑不
知誰之鄰國也以下海爲壑不知誰之海也登
津咽喉于斯而我衛所無軍則汛軍不下海寨
游無兵則汛兵不下海船戶貪津貼則汛船不

下海侍一撫耳以此鼙鼓亦不鳴且夫信國公之經畧海上也自絕倭貢獻始夫倭則絕之鮮則培之介倭與虜之衡懷保小邦輯寧海國然後知

高皇帝之慮遠也

孟肖形年兄夢覺言序

陰陽立而人物生一陽初復二陽咸臨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居下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羽蟲生焉故魚蟲橫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全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六陽全而人道立矣陽生氣也無陰氣以雜吾之陽而可以化天下之陰故人能自生能生人又能生天地所生之萬物肫肫其仁斯淵淵斯天而魚鳥不亂于上下肖形孟君集戒殺

書題以夢覺言夢與陰相索而覺以陽爲徒陰返于陽攝天下人物存息于炯炯不昧之中小往大來大者壯大者正人修君子之行此銓衡大指也予與肖形同譜曾泊舟于其邑稔聞贈君崇野公孳孳好生自守以汲慤至誠感人世有令德是集也紹庭聞益光大之予爲評閱稍益數條蓋閱餘慶録多出乎湖陸冢宰云叙之者大司農汪公稱平生不以飲食殺一物至親賢保善恒如不及蒿目時艱不啻在已其心誠

仁故也肖形廉而敬慈而毅取士必端其言曰
四凶之罪兩觀之誅自是中和一大榜樣至矣
與戒殺並叅旨哉天地之大德曰生智始之勇
終之而仁藏其中顧力行何如耳

王孝子俟後編敘

六七齡時先君提耳訓之曰吳俗輕薄然忠不
修行耳如王孝子誰敢非之哉十齡時先祖曰
王孝子心乎愛矣儀文之間一毫亦不敢畧也
是以告終之朔尚謁其先屬纊之時必端其首
云既而聞先生之家有俟後編亟取讀之先生
邃于易嚴于禮訓學詩曰士人所急在躬行須
要吾心種子真人不見中存戒懼聖賢事業此
爲符又曰唯暗室屋漏閨門衽席不媿甚難其

序四禮也曰予年幾耄每慨禮教不行于當時
思欲及未塡溝壑稍申明之又曰晉人譏絲竹
于期功可見晉代風流一時淸議猶知喪禮爲
重慣士習之不振則曰宋朝試錄二本僅傳有
朱文公文文山二人在也其餘千百本安在哉
此之謂大丈夫當更增一句云詞章不能奪方
足憤邊事之將壞則曰一通馬市而邊防遂弛
世宗皇帝享國長久中國不受夷狄之禍惟其
寧與戰不與和蓋公之籌邊至今猶信矣嘗謂

學者毎略躬行之實念實傷之而于易尤深惜焉讀賁之初喟然歎曰享小人之奉處潤澤之中非所願也至哉先生之論政也國家之害莫大于名分之不明邊防之不飭用人行事好惡之差悞其所以處之者在豫在速而已是以眞道學之名王曾子之號袁安節君子儒之疏薦公皆若弗聞也者其用心遠矣

題斗酒堂集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予謂無文章則政事不足不學詩則文章不足先輩有云丙夜翻閱經書理道精熟詰朝坐堂皇理簿書判決公移便有生氣飛動對百姓殊不俗其言甚可味也是以長吏愛文章必愛百姓自昔名賢詩筒往來谿東越逮蘇杭馳驛不絕未嘗有刑名錢穀簿書期會之事但鳥啼花落欣然命句而已於時百姓甚樂故百姓愛官長必愛其詩句豈諸公鏹

晝之苦專以愁花鳥不以窘小民間有肇修如大堤雲横老葑席捲鏡湖飛梁白堤掛月民惟恐其不將作也故使民在歌誦之中猶不如在詩句之中予友貢二山博雅公勤于禮闈見文章于轉漕見政事于斗酒見詩篇公之言曰間有所作必心之所許時之所迫興之所至其詩多得之酒遇佳山水勝友名流即是詩不更作亦不多作噫斯言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公又爲文云自版章煎熬之而民不得安日取

親民長吏督責之而吏不得安公車多情民之言科條有剝民之事噫斯言也神之聽之平者不平和者不和矣公豈無法而處于此如所云方隅復覩省刑薄斂之舊驅車皇華古勞臣任士人謀鬼謀與海若河伯謀兼與山水謀者也于今乃覩公之政事矣

康弱孟艸序

衡拔立楚峯而灊霍爲副軒轅以並嶽夫嶽奚可並也凡山川峻者不必幽楚祝融高方廣遠而石菌芙蓉諸巒九向九背故其文奇且曲雄者不必媚若武夷金簡君山美酒與孤帆共隱約於江流飛花蒲洞庭故其文尊竦而爭娟麗者不必蒼太和南巖側身黑虎有人焉烏帽紫裘正襟雪堂故其文秀而整泓者不必遠迴巫峽極瀟湘岣嶁絡繹相峙鳴故其文起伏後先如蒸湘兄弟國曠者不必韻郎官可溯魚龍悲嘯而姑錮石渠之泉乍大乍細故其文磬齡幽沈無垠際山川性透迤而蒸雲夢撼岳陽不極溯湃不止故其文如蛟龍不可羈遡嘗怪揄文者曰才情不可極夫才情不極皆屑才也偏才也要之才情者武侯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輕重是已非衡也而何五岳之有衡也猶吾心之秤也知人難知山川亦難栴子厚不記淡山而山谷更以大溪勝之要之其人之精神出則山

川之精神出矣戊午幾入彀而造物故遲之一片君山筆端畫出世有軒轅勿副瀟霍以貳岳哉

朱秋崖先生稿序

中丞之被謗也威福移於私評是非亂於野史今去公數十年閩紳疏於　朝曰使嘉靖之季早嚴海禁則王直徐海輩豈敢復蹂躪中土累數十年以此思朱中丞曲突徙薪之策當追録祀之而名將戚繼光俞大猷一體賜謚中丞㦲命辭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其㦲此疏也哉公又曰仰承廟筭之成不死於盜賊之手惟慮妖邪之售或死於筆舌之鋒死

於盜賊之手尚存忠義之魂死於筆舌之鋒長作寃號之鬼繇今觀之公固不死於盜賊之手矣亦曷常死於筆舌之鋒耶公又言一日未死必以紀綱爲重國是爲憂公千百年之身也千百年之紀綱國是何日不憂耶又言閫外大臣兼官守言責之重巧爲身謀附勢之徒方且談王伯談循吏酷吏惑世誣民公之憂安底止卿謂江左養亂獨有投江加鞭之事患難中以毙餘題稿故曰奉命討賊不奉命開市救焚極溺

非雍容揖遜之時除蝮解酖非參耆粱肉之療於是革舃船嚴保甲令甚嚴決公稔有司惠奸豸繡中制直以各寨責海道以海道責中丞而御史勿與禍卒胎於此從來公與私仇盡忠報國與全軀保妻子佹何繇公行兵以坐困爲主深入爲戒海上互相傳檄輒先事詗實最持重所至馘斬繇善知人盧鏜俞大猷皆樂爲之用入漳州甫三日賊起討平之在寧波夷館投書鎮坐定海援韓魏公在軍中有乞相公頭獻西人者延頭示之臨大事決大疑須得此氣象嗟嗟公卽斷頭陷胸甘之若飴况　明主待以不死加秩請謚論大定於今日哉先輩稱公不偷官而外交不棄事而簡業集以永感終感於太宜人久擁絮褓公呂仲木比之趙姬云

序太淳試草

非陸生不能悅高帝非長卿不能悅武帝非子雲不能悅成帝三君皆文章負俊䁥漢家奇士也漢文首賈陸一曰新書一曰新語咸取新也東漢以后大都患舊賈生云有先醒有後醒有不醒故其文最醒吾觀太淳置之二新間其先醒者乎夫文之至者可以逢當壚美人卽可以逢漢天子且蹀躞金馬爲頌較獵如高皇得陸賈文千秋萬歲安用賦長門哉

張澹斯文序

文章大槩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山谷語不甚然也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山谷笑歐陽公鑒賞未到但訖踈影横香爲絶倒耳宋大内徵梅千種一本得自張公洞極奇謂此梅之遺耶洞口何嘗不佳絶吾輩作文正要看得澹澹于遇則可澹于文章之得失則不可楚張澹斯澹人也思奇而能法神揭而能凝骨藏而能振脉動而能鮮昔賢謂攻厲於園藩之外

摧陷廓清不惟不隨衆而已且必以其文易天下而後止元結穆脩是也然亦苦矣作古文即爲元結穆修可若時藝則欲肖聖賢之精心嚴事帝王之功令昔賢所云得失寸心知其猶有千秋心也夫有千秋心則有得還有失此事可有工拙豈可有得失雪後水邊巖廓洞口得意於荒寒平遠得趣于木石瘦硬烟雲遠近淼夭桃艷李大都刺譏而梅花無彈文此花中之無蹉失者澹斯高才卓識精色内白善自護持讀其草用墨不豐而韻自傳清壯頓挫旦夕必售何暇遠付百年家世清白於文章乃見之矣

徐仲美草序

有廟堂之文雄渾博大是巳徐仲美沈思積學始貢　大廷河海文之胃關塞文之脊其渡江北眂千仞呂梁爐山神勇梯金航壁截海以來於焉操管龍象蜿出狼餘喙息黃龍痛宴餞收暢轂雲屯雷鳴於焉作賦鷄首噴霧綠水黑水轉漕挑渚遙望直沽給粻賜醻於焉吐辭討謨辰告洛食星纏日廊月廡捧盈軿瑞於焉作詩卷阿車馬韎韐有儀敦弓交韔海鐔山鍔布彰

神武於焉勒銘如雷如霆凡此皆廊廟之文仲美文章自宜一變若震澤之波蕩台雁之奇蔚君熟游欄煬紙上故置弗道也

吳賓王稿序

吳子賓王才士也予負相人眼賓王不以詩書見而以甲胄見豈謂相當封矦姑舍是習戎行又豈目攝予久汨汨鉛槧中耀武而觀之兵以生龍活虎爲掃紮頭蟲蠡耶捕酋未西余有宣大先憂一書戊辰入闈余策奴必入入必薊上告

天子下詢多士余又慮稅民深盜四起撰武錄序云小民受加派之苦貪吏吸加派之實　國

家空擔加派之名不幸言而中者屢矣吳子今備兵浙之溫處當事才且賢之薦剡方硏硏擊耳而吳子日椎牛饗士疾思一戰世重武武亦雅自重以重世將軍廉不受私晴暴莫作一書生良壯吾今乃見子之心矣

了義叙

經學家苦易甚非苦易也苦易解之繁且晦也居而安樂而玩盡利盡神至易至簡天下始不畏易之難咸受易之用於是乎奇之偶之報夬報得終日言之不盡而一言可了終身行之不盡而一事可了揮麈談玄塵飯充棟不盡而一舉目一舉口可了夫作者不一述者亦不一要以讀其書而繁之晦之與鼓之舞之者奚若一再讀了義如水流花開夫乾坤成列六子嬗繼

繼如子父相繼繼則善成則性日旦旦出東方天下文明子曰相見乎離坎離陰陽之分限也離麗也已麗人以見人麗已以見人人相麗而成相見斯義出皆見之矣了義出而開心天闢心地震固中天大明宂亦長夜俱旦自古聖人立言不煩立事不泛犧農以來一人作一事又皆利用厚生艱食鮮食垂衣裳通舟車衛生死辯書契無甚難行難知之事及其至也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易譜也即理人譜也匪獨易也易以决陰陽書以决政事詩以决性情禮以决治亂春秋以决名分若决江河决之至也易不决象數耳書不决陳牘耳詩不决聲韻耳禮樂不决度數鏗鏘耳春秋不决編年耳天下之能事至於易而始畢不决惡乎畢乎讀是書一覽即决一决即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東粤李老師集序

某荆吳腐儒受知東粤李師五六年來事師最久師之知弟子與弟子之知師甚矣丁卯秋中師官南少宗伯函寄文若詩盈數百有奇命集而序之曰勿勸勿諛以爾言垂信也葢三代以上心口一徳業一未有三不朽之名不暇修辭而實以修辭爲居業出一言告不媿之衾影告不怍之明廷告揭白日行江河之天下萬世未聞有剪刻造化深愁花鳥可以賁天文爛星日

者也自三立開而立徳衰於偏至立功隳於小成妄意千秋托宿聊寄楮墨於修辭若暇而修辭之誠幻不可憑矣遊人芡草抑有激乎則未聞削墳典之牘抑拜颺之歌可以賁人文顯化成者也夫風與水相遭而成文不相遭而亦成文無他誠有之也彼絲竹之聲出藏經於石壁豈天空之籟遏妙響於行雲吾師山嶽品也翁河度也龍光望也自禮闈分較成均徳造廣常訓迪皆力挽浮靡思得寧静澹泊之士與共持風教示人易示人簡示人超然無欲之文心故其文沆雄奇奥矢爲詩歌莊讀之和平之心生静對之名利之腸去夫修詞一也誠不誠異惟因時而惕乎三代而下知因時而不知惕故其業薄其詞浮至宋似知惕而不知因時故其心非不誠而其辭費立誠於先剖幾於早存義於徐赴時於敏以左右飛龍而後先天地唯此耳師署農部僅越旬直陳留都大計若曰豊鎬如此郡國可知救時之急大聲疾呼平生所學云

誠而已海内喁喁然拭目相告曰司計若爾倫道可知也庖代若爾久於揆席可知也噫宣公封事强半理財卒不與劉晏等則宣公立其誠也豈謂晏等盡不誠哉顧盟心何如爾

代觀風序

唐李戡云元和以來有元白詩體非雅人莊士多所破壞吾無位不得操法治之余讀而歎曰元白才士也詞賦聊以寄諷戡又無位尚勤感愴況才不及元白殺亂文體維風者能無奮力擊闢焉余孜孜延方往牒數稱引王唐瞿薛四公式茲多士然吳季子之歌風也舞韶箾頌覆載則他樂不敢觀轍跡所至見子產如舊交悅晏平仲稱蘧史規叔向彼諸君采皆有政有事慎

詞以定國將文學即其政事政事即其言語耶孔門德行重矣有文學然後有政事故墮都郤萊誅聞人孔子一生大政事所在乃一生大文章所在游夏不能贊一詞也文心日新借先民舊織之錦栽多士方爛之霞恐不心服故願各極其才情格法不必局局故步惟文學最急以漢士之勤於學也把管齋油素鉛摘異語次之槧天子時陳發秘藏尚病分文析字信口說是末師保殘守缺挾恐見破發憤如此爽孜西漢

如寢園郊廟冊儲分藩備邊使虜屯田穿渠治河理財一切西漢之政事皆西漢之文章歆所移讓豈政事遠遜故托文章以寫不平之感耶多士倘雕虫自薄何關世風而勤李戡無位者之扼腕況時義以聖賢神瓜疏瀹臟腑有如情不肖才不極格法不諳非弓燥手柔而托之熱非秋氣折膠而托之勁非聲光符其解會捧心飾面而托之妍好總謂無文字學史漢而窘於筆之弱逃莊老學莊老而窘於質之喧逃梵唄

學梵唄而窘於習之粗逃諸俗總謂無文學夫學人至於時義寄氣冲心舉詞賦頌記編述論辨之才寂然退聽如田之有疆朝夕以思惟恐離之矣唐宋韓歐陽二文公皆以文章爲已任昌黎與裴晉公同行請間道入淮西在李愬夜擒元濟之先於是膽落王承宗割德棣以獻鎮州之亂詔公宣撫單車疾趨卒就削平夫執筆而窘鯉魚叱白日公之政事也服官而肉視虎狼氷顧冉鑊公之文章也歐陽公感陳隋之陋

也以唐太宗致治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
體此公之政事也所上劄子宮闈典禮之大百
折不廻則公之文章也噫嘻晚唐之詞賦纖而
宋曷能以詮什矯之胡元之艷曲行而許吳諸
公曷能以訓詁正之彼且以拙易巧以庸易奇
無政事焉得有文章在正其浮而束之學耳陳
同甫曰誰是文中之龍文中之虎則自許過而
學浮矣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而學迂矣必
如覽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庶幾寫政事

於文章劉邵論人物自偏才而下爲依似爲閒
雜時義多有之此文章之無政事者也士逢時
不如先時時者士所自開士能開時學能開士
厚植其學立時之外以相時之變而後發之于
文章尚克禎我王國如雲是則嘉禾秀艸皆出
亦在奮力墾闢而已

吳音序

文章之道在天成象而在地成形夫如是變化
生變化成江淮河漢口可囊也不稱文日月星
辰見于天地平天成煥乎文爾其道用奇不用
偶文用偶而極弱遡之生心推之政事用偶而
大壞地二生火火不戒若焦若熾文情日炎而
金玉之體弗溫剛柔之節弗著自昔作者每于
承起伏呼含蓄旨趣或全用奇或用奇半或偶
中藏奇無有純用偶者蓋天數五地數五地亦

五也五十有五五無極也其神之所爲乎此法
一失橫襟矢口臚列遽盡肉眼怖其言若河漢
無極奚與乎文字之觀前輩有云一闔一闢有
云一篇如一股一股如一句終不若道破天奇
何也一破一承一開非三奇乾象而何起用虛
不用實用小不用大以虛比小比依稀清虛天
一而居中四陽生殺互用顯藏不測神龍結束
寂然收聲此謂文體即天體日月星辰見於天
而江淮河漢安其流以此立人是謂第一品以

此作文是謂第一義以此純粹精宅中而處是謂第一心術夫始于奇終于奇餘于奇一篇總是乾局故單提也單收也數行不整齊也皆用奇之妙也前輩作文一起一束龍勢躍然今來不知其所始去不知其所往場中百篇無一佳破佳束葢用偶不用奇耳天文時變人文化成明乎有天文自有人文也觀天之神道聖人以神道設教明乎有天之神道自有聖人之神道也作易者絶去比偶以易準天

地猶之乎策布乾奇也偶乃耦耦乃俳俳乃夷故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噫修辭立誠乾業盡矣安定辭安民哉禮經該矣修辭之怦怦況其他乎按吳而刻吳音若曰近文章砥礪廉隅文有廉隅焉與廉隅遠與文章弗近說在爾吳澹臺滅明之斬蛟也風礪遠矣係以吳音何學也博服也鄉葢自古以文造士莫如成周司諫所載勸朋友強道藝巡問觀察之以時書其行藝辨其能而可任國事者夫文章需之以督

學震之以巡方巡方庫惡之權重而庫文章深邪之惡功尤速而大彼謗謗者奚足辱白簡爲正唯高才生落想波靡無極宜以此錄救正之用如雷如霆如江如漢之意施于珪璋追琢之間是觀風采耳目而吳音笵久遠也

陳二何稿序

旨哉同人於門出門同人壬戌予與二何並出東粤李師門二何品眞而淡故文勁而和嘗謂今日品與文之患患於魔魔品集於濃魔文集於浮不眞則魔來眞而不淡魔去復來讀二何文是魔王見而啼者抑有慨焉同人天與火火日降爲男子乘乾睽火上澤下火日炎爲女子居室澤火有同異天與火無同異君子同而異不得已也張弧脫弧屢見於睽同人何有焉雖

然號咷後笑求之至也友朋之際未有不相求而相入者也士不號咷以求大師以遇曰以中直也同而異可爾此睽也非同人也睽則女同人則男睽則小事吉同人則大有元亨何居夫樂有統同而無辯異之跡出門同人何異之有澤與火不得强同之天與火亦得而强異之耶旨二何稿因極論同人之義云

玉稠山房大題選序

文章之道太上神聽和平其次終風暴笑顧我則笑使不和不平暴而不笑則無有宇宙安有文章今詩家擬陶者日侈未必陶也然何以不學李學杜學漢學魏而學陶蓋猶有和平之思焉甲寅秋十四日臥和靖先生樹下見孤山放燈聚族而哭余謂西湖笑不如西湖哭越明日中元雲騰萬艘徹夜歡伯哭者亦笑故曰吉凶以情遷今之爲文有畢世之愁而無破涕之樂

何居十九日踏蓮花數舫聘貞父黃先生于寄園先生曰文章渾厚一脉如鄧文潔輩遂絕響惟於雕鏤中不失情法斯善耳以此知前輩用心之苦朱子懸急追余舟至北星關索序玉稠書此授之

金太守問心稿序

且夫心之同然宜問心之所不然尤宜問也不然乎人之心宜問不然乎已之心尤宜問也雖然為政有異焉不諜已而諜人不諜人之心而諜人之面何也人心即已心鳩鵠之面即樂無知樂無家之心乎於金太守有感太守吳人也而樸余以使至順德酒不設樂肴幾豆幾約而廿之余問公于鱗守此土元美訪之遲上鼓樓賦詩一月致足樂也公徐曰此間甚佳處曉起

登城一望惟樹與烟耳余笑謂公曰邢丘如舊家子金錢田宅皆不如人但家家好骨董多藏詩畫差不俗大都橋梁剎院皆饒古色及步豫讓橋眺飛流百泉坐一樸太守于其中人地皆古太守之子方產痘對客不恬遂捨之去去復思之君亦思余不置復以數帙來問序大都吏散烏啼之暇或拈題或詠詩附以案牘為問心錄其言曰問天乎天高而不荅問人乎人荅而未悉俯仰懷疑意方寸凹茹于天人當亦不遠故還問之家有八旬雙親將攜此錄以還問我生身之人且以當甘旨并問可否于君余既歸補此序噫藥石也非甘旨也石能生我君其石此言哉太守歸之後

社稿序　亳社

孔門傳道自曾子始其曰夫子之道明以道屬之夫子不任傳道之名以文會友亦自曾子始道不可言文可會也道歸之師文會之友程門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與明道先生處如坐春風此仁伊川先生講筵正論此仁方春和勸人王勿殺一草一木新法行責吾輩之過亦此仁文行忠信子以之敎故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天曰溥博地曰廣博學斯博博斯文文斯約比

輔親仁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予十年前過歸德見鄭玄翁年友書院壯甚周列號房悉倣場屋推賢者之意會文切理卽是道學師帥以時較閱式遵功令雖百世可也規摹宏遠矣辛未之秋持節再至太守莱陽凝始董公司李南昌茹荼萬公正己訓俗太舉書院文社噫與士親與民亦不疎矣所選士如某某萬公令各携制義商余公署中余謂今日之文不論奇正而論步驟責分剛分柔步驟之說也初爻舍車而徒止于義上爻白賁无咎得于志志也義也篤實輝光其爲人也不苟呰笑其爲文也不苟馳驅可以志道可以輔仁諸君子之文入格嚴吐辭秀大都静深多力其中浩浩皆有所自得一見決矣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要之相求之意必不可少相求斯不失人亦不失言蘇子曰知人之明不可學此言一出二程先生亦付之不知一失人則失言隨之矣晏平仲不知孔子孔子許以善友意節儉恭敬亦論交之一端乎

是之取爾交春秋之大夫失天下萬世之一人惜哉余也既見君子敢交臂失之耶愛其人思其樹樹也卽道也諸君子勉矣鄭玄翁之創二公之守必有采安定遺法須爲敬版者道以文傳先賢以正文體爲己任任仁也任道也皇華之役附聲施不朽翳惟不失人亦不失言矣

謝學博稿序

吳庠謝學博官也而操觚勤於士師也而下帷苦於弟子神暇氣和經濟中人也噫文學不講天下無政事久矣河汾以後推安定爲嚴師故其敎治事爲先而王仲淹初語魏房杜諸公曰先輩雖聰明特達逢明主必媿禮樂且告之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貞觀太平禮樂不興諸公臨事不得力以生平問學疎也噫使安定居太山十年而不以師道聞則鴻漸於陵不孕不育也已然居十年而后師甚矣師難言仙居都有道者紫籜修峰半雲雨儻見之歟

香象集序

求心必顧儔託庇惟清陰停雲四章不云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乎情一也新好能招之則敝舊能奪之故文而新好斯今矣敝盡不爲惡斯古矣日夕佳日夕清古人妙悟人亦有言念我意中人友無華石之兒是古人意外人也不爲古人意中之人其人必願不爲今人格內之文其文必俗夫今人之格正不出於古人之意故文無流格而後奇情雙亮心欲素言欲抗文欲奇總之不離體要者近是否則荒塗無歸人天下事究竟未有不以才情跅弛敗者奚疑於文章之道

曹魯川文集引

先生以經學以政學以諫學以數千里學以
室學以少壯學以耄耋學以統一三教學先生
之學終其身焉余生也晚然與翁同里閈歲甲
寅秋既半以講易行期歲晏百日坐翁頷之及
歸翁歿嗚呼翁在吾里而若不早知知之而翁
已不及待太息累月然翁交滿天下易簀之日
以序屬知余不薄矣夫典墳以後字櫛句比汪
瀚浩衍不可紀極辭費也士如宴人拾遺瀋乞

殘絮以文其淺陋不擇善也昔者庖希氏之王
天下也書王猶春秋書天王即位也書歿猶書
天王崩也庖希氏歿則神農以前伏羲持世神
農氏歿則黃帝堯舜以前神農持世顧不及見
知之禹誅殘之湯武必有說矣將其王不必紀
其歿不必錄乎曰史臣既已書之原道者不書
可矣堯舜不更八卦文王更之何居讀其詞曰
天王聖明蓋至是而八卦不可見乾坤幾乎息
文王於是整而更之重覩伏羲面目故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今學道者宗堯舜而遺伏羲
宗孔子而遺文王日用而不知之之百姓也翁
學本明德而旨肝江孝弟慈之義體要弘贍愷
切溫厚昔者子思嘗作八卦矣天地山水是也
邵子更之爲水火土石日月星辰夫子嘗言太
極矣元公益之爲無極致使說邵說周無慮累
千萬言皆辭費而不擇善之過也聊爲詮次以
謝哲人於地下耳

王宇皆集序

表兄王宇皆清眞君子也下帷攻苦多沈鬱之
思可與細論文余里居有年嘗啓扉見之終日
危坐寂無人聲嘗試語之曰所欲乎富貴者安
巳耶任也坐也臥也瞻巳耶畫也山也水也快
巳耶茗也香也之三者今有餘矣何欲所惡乎
貧賤者車馬希也語言無味也漠漠然不足綏
急恃也之三者今更有餘矣何惡宇皆默然自
喩則又語之曰淸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古人寫

言爾物不可多取況天乎余索居無事常坐手
梅花萬荷花慨然爲造物惜費爲吾生惜福陳
白沙一生不受人供養每有意乎其人夫不受
人之供養難不受天之供養更難宇皆一行作
吏尚命爲儒此亦辨志之會鍊骨之場矣苜蓿
一盤烹免北門之謫雪花盈片聊充季女之饑
君自此遠矣

傅三雨詩序

余觀古今文章家能擊强又能使民作鄒魯此
爲第一讀三雨詩益信庾開府云寧律不諧不
使句弱寧字不工不使語俗其言是矣以當吾
門必鋤山谷笑世俗譏坡老字畫無法正不知
法所自出荆公論文必先體制裕陵好宣獻之
書而凡蛛絲蜂尾無不軸以象玉覩蕩槳撥棹
乃覺少進總是新婦裝梳了無烈態高林不洗
雲翮不矯文如販夫婦其沸久矣不詠歌談

求靑秋何必遠付百年公論自出高明深遠然
後見山見水省目貸人安問顰笑淮陰之兵水
道上下擊石天下莫知乃曰此在兵法蓋陸斷
水截華拔芮漢兵風雷猝焉奪將士之所矜
而律以法其氣必老其陣必固此佐漢大略故
淮陰一語千古將略千古文鵠世人不識曰文
必莊馬兵必孫韓裂文法與兵法爲二譬之木
人舞中節拍舞罷索然矣法以示人六籍無
親埼節愼世儒之趣于剝也大人不倡游言

集也殆六籍之一觀乎躋冒傾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所謂能擊强能作鄒魯非耶

彭原樂詩稿序

襄毅公跋馮士定聯句曰諸公皆能詩意氣亦相入而武功乘輿揮灑落落有長史之態然士定與予同鄉同門知其人品甚端料事甚明處事甚善臨大事甚不怯惜諸公未及也嗟嗟賦詠若彼託寄若此先達用心良遠使見我原樂之人讀原樂之詩與其臨池澹蕩之意能不悲夫三君子每于寒雨深更手摹原樂墨妙渺之石遺詩零落亦如美人肝膽望之皆氷玉色虖乎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能不慟我原樂哉士定猶官憲副原樂甫登第遽奪香魄瘞光福之萬玉叢中昔人有云九原可作盍感憤於地上爾予嘗携酒鄧尉迤邐銅井邀諸先哲數其行事浮白酹之凡若干人孰知寢且處焉者又有我原樂也白眼看世人青眼看梅花長笑於山平水遠又有我原樂之詩也

樊大夫稿序

公卿大夫戚懷一切莫肯遠慮此無他故焉當其執柔管弄時文望望將去之既得雋敝帚耳束書不觀耳其有湛思淵微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一衆人心力耳目如風雨豈待吏事錯投操刀風雷乃遊全刃哉楚樊大夫澹叟閉戶造軌襟期開遠朗朗如玉山寧一第讓人毋千秋讓已而生平片言隻字珍惜秘護若有神焉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愛其表於蘇也固宜故曰

文章如珠玉能珠玉其文必風雷其政夫先資可以告君父裏言可以對赤子凡案牘閒低頭問疾苦皆一片空靈境界與捉筆時靜氣深心揣摩聖賢之指歸一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知不盡可以語學可以語政可以語文矣所謂最遠而獨爲宗其衡也邪大夫以漕輓行先國家之急無與俗同文章也乎哉

吳進士經書義合刻序

唐宋有明經有進士或曰明經即今之經生家言進士雅重詩賦名臣將相繇是出夫謂名臣將相出於進士可也謂必出於詩賦非也謂昔之詩賦等於策論則難乎其爲唐謂今之時義等于明經則難乎其爲宋何也唐人詩律一令人文格穠宋人經學明今人經學晦以其雜且晦者施之政事且不可況刑官乎予入闈有懼心焉得吳子喜可知也視其藏稿比闈藝[illegible]

視其詩翰又一變館試無踰吳子吳子寂然簡穆不問世乃亦雅自許不以第一讓人坐談間忽憶母夫人動色徑出城闉明年謁選歸過余商曰有母在踰嶺五千里將攜母以就官乎將舍官以事母乎余正告之曰子刑官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又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平反加飧藻繪吏治語活人有猴洗近謬閒但務盡其心耳且子將有造士之責經義之拙也謂之明經詩賦之艷也謂之進

士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古人悔之矣然得士如歐蘇山谷輩雖以五丁驅之肯俯爲學究否頜敎化何如爾今余自驅巳爲學究而驅所舉士爲悉聰明致忠愛之賢李不亦可乎

萊陽左進士稿序

文章之道孔子概之學詩與觀象也樂羣儀也怨慕衷也忠孝性也辨物名也文之可喜者多而可怨者少可以悅耳目者多而可以事君父者少始余讀左子文如見其人焉出親之子如見其心焉既讀陟岵篇如見其事父事君焉以春秋高掇庚辛而起家毛詩世其父傳經也精于易禮改春秋泫然曰孫子不更名巳竟卒業家左氏書手澤存焉爾則陟岵斯名左子之於

諸經也無弗治儒者原本經術左子原本事父事君君親一也邇之遠之者何意義深遠臣子有極思焉文之有遠近也亦然夫文人操題如孝子事其親忠臣事其君佟辨論遑學識於君父之前敢乎哉蓋自用倒用逆用反名不正而渾雅之意浸失邇者無所不媟未可以事父遠者驚河漢之無極未可以事君左子以經治其身也而身善嘗試觀左子之文于題神有迎而無距如孝子瞻岵瞻屺下上於雲山縹緲也而

題肖彼津涉九流句炊雲烟所性不存焉嗟乎
文之衰也一誤于用史再誤于用子最先誤于
用經用子史誤執經以彈之用經誤樑忠孝以
彈之何也有事父事君之心然後有經術有經
術然後有經濟心術偏經術必偏經學誤經濟
必誤于不云乎隱居以求其志志可求也經濟
不可誤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神而明之黙而
成之有一物焉兵農禮樂挾之以趨禮讓之風
微而治效罔覩況其下焉者乎今時文不擬不

議不變不化未有不引經語號爲典雅者卽無
不高談經濟尊爲書生識時務者此二痼疾在
勦子史之上特舉左子藥之夫經句不妄用勦
子史乎經濟不妄談況冥冥決事乎溫厚而斷
詩教也春秋敎也左子勉乎哉

錢與立草序

余年十六讀書外家喜飲酒時時著書間弄文
字姪婿與立性慧而文善變能古文亦能詩余
與之語讀書解語文義解語飲酒輒不解坐小
圃水流花開强之飲弗飲久亦弗强之矣今年
九月卧疾邸中藥餌既罷俗物不來欣然著易
篋中無書向友人借易不肯與隣有學館無易
本賴天之靈烱烱心目得意遂書忽復滿帙將
問世之善病者弁問世之號不病者與立爲書

闡義閱竟最喜其不辭費也修辭立誠終身用
之不盡作檄愈頭痛七發起沉疴病卽瘳矣辭
無乃侈乎寥寥數語政自不俗與立不辭費余
向者不酒費解此可以尊生可以說易

楊維節進士稿序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乾可道初書也天命之矣行事可已哉進德修業可已哉大人謂之造聖人謂之作今人動誇著作手是天自予而聖自命也唯内自訟乎太哉乾元首出庶物即庶物之首亦盡出矣葢未有一物不首出而能咸寧者也居深山之中人見之鹿豕舜見之龍象知愚皆龍也靈蠢皆龍也避世金馬之門何异關捷終南之徑顧行事何如耳

一日與維節言御天之龍不可見古其為行地之馬而已矣洗心之至而同患同患之至而神武神武之至而齋戒不見是無悶善補過也龍德而隱颶風震雷不觸其纖毫誰拔之哉維節澹泊而勇決必能任天下事浩然之氣見于文章今將服官敬哉有士

纍瓦編序

文章之道情性為主知塗巷之歌可風不知可雅可頌皆是物也兩司馬才情一也子長情至長卿情侈夫能使人主讀之凌虛而文章之道不尊難言哉廷翁原本六經故確疏瀹澡雪以虛靜出之故雅馴擇言故簡少言故精而是非軌于正風旨依于厚如三都賦排二國尊綦賦詮次人才及儀祿則掩口笑之論次儒行曰君子守正不回特立不懼毀方求合亦無所不至

矣行不死合而著書以纍瓦名善乎鄭註之註乎尹也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今夫家擁萬卷曰吾能藏書戞牙鍩舌曰吾能著書二者先生夷然不屑高冠長劍中情好修做立於氷崖雪巘間發為文詞爾雅深醇抑先生愛楚詞滋蘭樹蕙將効之國家耳遍上下而求索思自達於君不可得且柰之何毎遠蘇倬語曰今所為者譬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東南民力既竭不知稅駕矣謀國者

桑孔之不如也思深哉

宛陵游草序

文士之不得已而用筆猶畫家之不得已而用墨長年之不得已而用篙譬如登萊海市峨眉聖燈非樓非閣疑烟疑霧正須箇中著想又有摹而失之者嫫母之不得已而塗臉支離之不得已而傴僂樗木之不得已而屈曲皆矜嚴而可憎者也予觀先輩大都法凝則神拙神曠則法軼斯道中極心折貞甫黃先生法之所不得已而神生神之所不得已而法生每披一義

焚香靜坐不敢褻視宛陵劉君爲高弟子偕先生之武林道吳門出琬琰而待余湖上其指蓄其詞潔其脈邃筆墨之徑別無可尋酷似秋月所蒸潭蓋由先生之法以入先生之神精微又訢然先生既有評矣

小題先範序

今日之文患有情而無式倡之自上始宋真宗語大臣曰自今乘輿服御塗金繡金之類亦不須用於是富公喟然歎曰自此更無犯者矣司市爲國者夫人廿二[illegible]夫婦[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曰苟有過用於上則太臣盡規苟有過取於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立無過之地信乎凡事有成法而鬼神之道行乎其間則八比之文可與聖賢酬酢矣司文者禁淫哇而未嘗與之習風雅怨鴟梟而未嘗與之學鸞鳳惡稂莠而未嘗與之播嘉種於是法長苦而情長奢其初法不足情有餘究竟尺幅之内情亦少矣何也法可久情不可久也性理一書談鬼神費數千萬言無敢迂之者賈生乙夜之談前席相對又不知作何語輒横苛之曰生不能用漢文夫人臣而敢用其主是謂蔑法亂紀可質鬼神即可對蒼生何謂不問哉乃又以异日新垣平誕幻併坐生不亦議事無法論人不恕乎今之文何以異是快心事不可過矜很心嘗古人駁經史耶文章惟法可以御情唯恕可以行法沈子于唆其文練而潔爲題所評騭先範以示意焉

管進士稿序

余弱冠謁東滇管先生先生與余講鄉黨朝廟章小心大節言旨而遠許余鄉卷宜速售遲須入格未易歲月計也既讀從先維俗議先生謂我矣困公車廿六七年悔不用先生言然不入格速售奚益自余有知矻矻窮年未嘗不土苴一第以爲一日有千秋一夕亦有千秋孰知爲未見行未成潛龍勿用誰敢哉凡此者昧先生于鄉黨之戒且一第正未易副也高一鄉之趾

白當世之眼局外必張局內必縮誠意正心所學何事凡此者昧先生在朝廟之戒憶從先君令兩浙久之乃知善作事莫如令善讀書莫如令善積德莫如令余故曰未有不可將而可相者未有不可令而可將可相者今年辛未與同門王昆華相天下士禮闈昆華滇中名宿上疏言兵事稱旨簡收奇雋其最爲管君則東翁振振繩繩之裔也余與君家叔姪習文字交君年甚少閉戶讀古書欲一望紫芝不可得君仝壇

初出余枕上臥閱未竟躍起曰此西京文字也疇昔管先生嚴文之格遲我歲年君何修捷入抑家傳耶昔之先辛未榜不以木天重抗疏著聲顧其人何如耳昔氣粹神容撫民人如對賢聖超然簡遠鄉黨朝廟之訓既聞耳矣澹無所芬華在朝廟風節可具見哉

擬鹽臺觀風後序

歲乙卯某公權醝須法執秩序肄惟氷鑑樹厥棫樸歌周行以先鳴鹿迄今載書天府多公造焉用是具區縹緲之秀與天目苕霅之英訓辭爛雲漢矣不佞備有司之責徵言末簡以肄業及之也乃颺言曰古稱海王之國謹正鹽筴男丁女口吾子皆計鐘釜給之故曰海之鹽蜃祈望守焉又攷和羹之訓曰濟其不及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詩不云乎亦有和羹旣戒旣

平寧鐘釜祈望已哉竊計文章淳漓之故不越和平兩言崩濤駭浪盲風霾雨見者駴慄及其天靑日空魚龍隱伏則汪洋之極也薤書竹簡詭音窟句駭與帖括比偶之業乖而肺腸亦日遠于人修詞立誠漸老漸熟則絢爛之極也說者謂吳自春秋弗齒上國而文學以言游特著古揚厥土下下今三州之賦甲懸寓其俗擅鐘舞女用之日新夫人才物力有所耗必有所竭而吳亘千百年不少衰持危定傾往往輩出意其深醇醴厚之氣雖有疾風弗之能殫而夷攷言氏之訓曰學道夫非其在璞不琱在治不躍者歟夫非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者歟震澤五湖南國一巨浸焉而不列于四瀆意者造物予以實靳以名鑰秘其山川俾人材物力酌之不盈而五湖歛百川以入海非四瀆之旁洩者比故海內莫跂焉不然以吳之大豈其不若曹檜邶鄘之封國也而詩弗傳及提衡四始又出于吳季札之入聘觀其揚確風雅多所貶譏卒歸[illegible]

地如天此卽學道愛人之壯其根荄如朱絃洞越也乎公務振其弱以强其榦大要澤于和平而每致嚴于眉目之序位置之間呼吸頸領之際格必適時陶韋沈宋毋諱而兼以蹈兩瑕才必適體拾遺供奉毋貪而合以賈二弊蓋祭祀其苦鹽賓客共取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大濟不及以洩其過公所秉心獻于王與多士共平其心者也梟氏爲量聲中黃鐘銘曰嘉量旣成以觀四國自越及吳斥鹵沮洳幅幁千里夫非盜

之嘉量邪抑嘉簋以飴象德以形說在周使之
聘魯盞虎形以獻其功曰文昭武畏備物焉在
昔賈辛之舉于魏子也曰女有力于王室行乎
敬之哉毋墮乃夫任天下以力運力以心呂猷
白黑公如鏡懸不佞敢附于旄之忠祈望之守
布告作人大指多士尚黽勉學道以光吳乘哉

張爾韞徵羽篇序

孔子詩書刪之春秋作之憤不存焉昔江上歸
著書數卷爲青衣所鸞方譏之遽曰吾市無用
者耶廼發憤爾韞行卷或柱之材或斧之桴殺
生相午鈴然有穿漢人有言和氣所生物皆不
朽抑珍其澤之畢而願有質也兩漢晋魏諸儒
信孔子之言太過故以不齊之見傳會于孔子
之見其過陽宋儒信心太過故以中心之疑傳
會于孔子之心其過陰人心不同至理學家而

極宋之于前人也驅虎豹而寢其皮今月之于
晋魏也龍鳳而忽之不可食鮮可飽漢晋飡露
而蒙霧宋儒采中原之菽雜以莠稗至今日露
亦不飡菽亦不采龍而毒穀而石矣願言共勗

夢鹿堂易義引

友人葛吉甫銓吾黨數年易既成書曰夢鹿仍伯健之未竟方伯健歿予在西湖爲文哭之茲吉甫索題又理湖上棹以此黯然閣筆已而歎曰山者文之骨水者文之脈人無骨則偃無脈則絕佳朋友如佳山水其挺筆爲文章則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處也自易義有夢鹿而耳目一變然伯健年來較閱不貸昔眼吉甫氏又討而新之歐陽文忠公東園亭記相與逆數昔

時則于今七閏矣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王介甫文公褒禪山記云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游之樂也二公惟能文章故言文章之變如此亦惟能山水故言山水之變如此嗟乎吾見有不能山水而能文章者哉

元震王侯臨場藝敘

壬戌初放榜與二三同志商略將相材相不必秉樞劉忠宣于忠肅何常相何常不相將不必授鉞郡國之守土鄉大夫之勤王何常將何常不將雖然未有不可將而可相者未有不可令而可將者名將皆名相也廉令皆廉將也時對元震王侯言耆然以解出其止戈賦大饒將畧侯廿年苦學澹無嗜好一意當世之急選人授吾郡昆山奮而往於是撣拳勇有股肱力秀於

衆辨而書之矣無離服日與民接膝語不响嘔市德而靡之若痛薄形貌叩精理大都骨勁而神靜氣味高遒力闢新體予嘗謂一落造物之窅再織天孫之軸雖縞綦不若而况山龍華蟲之盛夫令實居將相之位行將相之事令而迂選練則司馬法振旅茇舍惟長吏以時輯睦訾相簡修其政器亦迂乎哉

王曙翁年伯遺稿序

經世之妙莫過于易用易之奇莫大于神夫律循良以神易未易幾也然名臣必從此出蓋有安社稷臣者必知社稷之所最關切以全力儲之以急智赴之以神勇蹈之曙翁王年伯榷關吳門亍以故人子見手書篤學承家顏其讀書處余喟然悟曰新城之有王如衣服之有冠冕其教人若此嘗目擊子大夫之治吳關矣減船料汰浮課危賢祠橋與福時時坐余簡帳與談

發郊原之外曰十年後奴患未有抵也爲臣鴞爲子鴞無老鉛槧而廢弓矢乃近觀蓼莪公兩令邊邑所至摧鋒破敵豈有異聞耶徐出翁所著平賦志殫心錄計遼牘檀城牘司滇疏暨各體满帙彙成一書問序于余余聞之矣初翁在毋腹而啼捧父足而語聽大人恭子欲落衆山皆響而跪請罷局志量宏遠試舉令澠池令栢鄉令寧晉令密雲守開封守平京及三爲計部卓政之大者反明智草場之風擒萏伏夜行之

盜預策遼餉六萬緩滇金急箭樓皆得俞較然獨行其志矣樹秦關壯墉辨熊耳占賦表月川理學平潮河衝決連城峙夾道纍纍若貫珠蘇輪蹄之困戢噪糧之軍嚴保甲之令未可更僕數也在開封新有宋之辟雍在平京勤鄰壤之協濟華陰石人之夢扶雲氣超隮矣始翁鹿門偕隱鑿井同炊身死浩然床無遺金可青視渤海白視千古有子蓼莪大竟之嗟乎翁毋念不忘遼左也督餉之役察數十年遼兵倍息償豪

貴于是按名鑿封照冊呼名而以餘貲招軍買馬釀酒勞壯士今去翁幾何時仰屋竊歎能不能之數可概見嗚呼戰陣無勇非孝也律循良以戰陣似又未易幾也然戊辰自春徂夏捕犯大同營城東海子灘二十九日桂英妻兀浪哈丈挾憤嗾相向鼻撫喇嘛諜飾款局急下止戰之箭非蓼莪公力守南城門懸一燈人持一刃嗚砲驚營與宗族生徒示士卒必死虜安得從帳去一縣令屹不少挫卒保封彊回視陽和左

衛西路之將逍遙道路卜揷交訌我兵閉城門不敢偵勝負何如哉卽永清亦調奴騎驟來出罪囚而自歸梟强賊以救衆黃旗夜堅固安之野壯士非會海子之師非方體空而神易炳何以若是噫尊揷之憂豈在奴下金元史不稱會州之非有木葉山乎層巒茂林毒蟲猛獸二虜不相通者此山爲之限也今揷明以舊遼陽讓奴出入而自蹀躞宣雲寧夏延綏上下數千里遼至甘肅銀夏等亦借避揷爲名彼三十六家

半投奴半歸揷而卜吏一成一旅瞻烏爰止如彼築舍此社稷臣臥薪嘗膽之時忍泄泄乎哉瞻望父兮式穀似之然後知向者曙翁先生之慮遠也

高明柱三草序

吏不可俗未有俗吏而能愛民者壯哉舟池侯之言奈何食土之毛而不思光照山川精神傳書期會未俗也蘇子云雜簿書於魚鳥眞俗矣烏知簿書非魚鳥耶誦集聯懷古或曰明柱文學人也覽其政書或又曰明柱政事人也予總題之不俗邑故隸州或府而便此建置之大者使車所至以六言易河東粟二千石化出其漏丁糧不煩鞭笞墨帖之禁吏戶之禁貪夫之禁

皆去其害馬者夫民不能言馬亦不能言所謂以鄉人爲馬以囹圄爲廐因田起馬不如無馬因馬累生不如無生者募金一出而人馬相得猶之納溪合不致三十鍾之一粟也乃修文事坊以表之乃備戎器官以總之歲之不時兵車如織皆恃以不恐城與山連雄峙西蜀深思遠致不與俗同而改一議上屢　宸顧以御史不能得之昔者縣令能得之蓋余交明柱最深有識有骨可備緩急故曰臨大節而不奪天下之

不俗人也清溪橋上月明如洗夫非坐蘭亭泛
赤壁少長咸集酒肴雜陳君於其間指點如繡
山川暢敘幽情乎哉

李山人詩序

詩之道難言大都胷中無宿物眉宇間使人名
利之心盡其人可與言詩韓文公之送區冊也
儀覩英偉與語文義卓然孟賓宇詩集陳堯佐
敘之曰如百丈懸流洒蒼翠間清雄奔放區與
孟海南名士二公交必有道予遇李君有異焉
夫總百越連五嶺南負重溟而又遇之濟上人
物與山川其精神互隱見是夕也夜珠既來明
月不去下上追想文義卓然卓然於品其文也

不媚卓然於文其人必不弱剛腸勁骨世道恃
以嚴栗文章恃以滄老自古文章無所恃而長
存未之有也然必奪其自恃而後可以奪物之
恃說在負璧與鮫鬪夫淵鮫之恃也璧非我之
恃也鮫恃淵而敗我恃璧而存有一物焉出於
璧之上則神者勝之集不云乎雄文萬古光芒
在滔滔衆壑終朝海似此襟期掀髯酒樓未知
誰賓誰主君自謂書生說劍與山僧釀酒則是
一種風味蓋已自叙淋漓慨慷處清雄英偉使

韓陳見之何異丈人在浮丘也

荆溪饒侯文序

余最善荆溪山水仕宦僑寓多名賢而好風吹任昉之句殺虎賦與悊之篇俗師永和舊國平陵山長水遠賢者樂游焉饒侯江右宿望海宇嗜其文如獨孤瓊樹日日思也奇山水非奇人不傳奇人非奇文字不傳猶之政必卓異而後循良孰有如侯人奇文奇山水人文之相遭更奇纔讀侯文一過已在春山綠茗間藤花映水雪積寒崖天遠夕陽淸溪無底而誌所載蛟河

剖子龍可携殺雷書可醫癖畚可畫蘆可葦青泥可飯侯文盡有之何洞駴無極哉余所期於侯嘗誦太白落筆生綺綉操刀振風雷句贈其從孫季銘宰義興也今人類知滿江紅一詞而建炎數語忠武提兵金沙寺作宜碑銅官絕頂李白稱其孫雪會稽恥奔宛陵道忠武題壁云使我宋中興得勒金石重過此豈不快哉皆壯士眞實不欺而風雨空山時聞甲兵斬蛟人呼之即出嘉靖年至飛蟲張旗幟搖拽樹杪以怖

寇侯政暇登長橋雲生泉窗雷落劍峯舉酒酹
孝侯次則披單鍔水利書伍堰爲首荆溪爲咽
百瀆爲心震澤爲腹大江以南咽喉重地侯多
嘉蹟白不云乎能文變風俗謂侯也哉

消暍集序

賢者固不可測文亦如之江陰夏茂卿用才也
遯公車而養母宏詞也灑裵言以悅心人與文
豈可測哉公所交多天下士而余嘗師晋陵錢
啓翁啓翁之學本朝第一流啓翁之易自漢以
來迄今日未之有也公所交如此賢者之人與
文不可測而其交固可測矣丙辰偕計啓翁見
而規之曰萬物各有首出公矻矻孝廉何不早
尋出頭予驚問曰孝廉何以首出師曰陳白沙

其人與是年授淵天之易余故有紹易測一書
已又規之學者當今深潛之意多而發揮之象
少以爲潛谷易爲白沙難也今去三十二年不
能隱又不能默深媿師言欲如茂卿公之浩然
曠然其可得乎既取公所纂述讀之窮子雲之
札燃稚川之火擊玄女之鐘苑龍荒以牧駿半
天步而無旅何瑰麗也既又取公自爲文讀之
不效廷論局趣亦不屑山林寒儉英風發于天
骨玄論駛于懸河婉嫿幽靜駁娑駘蕩抑何肆

而隱曲而中哉身隱矣焉用文之此言非是果爾何以藏之名山大川且夫鐘鼎市朝造物之同人也泉石山林造物之私人也惟造物之同人混而後造物之私人顯然造物者私之耳伊人自不私坤之氷霜厚德在一身乾之雲雨文明在天下有氷霜無雲雨是有坤而無乾出處語默無一可者以文明施雲雨以修詞居大業方軏白沙誰曰不可茂卿抱膝昆山之麓邢君大夫于旄過之詩賦相餉而已　聖主典眞儒

出名山大川惡得私其人并私其義乎

西湖觀序

十六年不到西湖相對惘然如何下一語聞諸杭之有西湖如人有目余曰不然金吾之鑰捷迓鳴榔辭孤山雲曉鶯零亂謝若耶鏡晚粧落寘湖上之意往往從他郡客旁湖濱聊得之是此邦人有目也以他郡有目代之又不然參寥六一斷橋孤嶼昔賢所陳尊土苴升芻狗於盡簡殘編斷碑荒塚之餘欣然跡古人而摹其句以此一副眞有目空留西湖雖然忠武肅而悲

宋宮慟忠武而泣忠肅郡吏為政遊客何知夫夫夢寐之中亦可作氣而弔其故宮以相慨慷固哉遠於遊矣吾聳一人以領湖山曰林處士白與蘇吏於杭而管西湖自其職西湖不借二公重若以留連堤畔解俗吏嘲二公又不借西湖重以今古兩不相借之景中之人強置風雨晦明之間且吏治𥛚鄰庾文正忠定無少讓宜往來湖上稱伯否就以詩論西子比西湖雨可晴可西子可西湖可使其可雨之可可晴之可

無異指西湖而比之曰西子也其不村殺西湖者幾希雖然不許處士以一丘一壑占又不許後之爲處士者占處士之一丘一壑也何也山巋然而峙水淵然而流則神卻立不視崖鈌石斷雨驟風來悄然而思非其故也孰知造物者顯此幻相等於棄燼若人了是則處士諸公皆殘雲剩霞點綴眉目者耳茲來也無相逆無相笑毋以月白風清笑湖濱寂寞且笑十大年何事不一到西湖相笑已乎哉決以相笑爲湖謝也所得者亂雲孤燈漠漠乎湖而已矣此西湖之糟粕也夫

西湖補帆集序

余讀歐陽文忠有美堂記大都錢塘不可及者四窮山水於寬閒之野覽人物於都邑之雄而錢塘兼有之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三峽僻在下州小邑以私窮愁放逐之臣而帥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游士爲之賓客其山川流麗與金陵等然金陵以后服見誅荒烟野草過者悽愴此邦自五代時尊事中國及其下也頓首請命不煩兵戈民幸富足安樂俗習工巧十萬餘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嶺賈風帆海舶出入于江濤浩渺雲烟杳靄之間此所謂錢塘不可及者四也余以十六年壓蒙之面目與山川相瀦復何言哉湖上賓朋如雲間有酬對聊以避酒歷歷諸態未見一帆耳因題其集曰補帆

冷泉集引

少游記西湖明媚岓湖之山誘而不泉錢塘潮海門一日再湧岓江之山脅而不泉始避之以爲生人之有所誘有所脅者類是泉也既而思焉若岓江能脅之岓湖能誘之特潦耳西湖百泉之滙深靚空濶泉之墅也菱芡荷花泉之蘋也龜魚鳥蟲泉之齒也潮發莽蕩而碇龕赭則是潮脅于山能脅岓江之山耶十八月以觀潮借徑九溪坐佛石山房水淙淙乎誦冷公詩語

無夢園集　馬三　臺

泉曰君不岓湖而懼誘乎不岓江而懼脅乎

七箋引

淵明不善琴東坡不善飲悠然南山意已遠矣而高其韻於無絃坡尤甚焉曰見人飲酒余輒浩浩洄洄天下之飲酒無在予上者夫飲不踰一升而使天下善飲酒之人皆出其下豈不謬哉登吳山江海日月並出杭西湖其一肢記所云引湖水灌田者爾而諸其山川不深不亦迂乎宋汴都失守尚席西湖老封之蔭乃比于尤物豈不悲哉夫陶與蘇能言則升量也而石無

無夢園集　馬三　滇

絃也而琴聚天下之好美而自歸之西湖不能言則尤之訾之而不怨可哂也此中許才甫貧善病病輒游游輒問花譜曲以酒消之其品茶云簡器弗精招朋非類妄投溷入茶之劫也類道者言故冠諸箋焉誦之齒牙俱冷無一字辱西湖者西湖能言如二公矣噫嘻雖謂葯房七箋作西湖一佳史可也

錢兼山先生廣川集叙

余猶及事錢兼翁壯懷篤志白首一日而尸未嘗言遷謫自翁曾孫與立啓篋中藏問世而廣川集先之表翁大節也予乃得竟讀嘆前輩襟期宏遠如此胸中浩浩豈可測哉公位不酬望而享大年意老乞言興利除害三吳水利役賦有諮必以告益博聞彊識陰行善唯恐弗及云夫青詞當

旨非公意也謫也分宜憚甚眠之不得乃用察

眠嗚呼愚哉嘗誦東坡海上謝表而有訝也初子作快心之文門生躬治椽之役生平得意莫過于此翹跐矣逖子孫奚慟又見它文字中咨嗟泣少游而恨播遷諸公之弗永也意者亦若翁借青詞諷耶予嘗謂遷謫居官所時有也積日月取高爵持劵而祿祿靡竪則生人不幸耳唐人不謫官一部唐詩皆可廢試閲送黃閣上將喉舌斗柄之司絶鄙俚可刪而餞別逐客遂能令詩格長進以我利鈍使他人之文爲之巧拙仕宦何必將與相雖然左遷又非難也左遷而無聞與樞要而速謗等耳兼翁所以居此者善矣與立進士少年高科而慨然遐慕在翁不苟錯趾與立素工詩如集中濟遠貞寂每落句伸太華之掌非繇削成令子令孫博雅以世所繇來遠矣嗟嗟快心之文彼得于其子而快心之詩翁得之于其孫皆天之所以光逐臣也與立事親孝家貧僦屋而居日不併食能擊鮮無巳時此豈世味中人哉行矣聿念爾祖

包少卿蒙泉公稿序

肅皇帝容直之聖主也中於權相忠懸死中於姦璫蒙泉戍當公按楚疏劾廖斌為斌所先有旨逮問已得戍湟浚谷不云乎止因羞惡二字罹此法網先生笑頷之快讀劉華容綠野悔離工一畝地白頭重過六盤山句笋饌荳花甚適也居湟十二年聞太夫人訃慟卒又十一年

穆廟褒之在

憲皇帝時王端毅彈中人李敬有言蒙泉亦驟

南幸則為端毅不幸則為蒙泉丈夫從其是豈顧問哉公以　遺詔褒諸死諫之臣繄惟

穆廟知之即

世廟亦知之矣公行莊浪見廿凉諸山奔泉惜土人不善溉田嘗一叙廿肅志懸嘉峪酒泉張掖間壯心未可量也僅以志節顯嗟乎男子一副勁骨為沙場用一片烈膽為社稷用一段若心為三湘七澤用至榮矣即使頭顱如許為斧鑕用至愜矣獨恨璫禍之熾上累　聖明辨之於早可不愼諸嗚呼富貴可暫不可久造次顛沛夷狄患難可暇不可忙吾儕去一忙字占一暇字履虎不咥入穴必出矣憶昔偕計常留連詔獄諸君子聞語之曰人生事業閉戶第一閉戶事業獄中第一公等莫如著易愼勿挫過後嘗思吾言公於鎮撫嚴鞫代人措荅何略也范同知獨躬榜其與公久而俱化者耶讀素難錄銓次人材政事雖執干戈如在禁闥也文章古勁雍容慨慷作詩歌呼自得剛大齊吾氣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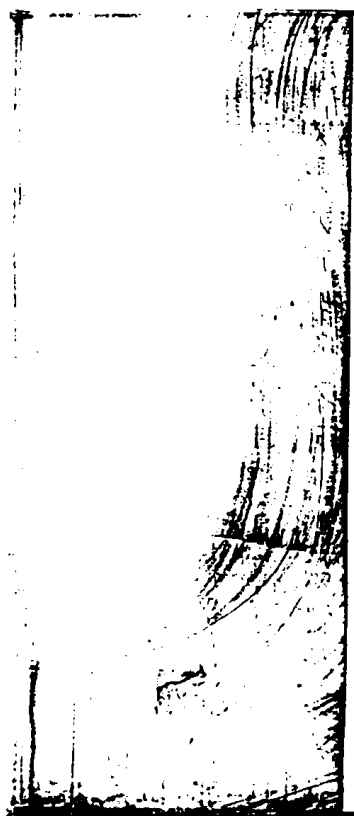
思古人可誦也五臺先生序曰寻兩人皆藉閑相徐文貞公營救徽文貞俱虀粉矣故人主以知人為急宰相以救人為急在　詔獄戍邊海以讀聖賢之書究當世之務為急

崑易社序

少讀易輒解迨苦心有年杜戶靜參於易半解半不解偶披時藝則茫然不解且易其心而後語作易之指南也題目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文如晨昏定省柔怡甘旨逞才情闢學問甚則叫號嘻笑於二人之前可稱佳子弟否又可稱佳文字否宦稿不協于格則子弟冠成人方廟見而跳舞狂躍甚於嬰兒猶見父之執掩口胡盧者乎拈義經題更難之難矣如父母掩闢焚

香默誦故作慢聲以亂之甚無謂也同年葛魯生邃于易宦轍所至如赤子愛父母此治易之効已兩嗣君以事易事其嚴君出入有度文皆合轍爰集勝朋裒成社刻各暢其所至各不誣其所未至是謂知至至之吾今讀易藝而解矣

胄宗起詩草序

巳未識胄宗起於燈市氣不可一世而恂恂下人文特秀裒茲集又一變矣盖游蜀作也險阻増壯采峕論文字如美人浮香掠影皆其側相亦須正側俱佳今文字日媚日薄可斜視不可正觀如美人可臨水不可臨鏡宗起鏡中人也所看山水影鏡中影也宗起自此遠矣

嵩東五劉稿序

落筆生綺綉操刀振風雷吾見操刀者矣未見落筆者也嵩東升之文餘于性望之寶氣如衡抜立諸峯上銓德鈞物伯子孔實囊武夷之金簡似禹獻君山之美酒似欒巴于郁爾涵季延則瀟霍爲副軒轅以並嶽而雜其一家之言于紫蓋石菌芙蓉諸峯所謂九向九背然後不見山窮林盡漁翁大驚者也豈必祝融高方廣慈哉客曰柳文得力于永州奇山水諸記不及

淡山山谷又以大溪勝之或嘲昌黎不到武溪子何臆度其山川焉余曰記載何必盡是文章之賊操刀而貴落筆也不在有字句而在無字句今吾未嘗識五劉而讀其文若升之深沉雄湛利鏨夷駭能自爲而出之莫爲孔實蒸雲夢撼岳陽秩宗天子巨人力士高執雲幢于郁長江流天際隱約孤帆玉鏡自開明湖不掃爾涵壁起溜垂神駿矯矯季延烟波江上娟娟妙舞飛花滿洞庭則余既習五劉甚而安知操觚過之嘗試陟太和眺南岩側身黒虎四顧迅冥驅車而下烏帽紫裘于雪堂之上非升之之文也耶若夫濯足八荒吹雪五峯北遡巫峽南極瀟湘必孔實也方夜永月皋酒酣江郎官可湖魚龍悲嘯必于郁也茹毋石渠之泉乍大乍細俯飛鳥之背而行其上必爾涵也積雪縞地霓裳羽衣快哉斯亭必季延也夫峴山臨漢上山之最小而以其人特著况廣濟大石林立于江中形如積布者哉必蔟池而雲煙瀉三桂大者二

十二圍峋嶁之相峙絡繹之相啁激合蜀具區之波波相續而古稱蒸湘兄弟國則余既習君家山川甚而又安知一見其人與山川脉脉了無言竟無從着字句耶石簣云善畫者鳥獸飛伏花木翩舞人之舉止指顧必于其動取焉丹青畫出是君山則君山焉巳矣惡知五劉落筆之異也哉

吳兩階文草序

風雷者天之力乎烟雲者天之力也於堯峰於華頂觀日出知之日未出人寐天不寐大經緯造要之掉出日一輪雲五色能事已畢故烟雲有力風雷無力動靜無力一動一靜之間有力嫫母無力佳人有力壯士無力謀夫有力題目無力題之先題之外有力兩階認題極透行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真絕代佳人夫作文不致力於題目猶法吏不勤觸邪彊吏不勤擤

敵雖然文士賈勇與題角自謂聖賢忠臣不知已非鄒魯孝子讀兩階文味腴寧芳如文甲綷毫剽筋壽革縡並所至而貴曷知其中有自得不以萬世換人一朝也哉李觀不云乎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吾願舞兩階之驂也

岳天一詩文合藁序

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記所云慮勝氣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余謂求文章亦必於孝子何也孝子之道色難盡之矣記又云身勿為可能色勿為不可能夫不可能者色也孝子能之若日用飲食焉文章事事可辦色不易辦如孝子之色而文章之能事備今立言之家輕于抨擊似為忠臣者多略於紬繹似為孝子者少余故曰求文章必孝子請以是序天一文并序其詩質

諸石翁先生石翁與余深譚易余為孝廉時着着求退甫受官忙思乞休翁累勸經世乞孤山片雲未贈也以此疑甚日夜思之有文章必有武備今文章之不備極矣是亦未可以戰有備無患文無備其患彌多何暇武且論詩乎天一生忠孝之門其翁昌言　國本抗疏擊璫童而習焉有孝子之色必有其文矣有孝子之文必有其詩矣天一詩與文並高宕與雲霞爭色徵哉記之言孝矣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是以

終日言不在尤之中遂宜爲登　廓廟藏其副
於孤山石室

湯濟淳文稿序

始予游陽羨而樂記得杜鵑樹下最不去懷者
唧茶之白蛇澗蘇蔣瓊林宴上預訂婚田竟以
此老何不便挈入山省多少議論汰多少文字
息多少譽謗所之既倦浮脆之軀能與白雲共
住乎坡愛山水予愛茶入頭既別蘇訂婚于瓊
林余與荆溪友人以茶戶爲姻家乃在菰蘆最
可笑者余二十六年三朝老書生强綴烏紗于
其首夾道女郎連袂新粧二老婦人攀裝其關

暢敍幽懷而尤喜與荆溪湯濟淳盧建斗二兄
疇二兄不言皆茶態也言皆茶味也予猶神許
而未親一日窺其茶至急叩之二兄面面皆玉
色貴不可言嗚呼小困我以數十年之公車而
大酬我以兩陽羨之茶友天其不薄也哉故余
非能敍文也乃敍茶也

昭華琯敘

文字山水也評文遊人也夫文字之佳者猶山水之得風而鳴得雨而潤得雲而鮮得遊人閒懶之意而活者也遊人有一種閒懶之意則評文之一訣也天公業案惟胡亂評文字爲最何也山水遇得意之人固妙遇失意之人亦妙緣其人閒懶之意而山水活者亦必不因其人憔悴之意而山水即死總于山水無損也借他人歷餘裝自巳咳笑而妄以咳笑乎山水山水不受顰苦之乎嘉禾仲展項君靈心異骨拈花徵笑而評文之切一開一日極巳未選而問序適携至洞庭從千萬頃巨浪中讀一篇浮一大白讀一快評浮十大白酒盡浩歌歌曰有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須臾仲展之評化爲謝謝化爲酒獨不使籍中諸君子和吾歌也其中有山水之句也又獨不使仲展氏痛飲吾酒也其人乃山水之人也夫曹所可而項否曹所否而項可項所生平可而今否項君非敢得罪于人不敢得罪于天也凡以文章浪得名者罪在竊國之上項君不惟懺悔文之悔而亦爲海內懺作文之悔也

閣社序

事大君如父母交朋友如弟兄兄弟能禦其侮文王四友亦曰禦侮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能禦侮則一今日大計莫如兄弟其朋友而父母其一人則朝野心力無絲粟不殫之君當漢之季君臣渙而不親朋友名甚尊品甚貴議甚清而其君弛若不繫之舟夫以甚尊甚清甚貴奉一孤君将伯助予終鮮兄弟即朋友之誼何居壯繆經綸妙手窺天下大勢不在無君臣在無朋

友不在無朋友在無兄弟故略堂陛之高而兄其君卒維漢祚宣尼劵士曰兄弟朋友要之以文會友近是夫一腔忠憤常叫萬里之帝閽八比精誠已通尺幅之天地翳惟事君邇也事神亦邇矣和平者八比之元雅一奏而天神出地祇降人鬼可得而禮此千載孝子忠臣之極思也今文滿天下可以享帝享親有幾吾社諸君子在此盟也罔有不恪夫爲千流萬派之澤不爲兩兩相麗之澤則泛而難合爲千秋萬里之鄰不爲輔車協比之鄰則廣而不親惟有壯繆之兄弟斯有朋友然後有君臣而力禦家國之侮遂書之

尹孝廉易解序

天下理而已矣予謂天下之理惟數而已矣易象而已矣予謂八卦之象惟數而已矣有理而無數知理而不知數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始于一中于五虛其一用其四十有九數止矣不知胸中可以凡天地之數乎當萬物之數乎予嘗非無微也治錢穀不知錢穀之數治兵馬不知兵馬之數其理故在也理可恃耶嶺南尹孝廉之易小心之易也其言近其旨約數之可數而

天下之理得可以觀象玩占矣同門年友盧本潛出此書相示漫題簡端不敢以無數之理逆天地之序又不敢以無數之數托于理以誤國家之事願同心者皆作是觀

楊去奢維桑三議序

讀三議感奴風日熾何以明其然嗜慾無厭奴餐也淫詞數布奴書也昔人賤隸書為奴如日食萬錢真奴才尸腹耳夫匈奴奴之黠也足反在上賈生歎其倒置誼表餌之術疎然生所以治匈奴者在明禮義不在表餌亦猶去奢先生減膳羞梓經史拔其本根犯者以奴法治之匈奴破亡可立待也曰維桑議可曰破奴書可

戴冏得選藝敘

友人沈去疑謂聞有道君子也一日持冏得選稿索敘今日之文章頗似今日之交態故曰文章有神交有道交之神也即交之道也交態多而交之味少文態多而文之神亦薄矣往歲吳饑冏得常拒腕民窮思賑救之今日之文章又頗似今日之民生唐人有云三王醫也民疾也五霸工也民材也兩漢隄也民水也今泛溢無隄空疎無材膏肓無醫撮斯集乃事醫王庶可

無夢園集　馬三　　　　　　　　　　　　十五

鳩工庀材捧薪塞隄乎夫論文如論交采藝如采藥旨矣

韓氏一家言敘

子瞻子繇多兄弟之樂及其浮海渡江聯床登宿亦寥寥不多得也三晉耀公來守是邦其弟四公築書舍旁政事堂面雲龍山寻顏其堂曰噓氣額其齋曰吹節葢取諸壎篪云夫兄弟之樂不擊石拊石而吹竹何居竹有節也磊砢多槩不偶俗而偶天噓氣所成纍纍若若自爲高山流水焉非凡樂之所能譜也江淮河漢謂之四瀆以獨能入海故雖然龍不自爲海安能入

無夢園集　馬三　　　　　　　　　　　　十六

海力專而氣和然後天神格也祇出黄河之水天上來則是比節而吹之靡不中也子瞻之在潁川也日觀几席之溪湖雜簿書于魚鳥何其樂哉守徐則不然遡王氣之所鍾收强卒以散盜賊無日不申儆而聊放鶴以紓泮渙之意況今日之徐十倍子瞻乎子瞻子繇大率怏心作文細心讀書人也所著易傳論語可見其人徐州治河狀云吏失其防而非天意此今日治徐之大略也君家兄弟所見略同比節而吹之可

保甲鄉約書序

夫保甲鄉約治天下大題目此書治一邑以治天下之大文章古有以文章不工并咎題目者王介甫是也介甫能文手也游記叙述何嘗不佳而蹉過兩大題目惟無眞實心耳如以徳行充正副而育素封右力士操練紀錄責成其長月一按聚之安富民所以安貧民使富民知自衛所以衛富民於是量道里較生齒又倣宋弓箭社令富戶延教師居民備戰[illegible]箭步[illegible]劇[illegible]民衆則成城劇少則易備講鄉約者皆謂高皇帝於　大明律外作　聖諭六條與愚民熟于耳倣于心今以六條各按之律使依于法以服習其教毎見入鄉社而霽顏登堂皇而作色木鐸之聲雜於鞭笞靡所適從亦自土羡之矣於　令鄉約勸處懸和息牌片楮不罰儒者之論曰　本朝有治法無治人又曰無事致亂難有事定亂亦難皆非也祖宗立此治法是以生此治人平居不肯釀亂之人卽當場自能定亂之人而何患有法無人不釀亂反不能定亂哉

二洪文草序

葢聞之先輩云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巳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巳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揚皇華之一笑大哉言乎巳知之過於人所知此種

滋味誰堪共嘗讀二洪兄文到極得意處真如十里空江青蓑曳雪雖然二兄自知正不能禁我不知詩家擬竹儒寒道瘦梳翎碧天而比見一道人題云游武夷匡廬見竹樹極奇惜畫者局于格法乃放筆圖此具高眼寬胸當自得之噫嘻識二兄之文便無難識此竹矣

序但園草

嘗坐無夢園題壁云同人於野爲巳灌園力疏其不出於巳也嗚呼一草一木不以付天壤而以付不知何許之人夢哉夢哉文章之夢十九人品之夢十九有無夢之文則文醒有無夢之人則人醒有無夢之夢則夢醒讀畢亮四制舉義而醒也觀其人而愈醒矣前輩云胸中無一物然後可以作文字太上無一物其次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噫清風明月亦天地之

一毫也如之何取諸彼云胸中有丘壑也丘壑非一物乎哉或又謂作山林之文不如作廟堂之文廟堂與山林均一物也均夢也見紫芝眉宇名利之心皆去當搦管而勤思廟廊去容靜幾千萬里不與聖賢脉脉隔絶乎亮四面壁若心秀句天落時以垂世之見寫空世之胸其人乎其文乎

江陰鄧克生文序

文有方圓動靜無奇正八比方也方即圓操刀動也動原靜知圓不知方知動不知靜是學挑乾柄而不法一刀兩斷之坤不氷霜曷雲雨故論人莫使膽字出頭論文莫使奇字出頭膽與奇皆蕭蘭不足之象人無餘地文無餘品世儒有王用心霸用意之說每尊心而賤意試讀其文豈羞稱霸哉何不用意之甚也立象畫意此聖人事雖帝亦不能悉用剝霸乎克生真其人

也真文也惟人文並真可與定方圓動靜之宗也已夫方圓動靜一意攝之矣奇正一用意攝之矣大都有成竹於胸中其手腕定無佳竹猶之好文字不可留影於胸中作文使已與聖賢脉脉翕受之意無所附麗曷奇曷正乃此脉脉翕受之意將不如坤之細細貼切一味靜布而能了然於手乎克生解深局靈神於變化觀其一字一句皆有八面荅燕公說唐大手也其言曰方若棋盤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

嗟乎靜能死棋動亦安能活棋不若鄭侯之賦動靜也動若發機靜若得意世人惟得意於動故每以嘻笑怒罵行文家之順局動則生而靜則死鄭侯惟得意於靜故恒以一擒再擒布文家之逆局動於難措手處真措手靜於常用意處真得意意文字於困衡逆順之間其為一再擒者多矣知用意則知方圓動靜矣江上奇文淵藪試聞此言未有不笑雖然方圓動靜聖於此道如克生者吾知必不易也

合刻兩先生稿引

兩先生之品不以畫重兩先生詩格多以畫掩之或曰解畫易解詩難予謂正坐解畫者少耳其實詩中原無畫畫中原無詩何也詩與畫皆寄也若寄之中又有寄焉則空庭之影爲之不落水上之波爲之不觸不知畫烏知詩哉故兩先生之畫不與其詩謀詩不與其畫謀詩與畫兩相高而兩不相知又烏意乎人知予謂一念不及物便是腐腸一日不做事便是頑漢二者

朝士犯之十五隱士犯之十九蓋必中情澹漠而負義慷慨激烈如兩先生者其人可以隱故每每於筆墨間微示其磊砢偃仰之色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吾觀一代始與聖君賢相之景色未開已有人埋甽畝之光及其衰也人林政事煨燼無餘而又有人從甽畝收之此隱士與氣數相爲終始吾所稱淡漠而激烈者紫陽猶知此意故書晉處士陶潛卒則不拘其官書管寧卒于魏則不拘其地史臣無識往往以山野陋

夫克隱逸傳隱士之統遂亡夫不爲貞松必爲槿花朝榮夕殞夠其萎黎蓋二先生之所必剪矣石翁與先中丞同在成弘之際官大理時爲贈姚江十二詠瑞蓮有圖分竹有吟予讀書東禪覩翁遺像有留與清溪伴月痕句遂以伴月題其齋旣編先白翁集購翁稿合授之梓而謀廣于錢先生成若干卷嗟乎吾耳天下名人勢矣未有垂老讀書絕俗邁行介然不欲如先生者也

湖上題腕談

天壤間不大常不大怪不大怪不大常非聖人不消大怪非聖人不生大怪何也濃雲潑霧而天怪于上龍怒蛟腥而水怪于下凡怪者盛氣之所生必有物挾之而起者也挾大物者曰聖人消消息息之所不能已也大哉乾元百物尊之百怪尊之至于坤而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聖人無如之何也曰以順承天而已夫四象兩儀大常之所起大怪之所生也係詞言情僞言善

惡言凶悔吝孟子執一性善以格之故環受諸氏之駁而孟子自力救其窮止于闢楊墨凡縱橫刑名老佛之徒槩置不較庶幾大易廣矣大矣之旨其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而挽回剔蕩之術自有聖人言遜而局寛序書以黜三墳洪八索爲功則謬矣審如是義一畫怪矣二畫怪矣甚且龍耶馬耶出聖人之口筆之書文王爲移雷風水火之局而倒更之豈非怪之怪乎儒者之患嗜易而樂淺大一已而小世界若然則周孔之外無人物經史之外無問學堯舜之外無事功孔不必讃猶龍而記所稱兄弟各萬八千年十日並出媧氏補天之事皆以盲聾幽怪屏置之一已之耳目情性疇非怪端其認爲怪者不怪而宇宙之眞怪不顯不惟無以處天下之事雖聖人復起亦不能操吾言以竢之故天下大亂不起于不知常而起于不知怪噫此腕談之所以作也嗟乎海外讕而春夢醒至强儋耳人說鬼非强也誠也不惟是也瞑高楊火叅

猛獸而敎擾之羅襦幷夾懸星辰干天烏之巢以牡棒貫象齒而殺水神其神死淵爲陵救日弓救月矢非聖人爲之則天下後世皆怪之矣聖人以爲寧天下後世怪之而不可使怪之理不傳夫勃然沸然者怪之所生卽怪之所息也大怪而大常者也知此者可以處世可以盡性可以審機而成務

傷寒指南序

順湖葉長者有恒德

上登極　詔書以賢太醫官之命服斯煌矣子庠士諱翹宗泰用儒起家世其孝謹讀傷寒指南一書佩之服之昔賢評人清而寒其清足以貧其寒足以死予觀名利之途大都死熱者多死寒者少噫豈寒可療熱不可療耶近中州刻傷熱書豈亦有所感耶夫陰陽之患懵于白髮予特爲富貴人拈破然以傷暑配傷寒得無太

無夢園集　馬三　夏太

奇是謂五經之後又有五經也是謂張仲景之外又有無數張仲景也自古有小心之人無放膽之人放膽者其人必粗有小心之文無放膽之文放膽者其文必俚近世醫家好用奇好用偏每欲駕出于古聖賢之上其心已不平安辨君臣佐使耶順湖小心人也惟先賢是述而更廣之皆垂世之言也書必傳